

LA COMÉDIE HUMAINE

· 哲理研究 ·



人间喜剧

[法] 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21



人间喜剧

第二十一卷

〔法〕巴尔扎克著

哲理研究〔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作者像

目 次

哲理研究〔Ⅱ〕

冈巴拉	袁树仁译 (3)
绝对之探求	王文融译 (84)
被诅咒的孩子	张英伦译 (286)
母亲怎样生活	(286)
儿子怎样死去	(347)
永 别	袁树仁译 (405)
玛拉娜母女	陆秉慧译 (459)
新 兵	王聿蔚译 (533)
刽子手	冯汉津译 (554)
海滨惨剧	冯汉津译 (568)
柯内留斯老板	郑克鲁译 (594)
红房子旅馆	何友齐译 (663)
意念和事实	(667)
两种裁决	(689)

题 解	(702)
-----------	-------

哲 理 研 究〔Ⅱ〕

冈 巴 拉

献给德·贝卢瓦侯爵先生^①

这里写的是一个值得霍夫曼大书特书的人物，是一位腰缠万贯不为人知的人，是坐在天堂门槛上的朝拜者。他有耳倾听天使的歌声，而没有舌头可以将这歌声再现；他在象牙键盘上舞动着来自上天的灵感使之痉挛而僵硬的手指，自以为向目瞪口呆的听众传送的是仙乐。这个人物，是思想丰富的您有一天早上通过您那如焰火般光芒四射的谈话中时生时灭的千百个念头，掷到我笔下的。那天，我们在一处神秘而奢华的幽静住所中围火品茗。从那里，我们的双眼可以将整个巴黎——从美景高地一直到美城高地，从蒙马特尔直到星形广场的凯旋门——一览无余。这住所如今已不存在，但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创作《冈巴拉》的是您，我只不过为他穿上了一身衣裳。在贵族应该既会用剑也会用笔以拯救自己国家的时代，您没有握住笔杆，我很遗憾，但我还是应该物

① 奥古斯特-邦雅曼-纪尧姆-阿穆尔·德·贝卢瓦(1812—1871)，原为伯爵，一八四〇年其祖父去世后，继承了侯爵的头衔。他曾经充当巴尔扎克的秘书，并参与《冈巴拉》的写作。

归原主。您可能没有想到您自己，但是由于我们，您的才能也得到了发挥。

一八三一年的第一天正在掏光自己装糖衣果仁的圆锥形小口袋，时钟敲响了四点，王宫市场上人头攒动，各家餐馆开始顾客盈门。这时，一辆双座四轮轿式马车停在台阶前，从中走出一个神情高傲的青年，显然是异乡人。否则他既不会穿这身缀着贵族羽毛的猎装，也不会戴着七月王朝的英雄好汉们仍在追击的贵族的纹章。异乡人进了王宫市场，跟随人群向廊下走去。好奇的人涌过来，他不得不放慢步伐，却丝毫未感到惊异。对这种人们怀着嘲讽称之为“大使步”的贵族步伐，他似乎已经习惯了。但是他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未免有些做戏的味道。尽管他面庞俊美而严肃，从帽下露出一簇深色的髻发，但是帽子可能朝右耳一侧歪得有点过分，稍显品行不端的神气与他那严肃的表情并不相称。他那半张半闭而又东张西望的双眼向人群投过不屑一顾的目光。

“看这小伙子多俊！”一个暗娼一面退避着给他让路，一面低声说道。

“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是再清楚不过的，”暗娼的伙伴是个丑姑娘，高声答道。

年轻人绕着回廊转了一圈之后，相继看了看天色和自己的表，作了一个焦躁的手势，走进一家烟铺，点燃一支雪茄，站到一面大镜子前面，朝自己的礼服望了一眼。与当时法国审美规格所允许的程度相比，这身礼服未免太华丽了一些。他

整理了一下领子和黑丝绒背心。热那亚^①制造的那种粗大金链条在背心上数度交叉。然后，他唰地一下将绒里子斗篷甩在左肩膀上，披挂得十分潇洒，重又踱起方步来。对于人们向他投送过去的小市民秋波，他丝毫不为所动。待店铺开始掌灯，他觉得夜色已相当浓重时，便朝王宫市场外走去，那样子似乎是担心被人认出来，因为他贴着市场的边沿一直走到喷泉那里，然后借助出租马车的遮掩走到寒衣街入口处。

这是一条肮脏、阴暗、行人稀少的街道，简直是一条阴沟。在清理干净的王宫市场旁，警察对此居然予以容忍，就象一位意大利管家会对于活马虎的仆人将宅中垃圾堆在楼梯一角听之任之一样。年轻人踌躇着。看他那样子，人们简直会说，那是一个穿着节假日盛装的小布尔乔亚在暴雨之后涨了水的小河沟面前引颈了望呢！不过，要满足某种难以告人的心血来潮的愿望，这个时间可是挑选得不错。再早点，可能叫人撞上；再晚点，又会被别人抢在头里。接受了鼓动而非挑动性的目光的邀请；花了一小时，也许是一整天的时间跟踪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心中已将她神化，从千百个好的方面去解释她的轻浮；重又开始相信确有无无法抵御的一见钟情；在正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再发生浪漫史才写小说的时代里，在一时冲动的热情中，想象出一幕儿女之情；幻想了阳台、吉他、巧计、门插，裹上了阿勒玛维华的斗篷；在心血来潮中写了一首诗，站在一个声名狼藉的处所门口；然后，作为结局，从自己的罗丝

^① 热那亚，意大利城市。

娜^①的克制中看出来，那不过是为警察局的规章制度所迫而采取的小心谨慎态度。这难道不叫人灰心丧气？许多男子都经历过这种事情，只不过他们不会承认罢了。最自然的感情正是人们最不甘心坦白出来的感情，自命不凡便是这种感情之一。教训不太惨痛时，一个巴黎男子能够从中受益或者将它遗忘，坏处不会太大。但是对这个异乡人来说，情形并非如此。对自己所受的巴黎教育，他已经开始担心是否付出的代价有些太昂贵了。

这个踱来踱去的人是一个被逐出祖国的米兰贵族。在那里，他有过几次自由党式的卤莽行为，使他在奥地利王室政府眼中成了可疑人物。他名叫安德烈·马尔科西尼，伯爵身分，他在巴黎受到那种完全法国式的殷勤接待。在法国，一个人只要和蔼可亲，姓氏响亮，再加上每年二十万利勿尔的收入和动人的外表，总会遇上优礼相加的。对于这样一个人，流放大概就是一次游山玩水的旅行。他的财产只是被查封而已。他的友人告诉他，最多在外两年，然后他就可以毫无危险地重新在自己的祖国露面。他写了十几首十四行诗，叫 *crudeli affanni*^②与 *i miei tiranni*^③押上韵；掏自己的腰包接济几个可怜的意大利难民。此后，这个不幸身为诗人的安德烈伯爵便自以为可以从爱国主义思想中解脱出来了。于是，自抵达巴黎

① 上面提到的阿勒玛维华及此处的罗丝娜，均为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当时已由罗西尼谱成歌剧。从下文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写这个句子时更多地是想到罗西尼的歌剧。

② 意大利文：可怕的忧愁。

③ 意大利文：我的暴君。

那一天开始，他就毫无顾忌地投身各种享乐之中。这些享乐，对于任何一个买得起这些享乐的人，巴黎都是免费供应的。他的才具和美貌使他在女人面前备受青睐。在这个年龄上，他爱女人是从整体上爱，还没有从中区分出哪一个特别为他所爱的来。再说，在他身上，这种趣味仍逊于他对音乐和诗歌的爱好。他的这两种爱好，自童年起便培养起来了。既然天赋为他免去了一般男子喜欢克服的困难，他觉得在上述两方面有所成就，要比在风流韵事上更困难，也更光彩。他与许多别的男子一样，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很容易为奢华的享受所吸引，没有奢华，他简直无法生活。同样，他对社会地位也看得很重，而他的政见又排斥了这种可能。所以，他那些艺术家、思想家、诗人的高论，常常与他那米兰贵族的趣味、情感、习惯发生矛盾。但是他看到许多巴黎人身上也有这种莫名其妙之处，从利害关系来说，他们是自由党，从天性来说，他们又是贵族，这时，他也就得到了某种宽慰。

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不无焦虑地发现自己又恢复了勃勃生机，紧随一位女子的脚步而去。这女子的衣着表明，她生活在深深的、彻头彻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贫困之中。比起他每晚在滑稽剧院①、歌剧院、交际场上见到的那许许多多的女子，她并不更加标致，显然也不如德·玛奈维尔夫人②年轻。他得到玛奈维尔夫人的约会，日期就是这一天，

① 指意大利剧院。

② 保尔·德·玛奈维尔伯爵夫人，即娜塔莉·埃旺热利斯塔，《人间喜剧》中一个卖弄风骚的女人，见《婚约》。

说不定此时此刻她还在等待着他哩！但是，在这个女子的黑眼睛偷偷向他投来的那温柔、怯生、深沉而又飞快的一瞥中，有那么多深藏在内心的痛苦和受压抑的欲望！她在一家商店里停留了一刻钟。待她走出商店，与在几步开外等待着她的米兰人恰好四目相对时，她又含着火一样的热情羞红了脸！……总之，“但是”，“如果”太多了，一种疯狂的欲念占据了伯爵的心田。在任何语言中，甚至在花天酒地享乐的语言中，都说不出这种疯狂欲念的名称。伯爵开始追踪这个女子，终于象一个老巴黎一样干上了猎取暗娼的勾当。

走在路上，不论置身在这个女子的后面还是前面，他都时时仔细打量她的长相和神情，以便驱走已在自己头脑中扎根的荒唐而又疯狂的欲望。他如此反复观看，那快感反倒比前一日欣赏自己心爱的一个女人那熏香沐浴后无一瑕疵的线条时所产生的快感更加强烈。有时，不相识的女子低下头去，斜眼向他投过拴在地头的山羊那样的一瞥，^①看到自己一直受到追踪，她便加快脚步，好象要逃走的样子。然而，车辆堵塞或其他偶然事件使安德烈又到了她身边时，贵族青年见她在自己的目光下低下头去，而面部表情中毫无厌恶表示。这些极力控制激情的确定无疑的信号给他脱缰的幻想又抽上了一鞭，于是他一直狂奔到寒衣街，因为那陌生女子，七弯八拐，绕来绕去之后，以为已经向异乡人掩盖了自己的踪迹，突然进了这条街。异乡人对这一诡计甚感惊异。夜幕降临。两

① 典出维吉尔的《牧歌》第三首第八句。

个脸上涂得血红的女人正在一家杂货店的柜台上喝茴香酒，她们看见了这个少妇，叫住了她。陌生女子在门口停下脚步，用充满柔情的几句话回答别人对她的热情问候，然后又奔跑起来。安德烈走在她身后，见她消失在这条街最阴暗的一条小巷之中。那小巷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他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刚刚进去的这所房屋，外观令人却步，引起他近乎恶心的感觉。他后退一步，想仔细端详一下这个地点。这时，正好碰上一个面色难看的人从他身边走过，于是向他打听消息。这人右手拄着一根疤疤结结的手杖，左手叉着腰，对他的话只回答一个字：“小丑！”但是，街灯的光照在意大利人的面庞上，这人一打量意大利人，立刻换上了胁肩谄笑的表情。

“啊，对不起，先生，”他完全改变了语调重又开言道，“还有一个饭馆，一种客饭式的，那里烹调很糟糕，往汤里放乳酪。说不定先生是在寻找这家低级小饭店，因为从装束上很容易看出，先生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非常喜欢浓汤和乳酪。如果先生希望我给他指点一家更好的饭馆，我有一位姑母，就住在这附近，她很喜欢接待外国人。”

安德烈将斗篷领子拉到连鬓胡子那么高，一纵身跳出了这条街。这个卑鄙下流的人令他作呕，其衣着与举止与陌生女子刚刚进去的那所寒伧房屋倒很协调。他回到自己的住宅，那里千百般的讲究叫他心情舒畅。然后他到埃斯巴侯爵夫人^①家里度过晚上的时光去了，为的是尽量洗去白天一段时

^① 埃斯巴侯爵夫人也是《人间喜剧》中的一位时髦女子。一八三〇年时她三十五岁，她的沙龙刚刚重新开放，见《妇女再研究》。

间内那暴君般左右了他的一念之差的污点。可是，待他上床就寝时，夜阑人静，白天的景象重又出现在眼前，比在现实中更清晰，更生动。陌生女郎仍在他面前走着：有时，跨过阳沟时，她还露出那滚圆的腿；她那神经紧张的双臂，每走一步，都在打颤。安德烈很想再跟她搭话，可是，这位米兰贵族马尔科西尼，竟然没有这种胆量！后来，他眼见她进了这条阴暗的小胡同，小胡同遮住了他的视线，再也看不见她了。这时，他才责备自己为何不一直跟随她进入小胡同。

“一言以蔽之，”他心中暗想，“她之所以回避我，想让我失去她的足迹，是因为她爱我。在这类女人身上，抗拒就是爱情的证明。若是我已经将这场男女之情推向前进，说不定最后已经与厌恶相遇，那我现在就会睡上安稳觉了。”象思想与情感皆很丰富的人不知不觉之所为那样，伯爵有分析自己最强烈感受的习惯。然而使他惊异的是，他并非在视觉的理想境界中重见寒衣街的陌生女子，而是在赤裸裸的令人伤心的现实状态中。不过，如果他心血来潮剥掉了这个女子贫穷的号衣，反倒会损害她的形象了。因为他想她，想得到她，爱她，要的正是穿着脏袜子、坏了跟的鞋，戴着草帽的她！他希望在眼看她进去的那所房屋中得到她！

“难道我叫怪癖给迷上了？”他心惊肉跳地自言自语，“我还没到这个地步，我二十三岁，与玩腻了的老头子毫无共同之处。”他看出自己成了任性的掌中物，而这个心血来潮的强烈程度本身又使他有些放下心来。这样不同寻常的内心斗争，这样的思考和这一奔跑追逐的爱情，肯定会使一些对巴黎生

活司空见惯的人惊异不止。但是，他们大概也会发现，安德烈·马尔科西尼并不是法国人。

安德烈在两位教士中间长大。这两位教士按照安德烈虔诚的父亲的指示，难得放开这孩子一步。安德烈并没有在十一岁上爱上一个表妹，也不曾在十二岁上引诱母亲的贴身侍女。他不曾进过中学，在那里，最完善的教育并非国家兜售的教育^①。最后，他住在巴黎还只有几年时光。所以他对这些骤然而至而又深刻的印象还能感受，而法国教育、法国风习已经构成了抵挡这些的强大神盾。在南国，伟大的激情常常产生于一瞥之中。有一位加斯科涅^②贵族，善用各种思考使许多敏锐的感觉缓解下来，他拥有千百种小小的秘方以对付自己头脑和感情的突然“中风”。他曾经给伯爵出主意叫他至少每月来一次狂饮作乐以预防这种心灵上的暴风雨。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提防措施，这种心灵上的暴风雨常常会不合时宜地降临。安德烈此时想起了这个建议。“好吧，”他想着，“明天是一月一号，我明天就开始。”

安德烈·马尔科西尼伯爵进寒衣街为何如此羞羞答答，迂回曲折，这就得到了解释。衣冠楚楚的男子叫堕入情网的男子为难，使他犹豫良久。最后，堕入情网的男子鼓起勇气，步履坚定地一直走到那所房屋前面，他毫无困难地认出了那所

① 巴尔扎克在《婚姻生理学》和《三十岁的女人》中强调中学对少女爱情观所起的极坏作用。他还有过就年轻人的中学生活写一篇《私人生活场景》的计划。

② 加斯科涅，法国的西南部旧省名。

房子。到了那里，他又停住了脚步。那个女子果真是他想象的那样吗？他会不会做错事？这时他想起所谓意大利客饭，急忙抓住这个既能为他的欲望又能为他的厌恶帮忙的折衷办法。他走进去用晚餐，溜进小巷。他摸索了半天，在小巷尽头，找到了潮湿而肮脏的楼梯台阶。这楼梯，一位意大利大老爷大概要视之为一架梯子的。地上放着的一盏小灯和很重的烹调味道将他吸引到二层上，他推开半掩的门，看见一间因油污和烟熏火燎而变成褐色的大厅。一位莱奥纳德^①在大厅中小步跑来跑去，忙着摆桌子。那餐桌大约可供二十来人用餐。用餐人还一个都没到来。贵族朝这间光线不充足、壁纸块块剥落的房间望了一眼，走过去坐在一只火炉旁。火炉冒着烟，在墙角呼呼作响。伯爵进来，挂斗篷发出的声响惊动了厨司长。厨司长于是应声而至。请诸位想象一下，那是一个干瘪黄瘦的厨子，大个子，肉呼呼的鼻子硕大无比，不时无精打采地向四周望上一眼，目光很希望显得小心翼翼。看见安德烈那身阔绰的衣着，吉亚迪尼先生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伯爵表示了寻常总是在几位同乡人陪伴下用餐的愿望，表示愿意提前付一定数量用餐卡的钱，并且趁势赋予谈话以亲切熟悉的腔调，以便迅速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刚刚提起那个陌生女郎，吉亚迪尼先生就作了一个可笑的手势，狡黠地望着这个就餐的人，唇上漾起一丝笑意。

① 莱奥纳德，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中一伙强盗的厨娘，此处泛指厨娘。

“Basta! ①”他大叫起来,“Capisco! ②是两种胃口把您这位大老爷引到这里来的。如果冈巴拉太太能使您这位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热心肠的老爷感兴趣,那她真算是没瞎耽误工夫了。这个可怜的女人,确实值得怜悯。关于她的身世,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几句话就给您说个明白。据我所知,她丈夫生在克雷莫纳③,是从德国到这里来的。他想让德国人采用一种新的音乐和新的乐器!您说,这不叫人可怜么?”吉亚迪尼耸耸肩膀说道,“冈巴拉先生自认为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我看除了这个,他在别的事情上全都不在行。此外,他是一个对女人很殷勤的男子,很有理智,又很机敏,有时也非常和蔼可亲,尤其是喝了几杯之后。因为他很穷,这种情况是难得的。他白天晚上忙着为想象的歌剧和交响乐作曲,而不是想办法老老实实地挣钱生活。他那可怜的妻子被迫去为各种各样的人干活,包括那种没脸面的阶层!有什么办法呢?她象爱父亲那样爱她的丈夫,象照顾孩子那样照顾他。许多年轻人在我这里用餐,为的就是追求这位太太,可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说到这最后一句,他加重了语气。“玛丽亚娜太太很规矩,我亲爱的先生,从她的不幸来说,她是过于规矩了!如今的男人,一点便宜占不着,是什么也不会给的。这个可怜的女人将来得活活累死。您以为她的丈夫对这种忠心耿耿会报答她吧?……唉!那位先生连一个笑容也不给她。他们的饭就在面包铺子里

① 意大利语:够了!

② 意大利语:我明白了!

③ 克雷莫纳,意大利地名。

做，因为这个鬼男人不但一个铜子不挣，而且还把他妻子的全部劳动果实拿去花了弄乐器，他修啊，加长啊，缩短啊，拆啊，装啊，直到乐器只会发出连耗子也要吓跑的声音才算拉倒。这时，他就高兴了。不过，您会发现，他是所有男人当中最温厚、最善良的人，一点也不懒，总是干活。我还要告诉您什么呢？啊，他是个疯子，对自己的情形不了解。我曾经看见他一面锉啊造啊，弄他的乐器，一面吃黑面包，那胃口啊，先生，叫我这个开着巴黎最好的饭铺的人见了都羡慕。是的，阁下，不出一刻钟您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将一些精而又精的东西引进了意大利烹调，这些东西会叫您大吃一惊。阁下，我是那不勒斯人，也就是说，是天生的厨师。可是，如果不讲科学，本能有什么用呢？科学！我花了三十年的工夫去学得科学，您看，这把我引到了何种田地。我的生平就是所有天才人物的生平！我作的各种尝试，实验，使得我在那不勒斯、帕尔马、罗马开的三家饭馆相继破了产。如今，我仍然不得不干我这一行，我常常任凭自己压倒一切的狂热驱使。我给这些可怜的难民上我最喜欢的烧肉。我就这样搅得自己倾家荡产！您会说：愚蠢，是吗？我自己也知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才华控制着我，我无法抗拒，要做出的菜向我微笑。那些朝气蓬勃的男子汉们，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我向您起誓，是我老婆还是我装的炮，他们知道得清清楚楚。怎么回事？刚刚开这个破饭馆时，每天我的饭桌上能看见六十多位顾客，如今，只接待二十个左右，大部分时间，我还给他们记账。皮埃蒙特人，萨瓦人都走了。可是，行家，口味高的人，真正的意大利人一直留

在我这里。所以，为他们，我什么牺牲不能做呢！我常常给他们开一顿晚餐，每人要二十五个苏，而这一餐的成本，要花这个数的两倍。”

吉亚迪尼先生的话散发着那样强烈的那不勒斯人的幼稚可笑的狡猾味道，以致着了迷的伯爵自以为仍置身于热罗拉莫木偶剧院^①呢！

“既然如此，亲爱的店主，”他自来熟地对厨师说，“既然巧合和你的信任使我得知了你每日作出牺牲的秘密，那就请你允许我加倍付钱吧！”

说完这句话，安德烈就从火炉上转过一个四十法郎的硬币去。吉亚迪尼先生庄重严肃地找给他两个半法郎，做得毫不张扬，叫他心花怒放。^②

“几分钟之后，”吉亚迪尼说，“您就会看见您那位 *donnina*^③。我把您安置在她丈夫身边。如果您想得到他的好感，您一定要谈音乐！我邀请了他们两人，可怜的人！因为今天是元旦，我做了一个比平时做得更好的菜招待我的客人们……”

这时，用餐的人成双成对地或一个一个地来到，按照用客饭的规矩，相当随便。他们高声祝贺，将吉亚迪尼先生的声音压住了。吉亚迪尼极力呆在伯爵身旁，为他当向导，将哪些人

① 热罗拉莫是一八〇七年起在米兰开的一家木偶剧院，因木偶戏的主要人物热罗拉莫得名。这个人物外表愚蠢，内心狡猾。但这个人物的来源是皮埃蒙特，并非那不勒斯。

② 吉亚迪尼先生等于收了十五个人的饭钱。

③ 意大利文：小娘们。

是他的常客——指给他看。凭着那不勒斯人的本能，吉亚迪尼看出这人可以成为他大大加以利用的富有的保护人，便极力用插科打诨使这个人唇上浮起微笑。

“这一位呢，”他说，“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作曲家，他想从浪漫曲转到歌剧上去，可是没有办法。他抱怨剧院经理，音乐商，所有的人，惟独自己除外。自然，除了这些人，他没有更凶狠的敌人。您看见了，他满面红光，自鸣得意，举止多么自然，多么具有浪漫曲的气质。陪着他的那个人，样子很象卖火柴的，其实是音乐界最有名气的一个人，叫吉热米！他是尽人皆知的最伟大的意大利乐队指挥。可是他聋了，被剥夺了美化他生活的事物，在不幸中度过他的晚年。啊！这是我们伟大的奥托博尼，是地球上驮载的最天真的老汉，但是人家怀疑他是要求意大利新生的人当中最激烈的。我真不明白，怎么能把这么和蔼可亲的一位老汉给放逐了？”

说到这里，吉亚迪尼望了伯爵一眼。伯爵感到别人在从政治上对他进行试探，便躲藏在完全意大利式的不动声色之中。

“一个不得不给任何人烧饭的人应该禁止自己有政治见解，阁下，”厨师继续说下去，“但是，所有的人看见这个正直的、更象一头绵羊而不是一头雄狮的人的模样，在奥地利大使本人面前，也会说出我心里想的这些话来。何况，我们正处于自由不再被流放而即将重新开始巡回的时刻^①！这些正直的人至少也这么认为，”他凑近伯爵的耳朵这样说道，“为什么我

^① 此时为一八三一年一月。从一八三一年二月开始，意大利爆发了起义。

要妨碍他们的希望呢！因为我，我并不憎恨极权主义，阁下！任何伟大的天才都是极权主义者！嘿，奥托博尼，尽管浑身是才气，还是为意大利的教育呕心沥血，他编小书给孩子和民众启蒙，把这些书很巧妙地运到意大利去，他用一切办法重新树立起我们可怜祖国的道德观。比起自由来，这个国家更愿意要享乐。说不定这么做也有道理！”

伯爵始终保持不动声色的态度，结果厨师对伯爵真正的政见竟未能探明一丝一毫。

“奥托博尼，”厨师重又开口道，“他简直是圣徒，他非常乐于助人，所有的难民都喜欢他，因为，阁下，一个自由党人也可以有美德！啊，啊！”吉亚迪尼说道，“那个人是一个记者，”他指着一个人说道。那人的衣着十分滑稽可笑。从前，人们认为穿这种衣服的一定是住在阁楼里的诗人。因为他上衣磨损，靴子张着嘴，帽子油污，礼服破烂不堪。“阁下，这个可怜人浑身是才气，而且……收买不了！他弄错了时代，向所有的人说大实话，结果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他。虽然他知识相当丰富，足以为大报写文章，却只好给两家无名报纸写剧评。可怜的人！其余的人不值得一向您介绍了，阁下自己会猜得出来的。”他说，他发现伯爵一看见作曲家的妻子，就已经再也听不见他说什么了。

一见安德烈，玛丽亚娜浑身一颤，顿时满面绯红。

“这就是他，”吉亚迪尼捏紧伯爵的胳膊，将一个高个子的人指给他看，低声说道，“您看他面色多么苍白，神情多么严肃，可怜的人！今天，这匹马儿肯定没跟着自己的想法跑。”

安德烈一心想着爱情，他的注意力却被冈巴拉那动人心弦的魅力分散了。任何真正的艺术家都不会不注意到这种魅力。作曲家已经四十多岁。尽管几条深深的平行的皱纹给他那宽阔而光秃的前额划上了道道沟壑，尽管凹陷的太阳穴上几道血管在光滑的皮肤上透出蓝色，尽管眼眶深陷，眶中镶嵌着乌黑的眼睛，眼皮很宽，睫毛很淡，他面孔的下半部，却线条明净，轮廓柔和，赋予他酷似年轻的各种征象。善于观察的人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知道在这个人身上，为了使聪明才智得到发展，激情受到了压抑，而智慧则只是在某种艰巨的搏斗中趋于衰老了。安德烈飞快地向玛丽亚娜扫了一眼，玛丽亚娜也正在偷眼望着安德烈。她那美丽的意大利型头部，比例准确，面色红润，显露出那是人的各种力量都搭配得极为协调的机体。看到这美丽的模样，他衡量出了面前这偶然结合在一起的两个人之间鸿沟该有多么深。从夫妻二人之间这种差异中，他看到了好兆头，为此而感到兴高采烈，对于另一种可能会在美丽的玛丽亚娜与他之间树起壁垒的感情，却丝毫没想到加以防备。她是冈巴拉唯一的财富。冈巴拉那温柔而又忧郁的目光表露出高贵而又平静的背运，他感到对这个男子已经产生一种含有敬意的怜悯。他本来预料碰到的这个人会是德国小说家和诗人常常搬上舞台的那种滑稽可笑的人物，眼前看到的却是一个心地单纯而又内向、举止和衣着没有任何怪诞之处，而又不乏高贵气质的男子。他的上衣虽然没有一点点奢华的迹象，却比他深深的贫困所含有的寒酸更体面，他的衬衣表明，有一股柔情在照应着他生活中每一最小的细节。

安德烈抬起湿润的眼睛望了望玛丽亚娜。玛丽亚娜一点没有脸红，露出微微一笑，可能这是安德烈无言的致敬使她产生的骄傲之情。伯爵是那样认真地钟情，不会不窥视最细小的好意迹象。他看到自己这样为人所理解，便自以为被人爱上了。从此，他要管的事，是征服丈夫，而不是征服妻子，是将他的全部炮火都集中在可怜的冈巴拉身上。冈巴拉什么也没有料到，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吉亚迪尼先生做的 bocconi^①，食而不品其味。伯爵就一个普普通通的话题开始了谈话。但是，刚说了开头几句，他就认为作曲家的聪明才智——可能在某一点上被人认为中了邪——在所有其他各点上是很有见地的。他明白，重要的问题并不是顺着这个狡黠的老好人着魔的念头往下说，而是要尽量理解他的想法。食客们个个是看见美食或糟糕的饭菜头脑才清醒过来的饿汉，流露出他们对可怜的冈巴拉都怀着最敌对的情绪，只待第一道菜上完好起劲地拿他开心。有一个难民，频频向玛丽亚娜递眼风，泄露出他一心想把玛丽亚娜弄到手。他自以为极力散布她丈夫的滑稽可笑就能在玛丽亚娜的心中占据首位，于是首先开火，以便让今天这位新来乍到的客人了解这客饭桌上的风气。

“有好些时候没听人谈起《穆罕默德》这出歌剧了，”他向玛丽亚娜微微一笑，高声叫道，“是不是波洛·冈巴拉完全陷入了家务事，被蔬菜牛肉汤的好味道吸引住，而忽视了自己超人的才具，放松了自己的天才，冷落了自己的想象力了？”

① 意大利文：酥馅饼。

冈巴拉对所有的食客都了如指掌，他感到自己处于高得多的境界之中，再也不屑于费什么力气去击退他们的进攻。他根本就不予回答。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先生呕心沥血完成的音乐作品的，”记者接口说道，“这无疑是妨碍我们天才的大师为善良的巴黎人进行创作的原因。”

“不过，”谱写浪漫曲的作曲家说道，他开口发言只不过是“为了将已经显露出来的一切全部淹没而已，”“我认识一些有才能的人，他们对巴黎人的评论相当重视。我在音乐界有点小名气，”他神情谦虚地又加了一句，“之所以如此，完全是靠我的通俗小曲和我的四组舞曲在沙龙中获得的成功。不过我打算不久之后叫人演奏为贝多芬忌辰^①创作的一首弥撒曲，我相信巴黎会比任何地方更能理解我。先生，您会赏光出席演出么？”他朝着安德烈说。

“谢谢，”伯爵回答，“我感到自己不具有欣赏法国歌曲所必须的器官。不过，如果去世的是您，而创作弥撒曲的是贝多芬，我一定去听。”

这句玩笑立刻使那些想把冈巴拉引到自己异想天开的怪念头上，好让新来的客人开开心的小动作停止下来。叫这样高尚而动人的强烈爱好在这些庸才面前出丑，安德烈已经感到某种厌恶。他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思想，继续漫无边际地谈下去。在这过程中，吉亚迪尼先生的鼻子常常在两段话之

① 贝多芬逝世于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间插进来。每当冈巴拉脱口道出什么高雅的玩笑或违背常理的看法时，厨师就探出头来，向音乐家投去怜悯的眼光，向伯爵投来会意的一瞥并对他附耳低语道：“E matto! ①”有一会儿，厨师停止发表他那些明智的感想，去忙他最重视的第二道菜。他缺席的时间不长，这时冈巴拉俯身对着安德烈的耳朵低声说道：

“这位好心的吉亚迪尼今天已经威胁我们要上一个拿手好菜，虽然他预备菜时，他的老婆一直在旁监视，我请你一定要对这个菜表示敬意。这个正直的人有个怪癖，就是要在烹调上搞革新。他搞试验弄得倾家荡产，最后一次试验迫使他没有护照就离开了罗马，那情形他是闭口不谈的。那时，他买进了一家很有名气的餐馆，受托为一位刚刚被任命而主教府尚未建成的红衣主教设的华宴准备饭菜。吉亚迪尼以为找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也果然达到了目的：当天晚上，他被指控妄图毒死所有参加教皇选举会的人，不得不离开罗马和意大利，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那次倒霉给了他致命一击，如今……”

冈巴拉用一根手指指着前额正中，摇了摇头。

“这个不说，”他加上一句，“他是好心人。我的妻子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欠他很多情。”

吉亚迪尼出现了。他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盘菜，放在桌子中间。然后，他谦虚地又回到安德烈身旁。首先给安德烈布

① 意大利文：他是疯子！

菜。伯爵刚尝了一口,就觉得第一口与第二口之间距离太大,无法跨越。他很尴尬,他决心不让厨师扫兴,因为厨师正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他。虽然法国饭馆主人对于顾客不喜欢某一个菜不太在乎,反正顾客得付钱,但是切勿相信一个意大利饭馆主人也会如此。对他来说,常常赞扬还不够。为了争取时间,安德烈热情地赞美了吉亚迪尼。不过他附耳对厨师说了几句话,从桌子底下塞给他一枚金币,请他去买几瓶香槟省的葡萄酒,这样就叫他将这道别出心裁的菜获得的荣誉任意归于自己了。

待厨师再次出现时,所有的盘子都已光光,餐厅中回荡着对主厨的一片赞扬声。香槟省的葡萄酒顿时使意大利头脑发起热来,因为有陌生人在场而至此还有所顾忌的谈话,一下子跳过了怀疑性保留的界限,在政治和艺术理论的茫茫原野上到处开花。安德烈除了醉倒在爱情与诗歌之中以外,从不知道别的醉意是什么滋味。他很快就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他巧妙地将辩论引导到音乐问题这个地段上来。

“您能不能指教一下,先生,”他对创作四组舞曲的那位作曲家说道,“小曲之王怎么会屈尊去将帕莱斯特里那,佩尔戈莱兹,莫扎特^①赶下王位呢,这些可怜的人见您这首有雷霆万钧之势的死亡弥撒来到,岂不要卷起铺盖逃走?”

① 巴尔扎克这里提到的是三位因其宗教音乐作品而著名的音乐家:帕莱斯特里那(1525—1594)的弥撒曲,特别是被人称之为《马尔塞勒主教》的弥撒曲;佩尔戈莱兹(1710—1736)的《坚强的母亲》及莫扎特的《安魂曲》。

“先生，”作曲家说道，“当一位音乐家的答复要求一百位技巧娴熟的演奏家予以协助时，他答复起来总是有些为难的。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如果没有乐队，就一钱不值。”

“一钱不值？”伯爵接口说道，“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唐璜》和《安魂曲》的不朽作者是莫扎特，而我不幸对于在沙龙中那么走红的四组舞曲的多产创作者却一无所知。”

“音乐是独立于演奏而存在的，”乐队指挥说道，他虽然耳聋，但还抓住了辩论中的几句话。“一个懂音乐的人，当他打开贝多芬的《C 小调交响乐》时，很快就会乘着没有升降符号的‘5’，又经法国号用‘3’加以反复的主题那金色的翅膀飞升到幻想的王国里去。他会看到整个大自然，一会儿被耀眼的金光照亮，一会儿被忧郁的乌云遮盖，一会因仙乐而变得欢快。”

“新潮派已经超越了贝多芬，”浪漫曲作者轻蔑地说道。

“他还没有为人所理解，”伯爵说道，“怎么会被人超过呢？”

他说到这里时，冈巴拉喝了一大杯香槟葡萄酒，并用表示赞同的微微一笑来伴随他的痛饮。

“贝多芬使器乐的极限后退了，”伯爵说道，“而没有一个人在这条道路上跟得上他。”

冈巴拉点点头，要求他继续说下去。

“他的作品尤以结构简单和处理这结构的方式最为精彩，”伯爵接着说下去，“在大部分作曲家笔下，乐队部分疯狂而又杂乱无章，相互连接仅仅是为了产生瞬息效果，而不是处处通过行进的规律性来推进整部作品。在贝多芬笔下，效果

可以说事先就已分配停当。就象通过有规则的调动对整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的各个团队一样，贝多芬交响乐的乐队部分遵循着整体利益规定的次序，服从于设想得非常精彩的结构。在这方面，他与另一类天才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瓦尔特·司各特精彩的历史小说中，与故事进展最无关的人物，到了某一时刻，通过情节脉络的线索，都来与结局紧密联系在一起。”

“E vero! ①”冈巴拉说道，他好象酒喝得越多，头脑越清醒。

安德烈想把测试更向前推进一步，一时间完全忘却了自己的好感，开始攻击罗西尼在欧洲的声誉，批评意大利乐派。其实，这个乐派三十年来每天晚上都在欧洲一百家以上的戏院里获得成功。他的任务当然很艰巨，头几句话就在周围激起一片低沉的反对声。但是，不论经常打断他的话也好，高声叫嚷也好，皱眉头也好，怜悯的目光也好，什么也不能叫这个疯狂崇拜贝多芬的人住口。

“请你们将我刚才提到的作曲家那些完美的作品与人们一般称之为意大利音乐的东西比较一下，”他说，“后者思想多么没有生气！风格多么疲塌！那些千篇一律的乐句结构，平庸的节奏，那些不论场合随便加上去的永远不变的装饰音，那些单调的 Crescendo②，罗西尼把这些东西弄得时髦起来，如

① 意大利文：确实如此！

② 意大利文：用渐强奏出的经过句。

今成了任何乐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而言之，这些黄鹂鸟的叫声构成了一种喋喋不休的、洒了香水的音乐，只是从歌手最容易或不容易演唱以及练声轻松上来说才有点长处。意大利乐派无视艺术的高尚使命。它不是将民众提高自己的水平，而是将自己降低到民众的水平。只是因为接受了每一只手的选票，迎合了占大多数的庸才，它才赢得了流行。这种流行无非是十字街头耍魔术。总而言之，这种音乐在罗西尼的作品中得到了人格化，罗西尼的作品以及或多或少源出于他的大师们的作品，在我看来，最多可以在街头将民众聚集在柏柏尔人的管风琴周围，为意大利假面喜剧中驼背丑角的蹦蹦跳跳伴奏。我更喜爱法兰西音乐，这就不用多说了。当德意志音乐能唱时，德意志音乐万岁！……”他又低声加了一句。

这一番口头攻击是一个长篇论文的缩写。在这里，安德烈用一刻多钟的时间在最高级的玄学领域里，象梦游者在房顶上走动那样自由自在地捍卫自己的观点。这些微妙的见解使冈巴拉兴致大发。整个辩论，他没有漏掉一个字。安德烈刚刚露出放弃辩论的样子，他立刻发言。本来有好几位食客已准备离席，这时在所有的食客中则发生了一阵洗耳恭听的骚动。

“您很激烈地攻击了意大利乐派，”冈巴拉接过话头，香槟葡萄酒使他显得生机勃勃，“我对此倒是无所谓。感谢上帝，我与这些曲调优美程度不同的贫乏东西无缘！但是，对于德意志和法兰西汲取了最早的经验教训的经典大地，一位上层

社会人士表现得并不领情。当卡里西米①，卡瓦利②，斯卡拉蒂③，罗西④的作品在整个意大利演奏时，巴黎歌剧院的小提琴手还享受着戴手套拉小提琴的莫名其妙的特权呢！吕利⑤扩大了和声的王国，而且是第一个将不协和和声排列出来的人。他抵达法国时，只找到一个厨师和一个泥瓦匠，这两个人的嗓音和智慧足够演奏他的音乐。他把厨师培养成男高音，把泥瓦匠变成了歌唱性男低音。那时，在德国，除了巴赫以外，所有的人对音乐都一窍不通。但是，先生，”冈巴拉用谦逊的口气说道，好似一个人很怕自己的话语受到蔑视或恶意的对待，“您虽然年轻，却长时间地研究过这些艺术上的高级问题，否则，您是不会表达得如此清晰透彻的。”

这句话使听众的一部分微微一笑，他们对安德烈阐述的区别一点都没听懂。吉亚迪尼深信伯爵道出的只是一些互不连贯的句子，一面为那件他喜欢自认为同谋的神秘事情暗笑，一面轻轻推推他。

“您刚才对我们说的全部话语中，在我看来，有许多是极有见地的，”冈巴拉继续说下去，“不过，请您注意！您的辩护

① 卡里西米(1605—1674)，意大利作曲家，十七世纪意大利作曲家中为宣叙调的完美做出了最大贡献的人。

② 卡瓦利(1602—1676)，意大利作曲家。

③ 斯卡拉蒂(1660—1725)，斯丹达尔在《罗西尼传》中称他为“现代音乐艺术的始祖”。

④ 姓罗西的音乐家有两个，一个叫米盖朗琪罗·罗西，一个叫弗朗西斯科·罗西，是一位教士，均生活在十七世纪，并为歌剧谱过曲。巴尔扎克指的可能是后者。

⑤ 吕利(1632—1687)，原籍意大利的法国作曲家。

词在鞭挞了意大利的感觉主义时，在我看来又倾向于德国的理想主义了，那并不是为害更小的异端。如果富有想象力和理智的人，象您这样，逃离这一阵营只是为了投入另一阵营，如果他们不善于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中立，我们就要永远受到那些诡辩家的嘲弄。他们否认进步，将人的天才比喻成这块桌布，桌布太短，盖不住吉亚迪尼先生的整个桌子，盖住这头，就露出了那头。”

吉亚迪尼象挨了牛虻螫似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但是猛然一思考，他又恢复了晚宴东道主的尊严。他抬眼望天，再次推了伯爵一下。伯爵开始认为这位东道主比冈巴拉还要神经不正常了。这样严肃而崇敬地谈论艺术，使这位米兰人的兴致达到了最高点。他位于这两个狂人之间，一个是那样高尚，一个是那样庸俗，而且这两个人相互讥笑，逗大家开心，有一阵伯爵看见自己在高尚与滑稽模仿之间摇摆，这正是任何人类造物的两面。于是他打碎了将他带到这个烟熏火燎的低级饭馆的那条令人难以置信的过渡链条，自以为成了某种莫名其妙幻觉的玩物，将冈巴拉与吉亚迪尼只当作两件抽象的事物来看待了。

这工夫，乐队指挥用最后一个插科打诨答复冈巴拉，食客们一面哄堂大笑，一面退席了。吉亚迪尼去准备咖啡，打算给客人中的精英喝。他的老婆撤走杯盘碗盏。伯爵坐在火炉旁边，在玛丽亚娜和冈巴拉之间，正好处于那狂人认为最合乎所愿的地位上：他的左边是感觉主义，右边是理想主义。冈巴拉第一次遇到一个没有对他嗤之以鼻的人，所以很快就脱离了

泛泛而谈而谈到他自己，他的生平，他的研究和对音乐的革新，他自认为是音乐革新的弥赛亚。^①

“您直到现在丝毫没有侮辱我，请您听着！我想与您谈谈我的生平，并非为了显示坚韧不拔的毅力，这种毅力丝毫不来自我的内心，而是为了热情赞颂将这毅力注入我心田的那个人。您看上去心地善良而又虔诚。即使您一点不相信我的话，至少您会可怜我：怜悯属于人，而信仰来自上帝。”

安德烈红了脸。他的一只脚正在椅子下面触着玛丽亚娜的脚。他把这只脚缩回来，一面倾听冈巴拉讲话，一面却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玛丽亚娜身上。

“我出生在克雷莫纳一个乐器制造商的家庭，父亲也是相当好的演奏家，但更善于作曲，”音乐家接着说下去，“所以我得以很早就从物质与精神表现两方面熟悉了乐器制造的规律，作为一个好奇的孩子就能提出一些见解。成人以后这些见解便在头脑中再度出现。法国人将父亲和我赶出了家门^②。战争害得我们倾家荡产。于是我从十岁起就开始了流浪生活，几乎所有头脑中转着艺术、科学或政治革新念头的人都注定要过这种生活。命运或他们的精神状态用布尔乔亚生活于其中的小框框一点也框不住他们，而是上天注定一般将他们带到他们应该受到教育的地点去。对音乐的狂热主宰着我，我从一个剧院到另一个剧院，足迹踏遍意大利，象人们在意大利生活那样，仅赖很少的东西为生。有时我在乐队里奏低

① 典出《新约》，指救世主耶稣。

② 指一七九六年波拿巴大军入侵伦巴第。

音号,有时我在舞台上合唱队里唱歌,或者在舞台下跟置景工在一起。这样,我研究了音乐的各种效果,对乐器和人声进行探讨,琢磨这二者区别在何处,相谐在何处,听乐谱,应用我父亲教我的各种规则。我常常以修理、调试乐器为谋生手段到处旅行。那是在太阳永远放光,艺术无处不在,无论在哪里艺术家都没有钱的国度里度过的没有面包的生活,自罗马作为基督世界的女王已名存实亡以来就是如此。有时我受到热情接待,有时又因贫困而被驱逐。虽然如此,我丝毫没有失去勇气。我倾听着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声音向我预告着光荣的未来!

“我觉得音乐仍处在童年时期。这个见解,我一直保留至今。十七世纪以前音乐界留给我们的一切都向我证明,古代音乐家只知道旋律;他们对和声以及和声的无限源泉一无所知。音乐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它扎根于物理与数学之中,这就使它成为一门科学;通过灵感,它又成为艺术,而灵感不知不觉地运用科学定理。通过它应用的物体本源,它与物理相关联;声音是空气的改变,空气由各种成分组成,这些成分在我们身上肯定会找到与其相对应、通过思想的力量有了共性并加以放大的相似成分。这样,在发声体中有多少音阶,空气大概就包含着多少持续长短不同的震动,而我们的耳朵听到的这些质点,一经音乐家调动,便按照我们的排列与一些意念相呼应。在我看来,声的本质与光的本质是相同的。声是另一种形式的光。声与光,二者均通过震动及于人身,人又在神经中枢中将这震动变成思想。与绘画一样,音乐运用一些具有从母体中分离出某种特性能力的物体以组成画面。在音乐

中，乐器起着在绘画中运用色彩的作用。一个发声体产生的任何声音总是伴随着它的大三度音及其五度音，它影响置于悬挂的羊皮上的灰尘颗粒，于是按照不同的音量，在上面画出总是相同的对称结构图形。奏一个和声，这图形就是规则的；弹出不协和音，那图形便没有明确的形状。既然如此，所以我说音乐是在大自然的肺腑之中织成的一种艺术。音乐服从一些物理和数学的规律。对物理规律，人们认识得不多，对数学规律，人们认识得稍多一些。自从人们开始研究音乐与这些科学之间的关系以来，便创造了和声。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感谢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罗西尼，这些美妙的天才自然比他们的先驱者创作出了更完美的音乐，他们的先驱者自然也是无可争议的天才。古老的大师是在歌唱，而没有拥有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科学高尚的结合才能使人将优美的旋律和强大的和声融为一体。既然数学规律的发现使之产生了上述四位伟大的音乐家，如果我们能找到物理规律，依照这些规律（请您牢记这一点），我们按照待寻求的比例，将散布在空气中的某种含醚的物质数量或大或小地集中起来，我们什么境界达不到呢？我们能够象得到光一样得到音乐，植物现象如此，动物现象亦复如此。您明白吗？这些新的规律会以新的力量武装作曲家，给他们提供比现有的乐器更高级的乐器，说不定还会向他们提供比如今制约音乐的和声更了不起的和声。如果每一个改变了的音都与一种强大的力相对应，就应该认识这个强大的力，以便按照其真正的规律将所有这些力组合在一起。

“作曲家现在是在他们尚不了解的物体上创作。为什么金属乐器和木制乐器，巴松管和法国号，都运用同一物质，即组成空气的各种气体，而差异却那么大呢？其差异乃源于这些气体的某种分解，或者这些气体特有成分的某种感知，按照我们尚不了解的属性，这些成分折回时改变了。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些属性，科学和艺术会大受裨益。开拓了科学的事物也会开拓艺术。对啦，这些发现，我预感到了，也做出来了。对，”冈巴拉兴奋起来，说道，“迄今为止，确切地说，人只是将因与果记录下来！如果参透了因，音乐就会变成最伟大的艺术。难道这不是最深入人心的艺术吗？您只看到了绘画向您展示的东西，您只听到了诗人向您道出的话语，而音乐会远远超过这些，难道它不赋予您的思想以形式，不唤起遥远的回忆？在一间大厅里有一千人，一个旋律从芭斯塔^①的歌喉中飞出，其演唱与罗西尼写这个曲子时头脑中闪烁的思想相当符合，罗西尼的乐句传到这些人的心中，发挥成千百种不同的诗篇：在这个人面前，出现了梦寐以求的一个女子；在那个人面前，出现的是他曾经漫步过的那一处河岸，那拂地垂柳，荡漾的碧波以及在繁枝密叶的摇篮中舞之蹈之的希望，都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位女子忆起了某一妒火中烧的时刻使她饱受折磨的千百种情感；那位女子想到了心中尚未满足的愿望，用梦幻的绚丽色彩为自己描绘出理想的异性，她会委身于他，并品尝到罗马镶嵌画上抚摸着狮头、羊身、龙尾的吐火怪物的

^① 芭斯塔(1797—1865)，意大利女歌唱家。

女人的新鲜快感；另一个女人想到，当天晚上她的某种欲望将会变成现实，提前投入了肉欲的激流，已接收到跃上她火热胸脯的冲击波。只有音乐具有使我们重新回到自己心中的巨大力量，而其他艺术赋予我们的是有限的快乐。

“您看，我走了题了。总之，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那时还非常模糊，因为一个发明家开始时只是依希望见一种晨曦般的东西。那时，我背着这些放在褡裢深处的自命不凡的想法，这使我常常将干面包浸在泉水里吃下去也快快活活的。我用功，我作曲，在任何一种乐器上演奏了这些曲调以后，我再度出发，足迹踏遍意大利。

“最后，到了二十二岁上，我来到威尼斯居住。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平静是什么滋味，而且处于还可以忍受的境况之中。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年老的威尼斯贵族，我的想法得到他的欢心。他鼓励我进行研究，并使我受雇于费尼斯剧院。物价便宜，房租不贵。我在卡佩洛公馆中占一套住宅。一天晚上，那大名鼎鼎的比昂卡就是从这座公馆中出走并成了托斯卡纳大公夫人的。^①我设想着我那不为人知的荣光也将从这里开始，到了某一天也达到顶峰。我白天工作，晚上在剧院度过。发生了一件倒霉事。一部歌剧，我在其总谱中试用了我的音乐，结果演出遭到惨败。这部歌剧叫《殉道者》，我的音乐，人

① 比昂卡·卡佩洛(1548—1587)，威尼斯贵族女子，以美貌和聪慧著称。十五岁时与一银行小职员私奔，后成为托斯卡纳大公弗朗西斯科·德·梅迪契的妻子。在史学家眼中她是个野心勃勃的女冒险家，巴尔扎克却将她视为理想女性的典型。

家一点也不懂。您给意大利人演奏贝多芬试试，他们也是不懂！每种乐器发出不同的旋律，这不同的旋律应该在一个庞大的整体之中相互联系起来，对于这种效果，没有一个人有那分耐心去等待。我对歌剧《殉道者》本来抱着一些希望，因为我们这些蓝色希望女神的情侣，总是指望成功！人们自认为注定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时，很难不许他们预感到这些东西。一个斗也总有缝，光线会从那里透进来。

“我妻子的家也在这幢房屋里，玛丽亚娜常常从她的窗户那里向我微笑。希望玛丽亚娜会同意嫁给我，对我努力工作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衡量一下我掉进的深渊有多深，我便陷入无边的哀愁之中，因为我清楚地预见到要过贫穷的生活，要不断地搏斗，爱情大概要断送在这里面。玛丽亚娜简直象神灵：她越过了一切困难。给我厄运的开端抹上了一丝金光的那少许幸福，我就用不着说给您听了。一败涂地把我吓坏了，我认为意大利人理解力太差，而且在老一套的小调中昏昏欲睡，对接受我潜心思考的革新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于是我想到德国。我从匈牙利到了德国，在这个国家旅行时，我倾听千百种自然的噪音，我极力借助于我制作或改造的乐器重现这些优美的和声，我制造或改造乐器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作这些试验，要花费大量金钱，很快就让我们的积蓄吸干了。但是，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光：我在德国受到赏识。我一生中从未体验过比那个时代更壮丽的事情。我在玛丽亚娜身边心潮激荡，那时她的美貌光艳照人，灿若天仙。我无法将任何事物与这种感觉相比。还用说吗？我那时很幸福。在那些感情脆

弱的时刻，我不只一次让我的激情道出大地上和谐的语言。有时我将这些旋律中的一部分写成乐曲，与一些几何图形十分相似，在您生活的社会里，人们是很喜欢的。我刚刚有了一些成就，就撞上了同行们制造的许许多多无法克服的障碍，这些人全都心术不正或者满脑子愚蠢念头。我早就听人谈起过法兰西，说在这个国家里，革新创造受到欢迎，我就想到法国来。我的妻子弄到了一些钱，我们来到巴黎。直到那时为止，人们还从未对我嗤之以鼻。但是，在这个可怜的城市里，我必须忍受这种新型的酷刑，而且很快，贫困又将其令人心神不安的焦虑加于其上。我们不得不住在臭气冲天的这个区里，只靠玛丽亚娜一个人干活勉强度日已有数月之久。玛丽亚娜为那些不幸的妓女作针线，这些不幸的妓女把这条街变成了她们的画廊。玛丽亚娜斩钉截铁地说她在这些可怜的女人中遇到的是尊敬和慷慨相助。本来我认为这些品质应该是具有纯洁高尚品德的人发生的影响，想不到恶行本身却不得不遵守这些高尚的品德了。”

“不要失望，”安德烈对他说，“说不定您受的磨难已经到头了。我要努力与您一起将您的研究公诸于世，在此之前，请允许一位同乡、一个象您一样的艺术家为您的曲谱必然获得的成功提前付上一点钱。”

“凡属物质生活的事都归我的妻子管，”冈巴拉回答道，“我们是否能够从您这位看上去对女性十分殷勤的人手上接受什么而不脸红，将由她来决定。我已经很久没有任凭自己推心置腹长篇大论了，现在请您允许我告辞。我感到一个旋

律在催促我，它在我面前走过，手舞足蹈，裸着身子，浑身战栗，有如一个美丽的姑娘要求她的情人将他藏起的衣服还给她。再见吧，我必须去给一位情妇穿上衣服，我叫我妻子陪您。”

他象一个责备自己浪费了宝贵光阴的人一样溜走了。尴尬的玛丽亚娜想随他而去，安德烈不敢挽留她。倒是吉亚迪尼来救了他们二人的驾。

“太太，”他说，“您已经听到了。您丈夫给您留下不只一件事要与伯爵大人处理。”

玛丽亚娜重新坐下，但没有向安德烈抬起眼睛。安德烈犹犹豫豫，不敢对她讲话。

“冈巴拉先生的信任难道不能给我带来他妻子的信任吗？”安德烈激动地说道，“美丽的玛丽亚娜会拒绝让我了解一下她的生活历程吗？”

“我的生活，”玛丽亚娜回答道，“我的生活就是常春藤的生活。如果您希望了解的是我内心情感的历程，那务必请相信，我既不骄傲也不谦虚，在您听了刚才的叙述之后，我是不会再要自己来叙述这内心情感的历程的。”

“那我该问谁呢？”伯爵大叫道，心中的激情已经将一切机智灵活扼杀净尽。

“问您自己呀！”玛丽亚娜针锋相对地说道，“或者您已经理解了我，或者您永远也不会理解我。自问一下，试试看。”

“我同意，但是您一定要听我说。我已经握住您的这只手，只要我的叙述是如实的，您就要一直将这只手留在我的

手中。”

“我洗耳恭听，”玛丽亚娜道。

“一个女人的生活从她第一次爱情开始，”安德烈说，“我亲爱的玛丽亚娜只是从她第一次看见波洛·冈巴拉的那一天才开始生活。她那时需要尝尝深深动情的滋味，尤其需要一个有意义的弱者要去保护，要去支持。她拥有的女性优美机体可能比呼唤爱情更强烈地呼唤着母爱。玛丽亚娜，您叹气了吗？我触到了您心上最痛的一个伤口。为一个迷失方向的聪明人充当保护人，扮演这个角色，对于那么年轻的您，是要扮演的一个美妙角色。您心里想：‘波洛将是我的天才，我将是他的理智，我们两人会结成一个人们称之为天使的几乎神圣超凡的人，这个美妙的造物既能享受，又能理解，而理智又不扼杀爱情。’后来，在第一次青春冲动中，您听到了诗人希望重现的大自然的千百种声音。当波洛在您面前展示这些诗情画意的珍宝并在优美而又以音乐为边框的语言中寻求表现这些诗情画意的珍宝时，热情攫住了您的心。您非常崇拜他，梦呓般的激情将他带到距您很遥远的地方，因为您愿意相信这迷失了方向的全部精力最终都会回到爱情上来。对于因某一个念头而堕入爱情的头脑，这念头会起什么样暴虐制约的作用，您一无所知。在认识您以前，冈巴拉早已将身心交给了一个傲慢而又报复心很重的情妇，您与她争夺冈巴拉，徒劳无益，直至今日。只有一刹那，您依稀望见了幸福。那就是波洛从他的念头不断翱翔的高空中跌下来之后，忽然为现实生活如此甜蜜而大吃一惊。那时您得以相信他的荒唐念头会在爱情

的双臂中安睡。但是，不久，音乐再次逮住了它的捕获物。突然将您送到双方分享激情的甜美之中的，无非是令人头晕目眩的海市蜃楼。现在，海市蜃楼消逝了，您踏上孤寂道路更加单调，忧郁，更加崎岖。从您丈夫刚才对我们的叙述中，从您的面貌与他的面貌二者的鲜明对比中，我隐约看到您生活的隐忧，这不般配的结合中痛苦的谜，您从这结合中得到的是痛苦的遭遇。虽然您的行为一直富有英雄气概，虽然您的毅力在履行您那艰苦的义务中从未有一次松懈，但是，在您孤寂长夜的静穆中，可能此刻鼓起您胸脯的这颗跳动的心，不止一次叹息过！对您最残忍的折磨，便是您丈夫的伟大本身。如果他不那么高尚，不那么纯洁，您说不定就可以抛弃他了。但是，他的高尚品德支撑着您的高尚品德。在您的英雄气概与他的英雄气概之中，您心里琢磨着哪一个先垮下去。您追求的是您的使命的真正伟大，正象波洛追求他的幻想一样。如果是对义务的爱支持了您，引导了您，说不定您会觉得更容易取得胜利；那样的话，您只消扼杀您的情感，将您的生命移到抽象的世界里就行了，宗教会解决其余的一切，您就可以在某种意念中生活，就象那些圣洁的女子在祭坛脚下扼杀了一切天生的本能一样。但是散布在您的波洛整个人身上的魅力，他的高尚精神，他难得却又感人的柔情表示，却不断将您推出这个理想的世界之外，妇德希望把您留在这个理想世界之内，与爱情这个幽灵的不断搏斗使您精疲力竭，这一切又在您身上鼓起力量。您还一点都不怀疑！一线希望之光就会将您卷走，去追求您那甜蜜的幻想。这么多年的失望终于使您失去

了耐心，即使是一个天使，也早已失去了这分耐心。事到如今，如此长期维系的外表已经是一个影子，而不是一个实体。在这个世界上，使天才中毒如此之深的荒唐念头，大概是无可救药的。您为这个想法所震动，想到了自己的整个青春，不说是失去了，至少也是牺牲了。于是您辛酸地承认上天犯了错误，当您呼唤一个配偶时，它却给了您一位父亲。您曾扪心自问，这个人一心献身科学，您把整个身心留给他，这样是不是已经超出了妻子的义务。玛丽亚娜，把您的手留给我，我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您曾经向您的四周观望。但那时您是在巴黎，而不是在意大利，在意大利人们是那样懂得爱……”

“啊！让我来结束这段叙述吧！”玛丽亚娜大叫起来，“我更愿意亲自道出这些事情。我会坦率直言。我现在感到这是与我最好的朋友谈话。是的，当您刚才向我解释得那么清楚明白的那一切发生时，我是在巴黎。但是当我看见了您，我就得了救，因为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自童年以来便梦寐以求的爱情。我的衣着和住所使我避开了象您这样的男子的目光。有几个年轻人，他们的处境不容许他们侮辱我，但是他们轻佻地对待我，使我覺得他们更卑鄙；有的嘲笑我的丈夫，说他是滑稽可笑的老头；有的极力讨得他的欢心，以便有朝一日背叛他。所有的人都说要把我与他分开，没有一颗心理解我对那个心灵，那个朋友，那个兄弟的崇拜，正因为他心比天高，才与我们距离遥远。我愿意永远为他效劳。只有您一个人理解了是什么将我与他联结在一起，是不是？告诉我，您对我的波洛产生了诚挚的关切，而且没有不可告人的思想……”

“我接受这些赞美，”安德烈打断了玛丽亚娜的话，“但是，请不要继续说下去，不要迫使我说与您相反的话。玛丽亚娜，我爱您，就象在您我所诞生的那个美丽的国度里人们相爱一样。我全心全意地热烈地爱着您。但是，在将这爱情奉献给您之前，我愿意使我自己配得上您的爱。我要做最后的努力，以便将您自童年以来就爱着的人、您会永远爱的人归还给您。在您等待成功或失败的时间里，请不要脸红地接受我愿送给你们两人的富裕生活。明天我们一起去为他挑选一处住宅。您是否相当尊敬我，足以允许我与您一起履行您的监护职能呢？”

玛丽亚娜对这样的慷慨大度大吃一惊，向伯爵伸出了手。伯爵极力摆脱吉亚迪尼先生及其老婆的客套走了出去。

第二天，吉亚迪尼将伯爵带进夫妇二人的套房。虽然玛丽亚娜对自己情侣的高尚情操已经完全理解，因为有的心灵一点就通，但是她非常善于料理家务，在这样寒酸的房间里接待这样一位大老爷，不能不流露出她内心的窘迫。房间里一切都干干净净。她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掸去那些稀奇古怪的家具上的灰尘。她的家具都是吉亚迪尼的作品。他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拿冈巴拉丢弃不用的乐器废料打成了这些家具。安德烈从未见过这么奇形怪状的东西。为了保持自己严肃得体，他不再望那张滑稽可笑的床。那是心灵手巧的厨师从一个破旧的羽管键琴箱里开出来的。他将目光转向玛丽亚娜的床。那是很窄的一张床，唯一的床垫上盖着一块白色平纹细布，这景象使他产生了既悲哀又甜蜜的想法。他想谈谈

自己的打算和上午的安排，但是冈巴拉觉得终于遇上了一个自告奋勇的听众，热情大发，抓住伯爵，硬逼着他听自己为巴黎所写的歌剧。

“先生，”冈巴拉说，“首先请允许我用两句话告诉您这部歌剧的主题。这里，得到音乐感受的人不会在自己内心将这些感受展开，就象宗教教导我们通过祈祷将圣经展开一样。所以很难叫他们明白在大自然中有永恒的音乐，甜蜜的旋律，完美的和声，只是被独立于上天意旨之外的演变所扰乱，正象人的意志扰乱激情一样。因此，我必须找到一个能装得下因与果的巨大框架，因为我创作的乐曲，其目的是描绘从最高点望上去的各民族的生活。我的歌剧的 libretto ①是我自己写的，因为一个诗人永远也展开不了这剧本的主题。这部歌剧囊括了穆罕默德的一生。古代萨比教派的魔法和犹太宗教的东方诗意都概括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产生了最伟大的一部人类诗篇，那就是阿拉伯人的统治。自然，穆罕默德从犹太人那里借来了绝对君权统治的思想，从游牧部落或萨比宗教那里借来了渐进论，这渐进论后来创建了哈里发②的光辉王国。穆罕默德的出身已经注定了他的命运，他的父亲是个异教徒，他的母亲是个犹太人。啊，亲爱的伯爵，要当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必须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没有渊博的学识，在音乐中就丝毫不会有地方色彩，也丝毫不会有思想。为歌唱而歌唱的作曲家是一个工匠而不是艺术家。这部了不起的歌

① 意大利文：剧本，脚本。

② 哈里发，指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伊斯兰国家的领袖。

剧，继承发展了我早已开始的伟大作品。我的第一部歌剧叫《殉道者》。我还应当将《解放了的耶路撒冷》创作成第三部歌剧。您一定会抓住这三重结构的美及其各不相同的源泉：《殉道者》，《穆罕默德》，《耶路撒冷》！西方的上帝，东方的上帝以及他们之间围绕着一座坟墓进行的宗教之争。不过，咱们不谈我那永远逝去的光荣了！看，这是我创作的这种歌剧的简介。”

“第一幕，”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说的是穆罕默德被他叔父安置在富有的寡妇卡迪日家当经纪人。他堕入了情网，又野心勃勃。他被赶出麦加，逃到麦地那，以他逃跑的日子作为他的教历纪元（希吉来历纪元）^①。第二幕表现穆罕默德是个先知以及他怎样建立了尚武的宗教。第三幕表现的是穆罕默德厌倦了一切，过完了一辈子，盗得他死亡的秘密以便成为一个上帝，这是人类豪情的最后努力。我怎样通过音响来表现这个伟大的事实，您马上就可以作出评判。这个伟大的事实，诗歌通过字句只能很不完美地表现出来。”

“凡是歌剧，”他说，“都以一个低音为基础，就象以肥沃的土地为基础一样。穆罕默德应该有雄浑的低音，他的第一个妻子必须有次女低音嗓子。卡迪日已老了，二十岁。注意，这是序曲！它以一个 *andante* ^②（三拍）开始（C 小调）。这个雄心勃勃的人爱情得不到满足的那种忧郁，您听见了吗？透过他的叹息，通过过渡到关系调（降 E，快板，四拍），响彻狂乱情侣的

① 公元六二二年为其元年。

② 意大利文：行板。

呼喊、他的狂怒和几个战争旋律，哈里发强有力的战刀已经开始在他眼中闪闪发光。唯一的女人的美貌使他感到爱的多元性，在《唐璜》中，这一点给我们留下极深的印象。听到这些旋律时，难道您没有隐约见到穆罕默德的天堂吗？这里（降A大调，八分之六拍），如歌的曲调，足以使对音乐最冥顽不化的心灵焕发起来：卡迪日明白了穆罕默德的心！卡迪日向民众宣布先知与天使加百列的会见（雄伟地，持续地，F小调）。法官，教士，政权与宗教感到受了革新者的攻击，就象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攻击垂死的或陈旧的政权和宗教一样，政权和宗教追捕穆罕默德，并将他赶出麦加（C小调密接和应）。我那美丽的属音来到（5，四拍）：阿拉伯倾听自己的先知，骑兵来到（G大调，降E，降B，G小调！总是四拍）。人群如雪崩一般，人数越来越多！假先知开始对群众说出他即将对世界说的话（5，5）。他许诺要对阿拉伯人进行统一的统治，人们以为他得到神示，相信了他的话。用渐强奏出的经过句开始（通过同一个属音）。这是几种军号（C大调），铜管紧贴在和声上，突出起来，显示出来，以表示最初的胜利。麦地那被先知征服，人们向麦加进军。（C大调轰鸣）。乐队的强大力量熊熊烈火般扩展开来，所有的乐器都加入，这是和声的激流。突然，乐队的全奏被一个优美的旋律（一个小三度）所打断。要听忠贞不渝的爱情那最后的歌唱性旋律吗？支持了伟人的女子向他隐瞒了自己的失望而死去，她在他获得胜利之中死去。在这个伟人心中，爱已经变得极为博大，不会停留在一个女人身上。她崇拜他，甘愿为那最终将她杀死的伟大光荣而献身！多

么火热的爱情！这是荒漠侵入世界（C 大调重新开始）。乐队的力量卷土重来，并概括在消逝下去的作为根音的低声部可怕的第五部分之中。穆罕默德心情烦闷，他耗尽了一切！现在他希望作为上帝死亡！阿拉伯崇拜他并祈祷，于是我们在幕落时重又堕入我的第一个忧郁主题（用 C 小调）。

“在这段生动、对比强烈、奇异、忧郁而又一直气魄很大的音乐中，”冈巴拉停止了演奏，向伯爵转过身来说道，“难道您没有找到对一个人一生的表现么？这个人是个疯狂享乐的癫痫患者，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将自己的每一个缺点都变成了自己爬上荣誉阶梯的一个台阶，将自己的错误和不幸变成胜利。这个序曲是歌剧的样本。他对贪婪而又爱上了他的民众的诱惑，从这个序曲中难道你没有产生一个概念吗？”

大师的面部表情开始时是平静而又严肃的，安德烈极力在这张面孔上猜测出他用受到神灵启示的声音表达出来的思想，杂乱无章的音符使人无法看清这些想法。大师的面部逐步活起来，最后有了狂热的表情，对玛丽亚娜及厨师均产生了影响。玛丽亚娜为一些音乐片断所深深触动，她从中辨认出自己的处境，未能在安德烈面前掩饰住自己的眼神。冈巴拉抹抹前额，用力将目光投向天花板，以致他似乎刺破了天花板，升到了七重天上。

“您已经到了列柱，”他说，“现在我们走进宫殿。歌剧开始。第一幕。穆罕默德单独在台前，开始一个曲调（无升降记号的 4，四拍），被牵骆驼的人的合唱打断。这些人位于舞台深处，一口井旁（在节奏上，他们形成对比。十二分之八拍）。

多么庄严雄伟的痛苦！最没有头脑的女人也会为之所动。即使她们铁石心肠，这痛苦也会叫她们肝肠寸断。这难道不是受压抑的天才写出的旋律？”

冈巴拉把自己的嗓门收缩得那么厉害，以致从嗓眼里只发出压低的声音，与嗓音嘶哑的看家狗发出的声音相当近似。这真叫安德烈大吃一惊，玛丽亚娜倒是司空见惯。作曲家的唇边冒着白沫，叫安德烈浑身打颤。

“他的妻子来了(A小调)。多么精彩的二重唱！在这个片断里，我表现穆罕默德怎样意志坚强，他的妻子怎样聪明伶俐。卡迪日宣布穆罕默德的妻子将献身于一项事业，这事业将会夺走她那年轻丈夫对她的爱情。穆罕默德想征服世界，她的妻子猜透了这一点，她协助了他，说服麦加民众相信她丈夫癫痫发作是他与天使交往的结果。穆罕默德首批弟子的合唱，他们来向他许诺给他支持(升C小调，*sotto voce*^①)。穆罕默德出去找天使加百列(F大调宣叙调)。他的妻子为合唱鼓劲。(合唱队的伴唱切断曲调。阵阵歌声加强卡迪日那宽广而雄壮的歌唱。A大调)阿卜杜拉，阿伊莎的父亲，与阿伊莎向前，从合唱队中突出出来(通过压住其余声音的乐句，这些乐句又以对位形式与其余声音相结合来加强卡迪日的曲调。)这阿伊莎是穆罕默德找到的唯一的处女，因此，先知将阿卜杜拉的名字改为阿卜·伯克尔(处女之父)。哈芙莎(穆罕默德应该占有的另一个姑娘)之父奥马尔效法阿卜·伯克尔的榜样，

① 意大利文：低声。

与他的女儿一起出来与上述三人组成五重唱。处女阿伊莎是第一女高音,哈芙莎是第二女高音,阿卜·伯克尔是歌唱性男低音,奥马尔是男中音。穆罕默德得到神示重新出现。他唱出第一支显示歌唱家才能的辉煌的曲调,开始了终曲(E小调),他向他的首批信徒许诺,要建立一个世界王国。先知瞥见了两位少女,用一段柔和的过渡(从B大调到G大调),向两位少女道出爱慕的话语。穆罕默德的表兄阿里和穆罕默德最大的将领哈里德(两个男高音)来到并宣布对他进行迫害:法官,士兵,显贵们将先知驱逐(宣叙调)。穆罕默德祈求(C调),大喊大叫,说天使加百列与他同在,并且指着一只鸽子。那鸽子飞走了。信徒合唱队转调(B大调)以虔诚的语气相答。士兵、法官和显贵们来到(tempo di marcia^①,B大调四拍)。两个合唱队之间展开争斗(E大调密接和应)。穆罕默德(通过连续下降的减七度音程)向这狂风暴雨让步,逃走。终曲阴暗而激烈的色彩通过三个女子向穆罕默德预示他会得到胜利的旋律而得到缓和。这预言的语句在第三幕,穆罕默德尝到自己荣誉甘甜那一场,将进一步得到发挥。”

这时,泪水涌上冈巴拉的眼睛。他心情激动了好一会,然后高叫道:“第二幕!这时已经创立了宗教。阿拉伯人守护着他们先知的帐篷,先知在向上帝求教(A小调合唱)。穆罕默德出现(祈祷,F调)。在这首歌里,我可能将旋律性的极限后移了。镶嵌在这首歌下面的,是多么光辉灿烂而又雄壮宏伟

① 意大利文:进行曲速度。

的和声！这一伟大的人类运动创造了一种音乐，一种建筑艺术，一种诗歌，一种服装以及某些风俗习惯，难道不应该将其美妙之处表现出来么？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您漫步在格拉纳达摩尔君王夏宫的迴廊下，在阿尔汉布拉阿拉伯亲王王府雕花的圆顶下！曲调的装饰音描绘出摩尔优美的建筑艺术和这种既风流又尚武的宗教的诗情画意。这种风流与尚武和基督教徒那种既风流又尚武的骑士精神当是截然相反的。几种铜管乐器在乐队中甦醒过来并宣告最初的胜利（通过断断续续的节奏）。阿拉伯人对先知顶礼膜拜（降E大调）。哈里德、阿姆鲁和阿里以进行曲速度来到。伊斯兰教教徒大军占领了城市，制服了三个阿拉伯半岛！多么华丽的宣叙调！穆罕默德将自己的姑娘送给他的大将们作为赏赐。（“这里”，他可怜巴巴地说道，“有一段其丑无比的芭蕾打断了最美的一部音乐作品的连贯性！”）但是穆罕默德（B小调）以其伟大的预言突出了歌剧。在那位可怜的德·伏尔泰先生笔下，这伟大的预言是以下面这句诗开始的：

阿拉伯半岛的时代终于来临^①

“预言被节节胜利的阿拉伯人的合唱所打断（快速的十二分之八拍）。号角和铜管与成群结队而来的部落一起重新出现。普天同庆：各声部先后加入。穆罕默德宣布他实行一夫多妻制。在这一片华彩之中，多次服侍过穆罕默德的那个女

① 引自伏尔泰所写的五幕悲剧《宗教狂热或先知穆罕默德》，一七四一年四月在里尔上演。

子通过一个精彩的曲调(B大调)离队而出。‘那么,我呢?’她说,‘难道不再爱我了么?’

“‘我们应该分开。你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先知。我可以有奴隶,但是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与我平起平坐的人!’

“请听听这段二重唱(升G小调)。多么令人心碎!这个女人明白,她用自己的双手筑起了这一荣誉,她很爱穆罕默德,甘愿为他的荣誉牺牲自己,她象崇拜上帝一样崇拜他,不对他评头品足,而且从不叫苦。可怜的女人,第一个上当受骗的人,也是第一个受害者!在合唱队欢呼歌唱的背景上,用那样深的棕色调绣出的这一痛苦,与穆罕默德象抛弃一件无用的工具一样抛弃自己的妻子,同时流露出他永远不会将她遗忘的口气结合在一起,对终曲(B大调)是怎样的题材!欢呼胜利的灯彩,快乐而清脆的歌声如焰火一般,将阿伊莎和哈芙莎两个年轻的声音(第一和第二女高音)抛撒出来,阿里及其妻子,奥马尔和阿卜·伯克尔在帮衬!哭吧,快乐吧!胜利和泪水!这就是生活!”

玛丽亚娜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安德烈激动得眼眶微微湿润。那不勒斯厨师也受到冈巴拉激动嗓音所表达的思想的震动,与他们一起激动起来。音乐家回过头来,见到这一群人,微微一笑。

“你们终于理解我了!”他大叫起来。

哪一位凯旋而归的勇士,在光荣的紫光中,在全体人民的欢呼声中隆重地被送到卡皮托利奥山丘上的朱庇特神殿前,感到桂冠戴在自己头上时,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表情!音乐家

的面庞象殉道的圣徒一般熠熠生辉。没有一个人来驱散这一错觉。一丝可怕的微笑掠过玛丽亚娜的双唇。伯爵被这幼稚的狂热吓坏了。

“第三幕!”得意忘形的作曲家又坐在钢琴旁,说道,“(小行板独唱)穆罕默德在后宫女子的簇拥下闷闷不乐。天堂仙女的四重唱(A大调)。多么华丽!多么美妙的幸福黄莺之歌!转调(升F小调)。主题重新出现(从属音3开始,然后以A大调继续)。感官享乐聚集起来,突出起来,以便与第一幕那黯淡的终曲形成对照。舞蹈过后,穆罕默德站起,唱了一个显示歌唱家才能的曲调(F小调),对第一个妻子那忠贞不贰的爱情表示怀念,承认自己败在一夫多妻制之下。音乐家从未处理过这样的题材。乐队及女子合唱表现出美女的快乐,而穆罕默德回到歌剧开始时的忧郁悲伤中去。贝多芬在哪里?”冈巴拉大嚷大叫起来,“好叫我这整部歌剧天才的反复能为人理解!一切均以低音为基础!贝多芬的C调交响乐也并非异样结构。但是他的富有英雄气概的乐章仅仅是在器乐上,而我的富有英雄气概的乐章有人类最美妙歌喉的六重唱以及守护着圣殿大门的信徒合唱队作为支撑。我拥有旋律性及和声的全部财富,一个乐队和各个声部!您听到富有或贫困的各种人、各种命运的表现了吗?斗争,胜利和烦闷!阿里来了,可兰经在各方面获得胜利(D小调二重唱)。穆罕默德向他的两个岳父谈出心里话,他对一切都厌倦了,他想放弃权利,无声无息地死去以巩固他的事业。精彩的六重唱(降B大调)。他向人们告别(不加升降记号的F调独唱)。他的两位岳父已

被立为他的代理人(哈里发)，向民众发出呼唤。胜利大进军。阿拉伯人跪在圣殿(kasba)前总祈祷，一只鸽子从圣殿中飞出(同一调式)。六十个人声的祈祷，由女子指挥(降B调)，结束了这部表现了各民族生活和人的生命的伟大作品。你们领略了人与神的各种激情。”

安德烈呆若木鸡般地凝望着冈巴拉。这个人表现了穆罕默德妻子的情感，却辨不明玛丽亚娜的情感，真是极具讽刺意味。虽然开始时安德烈为此而震动，但是丈夫的走火入魔却被作曲家的走火入魔遮掩住了。在刺耳的震耳欲聋的不和谐音的堆砌中，连具有诗意或音乐思想的外表也没有：和声的原则，作曲的最起码规则与这部不成形的创作格格不入。取代冈巴拉所指出的连贯乐音的，是在他手指之下产生的一连串五度音程，七度音程，八度音程，大三度，以及从四度不经过六度就跨入低音，任意抛出的不和谐音的大杂烩，似乎将它们组合起来为的就是刺激最不敏感的耳朵。很难将这种莫名其妙的演奏表达出来，要描写这种简直不可能有的音乐，必须创造新的词汇才行。这个正直人的走火入魔触动了安德烈，使他心里很难过。他满面绯红，偷偷地望着玛丽亚娜。玛丽亚娜面色苍白，双眼低垂，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在音符的嘈杂声中，冈巴拉不时发出感叹，流露出他内心的沉醉：他得意得如醉如痴，他向钢琴微笑，愤怒地望着它，向它伸舌头，都是得到神示的人的表情。总而言之，他显出完全为充满头脑的诗意所陶醉的样子，他想表现这种诗意却是白费力气。显然，他手指之下吼叫出来的莫名其妙的不和谐音符，在他的

耳鼓中却象仙乐一般回响。如果是一个聋子，看见他那向着另一个世界大张着的蓝眼睛流露出的充满灵感的眼神，给他的双颊染上颜色的玫瑰色光辉，尤其是心醉神迷在他那如此高贵而又骄傲的五官上撒播的神圣的平静，这个聋子一定会以为自己是在观看哪一位伟大艺术家的即兴演奏！演奏这疯狂的音乐，必须有极为娴熟的技巧才能习惯于这样的指法，这种幻觉也就更其自然了。冈巴拉在这上面大概已经花了数年工夫。他不光是两手忙活，琴键的复杂性还迫使他的整个身体不断晃动。在他使用这忘恩负义的乐器向他提供的各种微弱手段极力演奏渐强经过句时，脸上滴下了汗水：他跺脚，喘气，叫喊。他的手指从灵活上说可与蛇的双重舌头媲美。最后，钢琴大叫一声，他身体向后一仰，头垂在靠背椅的椅背上。

“凭巴克科斯^①起誓，我完全给震昏了，”伯爵走出去时，大叫道，“一个孩子在键盘上跳舞，也会奏出比这悦耳的音乐来！”

“肯定地，”吉亚迪尼道，“有这个魔鬼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表现出的这么些技巧，瞎猫碰死耗子也能碰上两个音符搞出个和谐音来！”

“持续不断地听这样可怕的不和谐音，玛丽亚娜那令人赞叹的端正的五官怎么能够一点不变样呢？”伯爵自问道，“玛丽亚娜有变丑的危险。”

① 巴克科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即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

“老爷，必须救她脱离这个险境，”吉亚迪尼高叫道。

“是，”安德烈道，“我想到了这一层。不过，要弄清楚是否我的计划没有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我需要用实地体验来支持我的怀疑。我要再来一次，看看他发明的乐器。明天，晚饭以后，我们搞个斋日后的半夜餐，我会亲自送来所需的酒和甜食。”

厨师鞠了一躬。伯爵用第二天的时间叫人收拾他给可怜的艺术夫妇准备的住宅。晚上，安德烈来了，而且看到玛丽亚娜和厨师已经按照他的指示装模作样地摆上了他送来的酒和点心。冈巴拉得意洋洋地将他的小鼓给安德烈看。小鼓上有一些颗粒，借助这些颗粒他对乐器发出的不同音色进行鉴定。

“您看见了吗，”他对伯爵说道，“我用什么简单办法就能证明一个伟大的命题。声学就这样向我揭示声音对于它接触的每一个物体产生的相似作用。一切和声均从一个共同的中心发出，并在它们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或者更正确地说，和声就象光线一样是一个整体，我们的艺术象透镜分解光一样将它分解了。”

然后他介绍按照他的规则造的一些乐器，一面对他在乐器结构上引进的变化加以解释。最后他不无夸张地宣布，这段开场白至多不过能满足眼睛的好奇，他要叫人听一件乐器的演奏来结束这段开场白。这件乐器可以代替整整一个乐队，他为之命名为“泛谐音琴”。

“如果这就是那个罩子里的、每次您搞那玩意儿都给我们

招来邻居叫苦不迭的那件乐器，”吉亚迪尼说道，“您不用弹奏多大一会，警察局长就会前来。您想到这一点了吗？”

“如果这个可怜的疯子呆在这里，”冈巴拉俯耳对伯爵说道，“我肯定没办法弹。”

伯爵对厨师说，如果他愿意到外面去望风，防止巡逻队或邻居干涉，一定会得到酬劳，这样就可将厨师支走。厨师刚才卖力气地给冈巴拉斟酒，这时也同意了。作曲家虽然没有喝醉，但是处于全部智力都过度兴奋、一间卧室的四壁变得熠熠生辉、阁楼再也没有房顶、心灵在精神世界中翱翔的状态中。玛丽亚娜颇费力气地揭开一件乐器的盖子。这乐器与一架三角钢琴一般大，但是高处还多一个琴壳。除了这琴壳及其共鸣板以外，这件稀奇古怪的乐器还具有某些管乐器的喇叭口和某些管道的尖嘴。

“请您给我奏一下作为您那部歌剧结尾的那段祈祷，您说那是很美的，”伯爵说道。

令玛丽亚娜和安德烈大吃一惊的是，冈巴拉一开始就奏出了显示一位大师技巧的数个谐音。继大吃一惊而来的，首先是夹杂着出乎意料的赞美，然后是彻底的心醉神迷。他们是那样沉醉，完全忘记了身在何方，忘记了这个人。各种管乐器的声音使人忆起管风琴并与弦乐器和谐的丰富表现力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冈巴拉这件乐器产生的乐队效果不如上述管乐器的声音那样辉煌壮丽，但是，这架奇异的机器还处于不完善状态，限制了作曲家的发挥，于是作曲家的思想显得更伟大了。艺术作品的完美常常妨碍心灵将艺术作品放大。

在通过思想将作品完成而不是现成接受的人的法庭上，在草图与完成的画幅进行的诉讼中，这难道不是草图打赢的官司么？伯爵有生以来听过的最纯正、最甘美的音乐，有如祭坛上方缭绕的香烟，在冈巴拉的手指下升起。作曲家的嗓音再度变得充满青春的活力。他的嗓音不但不损害这丰富的旋律，反而对这旋律作出了解释，加强了这旋律，引导着这旋律，就象安德里欧^①那样精明强干的读者发出的无重音而又颤抖的嗓音一样，展开高乃依或拉辛美妙的一幕的意义，又加上了亲切的诗意。这与天使相称的音乐表现出这部巨大歌剧中潜藏的财富。只要这个人在清醒的状态中极力要把自己的思想解释清楚，这部歌剧就永远不会为人所理解。这部具有千百个声部的乐器，其声音有时与人声是那样相似，一个陌生人一定会以为制造者把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少女藏在乐器里面了呢！这乐器叫伯爵和玛丽亚娜惊异不止。音乐和惊异同等地占据了他们的思想，他们既不敢通过眼神，也不敢通过谈话交流思想。玛丽亚娜的面庞被美妙的希望之光照亮了，使她恢复了青春的光彩。美貌复活与她丈夫的光辉显现相结合，又给这神秘的时光赋予伯爵的甜蜜感受涂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

“您是我们的神祇，”玛丽亚娜对伯爵说道，“我相信是您给了他灵感。我与他是寸步不离的，可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美妙的音乐。”

^① 安德里欧(1759—1833)，法兰西高等学校教授，一八二〇年曾为巴尔扎克的《克伦威尔》作出评语。

“卡迪日的告别!”冈巴拉大叫一声,唱起了前一天他称之为“美妙”的咏叹调,这支咏叹调把最崇高的忠贞爱情表现得那么尽善尽美,不禁令这一对情人落下泪来。

“谁能叫您写出这么好的歌呢?”伯爵问道。

“思想,”冈巴拉回答道,“思想出现时,我觉得一切都在燃烧。我看到旋律面对面站着,美丽而清新,象花朵一样色彩斑斓。这些旋律闪闪发光,发出回响。我倾听着,但是要把这重现出来,需要无限的时间。”

“再来一个!”玛丽亚娜说道。

冈巴拉丝毫不感到疲倦,他不费气力、眉头也不皱一下地演奏着。他才华横溢地演奏了自己创作的序曲,展现出那么新颖的音乐的瑰丽色彩,头晕目眩的伯爵最后竟然相信这与帕格尼尼和李斯特展现的魔法相似了。这种演奏毫无疑问改变了音乐的整个地位,将音乐变成了超乎音乐创作之上的诗歌。

“怎么样,您阁下会将他医好么?”安德烈下楼时,厨师这样问道。

“我很快就会知道,”伯爵回答道,“这个人的智力有两扇窗,一扇向人世关闭,另一扇向上天开放:第一扇窗是音乐,第二扇窗是诗歌。直至今日,他一直固执地呆在堵上了的那扇窗前,应该将他带到另一扇窗前。吉亚迪尼,是您第一个引我走上这条道路,因为是您对我说,您这位客人一喝上几杯酒就思考得更准确。”

“对,”厨师大叫道,“而且我看出您阁下的计划来了。”

“如果在美妙音乐的谐音中，还来得及叫诗歌在他的耳畔轰鸣，那就必须使他处于听得见和能判断的状态之中。然而，只有酩酊大醉能来援救我。亲爱的，您能帮我将冈巴拉灌醉吗？这对您本人没有坏处吧？”

“您阁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安德烈不予回答，走开了，对这疯子还保留着的机灵置之一笑。第二天，他来接玛丽亚娜。玛丽亚娜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打扮起来，朴素而得体，这已经花掉了她的全部积蓄。这一变化可能会驱散一个玩腻了的男人的幻想，但在伯爵心中，一时的冲动已经变成了激情。玛丽亚娜剥去那富有诗意的贫困外壳，变成了普普通通的布尔乔亚妇女，令他想到结婚，他搀扶着她登上出租马车，并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她。她一切都赞成，觉得她的情人比她希望的更伟大，更慷慨，更无私，为此而兴高采烈。她到了那套住房，在那里，通过几样能引诱最讲妇道的女人的讲究之处，安德烈很高兴能叫女友永远记住他。

“只有到了您对您那个波洛不抱任何希望时，我才会对您谈起我的爱，”回寒衣街时伯爵对玛丽亚娜说道，“您会亲眼看到我的努力是诚恳的。如果这一切努力卓有成效，可能我不会甘心扮演朋友的角色，但那时我会从您身边逃走，玛丽亚娜。我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勇气为您的幸福而努力筹划，却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欣赏您的幸福。”

“别这么说，慷慨大方也有危险，”她强忍泪水回答道，“怎么，您已经要离开我了！”

“对，”安德烈说，“专心致志地享受幸福吧！”

如果厨师的话当真，卫生条件的改变对夫妇二人是有利的。每天晚上喝过酒之后，冈巴拉显得不那么钻牛角尖了，话多了一些，也更从容一些了。他最后说到要看报。安德烈看到他成功得超出意料地快，不禁浑身战栗。虽然他的焦虑向他揭示了他的爱情多么强烈，却丝毫不能动摇他那品德高尚的决心。有一天，他来看看这不同寻常的治疗进展情形如何。首先，他的病人的状况使他感到某些快乐。玛丽亚娜的美貌却把这快乐破坏了，富裕的生活使玛丽亚娜恢复了她的全部光彩。从这一天起，他每天晚上都来，进行亲切而严肃的谈话。谈话中，他把与冈巴拉那莫名其妙的理论相反的东西有分寸地阐述清楚。他趁冈巴拉的头脑在各个问题上都十分清醒，距离自己的疯狂念头稍稍远些的时机，叫他接受关于艺术各个门类的一些原则，以后这些原则也可适用于音乐。只要酒气熏得病人头脑发热，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他一完全恢复正常，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一旦再度失去理智，就又陷入怪癖之中。不过，外界事物的印象已经比较容易叫波洛分心，他的智力已经能够同时分散在更多的方面了。对这件半医疗性质的大业，安德烈产生了艺术家的兴味。他认为可以重重击上一击的时刻终于到来。

他曾经出席歌剧《魔鬼罗伯特》的排练，他认为这部歌剧足以擦亮他那个病人的眼睛。他决定在这部歌剧首演那天^①，在自己的公馆里请客吃饭。他心血来潮，不想将正剧与笑剧

^① 近耶贝尔的歌剧《魔鬼罗伯特》于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巴黎首演。

分开，吉亚迪尼也应邀前来。第二道菜刚上来，已经酩酊大醉的冈巴拉很风雅地自嘲起来，吉亚迪尼也承认自己的烹调改革抵不上魔鬼。安德烈为了实现这双重的奇迹，事事想得周到。有奥尔维耶托葡萄酒，蒙特菲亚斯科纳葡萄酒，将这些酒运来要求无比的小心谨慎，居然送来了。还有拉克里玛-克里斯蒂麝香葡萄酒，吉罗酒。^①所有这些来自 *cara patria*^② 的火热的葡萄酒使双重的醉意来到客人的头上，叫他们沉醉在葡萄和回忆之中。上餐后甜点的时候，音乐家和厨师快乐地发誓弃绝自己的错误：一个哼着罗西尼的一首卡伐蒂那咏叹调，另一个在盘子里堆起几块点心，学着法国吃法，就着扎拉樱桃酒吃。伯爵充分利用冈巴拉的愉快心境，冈巴拉也象羊羔一般温顺，任人带到了歌剧院。引子的头几个音符刚刚响过，冈巴拉显出醉意完全消散，而让位于躁动不安的样子。有时这种情绪使他的判断能力与想象能力和谐一致，而平时二者常常相互冲突引他走火入魔。忽然间，这部伟大音乐戏剧作品的主导思想，如同光芒闪射，扫过他生活的深夜，简单明了地显现在他的面前。在他张开的双眼前，这音乐描绘出另一个世界那广阔无垠的地平线。他第一次被人抛进这个世界，但也认出曾在梦幻之中见过的起伏。他自认为被送到了自己祖国的田野中，美丽的意大利从那里开始，这正是拿破仑恰如其分地称之为“阿尔卑斯山的平坡”的地方。回忆将他带到往昔，那时，他的理智充满青春活力，尚未被过于丰富的想象造成的

① 以上均为意大利名酒。

② 拉丁文：亲爱的祖国。

恍惚状态所搅乱。他虔诚地倾听着，不想发一言。伯爵也充分尊重他内心正在进行的活动。冈巴拉纹丝不动地呆在那里，直到深夜十二点半时分。歌剧院的常客大概把他当成了一个酩酊大醉的人，其实他本来就醉了。回来时，安德烈开始攻击迈耶贝尔，打算唤醒堕入半醒半睡状态的冈巴拉。贪恋杯中物的人都体验过这种滋味。

“这前后不连贯的乐章中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把您弄得像个梦游者似的？”安德烈到家时说道，“无疑，《魔鬼罗伯特》的题材并非没有意义，霍尔泰在一部写得很精彩、充满紧张而吸引人的情节的悲剧中，将这个题材发挥得淋漓尽致^①。但是法国剧作者倒想出办法从中汲取了世界上最可笑的故事情节^②。韦拉齐^③和席卡内德尔^④的剧本再荒唐也赶不上《魔鬼罗伯特》诗句的荒唐，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剧场噩梦，叫观众心情压抑，而不能叫他们产生强烈的感动。迈耶贝尔分给魔鬼过分美妙的一份。贝尔特朗和爱丽思^⑤代表善与恶的斗争，美好的信条和丑恶的信条。这一对立为作曲家提供了最巧妙的对比。最优美的旋律安排在生硬和枯涩的歌曲旁是脚本形式的自然结果，但是在德国作曲家的乐章中，魔鬼唱得比圣徒还好。来自上天的灵感常常与其本源背道而驰，即使作曲家离

① 指德国诗人霍尔泰(1798—1880)的悲剧《罗伯特·杜·特菲尔》，于一八三一年三月十三日在柏林上演。

② 此剧作者为斯克里布和德拉维涅，当时受到严厉批评。

③ 韦拉齐，十八世纪意大利剧作家。

④ 席卡内德尔(1751—1812)，德国剧作家。

⑤ 均为剧中人物。

开叫人受不了的形式一小会，很快他就对自己努力放弃那些形式而感到疲惫不堪，急忙又回到那上面去了。旋律性，这是在如此庞大的作品中永远不应当扯断的一根金线，可是在迈耶贝尔的作品中，常常消逝得无影无踪。感情与音乐一点关系也没有，内心活动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所以，人们永远碰不上美妙的旋律，永远碰不上质朴的歌曲，而只有这些才会使人动情，在心灵深处留下甜美的印象。和声占主导地位，而不是作为各组音乐画面从中突出起来的背景。这些不和谐的搭配，根本不能感动听众，只会在听众心中激起与人们看见街头卖艺的艺人悬在一根绳子上，在生与死之间摇摆时产生的感觉相似的感觉。这种令人厌倦的抽搐，从未有优美的歌曲来使它平静下来。人们简直会说，作曲家除了要显示自己的稀奇古怪和令人瞠目之外，便没有别的目的。他急忙抓住产生古怪效果的机会，不顾事实，不顾音乐的和谐统一，也不顾在乐器的大轰大叫之下将演员的歌喉压得无法施展。”

“闭上您的嘴吧，朋友，”冈巴拉道，“那支精彩的地狱之歌，加上使用传声筒这种新的乐器法将歌曲变得更加可怕，我至今仍处在其魅力之下呢！断断续续的节奏使罗伯特的歌唱那么精力充沛，产生了超自然的力量，我此刻仍在那魔力之下呢！不，格鲁克^①本人的吟诵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么神奇的效果。这么多的技巧，真叫我吃惊。”

“Signor maestro^②，”安德烈微笑着接过话头，“请允许我

① 格鲁克(1714—1787)，德国作曲家。

② 意大利文：大师先生。

与您唱反调。格鲁克写作之前，要考虑很长时间。他把各种可能性算计一下，制订了一个大纲。这个大纲以后可能为他细目的灵感所改变，但是永远不会使他半路误入歧途。正因为如此，那抑扬顿挫十分有力，吟诵因真实而激动人心。我同意您说的，迈耶贝尔的歌剧技巧很高，但是当这种技巧脱离灵感时，就变成了一个缺点。从这部作品中，我似乎发现了一个头脑精明的人那艰苦的劳动，他从过时或被人遗忘的歌剧的千百个旋律中剔出他自己的音乐，为的是将这些旋律加以扩展、变化或集中，然后便据为己有。但是，所有制拼盘的人会出的问题，这里也出现了，那就是好玩意的过度堆砌。这个机灵的音符采摘者有许多不和谐音，出现得太频繁，最后就会刺耳，而且使耳朵习惯于那些重大效果。实际上为了能在情景要求产生重大效果时确实产生出最好的效果来，作曲家应该尽量注意少用。那些不合谐的过渡一再重复，会令人生厌。滥用变格终止又使他失去一大部分宗教庄严性。每一位作曲家有其独特的形式，他忍不住要反复使用，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根本问题在于控制自己并且避免出现这个缺点。一幅画的色调只有蓝或红，这张画就与真实距离太远，而且使人视力疲劳。因此，《罗伯特》乐谱中几乎总是一样的节奏，便在作品的整体上洒上单调的色彩。至于您提到的传声筒的效果，这在德国为人所知由来已久。迈耶贝尔当作新鲜玩意送给我们的这个东西，莫扎特从前一直是使用的。《唐璜》里面魔鬼的合唱，莫扎特也是这样叫人唱的。”

安德烈一面拖着冈巴拉再次痛饮，一面竭力通过自己唱

的反调使冈巴拉回到真正的音乐感上面去，向他指出他的所谓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并不在于在艺术的能力之外革新这种艺术，而是寻求在另一种形式下表现其思想。这另一种形式不是别的，正是诗歌。

“亲爱的伯爵，这部宏大的音乐剧，您根本没听懂，”冈巴拉心不在焉地说，他坐在安德烈的钢琴前，让琴键发出声响，听听音，坐下，有一阵显得在思考，似乎要概括一下自己的想法。

“首先，请您一定要明白，”他重又开口说道，“象我这样敏锐的耳朵当然能辨别出您所说的那种镶嵌工的活计。是的，这音乐是怀着深情挑选的，但却是从丰富想象的珍宝中挑选出来的。在丰富的想象中，技巧对思想进行压榨，从中提炼出音乐精华。这一过程，我现在来给您解释解释。”

他站起来，将蜡烛放到邻室去。重新坐下之前，他喝了满满一杯吉罗葡萄酒。这种撒丁葡萄酒包含着火与托凯伊陈酒点起的火一样多。

“您看，”冈巴拉说道，“这音乐既不是给怀疑者也不是给根本不喜欢它的人写的。如果您在生活中没有体验过坏人的有力破坏，例如，您已经瞄准了靶子，可是他把靶子给挪动了，赋予最美好的希望一个悲惨的结局，总而言之，如果您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见过魔鬼摇尾巴，《罗伯特》这部歌剧之于您，也就相当于《启示录》^①之于那些以为自己一死一切均完结的

① 《启示录》，《新约》中的一卷。

人。如果您不幸而且遭受迫害，您理解恶之神这个随时随地摧毁上帝杰作的大猴子；如果你把这恶之神想象成并不是爱而是强奸了一个天仙般的女子，从这情爱中得到了父爱的快乐，以致达到他宁愿自己的儿子与他呆在一起永远不幸，也不愿意知道这儿子与上帝在一起永远幸福；如果您想象那母亲的亡灵一直在她儿子的头上盘旋，打算把儿子从父亲那可怕的诱惑中夺回来，您对这首宏伟的诗篇也只有一个很微薄的概念。这部作品差不多可与莫扎特的《唐璜》媲美。《唐璜》以其完美来说居其上，这我同意。《魔鬼罗伯特》表现思想，《唐璜》使人感觉兴奋。《唐璜》迄今为止仍是唯一的和声与旋律比例适当的音乐作品。它之高于《罗伯特》，其诀窍也就在这里。《罗伯特》更富于表达力。但是，如果说这两部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又何必作这种比较呢？对于在魔鬼的一再打击之下痛苦呻吟的我来说，《罗伯特》与我比与您更相通，而且我觉得这部歌剧广阔而又集中。确实，多亏您，我刚才在梦幻的美好国度中驻足片刻。在那个国度中，我们的感官得到了扩大，与人相比，宇宙在巨大的比例下伸展开去。（沉默了一会。）定音鼓敲了四下，震动了我的心肝肺腑，开始了那短小而骤然的引子，长号独奏，长短笛，双簧管和单簧管在人的心中投入魔幻的色彩。一想到这，我现在还在发抖。那章C小调行板使人预感到众亡灵在修道院中祈祷的题材，通过宣布完全是精神上的争斗，使您的舞台加大。我浑身都颤抖了！”

冈巴拉用稳稳当当的手击着琴键，象李斯特那样通过一种内心倾泻有力地发挥了迈耶贝尔的主题。这已不再是钢

琴，而是整个乐队，是召回的音乐之神。

“这是莫扎特的风格，”他大叫大嚷道，“您看这个德国人是怎样摆弄和声，通过怎样技巧娴熟的变调叫可怕的东西一扫而过然后就到了C层音的。我是说地狱！幕启。我看见了什么？唯一我们给予‘地狱般’这个名称的景象，一伙骑士在西西里狂饮作乐。现在，在这段F调合唱中，通过酒神巴克科斯的快板，人类全部激情充分爆发出来。魔鬼牵着我们的每一根绳都动起来了！人在深渊之上跳舞的时候，攫住他们的正是这种快乐，他们自己叫自己头晕目眩。这段合唱包含着怎样的骚动！在这合唱的背景上，生活现实，朴实的市民生活，通过兰博饱含朴实之情的一首G小调歌曲突出出来。那个代表一片碧绿而又丰饶的诺曼底，在酩酊大醉中走来要罗伯特永远记住诺曼底的老好人，有一会他真叫我的心里凉丝丝的。这样，亲爱的故乡的甜蜜以闪烁的一束光亮使黯淡的开端得到了一点缓和。然后那美妙的C大调叙事曲来到，伴以C小调合唱，那样精彩地道出了主题^①。这时，立即响起了我是罗伯特！的声音。王子受到自己臣子的冒犯而狂怒，已经是不自然的怒气。但这怒气马上平息下去，因为伴随着爱丽思充满激情与优美的A大调快板，童年的回忆来到了。您听见那天真无邪的呼喊了吗？天真无邪，一走进这丑陋的悲

① 事实上这一C大调叙事曲是兰博充满朴实之情的一支歌（第一幕，第二场）。紧接着便是罗伯特的喊叫：

太过分了！……叫这个傲慢无礼的臣子住嘴！

我是罗伯特！

剧，就受到迫害！不，不！①”冈巴拉唱道，他会叫他的肺钢琴唱歌。“祖国及对祖国的激情来了！童年及童年的回忆在罗伯特的心中重新开放。现在，母亲的影子挺起身来，伴之以甜蜜的宗教观念！宗教使这美妙的E大调浪漫曲充满生机。这首浪漫曲中，有极优美的旋律与和声朝着歌词推进：

无论在上天还是在地球上，
他母亲都将为他祈祷。②

斗争开始了，一方是不为人知的强大力量，另一方是血管里流淌着地狱之火，能与这种力量抗争的单枪匹马的一个人。为了让您明白这一点，请您听贝尔特朗的上场。这里，伟大的音乐家以间奏形式为乐队镶嵌上兰博叙事曲的重复。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各个部分联系多么紧密！结构多么有力！魔鬼在底下，他隐藏着，跳跃着。爱丽思认出了自己村中圣米迦勒大天使降服的魔鬼③，大惊失色。两种信条的战斗已经摆好阵势。音乐主题即将得到发挥，而且通过多么丰富多采的一个个阶段！每一部靠一曲美妙的宣叙调而突出起来的歌剧都必

① 此处指爱丽思的上场（第一幕，第三场）。爱丽思要求赦免罗伯特。骑士合唱答道：“不，不！他必须受到惩处！”

② 第一幕，第四场。这是爱丽思浪漫曲第一节最后两句。

③ 第一幕，第五场。爱丽思见贝尔特朗上场，吓得发抖：

我们村中，
有一幅图画，
画的是圣米迦勒大天使将撒旦打垮。

她觉得贝尔特朗与那个撒旦十分相象。

须有对抗，格鲁克就创作了一些美妙的宣叙调。这里便是贝尔特朗与罗伯特的对抗。

我怎样苦苦地爱着你，你永远不会知道。①

“这一曲魔鬼般的C小调，贝尔特朗可怕的低音，开始了他的破坏伎俩，将把那个性情暴躁的人所作的全部努力毁掉。这里，我觉得一切都叫人心惊胆战。罪行会找到罪犯吗？刽子手会找到猎获物吗？不幸会将艺术家的天才吞噬吗？疾病会夺去病人的性命吗？守护天使会保护住基督徒吗？现在是终曲，赌博的场面，贝尔特朗挑起罗伯特最可怕的激情去折磨他。罗伯特输个精光，大发雷霆，将一切器物打碎，想把所有的人杀死，将一切投入血与火之中。在贝尔特朗看来，这才确实象他的儿子，他本人也与此相象。贝尔特朗唱的你摔打吧，我一笑置之！②，是多么冷酷的欢畅！威尼斯船歌又将这首终曲的深浅浓淡表现得多么细腻！通过多么大胆的过渡，这个混帐父亲又回到台上，将罗伯特带回赌场！对于那些在内心深处能将各种题材展开，赋予这些题材以音乐家使之传播出去的广度的人来说，这个开端叫人心情十分沉重。在这首伟大的歌唱交响乐中，您既碰不上单调，也碰不上使用同一手

① 第一幕，第六场。这是贝尔特朗的唱词。

② 第一幕第七场。贝尔特朗受到地狱的保护，可以唱出这样的诗句，

发财，或相反，或神佑，
你的怒火没什么了不起！
我抵住你的任性，
你摔打吧，我一笑置之！

段：它既是一个整体，又变化多端，这正是一切伟大而自然的事物的特征。对这首交响乐，只有爱情可以与之对抗。我喘一口气，来到了情场的上层。我听到了伊莎贝尔那清丽而又稍带忧郁的乐句，也听到了分成两部进行模仿的女声合唱，有点西班牙摩尔情调^①。到这里，通过这柔和的色调，可怕的音乐趋于温和，有如一场暴风雨平静下来，发展到那首充满柔情蜜意、音调富于变化的二重唱。这首二重唱与前面的音乐毫无相似之处。在描绘了寻求冒险的英雄好汉阵营的喧嚣之后，这里出现了对爱情的描绘。谢谢您，诗人，时间再长，我的心也受不了啦！假如我在这里没有采摘到法国喜歌剧的雏菊，假如我没有听到善于爱恋和抚慰人心的女子那甜美的玩笑，我是顶不住贝尔特朗重又出现时那可怕的浊重音符的。罗伯特向自己钟爱的公主许诺，要让她在她交给他的刀剑之下得到胜利时，贝尔特朗用如果我允许！^②来答复他的儿子。最美丽的女子的爱情，使赌徒改邪归正。那个叫人心花怒放的西西里姑娘，您不也看见她以及她那对自己的猎物胸有成竹的鹰眼了么？（音乐家找到了多么杰出的演员！）^③对于这个改邪归正的赌徒的希望，对于人的希望，地狱通过给你，诺曼

① 第二幕开始时，场上是宫殿的一个大厅。伊莎贝尔独自一人，唱一首卡伐蒂那咏叹调。然后爱丽思与几个少女来到，因而有合唱。

② 这是第四场的一段旁白。罗伯特向伊莎贝尔保证要打败格拉纳达王子时，由贝尔特朗唱出。

③ 巴尔扎克并未道出演员的名字。在《魔鬼罗伯特》首次演出中，由森蒂-达摩罗夫人扮演伊莎贝尔，勒瓦瑟扮演贝尔特朗，努里扮演罗伯特，拉丰扮演兰博，多律丝小姐扮演爱丽思。

底的罗伯特！那一声极可怕的叫喊^①，用它自己的希望来加以对抗。就《在下一个森林里》^②所写的漫长而美妙的音符，染上了阴森森的恐怖色彩，您不赞赏吗？这里有《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的全部迷人之处，正象在那具有西班牙节奏的合唱^③以及进行曲速度中人们重又见到骑士风格一样。那首快板，四个定音鼓搭配的变调（C，D，C，G）中，有多少独特新颖的东西！召唤骑士比武的音乐，多么优美！那个时代充满英雄气概的生活动态让人一览无余，心灵也深入其中，我仿佛在阅读骑士小说和一首诗。呈示部结束，似乎音乐的潜力已经挖掘净尽了，您从未听过任何与此相似的作品，然而一切又是那么协调。您从哲学家唯一的表述：‘我会幸福还是不幸？’中，从基督徒唯一的表述：‘我将入地狱还是得救？’中瞥见了人类生活。”

冈巴拉说到这里，在合唱的最后一个音符上停顿了一下。他忧郁地将这个音符又延长了一下，站起来，又去喝了一大杯吉罗葡萄酒。刚才饱含激情优美地演奏迈耶贝尔的歌剧使他面色微微苍白，这半非洲式的酒又将他的面部烧得火热。

“为了叫这部乐曲应有尽有，”他又开口说道，“艺术家慷慨大方地送给我们魔鬼能够允许自己唱的唯一的一曲滑稽二

① 这是第二幕第四场，使者给罗伯特送来格拉纳达王子的决斗挑战书时发出的一声叫喊。

② 这是第二幕第四场末尾，罗伯特要求使者为他带路时，使者对他的回答：

来吧，你会在下一个森林里找到他。

③ 这个合唱成为第二幕的第六场及第二幕的终曲。

重唱，那就是对可怜的行吟诗人的引诱^①。他将玩笑与可憎放在一起。在这个玩笑中，艺术作品精彩的怪诞中显露出的唯一现实——爱丽思和兰博纯洁而平静的爱——受到损害，他们的生活将被提前来到的变化所打乱。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感受到使这些滑稽曲调充满勃勃生机的高尚情感，您从中既找不到我们意大利音乐过于眼花缭乱的繁琐，也找不到法国巴黎新桥民谣那种千篇一律的单调。这是具有奥林匹斯山的雄伟壮丽气势的东西。这里有心爱女子的苦笑，与一个正在唐璜化的行吟诗人的惊讶相对。没有这一段伟大高尚的东西，我们可能就要过于骤然地回到歌剧总的色调上去，充满了弱七度音的可怕的疯狂，最后变成不堪入耳的华尔兹并使我们与魔鬼面面相觑^②。

“贝尔特朗的那段降B调主歌从地狱的合唱中突出出来，通过可怕的失望，为我们描绘了掺杂在魔鬼歌曲之中的父爱，是多么强有力^③！爱丽思在降B调间奏中来到，是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过渡！至今这些天使般清新的歌仍在我耳畔回响。难

① 第三幕第一场，贝尔特朗以黄金赠兰博，试图引诱他。

② 第三幕第二场，有魔鬼的合唱从洞穴深处回答贝尔特朗：

乌黑的魔鬼，鬼怪，

让我们忘记神祇。

③ 第三幕第二场，贝尔特朗唱：

啊，我的儿子！啊，罗伯特！

为了你，我至高无上的财富，

我对抗了上天，

可能也会对抗地狱！

道这不是暴风雨之后出现的黄鹂么？整体的伟大思想就这样在细节中一一重新出现，对于魔窟中攒动的魔鬼的骚动，除了爱丽思的‘当我离开诺曼底的时候’^①那美妙的曲调，人们还能用什么与之对抗呢？

“美妙旋律的金线如美妙的希望一般一直贯串于强大的和声之中，为和声绣上花边，而且手法多么巧妙！天才音乐家从未放松牵着他技巧的鼻子走。这里，爱丽思的唱为降B调，然后与升F调相连接，这是地狱合唱的属音。您听到乐队的tremolo^②了吗？在魔鬼的餐厅里，人们在呼唤罗伯特^③，贝尔特朗回到台上。从音乐角度说，这里正是顶峰，是可以与大师们呕心沥血构思出来的最伟大作品媲美的一段宣叙调，降E调的火热争斗，两个大力士，上天和地狱，在这场争斗中充分显示出来。一个用减七度音程道出：对，你认识我！^④另一个用高亢的F调道出：上天与我同在！^⑤地狱与十字架都出现了。然后是贝尔特朗对爱丽思进行威胁，世界上最富感染力的恶之神得意地自我夸耀，一如既往地以个人

① 这是爱丽思第三幕第三场上场时唱的。

② 意大利文：震音。

③ 爱丽思歌唱过程中，人们可以听到地下的合唱在呼叫：“罗伯特！罗伯特！”这一场结尾处，爱丽思到了魔窟附近。舞台表演说明中这样写道：“她颤抖着向右方台口走去，向那里望了一眼。乐队应描绘出她看到的景象。她大叫一声，紧贴在魔窟附近的木头十字架上，亲吻十字架，然后昏厥过去。”

④ 这是贝尔特朗的唱词。

⑤ 这是爱丽思的唱词。

利害为出发点。罗伯特来了，向我们提供了精彩的降A调无伴奏三重唱，在两种敌对的力量与人之间开辟了首次介入。您看，这表现得多么清楚，”冈巴拉说道，一面通过满怀激情的演奏将这一场紧凑地表现出来，打动了安德烈的心。“自定音鼓的四拍开始，音乐如雪崩一般，整个朝这三个音部的战斗滚过来。恶的魔法胜利了！爱丽思逃走^①。然后您听到贝尔特朗与罗伯特的D调二重唱，魔鬼将利爪刺进罗伯特的心脏，撕碎他的心，以便更好地将他据为己有。他把一切手段都用上了：荣誉，希望，永恒无际的享乐，他让一切在罗伯特眼前闪烁。他象耶稣一样，将罗伯特放到寺庙的尖顶上，然后将地上的一切珍宝、恶的珠宝匣指给他看。他玩弄勇气刺激罗伯特，人的美好情感在下列呼喊中爆发出来：

荣誉一直是我故乡骑士
的精神支柱！^②

“最后，为了给作品收尾，歌剧开场的主题再现，这是主歌，很精彩的召魂：

在这冰冷的石碑下长眠的修女们，
你们可听见我的声音？^③

“音乐走完了自己光辉的历程，以D小调纵酒狂欢的活泼快板作为光辉的结束。这确是地狱的胜利！滚动吧，音乐，用

① 这是第三幕第五场的结尾，爱丽思-罗伯特-贝尔特朗三重唱。

② 第三幕第六场，贝尔特朗-罗伯特。

③ 这是第三幕第七场及其终曲，贝尔特朗在圣徒伊莱娜墓地里。

你双层的皱褶将我们裹住，滚动吧，诱惑吧！地狱的强魔们逮住了它们的猎物，将它握在手中，手舞足蹈。这个注定要战胜别人，要统治一切的善魔，现在他可完蛋了！恶魔们兴高采烈，贫困将会扼杀天才，爱情将失去自己的骑士①！”

说到这里，冈巴拉进一步按自己的想法发挥了纵酒狂欢的音乐，即席演奏出巧妙的变奏，并伴以忧郁的歌喉，似乎为的是表达他自己曾经感受过的内心痛苦。

“不被理睬的爱情那美妙的倾诉，你们听见了吗？”他接着说下去，“在奔赴比武场地的骑士们的大合唱之中，伊莎贝尔呼唤罗伯特。第二幕的旋律在这合唱中再度出现，为的是叫人明白第三幕是在鬼神的圈子里结束的。现在又是真正的生活了②。随着罗伯特用符咒带来的地狱美景接近，这合唱平静下来，第三幕的奇观即将继续下去。这时来了强奸二重唱，二重唱的节奏明确表现出一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男人性欲的粗暴，同时，通过如泣如诉的呻吟，公主极力使自己的情人恢复理智。这里，音乐家将自己摆在一个难以驾驭的境地之中，但是，他以歌剧中最微妙细致的一个片断而获胜！在卡伐蒂娜咏叹调《开恩吧，为了你自己！》③中，有多么动听的旋律！

① 第三场以罗伯特屈服于各种诱惑而倒下结束。因此，地狱合唱唱道：

他落入我们手中！

魔鬼，幽灵，

快快来，

我们胜利了！

② 第四幕与第二幕一样，开场时有伊莎贝尔，爱丽思，命妇与少女们。

③ 第四幕第二场，罗伯特试图强奸伊莎贝尔，他唱道：

“女人们个个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在台上被人抱住，被人紧紧抓在手里。只这一个片断大概就可以使歌剧大获成功，因为每个女人都觉得自己在与一个粗暴的骑士搏斗。从未有过如此狂热而又富于戏剧性的音乐。于是全世界义愤填膺痛斥这个被天主弃绝的人。人们可以责备这支终曲，说它与《唐璜》的终曲相象，但是，在情景上大不相同：对伊莎贝尔的高度信任，会拯救罗伯特的真正爱情，在这里都昭示于天下。人家将地狱里的一个强魔送给罗伯特，他轻蔑地拒绝了，而唐璜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何况，对于在莫扎特之后创作终曲的作曲家，这一责备适用于他们中每一个人。《唐璜》的终曲是人们找到的永远适用的一种经典形式。最后，宗教强有力地响起，其声音压倒一切，呼唤一切不幸的人前来以便进行安慰，呼唤一切悔过的人前来，让他们和好。听到合唱唱出：

不幸的人或有罪的人，
快快奔过来④！

全场为之动容。

“在激情汹涌澎湃的可怕喧嚣中，神圣的声音没有被人听

我任凭激情带我走，
伊莎贝尔，你是属于我的！

伊莎贝尔唱道：

开恩吧，为了你自己，
开恩吧，也为了我！

④ 这是第一幕第四场开始时道士的合唱。

到。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它可以以雷霆万钧之力让神圣的天主教轰鸣了，它光焰四射地站了起来。在这里，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见识了那么多和声的珍宝之后，我找到了一条新的纹理，在这里，作曲家遇上了以亨德尔方式写出的重要篇章：《光荣归于上帝！》^①。这时丢魂落魄的罗伯特来到，唱出他那曲令人心碎的《如果我能够祈祷》^②。贝尔特朗在地狱判决的推动下，继续追击他的儿子，使出最后一把力^③。爱丽思来到，使母亲出现^④，于是你们听到大规模的三重唱。歌剧已经一步步走向这个三重唱：灵魂对物质的胜利，善对恶的胜利。宗教歌曲压过了地狱歌曲^⑤，幸福光芒四射地出现。可是，这里，音乐减弱了：我并没有听到幸福天使的齐鸣，也没有听到被解救出来的灵魂为罗伯特与伊莎贝尔的结合而欢呼时发出的神圣的祈祷，而是看到了一座大教堂。我们不应该停留在地狱魔幻的重压之下，我们应该满怀希望走出来。对我这个天主教徒音乐家来说，我需要的是《摩西》的另一篇祈祷。我倒想知道德意志怎样与意大利抗争，迈耶贝尔会怎样做以与罗

① 第五幕第二场。

光荣归于上天！
光荣归于强大无比的上帝！
他将无邪的人
从恶人的圈套中解救出来！

② 第五幕第二场。

③ 这是结束第五幕第二场的重头曲调。

④ 第五幕第三场，爱丽思从怀中取出罗伯特的母亲贝尔特的遗囑。

⑤ 第五幕第三场说明：人们仍听到可怕的音乐在远处轰鸣，但是继之而来的是天堂歌曲和宗教音乐。

西尼争个高低。不过，虽然有这个微不足道的缺点，作者仍可以说，听了五个小时这样紧凑的音乐之后，比起音乐佳作来，一个巴黎人还是更喜欢布景！你们听到了对这部作品的欢呼，它会演上五百场！如果法国人听懂了这部音乐……”

“那是因为这部音乐提出了一些概念，”伯爵说道。

“不是，那是因为这部音乐很有权威地呈现出多少人送了命的那些争斗的景象，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回忆与此联系起来。我这个倒霉蛋，若是听到了我多少次梦寐以求的仙界声音的呼喊，我也会心满意足的。”

顿时冈巴拉堕入了音乐的出神入化之中，即席唱出安德烈大概从未听过的最富有旋律而又最和谐的卡伐蒂娜咏叹调来。那真是仙乐般的歌曲，又唱得优美动听，其主题之优雅动人可与《O fiffi et filiae》^①相提并论，而又充满了只有最高的音乐天才才能找到的装饰音。伯爵佩服得五体投地：乌云消散，露出了蓝天，天使面孔出现并掀开了遮盖圣殿的帷幕，万道金光洒下来。不久，室内一片静寂。伯爵再听不到一点声音，大吃一惊，定睛望望冈巴拉。冈巴拉双眼直瞪，摆出鸦片烟鬼的姿态，嘴里正结结巴巴地道出“上帝”这个词来。伯爵等待着作曲家从他借着灵感那绚丽多采的翅膀飞升而至的魔幻国度里飞下来，决心用作曲家从那里带回的光再启发启发他。

“对了，”他又将一满杯递给作曲家并与他碰杯，说道，“您

① 拉丁文：《噢，儿女们！》——欢庆耶稣复活的一首复活节宗教歌曲。

看到了这个德国人根本不管什么理论，而创作出一部精彩的歌剧，而写原理的音乐家却可能象文学批评家一样，是些拙劣的作曲家。”

“这么说来，您是不喜欢我的音乐作品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如果您不着眼于表达概念，如果您不把音乐原理推至极端——这使您超越了目标，而是只打算在我们心上唤起感觉，说不定您的作品能更好地为人所理解，不管怎么说，您并没有选错志愿。您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怎么！”冈巴拉道，“二十五年的研究都毫无用处！我已经掌握上天的语言，却必须学习凡人那不完美的语言！啊！如果您说得有道理，那我是活不成了……”

“不，您决不要如此……您伟大而又本领高强，您会重新开始生活，我嘛，我会支持您。我们会提供一个富翁和一个艺术家相互理解、高尚而罕见的结合的范例。”

“您可是说真心话？”冈巴拉突然惊呆了，说道。

“我已经对您说过，比起当音乐家来，您更具有诗人的气质。”

“诗人！诗人！这总比一钱不值强。请您告诉我真话，莫扎特与荷马，您对他们哪一个评价最高？”

“我同样地佩服他们两个人。”

“以名誉担保？”

“以名誉担保。”

“哼！又是一句空话。迈耶贝尔和拜伦，在您看来类乎

什么？”

“您这样将他们两人并列，已经对他们作出了评价。”

伯爵的马车已经备好，作曲家与他那高贵的医生迅速地走下楼梯的台阶，不一会就到了玛利亚娜的住处。走进房门，冈巴拉投入自己妻子的怀抱。妻子后退了一步，扭过头去。丈夫也后退了一步，歪在伯爵身上。

“啊，先生，”冈巴拉用低沉的嗓音说道，“至少得由着我去干我为之着魔的事。”之后他垂下头，跌倒在地。

“您干的什么好事？他烂醉如泥了！”玛利亚娜朝那躯体看了一眼，大叫一声。目光中，怜悯与厌恶在搏斗。

伯爵在随身男仆帮助下将冈巴拉扶起，安顿在床上。安德烈走出房门，快乐得心花怒放。

第二天，伯爵任凭自己平时拜访的时间白白过去，他开始担心是否自己在自欺欺人，是不是将阔绰和智慧有些过高地卖给了那对贫寒夫妻，他们的平静从未被打破过。

吉亚迪尼终于出现，送来了玛利亚娜的一封信笺：

“来吧，”她写道，“祸事没有您希望的那么严重，狠心的！”

“阁下，”安德烈更衣时，厨师说道，“昨天晚上，您待我们真是好极了。可是，您也得承认，除了您那些酒很棒以外，您那位膳食总管给我们上的菜里面，没有一个够格摆上真正美食家的桌子。我想，您也不会否认，您赏光坐在我的饭桌上那天，在我家给您上的菜，包含着昨天玷污您那华贵餐具的所有菜肴的精华。所以，今天早上我醒过来时，就想到您曾经向我许下诺言，要给我找一个主厨的位置。我现在已经将自己视

为您家的随员了。”

“几天以前，我脑子里也这么想过，”安德烈回答，“我已经与奥地利使馆的秘书谈过您。从现在起，您觉得什么时候合适，您就可以翻越阿尔卑斯山了。我在克罗地亚有一座城堡，我自己难得去一次。您在那里身兼门房、膳食总管和主厨，薪俸是二百埃居。您妻子也享受这样的待遇，城堡中其余的活便是她的。您可以 *in anima vili* ①，也就是说，拿我那些仆从的胃进行实验。这是一张凭单，到我的钱庄老板那里去取您的路费。”

“阁下，”他对伯爵说道，“我接受这张凭单，却不接受那个位置。放弃我的艺术，谢绝口味最精的美食家的评断，那简直是叫我丢人现眼！最高明的美食家肯定是在巴黎。”

安德烈在冈巴拉家中出现时，冈巴拉站起身，走上前来迎接他。

“慷慨大方的朋友，”他以最坦率的表情说道，“昨天，要么是您滥用了我器官的弱点来耍笑我，要么是您的头脑也不比我的头脑更经受得住咱们拉丁国家美酒气味的熏蒸。我希望停留在第二种假设上，宁愿怀疑您的肠胃而不是怀疑您的心地。不管怎么样吧，我从今永远放弃用酒了，饮酒过量昨天晚上叫我干了不少不可原谅的荒唐事。当我想到我差一点……（他向玛丽亚娜投过惊惧的一瞥）。至于您叫我听的那部糟糕透顶的歌剧，我已经仔细考虑过了，那无非是用普普通通的办

① 拉丁文：无价值的灵魂。一般指供实验用的动物。

法制作的音乐,无非是音符堆成的山,verba et voces ①。是我畅饮的琼浆玉液里的渣滓将我听到的音乐变成了仙乐!那无非是些不连贯的句子,其出处我都认得出来。《光荣归于上帝》那个片断与亨德尔的一个片断有些相象,骑士去打仗那段合唱与《白衣夫人》②里的苏格兰曲调相近。总而言之,这部歌剧之所以那么叫人喜欢,正是因为其音乐是一切人的音乐拼凑而成,所以很大众化。亲爱的朋友,我要离开您了,自今天早晨起,我头脑里就有几个念头在转,只要求借助于音乐的翅膀飞回上帝身边。可是我又想见您,和您谈谈。好,再见吧,我要去向缪斯女神请求宽恕了。今天晚上咱们一起吃晚饭,但是一滴酒不喝,至少我是如此。啊!我算下了决心了……”

“那我就不抱希望了,”安德烈红着脸说道。

“啊!您倒叫我清醒了,”玛丽亚娜大叫道,“我再也没敢盘问他。朋友!朋友,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他不愿意把病治好。”

六年以后,一八三七年一月,大部分不幸将自己的管乐器或弦乐器弄坏了的艺术家,都把这些乐器送到寒衣街一所破旧丑陋不堪的房屋里去修理。在那所房屋的六层楼上,住着一个名叫冈巴拉的意大利老人。五年来,这位艺术家被妻子抛弃,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碰上了许多倒霉事。他指望能发财致富的一件乐器,被命名为“泛谐音琴”的,被法院在沙特

① 拉丁文:陈词滥调。语出贺拉斯。

② 《白衣夫人》,博依勒吉越的喜歌剧,剧本作者为斯克里布,于一八二五年创作。

菜广场强行拍卖。同时拍卖的还有相当数量的乐谱纸，上面涂满了音符。拍卖的第二天，这些乐谱就在中央菜市场用来包黄油、生鱼和水果了。这个可怜人所说的三部伟大歌剧就这样分散在巴黎各处，被二道贩子的货摊所吞噬。一个从前当厨师、现在成了出售饭店的残羹剩饭的普通小商贩的那不勒斯人却说这三部歌剧是一堆废纸。这都无关紧要，房主的房租倒是都付清了，执达吏的费用也付清了。年迈的那不勒斯人向寒衣街的暗娼们出售城里最丰盛的宴席的剩余物，据他说，冈巴拉太太跟一个米兰大老爷私奔，到意大利去了，而且谁也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十五年的穷日子她过够了，现在反倒以极度的奢侈把这个伯爵弄得倾家荡产也说不定。他们二人是那样倾心相爱，这那不勒斯人一辈子还没见过这般激情的范例。

正是这个一月底前后的一天晚上，小商贩吉亚迪尼正与来买夜宵的一个暗娼谈论那位美若天仙的玛利亚娜。她是那么纯洁，美丽，高贵，忠诚，“可是最后干的事也和其他所有的女人一样。”就在这时，暗娼，小商贩和他的老婆影影绰绰看见街上有一个女人，消瘦，面孔黧黑又风尘仆仆，象神经紧张而又到处游动的一具骷髅。她在查看门牌号码，极力辨认一所房屋。

“Ecco la Marianna,”^①小商贩说道。

玛利亚娜认出了这个可怜的小贩就是原来的饭馆老板、

^① 意大利文：看，是玛利亚娜！

那不勒斯人吉亚迪尼，却不知道他遭到什么不幸竟然沦落到开贩卖残羹剩饭的小铺子的地步。她进门坐下，因为她刚从寒衣街来。她白天已经步行了十四法里^①，从都灵^②到巴黎沿途乞讨。她把这可怕的三重唱吓坏了！她往日的姿色，如今只剩下两只美丽的眼睛，但已有了毛病，失去了光彩。她遇到的唯一一件忠实的事情，便是不幸。年迈而心灵手巧的乐器修理匠看到她走进来，快乐得无法形容，对她热情接待。

“你回来了，可怜的玛丽亚娜！”他满怀善意地对她说道，“你不在的时候，他们把我的乐器和歌剧都给卖了！”

为回头的浪子宰肥牛当然很难做到，但是吉亚迪尼给了一份剩下的鲱鱼，那个妓女出钱买了葡萄酒，冈巴拉献出自己的面包，吉亚迪尼太太铺上桌布，然后这些类型各不相同的倒霉蛋在作曲家的阁楼里吃了夜宵。有人向玛丽亚娜询问她的艳史，玛丽亚娜拒不回答，只是抬起她那美丽的眼睛望着天，低声向吉亚迪尼说：“他与一个跳舞的结婚了！”

“以后你怎么生活呢？”妓女问道，“这一段经历已经要了你半条命，而且……”

“使我衰老了，”玛丽亚娜道，“不，其实，既不是因为劳累，也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伤心。”

“原来如此！为什么你一个字也不给你的爷们写呢？”妓女问道。

玛丽亚娜只用一瞥作为回答，这一眼触动了妓女的心。

① 指法国古里，一里约等于四公里。

② 意大利城市。

“她很高傲，对不起，还太少呢！”她大叫起来。“这于她又有何益？”她附耳对吉亚迪尼说。

那一年，艺术家对自己的乐器都十分当心，修理乐器的活计根本不够这对可怜夫妻的花费。妻子靠做针线也赚不了几个钱，夫妻俩到社会的最底层去运用自己的天才，也只好认了。他们两人在薄雾中出门，到爱丽舍田园大道去卖唱。他们唱二重唱，可怜的冈巴拉用一把蹩脚的吉他伴奏。为这样的远征，她的妻子头戴蹩脚的薄纱面纱。路上，她把丈夫领进圣奥诺雷城关的一家杂货铺里，叫他喝上几小杯烈性酒，把他灌醉，不然他就会弹唱得一塌糊涂。面对着稳坐在椅子上的有闲阶层，他们站下，然后，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之一，现代音乐不为人知的俄耳甫斯^①，便弹起他自己创作的乐章中一些片断来。这些片断是那样精采，他们竟然能从漠然的巴黎人那里逼出几个铜子来。偶尔有个滑稽戏的爱好者坐在那里，辨别不出这些片断选自什么歌剧，正好那妻子扮成希腊女司祭模样，向他伸过装瓶子的金属波纹旧盘子讨施舍，便向她发问。

“亲爱的，这段音乐，你们从哪儿取来的？”

“从歌剧《穆罕默德》，”玛丽亚娜回答。

①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曾随伊阿宋航海去觅取金羊毛，一路上借助音乐战胜重重困难。他的妻子死后，他追到阴间。冥后珀耳塞福被他的琴声感动，答应他把妻子带回人间，条件是他在路上不得回顾。当他快要走回地面时，想回头看看妻子是否跟在后面，结果前功尽弃。

因为罗西尼曾为一部叫《穆罕默德二世》的歌剧^①作曲，这位业余爱好者便对陪同他前来的妻子说：“我们还未曾见识过的罗西尼的歌剧，人们不想到意大利剧院去给我们演，多么遗憾！你看，这自然是美妙的音乐。”

冈巴拉微微一笑。

几天以前，这一对安于命运的贫寒夫妻所住的阁楼，要交三十六法郎这微不足道的数目的房租了。妻子灌醉丈夫以便使他演奏成功的烈性酒，那杂货店老板也不愿意赊账了。于是冈巴拉演奏得一塌糊涂，有钱人的耳朵不领情，带波纹的金属盘子回来时空空如也。这天晚上九点钟，意大利美女玛西米拉·迪·瓦雷泽亲王夫人^②可怜起这两个可怜的人来，给了他们四十个法郎。从妻子致谢的模样，她认出这女子是威尼斯人，便询问起他们的情形。埃米里奥亲王问起他们不幸的始末，玛丽亚娜毫不怨天尤人地讲了出来。

“夫人，”冈巴拉那天没有醉，他最后说道，“我们受了自视清高的害。我的音乐很美，但是，当音乐从感觉过渡到意念的时候，只能以天才人物为听众，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扩展这些意念。我的不幸来源于我听过天使的音乐会以后，便相信人

① 罗西尼作曲的《穆罕默德二世》，于一八二〇年在那不勒斯首演，一八二六年在法国演出，剧名改为《科林思之围》。这部作品讲的是十五世纪奥托曼帝国第七个皇帝穆罕默德二世的事，与冈巴拉创作的歌剧毫无关系。

② 此人就是《玛西米拉·多尼》中的卡塔内奥侯爵夫人。一八二〇年侯爵死后，玛西米拉·多尼与埃米里奥结了婚。一八三七年，她差不多是四十岁。

是可以听懂这种音乐的。女子也会碰上这样的事，爱情在她们身上采取崇高的形式表现出来时，男人就再也理解不了她们了。”

这一句话就值玛西米拉刚才给的四十法郎，所以她又从钱包里取出一枚金币，同时告诉玛丽亚娜说要给安德烈·马尔科西尼写信。

“请不要给他写信，夫人，”玛丽亚娜道，“愿上帝使您永远美丽。”

“咱们把他们承担起来吧？”亲王夫人问丈夫，“因为这个男子一直忠于被我们扼杀了的理想。”

看见那枚金币，年迈的冈巴拉落下泪来。接着，他从前从事的科学研究有一件记忆模糊的事来到脑海中。可怜的作曲家一面拭泪，一面说了一句话：“水是烧焦了的物体。”

此情此景，使这句话格外动人。

一八三七年六月^①于巴黎。

袁树仁 译

① 此日期系后加。是否巴尔扎克记忆有误？因为这既不是写初稿的时间（五月以前结束），也不是完成的时间（七、八月间）。人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作者的一种意图，巴氏想标出，从六月份起，这部作品才算真正存在。

绝对之探求

献给闺名杜迈克的约瑟芬·德拉诺瓦夫人^①

夫人，但愿上帝使这部作品的生命比我的生命更长；这样我对您怀有的感激（希望它抵得上您对我近乎生母的亲情）在我们的感情终结之后仍将存在。通过我们作品的生命延长情感存在的高尚特权足以抚慰（倘若有人对此确信无疑）以夺取该特权为宏愿的人付出的全部艰辛。^②故我再重复一遍：但愿如此！

德·巴尔扎克

杜埃的巴黎街上有幢房子，它的外表、内部布局和细节比其他任何住宅更多地保留了弗朗德勒古建筑的特点，这些古建筑那样稚拙地与这一美好地区的淳朴民风相适应；在描写这幢房子之前，为了作家们的利益或许有必要来一番说教作铺垫，某些无知和贪婪的人对此会提出异议，他们想体验激动

① 约瑟芬·德拉诺瓦夫人是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帝国初期的军粮供应官达尼埃尔·杜迈克之女。杜迈克与巴尔扎克两家为世交，约瑟芬经常给作者以忠告和金钱上的帮助，被后者视为“第二位母亲”，

的情绪，却不接受产生它的根由，想要花儿却不要种籽，想要孩子却不要妊娠。艺术难道应该比造化还强吗？

人类生活中的事件，无论是公共生活抑或私生活，与建筑术的联系那般密切，以致大多数观察家可以根据公共纪念建筑物的颓垣断壁或通过对传家宝的鉴定，恢复民族习俗或个人习惯的全部真相。考古学之于社会性，相当于比较解剖学之于有机性。一块马赛克揭示出整整一个社会，正如一架鱼龙骸骨暗示了全部的创造。从两个方面，一切互相演绎，一切环环相扣。原因使人猜想到后果，正如每个后果可以追溯到一个原因。学者甚至因此使古老的树瘤复活。当作家忽发的奇想没有歪曲建筑的要素时，对建筑的描写之所以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原因大概正在于此；每个人不是都可以通过严格的演绎把它与过去联系起来吗？而对人来说，过去与未来象得出奇：对人讲过去，不几乎总等于对他讲未来吗？最后，对生命流逝之地的描绘很少不使每个人回想起落空的心愿或如鲜花般盛开的希冀。隐秘意愿落空的现时和可以实现这些意愿的未来之间的比较，是伤感或甜蜜的满足永不枯竭的源泉。因此，看到描绘弗朗德勒生活的图画，如果陪衬部分画得逼真，人们几乎不可能不为之动容。为什么呢？或许在各种生存方式中，这是最能消除犹豫不决的生存方式。它有一切节日，家庭的所有纽带，它有证明舒适绵长不断的富裕殷实，和与至福相仿的安宁；但它尤其表现出幸福的平静和单调，这种幸福天真地耽于声色之乐，享受始终迎合欲望，结果窒息了欲望。无论富于情感的人多么珍视感情的汹涌澎湃，他看到社

会天性的图景时决不会无动于衷，在这些图景中，心脏跳动得那样有规律，以致被那些浮浅的人斥为冷漠。与持久的均等力相比，群众一般更喜欢漫溢的非正常力。群众既无时间又无耐性发现隐藏在单一外表下的巨大力量。所以，为了打动被生活的潮流卷走的群众，激情如同大艺术家，除去比目标走得更远外别无他途，米开朗琪罗、比昂卡·卡佩洛、德·拉瓦利埃小姐^①、贝多芬和帕格尼尼^②正是这样做的。只有工于心计的人才认为决不该超过目标，他们只尊重在凡事镇静自若、令超群出众者着迷的完美实现中留下标记的潜在性。而本性节俭的该地人民采纳的生活方式完全符合群众对公民和市民生活梦寐以求的幸福条件。

最美妙的物质性在弗朗德勒的一切习惯中打下了烙印。英国的舒适呈现出干巴巴的色彩，生硬的情调；而弗朗德勒家家户户老屋的内部以柔和的颜色、真正的纯朴悦人眼目；它意味着劳而不累；烟斗表明对那不勒斯 *far niente*^③ 的成功的实践；其次，室内显示出艺术的宁和感，它最必要的条件耐性，和使艺术创作历久不衰的因素认真。弗朗德勒人的性格就包含在耐性和认真这两个字眼中，它们似乎排斥诗歌丰富多采的细腻表达，使该地的风俗和它的辽阔平原一样平板，和它的雾濛濛的天空一样阴冷。不过事实决非如此。文明大展其威，

① 德·拉瓦利埃小姐(1644—1710)，路易十四的宠姬，失宠后出家当了加尔默罗会修女。

②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作曲家，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③ 意大利文：闲逸，无所事事。

改变了那儿的一切，甚至气候的作用。倘若留心观察地球上不同国家的出产，人们首先会惊讶地看到温带地区的产品特别呈现出灰色和浅黄褐色，而最鲜艳的色彩可以识别热带国家的产品。风俗大概必然符合这条自然的法则。昔日以棕色为主、注定为单一色彩的弗朗德勒，找到了通过政治风云在煤烟色的环境中大放异彩的办法，这些政治风云使弗朗德勒先后屈从于勃艮第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并使它与德国人和荷兰人称兄道弟。它保留了西班牙奢华的猩红袍，闪光的锦缎，效果强烈的壁毯，羽毛，曼陀林和彬彬有礼的举止。它用布匹和花边从威尼斯换回了神奇的玻璃器皿，酒盛在里面闪闪发光，似乎味道更醇厚。它保存了——照一句民谚的说法——在一只斗里也要走三步的奥地利式繁文缛节的外交。与印度的贸易，得以向本地倾销中国的怪诞发明和日本的奇妙玩意儿。然而，尽管弗朗德勒耐心地积攒一切，承受一切，从不奉还，但它只能被视为欧洲的总货栈，直至烟草的发现用缕缕轻烟把民族风貌的分散特点粘连在一起。从此，尽管领土东零西散，弗朗德勒人民依赖烟斗和啤酒生存于世。

靠一贯的克勤克俭吸收了主子或邻国的财富和思想之后，这个天然颜色灰暗和毫无诗意的地区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活和富于特点的风俗，似乎没有沾染上奴性。在那里艺术抛却一切理想性，仅仅再现形式。因此，你们既不要向这个造型诗歌的祖国要求喜剧的插科打诨，富于戏剧性的情节，也不要向它要求史诗和颂歌豪放的长吟，或者音乐的天才；但她有许多的发现，许多耗费时间和灯油的一本正经的讨论。在那

里一切都打上世俗享乐的标记。那里的人专看现在，思想上那样认真顺从地为生活服务，在任何事业上都没有越出现实世界一步。该地人民对未来的唯一设想是某种政治上的和谐，他们的革命力量来自在餐桌上自由自在，以及在steedes^①挡雨披檐下悠然自得的家居生活的愿望。财富唤起的舒适感和独立精神在那里比在其他地方更早地孕育出此后折磨欧洲的自由需要。因此，弗朗德勒人思想的持之以恒和教育给予他们的执拗顽强，过去把他们造就成在捍卫自身权利的斗争中令人生畏的人。该地人民无论做什么都不半途而废，盖房子、做家具也好，筑堤坝、学文化或造反也好。因而他们保持着对所从事工作的垄断。织花边——耐心的农业劳动和更为耐心的工业劳动——、织布与祖传产业一样世代相袭。如果需要描绘体现在最纯粹的人身上的坚定不移，那么或许该取荷兰一位好市长的肖像，他和以往那样多的市长一样，可以为了汉萨同盟^②的利益象布尔乔亚一般默默无闻地死去。本篇故事开场时，杜埃仍有最后几户人家保持着这种淳朴生活的特点，它的甜蜜诗意自然重现于对其中一户的描写中。

可惜的是，在北方省的所有城市中，杜埃的现代化程度最高，革新观念最迅速地取得了成果，对社会进步的爱传布得最广。在那儿，老建筑物一天天消失，古老的风俗被人淡忘。巴黎的气派、时尚、服装式样成为主流；弗朗德勒旧时的生活不

① 荷兰文：房屋。

② 汉萨同盟，中世纪北欧诸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

久将留给杜埃人的仅仅是待客的热忱殷勤，西班牙式的彬彬有礼，荷兰的富裕和清洁。白石头的公馆将取代砖房。荷兰形式的豪华将让位于法国时新服饰用品瞬息万变的雅致。

本篇故事的各个事件发生在一幢差不多位于巴黎街中间的风子里，二百多年来它在杜埃一直被称作克拉埃公馆。梵·克拉埃过去是最著名的工匠家族之一，荷兰正是靠这些工匠保持了好几种产品的贸易霸权。多年来，克拉埃世代在根特城充任强大的织工行会头领。当这座大城市奋起反抗意欲取消该城特权的查理五世时，最富有的一位克拉埃受到很大牵连，他预感大祸临头，又不得不与行会会员们共患难，于是趁皇帝的部队围城之前，秘密地把妻儿和财产送到法国保护起来。不出织工行会理事所料，他和另外好几位布尔乔亚没有投降，作为叛乱者被绞死了，而实际上他是根特独立的捍卫者。克拉埃及其行会会员之死结出了果实。后来这些无用的酷刑使西班牙国王丧失了他在荷兰的大部分领地。在所有播在土里的种籽中，烈士洒下的鲜血最迅速地得到收获。当腓力二世^①惩罚反叛直至第二代，把铁的权杖伸向杜埃时，克拉埃家与高贵的莫利纳家族联姻，保存了他们的庞大财产，莫利纳家族的长系当时很穷，致富后赎回了在莱昂王国^②仅仅名义上占有的努罗伯爵领地。

十九世纪初年，克拉埃家族几经变迁——对这些变迁不

① 腓力二世（1527—1598），查理五世之子，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的国王。

② 中世纪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王国。

值一顾——，在杜埃定居的一支以努罗伯爵巴尔塔扎尔·克拉埃-莫利纳先生为代表，他坚持简单地自称为巴尔塔扎尔·克拉埃。他的祖先积攒了万贯家私，推动了千百种职业，在杜埃区给巴尔塔扎尔留下了岁入约一万五千利勿尔的地产，和巴黎街的那幢房子，其中的家具也值一大笔钱。至于莱昂王国的属地，它引起了弗朗德勒的莫利纳和该家族留在西班牙的支系间的一场官司。莱昂的莫利纳赢得了领地，取得了努罗伯爵的封号，尽管惟独克拉埃有权享有该封号；但是比利时布尔乔亚的虚荣胜过卡斯蒂利亚的傲慢。因此，平民国家建立后，巴尔塔扎尔·克拉埃为了在根特的显赫名声，把西班牙贵族的破衣烂衫撇在一边。流亡家庭怀着那样强烈的爱国感情，直至十八世纪的最后时日，克拉埃们仍然忠于自己的传统、风俗和习惯。他们只与最纯粹的布尔乔亚家庭联姻；未婚妻一方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城镇地方助理长官或市长，才被他们的家庭接纳。最后，他们到布鲁日、根特、列日或荷兰去挑选妻子，以使家庭的习俗永世长存。上个世纪临近结束时，他们的圈子越来越窄，只限于七八家议员贵族家庭，这些家庭的生活习惯，大褶长袍，半西班牙式的庄重威严，与克拉埃家的习惯协调一致。该城居民对这家人怀着宗教般的崇敬，这在他们有如一种成见。克拉埃家一贯的诚实，没有污点的正直，始终不变的礼仪，把他们变成与盖扬节^①一样根深蒂固、并充

① 盖扬节，当地的民间节日，节日的起源尚有争议。过节时人们抬着巨人模型游行，巨人即盖扬先生、盖扬太太和他们的孩子们。杜埃人喜欢自称为“盖扬的后裔”，至今盖扬节仍组织各种游艺节目，历时一周。

分表现在克拉埃公馆这个名称中的一种迷信。老弗朗德勒的精神整个体现在这所住宅中，它向布尔乔亚古迹的爱好者提供了中世纪富有的布尔乔亚为自己建造的简朴房屋的典型。

房屋正面的主要装饰是一个有两扇门扉的橡木门，门上的钉子排成梅花形，克拉埃们出于高傲要人在钉子中央雕刻了两只成对的梭子。门洞用沙岩砌造，上端呈尖拱形，顶着一盏上面竖着十字架的小提灯，里面看得见一座正在纺纱的圣女热内维埃弗的小雕像。尽管岁月使门和提灯的精巧工艺黯然失色，但住宅仆人精心的照管使过往行人看得清一切细节。由一根根连接起来的小圆柱组成的门框保持着深灰的颜色，闪光发亮，使人以为涂了清漆。楼底层，门的两侧各有两扇窗户，与房子所有的窗户相似。白石窗框在窗台下形成一个华丽的贝状饰，上方是两个被十字隔开的拱孔。这个十字把窗玻璃分成四个不等的部分，横档置于适当高度以形成一个十字形，使窗户下端两侧的大小几乎等于因拱腹弯成圆形的上端的两倍。双拱孔有三排砖作装饰，一排比一排突出，每块砖交替凸出和凹进大约一寸长，勾勒出希腊的方形回纹饰。小块菱形窗玻璃嵌在漆成红色的极细的铁拱肋中。用砖砌成、用白砂浆填缝的墙壁，每隔一段距离便在墙角用石块带层加固。二楼开了五扇窗；三楼只有三扇，阁楼靠一个分成五格的大圆窗洞采光，窗洞用砂岩围了一道边，开在山墙勾勒出的三角楣中央，如同天主教堂正门上的圆花窗。房脊上竖着一支卷着亚麻的纺锤权作风标。由山墙形成的大三角的两侧被台阶一样的东西方方正正地割成锯齿状，直至二楼的顶饰，在

那儿，一头怪兽的大嘴里吐出的雨水从房子左右两侧落到地面。房子底部，一层砂岩形如一级台阶。最后，古老风俗的最后遗迹，门的每一侧，两扇窗户之间，临街有扇箍着大铁条的木翻板活门，掀开翻板可以进入地窖。房屋正面建成后，每年要仔仔细细清扫两次。如果接缝处缺了一小块灰浆，洞立刻就给堵上。窗户、窗台、石头，一切都打扫得纤尘不染，赛过巴黎最珍贵的大理石像。所以说房屋正面没有任何衰败的迹象。尽管墙砖破旧，颜色变深，但它象收藏家珍爱的一幅老画，一本旧书那样保存完好。倘若不受如钟罩般扣在我们头上的大气层气体的影响，它将始终是崭新的，这些气体的危害对我们本身也构成了威胁。弗朗德勒多云的天空，潮湿的气候和狭窄的街道投下的阴影，常常使这座建筑物失去精心保持的清洁所带来的光泽，况且这清洁使它变得冰冷，看上去很凄凉。一位诗人可能喜欢提灯孔里有几株草或砂岩的锯齿上长些苔藓，他可能期望这一排排砖裂开缝隙，期望在窗户的拱孔下，一只燕子在作为点缀的三个红格子里筑起自己的窠。因摩擦而磨损了一半的房屋正面建造完美，外观清洁，使它看上去呆板正派，体面可敬，倘若对面住着一位罗曼蒂克的人，他自然会搬家。当来访者拉一拉垂在门框边用铁丝编的铃绳，女仆从房内出来给他打开中间装着小栅栏的门扇时，门扇因自身重量的惯力立即从手中滑脱，重新关上，在宽敞的石板游廊的拱顶下和深宅大院里发出低缓沉重的声音，仿佛门是青铜铸成的。这条绘出大理石花纹的游廊始终十分凉爽，撒了一层细沙，它通向一个铺着暗绿色宽瓷砖的正方形大内院，左

边是存衣处、厨房、下房；右边是柴房、煤库以及附属建筑，它的门窗墙壁点缀着收拾得纤尘不染的图案。日光从画着白色小线脚的四堵红墙间筛过，闪着粉红色的折光和色调，给雕饰和微小的细节增添了神秘的风韵和奇幻的外表。

庭院深处矗立着第二幢房子，与临街的那座建筑物一模一样，它在弗朗德勒被称作后区，仅供家人居住。在底层，第一间屋子是会客室，靠院子一侧的两扇窗和临花园的另外两扇窗采光，花园的宽度与房屋相等。两扇平行的玻璃门，一扇通花园，另一扇通庭院，都与街门相通，外人一进门就能对整个住所一览无遗，一直看到花园深处的一片叶丛。前面的住宅用来待客，三楼是客房，自然收藏着艺术品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但在克拉埃们眼中，或据行家的判断，什么都比不上装饰两个世纪以来度过家庭生活的那间屋子的财宝。为根特的自由事业而死的那位克拉埃，如果史学家遗漏了一笔，没提他制造强大无比的威尼斯商船队所需的船帆，挣了将近四万银马克，那么大家就会太小瞧了这位工匠；克拉埃与著名木刻家，布鲁日的梵·赫伊絮姆^①是朋友。艺术家曾多次得到工匠的资助。根特人造反前的一段时间里，发了财的梵·赫伊絮姆秘密地用实心乌木为友人刻了一套细木护壁板，表现啤酒酿造者、一度在弗朗德勒称王的阿特威尔德^②一生的主要

① 可能是指梵·赫伊絮姆（1659—1716），大画家梵·赫伊絮姆（1682—1749）的父亲。

② 阿特威尔德（约1295—1345），十四世纪弗朗德勒人的领袖，在百年战争即将发生的阶段起过领导作用。他出身于根特的中产阶级，并非如巴尔扎克所说是啤酒酿造者。

场景。由六十块护壁板组成的饰面大约容纳了一千四百个主要人物，被视为梵·赫伊絮姆的扛鼎之作。查理五世决定在进入他出生的城市那天绞死一批布尔乔亚，据说负责看守他们的军官向梵·克拉埃建议，假若他奉送梵·赫伊絮姆的这件作品就让他逃走；但织布匠已把它送往法国。会客室整个装上了这些护壁板，梵·赫伊絮姆出于对烈士亡灵的敬意，亲自来为护壁板安装漆成杂有金线的云青色的木框，因此会客室是这位大师最全面的作品，如今最小一块的价格几乎相当于同等重量的黄金。壁炉上方，提善画的身着 Parchons^① 法庭庭长制服的梵·克拉埃，似乎仍在指引这个把他奉为伟人的家庭。原先用石头砌成、炉台很高的壁炉，在上个世纪改用白色大理石重建，上面放一架老挂钟和两个俗气的、形状扭曲的五枝实心银烛台。四扇窗上挂着红锦缎黑花白绸衬里的大窗帘，同种料子做面的家具是路易十四治下更换的。显然新式的地板，用橡木条镶边的大块白木板拼成。由好几个椭圆形装饰框组成的天花板没有改动，保留着荷兰橡木的棕褐色，装饰框顶部是梵·赫伊絮姆雕镂的一个怪面饰。会客室四角立着断柱，柱顶有与壁炉一样的烛台，一张圆桌占据会客室的中央。沿墙对称地摆着几张牌桌。本篇故事开场的时候，两张白大理石贴面蜗形脚的包金桌子上，有两个盛满水的玻璃球，里面红色、金色或银色的鱼在沙子与贝壳的河床上游来游去。这间屋子既明亮又阴暗。天花板必然吸收亮光，却不反

① 瓦隆文：遗产分配。

射任何光线。临花园一侧日光充足，在乌木刻纹上撒下点点金光，从庭院一侧窗户只射进微弱的光线，勉强照亮印在对面墙壁上的金线脚。因此天气晴朗时金碧辉煌的会客室，通常布满秋阳倾泻在森林树梢的那种柔和色彩和忧郁的红棕色调。继续描写克拉埃公馆是没有必要的，虽然本篇故事的好几个场面必将在它的其余部分发生，此刻需要了解的只是它的主要布局。

一八一二年将近八月末的一个星期天，晚祷后，一位女子坐在临花园一扇窗前的安乐椅里。阳光斜照在房上，形成一条横贯会客室的侧向光带，变为奇怪的折光消逝在庭院一侧墙的细木护壁板上，并把这位女子包围在打直裰的锦缎窗帘投射的大红光区里。一个在此刻临摹该女子的平庸画家，肯定会画出一件面部充满痛楚和伤感的引人注目的作品。身体的姿势和两脚朝前伸的姿势，显出一个精力集中、执著于一个想法而失去自我存在意识的人的疲惫；她追随该想法在未来的辐射，正如人们常常在海边观看一道阳光穿透云层，在天际划出一条光带。这位女子的两手垂在安乐椅的把手外面，头部仿佛过于沉重，靠在椅背上。一件十分宽大的白色轧光细洋纱长袍，让人判断不出身体各部分的比例，短上衣掩在一条在胸前交叉、随便打个结的披肩的褶裥里。比起身体的其余部分，她似乎更乐于露出脸部，即使光线没有突出她的脸，人们也无法不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它上面；尽管有几滴滚烫的眼泪，她仍显出一脸凝然不动的冰冷的麻木，这表情能打动最无牵无挂的孩童。最可怕的莫过于看到这种极度的痛楚，

它只在少有的间歇才尽情流露，但它停留在这张脸上，如同凝固在火山周围的熔岩。她好象一位垂危的母亲不得不把子女丢在苦难的深渊，无法给他们留下任何人间的保护。这位太太年纪四十上下，但比起年轻时要漂亮得多，她的容貌没有弗朗德勒女子的任何特点。一头浓密的青丝一圈圈地垂在肩头和面颊两侧。额头高高隆起，鬓角很窄，皮色发黄，但额头下闪着一双喷射火焰的黑眼睛，纯西班牙式的面孔，浅棕色调，没有血色，一脸麻子，十全十美的鸭蛋形令目光停驻，尽管面容憔悴，脸的轮廓仍保持着雍容风雅的完美，当心灵的努力使面孔恢复最初的纯洁时，这鸭蛋形有时会整个重现出来。这张刚强的脸最出众的特征是那只鹰钩鼻，近中间部位过于隆起，似乎内部没有长好；但线条细腻非笔墨所能形容，鼻中隔薄得透明，被光线照得通红。起皱的阔嘴唇泄露了出身名门的骄傲，但也铭刻着天生的善良，显得温文尔雅。人们可以否认这张既刚劲又带女性的面孔的美丽，但它引人注目。这女子矮小，驼背，跛足，人们固执地拒绝承认她有才智，因而久久待字闺中。不过她的面孔流露出的炽烈热情，以及永不枯竭的柔情的征兆，使一些男子深受感动，无法和这么多缺点相调合的魅力迷住了他们。她很象她的祖父，西班牙大贵人德·卡萨-雷阿尔公爵。此刻，往日专横地令多情的灵魂诗兴大发的魅力，比以往生活中的任何时刻都更有力地从她的脸上迸发出来，但可以说是无的放矢，它表现出的具有慑服力的意愿，对人强大无比，对命运则无能为力。当她的眼睛离开视而不见的玻璃鱼缸时，她用一个绝望的动作抬起眼皮，仿佛向上

天祈求保佑。她的痛苦似乎是只能向上帝倾诉的痛苦。打破寂静的只有在升腾着暑气的小花园里蟋蟀和蝉的鸣叫，以及在与会客室毗连的房间里，仆人忙着为晚餐摆放银餐具、盘碟和挪动椅子的沉闷的回响。这时，悲伤的太太竖起耳朵，仿佛屏息凝神，她拿起手绢擦干眼泪，强作欢颜，把显露在整个脸上的痛楚表情一扫而光，使人以为她对一切无动于衷，那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使我们处于的状态。她身有残疾，足不出户，也许生活在这座房子里的习惯使她能够辨识出别人无法觉察，而处于极端情感中的人热切寻求的自然效果，也许造化为了补偿这么多的身体缺陷，赋予她比外表长得漂亮的人更加敏锐的感觉，这女子听见厨房和杂役房之上、把前区和后区连起来的画廊里响起一个男人的脚步声。脚步声变得越来越清晰。不久，即使没有象这个女子一样多情的人常常用以消除空间，与另一个自我结合的能力，一个外人也很容易听见这人正从画廊下楼到会客室来。听到这脚步声，最不专心的人也会生出许多想法，因为谁也不可能漠然听之。急促或断断续续的步履令人惊恐。当一个人站起来大喊救火时，他的双脚和他的嗓音一样表情达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相反的步履大概不会不引起同样强烈的激动。这人一本正经的慢慢腾腾和拖着地面的脚步，恐怕会令不动脑子的人失去耐心；但观察家或神经质的人听到这双脚有节奏的响声会体验到一种近似恐怖的感情，这双脚似乎没有生命，踩得地板咯咯直响，仿佛被两只铁球轮番敲打。老人踌躇沉重的脚步，抑或思想家带动众人一道前进的雄赳赳的步伐，你们是听得出来的。这

人走下最后一级磴级，两脚十分犹豫地踩在石板地上，他在大楼梯口呆了一会儿。这儿是通往下房的走廊尽头，从一扇藏在细木护壁板中的门可以进入会客室，开向餐厅的门与这扇门平行，也藏在护壁板里。这时，一阵轻微的颤栗，与电火花引起的感觉相仿，使坐在安乐椅里的女子晃动了一下；但最甜蜜的微笑从她的嘴角泛起，因等待一种乐趣而激动的面孔象美丽的意大利圣母一般容光焕发；她骤然间找到了把恐怖压到心灵深处的力量；接着，她把头转向会客室一角即将开启的门的门心板，门果然被推开了，推得那样猛，可怜的女人好象受了震荡。

巴尔塔扎尔·克拉埃突然出现了，他走了几步，没看这个女人，或者视而不见，笔直地立在会客室中间，右手托着略微歪着的头。一阵剧烈的疼痛紧紧扼住她的心，驱散了她的笑容，使双眉间的棕色额头朝经常表露极端感情而刻下的那条线起了一道道皱纹，尽管每天疼痛次数频繁，这个女人仍然习惯不了；她的眼眶里噙满泪水，但她立即把泪水擦干，注视着巴尔塔扎尔。不被克拉埃家的这位家长深深感染是不可能的。年轻时，他一定很象那个威胁查理五世，要让阿特威尔德还魂的崇高殉难者。而现在，他看上去年过六旬，虽然不过五十来岁，早衰使他与这位贵人的相象处荡然无存。或许由于伏案工作，抑或脑袋的重量使脊柱隆起，他那高高的身材有些佝偻了。他胸部宽阔，上身方方正正；但下肢细长，虽然健壮有力；从前显然完美无缺的身体构造的这种不协调，令那些力图用生活方式的奇特来解释这种古怪体形的人感到困

惑。一头浓密的金发未加梳理，象德国人那样垂在肩头，那份蓬乱和他整个人的古怪协调一致。况且宽阔的前额高高隆起，是被加尔^①划入诗人一类的。浅淡而深奥的蓝眼睛有一种人们在神秘学的伟大研究者们眼中注意到的骤然的神采。过去想必十分端正的鼻子拉长了，鼻孔似乎由于嗅觉肌不由自主的紧张逐渐越张越大。多毛的颧颊凸得很高，已然憔悴的两颊显得更加凹陷；鼻子和突然翘起的短下巴之间紧抿着一张风韵十足的嘴巴。不过他的脸形与其说椭圆，倒不如说是长的；它可以比作一张马脸，因此把每张人脸说成与某种动物相象的科学体系在巴尔塔扎尔·克拉埃的脸上找到了又一个证据。他的皮肤紧贴着骨头，仿佛一股隐秘的水不断把它烤干；而且，有些时候，当他仰望太空，好象要在那儿找到实现的期望时，从他的鼻孔里似乎喷出吞噬他灵魂的火焰。在这张深深刻满皱纹的苍白面孔上，在这个象心事重重的老国王一样起皱的额头上，尤其在这双似乎既被思想束缚所赋予的贞洁，又被广博才智的内火源增加了神采的亮晶晶的眼睛里，洋溢着激励伟人的深切情感。深深陷在眼眶里的眼睛围了一道黑圈，似乎仅仅是熬夜和希望一再落空又一再新生的可怕反应引起的。艺术或科学唤起的猜疑的狂热，在这人身上还表现为奇特而经常的心不在焉，与他的既漂亮又畸形的相貌协调一致的穿着举止便是佐证。一双多毛的大手很脏。

① 弗朗茨-约瑟夫·加尔(1758—1828)，德国解剖学家，生理学家，颅相学的创始人，首先提出大脑功能定位概念。

长指甲里面嵌着深黑色的线。鞋子要么没有洗刷，要么没有鞋带。全家惟有主人可以奇怪地允许自己如此肮脏。沾满污迹的黑呢长裤，未系纽扣的背心，戴歪了的领带，总是脱线的暗绿色礼服，凑足了由大大小小的东西组成的古怪整体，随便换个人，这个整体就会暴露恶习造成的贫困；但在巴尔塔扎尔·克拉埃身上却是天才的不修边幅。恶习与天才产生同样效果的情况太多了，凡夫俗子是搞不清楚的。天才不就是一贯地没有节制，吞噬时间、金钱、身体，比邪恶的情欲更迅速地把人送往医院吗？人们甚至看上去对恶习比对天才更加尊敬，因为他们拒绝信任天才。学者秘密工作带来的利益似乎遥遥无期，社会国家担心在学者在世时得不到好处，宁可与他清账，并且不原谅他的贫困或不幸。如果巴尔塔扎尔·克拉埃离开神秘的静观，如果某种温和的与人交往的意愿使这张思想家的面孔恢复生气，如果他那双发直的眼睛失去严峻的神采而流露出一种情感、如果他环顾四周回到现实和平庸的生活中来，那么尽管他不断忘却现在，人们很难不对这张面孔的诱人的美和脸上显露出的高雅才智表示由衷的敬意。所以，当时见到他的每一个人都对他不再与世人交往感到遗憾，他们说：“年轻时他一定非常英俊！”真是大错特错！巴尔塔扎尔·克拉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富于诗意。拉瓦特^①一定愿意研究这张充满耐性、弗朗德勒式的忠诚、天真的道德观念的面孔，那上面一切都又宽又大，激情似乎很平静，因为它有力

^① 拉瓦特(1741—1801)，瑞士神学家，哲学家，面相学的创始者。

量。这人的生活作风一定很正派，他言而有信，他的友情似乎能持之以恒，他的献身精神可能十分彻底；但为祖国、世界或家庭运用这些优点的意愿，命中注定地移向了别处。这位公民本该守护一户人家的幸福，管理一份家产，把子女领上锦绣前程，但他生活在自己的义务和亲情之外，与某个熟悉的精灵交往。在神甫看来他熟谙《圣经》，艺术家会把他尊为大师，受神灵启示的人会把^①他当作斯威登堡^①派的通灵者。此刻这人穿的一身被磨损、不得体的破衣烂衫，与那样痛苦地欣赏着他的女子风雅讲究的衣着形成奇特的对照。富于才智或心灵美好的畸形人打扮起来趣味高雅。他们要么穿着朴素，懂得他们的魅力全在精神方面，要么善于用细节上的优雅来转移人的目光和全部注意力，令人忘记他们身材的不匀称。这女子不仅心胸宽厚，而且以预示天使聪慧的本能爱着巴尔塔扎尔-克拉埃。她在比利时一个最显赫的世家长大，如果她还没有审美力，她也会在家中养成的；但不断取悦她所爱男子的愿望把她点醒，她穿得漂漂亮亮，而优雅的风度并没有和两处先天性的畸形不协调。况且短上衣只在肩膀处露出毛病，她的一只肩膀明显地比另一只厚。她隔窗望望内庭，又望望花园，仿佛想知道她是否单独和巴尔塔扎尔在一起，她朝他投去弗朗德勒女子特有的百依百顺的目光，因为爱情早已在他们中间驱除了西班牙大贵人的骄傲，她柔声对他说：“巴尔塔扎尔，你非常忙吗？……已经有三十三个星期天你没去望弥撒和做晚

① 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通灵论者，追求人神合一的目标。其宗教思想对巴尔扎克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祷了。”

克拉埃没有回答；妻子低下头，双手合十等待着，她知道这沉默表示的不是鄙夷和轻蔑，而是难以摆脱的全神贯注。巴尔塔扎尔是那种在内心深处长久保持青春温情的人。向一个自惭形秽的女子表述一点点伤人的思想，他会觉得自己犯了大罪。在男人们当中，也许只有他知道一句话，一个眼色可以勾销多年的幸福，并且由于和一贯的温柔形成强烈对照而更加残忍。因为在幸福中出现不协调时感到的痛苦，甚于在不幸中遇到享乐时感到的乐趣，这是我们的天性使然。片刻之后，巴尔塔扎尔好象醒了过来，急急环顾四周，说道：“晚祷？啊！孩子们去做晚祷了。”他走了几步朝花园望去，花园中到处盛开着艳丽的郁金香；他突然停下脚步，仿佛撞上了一堵墙，大声说道：“为什么它们不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化合呢？”

“难道他疯了不成？”妻子惊恐万分地想。

为了给这个局面引出的一幕增添趣味，有必要对巴尔塔扎尔·克拉埃和德·卡萨-雷阿尔公爵的孙女以往的生活作一番回顾。

一七八三年前后，巴尔塔扎尔·克拉埃-莫利纳·德·努罗先生时年二十二岁，在法国称得上是个美男子。他来到巴黎完成教育，在德·哀格蒙特夫人、德·豪亨伯爵、德·阿伦贝尔亲王、西班牙大使德·爱尔维修、原籍比利时的法国人，或来自该国、靠出身或财产跻身于当年各领风骚的权贵之列的那些人的社交圈子里，他养成了高雅的举止。这些人中有小克拉埃的亲戚和朋友，他们在上流社会日趋衰败时把他引进

了这个社会；但是他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首先引诱他的不是虚荣，而是荣耀和科学。他与学者们过从甚密，尤其是拉瓦锡^①，后者当时引起公众的注目，倒并非由于他在化学上的发现，而是作为包税人拥有的万贯家产；但后来大化学家将使人们忘记那个小包税人。巴尔塔扎尔迷恋拉瓦锡致力于研究的科学，成为他最热情的门生；但是他年轻，象爱尔维修一样英俊，巴黎女子不久便教会他专门酿造才智和爱情。虽然他学习勤奋，受到拉瓦锡的夸奖，但他撇下自己的老师去听女老师们讲授风雅的学问，年轻人都在她们身边上完最后几节礼仪课，修身养性，顺从上流社会的习俗，而在欧洲，上流社会组成同一个家庭。令人陶醉的成功梦做得不长；巴尔塔扎尔呼吸了巴黎的空气后离开了，巴黎的空虚生活令他疲倦，这种生活既不适合他炽热的灵魂，又不适合他那颗多情的心。一提到弗朗德勒他便回想起家庭生活是那样甜蜜，那样宁静，在他看来更适合他的性格和勃勃雄心。巴黎任何一间客厅的包金饰物都没有抹去他度过幸福童年的棕色会客室和小花园的旋律。要呆在巴黎必须既无家园又无祖国。巴黎是世界主义者或以四海为家、不断用科学、艺术或权力的臂膀拥抱世界的人的都市。弗朗德勒的孩子回到了杜埃，如同拉封丹的鸽子飞回了窝。^②他在盖扬节那天回来，快活得直掉眼泪。盖扬，这个带迷信色彩的全城幸福的象征，这个在弗朗德勒人回忆中的胜利的见证，是在他家移居杜埃时进入该城的。父母

①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

② 指拉封丹的寓言《两只鸽子》。

去世后克拉埃公馆冷冷清清，他为丧事忙了一阵。最初的痛楚过去以后，他感到了结婚的需要，以便使一切宗教重新给予他的幸福生活至臻美满；他想遵照成家立业的习惯做法，和先祖一样到根特、布鲁日、安特卫普找一个妻子；但他在这些地方遇到的女子没有一个称他的心。他对于婚姻大概有些特别的想法，因为他从年轻时起就受到不随大流的指责。一天，他在根特的一位亲戚家里听人讲起一位布鲁塞尔的小姐，她引起了颇为热烈的争论。有些人觉得德·唐南克小姐的缺陷令她的美貌黯然失色；另一些人认为她尽管有缺点却十全十美。巴尔塔扎尔·克拉埃的老表兄对宾客们说，如果他还能结婚的话，不管她美不美，为了她的心肠他也要娶她；他叙述她如何刚刚放弃了父母的遗产，以便给她弟弟结一桩不辱门楣的亲事。她不顾自己的幸福，宁肯要弟弟幸福，为他牺牲自己的一生。德·唐南克小姐既年轻又有财产继承时都没有一个人上门求婚，谁还能相信她上了年纪又无财产时倒嫁得出去呢？几天后，巴尔塔扎尔·克拉埃设法结识了年方二十五岁的德·唐南克小姐，对她一见钟情。约瑟芬·德·唐南克以为这不过是心血来潮，拒绝听克拉埃先生表露心迹；但激情是有感染力的，对一位畸形和跛足的可怜姑娘来说，唤起一个身材矫健的年轻人的爱情蕴含着无穷的魅力，结果她同意接受他的殷勤。

一位少女谦卑地屈从于宣称她丑陋的舆论，而她感到自己身上有股真实感情产生的不可抵御的魅力，要描绘这位少女的爱情不是需要整整一部书吗？这是面对幸福生出的极强

的嫉妒心，对偷去一个媚眼的情敌所抱的残忍的报复意图，最后是大多数女子未曾体验过，而一经指出便会减弱的激动和恐怖。在爱情上带有极大悲剧性的怀疑是这篇基本上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的秘诀，某些人将在其中重新找到初次心慌意乱的诗意，它消失了，但未被遗忘；高尚的激奋藏于心底，决不在脸上流露；担心不被人理解，被理解后无限快乐；心里犹豫，自我反省，磁性的进射给眼睛平添万千细微的变化；一句话引起的自杀计划又被一种语调打消，这语调与感情一样宽广，透露出感情被低估的持久性；颤抖的目光遮掩住可怕的胆量；说话行动的欲望突如其来，又被欲望的猛烈所压抑；用激越的嗓音讲出的毫无风趣的话产生亲切的说服力；原始的羞耻心和绝妙的审慎后果神秘，这审慎使人暗中慷慨施与，并在不为人知的奉献中发现高雅的情趣；最后，荳蔻年华的爱情美好无比，既强烈，又脆弱。

约瑟芬·德·唐南克小姐卖弄风情是由于心灵的伟大。她意识到自己外表的缺陷，象最美的女子那样苛求。她担心有一天惹人讨厌，这唤起她的傲气，摧毁她的信心，给她勇气把初恋的幸福藏在心底，其他女子则喜欢用她们的举止将这幸福昭示于众，并拿来作引以自豪的装饰。爱情越猛烈地把她推向巴尔塔扎尔，她越不敢向他表露自己的感情。一个漂亮女子的手势、眼神、回答或提问是对男人的恭维，在她不是变成丢人的投机取巧吗？俏丽的女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自我，世人总允许她说句蠢话或做件笨事；而一个眼神就能阻止丑女子的嘴角泛出最粲然的微笑，使她两眼惊恐，动作笨拙，

手足无措。她不是知道惟独她不准犯错误，人人拒绝承认她有改正错误的天赋，而且谁也不给她改正的机会吗？随时随地保持完美的需要难道不会令才能衰退，阻止它的发挥吗？这女子只能在天使般宽容的气氛中生活，但是哪儿有宽容而不带苦涩伤人的怜悯的心肠呢？世间可怕的礼貌使她习以为常的这些思想，比咒骂更加残忍、在确认不幸的同时加重不幸的这种尊重，把德·唐南克小姐压得喘不过气来，令她终日局促不安，把最美妙的感想压在心灵深处，使她的态度、话语和眼神变得冷冰冰。她偷偷地恋爱，只敢在孤寂一人时施展口才，显露美貌。大白天她感到不幸，如果允许她只在夜间生活，她会十分迷人。常常，为了考验这爱情，她冒着失去它的风险，不屑于本可以部分弥补她的缺陷的修饰打扮。当她发现巴尔塔扎尔觉得她着便装很美时，她那双西班牙人的眼睛勾魂摄魄。然而，她大着胆子饱尝幸福的难得时刻却被猜忌破坏了。她很快便怀疑克拉埃想娶她是不是为了在家里有个奴隶，是不是他有些秘而不宣的缺陷，只好满足于一个毫无风情的可怜姑娘。有时她相信将在世人面前为她报仇雪恨的爱情是真诚和持久的，而无休止的忧虑使这种时刻出奇的稀有。她夸大自己的丑陋，挑起微妙的争论，以便看透恋人意识深处的思想，于是她逼巴尔塔扎尔道出了令人不快的真话；但她喜欢看到他的窘迫，引他说出爱女子首先爱的是美好的心灵和使人终生幸福的献身精神；结婚几年后，世上最楚楚动人的女子对丈夫而言无异于最丑的女子。巴尔塔扎尔在罗列了旨在贬低美貌价值的反论中的真实成分后，突然发觉这些话多么不中

听，于是袒露出一颗无比善良的心，体贴入微地把话锋一转，向德·唐南克小姐证明对他而言她是完美无缺的。这位姑娘不乏或许在女子身上表示爱情达到顶点的忠心，因为她不抱始终被人爱的希望；但感情将战胜美貌的斗争前景使她跃跃欲试；继而，她发现了不相信爱情而以身相许的伟大；最后，幸福无论多么短暂，也要她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她不会拒绝尝尝它的滋味。这些迟疑，这些斗争，把激情的魅力和出其不意感染给这位出众的女子，使巴尔塔扎尔油然生出几乎骑士般的爱情。

婚礼于一七九五年年初举行。夫妻俩回到杜埃克拉埃的祖居度过结合后的第一段时光。德·唐南克小姐带来了牟利罗和委拉斯开兹^①的几幅佳作，母亲的钻石和成为德·卡萨-雷阿尔公爵的兄弟给她寄来的华贵礼物，扩大了克拉埃家的财宝。比克拉埃太太更幸福的女子是不多的。她的幸福持续了十五年，从未有过一丝阴影；它如同一束强烈的光一直注入到生活的微小细节中。大多数男子脾气古怪，不断造成不协调，从而打破家庭内部的和谐——夫妇生活中的理想的美；因为大多数男子气量狭窄，而气量狭窄会引起烦恼。有些人正直勤劳，但严厉粗暴；另一些人善良而固执；这一个爱他的妻子，但吃不准她的意愿；那一个只关心自己的抱负，偿还感情如同偿还债务，虽然他带来财富的虚荣，但又带走每日的欢欣；最后，社会上的人虽然大处无可指摘，但本质上讲是不全面的。有才情的人象晴雨表一样变化无定，只有天才本质上是好的。因

^①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

而纯粹的幸福处于精神阶梯的两端，惟独老好人或天才，一个由于软弱，另一个由于努力，可以做到情绪稳定，始终保持融化生活艰辛的温柔。对其中一个来说，这是冷漠和消极；对另一个来说，这是宽容和他作为代言人的高尚思想的继续，这种思想在原则和实践上应该保持一致。这两个人同样纯朴天真；不过一个空虚，另一个深刻。所以机灵女子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把傻瓜当作替代伟人的万不得已的最佳人选。巴尔塔扎尔首先在生活中最细小的事情上表现出他的高超过人，他喜欢把夫妻恩爱看成一件精美的作品，如同那些不愿忍受任何不完美的能力高强的人，他希望展示这件作品的全部的美。他的才智不断改变着幸福的宁静，他的高尚品性给他的关注打上优雅标记。因此，为了不拂逆妻子从母亲的乳汁中吮吸到的对罗马天主教的西班牙式狂热，尽管他赞同十八世纪的哲学原则，仍然甘冒违犯革命法律的危险，把一位天主教神父安顿在家里，直至一八〇一年；接着，当宗教祭礼在法国恢复以后，他每个礼拜天都陪妻子去望弥撒。他的爱慕始终未脱离激情的形式。他从未在家里让人感到女子们酷爱的那种保护力量，因为在他妻子看来它无异于怜悯。最后，他通过最巧妙的奉承平等地对待她，情不自禁地说些讨人喜欢的赌气的话，男人敢向俏女子说这种话，仿佛是为了对抗她的优越。他的嘴角时时泛起幸福的微笑，他的话语始终温存甜蜜，他爱他的约瑟芬，为了她也为了自己，这热情蕴含着对一个女子的优点和美貌的持续不断的赞扬。忠诚往往是一个社会原则，一种宗教或丈夫的一种盘算产生的效果，在他身上似乎是不

由自主的，而且伴随着对爱情之春的甜蜜奉承。义务是这两个同样多情的人唯一不知道的婚姻责任，因为巴尔塔扎尔·克拉埃觉得德·唐南克小姐自始至终全面实现了他的期望。他的心无需费力总得到满足，作为男人他总感到幸福。不仅西班牙人的血液在卡萨-雷阿尔的孙女身上沸腾，把无止尽地变换欢娱花样的学问变成她的本能；而且她还有极大的奉献精神，这是女人的天性，正如风韵是女人全部的美。她的爱情是一种盲目的狂热，只要朝她点点头，她就会快乐地去死。巴尔塔扎尔的温存在她身上激起了女子最慷慨的情感，使她产生了给予多于接受的迫切需要。交替慷慨献出的幸福的相互交流显然把她的生命本原置于她之外，使她的话语、眼神、行动充溢着不断增长的爱。双方的感激丰富了感情生活，把它变得多姿多彩；正如互为对方一切的信念排斥小器的行为，扩大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小事。而且，被丈夫看成身板挺直的畸形的妻子，不遭男人嫌弃的跛足女子，或者长相年轻的上了年纪的女子，她们不是妇女界最幸福的女人吗？……人类的激情超不过这个限度。女子的荣耀不正在于让人膜拜她身上显出的缺点吗？忘记跛足女子不走直路是一时的迷恋；但因为她跛足而爱她则是对她的缺陷的神化。在女子的福音书上或许应当铭刻这句格言：不完美的女子最幸运，爱情的王国属于她们。美貌对于女子自然该是个不幸，因为这朵转眼就凋谢的花在它唤起的感情中占有太大的份量；男人爱它不是如同娶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吗？但是，一个被剥夺了亚当后代所追求的脆弱长处的女子，她使人体验到的或她表露的爱情是真

正的爱情，真正神秘的激情，是两颗心灵的热烈拥抱，是幻想破灭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的意识。这女子逃避世人的监督，她的风韵不为人知，她美得恰如其分，获得令人忘记她的缺陷的无上荣耀，而且没有一次不成功。所以，历史上最著名的恋情几乎都是被肉眼凡胎找出缺点的女子引起的：克勒俄帕特拉①、那不勒斯的冉娜②、狄安娜·德·普瓦蒂埃③、德·拉瓦利埃小姐④、德·蓬巴杜夫人⑤，总之大多数因爱情而出名的女子不是有缺陷，就是有残疾；而大多数被誉为美貌绝伦的女子，她们的爱情结局往往是不幸的。这种看上去古怪的现象应当有它的原因。或许男人活在世上主要是靠感情而不是靠欢情？或许俏丽女子色相的魅力是有限的，而相貌平平的女子以精神为主的魅力却没有止境？这不正是《一千零一夜》虚构故事所依据的寓意吗？亨利八世的妻子如果是个丑女人，她会不畏刀砍斧斫，制服用情不专的主子⑥。奇怪的是，——对一个西班牙血统的姑娘尚能解释得通——克拉埃太太是个

① 克勒俄帕特拉(公元前69—前30)，埃及女王，罗马军事和政治领袖安东尼的情妇和妻子。

② 那不勒斯的冉娜(1327—1382)，那不勒斯女王，结过三次婚。第一个丈夫被她谋害，第二个丈夫为避杀身之祸溜之大吉。后来她被养子下令闷死。

③ 狄安娜·德·普瓦蒂埃(1499—1566)，法王亨利二世的情妇。

④ 见本卷第86页注①。

⑤ 德·蓬巴杜夫人(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

⑥ 英王亨利八世为了安娜·博林(1500—1536)的美貌，不顾罗马的禁令，离弃王后卡特琳，娶安娜为妻。但亨利八世朝三暮四，不久便迷恋上另一女子，遂诬陷安娜生活放荡，将她处死。

无知的人。她识文断字，但直到二十岁，父母把她从修道院接回家时，她只读过禁欲主义的著作。进入社会后，首先她如饥似渴地品尝社交的乐趣，只学会了梳妆打扮的无聊学问；但她对自己的无知深感耻辱，不敢参加任何谈话，因而被认为缺乏才情。不过，神秘主义教育的结果是给她留下了极其强烈的感情，而且没有破坏她天生的才智。在世人眼中她是个又蠢又丑的女继承人，在丈夫看来她却变得聪颖美丽。婚后头几年，巴尔塔扎尔曾试图向她传授立身处世所需要的知识；但恐怕为时太晚，她只对感情有记忆力。克拉埃对她讲述的关于他俩的事，她全然不忘；她记得住幸福生活的最小细节，第二天却想不起头一天上的课。这种无知在别的夫妇间会造成巨大的不和；但克拉埃太太对激情的理解那样天真，对丈夫的爱那样虔诚，那样圣洁，保持幸福的欲望使她变得那样机智；她总能设法露出理解他的样子，很少让自己的无知暴露得过分明显。何况两人情深意笃，每一天对于他们犹如第一天坠入情网。在缠绵的幸福中有些现象改变了整个生活环境。这不正象对欢笑、快乐、乐趣之外的东西毫不在意的童年吗？再说，当生活十分活跃，家中炉火熊熊时，男人任其燃烧，不思考，也不争辩，不去衡量手段与目的。从来没有一个夏娃的女儿比克拉埃太太更精通女子的本行。她有弗朗德勒女子的顺从，把家庭变得那样富于吸引力，她的西班牙女子的骄傲给顺从带来更高的趣味。她仪表威严，眼神露出优越和高贵感，令人肃然起敬；但在克拉埃面前，她浑身发抖；久而久之，她终于把他抬得那样高，离上帝那样近，她向他汇报生活中的全部行

动和最细微的思想，从此她的爱情带上敬畏的色彩，这更刺激了她的爱情。她自豪地养成弗朗德勒布尔乔亚的一切习惯，自尊自爱，力求使家庭生活富裕而幸福，把房屋打扫得纤尘不染，只拥有绝对好的东西，准备最精美的菜肴，使家中的一切与感情生活相协调。他们生了两男两女。长女名叫玛格丽特，诞生于一七九六年。最小的是个男孩，只有三岁，名叫冉-巴尔塔扎尔。克拉埃太太的母性情感和她对丈夫的爱几乎不相上下。尤其在她一生的最后时日，这两种同样强烈的感情在心灵中展开了可怕的搏斗，二者可以说互相敌对。在这幢宁静的房子里酝酿的家庭悲剧开场的时刻，她脸上的泪痕和显得惊恐的面容正是担心为丈夫牺牲了子女所引起的。

一八〇五年，克拉埃太太的兄弟去世了，身后没有留下子女。西班牙法律反对姐姐继承拥有家族封号的领地；但公爵在遗嘱中规定遗赠给她大约六万杜卡托，旁系继承人没有和她争夺这笔遗产。尽管约瑟芬与巴尔塔扎尔·克拉埃情投意合，从来没有任何利害冲突玷污他们的感情，但她仍然很高兴拥有与丈夫相等的财产，在接受了他高尚地献出的一切之后，她为能轮到她送给他一些东西而感到幸福。工于心计的人原以为结这门亲是办了件傻事，偶然的机遇却使它在利益方面成为金玉良缘。这笔钱的使用颇难确定。克拉埃公馆已被家具、图画、艺术品和珍贵物品布置得那样富丽堂皇，似乎很难再增添与其相称的东西。这家人趣味高雅，积累了大量财宝。一代人开始搜寻绘画佳品；继而补全开始收集的藏画的需要使绘画爱好世代相传。装饰连接后区和位于前楼二层各接待

厅的游廊的一百幅画,以及另外五十幅挂在豪华客厅的画,是三个世纪耐心搜求的结果。这些是卢本斯^①、吕依斯达埃尔^②、梵·迪克^③、泰尔比尔^④、热拉尔·道^⑤、特尼埃^⑥、米埃里^⑦、保尔·波忒^⑧、乌韦尔芒^⑨、伦勃朗^⑩、霍贝玛^⑪、克拉纳赫^⑫、荷尔拜因^⑬的名画。意大利画和法国画占少数,但都是首屈一指的真品。另一代人对日本或中国的瓷茶具突然有了兴致。一位克拉埃倾心于家具,另一位醉心于银器,总之他们各有各的怪僻和迷恋,这是弗朗德勒性格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巴尔塔扎尔的父亲,大名鼎鼎的荷兰上层社会的最后一个遗老,留下了人们所见到的最丰富的一批郁金香品种。除去这些价值连城、把老房子陈设得金碧辉煌的世袭财富外,巴尔塔扎尔·克拉埃在奥尔西平原上还有一幢乡村别墅。这座老房子外表简朴,象只贝壳,不过是只内有珠光、色彩最丰富绚丽的贝壳。

① 卢本斯(1577—1640),弗朗德勒画家和木刻家。

② 吕依斯达埃尔(1600—1670),荷兰风景画家。

③ 梵·迪克(1599—1641),弗朗德勒画家。

④ 泰尔比尔(1617—1681),荷兰风俗画家和肖像画家。

⑤ 热拉尔·道(1613—1675),荷兰风俗画家和肖像画家。

⑥ 特尼埃(1582—1649)及其子小特尼埃(1610—1690),均为弗朗德勒画家及雕刻家。

⑦ 米埃里(1635—1681),荷兰风俗画家、肖像画家及雕刻家。

⑧ 保尔·波忒(1625—1654),荷兰油画家,铜版画家。

⑨ 乌韦尔芒(1619—1668),荷兰风景画家。

⑩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雕刻家。

⑪ 霍贝玛(1638—1709),荷兰风景画家。

⑫ 克拉纳赫(1472—1533),德国画家和木刻家。

⑬ 荷尔拜因(1497? —1543),德国画家。

他不象法国人那样量入为出，却遵循荷兰的古老习俗，只消费收入的四分之一；每年支出一千二百杜卡托，与本城最阔绰的人的开销持平。民法的公布说明这种明智作法大有道理。继承法一编命令平分财产，将使每个孩子几乎变穷，而且总有一天会把克拉埃老博物馆的财富分得七零八落。巴尔塔扎尔征得克拉埃太太的同意，拿妻子的财产去投资，以便为他们的每个孩子谋得与父亲相同的地位。克拉埃家一如既往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买下几座树林，这些林子战争期间遭到轻微的破坏，只要妥善保养，十年后将价值大增。克拉埃先生经常出入的杜埃上流社会，对他妻子的好脾气和种种优点那样赏识，结果达成了一种默契，免除了她的义务，那是外省人重视之至的。她在城里过冬时很少出去应酬，家里却宾客盈门。她每星期三接待，每月请三次客。人人感到她在家里更自在，她对丈夫的痴情和对子女教育的关心也把她留在家里。直到一八〇九年，这户人家便这样过日子，对固有观念没有一丝一毫的违背。这两个人的生活私底下充满爱情和欢乐，表面上与别人的生活没有两样。巴尔塔扎尔·克拉埃对妻子的痴情被她巧妙地永久维持下去，正如他本人指出的那样，这痴情似乎运用他与生俱来的恒心培育幸福，而对幸福的培育不亚于他从小倾心的对郁金香的培育，因而他不象每位祖宗那样有自己的怪僻。

这一年年末，巴尔塔扎尔的思想和举止发生了致命的变化，由于开始时极其自然，克拉埃太太起初不认为有必要向他探究原因。一天晚上，丈夫就寝时心事重重，她认为不该打扰

他。女人的细腻和顺从的习惯使她总等着巴尔塔扎尔向她敞开心扉，真正的钟情是他对她信任的保障，所以她不给嫉妒任何可趁之机。尽管她确信提出一个好奇的问题后会得到回答，但人生最初的感受使她始终担心遭到拒绝。况且，丈夫的精神疾病分好几个阶段，由弱渐强，最后达到破坏家庭幸福的难以忍受的剧烈程度。无论巴尔塔扎尔多么忙，他在好几个月里仍然很健谈，待人亲热，性情的改变只通过频繁的心不在焉表现出来。克拉埃太太早就希望丈夫把他工作的秘密告诉她；或许他想等工作取得有益的成果时才向她坦白，因为很多男人有股傲气，促使他们把搏斗隐藏起来，只在取胜时才露面。待到胜利之日，家庭幸福将再度出现，并由于巴尔塔扎尔觉察到他内心想必不赞成的这段爱情生活的空白而更加璀璨。约瑟芬相当了解丈夫，知道他不会原谅自己曾在好几个月里使他的佩皮塔不那么幸福。因此她保持沉默，体验到由于他并为了他而痛苦的某种快乐；因为她的激情略带西班牙式虔诚的色彩，这种虔诚从不把信仰与爱情分开，并且不理解不带痛苦的情感。她等待着爱情的回归，每天晚上对自己说：“这将是明天！”她把她的幸福看成一个外出未归的人。她在这种秘而不宣的纷乱心绪中怀上了最后一个孩子。痛苦前程的可怕启示！这时，在丈夫的各种消遣中，爱情有如一种更带刺激性的消遣。她作为女人的骄傲第一次受到伤害，使她探测出把她和当初的克拉埃永远分开的未知深渊有多深。从这时起，巴尔塔扎尔的情况恶化了。曾几何时，这个人不断沉浸在家庭的欢乐中，整整几个小时地和孩子们玩耍，在会客室

的地毯上或花园的小径间与他们一起打滚，似乎在他的佩皮塔的黑眼睛注视下才能生活，这时却没有发觉妻子有孕在身，忘记了家庭生活，也忘记了自己。克拉埃太太越拖着不问他在忙些什么，就越不敢问。一想到此，她就热血沸腾，讲不出话。最后，她以为自己不再讨丈夫欢心，当真不安起来。这担心盘踞在她心头，令她绝望，激奋，忧思绵绵，陷入愁苦的遐想。她责备自己又丑又老，为巴尔塔扎尔开脱；继而，在他不忠实于她而从事的工作中，她隐约看到一个慷慨的、但使她丢尽颜面的思想，她想还他独立，实行秘密离婚，这是好多对夫妇看上去享受幸福的秘诀。然而，向夫妻生活诀别之前，她力图看透这颗心，却发现心扉紧闭。不知不觉地，她见巴尔塔扎尔对他原来所爱的一切变得漠不关心，冷落了盛开的郁金香，不再考虑子女，想必他沉湎于亲情之外的某种激情，但照妇女们看来，这种激情仍会使心肠变得冷酷。爱情沉睡了，但没有逃遁。如果说这是一种慰藉，但不幸仍然是不幸。危机的持续只能用一个字眼来解释，那就是希望，夫妇间所有这类局面得以维持的奥秘所在。正当可怜的女人绝望到鼓起勇气盘问丈夫的时候，她恰恰在这时寻回了甜蜜的时刻，在这种时刻巴尔塔扎尔向她证明，虽然某些魔鬼的思想控制了他，但这些思想允许他有时重新变成他自己。在这天空晴朗无云的时刻，她急于享受她的幸福，没有用令人腻烦的话搅扰它；继而，当她壮起胆子开口盘问巴尔塔扎尔时，他立即避开，突然离开她，或者掉进沉思的深渊，任什么也不能把他拉出来。不久，精神对肉体的反作用开始摧残他，起初难以觉察，但一位多情女子

注意丈夫隐秘思想的每一个细微表现，她是看得出来的。晚餐后，看见他身子埋在炉火旁的安乐椅里，闷闷不乐，若有所思，目光停留在黑色护壁板上，没有发觉周围笼罩的寂静，她常常难以忍住泪水。她惊恐地注意到不易觉察的变化正在损害那张因爱情变得崇高的面孔；每一天，心灵的活力越来越多地从脸上消退，剩下一副毫无表情的骨架。有时，眼睛呈现出玻璃的颜色，仿佛视线收了回来，目力运用于体内。当孩子们上了床，在几小时充满可怕思绪的沉默和孤独之后，如果可怜的佩皮塔大着胆子问道：“我的朋友，你难受吗？”有时巴尔塔扎尔不回答；如果他回答，就象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的人那样哆嗦着缓过神来，吐出一个生硬而低沉的“不”字，重重地落在妻子突突直跳的心上。她想向朋友们掩饰她的古怪处境，但她不得不谈。依照小城的习俗，巴尔塔扎尔的失常成为大多数客厅谈论的话题，某些社交圈里的人掌握克拉埃太太不知道的好些细节。因此，尽管礼貌要求缄口不语，几位朋友仍然表示了极度的不安，她急急忙忙为丈夫的古怪行为开脱：“巴尔塔扎尔先生，”她说，“专心致志地着手做一件大事，它的成功将为家庭和祖国带来荣耀。”这个神秘的解释抚慰了比起任何其他城市来爱国心更切，为国争光的愿望更强的一个城市的雄心，在人们思想中引起了对克拉埃先生有利的反应。他妻子的假设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不无根据的。好几名不同行业的工人在前楼的阁楼上工作了很久。巴尔塔扎尔一早便上去，退隐在里面的时间越来越长，妻子和仆役不知不觉已习以为常，但巴尔塔扎尔后来竟整天呆在阁楼上。呵，闻所未闻的痛苦！

几位要好的女友对克拉埃太太的无知感到吃惊，她从她们吐露的令人丢脸的隐情中得知，她丈夫不停地在巴黎购买物理仪器、贵重材料、书籍、机器，据说为了寻找点金石不惜倾家荡产。女友们补充说，她应当为孩子们着想，为自己的前程着想，如果她不运用自己的影响使丈夫改邪归正就是犯罪。克拉埃太太又摆出贵妇人傲慢无礼的架子制止这些荒谬的言论，她表面上很自信，内心却十分恐惧，决心离开克己忘我的角色。她创造了妻子与丈夫平起平坐的局面；这样她才抖得不太厉害，敢于询问巴尔塔扎尔发生变化的原因和经常隐退的理由。弗朗德勒人蹙起眉头，回答她道：“我亲爱的，你什么也不会懂的。”

一天，约瑟芬再三要求了解这个秘密，温柔地抱怨没有分享与其共同生活的那个人的全部思想。“既然你如此感兴趣，”巴尔塔扎尔把妻子抱在膝头，一边抚摸着她的黑发，一边回答道：“我就告诉你我又开始搞化学了，而且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从克拉埃先生成为化学家的那个冬天起过去了两年，他的家变了模样。也许社交界对学者持续的心不在焉感到不快，或者以为会妨碍他；也许克拉埃太太隐秘的焦虑使她不如以前和蔼可亲，这时她只与几个知己见面。巴尔塔扎尔哪儿也不去，整天关在实验室里，夜里有时也待在那儿，只在晚餐时才来到家人中间。从第二年起，他不再去乡间避暑，妻子也不愿独自去居住。有时巴尔塔扎尔出门散步，第二天才回家，害得克拉埃太太整夜惶惶不安；她派人徒劳地在城里寻找，按照要

塞的惯例，晚上要关城门，她不能派人到乡间继续追寻。不幸的女人这时甚至失去了等待所给予的掺杂着焦虑的希望，一直痛苦到第二天。巴尔塔扎尔呢，他忘记了关城门的时间，第二天平平静静地回到家，根本没想到他的心不在焉给家人带来多大的折磨；对妻子而言，重见他的幸福是和她的忧虑同样危险的骤变，她默不作声，不敢盘问他；因为她刚一提问题，他便神情惊讶地答道：“唉！怎么，难道不能散散步吗！”激情骗不了人，克拉埃太太的不安证明她乐于否认的传闻有根有据。她年轻时已经习惯于感受世人彬彬有礼的怜悯；为了不再承受第二次，她足不出户，门可罗雀，连最后几个朋友也不再登门。衣衫不整总有损于上层人士的名誉，而在那么多令人伤心的原因中，巴尔塔扎尔的邋遢是使这位习惯于弗朗德勒女子的清爽整洁的女人感到痛苦的最明显的原因之一。有一段时间，约瑟芬和丈夫的随身男仆勒缪基尼埃一起，对每天被毁的服装进行补救，后来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努力。就在她背着巴尔塔扎尔，用新衣服替换汗迹斑斑、撕破或有洞的衣服的当天，他又把新衣变成破烂。这位在十五年中感到幸福，从未生出嫉妒心的女人，看上去突然在那颗不久前还归她统治的心里失去了任何地位。她有西班牙血统，当她发现科学这个情敌夺走了她的丈夫时，西班牙女子的感情在她胸中轰鸣；嫉妒的苦恼吞噬着她的心，使她的爱情获得新生。但怎样反对科学呢？如何对抗它的连续不断、霸道专横和日益增长的权力？如何杀死一个看不见的情敌？一个天生权力有限的女人，如何能与一种受用不尽、魅力常新的思想作斗争？应当作何尝试抵御思

想的调情？这些思想不断翻新，在困境中再生，变得更美，拖着一个人离开世人那样远，以致他忘记了自己最珍贵的感情。终于有一天，尽管巴尔塔扎尔下了严令，妻子仍然希望至少不离开他，和他一起关在他退避的阁楼里，与情敌展开肉搏战，在丈夫不惜献给这个可怕情妇的漫长时间里助他一臂之力。她想偷偷溜进这间神秘的诱惑工场，谋得永远呆在里面的权利。她试图与勒缪基尼埃分享进入实验室的权利；但为了不让他看见她惧怕的一场争吵，她等着丈夫用不着随身男仆的那一天。一段时间以来，她怀着不耐烦的仇恨心理研究这个仆人的活动；他不是知道她想了解的一切，知道丈夫向她隐瞒而她又不敢问他的事吗？她这个妻子，她觉得勒缪基尼埃比她更受优待！

于是她来了，浑身颤抖，几乎感到幸福；但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尝到了巴尔塔扎尔发怒的滋味；她刚把门打开一条缝，他便朝她猛扑过来，抓住她，粗暴地把她推到楼梯上，她险些从楼上滚下来。“谢天谢地，你活着！”巴尔塔扎尔一面扶起她一面大叫。一副玻璃面罩炸成碎片落到克拉埃太太身上，她见丈夫脸发白，面色如土，惊恐万状。“亲爱的，我曾经禁止你到这儿来，”他说道，在楼梯的一个蹬级上坐下，象个精疲力尽的人。“圣人保护你免于一死。我的眼睛怎么会碰巧盯住门的呢？我们险些丧命。”“要那样我才幸福哩，”她说。“我的实验失败了，”巴尔塔扎尔又说，“这次残酷的失误使我很痛苦，因为是你我才原谅。说不定刚才我就要分解氮啦。去吧，去忙你的事吧。”巴尔塔扎尔回实验室去了。

“说不定刚才我就要分解氮啦！”可怜的女人自言自语地回到房间，泪如雨下。

她无法理解这句话。男人们受过教育，习惯于构想一切，他们不知道一个女人不能理解她所爱的人的思想有多么可怕。这些非凡的造物比我们更宽宏大度，不告诉我们她们心灵的语言何时未被理解；她们怕我们感到她们在感情上的优越，象闭口不谈她们那些不为人赏识的乐趣一样快乐地隐藏起自己的痛苦。但在爱情上她们比我们野心更大，不仅要和男人心贴心，而且要了解他的全部思想。对克拉埃太太而言，对丈夫研究的科学一无所知在她心中引起的气恼，比情敌的美貌引起的气恼还要强烈。女人之间的争斗给爱之最甚者留下更加钟情的好处；这种气恼却显示了无能，挫伤了帮助我们活下去的全部感情。约瑟芬竟然不知道！她当时的处境是她的无知造成她与丈夫的疏远。而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折磨，是他时时处于生死之间，远离她或在她身边冒着危险，她却没有分担这些危险，不了解这些危险。这如同地狱一般的精神牢笼，没有出路，没有希冀。克拉埃太太至少想了解这门科学的魅力，私下在书本里研究起化学来。于是这家人如同幽居于隐修院。

以上便是克拉埃公馆在本篇故事开场时，被不幸引向民事死亡之前所经历的一个接一个的转变。

这种剧烈的局面变得复杂了。和所有多情的女子一样，克拉埃太太出奇地没有私心。真正恋爱的人都知道金钱与感情相比何等无足轻重，金钱与感情聚合有多么大的困难。然

而，当约瑟芬得知丈夫以产业为抵押借债三十万法郎时，她简直激动极了。经过公证的合同认可了城里人的不安、传闻和猜测。克拉埃太太有理由感到惊慌，她那样高傲的人，也不得不盘问丈夫的公证人，把她的痛苦透露给他，或让他猜出几分，最后却听到这样一个叫她丢脸的问题：“怎么克拉埃先生还什么都没告诉您？”幸而她和巴尔塔扎尔的公证人沾点亲，原来克拉埃先生的祖父娶了安特卫普的一位皮耶坎小姐，她和杜埃的皮耶坎属于同一家族。这家人虽与克拉埃家非亲非故，这次联姻后却把他们视为表亲。皮耶坎先生年方二十六岁，刚刚接替父亲的职务，是唯一可以进入克拉埃公馆的人。巴尔塔扎尔太太几个月来完全与世隔绝，公证人只好向她证实全城人人皆知的灾难。他对她说她丈夫很可能欠了向他提供化学产品的商号一笔巨款，这家商号事先了解了克拉埃先生的财产状况和他受到的尊重，对他有求必应，尽管赊账数额巨大，仍然毫不担心地发货。克拉埃太太委托皮耶坎索要向丈夫供货的账单。两个月后，化学品制造商普罗泰兹和希弗维尔先生送来了总计十万法郎的结账单。克拉埃太太和皮耶坎带着越来越大的诧异研究了这份账单。虽说看不懂许多商品的科学术语或商业用语，但他们惊恐地看到在金属类账上记着各种类别的少量钻石。物品种类的繁多，运送某些物质或寄发贵重机器所需的防护措施，好几种稀缺产品的昂贵价格，最后还有根据克拉埃先生的指示制造的物理或化学仪器的价值，这一切不难解释欠款总额的巨大。公证人为了表叔的利益，对普罗泰兹和希弗维尔做了一番调查，这两位批发商的诚实可

以保证他们与克拉埃先生进行的是正当交易，况且他们常常把巴黎化学家们获得的成果告诉他，以免去他的一些开支。克拉埃太太请求公证人向杜埃各界隐瞒丈夫购买了什么东西，否则人们会以为他发了疯；可是皮耶坎回答她说，为了不削弱克拉埃受到的敬重，他已经拖到最后一刻履行由于主顾信任贷款数额巨大而最终必须履行的公证人义务。他揭露了疮疤的深广，对表婶说倘若她找不到办法阻止丈夫大肆挥霍家产，那么半年后祖产就会以超出本身的价值抵押出去，至于他，他补充说，他曾很有分寸地——对一个理应受到尊重的人应当掌握的分寸——向表叔进言，但没有起任何作用。巴尔塔扎尔一劳永逸地回答他说，他正为光耀门庭，发家致富而工作。因此，两年来克拉埃太太心灵上一次次受到折磨，以往的全部痛苦加剧了一时的痛苦，除此之外还有无止无休的心惊胆战，使她对前途感到恐惧。女子的预感准确得不可思议。事关生活的利益时，为什么她们通常颤抖得比她们希望的更厉害？为什么她们只对宗教前途的伟大思想抱有信念？为什么她们如此机灵地参悟命途的多舛和命运的危机？或许把她们与所爱的男子结合在一起的感情使她们善于掂量男子的力量，估计其能力，了解其情趣、激情、毛病、美德；大概由于时时处在这些原因之中并不断加以研究，她们具备了在各种可能的情势下预见其后果的命中注定的能力。她们看到现在就能精明地估计未来，这种精明自然可以用使她们捕捉得住思想感情最轻微征候的神经系统的完善来解释。她们身上的一切都与精神上的大震荡一齐颤动。她们或有所感，或有所见。克拉埃太

太虽与丈夫分居两年，仍然预感到她的财产的丧失。她曾经十分欣赏巴尔塔扎尔经过深思熟虑的狂热，永不变更的恒心；如果他真的想炼造金子，那么他会面不改色地把他的最后一块面包扔进坩埚；但他在寻求什么呢？直到此时，母性的感情和夫妻的情爱在这女子的心中完全融为一体，她和丈夫同样喜爱的孩子们从未在他们中间插足。但有时她会突然表现出更多的母性；虽然她更经常是妻子，而不是母亲。不论她如何准备牺牲自己的财产甚至子女，以求得那个挑选了她，爱过她，崇拜过她，并且至今仍把她当作世上唯一女性的男人的幸福，但母爱淡薄引起的愧疚令她左右为难，不好取舍。因此，作为妻子，她心里很痛苦；作为母亲，她为子女痛苦；而作为基督徒，她为大家痛苦。她缄口不语，把残酷的风暴压抑在心头。丈夫是全家命运的唯一主宰，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一家人的境遇，只需向上帝作交待。况且，婚后十年间他表现得那样无私轻财，难道她可以指责他动用她的财产？难道她可以评判他的意图？但是与感情和法律一致的良心告诉她，父母是财产的保管人，无权使子女失去物质上的幸福。为了不去解决这些高深的问题，她宁可依照拒绝看到明知将要滚入的深渊的那些人的习惯闭上双眼。六个月来，丈夫不再给她钱作家庭的用度。她偷偷托人在巴黎卖掉结婚之日弟弟送给她的华贵的钻石首饰，并尽量节省家用，辞退了孩子们的家庭教师，甚至冉的乳母。过去，生活简朴、心性高傲的布尔乔亚不知车辆的豪华；克拉埃公馆没有任何地方安置这个现代的发明，巴尔塔扎尔只好用家对面的房子当马厩和车库；他忙于工作，不再有时间监

管这部分主要与男人有关的家务；克拉埃太太取消了因离群索居而不再需要的车马仆役的浩大开支，虽然这是些很好的理由，但她并不试图找借口粉饰她的改革。直到此时事实戳穿了她的话，从今后，沉默变得再合适不过了。象荷兰这样的国家，谁花掉全部收入谁就被当作疯子，克拉埃家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无法解释的。不过，由于长女玛格丽特即将十六岁，约瑟芬似乎想替她结一门好亲，在社会上谋得与一位和莫利纳、梵·奥斯特龙-唐南克及卡萨-雷阿尔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姑娘相称的地位。就在本篇故事开场的几天前，钻石的钱已经花光。这一天三点钟，克拉埃太太领孩子们去做晚祷，路上遇见来看她的皮耶坎，他一直陪她到圣皮埃尔教堂，一边低声谈论她的处境。

“表婶，”他说，“我不能向您隐瞒您处境的危险，并且不能不求您与您丈夫商议，否则就没有尽到我对您家的情谊。除了您，还有谁能够在你们正走近的深渊的边缘拦住他呢？抵押财产的收入不够支付借款的利息；因此如今你们没有任何收入。如果砍伐你们拥有的树林，就等于夺去了你们将来仅剩的得救的希望。表叔巴尔塔扎尔现在欠普罗泰兹-希弗维尔商号三万法郎，你们拿什么还这笔款子，靠什么生活？如果克拉埃继续要试剂、玻璃仪器、伏打电池和其他小玩意，你们将怎么办？除了房子家具，你们的全部财产已经化为气体和煤炭。前天要把房子抵押出去时，您知道克拉埃是怎样回答的：‘见鬼！’这是三年来他第一次理性的表露。”

克拉埃太太痛苦地压了压皮耶坎的胳膊，举目望天，说

道：“为我们保守秘密吧。”

可怜的女人听了这段清楚得令人震惊的话，沮丧之至，虽然虔诚却无法祈祷，她坐在椅子上，孩子们的中间，打开祈祷书，一页也没有翻；她陷入沉思，与丈夫思考时一样全神贯注。西班牙人的荣誉，弗朗德勒人的正直在她心中奏响，那声音与管风琴一样有力。子女的破产已成定局！在他们和父亲的荣誉之间，再也不该迟疑。即将与丈夫展开斗争的必要性令她恐惧；在她心目中他那样伟大，那样气度不凡，一想到他会动怒便心神不安，犹如想到神的威严。她一直圣洁地当一名百依百顺的妻子，如今她将不再顺从。子女的利益将迫使她拂逆她崇拜的偶像的癖好。当他遨游于科学的高等领域时，不是得经常把他拉回到实际问题上来，用力把他从春光明媚的未来拖出来，投入到物质性向艺术家和伟人呈现的更丑恶的事物中去吗？对于她，巴尔塔扎尔·克拉埃是位科学巨人，孕育荣耀的人；他为了最绚丽美好的希望才会忘记她；其次，他极有见识，她曾听他才气横溢地谈论各类问题，他说他为了家庭的荣耀和财富而工作，这一定是由衷之言。此人对妻儿的爱不仅广阔，而且无边无垠。这种感情不可能消失，肯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变得更为深广。她如此高尚，如此慷慨，又如此胆怯的一个人，就要让金钱这个字眼和金钱的声响不断在这位伟人耳边回荡；要他看到贫穷的伤疤，要他在听到信息女神的悦耳号音时，同时听到遇难的呼叫。或许巴尔塔扎尔对她的感情会因此减弱？倘若她没有孩子，她会勇敢并愉快地接受丈夫给予她的新的命运。在富足中长大的女子迅速感到被物

质享受掩盖的空虚；当疲惫而没有枯萎的心为她们找到了真实感情不断交流所给予的幸福时，她们不会对平庸的生活望而却步，如果这种生活适合爱她们的人的话。她们的思想，她们的乐趣服从于她们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的反复无常；对她们而言，唯一令人生畏的前程是失去这种生活。此刻，孩子们把佩皮塔与真正的生活分开，正如科学把巴尔塔扎尔·克拉埃与她分开；因此，晚祷归来后，她扑到安乐椅里，把孩子们打发走，要求他们保持绝对安静；然后，她请丈夫来见她，老仆人勒缪基尼埃坚请巴尔塔扎尔离开实验室，他却呆着不走。克拉埃太太因而有时间思考。她若有所思，对时间的流逝，白日的消尽毫不注意。欠三万法郎债又无力支付的想法唤醒了以往的痛楚，并与现在和未来的痛楚汇聚在一起。她太软弱，对付不了这一大堆利益、念头和感觉，她哭了。她看见巴尔塔扎尔走进来，神情从未这样可怕、专注和迷惘；他不回答她的问话，那直勾勾的白色而空洞的目光，那秃顶分泌出的全部折磨人的思想起先把她吓呆了。在这个印象的打击之下，她真想死掉。她的心被碾碎了，却听到那无忧无虑的嗓音表述一个科学愿望，于是她又有了勇气；她决心与可怕的力量抗争，这力量夺去了她的情人，孩子们的父亲，家庭的财产，大家的幸福。然而，她抑制不住全身不停的抖动，因为在她一生中她还未遇见过如此庄严的场面。这可怕的时刻不是潜在地蕴涵着她的未来，过去不是也全部概括于其中吗？

现在，软弱的人，胆怯的人，或者感觉的强烈加大生活中最小的困难的人，面对命运的主宰不由自主发抖的人，全都设

想得出盘旋在这女子脑际的千百种意念，以及丈夫缓缓朝花园门走去时压在她心头的感情。大多数女子体验过克拉埃太太在内心审议中挣扎的那种焦虑心情。连仅仅为了把超支或欠时装店的债告诉丈夫而情绪异常波动的女子也能理解，事关整个一生时心会跳得多么快。美貌女子优雅地扑倒在丈夫脚下，在痛苦的姿态中找到对策，而身有缺陷的意识更增加了克拉埃太太的担心。因此，当她看到巴尔塔扎尔就要出去时，她的本能反应是朝他扑过去；但是一个残酷的想法压制了她的冲动，她险些站在他的面前！一个不再为爱情心醉神迷的男人可能眼光很准，他不该觉得她很可笑吗？约瑟芬宁可失去一切，财产和子女，也不愿降低她的女性威力。她想在如此庄严的时刻排除一切厄运，用力叫道：“巴尔塔扎尔？”他机械地回转身，咳嗽起来；但他没有注意妻子，走到一个小方盒前吐痰，在荷兰和比利时，家家住房沿护壁板每隔一段距离都摆着这样的小方盒子。这个谁也不想的人从来不忘把痰吐进痰盂，这是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可怜的约瑟芬无法理解这种怪事，丈夫对家具始终如一的精心照管总引起她出奇的焦虑不安；但是，此刻这不安是那样强烈，她怒不可遏，用极不耐烦、流露出全部被伤害的感情的语调对他大叫：“嗨！先生，我在跟你讲话！”

“这是什么意思？”巴尔塔扎尔急急回转身来答道，朝妻子望了一眼，那眼神恢复了生气，对她如同晴天霹雳。

“对不起，朋友，”她说道，脸色发白。她想站起来，向他伸出手，却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我快死了！”她声音哽咽地说。

一见此情，巴尔塔扎尔和所有漫不经心的人一样作出敏捷的反应，他可以说猜到了这次发作的秘密，立即抱起克拉埃太太，打开通向小前厅的门，迅速爬上木质旧楼梯，妻子的衣袍被充作栏杆的塔拉斯各龙^①的龙嘴钩住，哗啦一声撕下一大条。他一脚踹开两人住房共有的前厅的门，但发现妻子卧室的门锁着。

他轻轻把约瑟芬放在一张安乐椅上，一边喃喃自语：“天啊，钥匙在哪儿呢？”

“谢谢，朋友，”克拉埃太太睁开眼回答，“好久以来我第一次感到离你的心这样近。”

“天啊！”克拉埃嚷道，“钥匙呢，下人们来了。”

约瑟芬示意他取下系在衣兜边一根丝带上的钥匙。巴尔塔扎尔打开门，把妻子扔在一张长沙发上，出去阻止受惊的仆人们上楼，吩咐他们迅速开晚饭，然后急急回到妻子身边。

“你怎么了，我的命根儿？”他坐在她身边说道，捧起她的手吻了一下。

“我没什么了，”她回答，“我不难受啦！不过，我真想拥有上帝的威力，把人间的全部黄金放在你的脚下。”

“为什么黄金呢？”他问道，把妻子拉到怀里，紧紧搂住她，又亲了一下她的额角。“我的心肝宝贝，象你这样爱我，不就是给了我最大的财富吗？”他又说。

“噢！我的巴尔塔扎尔，为什么你不驱散我们大家生活中

^① 塔拉斯各龙，法国南部普罗旺斯传奇中的怪兽。

的焦虑，如同你用声音驱除我心中的悲伤呢？终于，我看出，你还是老样子。”

“亲爱的，你讲的是什么焦虑？”

“朋友，我们破产了呀！”

“破产，”他重复了一遍，笑了起来，把妻子的手握在手里抚摸着，用好久以来不曾听到过的温柔嗓音说道：“可是明天，我的天使，我们或许会有无边的财富。昨天在寻找重要得多的秘密时，我以为找到了使钻石物质——碳结晶的方法。亲爱的妻子啊！……再过几天你会原谅我的心不在焉的。看来有时我心不在焉。刚才我不是待你很粗暴吗？请你对一个男人宽容些，他从未停止思念你，他的工作全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们。”

“够了，够了，”她说，“朋友，今晚我们将谈论这一切。原先我痛苦得难受，现在我快乐得难受。”

她未曾料到能重见这张因对她怀着与以往一样温存的感情而活跃起来的面孔，听到始终和过去一样温柔的嗓音，重新找到她以为已经失去的一切。

“今晚，”他接过话头说，“好吧，我们将谈谈。如果我专心思考某个问题，你要提醒我这个许诺。今晚我要离开我的计算，我的工作，一心享受天伦之乐，心灵的快感；因为，佩皮塔，我有这种需要，这种渴望！”

“巴尔塔扎尔，你将告诉我你在寻求什么吗？”

“但是，可怜的孩子，你什么也不会懂的。”

“你这样想？……哎！我的朋友，我学了近四个月化学，

为的是和你交谈。我阅读了富克卢瓦、拉瓦锡、夏普塔尔、诺莱、鲁埃尔、贝托莱、盖依—吕萨克、斯巴朗扎尼、列文虎克、加瓦尼、伏打，总之所有与你酷爱的科学有关的书籍。好了，你可以把你的秘密告诉我。”

“噢！你是位天使，”巴尔塔扎尔嚷道，他跪在妻子膝下，洒下了动情的泪水，使她浑身打颤，“我们将在一切方面互相理解！”

“啊！”她说，“为了从你口中听到这句话，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可以跳进烧旺你炉灶的地狱之火里。”她听到前厅女儿的脚步声，急忙奔了进去。“有什么事，玛格丽特？”她对长女说。

“亲爱的母亲，皮耶坎先生刚到。如果他留下吃饭就需要台布，今早您忘记给了。”

克拉埃太太从衣兜里掏出一串小钥匙交给女儿，向她指指前厅贴墙摆着的岛屿木衣橱，对她说：“女儿，取右边格兰多日制的台布餐巾。”

“既然亲爱的巴尔塔扎尔今天又回到我身边，你就把他整个还给我吧。”她边说边走进来，神情温柔而狡黠。“朋友，回你房间去，求求你把衣服穿好，皮耶坎将与我们一起用晚餐。哦，把这些撕破的衣服脱下来。啊！瞧瞧这些斑点。所有这些边上发黄的洞不都是盐酸或者硫酸烧的吗？好了，把自己打扮得年轻点，我换好衣裙就派勒缪基尼埃上你那儿去。”

巴尔塔扎尔想从连通门走进自己的房间，但他忘记了他自己那边给门上了锁，于是他从前厅走了出去。

“玛格丽特，把台布放在扶手椅上，来给我穿衣服，我不愿让玛尔塔帮忙，”克拉埃太太呼唤女儿说。

巴尔塔扎尔抱住玛格丽特，用一个快活的动作把她转过身来朝向自己，对她说：“你好，孩子，今天你穿上这件平纹细布连衣裙，系上这条粉红色腰带，真是漂亮极了。”接着，他亲了亲她的额角，握住她的手。

“妈妈，爸爸刚刚拥抱我了，”玛格丽特走进母亲房间说，“他看上去真快活，真幸福！”

“孩子，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为家庭的荣耀和财富工作了近三年，他相信已经达到了探求的目标。这一天对我们大家该是多么美好的节日……”

“亲爱的妈妈，”玛格丽特回答道，“下人们见他板着面孔非常伤心，所以他们也会和我们一起高兴的。噢！您换条腰带吧，这一条颜色太旧了。”

“好吧，不过咱们得快点，我想去和皮耶坎谈谈。他在哪儿？”

“在会客室里，正和冉玩哩。”

“加布里埃尔和费莉西在哪儿？”

“我听见他们在花园里。”

“那你赶快下楼，注意别让他们采郁金香！你父亲还没见过今年开的花，今天吃完饭后可能想去看看。你叫勒缪基尼埃把你父亲需要的一切梳洗用具送上楼去。”

玛格丽特出去后，克拉埃太太隔着临花园的窗子朝孩子们望了一眼，见他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一只长着带金色斑点

的闪亮绿翅，俗称金步行虫的昆虫。

“小宝贝们，你们要听话，”她一面把滑动玻璃窗提起一部分让房间通通风，一面说道。然后她轻轻敲了敲连通门，想确知丈夫是否又被什么事分了心。他打开门，她见 he 已脱了衣服，便用快乐的声调对他说：“你不会让我单独和皮耶坎一起呆很久的，是不是？你快点来找我。”

她身轻如燕地下了楼，换了外人，绝不会听出这是一个跛女子的脚步声。

她在楼梯上遇见了男仆，他对她说：“先生抱太太上楼时撕破了太太的袍子，不过是撕下一小块不值钱的布；可是他弄断了这个头像的下颌，我不知道谁能重新把它安上。这下咱家的楼梯给糟蹋了，原来楼梯栏杆多好看！”

“唔！可怜的勒缪基尼埃，你不必修理它，这不是什么大灾大难。”

“究竟出了什么事，连这也不算灾难了？”勒缪基尼埃心里想，“是不是我的主人找到了绝对？”

“你好，皮耶坎先生，”克拉埃太太打开会客室的门，说道。

公证人跑过来搀扶表婶，但她从来只和丈夫挽臂而行；所以她向表侄嫣然一笑表示感谢，对他说：“您也许是为三万法郎来的吧？”

“是的，太太，我回家时收到普罗泰兹—希弗维尔商号的一封发货通知书，该商号给克拉埃先生开了六张各为五千法郎的汇票。”

“呃，今天别对巴尔塔扎尔讲这件事，”她说，“您和我们一

起吃晚饭吧。万一他问您为何而来，求求您找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把通知书给我，我亲自和他谈这件事。一切都很顺利，”她看到公证人很惊讶便继续说道：“再过几个月，我丈夫多半能还清借款。”

公证人听见这句低语时，正望着从花园回来、后面跟着加布里埃尔和费莉西的克拉埃小姐，他说：“我从未见到玛格丽特小姐象此刻这样漂亮。”

克拉埃太太已坐在安乐椅里，把小冉抱到了腿上，这时她抬起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望了望女儿和公证人。

皮耶坎中等身材，不肥不瘦，面孔漂亮得俗气，愁眉不展，悲伤多于忧郁，神情迷惘，踌躇多于思索；他看上去愤世嫉俗，实际却过分谋求私利，过分贪食，因而不可能真正弃绝尘世。通常那种茫然若失的眼神，冷漠的态度，做作的沉默，似乎显得莫测高深，其实掩盖着一个只惦记人间利益的公证人的空虚和无能，但他年纪尚轻，还没有嫉妒心。倘若他没有某种隐蔽的贪财意识，那么与克拉埃家族联姻就是他无限忠诚的根由了。他装作很大方，其实算盘很精。因此，他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他的态度会发生变化，当他认为克拉埃破了产的时候，他和一般生意人一样，表现出不容置辩、生硬和粗暴的关切；继而，当他猜想表叔的工作有可能成功时，这份关切又变得亲热，随和，几乎有点低声下气。时而他把玛格丽特·克拉埃看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外省公证人无法接近的公主；时而又把她视为假若他屈尊俯就娶她为妻便会大喜过望的可怜姑娘。他是外省人，又是弗朗德勒人，没有坏心眼；甚至不乏忠

诚和善意；但天真的利己主义使他成不了完人，滑稽可笑的举止损害了他的仪表。此刻，克拉埃太太回忆起公证人在圣皮埃尔教堂门廊下和她讲话时的生硬口气，注意到她的回答使他的举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她猜出他内心深处的思想，试图用深邃的目光窥破女儿心里是否想着表兄；但她看到女儿完全无动于衷。大家谈了一会儿城里的传闻，这家的主人离开卧室下了楼，片刻之前，做妻子的已经怀着难以言传的愉快听见皮靴踩得地板咯吱咯吱响。他的步履如同一个走路轻快的年轻人，预示着一个彻头彻尾的变化。克拉埃太太那样急迫地盼着他露面，他下楼梯时，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哆嗦。很快他一身时髦的装束出现在众人面前。脚上擦得锃亮的有翻口的皮靴露出上半截白丝长袜，身着缀着金钮扣的蓝色克什米尔短绒呢套裤，带花卉图案的白背心，和一件蓝色燕尾服。他十分精心地刮过胡子，梳了头发，往头上洒了香水，剪了指甲，洗了手，不久前见过他的人似乎都认不出他来了。他的妻子儿女和公证人见到的不是一位几乎神经错乱的老人，而是一位面孔和蔼谦恭、充满魅力的四十岁的男子，连瘦削的轮廓和紧贴骨头的皮肤透露出来的疲惫和痛苦也有几分风采。

“您好，皮耶坎，”巴尔塔扎尔·克拉埃说。

化学家又变成了父亲和丈夫，他从妻子膝上抱起最小的孩子，把他举到空中，迅速地将他举起又放下。

“您看看这小家伙，”他对公证人说，“这样漂亮的小造物不激起您结婚的欲望吗？请相信我，亲爱的，家庭的乐趣能抚慰一切。——哼唷！”他举起再说。“嘭！”他嚷着，把再放到地

上。“哼唷！ 嘭！”

孩子被轮番举到天花板和放到地板上，高兴得放声大笑。母亲掉转眼睛，以免流露出这游戏在她心中掀起的感情波澜，这游戏看上去那样简单，对于她却是一场家庭革命。

“看看你走得怎么样，”巴尔塔扎尔一边说，一边把儿子放在地板上，自己倒在一张安乐椅里。孩子被长统靴护口上方系套裤的闪闪发光的金钮扣吸引住了，朝父亲跑过去。“你真可爱！”父亲拥抱了他，说道：“你是个克拉埃，你走路笔直。——喂！加布里埃尔，莫里翁老爹^①身体怎么样呵？你是不是勇气十足地对付法外互译的练习呵？对数学理解得好不好？”

接着，巴尔塔扎尔起身来到皮耶坎面前，用他特有的亲热谦恭的口气说：“亲爱的，您也许有些事要问我？”他挽起皮耶坎的手臂，拉他去花园，补充说：“来看看我的郁金香吧？……”

克拉埃太太注视着丈夫走出去，又见到他这样年轻，这样和蔼，恢复了原先的模样，不禁喜形于色；她站起身，搂住女儿的腰，拥抱了她，说道：“亲爱的玛格丽特，我心爱的孩子，我今天比往常还要爱你。”

“好久以来我没见父亲这样和蔼可亲了，”她回答说。

勒缪基尼埃来通知晚餐已摆好，克拉埃太太为避免皮耶坎来搀她，挎起了巴尔塔扎尔的胳膊，于是一家人步入了餐厅。

这间屋子的天花板由一些外露的、但上了漆的梁组成，这

^① 指《小伙子》一书的作者维克托·莫里翁，在此喻克拉埃的长子加布里埃尔。

些梁每年都要清洗和翻修。屋里摆着很高的橡木餐具柜，搁板上放着最珍奇的祖传餐具。四壁悬挂紫色皮革，上面印着烫金的狩猎场面。餐具柜上方，精心置放的珍禽羽毛和稀有贝壳在四处熠熠闪光。椅子从十六世纪初以来一直没有更换，呈方形，椅腿扭曲，小靠背罩着缀流苏的织物，这种式样曾盛极一时，拉斐尔在那幅《圣母坐像》里为它扬过名。椅子的木头已经变黑，但包金的钉子象新的一样闪闪发光，细心换过的红靠背面颜色很好看。弗朗德勒与其西班牙式的创新在此完完全全获得了新生。餐桌上，长颈大肚玻璃瓶和小瓶子带着古代凸肚形的优美线条所赋予的体面模样。玻璃杯正是那种在荷兰或弗朗德勒流派的所有画幅中都见得到的古式高脚杯。饰有照贝尔纳·德·帕利西^①风格着色的人像的粗陶餐具，出自英国的韦奇伍德^②工厂。银器粗大笨重，各面呈方形，饰以圆雕，是真正的家用银餐具，每一件在雕镂、样式和形式上都不相同，可为克拉埃家舒适生活的起步和财产的累进作证。餐巾缀有流苏，这纯属西班牙的习俗。至于台布，人人应当想到克拉埃家把拥有华丽的台布看作荣誉攸关的事。这套餐具，这套银器是供日常家用的。举行节庆活动的前楼自有它特别的奢华，留给盛宴之日使用的珍奇物品赋予节日隆重的气氛，而用惯了的物品可以说不被人看重，隆重的气氛便不复存在。在后区，一切都显得古朴稚拙。最后一个

① 即贝尔纳·帕利西(1510—1589)，法国陶器制造家、玻璃画师和作家。

② 乔赛亚·韦奇伍德(1730—1795)，在英国有巨大影响的陶器设计家和制造商。

妙不可言的细节：室外沿窗爬着一株枝蔓横生的葡萄。

“太太，您没有丢掉传统，”皮耶坎接过一盘百里香浓汤说道，弗朗德勒或荷兰的厨娘往这种汤里放些小肉丸，再加上烤面包片，“这是我们的先人在礼拜天习惯喝的汤！在荷兰，只有你们家和我舅舅德拉凯家还喝这种历史悠久的浓汤。啊！对不起，萨瓦龙·德·萨瓦吕斯老先生仍然自豪地在图尔内的家里让人做这种汤，可是在其他所有地方，老弗朗德勒快完了。现在做家具仿照希腊的式样，到处只看见头盔、盾牌、长矛和束棒。人人重建房屋，出售旧家具，重打银器，或者用银器去换既比不上萨克森古瓷又比不上中国古玩的塞夫勒瓷器。噢！我呀，我骨子里是弗朗德勒人。所以，看见制锡匠用木头或金属的价钱购买我们那些镶铜嵌锡的漂亮家具，我的心直淌血。但我以为，社会、国家想脱胎换骨。连艺术手段也失传了！当一切都求快的时候，什么也不能认认真真地做好。上次我去巴黎，人家带我去看卢浮宫陈列的画。我保证，那些布局太紧密，没有深度，画家不敢着上颜色的画简直是白布幕。而据说他们想推翻我们的老流派。啊！是吗？……”

“我们古代的画家，”巴尔塔扎尔回答说，“研究颜色的各种调配和固色力，让颜色经受日晒雨淋。但您说得对：今天，艺术的物质手段的发展比不上以往任何时候。”

克拉埃太太没有听他们交谈。她听见公证人说瓷餐具很时兴，灵机一动，想卖掉从弟弟那里继承来的笨重的银器，希望这样能够偿清丈夫的三万法郎欠款。

“哈哈！”克拉埃太太重新加入谈话时，巴尔塔扎尔对公证

人说，“在杜埃，大家很关心我的工作？”

“是的，”皮耶坎答道，“人人都在想您把那么多钱花在什么地方。昨天，我听见首席庭长先生说他很痛心，一个象您这样的人竟在寻找点金石。于是我冒昧地回答说您知识渊博，不会不知道这是与不可能进行较量，您笃信基督教，不会自以为能超过上帝，您和所有克拉埃一样善于盘算，不会拿您的钱去换走方郎中的万灵药。不过我要向您承认，我和大家一样对您避开整个社会的作法感到遗憾。您的确不再是这个城里的人了。说实话，太太，如果您能听见大家怎样乐于赞美您和克拉埃先生，您一定非常高兴。”

“您拒绝别人的非难，做得象一位至亲，这些非难至少会使我显得滑稽可笑，”巴尔塔扎尔答道，“啊！杜埃人以为我破了产！可是，亲爱的皮耶坎，再过两个月我将举行一次晚会庆祝我的结婚纪念日，晚会的盛大将使我重新赢得亲爱的同胞们给予埃居的敬重。”

克拉埃太太两颊绯红。这个纪念日被忘记已有两年了。正如那班疯子有时候才智也会迸发出罕见的光辉，巴尔塔扎尔一腔柔情，从未象现在这样风趣。他对子女关心备至，谈吐风雅，诙谐，得体，很有魅力。久违了的父爱的回归自然是他能给予妻子的最美好的节日，对她来说，他的话语和眼神又恢复了那种恒久的表达感应，它能在两颗心之间感受到，并证明妙不可言的情感一致。

老勒缪基尼埃似乎变年轻了，带着他的隐秘期望得到实现所引起的不寻常的喜悦走来走去。主人在举止上突然发生

的变化对他比对克拉埃太太更加意味深长。一家人看到的是幸福，随身男仆看到的却是财富。他帮助巴尔塔扎尔做实验的时候也染上了他的疯病。也许勒缪基尼埃在化学家迟迟达不到目的时脱口而出的解释中领悟到他的研究的意义，也许人们与生俱来的模仿倾向使他采纳了身边的人的观点，总之他对主人怀有掺杂着恐惧、钦佩和私心的迷信感情。实验室之于他犹如彩票售票处之于民众，是经过筹划的希望。每晚他就寝时心里想：“明天，也许我们将在钱堆里打滚！”而次日，他怀着和头天始终一样强烈的信念醒来。他的姓氏表明他原籍弗朗德勒。过去平头百姓是以诨号相认的，它取自他们的职业、乡土、体形或品德，他们获得解放后，这个诨号就成为他们组建的自由民家庭的姓氏。在弗朗德勒，麻纱商叫做缪基尼埃^①，这大概就是老男仆的祖先中从农奴变为自由民的那个人从事的职业，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灾祸，缪基尼埃的孙子又变成了领薪饷的农奴。因此这个常常为了谐音被叫做缪基尼埃的老家仆，概括了弗朗德勒的历史，它的麻纱史和贸易史。他的性格和外貌不乏奇特之处。三角形的脸又长又宽，布满长条麻瘢，给脸上留下许许多多发亮的白线条，看上去十分古怪。瘦削，高挑个子，走路的样子庄重、神秘。小眼睛和头上那顶光滑的黄色假发一样呈桔黄色，只斜眼看人。他的外表和他激起的好奇心十分协调。深知主人的秘密，对主人的工作讳莫如深的助手身分给他平添了一股魅力。巴黎街的

① 据学者考证，该词源于古代一种名叫“莫尔甘”、“莫洛甘”或“缪基”的高价织物，“缪基尼埃”即制造或出售这种织物的人。

居民怀着掺杂着敬畏的兴趣望着他经过，因为他的答话晦涩难懂，总包含着获得财宝的希望。他为主人少不了他而感到骄傲，对同伴们行使一种令人头疼的权力，利用它逼人让步，从而变成家里的半个主子。他和极端依恋主人一家的弗朗德勒仆役们不同，只对巴尔塔扎尔有感情。如果克拉埃太太伤心苦恼，或者家里出了件喜事，他照样带着惯有的冷漠吃他的黄油面包，喝他的啤酒。

晚餐毕，克拉埃太太建议到花园里，在点缀花园中央的郁金香花坛前喝咖啡。栽着郁金香的花盆埋在土里，搭成金字塔形，花名刻在石板上，巴尔塔扎尔独有的一株龙口郁金香亭亭玉立于塔尖。这花名叫克拉埃西亚娜郁金香，一朵花上有七种颜色，花瓣长长的缺口似乎镶了金边。巴尔塔扎尔的父亲曾多次拒绝以一万盾的价格出售，为了不让人偷去一粒籽种，他严加防范，把花放在会客室里看守起来，经常整天整天地观赏它。花茎硕大，笔直，坚挺，绿得可爱；花株的比例与花萼十分相称，萼片的颜色以清晰发亮著称，过去曾使这种名贵的花身价百倍。

“这里有价值三四万法郎的郁金香，”公证人说，轮流望了望表婶和色彩缤纷的金字塔盆架。克拉埃太太看到这些在夕阳的余辉中宛若宝石的花兴奋之极，没有完全领会公证人这句话的含义。

“这有什么用？”公证人对巴尔塔扎尔说，“您应该卖掉它们。”

“唔！难道我需要钱！”克拉埃回答，同时做了一个手势，

似乎四万法郎不过是区区之数。

出现了片刻的静默，其间孩子们发出好几声欢呼。

“看呀，妈妈，那一朵。”

“噢！瞧那朵多美！”

“这一朵叫什么名字？”

“对人的理性而言多么深不可测，”巴尔塔扎尔举起手，绝望地双手合十，大声地说。“氢与氧的化合通过不同的比例，在同一个环境中，用同一种要素产生出这些颜色，而每一种颜色都是一个不同的结果。”

妻子听清楚了这句话的词语，但话讲得太快，她没有完全理解。巴尔塔扎尔想到她学过他最喜爱的科学，便朝她做了个神秘的手势，对她说：“你会明白的，你还不可能知道我这话的意思！”于是他好象又陷入了习惯性的沉思。

“这我相信，”皮耶坎从玛格丽特手中接过一杯咖啡，说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低声对克拉埃太太补充说，“麻烦您亲自和他谈吧，就是魔鬼也休想把他从沉思冥想中解脱出来。得等到明天再说了。”

他和克拉埃道别，克拉埃假装没听见。他拥抱了在母亲怀里的小冉，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走了。大门咣当一声关上时，巴尔塔扎尔搂住妻子的腰，凑在她耳边说：“我知道怎样打发他走。”一句话打消了他佯装的沉思可能使她产生的不安。

克拉埃太太向丈夫掉过头去，让他看到了她眼中的泪水，但没有觉得不好意思，那是多么甜蜜的泪水啊！接着她把前额靠在巴尔塔扎尔的肩头，听任冉滑到了地上。

“回会客室吧，”她停了一下说。

整个晚上，巴尔塔扎尔快活得几乎发疯；他为孩子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游戏，自己玩得忘情，没有发觉妻子出去了两三次。将近九时半，再上了床，玛格丽特帮妹妹费莉西脱掉衣服后回到会客室，发现母亲坐在大安乐椅里，父亲正握着她的手和她谈心。玛格丽特怕搅扰父母，仿佛想不与他们讲话便走开；克拉埃太太发觉了，对她说：“来呀，玛格丽特，来呀，我心爱的孩子。”她把玛格丽特拉到身边，虔诚地亲亲她的额角，补充说：“把你的书拿回房去，早点睡吧。”

“晚安，心爱的女儿，”巴尔塔扎尔说。

玛格丽特拥抱了父亲，然后走了。克拉埃和妻子单独呆了一会儿，两人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最后一抹晚霞消逝在花园的叶丛中，叶丛已经变成黑色，在微光中依稀见到叶片的齿状边缘。天差不多黑下来的时候，巴尔塔扎尔用激动的嗓音对妻子说：“上楼吧。”

早在英国的风俗把女子的卧室奉为圣地之前，一个弗朗德勒女子的卧室就是难以进入的。该地区的贤妻良母并不以此炫耀她们的贞洁，而视其为自幼养成的一种习惯，一种把卧室变为神妙圣所的家庭迷信，在那里充溢着温存的情感，在那里淳朴与社会生活中最甜蜜、最神圣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在克拉埃太太所处的特殊境况下，任何女子都会愿意把最漂亮的東西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但她是带着高雅的情趣这样做的，她知道我们周围的景象能对感情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一个俊俏女子家里这可以说是奢侈，在她家却是一种需要。她懂

得了“要打扮成漂亮女人！”这句话的意义，这句箴言指导了拿破仑第一个妻子的全部行动，并常常使她显得很造作，而克拉埃太太却始终很自然，很真诚。尽管巴尔塔扎尔熟悉妻子的卧室，但由于他全然不把物质生活放在心上，所以他走进来时感到一阵轻微的战栗，仿佛第一次见到这间屋子。插在摆放有致的硕大中国瓷花瓶长颈中的郁金香娇艳的颜色，和效果只能与最欢快的铜管乐队相比的大量灯烛，显露出一位扬扬得意的女子摆阔的快活。亚麻色的灰绸料在烛光下闪着和谐的光泽，几件物什上适可而止的包金的闪光和宛若一束束宝石的鲜花五彩缤纷的色调，给绸料单调的颜色增添了些许变化。而这些准备的奥妙所在，正是为了他，始终是为了他！……约瑟芬无法更有说服力地告诉巴尔塔扎尔他始终是他的欢乐和痛苦的根源。这间卧室的外观令心灵处于妙不可言的境界，驱除一切忧郁的念头，只留下稳定和纯洁的幸福感。在中国购买的帷幔料子散发出沁人心脾、但又不令人疲惫的好闻气味。最后，细心拉好的窗帘透露出寻求清静的愿望，渴望留住最轻的话音，把重新被征服的丈夫的目光关在房里的意图。克拉埃太太一头青丝秀丽光滑，宛如乌鸦的翅膀垂在前额两侧，她裹在一件高及脖颈的浴衣里，外罩一条打着花边状皱泡的长披肩，她走去拉上挡住外面一切声响的绒绣门帘。从那儿，约瑟芬朝坐在壁炉边的丈夫投去快活的微笑，那种面孔往往因心灵而变美的风趣女子善于表达难以抵御的希冀的微笑。一个女子的最大魅力即在于不断呼唤男子的豁达大度，在于优雅地作出软弱的表示，使他感到自豪，唤醒他心中最美好的

感情。承认软弱不就包含着魔法般的诱惑力吗？当门帘的扣环发出沉闷的声响滑过木杆时，她朝丈夫转过身去，用手撑着一把椅子，似乎想在此刻掩饰自己身体上的缺陷，让拖着步子走路的姿态显出妩媚。这是在向他呼救。巴尔塔扎尔一度忘情地凝视着这张衬托在灰色背景上，吸引和娱悦目光的面孔，这时站起身来搂住妻子，把她抱到长沙发上。这正合她的心意。

“你答应过我，”她拿起他的手，在自己那双令人有触电感的手里握着，“把你研究的秘密告诉我。朋友，你得承认我有资格知道，因为我曾鼓起勇气研究一门遭教会谴责的科学，为的是能够理解你；但我很好奇，你什么也别向我隐瞒。所以，你得给我讲讲究竟出了什么意外，你有天早上起床时心事重重，而我头天离开你时你还那样幸福？”

“你是为了听我讲化学才打扮得这样俏丽吗？”

“朋友，接受一个秘密，使我更深地了解你的内心，这对我不是最大的快乐，不是包含并孕育人生一切幸福的相知相契吗？你恢复了对我的全部纯洁的爱情，我想知道是什么意念有力量那样久地剥夺了你对我的爱。是的，我对思想的嫉妒超过对所有加在一起的女人的嫉妒。爱情是广阔的，但并非没有止境；科学却无限深广，我不能看到你独自涉足这个领域。我憎恨一切有可能插在我们中间的东西。如果你得到你所追求的荣耀，我就会成为不幸的人；荣耀不会给你带来极大的享受吧？只有我，先生，应当是你的快乐之源。”

“不，我的天使，把我抛到这条阳关道上的不是一个意念，

而是一个人。”

“一个人，”她惊恐地大声说。

“佩皮塔，你记得一八〇九年在我们家住过的那位波兰军官吗？”

“怎么不记得！”她说。“我常常很不耐烦，因为我的记忆中那样经常地浮现出他那双象两道火舌般的眼睛，眉毛上方燃着地狱炭火的深陷的眼窝，宽阔的秃脑门，往上翘的小胡子，瘦削的、饱经风霜的面孔！……还有他走起路来镇静得吓人！……如果旅店没住满，他当然不会在这儿过夜的。”

“这位波兰贵族名叫亚当·德·维耶兹豪尼亚，”巴尔塔扎尔接着说，“那天晚上你把我们单独留在会客室后，我们偶然谈起了化学。他因家贫当了兵，被迫放弃对这门科学的研修。我想我们是因为一杯糖水彼此认作同门弟子的。当我叫缪基尼埃拿方糖来的时候，中尉做了一个惊讶的手势。‘您学过化学？’他问我道。‘从师于拉瓦锡，’我回答他说。‘您真幸福，又自由，又有钱！’他大声说。从他胸膛里发出一声叹息，那是泄露出隐藏在脑壳中或封闭在心的地狱般痛苦的叹息，总之是某种炽热的、浓缩的、难以言传的东西。他用一道目光表述完他的思想，这目光使我手脚冰凉。停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波兰几乎亡国后，他逃亡到瑞典。在那里他从化学研究中寻求慰藉，对化学他始终抱有不可抗拒的爱好。‘好吧，’他补充说，‘我看出来，您和我一样承认，阿拉伯树胶、糖和研成粉末状的淀粉产生一种绝对相似的物质，在化验时产生相同的结果。’他又停顿了一下，用探索的目光审视了我一番之

后,他秘密地低声对我讲了一段庄严的话,如今我只记得个大概,但是伴随他话语的雄浑的声音,热烈的音调变化,有力的手势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象锤子 在铁砧上打铁一般敲击着我的智力。下面是这番推理的节略,对我而言这是上帝放在以赛亚^①舌头上的木炭,因为我在拉瓦锡门下的研习使我领会了它的全部意义。‘先生,’他对我说,‘这三种表面看如此不同的物质的类似,令我想到自然界的一切产物应当有同一个要素。现代化学研究证明了这条法则在最重大的自然效果部分的真实性。化学把天地万物分成两个泾渭分明的部分:有机界和无机界。有机界包括一切动植物,自然是我们的世界最重要的部分,这些动植物的组织完善程度或高或低,更确切地说,运动机能或大或小,它引起的感觉或多或少。有机界的全部产物经过分析,被归纳为四种单质,即氮、氢、氧三种气体和另一种非金属固态单质——碳。相反无机界变化极小,缺乏运动,毫无感觉,人们可以拒绝承认林耐^②轻率地赋予它的生长天赋。它计有五十三种单质,这些单质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它的全部产物。有没有可能结果较少的地方手段反倒更多呢?……所以,我的前导师的观点是,这五十三种单质有一个共同的要素,它过去在一种力量的作用下发生变化,该力量如今已消逝,但人类的天才应当使它再生。那么,暂时假定该力量的作用已被唤醒,我们就会有一种单一化学。有机界和无

① 以赛亚,《圣经》中以色列四大先知中最著称者。

② 林耐(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给动植物命名的双名法的创立者。

机界很可能建立在四个要素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分解氮,就该把它视为一个负数,那么只剩下三个要素了,这已经接近我们错误地加以嘲讽的古人和中世纪炼金术士的大三元。现代化学还仅仅停留在此。这既了不起,又很不够;了不起是因为化学习惯于不在任何困难面前却步。很不够是与剩下要做的事情相比而言。这门美好的科学,偶然的机遇帮了它的大忙!就拿纯结晶碳粒钻石来说,它似乎不是最后一种可以创造的物质。过去那些以为金子可以分解,因而可以制造的炼金术士,想到生产钻石便退缩不前,我们却发现了钻石的性质及其合成法则。我呢,’他说,‘我走得更远!一次实验向我证实自远古以来人们所关心的神秘的三元将不会存在于当前的分析中,这些分析缺乏以一个固定点为目标的方向。现在先谈谈那次实验。把水田芥的种子(为了在有机界的全部物质中取一种物质)撒在硫华中(同样为了取一个单质),用蒸馏水浇灌种子,不让任何不可靠的成分进入萌发的产物中。种子发了芽,在已知的环境中生长,只以经过化验的已知成分为养料。多次割下植物的茎,取得足够的数量,经燃烧获得几格罗^①的灰,以便对一定的质量进行操作;那么,在化验这些灰时,您将发现硅酸、氧化铝、磷酸盐、碳酸钙、碳酸镁、硫酸盐、碳酸钾和氧化铁,仿佛水田芥种在了水边的土里。但这些物质并不存在于作为植物生长土壤的单质硫中,也不存在于用来浇灌、成分为人所知的水里;由于种子里也没有这些物质,所以我们只有

① 法国古代度量衡单位,一格罗约相当于四克。

假定水田芥含有的物体和它生长的环境中的物体有一个共同的成分,才能解释这些物质在植物中的存在。这样,空气、蒸馏水、硫华和化验水田芥所得到的物质,就是说苛性钾、石灰、氧化镁、氧化铝等等,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在太阳形成的大气中游移不定的要素。从这次不容置疑的实验中,’他大声说,‘我推断出绝对的存在!天地万物共有的一种物质,被一股独一无二的力所改变,这就是对绝对所提出的、我认为可以探求的问题的清楚明白的立场。在此您将遇到神秘的三元,即原料、手段、结果,整个人类历来都拜倒在它们的面前。您将在人间的一切事物中发现三这个可怕的数字,它主宰着宗教、科学和法律在此,’他对我说,‘战争和贫困中断了我的工作。您是拉瓦锡的学生,您有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因而我可以把我的推测告诉您。下面是我个人的经验使我隐约看到的目标。原料应当是三种气体和碳共有的一个要素,手段应当是负电和正电共有的要素。去发现将确立这两个真理的证据,您就会得到自然界一切效果的最高原因。噢!先生,’他敲了敲自己的脑门,‘一个人在这儿藏着创造的奥秘,预感到绝对的时候,跟着那帮定时互相冲击而不知所为的人随波逐流,这不能算是活着。我目前的生活与一场梦截然相反。我的身体来往活动,处于兵器、火炮和人们中间,按照我既服从又瞧不起的势力的意愿横穿欧洲。我的灵魂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它固定不动,沉浸在一个念头中,由于这个念头而麻木,那就是探求绝对,探求一个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两粒置于同一个环境中的绝对相同的种子,一粒长出白花萼,另一粒却长出黄

花萼！这个现象也适用于蚕，用同样的树叶喂养的蚕，虽然表面上构造没有差别，但有的吐黄丝，有的则吐白丝；还适用于人本身，他们的婚生子女往往与父母完全不同。这个事实的逻辑演绎不是包含着自然界一切效果之因吗？喂！还有什么比相信上帝用最简单的办法创造了一切更符合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呢？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一切数字的出处、并代表原料的数字一的膜拜；他们对第一个聚合和其他一切聚合的典型——数字二的膜拜；对历来使上帝，即物质、力和产品具有了形体的数字三的膜拜，传统上不是概括了对绝对的模糊认识吗？斯塔耳①、贝歇尔②、帕拉切尔苏斯③、阿格里帕④，所有神秘原因的伟大探求者都以三倍伟大者⑤，就是说大三元为口号。无知者惯于谴责炼金术这门超越人的认识的化学，他们恐怕不知道我们正忙于论证这些伟人充满激情的研究！找到了绝对以后，我将同运动作斗争。啊！正当我以火药为食，命令士卒作出相当无谓的牺牲的时候，我过去的导师却不断有所发现，朝着绝对飞奔！我呢，我将象条狗似的死在一座炮台边。’

① 斯塔耳(1660—1734)，德国医生和化学家，燃素说的创始者。

② 贝歇尔(1625—1689)，德国化学家，提出土质的、可燃的和金属的三元素理论。

③ 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出生于艾思西德伦(今瑞士)的医师和炼金术士。他发现并使用了多种新药，促进了药物化学的发展，对现代医学的兴起作出了贡献。

④ 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1486—1535)，查理五世的宫廷秘书，萨瓦的路易丝的医生，公认的神秘学家和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论神秘哲学》及《论艺术与科学的无益和不可靠》等。

⑤ 古希腊人给埃及的墨丘利神起的绰号，他被视为文学艺术的创始者。

当这位可怜的伟人稍稍平静下来时，他带着几分动人的手足之情对我说：“如果我发现一个可做的实验，我会在临死前遗赠给您。”我的佩皮塔，”巴尔塔扎尔紧握妻子的手说，“当这人向我的灵魂喷射火一般的推论时，两行愤怒的泪水流下他凹陷的面颊，拉瓦锡已经胆怯地对自己做过这番推论，却不敢完全沉溺其中。”

“怎么，”克拉埃太太不禁打断丈夫的话，大声说道，“这人在我们的房檐下过了一夜，就夺走了你对我们的情意，他用一句话，一个字眼，就毁了一个家庭的幸福。亲爱的巴尔塔扎尔啊！这人有没有划十字？你是否仔细打量过他？惟独魔鬼才可能有这种黄眼珠，从中喷出普罗米修斯之火。是的，惟独恶魔能够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从那一天起，你不再是父亲、丈夫，也不再是一家之主了。”

“什么！”巴尔塔扎尔在房间里站起来，朝妻子投去犀利的目光，说道，“你指责你丈夫，而他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为的是能够把大富大贵的荣耀的红袍扔在你的脚下，作为献给你心灵宝库的微薄祭品！难道你不知道这三年来我做了什么？我迈出了巨人的步伐，我的佩皮塔！”他说着兴奋起来。他妻子觉得，与爱情之火相比，他的面孔在天才之火的辉映下更加神采奕奕，她一边哭一边听他讲。“我化合了氯和氮，分解了好几个迄今为止被视为单质的物体，发现了新的金属。噢，”他看见妻子泪流满面，又说道，“我分解了眼泪。眼泪里含有一点点磷酸钙，一点点氯化钠，还有粘液和水。”他继续往下讲，没有看到约瑟芬面部可怕的抽搐。他跨上了科学这匹骏马，凌空展

翅，远远离开了物质世界。“这个分析，我亲爱的，是绝对体系的最佳证据之一。任何生命都意味着燃烧，生命的持续随着火源火力的大小而有长有短。这样，矿物的破坏就被无限期地推迟，因为矿物的燃烧是潜在的、潜伏的或难以觉察的。这样，通过化合产生水分而不断得到滋润的植物生命是无限的，有好几种植物与上一次地壳的激变属于同一时代。但是，每当自然界改进了一架仪器，每当它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目的，把感觉、本能和智力这三个有机体系中标明的级别投进这架仪器，这三个机体就会燃烧，火力的大小直接与取得的结果有关。人代表智力的最高水平，向我们提供唯一的、产生半创造力的仪器——思想！在自然界的动物当中，人是燃烧程度最强的动物，其燃烧的强大后果可以说是通过我们化验时他的身体所提供的磷酸盐、硫酸盐和碳酸盐透露出来的。这些物质不就是电流的作用——一切受胎本原——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吗？电在他身上不是通过比在其他一切动物身上更变化多端的化合来表现的吗？他不是比其他一切造物有更大的能力吸收分量更大的绝对要素，他不吸收这部分要素不正是为了在一部更完善的机器中，用它组成自己的力量和思想吗！我相信这一点。人是一个长颈瓶。因此，依我看，白痴就是大脑含有最少的磷或最少的其他任何电磁产物的人，疯子的大脑则含量过多，普通人含量很少，天才人物的脑子饱和的程度适中。不断坠入情网的人、脚夫、舞蹈家、饕餮之徒，是转移从他们的电器中得到的力的人。因而，我们的感情……”

“够了，巴尔塔扎尔，你使我感到恐怖，你谤神毁道。怎

么！我的爱情竟是……”

“飘逸的以太物质，”克拉埃说，“而它可能是绝对的谜底。你想想，如果我，我第一个！如果我找到，如果我找到，如果我找到！”他用三种不同的声调讲出这句话，面孔渐渐露出受神灵启示者的表情，“我制造金属，我制造钻石，我重复大自然，”他大声说。

“你会因此更幸福吗？”她绝望地叫道，“该死的科学，该死的恶魔！你忘了，克拉埃，你犯了撒旦曾经犯过的骄傲的过失。你在损害上帝。”

“噢！噢！上帝！”

“他否认上帝！”她绞着手叫道，“克拉埃，上帝掌握着你永远不会有的威力。”

听到这个似乎取消心爱的科学的论据，他望着妻子，浑身打颤。

“什么！”他说。

“唯一的力量是运动。这是我从你迫使我阅读的那些书籍中领会到的。化验花、水果和马拉加麝香葡萄酒吧。你自然会发现它们的成分，这些成分和水田芥的成分一样，来到一个似乎很陌生的环境里；必要时，你可以在自然界找到它们；但是把它们聚合在一起，你会造出这些花，这些水果和马拉加麝香葡萄酒吗？你会有不可思议的阳光的效果，你会有西班牙的空气吗？分解并不是创造。”

“如果我找到强制力，我就能创造。”

“什么也阻止不了你，”佩皮塔用绝望的声音嚷道，“噢！

我的爱情，它被杀死了，我失去它了。”她泪如雨下，一双眼睛因为痛苦和流泻的感情的圣洁而炯炯有神，透过泪水闪闪发亮，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是的，”她抽噎着又说，“你弃绝了一切。我看出来，科学在你身上比你本人更强大，它带着你飞得太高，你绝不会再降下来做一个可怜女子的伴侣。我还能献给你什么幸福呢？啊！我真希望相信——可悲的慰藉——上帝创造了你是为了表现他的业绩并为他唱赞歌，上帝在你怀里隐藏了一股支配你的难以抗拒的力量。不，上帝是善良的，他会在你心中留下对一个钟爱你的女人，对你应当保护的子女的几缕思念。是的，只有魔鬼能帮助你在这些没有出路的深渊中间，在这茫茫黑夜之中独自行走，为你照路的不是对上苍的信仰，而是对你自己才能的可怕信仰！否则，你不会不发现，我的朋友，三年来你挥霍了九十万法郎。噢！你呀，你要公正一些，我在人世间的上帝，我丝毫不责怪你。如果只有我们两个，我会跪下把我们的全部财产送给你，对你说：‘拿去吧，扔进你的炉灶，让它变成烟尘吧，’看到青烟袅袅我会纵声大笑。如果你很穷，我会毫不羞耻地去乞讨，为你弄来维持你的炉火不熄所需要的煤。总之，如果我投身进去，能帮你找到你那个可恶的绝对的话，那么我会幸福地投身进去，克拉埃，因为你把你的荣耀和快乐置于这个尚未找到的秘密之中。可是我们的孩子，克拉埃，我们的孩子呢！他们将怎么办，如果你不能很快猜到这个地狱的秘密！你知道皮耶坎为何而来吗？他来向你讨你欠下的又还不起的三万法郎。你的产业不再属于你了。我告诉他你有这三万法郎，以免他提问题使你为难；

但为了偿清这笔钱，我曾考虑卖掉我们的旧银器。”她见丈夫的眼睛快湿润了，便绝望地扑倒在他的脚下，向他伸出恳求的双手：“我的朋友，”她大声说，“把你的研究停下一会儿吧，让我们积攒起你将需要的钱用于今后的研究，假若你坚持继续从事你的事业的话。噢！我不对它作出判断，如果你愿意，我将吹旺你的炉火；但是别让我们的孩子受苦受穷，你不再能爱他们了，科学吞噬了你的心，别给他们留下不幸的生活，用以代替你应该给予他们的幸福。在我心中母性的感情常常最脆弱，是的，我常常祈愿不做母亲，以便能够更紧密地与你的心灵结合，与你的生命结合！因此，为了平息我的悔恨，我应当在你面前先为孩子们，再为我自己辩护。”

她的头发散开了，披在肩上，两眼如射箭般投出千百种情感。她战胜了她的情敌，巴尔塔扎尔抱起她来，把她放在长沙发上，跪在她的脚边。

“我伤了你的心了，”他对她说，那语调如同一个人从恶梦中醒来。

“可怜的克拉埃，你还会不由自主地伤我们心的，”她把手伸进他的头发里，说道，“来吧，坐到我身边来，”她说，向他指了指长沙发上的位置。“瞧，我把一切都忘了，既然你又回到我们身边。努力吧，我的朋友，我们将补救一切。但你不再远离你的妻子了，是不是？说‘是’呀！我的伟大英俊的克拉埃，你让我对你高尚的心施加女性的影响吧，这影响对于不得志的艺术家，对于痛苦的伟人的幸福是不可或缺的。你对我粗暴也好，使我精疲力竭也好，随你怎样，但你要允许我为了你

的利益稍稍拂逆你。我决不会滥用你将给我的权力。做个名人吧，但也要做个幸福的人。别喜欢化学胜过喜欢我们。你听着，我们会非常随和，我们将允许科学与我们分享你的心；但你要公正，要把我们的那一半给我们。你说，我的公正无私不是很高尚吗？”

她的话引得巴尔塔扎尔微微一笑。她用女子掌握的巧妙手腕，把最高深的问题引入女子所精通的戏谑领域。不过，虽然她强作欢颜，她的心收缩得那样猛烈，很难恢复通常状态下那种均匀平稳的跳动；但看到巴尔塔扎尔的眼睛重新流露出令她陶醉的表情——这是属于她的荣耀——，向她显示出她以为已然失去的昔日威力的全部作用，她笑着对他说：“相信我吧，巴尔塔扎尔，造化把我们创造出来是为了感觉，尽管你希望我们只是一些电的机器，但是你那些气体，那些以太物质，将永远解释不了我们拥有的窥视未来的天赋。”

“不，”他接口说，“可以用亲合力来解释。造就诗人的幻觉力和造就学者的推断力，建立在不可见、不可触知和不可估量的亲合力上，凡夫俗子把这种亲合力归入精神现象，其实它是物理效果。先知又看又作判断。可惜这类亲合力太罕见，太不容易感知，无法进行分析或观察。”

“这个，”她吻了他一下说道，以便把她不幸唤醒了的化学赶走一些，“难道是一种亲合力？”

“不，这是化合：两种相同符号的物质不产生任何作用……”

“得啦，住口吧，”她说，“你要使我痛苦死了。是的，我忍

受不了，亲爱的，在你爱的激情中也见到我的情敌。”

“但是，我的命根儿，我只想着你，我的工作是全家的光荣，你是我全部希望的依托。”

“哦，看着我！”

这个场面使她变得象少妇一样美丽，对她整个的人，丈夫只看见在轻薄透明的网纱和花边之上的她的面庞。

“是的，我真不该为了科学遗弃你。现在，当我再陷入心里牵挂的事时，我的佩皮塔，你要把我拉出来，这是我的要求。”

她垂下眼帘，任他抓住自己的手，一只既有力又娇嫩的手，那是她身体最美的部分。

“但是，我还有更高的要求，”她说。

“你美得那样楚楚动人，可以得到一切。”

“我要砸烂你的实验室，用链子锁住你的科学，”她说，两眼放出火光。

“好，让化学见鬼去吧。”

“这个时刻勾销了我的全部痛苦，”她接着说，“现在，你要愿意就叫我受苦吧。”

听到此言，巴尔塔扎尔流下了眼泪。

“你说得对，过去我透过一层面纱看到你们，再也听不见你们的声音。”

“如果只关系到我，”她说，“我会继续默默地忍受，不在夫君面前提高嗓门；但你的儿子们需要受到尊重，克拉埃。我向你担保，如果你继续这样挥霍家产，即使你的目标是光荣的，

世人也丝毫不会感激你，他们的责难将落在你的家人头上。你的妻子引你注意你没有瞥见的危险，这对你，一个智力如此高超的人，难道还不够吗？咱们别再谈这些事了，”她说，朝他嫣然一笑，使了个媚眼。“今晚，克拉埃，咱们要高兴就高兴个够。”

这一晚对这户人家的生活至关重要，巴尔塔扎尔·克拉埃肯定答应了约瑟芬停下他的工作，第二天没有去实验室，整整一天都呆在她身边。翌日，全家人准备行装去乡下，他们在那里大约住了两个月，由于克拉埃要象过去那样庆祝自己的结婚纪念日，一家人为了筹办晚会才回城。于是，巴尔塔扎尔一天接一天地得到了他的工作和无忧无虑搅乱了他的银钱事务的证据。妻子非但不加以指责扩大创伤，反而总找到一些权宜之计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克拉埃最后一次接待客人那天有七名仆人，现在只剩下勒缪基尼埃、厨娘约赛特和一个名叫玛尔塔的老使女，自女主人离开寄宿学校起，玛尔塔就没有离开过她；靠这样少的仆役是无法接待全城的社会名流的。克拉埃太太建议从巴黎请一名厨师来，训练花匠的儿子服侍客人，再借用皮耶坎的仆人，一切难题便迎刃而解。因此，谁也没有发觉他们手头拮据。在筹备晚会的二十天里，克拉埃太太巧妙地帮助丈夫消磨时光，时而委托他挑选装点大楼梯、游廊和住房的奇花异卉，时而派他去敦刻尔克弄几条为北方省主妇的餐桌增光的那种特大的鱼。克拉埃举办的这类晚会是件至关重要的大事，要求处处精心，积极配合，在一个好客的传统与家庭的荣誉息息相关的地区，对主仆而言，宴会如同一场

要向宾客打的胜仗。牡蛎运自奥斯坦德，大松鸡购自苏格兰，水果来自巴黎；总之，哪怕最次要的东西也应该与祖传的奢华相称。况且克拉埃公馆的舞会是小有名气的。当时省会在杜埃，这次晚会可以说是冬季社交活动的开始，并给当地所有的晚会定调子。在十五年当中，巴尔塔扎尔努力把晚会办得与众不同，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次都引得方圆二十法里内的人议论纷纷，大谈服饰，宾客，最小的细节，在晚会上见到的时新服饰或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这些准备工作阻止克拉埃考虑绝对的探求。学者重新想到家务问题，回到社会生活中来，因此他恢复了作为人，作为弗朗德勒人和一家之主的自尊心，乐于叫地方上的人大吃一惊。他想把晚会办得别具一格，更加考究，在所有显示奢华的新奇玩意儿中，选择了最漂亮、最阔气、生命最短的一种，即把自己的家变成一座罕见植物的暖房，并为女士们准备花束。晚会的其他细节与这种闻所未闻的奢华十分相称，其效果似乎不该被任何事情所破坏。但是，第二十九号战报^①和大军在俄国别列津纳河遭到惨败的特大新闻在晚宴后传播开来。真实而深沉的忧郁攫住了杜埃人的心，他们出于爱国感情一致拒绝跳舞。从波兰寄到杜埃的信件中，有一封是寄给巴尔塔扎尔的。当时在德累斯顿的德·维耶兹豪尼亚先生在信中说，他在最近一次战斗中负了伤，生命危在旦夕，他想把自从他们相遇后他产生的好几个有关绝对的想法遗赠给他的东道主。这封信使克拉埃陷入深沉的思

^① 指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三日拿破仑大军发自俄国莫洛杰奇诺（现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国明斯克州城市）的最后一份战报。

索，别人以为这是他的爱国心所致，做妻子的却不会误解。对她而言，庆祝会是双重的丧事。克拉埃公馆投射出最后光华的这次晚会，在杜埃人最后一次欣赏的富丽堂皇和六代人——每一代各有其癖——积攒的奇珍异宝中间，透着一股阴沉忧郁的情调。

这一日的王后是芳龄十六、被父母介绍给社交界的玛格丽特。她的极端纯朴，她的天真神情，特别是与这所住宅协调一致的容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她正是当地画家笔下的那类弗朗德勒少女：一张圆圆胖胖的脸；栗色的头发，光滑地披在额头，从中间分开紧贴于两鬓；一双灰里带绿的眼睛；漂亮的胳膊，不影响美观的丰腴；羞怯的神情，但在高而平的额头上显露出隐藏在表面的平静和温柔下的刚毅。她既不忧郁，也不伤感，但看上去不大活泼。思考，秩序，责任感，弗朗德勒人性格的三种主要表现，给她的脸带来了生气，这张脸乍看上去冷冰冰的，但线条的优雅和为家庭幸福作出保证的安详的傲气，又把人们的目光引了回来。奇怪的是，她既不象母亲又不象父亲，却酷似外祖母，一位布鲁日的科南克斯，这有珍藏的肖像为证。对这一怪现象生理学家们至今仍不甚了了。

夜宵给晚会添了几分生气。虽然军队的惨败禁止跳舞的娱乐，但人人都想这不该排除吃喝的乐趣。爱国者们迅速离席回家了，漠不关心的人和几个牌迷，以及克拉埃的好几位朋友留了下来；但是，渐渐地，这座被灯火照得通明、杜埃全体显要济济一堂的房子恢复了沉寂；清晨一点前后，游廊空无一

人，一间间客厅的灯火熄灭了。最后，一度人声鼎沸、亮如白昼的内院又变得漆黑阴暗，预示了等待这个家庭的前途。克拉埃夫妇回房间后，巴尔塔扎尔让妻子看了波兰人的信，她把信还给他，做了个忧愁的手势，她预见到了未来。

果然，从这日起，巴尔塔扎尔无法掩饰悲伤和不堪忍受的烦闷。早晨，全家用完早餐后，他在会客室里和儿子冉玩一会儿，和两个忙着缝衣、刺绣、织花边的女儿聊天；但他很快就厌倦了这些游戏，这种闲聊。他这样做好象是履行义务。妻子穿戴好又下楼时，总发现他坐在安乐椅里，望着玛格丽特和费莉西，耐心地听着线轴的响声。报纸来了，他慢慢地读报，象一个不知如何打发时间的退休商人。然后他立起身，透过玻璃窗凝望天空，又回来坐下，漫不经心地拨着火，好象思想的专横剥夺了他对自己一举一动的意识。克拉埃太太对自己缺乏学识、记忆不佳深感遗憾。她很难就一个有意思的题目进行长谈；何况在两个话已说尽，不得不到感情生活或物质生活之外寻找散心的话题的人之间，这或许是不可能做到的。情感生活有其时刻，并且需要对立面；物质生活的旁枝末节不可能久久吸引习惯于迅速作出决断的才智高超的人；而世界对于多情的心灵是无法忍受的。两个彼此完全了解的孤独者应该到思想的最高领域去寻找消遣，因为细小不可能与巨大相抗衡。再说，当一个人习惯于做大事的时候，如果他在心灵深处没有保留那种天真的要素，那种令天才人物不失可爱的孩子气的无拘无束，那就什么也不能使他开心；但是，在那些以见识一切，知道一切，理解一切为己任的人身上，童心未泯

是极为罕见的人类现象。

头几个月，克拉埃太太在爱情和需要的启发下作出了闻所未闻的努力，从这种危急的处境中摆脱出来。时而她想学她从未能玩过的西洋双六棋，由于不难想象的奇迹，她终于学会了。时而她要求巴尔塔扎尔指导女儿们读书，使他关心她们的教育。这些办法全用尽了。约瑟芬在巴尔塔扎尔面前如同德·曼特侬夫人^①面对路易十四的时刻来临了；但为了给昏昏欲睡的主子解闷，她既无大权在握者的排场，又无宫廷的计谋，这个宫廷和暹罗王或波斯萨非王的使团一样善于作戏。在耗尽了法兰西的钱财之后，君主迫不得已用阔少的办法搞钱，他失去了青春，没有新的成就，在荣华富贵中间感到极端无能；王家保姆虽然会哄孩子，有时却安慰不了由于滥用了人和物，滥用了生命和上帝而痛苦的父亲。克拉埃却是因为力量太大而痛苦。一个紧紧扼住他脖子的想法使他透不过气来，他梦想着科学的盛典，献给人类的财宝，给予他的荣耀。他感到痛苦，犹如在贫困中挣扎的艺术家，犹如被缚于神庙大柱上的参孙。^②对这两个君主后果是一样的，尽管知识之王被自己

① 曼特侬夫人(1635—1719)，法国诗人阿格里帕·德·奥比涅的孙女，一六五二年嫁给诗人保尔·斯卡龙，一六六〇年丈夫去世。一六六九年她成为宫廷女官，负责抚养国王的子女。一六八三年王后去世，路易十四于次年与她秘密结婚。

② 参孙，传说中古代以色列人的英雄，据《旧约·士师记》载，父母曾替他发愿终生蓄发，乃具超人之力。后他所爱的非利士女子探知其力大的秘密，乘其熟睡将其头发剃光。非利士人挖其双目，投入狱中，一日祭神时将其系于神殿二柱间戏弄。此时发已再生，大力复至，他奋力摇动二柱，使大殿倒塌，参孙和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的力量所压倒，另一个则因为软弱而意气消沉。佩皮塔一个人怎能对付这种科学的相思病呢？她在用尽繁忙的家务向她提供的手段之后，又向社交界求援，每周举行两次咖啡晚会。在杜埃，咖啡晚会取代了茶会。在这种聚会中，客人们整整一个晚上喝着在这个温良的地区储满地窖的葡萄美酒和利口酒，吃着甜食，啜饮清咖啡或冰镇的牛奶咖啡；女士们则咏唱抒情歌曲，讨论服饰打扮，闲扯城里鸡毛蒜皮的家常。这始终是米埃里或泰尔比尔笔下的画面，只是没有灰色尖帽上的红羽毛，没有六弦琴和十六世纪的漂亮服装。但巴尔塔扎尔为了当好一家之长所做的努力，假装出来的和蔼，昙花一现的才气，一切的一切，在他次日的疲惫中显示出他已病入膏肓。

这些不间断的节日，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证明了疾病的严重。巴尔塔扎尔在滚进深渊以前遇到的这些树枝，延迟了他的坠落，却使他摔得更重。虽然他绝口不谈自己过去的工作，由于感到不可能重新开始做实验，他不发一句怨言，但他象大病初愈的人一样举止透着忧伤，声音微弱，神情沮丧。连他拿起火钳无牵无挂地在火中用煤块搭奇形怪状的金字塔的动作往往也流露出烦闷。等挨到晚上，他显而易见地感到高兴；睡眠想必使他摆脱掉一个纠缠不休的想法；然后，第二天起床时，看到有一整天要打发，他悒悒寡欢，似乎在测量他必须消耗的时间，正如一名疲乏的旅客凝望着正待穿越的一片沙漠。克拉埃太太知道他无精打采原因何在，但她尽量不去想造成的创伤有多么深广。对抗精神上的痛苦，她一身是胆，对抗心灵的宽宏大度，她无能为力。当巴尔塔扎尔带着一个闷头想心事

的人的神情听两个女儿的谈话和冉的笑声时，她不敢盘问他；但看到他甩掉忧郁，出于慷慨之心努力装出快活的样子以免令别人伤心时，她又不寒而栗。见父亲向两个女儿献殷勤，与冉嬉戏，泪水润湿了约瑟芬的眼睛，她走出房去，以掩饰英雄气概使她感情产生的波动，女人们深知这种气概的代价并为之心碎；克拉埃太太这时想说：“杀死我吧，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不知不觉地，巴尔塔扎尔的眼睛失去了火一般的神采，呈现出老人那种黯淡无光的海蓝色。他对妻子的关切，他的言谈话语，他的一切都显得很笨拙。将近四月末，这些症状更趋严重，克拉埃太太惊恐万分，她无法忍受这种情景，千百次地责怪自己，同时十分佩服丈夫遵守诺言，讲弗朗德勒人的信义。有一天，她觉得巴尔塔扎尔从未这样消沉，于是不再迟疑，要牺牲一切救他性命。

“朋友，”她对他说，“我解除你的誓言。”

巴尔塔扎尔神色吃惊地望着她。

“你在想你的实验吗？”她又说。

他以一个敏捷得吓人的手势作了回答。克拉埃太太没有责备他，她从容地探测了他们两人将滚入的深渊，抓起他的手紧紧握住，笑着说：“谢谢，朋友，我对自己的能力是有把握的，”她对他说，“你为我牺牲的不仅仅是生命。现在轮到我作出牺牲啦！尽管我把钻石卖掉了几粒，可是还剩下一些，再加上我兄弟的钻石，足够给你弄来你的工作需要的钱。我原准备把这些首饰留给我们的两个女儿，但你的荣耀不是会给她们带来更加光彩夺目的首饰吗？何况，你不是总有一天会还

给她们更美的钻石吗？”

喜悦骤然间使丈夫容光焕发，约瑟芬却绝望之极；她痛楚地看到这个人的激情比他本人更强有力。克拉埃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毫无畏惧地走在一条对妻子而言不啻是万丈深渊的路上。他信念弥坚，她疑虑重重，挑起最重的担子：女人不总是为两个人痛苦吗？此刻她乐于相信能够成功，希望证明自己为很可能把家产耗尽的举动充当帮凶是正确的。

“我整整一生的爱也不足以表达对你的牺牲精神的感激，佩皮塔，”克拉埃动情地说。

他刚讲完这句话，玛格丽特和费莉西走了进来，向他们问候。克拉埃太太垂下眼睛，在为了一个不着边际的幻想刚刚丧失了财产的孩子们面前发了一会儿呆；丈夫却把她们抱到膝头，快活地与她们交谈，十分高兴能够尽情流露令他透不过气来的喜悦。从此克拉埃太太进入了丈夫的火热生活。子女的前程，他们的父亲受到的敬重，对于她是与荣耀和科学之于克拉埃同样强大的两个动机。因此，当家里的全部钻石通过她的神师德·索利神甫的斡旋在巴黎卖掉，化学品制造商又开始发货时，这个不幸的女子不再有一刻的安宁。科学这个恶魔和吞噬她丈夫的研究狂热不断地搅得她心神不安，她生活在持续的期待中，整日象死人一般呆着，被强烈的欲望钉在安乐椅里，巴尔塔扎尔的欲望在实验室的工作中找到了刍秣，她的欲望却加据了疑虑和担心，把她的心灵折磨得好苦。她不时责备自己充当了一种激情的同谋，这种激情不可能达到目标，并且遭到德·索利先生的谴责。她站起来，走到临内院

的窗前，恐怖地望着实验室的烟囱。如果烟囱冒烟，她就绝望地凝视着那股青烟，各种截然相反的念头冲击着她的心灵和思想。她看到孩子们的财产随着青烟而去；但她挽救了他们父亲的生命：使他幸福不是她的首要职责吗？这最后一个想法给了她片刻的安宁。她获准进入实验室并呆在里面，但很快她不得不放弃这个小小的满足。她在那儿感受到过分强烈的痛苦，巴尔塔扎尔根本不管她，她的在场甚至常常好象妨碍了他；她在那儿嫉妒得失去了耐性，残忍地想把房子炸掉；她在那儿被千百种闻所未闻的痛苦折磨得死去活来。这时勒缪基尼埃变成了她的晴雨表：听见他吹着口哨，走来走去地侍候他们吃饭，她猜测丈夫的实验进展顺利，他抱着即将成功的希望；倘若勒缪基尼埃闷闷不乐，脸色阴沉，她向他投去痛苦的目光，知道巴尔塔扎尔不高兴。女主人和仆人终于相互理解了。虽然一个骄傲，另一个既傲慢又顺从。这位无力招架思想极度消沉的弱女子经不起希望与失望交替出现的折磨，多情女子的忐忑不安和为家庭担忧的母亲的焦虑更加剧了这种折磨。过去她为令人忧伤的沉默感到心寒，如今她也缄口不语，没有察觉家里笼罩着阴沉的气氛，光阴在这间会客室里流逝，整天没有一个笑脸，常常没有一句话。出于母亲的可悲远见，她让女儿养成操持家务的习惯，试图要她们学会一样女子的手艺，以便陷入贫困时可以谋生。这户人家室内的宁静掩盖着可怕的骚动。将近夏末，巴尔塔扎尔花光了由德·索利老神甫居间在巴黎卖掉的钻石的钱，并向普罗泰兹-希弗维尔商号借了两万余法郎。

一八一三年八月，本篇故事开场大约一年以后，克拉埃做了几次成功的实验，可惜他看不上眼，至于研究的主要目标，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在结束了他的一系列工作的那一天，他被无能感压垮了；他大失所望，确信挥霍了巨款而一事无成。这是一场令人惊恐的灾难。他离开阁楼，缓步下楼来到会客室，倒在一张安乐椅里，在孩子们中间呆了片刻，象死了一般，不回答妻子向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泪水涌进了他的眼眶，他赶紧回房，免得别人看见他的痛苦，约瑟芬跟着他，把他带到自己卧室，巴尔塔扎尔单独和她在一起，不再抑制绝望的流露。这一串串男人的眼泪，这一句句泄气的艺术家的话语，身为一家之长的悔恨，带着恐怖、柔情、疯狂的特点，比克拉埃太太以往的一切痛楚更令她难过。受害者安慰了刽子手。当巴尔塔扎尔带着确信无疑的可怕腔调说：“我是个混蛋，我拿孩子们的生命，拿你的生命冒险，为了你们的幸福，我必须自杀！”这个字眼给她当胸一击，她了解丈夫的性格，担心他会立即实现这个绝望的心愿。她感到发生了一场从根本上搅乱了生活的革命，由于佩皮塔装出骗人的冷静，扼止了这场革命的暴烈后果，因而它更加有害。

“我的朋友，”她回答说，“我没有请教皮耶坎，他与我们交情不深，见我们破产私下不会不高兴，我请教的是一位老人，他待我情同父女。我的神师德·索利神甫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可以挽救我们不致破产。他来看了你的藏画。画廊里的那些画的价值可以支付你的产业的全部抵押款，和你欠普罗泰兹-希弗维尔商号的钱，你在那儿大概有笔账要结清吧？”

克拉埃点了点白发苍苍的头。

“德·索利先生认识阿姆斯特丹的哈波和丹凯尔；他们对绘画爱得发狂，象暴发户似的渴望炫耀名门世家才有的奢华，他们会按照我们的画的全部价值付钱。这样我们就又有了收入，你可以从将近十万杜卡托的卖画款中取一部分资金继续做你的实验。我和我的两个女儿，我们很容易知足。假以时日，勤俭持家，我们将在空画框里放上别的画，你将幸福地生活！”

巴尔塔扎尔朝妻子抬起头，喜忧掺半。两个人的角色掉了。妻子变成丈夫的保护人。这个满怀温情，一颗心与约瑟芬的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男人把她抱在怀里，没有发觉可怕的抽搐令她浑身颤动，头发和嘴唇神经质地抖个不停。

“我原先不敢告诉你，在我和绝对之间几乎没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为了使金属气化，我只差找到一个办法，在大气压等于零，总之在一个绝对真空的环境里，把金属置于高温之下。”

克拉埃太太忍受不了这个自私的回答。她期待着对她的牺牲表示热烈的感谢，得到的却是一个化学问题。她突然离开丈夫，下楼到会客室，倒在自己的安乐椅里，在两个吓坏了的女儿之间，泪如泉涌；玛格丽特和费莉西每人握住她的一只手，分别跪在安乐椅的两侧，象她一样哭起来，她们不知道她伤心的原因，好几次问她道：“母亲，您怎么啦？”

“可怜的孩子！我死了，我有感觉。”

这个回答使玛格丽特打了个寒噤，她第一次从母亲的脸

上觉察到褐色皮肤的人特有的那种苍白的痕迹。

“玛尔塔，玛尔塔！”费莉西嚷道，“来呀，妈妈需要你。”

老陪媪从厨房跑来，见这张略带茶褐色、红通通的面孔白里透青：“耶稣的圣体啊！”她用西班牙语嚷道，“太太快死了。”

她匆匆走出去，叫约赛特烧洗脚水，然后回到女主人身边。

“别吓着先生，什么也别对他说，玛尔塔，”克拉埃太太大声说，“可怜的、亲爱的女儿们，”她死命地把玛格丽特和费莉西拥在心口，补充道，“我真想活着看到你们幸福并且嫁了人。玛尔塔，”她又说，“叫勒缪基尼埃去德·索利先生家，就说我请他来一趟。”

这声平地惊雷必然在厨房里引起反响。约赛特和玛尔塔两人对克拉埃太太和她的女儿们忠心耿耿，她们怀有的唯一亲情受到了打击。“太太快死了，先生要把她杀死了，快烧芥末洗脚水！”这些可怕的字眼引得约赛特对勒缪基尼埃痛骂了好几句。勒缪基尼埃冷冰冰的，无动于衷，坐在桌子一角吃东西，光线透过他面前的窗户从院子射进厨房，厨房干净得象一位爱打扮的年轻女子的小客厅。

“结局只该如此，”约赛特望着男仆说道，她爬上凳子，从阁板上取下一只象金子般闪闪发光的小锅。“有哪个母亲能够不动声色，瞧着父亲闹着玩似的把象先生那样多的家产烩成一锅涮肠水呢？”

约赛特头戴一顶褶裥饰边的圆帽，颇似德国雕的胡桃夹子人头。她朝勒缪基尼埃投去尖利的目光，那双布满血丝的

小眼睛的绿颜色使这目光几乎浸满毒汁。老男仆用一个和不耐烦的米拉波^①相称的动作耸了耸肩膀，然后把一片撒满葱花之类调味品的黄油面包塞进大嘴里。

“与其找先生麻烦，太太不如给他钱，我们大家很快就会富得在金子堆里打滚！我们只差一个小铜子就找到……”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两万法郎存款送给先生呢？他是你的主人啊！既然你对他的所作所为那样有把握……”

“你对这事一窍不通，约赛特，烧你的水吧，”弗朗德勒人打断厨娘的话答道。

“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这儿原来有一千马克的银器，你和你主人把它们化成了水，如果任你们这样搞下去，你们会把五个苏变成六个勃郎^②，很快什么也剩不下了。”

“而先生呢，”突然来到的玛尔塔说，“会杀死太太，以便摆脱一个拉住他，阻止他吞掉一切的女人。他被魔鬼附了身，这明摆着！你帮助他，缪基尼埃，至少要冒灵魂不能得救的危险，如果你有灵魂的话，因为这里人人悲痛万分的时候，你却象冰块似的无动于衷。这些小姐哭成了泪人儿，快去请德·索利神甫先生吧。”

“我要为先生做事，整理实验室，”男仆说，“埃斯坎香区离这儿太远，还是你去吧。”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演说家，作家，第三等级的代表。

② 勃郎，法国旧时辅币，五个苏相当于十二勃郎。“把五个苏变成六个勃郎”即破产之意。

“瞧瞧这个怪物!”玛尔塔说,“谁给太太洗脚呢?你想让她死掉吗?她的血气上了头。”

“缪基尼埃,”刚从德·索利先生家回来的玛格丽特来到厨房前面的房间说,“你去请大夫皮耶坎先生赶紧来这儿。”

“哎!你去呀,”约赛特说。

“小姐,先生叫我整理实验室,”勒缪基尼埃一边回答,一边朝两个女人转过身来,神情专横地注视着她们。

“父亲,”玛格丽特对正下楼来的克拉埃先生说,“你不能给我们留下缪基尼埃派他进城吗?”

“你去呀,下贱的中国佬^①,”玛尔塔听见克拉埃先生要勒缪基尼埃听他女儿的吩咐时说道。

贴身男仆对这家人缺乏忠心,是这两个女人和勒缪基尼埃之间发生口角的主要原因,而他的冷漠更激发了约赛特和老陪媪的依恋之情。这场表面上气量狭小的争斗,后来在这个家庭需要救援对付不幸的时候,对它的前途产生了巨大影响。巴尔塔扎尔又变得那样心不在焉,没有觉察约瑟芬的病况。他把冉抱到膝头,无意识地颠着他玩,心里想着从此他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他见人家给妻子端来了洗脚水,她没有力气从她躺着的安乐椅里站起来,一直呆在会客室。他甚至望着两个女儿照顾她们的母亲,却不想想她们这样热心照料的原因。当玛格丽特或冉想讲话的时候,克拉埃太太向他们指指巴尔塔扎尔要求保持肃静。这样的场面令玛格丽特深思,她处

① 在法语中,“中国佬”常带嘲讽甚至侮辱之意。

于父母之间，人已经长大，有足够的理智评判父母的言行。在家庭内部的生活中，有些时候子女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父母的法官。克拉埃太太明白这种局面的危险。出于对巴尔塔扎尔的爱，她努力在玛格丽特心目中，为一个目光准确的十六岁女孩可能看出来的父亲的过错开脱。克拉埃太太在这种场合对巴尔塔扎尔表示的崇敬，躲在一旁以免打扰他沉思的谦恭，使孩子们对父亲的威严留下了几分恐怖的印象。但是这种忠诚不管多么有感染力，却更增加了玛格丽特对母亲的钦佩，日常生活的变故尤其把她和母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感情建立在对苦难的某种预知上，而造成苦难的原因自然会令一个姑娘家忧心忡忡。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阻止玛尔塔或约赛特偶尔漏出的一句话向玛格丽特揭示四年来这家人境况的根源。尽管克拉埃太太守口如瓶，女儿仍然不知不觉地，缓慢地，顺藤摸瓜地发现了这场家庭悲剧神秘的来龙去脉。玛格丽特即将在一定的时间内成为母亲的活跃的心腹，并在这出活剧收场时变成最令人生畏的法官。因此克拉埃太太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玛格丽特身上，努力把自己对巴尔塔扎尔的献身精神传授给她。她在玛格丽特身上看到坚定和理智，想到她死后女儿替代她管理家政时可能与巴尔塔扎尔发生斗争，不禁不寒而栗。这可怜的女人对她撒手人寰的后果比对死亡本身还要担心。她对巴尔塔扎尔的关怀表现在她刚刚采取的决定中。她允许丈夫支配他自己的财产，保证了他的独立，把他与孩子们的利益分开，从而防止了任何争议；她希望在闭上眼睛之前一直看见他很幸福；其次她打算把自己的一腔柔情

传给玛格丽特，要她继续在他身边扮演爱的天使的角色，对家庭行使监护和保全的权力。这不等于在坟墓深处仍然用爱的火光照亮她心爱的人吗？然而，她不想在女儿心目中贬低父亲，不想过早告诉女儿巴尔塔扎尔的科学狂热使她产生的恐怖心理；她研究玛格丽特的心灵和性格，想知道这姑娘是否会主动象母亲一样照顾弟妹，象温柔多情的妻子一样照顾父亲。克拉埃太太不敢向任何人吐露的盘算和担心毒化了她在世的最后时日。她感到适才那一幕给了她致命的打击，便把目光投向未来；而巴尔塔扎尔从此对所有关系到家政、财产、家庭感情的问题无能为力，只想着找到绝对。会客室的沉寂仅仅被克拉埃的一只脚的单调动作所打破，他继续活动着这只脚，没有发觉冉已经从他腿上下来了。玛格丽特坐在母亲身边，端详着她那变了样的苍白面孔，她不时朝父亲转过身来，他的无动于衷令她吃惊。不久响起了关街门的声音，一家人见德·索利神甫在侄子的搀扶下缓步穿过院子。

“啊！是埃玛纽艾尔先生来了，”费莉西说。

“一个好青年！”克拉埃太太瞥见埃玛纽艾尔·德·索利，说道，“我很高兴再见到他。”

听见母亲脱口而出的赞语，玛格丽特脸红了。两天来，见到这位年轻人，她心中有些不知名的感情苏醒了，头脑中直到此时还沉睡的思想活跃起来了。在忏悔师拜访女忏悔者的当口，发生了一些不易觉察但在生活中占有很大位置的事件，这些事件后果重大，因而要求在此把两个新进入这个家庭的人物描绘一番。

克拉埃太太坚持秘密奉行宗教仪式的原则。她的神师在她家几乎无人认识，这是他第二次登门；但是在这儿如同在别处，一见叔侄二人，人们定会为之动容，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德·索利神甫，一位满头银丝的八旬老人，面容衰老，生命似乎退隐到两只眼睛里。他走路很吃力，因为两条细腿中有一条的末端是一只畸形得十分厉害脚，包在类似丝绒口袋的东西里，没有侄子搀扶，他只得使用拐杖。佝偻的背，干瘪的身躯，让人看出天生脆弱多病的身体被钢铁般的意志和保存这种意志的贞洁的宗教精神所左右。这位西班牙教士人才出众，具有高深的学问，真正的虔诚，渊博的知识，先后当过多明我会修士、托莱多赦罪院的负责主教，和马林总主教教区的代理主教。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他本可以仰仗卡萨-雷阿尔家族升任最高教职；但他的学生小公爵的死令他悲痛万分，从此厌恶积极的生活，全部精力用于教育自幼便成孤儿的侄子。在比利时被征服的时候，他成为克拉埃太太固定的忏悔师。德·索利神甫从青年时代起对圣泰蕾丝^①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这种热情和他的思想倾向一同把他引向基督教教义的神秘部分。在布里尼翁小姐^②以及受到神启的静修派作家们信徒最多的弗朗德勒，他找到了一群醉心于他的信仰的天主教徒，他自愿留了下来，尤其因为他被这个特殊的宗教团体视为

① 圣泰蕾丝(1515—1582)，西班牙加尔默罗会修女，是整顿复兴该会的重要人物。

② 布里尼翁小姐(1616—1680)，生于法国里尔，自幼遁世并阅读神秘主义著作，主张抛弃一切礼拜仪式，崇奉内心的神秘宗教信仰。

家长。尽管费讷隆^①和居荣夫人^②遭到贬责，在这个宗教团体里人们继续遵从神秘主义者的学说。他的生活习惯刻板，一生堪称楷模，据说产生过精神恍惚。尽管一个如此严厉的修道士理应超然物外，但是对侄子的钟爱使他十分关心自己的利益。涉及慈善事业时，老人先要本教区的善男信女分摊捐款，然后再动用自己的财产，由于他的家长权威得到公认，用意纯洁无私，目光敏锐准确，所以人人满足他的要求。要对叔侄二人之间的反差有个概念，必须把老人比作长在水边的空心柳，把年轻人比作鲜花盛开、挺拔的茎从长满苔藓的树中抽出、仿佛要把树干拉直的犬蔷薇。

埃玛纽艾尔在叔叔的严格管教下长大，叔叔把他带在身边，如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妇看守一名处女。他极为敏感，充满带点懵懵懂懂的天真，这些在所有年轻人身上盛开一时的鲜花，在受到宗教原则哺育的心灵中却常开不谢。老教士压制了他的学生淫逸感情的流露，用无休止的工作，近乎修道院的纪律使他做好承受人生苦难的准备。这种教育将把一张白纸般的埃玛纽艾尔推向社会，如果他初次爱上一个好人将会使他幸福，同时这种教育赋予他天使般的纯洁，使他浑身散发

① 费讷隆(1651—1715)，法国作家，路易十四之孙勃艮第公爵的家庭教师，康布雷大主教。他主张教会摆脱政府控制，宣扬与静修派相近的主张。一六九九年教皇应路易十四之请，谴责他的著作《释众圣关于内心生活的语录》，他的职衔和津贴也被剥夺。

② 居荣夫人(1648—1717)，法国神秘主义者，一度得到费讷隆的支持。她的静修派主张受到教会的贬斥，本人曾多次被投入巴士底狱，获释后又遭流放直至去世。

出少女具有的魅力。一双怯生生的眼睛，却蕴含着坚强果敢的灵气，射出的光芒在心灵中震颤，有如水晶的声音在耳膜中传布声波。一张富于表情的脸，尽管十分端正，引人注目的却是轮廓的极为分明，五官安排的得当，以及内心的宁和所赋予的无比沉着。他脸上的一切都很和谐，黑发、眼睛和棕色的眉毛更衬托出白皙的皮肤和红润的面色。他的嗓音是人们期待一张如此俊美的面孔所该有的嗓音。女性十足的动作与他的悦耳嗓音和脉脉含情的明亮目光十分相称。他似乎不知道他那带点忧郁的持重态度，谨慎的言谈和他对叔叔毕恭毕敬的照料激起了别人的好感。他注意观察老神甫的蹒跚步履，跟着他因疼痛而歪歪斜斜的步子以免妨碍他行走，远远望着有可能绊叔叔脚的东西，领着他走最平坦的路。看到这些，不可能不承认埃玛纽艾尔具备那种把人变成高尚造物的宽厚情感。他不加评判地爱他叔叔，对叔叔惟命是从，决无异议，他显得那样高大，人人希望他的教母为他起的动听的名字注定他有不平凡的命运。^①无论在自己家里抑或在别人家里，当老人表现出多明我会修士的独断专横时，埃玛纽艾尔有时会不卑不亢地昂起头，好象如果对手是另外一个人的话，他要表明自己的力量，注重情感的人此时无不深受感动，正如艺术家看见一部伟大作品时深受感动一样，因为美好的情感对心灵发出撞击，通过其活跃的构想并不亚于通过艺术的成果。

埃玛纽艾尔前次陪叔叔到女忏悔者家里来是为了看克拉埃公馆的画。玛格丽特听玛尔塔说德·索利神甫在画廊里，

^① 法语中“埃玛纽艾尔”的意思是“上帝的恩惠”。

她很想见见这位名人，便找了个骗人的借口去见母亲，以便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她装出年轻姑娘用以把自己的欲望藏得严严实实的轻率样子，莽撞地走进来，在穿一身黑衣、腰弯背驼、面如死灰的老人身旁，遇到了埃玛纽艾尔那张光鲜动人的面孔。这两个人同样年轻、同样天真的目光流露出同样的惊讶。埃玛纽艾尔和玛格丽特大概在梦中已经见过面了。两人全垂下眼睛，然后又用同一个动作抬起，泄露出同一种心曲。玛格丽特挽住母亲的胳膊，装出举止自然的样子低声和她讲话，可以说躲到了母亲的卵翼之下，同时又以天鹅的动作伸长脖颈，好再见到一直挽着叔叔胳膊的埃玛纽艾尔。经过巧妙的安排，画廊里微弱的光线照亮了每一幅画，但它又给令胆怯者大为快乐的暗递的眼风打了掩护。两个人大概谁也没有走到——哪怕在思想上——开始一场恋情的如果这一步；但两人全感到了令人心旌摇摇的内心骚动，年轻人出于喜好或廉耻心，对这种骚动向来守口如瓶。第一个印象引起了久受抑制的感情的泛滥，在所有年轻人身上继之而来的，是音乐的第一阵号声使孩子们产生的那种半带傻气的惊讶。在孩子们当中，有的又笑又思索，有的思索完了再笑；但那些心灵注定以诗歌和爱情为生的孩子久久地倾听，用一个眼神再次要求听到悦耳的曲调，在这眼神中已经燃起快感之火，对无限的好奇心开始露头。如果我们无法抗拒地喜爱儿时到过的地方，深谙和谐之美，如果我们快乐地回忆起乐师乃至乐器，那又如何禁止自己去爱第一个向我们揭示生命乐曲的人呢？我们从中汲取了爱情的第一颗心不是和祖国一样吗？埃玛纽艾尔和玛

格丽特互为此唤醒一种感官的悦耳的声音，这只撩起如云似雾的轻纱，指点沐浴在正午似火骄阳下的河岸的手。克拉埃太太在基德^①的一幅描绘天使的画前请老人止步，玛格丽特伸出头去想看看埃玛纽艾尔有何感想，年轻人也在寻找玛格丽特，以便把油画的无声的思想和造物的活生生的思想作一番比较。两人对这不由自主的和令人心醉的恭维心领神会，细细地品味着。老神甫一本正经地赞扬这幅优美的作品，克拉埃太太和他应答着；两个孩子却一声不响。这就是他们邂逅的经过。画廊的神秘光线，房子的宁静，亲属的在场，这一切把这朦胧幻景的柔和轮廓更深地铭刻在心中。适才如雨点般落在玛格丽特心头的千百种混乱的思绪平定下来，在她的灵魂中如同形成一大汪清水，当埃玛纽艾尔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话向克拉埃太太道别时，这些思绪又染上了一线光明。清亮圆润的音色向心儿传递闻所未闻的魅力，这嗓音补全了埃玛纽艾尔引发的，并将为自己带来丰硕果实的顿悟；因为被命运利用来唤醒一名少女心中爱情的男人，常常不知己之所为并任其半途而废。玛格丽特呆呆地欠了欠身，用一道目光向他道别，这目光中似乎流露出失去这个纯洁可爱的影像的遗憾。她象个孩子，仍想听她的悦耳的曲调。客人是在旧楼梯下、会客室门前告别的；她走进会客室，目送叔侄二人直到临街的门关上。克拉埃太太一心想着与她的神师商谈时讨论的正经事，没能审视女儿的面部表情。德·索利先生和他侄子第二次露面的时候，她仍然心乱如麻，没有觉察玛格丽特脸

^① 指基德·雷尼(1575—1642)，意大利画家，新古典主义的先驱。

上的红晕，它显示一颗童贞的心初次尝到的快感已然发酵。当仆人通报老神甫来到时，玛格丽特已拿起了针线，她好象做活儿非常专心，与叔侄二人打招呼时都没有看他们一眼。克拉埃先生机械地向德·索利神甫还了礼，好象十分忙碌似的走出了会客室。老多明我会修士在他的女忏悔者身旁坐下，朝她投去探测灵魂的深邃目光，他一见克拉埃夫妇便猜到大难已经临头。

“孩子们，”母亲说，“到花园去吧。玛格丽特，带埃玛纽艾尔去看看你父亲的郁金香。”

玛格丽特半带羞涩地挽起费莉西的胳膊，望了望年轻人，他脸红了，为掩饰窘态抓住冉走出了会客室。四个人来到花园，费莉西和冉到一边去了，离开了玛格丽特，她几乎单独和小德·索利呆在一起，于是领他来到勒缪基尼埃每年总用同一种方式修整的郁金香花坛前。

“您喜欢郁金香吗？”在埃玛纽艾尔似乎不想打破的一阵沉寂之后，玛格丽特问道。

“小姐，这是很美的花，但要喜欢它，恐怕得有很高的情趣，善于鉴赏它的美。这些花晃得我眼睛都睁不开。我在叔叔身边，在我住的阴暗小屋里工作的习惯，大概使我更喜欢悦目的东西。”

讲最后这句话时，他凝神望着玛格丽特，但充满模糊欲望的目光，对这张如花似玉的面孔无光泽的白皙、平静以及柔和的面色没有包含任何影射。

“您工作很多吗？”玛格丽特又说，一边把埃玛纽艾尔领到

一张靠背漆成绿色的长木椅旁。“从这儿，”她继续说，“您不会那么近地看到郁金香，眼睛可以少感到些疲劳。您说得对，这些颜色太耀眼，刺得眼睛生疼。”

“我在干什么吗？”年轻人沉默片刻，踩平了脚下小径的沙子，然后回答说，“我干各种各样的工作。叔叔本来要我当教士……”

“噢！”玛格丽特天真地喊道。

“我顶住了，觉得这不是我的志向。但我需要拿出巨大的勇气才拂逆了叔叔的愿望。他心地那样好，那样爱我！新近他为我，一个可怜的孤儿，买了个人顶替我当兵。”^①

“那么您将来打算从事什么职业呢？”玛格丽特问道，但她似乎想收回这句话，不觉做了个手势，然后又补了一句：“对不起，先生，您一定觉得我太好奇了。”

“噫！小姐，”埃玛纽艾尔带着同样多的钦佩和柔情望着她说道。“除了我叔叔，还没有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我正在学习准备当教师。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钱。如果我能当弗朗德勒一所中学的校长，就可以过上简朴的日子，娶一位我钟爱的普通女子为妻。这就是我未来的生活。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比起这些缀满黄金珠翠、披着大红袍、象征奢华生活的美丽的郁金香来，我更喜爱奥尔西平原上千人踩万人踏的雏菊，雏菊象征甜蜜淳朴的生活，我未来的可怜的教书匠生活。”

“直到现在，我总把雏菊叫做玛格丽特，”她说。

① 根据一七九八年的征募法，年轻人用抽签方式决定是否服兵役，抽到签的人也可以花钱找人顶替。

埃玛纽艾尔脸红得厉害，使劲用脚踩着沙子想找出一句答话。各种念头涌入脑海，他难以选择，觉得这些念头全很愚蠢，由于迟迟没有回答，他很狼狈，说道：“我不敢讲出您的名字……”他欲言又止。

“教师！”她接口说。

“哦！小姐，我当教师是为了谋个职业，但我将着手写书，使自己更加有用。我对历史研究很感兴趣。”

“啊！”

这一声充满隐秘思想的“啊”令年轻人更加羞愧，他傻呵呵地笑起来，说道：“您叫我大谈自己，小姐，而我本该只和您谈论您的。”

“我想，我母亲和您叔叔已经结束了谈话，”她从会客室的窗户望过去，说道。

“我觉得令堂变化很大。”

“她很痛苦，但又不愿告诉我们原因，我们只能为了她的痛楚而受罪。”

克拉埃太太的确刚刚结束了一次棘手的咨询，这关系到一个惟独德·索利神甫可以作出决定的良知问题。她预料将彻底破产，想瞒着对银钱事务不闻不问的巴尔塔扎尔，把德·索利先生受托在荷兰卖画的钱扣下一大笔藏起来，留到家境贫困不堪时再用。老多明我派修士经过深思熟虑，又对女忏悔者的处境作出判断，最后同意了这一谨慎之举。他去承办这笔将秘密进行的买卖，以免过分损害克拉埃先生的名望。老人派侄子带上一封介绍信去阿姆斯特丹，年轻人非常高兴

为克拉埃家效劳，成功地把画廊的藏画卖给了著名银行家哈波和丹凯尔，公开的售价是八万五千荷兰杜卡托，另外一万五将私下交给克拉埃太太。这些画非常有名，所以巴尔塔扎尔回复了哈波-丹凯尔银号给他写的信后买卖就成了交。埃玛纽艾尔·德·索利受克拉埃之托收下卖画的钱，然后秘密地把钱寄给他，以免杜埃城知悉这笔买卖。将近九月末，巴尔塔扎尔还清了债务，赎回了自己的财产，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克拉埃公馆失去了它最美的装饰品。他被激情蒙住了双眼，没有表示任何惋惜。他典卖了这些画，以为一定能迅速补偿这个损失。与家庭的幸福和丈夫的心满意足相比，一百幅画在约瑟芬眼中一钱不值；何况她在画廊里挂上了原来布置那几套待客房间的画，为了遮掩这些画在前楼留下的空白，她又换了其中的家具。巴尔塔扎尔还清欠债以后，大约还有二十万法郎供他重新开始实验之用。德·索利神甫先生和他的侄子是克拉埃太太扣下的一万五千杜卡托的保管人。为了扩大这笔财产，神甫卖掉了因大陆战事提高了价值的杜卡托。值十六万六千法郎的埃居埋藏在德·索利神甫住的房子的地窖里。克拉埃太太又高兴又发愁地看着丈夫不停地忙了将近八个月。然而，他给她的打击过分沉重，她病倒了，恹恹无力，病情自然每况愈下。科学整个儿将巴尔塔扎尔吞噬了，无论法国遭到的挫败，还是拿破仑的第一次倒台，或者波旁的返回，都没有使他离开自己的工作；他既不是丈夫，父亲，也不是公民，他是化学家。将近一八一四年年末，克拉埃太太的痼病到了晚期，从此卧床不起。她不想在卧室里打发日子，她曾在那里

生活得很幸福，而对消逝的幸福的回忆将引她不由自主地与现时对比，令她不堪忍受，所以她住在会客室里。医生们觉得这间屋子比她的卧室更通风，更明亮，更适于她的状况，便满足了她的心愿。这不幸女子了却余生的卧床支在壁炉和临花园的窗户之间。她在那儿度过了最后的时日，象圣人一样努力完善两个女儿的心灵，她乐于让自己的心灵之火在她们身上放射光芒。夫妇之爱的表现减弱了，母爱得以尽情抒发。母亲由于迟迟未能如此而显得更加亲切可爱。和所有宽宏大量的人一样，她体验到自以为是愧疚的高尚细腻的情感。她认为自己夺走了应该给子女的一部分柔情，千方百计弥补想象中的过错，对他们那样关怀，那样操心，他们觉得她慈爱之至；她简直想用自己心脏的跳动使他们活下去，用自己虚弱的翅膀庇佑他们，把所有她没有关心他们的日子集中为一天去爱他们。痛苦给她的爱抚，她的话语带上一股发自内心的甜蜜的暖意。不等她的声音用充满诚意的语调打动子女，她的眼睛已经在抚慰他们，她的手似乎总在向他们倾注祝福。

克拉埃公馆恢复奢华的习惯之后，不久便不再接待任何人，它的与世隔绝变得更加彻底，巴尔塔扎尔也不再庆祝结婚纪念日，对此杜埃城并不感到惊讶。首先克拉埃太太的病似乎是这个变化的一个充足的理由，其次对债款的支付中止了恶言恶语的传播，最后弗朗德勒经历的政治变迁、百日战争、外国的占领，使人们完全忘记了化学家。这两年当中，该城那么多次险些被攻克，并连续被法国人或敌人占领；有那么多的外国人到这儿来，那么多的乡下佬在这儿避难，那么多的利

害冲突被挑起，那么多的生命受到威胁，还有那么多的变动和不幸，人人只有顾自己的份了。来探访克拉埃太太的只有德·索利神甫和他的侄子，以及皮耶坎两兄弟，一八一四年冬至一八一五年，她度过了最痛苦的弥留阶段。丈夫难得来看她，晚餐后他在她身边倒是呆上几个小时，但她已没有力气作长时间的交谈，他说一两句永远不变的话，然后坐下，不再吭声，会客室肃静得可怕。德·索利神甫和他侄子晚上来克拉埃公馆串门的日子，这种单调才有一些变化。老神甫和巴尔塔扎尔下西洋双六棋，玛格丽特在母亲床边与埃玛纽艾尔聊天，她含笑看着他们天真无邪的快乐，但不让人觉察到，他们交谈时滚滚波涛般流溢出来的纯洁无瑕的爱情有如一股清风，使她那颗饱受创伤的心多么舒畅，又多么痛苦。令这两个孩子陶醉的音调变化使她心碎，无意中发现的两人暗递的眼风使她这个垂危的人沉浸在对幸福时光的回忆中，尝到现时的全部苦涩。埃玛纽艾尔和玛格丽特感情细腻，他们压抑着爱情的妙不可言的稚气表现，以免触犯一个痛苦的女子，他们出于本能猜出了她受到的创伤。还没有人注意到感情有它自己的生命，有源于它产生的环境的天性；感情既保留它成长的地点的风貌，又保留影响其发展的思想的印记。有些在一团火热中孕育的激情始终炽烈如火，如克拉埃太太对丈夫的激情；其次有些感情得天独厚，保持着清晨的喜悦，其欢乐的收获始终伴随着嬉笑和节日；但也会遇到命中注定被忧郁环绕，被不幸包围的爱情，享受这种爱情的乐趣既吃力，代价又高，还要担惊受怕，被悔恨败坏或充满绝望。埋藏在埃玛纽艾

尔和玛格丽特心里的爱情——但两人中还没有一个明白这就是爱情——，在克拉埃画廊阴暗的拱顶下，在一位严厉的老神甫面前，在一个沉寂宁静的时刻诞生的感情；这循规蹈矩，讳莫如深，严肃慎重，但富于甜蜜的细微变化、隐秘的快感，象在葡萄园一角偷吃几串葡萄那样咂摸滋味的爱情，染上了萌发时分点缀它的棕褐颜色，灰的色调。这两个孩子不敢在病榻前有任何露骨的表现，不知不觉地通过专心做一件事来增加他们的快乐，并把快乐铭刻在心底。这就是对女病人的照料，埃玛纽艾尔乐于参加照料，很高兴能够提前做这位母亲的儿子，从而与玛格丽特结合。少女嘴角一丝伤感的谢意替代了恋人的甜言蜜语。交换的一个眼神使他们的心充满欢乐，两颗心的叹息与眼见母亲的病痛发出的叹息差别甚微。他们间接吐露心曲，半吞半吐地许诺，压制心头的喜悦，这些短暂而美好的时刻，可以和拉斐尔在黑的底色上作的那些寓意画相比。他们两人都有一个信念，但不向对方承认；他们知道太阳当空，但不知道什么风将驱散聚拢在他们头顶的大片乌云；他们对未来疑虑重重，担心痛苦永远与他们相伴。他们怯生生地呆在黄昏的暗影中，彼此不敢说：我们将一起结束这一天吗？不过克拉埃太太向子女表示的温情高尚地隐藏起她对自己也不讲的一切。孩子们没有令她战栗和恐惧，他们是她的慰藉，但不是她的命根子；她靠他们活着，她为巴尔塔扎尔而死。丈夫在她身边若有所思地呆上几个钟头，不时朝她投去单调无神的目光，不管他的在场令她多么难受，她也只在这些残酷无情的时刻忘却她的痛楚。目睹巴尔塔扎尔对这

位垂危女子漠不关心的外人会觉得他在犯罪；但克拉埃太太和女儿们已经司空见惯，她们了解这个男人的心，宽宥了他。在白天，如果克拉埃太太出现了危象，如果她病情恶化，或者看上去快要咽气，那么家里和城里唯一不知情的人就是克拉埃；他的贴身男仆勒缪基尼埃是知道的；但是母亲禁止女儿们开口，妻子又不告诉他早先他爱得那样热烈的女子所冒的危险。他来吃晚饭，画廊里响起他的脚步声时，克拉埃太太感到幸福，她就要见到他了，她鼓足气力品尝这份喜悦。他一进来，这个苍白半死的女人脸上现出红晕，好象恢复了健康，学者来到床边，执起她的手，看到的是她的假象；只有他一个人觉得她情况良好。他问她：“亲爱的妻子，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她回答他说：“好些了，我的朋友！”她要这个心不在焉的男人相信她第二天就会起床并恢复健康。巴尔塔扎尔全神贯注于别的事，以为致妻子死命的疾病不过是身体的不适。大家都知道她生命垂危，他却觉得她生气勃勃。这一年的结果是夫妻俩完全分居了。克拉埃在远离妻子的地方过夜，一清早便起床，把自己关在实验室或书房里；有女儿或两三位来探望她的朋友在场时才与她见面，他已经不习惯和她相处了。这两个过去习惯于一同思想的人，相隔很久才有构成感情生活的片刻的交流，肝胆相照，倾诉衷肠，终于这些难得的享受停止了。肉体的痛苦赶来援救这可怜的女人，帮助她忍受空白，忍受本来会杀死她的分离，如果说她还活着的话。她感到钻心的疼痛，有时反倒高兴没有让她一直爱着的人看到她的疼痛。在晚上的一段时间里，她凝神望着巴尔塔扎尔，知道他象

他所希望的那样幸福，便也感受到她给他谋得的这份幸福。这微小的享受对她已经足够，她不再问自己是否被人爱，她竭力相信这一点。她如履薄冰，不敢用力，生怕把冰踩碎，让自己那颗心淹没在惨人的虚无中。没有任何事件搅乱这平静，慢慢折磨着克拉埃太太的疾病促成了内心的安宁，把夫妇间的情爱维持在被动状态，在这沉闷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就到了一八一六年初。

临近二月末，公证人皮耶坎带来的打击把一个天使般的女子推向了坟墓，她的灵魂，据德·索利神甫说，几乎没有罪过。

“太太，”他抓住她的女儿听不见他们谈话的时机附在她耳边说，“克拉埃先生委托我以他的产业作保借三十万法郎，您得为子女的财产采取防范措施。”

克拉埃太太双手合十，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亲切地点点头，凄然一笑，向为此而感动的公证人表示谢意。这句话如当胸一刀杀死了佩皮塔。这一天她愁思百结，心儿发胀，她的处境如同一位失去了平衡的旅客，给一块小石头一绊便滚进了他久久壮着胆子沿边缘而行的万丈深渊。公证人走后，克拉埃太太叫玛格丽特给她取来一应书写用具，她蓄集气力，用片刻时间写好遗嘱。她好几次停下来凝神望着女儿，吐露真情的时辰来到了。玛格丽特自打母亲生病后管理家务，丝毫没有辜负垂危女子的期望，克拉埃太太展望家庭的前途，眼中没有绝望，感到自己在这位多情而坚强的天使身上获得重生。这两个女子大概预感到相互有令人伤心的知心话要讲，女儿等

母亲一望她便望着母亲，两人的眼眶里全滚动着泪水。有好几次，玛格丽特乘克拉埃太太休息的时候说：“母亲？”仿佛想讲话；接着，她住了口，好象透不过气来，母亲专注于最后的思绪，没有要她解释这句问话的意思。最后，克拉埃太太要封信了；替她端蜡烛的玛格丽特知趣地走开，以免看到信封上的地址。

“你可以看，我的孩子！”母亲用撕心裂肺的声调对她说。

玛格丽特见母亲写下这几个字：女儿玛格丽特收。

“等我休息好了咱们再谈，”她把信塞在枕下补了一句。

然后，她好象被她刚刚做出的努力搅得精疲力尽，倒在枕头上睡了几个小时。她醒来的时候，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跪在她床前，正在热忱地祈祷。这天是星期四。加布里埃尔和冉刚刚由六个月前被聘为历史和哲学教员的埃玛纽艾尔·德·索利领着从中学回来。

“亲爱的孩子们，咱们必须道别了，”她大声说，“你们呀，你们不会抛弃我！而那个……”

她没有讲完。

“埃玛纽艾尔先生，”玛格丽特见母亲脸色发白，说道，“去告诉我父亲妈妈情况不好。”

小索利上楼去实验室，要勒缪基尼埃答应请巴尔塔扎尔来和他讲话，面对年轻人急迫的请求，巴尔塔扎尔回答说：“我就去。”

“我的朋友，”埃玛纽艾尔回来后，克拉埃太太对他说：“请你带走我的两个儿子，再去请你叔叔来。我想该给我行临终

圣事了，我想从他手里领受圣事。”

等她单独和两个女儿在一起的时候，她向玛格丽特示意，玛格丽特明白母亲的意思，把费莉西打发走了。

“我也有话要对您讲，亲爱的妈妈，”玛格丽特说，她不相信母亲真病得那样厉害，结果扯大了皮耶坎留下的伤口。“十天以来，我已经没有钱应付家用，还欠了仆人六个月的工钱。我两次想向父亲要钱，但没有敢，您不知道吧！画廊的画和地窖的酒都卖了。”

“这一切他一句也没对我提，”克拉埃太太大声说，“我的上帝啊！你及时把我召回你的身边。我可怜的孩子，你们将怎么办呢？”她热忱地祈祷，两眼闪着懊悔的光。“玛格丽特，”她把信从枕下抽出，又说道，“这是一封文书，我死后，当你们陷入最大的困境，就是说家里没有面包的时候，你才可以拆开来。亲爱的玛格丽特，你要爱你父亲，但也要照顾好弟妹。再过几天，也许再过几小时，你就要当家啦！你得注意节俭。如果你与父亲的意愿相左，这情况有可能发生，因为他耗费了巨款探求一个秘密，发现了这个秘密便会获得荣耀和巨大的财富，他肯定需要钱用，也许他会向你索，这时候你得表现出做女儿的全部柔情，把你将成为唯一保护人的利益和你欠父亲的情意，欠一位为光耀门庭而牺牲自己的幸福、贡献自己一生的伟人的情意调和起来；他只可能在方式上有错误，他的意图始终是高尚的，他那样善良，他的心充满爱，你们呀，你们还会看到他既和蔼又亲热的！我在行将就木时不得不对你讲这番话，玛格丽特。如果你想减轻我死时的痛苦，孩子，你就答

应我在你父亲身边替代我，别使他悲伤；你什么也不要责备他，不要评判他！总之，你要做个温柔随和的调停人，直至他大业告成后又成为一家之主。”

“我理解您，亲爱的母亲，”玛格丽特吻着垂危女子火辣辣的眼睛说，“我将按您喜欢的去做。”

“我的天使，”克拉埃太太又说，“等到加布里埃尔能够接替你管家和银钱事务时再结婚吧。如果你结婚，你丈夫也许不能分担你的感情，在家庭中引起不和，闹得你父亲寝食不安。”

玛格丽特注视着母亲，对她说，“您对我的婚事没有任何别的叮嘱了吗？”

“你会迟疑不决吗，亲爱的孩子？”垂危女子惊恐地说。

“不会，”她答道，“我答应听您的话。”

“可怜的女儿，我没能能为你们牺牲自己，”母亲洒着热泪补充道，“而我要求你为大家牺牲自己。幸福使人自私。是的，玛格丽特，我很软弱，因为我幸福。你要坚强，为这儿没有理智的那些人保持理智。你要使弟妹们永远不指责我。好好爱你父亲吧，不要……过分违拗他。”

她把头歪在枕头上，不再说话，她已经体力不支，妻子与母亲在内心展开的搏斗太激烈了。不一会儿工夫，教士们在德·索利神甫之后来到了，会客室里挤满了家人。仪式开始时，被忏悔师唤醒的克拉埃太太望着身边所有的人，没有瞧见巴尔塔扎尔。

“先生呢？”她说。

这个概括了她的生与死的字眼用那样凄惨的语调讲出来，吓得众人一阵颤栗。玛尔塔不顾高龄，象箭一般冲出去，登上楼梯，重重地敲实验室的门。

“先生，太太快死了，大家等着您为她行圣事，”她气愤地哇哇大叫。

“我这就下楼，”巴尔塔扎尔回答。

勒缪基尼埃过了一会儿来了，说他主人随后就到。克拉埃太太不停地望着会客室的门，可是她丈夫等仪式结束后才露面。德·索利神甫和孩子们围在垂危女子的床头。约瑟芬见丈夫进来，脸红了，几滴眼泪顺着面颊往下淌。

“刚才你大概正要分解氮，”她对他说，天使般的温柔令在场者不寒而栗。

“已经分解了，”他神情快活地大声说，“氮含有氧和一种性质无法估计的物质，很可能是……”

响起一阵反感的低语打断了他的话，并使他清醒过来。

“人家告诉我什么来着？”他又说，“难道你病得更重了？出了什么事？”

“先生，”气愤的德·索利神甫附在他耳边说，“您妻子快死了，是您把她杀死了。”

德·索利神甫不等他回答，抓住埃玛纽艾尔的胳膊出去了，孩子们跟在后面，一直把他送到院子里。巴尔塔扎尔有如五雷轰顶，望着妻子掉下了几滴眼泪。

“你快死了，是我杀死了你，”他大声说，“他讲的是什么话？”

“我的朋友，”她接口说，“我只靠你的爱活着，而你在不知不觉中夺去了我的生命。”

“你们走开，”孩子们进来时克拉埃对他们说，“难道我有一刻停止过爱你吗？”他又说，一边在妻子床头坐下，执起她的双手吻着。

“我的朋友，我一点也不责怪你。你曾使我幸福，而且太幸福了；我受不了我们结婚之初那段充实的日子和近来那些空虚的、你好象换了一个人的日子对比。感情生活，一如物质生活，有它的活动。六年来，你对爱情，对家庭，对一切缔造我们幸福的东西心如死灰。我不和你谈属于年轻人特权的那种幸福，它在人生之秋是应该停止的；但是它留下哺育心灵的果实，无限的信任，温和的习惯；可是，你从我这儿夺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珍宝。我走得很及时！我们根本没有在一起生活，你向我隐瞒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你究竟是怎样走到怕我这一步的？我曾经对你有过一句责备的话，一个责怪的眼神，一个指责的动作吗？好吧，你卖了你最后的一批画，甚至卖了地窖的酒，你又以你的财产作保借债，但一个字也没对我说。啊！我厌恶生活，因此将弃世而去。如果你犯错误，如果你盲目地继续做办不到的事，我不是向你表示过，我心中有足够的爱可以愉快地分担你的错误，始终走在你的身边，哪怕你把我领上罪恶之路？你对我爱得太深了，这是我的荣耀，也是我的痛苦所在。我的病拖了很久，巴尔塔扎尔！自从你在我即将咽气的这个位置向我证明你与其说属于家庭，不如说属于科学的那日起，我就得了病。现在你妻子死了，你自己的财产耗尽

了。你的财产和你妻子是属于你的，你可以自由支配；但从我撒手人寰的那一天起，我的财产将是你子女的财产，你一文也不能取。那时你将怎么办呢？现在，我必须对你讲真话，垂危的人是看得远的！你把那该诅咒的激情当作了你的生命，今后抵销它的力量在哪儿呢？如果你为这激情牺牲了我，那么你的子女在你眼中将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讲句公道话，我应该承认你喜欢我甚于一切。两百万和六年的工作扔进了这个无底洞，而你还什么也没有找到……”

听到这话，克拉埃双手抱住白发苍苍的头，掩住了脸。

“你将仅仅为自己找到耻辱，为子女找到贫困，”奄奄一息的女子又说，“大家已经戏称你点金术士克拉埃，今后将叫你疯子克拉埃！我呢，我是信任你的。我知道你伟大，有学问，才气横溢；但对凡夫俗子，天才就象疯癫。光荣是死者的太阳；在你生前，你将象一切伟人那样不幸，并使你的子女破产。我没有看到你出名就走了，你的名望本来可以使失去了幸福的我感到慰藉。好吧，亲爱的巴尔塔扎尔，为了减少死亡的辛酸，我必须能够确信我们的孩子将有一口面包吃；但是什么也不能，就连你也不能打消我的不安……”

“我起誓，”克拉埃说，“要……”

“别起誓，我的朋友，免得你不信守誓言，”她打断他说道。“你本应保护我们，七年来却没有尽到责任。科学是你的命根子。伟人既不能有妻子，也不能有儿女。独自走你们贫困的路吧！你们的美德不是凡夫俗子的美德，你们属于世界，不能属于一个女人或一个家庭。你们象大树一样吸干了你们周围

土地的水份！我，这株可怜的植物，我没能长得足够高，只及你生命的一半便奄奄一息。我一直在等这最后的一天好把这些可怕的想法告诉你，它们是我在痛苦和绝望的点拨下才发现的。照顾一下我的孩子们吧！但愿这句话在你的心里回响！我会对你一直说到咽最后一口气。妻子已经死了，你看见了吧？你慢慢地，一步步地剥夺了她的感情，她的乐趣。唉！如果没有你无意间对我的这份残酷的关心，我哪能活这么久？但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没有抛弃我！他们在我的痛苦旁长大，做母亲的已经活得太久了。照顾照顾我们的孩子们吧。”

“勒缪基尼埃，”巴尔塔扎尔用雷鸣般的声音叫道。老男仆即刻出现了。“去把上面的机器，仪器，一切都毁掉；做时要小心，但把一切都砸碎。我放弃科学啦！”他对妻子说。

“太晚了，”她望着勒缪基尼埃补了一句。“玛格丽特，”她嚷道，觉得自己正在死去。玛格丽特出现在门口，见母亲两眼翻白，不禁尖叫了一声。“玛格丽特！”垂危女子重复道。

这最后一声叫喊包含着对女儿如此强烈的召唤，赋予她那样大的权威，以致这喊声就是整整一篇遗嘱。惊恐万分的家人跑来了，眼瞧着与丈夫谈话时用尽了最后气力的克拉埃太太咽了气。巴尔塔扎尔和玛格丽特一动也不动，她在床头，他在床脚，他们无法相信这位惟独他俩了解全部美德和永不枯竭的温情的女子已经死了。父女俩交换了一个思绪万千的沉重目光：女儿在评判父亲，父亲觉得女儿是复仇的工具，已经在发抖。尽管妻子充溢他一生的爱的回忆大量涌入他的记忆，赋予死者最后的话一种他将永远聆听其声音的神圣权威，

但是巴尔塔扎尔怀疑他的过于软弱的心能否战胜他的天才；接着，他听见一阵可怕的激情的轰鸣，向他否认他的悔恨的力量，使他对自己感到害怕。等这女子辞世以后，每个人才明白克拉埃原来有一个灵魂，而这灵魂已不复存在。家人们悲痛欲绝，关闭了会客室，高尚的约瑟芬似乎在里面复活了，谁也没有勇气走进去。

社会不实践它向人们要求的任何一种美德，它每时每刻都在犯罪，但它是口头上犯罪；它用玩笑酝酿恶行，正如它用笑料贬低美；它嘲笑为父亲哀伤过度的儿子，它咒骂对父亲哀悼不够的儿子；然后，在尸骨未寒的时候，它竟以估价尸体为乐！克拉埃太太咽气的当晚，这女人的朋友们在两盘惠斯特牌戏之间朝她的坟头抛上几朵花，一边找红心和黑桃，一边向她的品德表示敬意。接着，讲几句带哭腔的话，这是在法国的各个城市，在任何时辰，众人用同一种语调，带着不多也不少的感情表示悲痛的最起码的几句话，然后人人对这次继承的结果作出估计。皮耶坎第一个向那些谈论这件大事的人指出，这位杰出女子的死对她是件好事，她丈夫使她太不幸了；但对她的子女而言，这是更大的好事；她是不会拒绝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她钟爱的丈夫的，而如今克拉埃不再能支配这笔财产了。于是，正当悲伤的一家人痛哭流涕，在灵床周围祈祷的时候，人人给可怜的克拉埃太太的遗产估价，推算她的积蓄（她有积蓄，还是没有积蓄？），为她的首饰编造清册，摊开她的全部衣服，翻她的抽屉。皮耶坎以法院指定的财产估价人的眼力，估计克拉埃太太的——用他的措辞——自有财产尚未受损。大

概值一百五十万法郎左右，它或者相当于韦尼的森林，十二年来这些树木的价值大增，计有乔林、幼树、老树、树龄达五六十年 的树；或者相当于巴尔塔扎尔的财产，他还有足够的钱补足子女的那份遗产，如果清理的价值不够他清偿欠他们的债务的话。所以克拉埃小姐是位——仍然用他的行话讲——四十万法郎的姑娘。“但如果她不马上结婚，”他补充说，“结婚将解除对她的监护，允许拍卖韦尼的森林，结算未成年人份下的财产，使用这笔财产以免父亲动用，那么克拉埃先生会使其子女破产。”人人寻思着本省有哪些年轻人可以向克拉埃小姐求婚，但没有一个人奉承公证人假定他配这样做。公证人找出种种理由否决每一个提出的攀亲对象，认为他们配不上玛格丽特。交谈者们含笑而视，以延长这种外省的狡黠把戏为乐。皮耶坎已经把克拉埃太太的死视为有利于他的奢望的一件事，他已经在为自己的利益分割尸体。

“这个老太婆，”他回到家里准备上床时自言自语道，“她骄傲得象只孔雀，决不会把她的女儿嫁给我。唉！唉！现在我干吗不略施小计娶她为妻呢？克拉埃老爹是个为碳发狂，不再关心子女的人；如果我先使玛格丽特明白她必须立即结婚才能挽救弟妹的财产，再求他把女儿嫁给我，他一定很高兴摆脱一个有可能找他麻烦的孩子。”

他依稀看到婚约的美好，思索着这门亲事给予他的全部好处，和他将成为其丈夫的那个女子为他的幸福带来的保证，渐渐睡着了。在外省很难遇到比玛格丽特更纤丽，更有教养的姑娘。她的谦逊，她的妩媚可与埃玛纽艾尔不敢当着她的面

称呼，生怕就此暴露内心隐秘愿望的那种好看的花相比。她情感高尚，严守道德原则，将是一个贞洁的妻子；但她不仅能满足任何一个男人挑选妻子时或多或少会有的虚荣心，而且能满足公证人的自豪感：她的家庭是双料贵族，在弗朗德勒享有无比的敬重，而她的丈夫将分享这种敬重。次日，皮耶坎从钱箱里抽出几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友好地拿来送给巴尔塔扎尔，以免他在陷入悲痛之时有银钱上的烦恼。巴尔塔扎尔为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所感动，无疑会向女儿夸赞公证人的心地和为人。其实不然。克拉埃先生和她女儿觉得这个行动非常平凡，他们的痛苦排斥其他一切情感，他们想不到皮耶坎。的确，巴尔塔扎尔绝望之至，连那些打算斥责他的行为的人也宽恕了他，但并非以能够为他辩白的科学的名义，而是看在他的于事无补的悔恨的份上。世人满足于装腔作势，拿出什么都能将就，并不检验其成色；对他们而言，真正的悲痛是一场好戏，一种促使他们宽恕一切，甚至宽恕罪犯的享受；在对激动情绪的渴求中，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宣告令他们发笑和哭泣的人无罪，并不问这些人采用了何种手段。

玛格丽特在父亲交给她管家大权时已满十九岁，妹妹和两个弟弟毕恭毕敬地承认她的权威，克拉埃太太生命垂危时曾嘱咐他们要听姐姐的话。丧服烘托了她的白皙和娇艳，正如忧伤更显出她的温柔和耐性。从最初几日起，她就不遗余力地表现出负责传播和平，用绿色棕榈枝触碰受苦的天使们所应有的那种女性的勇气，那种恒久的泰然自若。但是，虽然她过早地明白了自己的义务，习惯于藏匿起自己的痛苦，

但痛苦却因此更加刻骨铭心；她的平静的外表与她感觉的深沉互不协调；而她注定要早早体验一颗心往往容纳不了的可怕的感情爆发；她父亲将不停地使她受到年轻心灵自然有的豪爽慷慨和迫切需要的呼声的两面夹击。正当年轻姑娘们仅仅构想人生乐趣的时候，母亲死后第二天就缠住她的盘算使她与人生的利害关系交了手。生性如天使的人从来不缺乏忍受苦难的可怕教育！以金钱和虚荣心为支点的爱情是最不屈不挠的激情，皮耶坎急不可待地要哄女继承人上钩。服丧开始几天以后，他寻找机会与玛格丽特谈话，以本来可以诱惑她的机智开始行动；但爱情使她心明眼亮，阻止她上表面现象的当，由于皮耶坎利用这个时机大发他特有的善心，挽救埃居时自作多情的公证人的善心，这种表面现象更有利于感情的欺骗。他仰仗不明不白的亲戚关系，以及常年照管这个家庭的事务并分享其秘密的习惯，有把握得到父亲的尊重和友谊，一位对女儿的婚事没有任何确定的计划，也没有料到玛格丽特可能心有所属的学者的漫不经心大大帮了他的忙，他让她判断一种追求，这种追求仅仅以最令年轻心灵憎恶而他又不善于掩饰的各种盘算的结合来玩弄激情。表现天真的是他，不露心迹的反倒是她，恰恰因为他以为对付的是一位没有自卫能力的姑娘，并且低估了弱者的特权。

“亲爱的表妹，”他与玛格丽特在小花园的小径上散步时对她说道，“您了解我的心，知道我多么乐意尊重您此刻的悲痛心情。作为公证人，我的心过于敏感，我只靠感情生活，正当我想沉湎于缔造幸福生活的柔情蜜意中的时候，却不得不经

常照管别人的利益。我被迫和您谈与您的心境不相协调的计划，为此我感到非常痛苦，但必须这样做。几天来我为您想了很多。我刚刚认识到，出于一种奇特的天数，您弟妹的财产，甚至您本人的财产，正处于危险之中。您愿意把您的家庭从彻底破产中拯救出来吗？”

“该做什么呢？”她听了这话有些害怕，说道。

“结婚，”皮耶坎回答。

“我不结婚，”她大声说。

“您一定要结婚，”公证人又说，“当您对您的危急处境深思熟虑之后……”

“我结婚如何能拯救……”

“我等的正是您这句话，表妹，”他打断她的话说道。“结婚可以解除监护！”

“为什么解除对我的监护呢？”玛格丽特说。

“为了使您享受所有权，亲爱的小表妹，”公证人洋洋得意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在令堂的财产中取走您的四分之一。要把您的那一份给您，就得清理令堂的财产；而要清理财产，不是非拍卖韦尼的森林不可吗？这样假定后，遗产的全部价值将变成本金，令尊作为监护人，必须把您弟妹的那一份存起来，这样化学就再也不能碰它了。”

“在相反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呢？”她问道。

“令尊将掌管你们的财产呀，”公证人说，“如果他又想炼金子，他可以卖掉韦尼的树木，把你们的钱花个精光。韦尼森林眼下大约值一百四十万法郎；但令尊一天之间就可以把它

伐光，你们的一千三百阿尔邦地值不到三十万法郎。避免这个几乎确定无疑的危险，通过解除对您的监护今天就把财产分掉岂不更好？这样您将把森林从令尊今后将进行的有损于您的所有权的采伐中救出来，眼下化学正在睡觉，他必定把清理的价值存入国家债权人名册。公债的行市是百分之五十九，有五万法郎本金，这些亲爱的孩子们就会有近五千利勿尔的年金；鉴于人家不能支配属于未成年人的本金，到您弟妹成年的时候，他们的财产将增加一倍。否则的话，毫无疑问……就这样……况且您父亲耗费掉您母亲的一部分财产，从清单中我们将知道有多少亏空。如果他是结欠人，您就拿他的财产作抵押，这将弥补一些损失。”

“呸！”玛格丽特说，“这是对父亲的侮辱。母亲的遗言讲过没有多久，我还能记得起来。我父亲不可能掠夺他的子女，”她说，流下了痛苦的泪水，“您小看了他，皮耶坎先生。”

“但如果令尊，亲爱的表妹，又搞起化学，他……”

“我们会破产，是不是？”

“噢！彻底破产！请相信我，玛格丽特，”他拿起她的手放在心口，说道，“如果我不坚持就没有尽到责任。惟独您的利益……”

“先生，”玛格丽特抽出手，沉下脸说，“家庭的利益当然要求我不结婚。我母亲就是这样看的。”

“表妹，”他怀着眼见失掉一笔财产的贪财者的信念大声说，“您在自杀，您把令堂的遗产往水里扔。好吧，我对您怀抱的极深的友情将使我忠心耿耿！您不知道我多么爱您，自从

我在令尊最后一次举行的舞会上见到您就对您崇拜得五体投地！那时您真迷人。您可以信赖心灵的呼声，当它谈论利益的时候，亲爱的玛格丽特，”他停了一下。“是的，我们将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不征求您的意见就解除对您的监护。”

“被解除监护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是享受权利。”

“如果我可以被解除监护又不结婚，为什么您要我结婚呢？而且和谁？”

皮耶坎试图脉脉含情地望着表妹，但这幅表情和他那双惯于谈金钱的眼睛的板滞反差太大，玛格丽特以为在这临时装出的温存中看到了心计。

“您将嫁给本城……讨您喜欢的人……”他又说，“一个丈夫对您是不可少的，甚至在银钱事务上。您即将面对您父亲。单独一个人，您会违抗他吗？”

“是的，先生，到时候我会保护弟妹的。”

“该死，长舌妇！”皮耶坎心想，“不，您违抗不了他，”他高声说道。

“别再谈这个话题了，”她说。

“再见，表妹，我将不顾您的反对尽量为您效劳，我不顾您的反对保护您免遭本城人人预见到的不幸，这将证明我多么爱您。”

“谢谢您对我的关心；但我恳求您不要建议或者着手做任何有可能引我父亲伤心的事。”

玛格丽特若有所思地望着皮耶坎走远了，她拿皮耶坎的

金属般的嗓音，弹簧般柔韧的举止，奴性多于温情的眼神，与埃玛纽艾尔的情感具有的无声但悦耳的诗意作比较。不管人们做什么，说什么，灵效如神的奇妙磁气是存在的。多情种的嗓音、目光、热情的举动可以模仿，一位少女有可能受一名机灵演员的骗；可是要成功，他不得是一个人吗？如果这少女身边有个与她一同喜怒哀乐的灵魂，她不是很快就能辩识出真正爱情的表示了吗？埃玛纽艾尔此时与玛格丽特一样，正处于云彩的影响之下，自他们邂逅以来，这些云彩命中注定地在他们头顶形成一股阴暗的大气，遮住爱情的蔚蓝天空。他对自己意中人的狂热崇拜，由于希望渺茫而在虔诚的表现中变得那样温柔，那样神秘。他财产很少，只有一个高贵的姓氏可以送给她，他与克拉埃小姐社会地位相差悬殊，看不到任何被接受做她丈夫的希望。他始终期待着玛格丽特在垂危女子虚弱无神的眼皮底下拒绝给他的鼓励。他们同样纯洁，互相尚未说过一句情话。他们的欢乐是不幸的人被迫独自品味的自私的欢乐。他们分别因激动而发抖，尽管使他们激动的是一道出自同一种希冀的光。他们似乎害怕自己，已经感到彼此过于融洽。埃玛纽艾尔在心中为自己的女君主造了一座圣殿，轻轻触一下她的手便浑身发抖。最漫不经意的接触也会撩起他心痒难熬的快感，使他再也控制不住恣睢放纵的肉欲。尽管他们彼此丝毫没有给予最胆怯的情人也敢给予的那些既微弱又巨大，既无邪又认真的表示，然而他们牢牢占据了对方的心，两人深知已准备好为对方做出最大的牺牲，这是他们能够品尝的唯一乐趣。自克拉埃太太去世以来，他俩秘密的爱

情在服丧的黑纱下窒息。他们生活范围的色调从棕色变成黑色，亮光在泪水中熄灭。玛格丽特的矜持几乎变为冷淡，因为她必须信守母亲要求的誓言；她比过去更加自由，因而变得更加刻板。埃玛纽艾尔分担了心爱的人丧母的悲哀，他明白最小的爱的祝愿，最普通的要求也是对情感法则的叛逆。这伟大的爱情于是比以往隐藏得更深。这两颗温柔的心灵始终发出同一种声音；但它们被悲痛分开，正如曾被年轻人的羞怯和对死者的病痛理应有的尊重分开，它们仍然局限于眼睛的美妙语言，忠诚行为的无声口才，经常不断的协调一致——年轻人崇高的和谐，初恋的第一步。每天早晨，埃玛纽艾尔来问候克拉埃和玛格丽特的起居情况，但只在送加布里埃尔的一封信或巴尔塔扎尔请他进来时才走进餐厅。他朝少女投去的第一瞥向她诉说了千般情意：他囿于体统，为自己的谨言慎行感到痛苦，他还没有离开她，便替她分担忧愁，最后，他用未被任何私心杂念夺去神采的目光把朝露般的泪水洒在女友的心田。这位善良的年轻人完全生活在现时中，对他以为稍纵即逝的幸福那样依依不舍，以致玛格丽特有时怪自己没有宽宏大量地向他伸出手，对他说：“咱们做朋友吧！”

皮耶坎继续纠缠不休，那份执拗正是蠢人不动脑子的耐性。他按照大众用来衡量女子的一般尺度评价玛格丽特。他以为他朝她耳朵里灌的婚姻、自由、财产等字眼将在她灵魂中发芽，开出他将利用的欲望之花，他还想象她的冷淡是不露心迹。尽管他对她关怀备至，大献殷勤，但他掩饰不住一个惯于对家庭生活最重大的问题当机立断的男人的专横态度。他说

一些为他的同行们所熟悉的老生常谈安慰她，这些老生常谈象螺旋一样从痛苦上滑过，留下一串干巴巴的话，使其失去了圣洁的新鲜味。他的温存是曲意奉承，一到门口换上套鞋或拿起雨伞，他就抛开了佯装的忧郁。他利用多年的熟客身分允许他拿出的腔调，作为进一步得到这家人好感的工具，促使玛格丽特决定事先已在全城宣布的婚事。真正的、忠诚的、相敬如宾的爱情，与自私和预先盘算过的爱情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两个男人身上一切均协调一致。一个佯装爱得热烈，把自己最小的优势也拿来装备自己，以便能够娶玛格丽特；另一个藏起自己的爱情，害怕他的忠心被人发觉。母亲去世后不久，在同一天，玛格丽特得以比较仅有的这两个她可以评价的男人。直到那时，她紧守深闺，见不到外人，她的处境也不允许接触有可能想到向她求婚的人。一天早餐后，那是四月份最早的一个晴朗的上午，埃玛纽艾尔来时正赶上克拉埃出门。巴尔塔扎尔难以忍受家中的景象，准备沿城根散半天步。埃玛纽艾尔想跟着巴尔塔扎尔去，他迟疑了一下，好象在自己体内汲取力量，又望了望玛格丽特，留了下来。玛格丽特猜想教师有话和她谈，便向他提议到花园去。她打发妹妹费莉西到正在二楼前厅干活的玛尔塔身边去；然后她在一张长椅上坐下，在那里妹妹和老陪媪能够看到她。

“克拉埃先生沉溺在悲痛中，正如他过去全神贯注于学术研究，”年轻人见巴尔塔扎尔缓步在院子里走，说道，“全城的人都可怜他；他走路象个没有主见的人；他毫无理由地停下来，视而不见……”

“每种痛苦都有它的表达方式，”玛格丽特忍住泪水说。“您想对我说什么？”她停了一下，用冷冰冰的庄重态度又说道。

“小姐，”埃玛纽艾尔嗓音激动地回答，“我是否有权象我即将做的那样同您谈话呢？我求您只看到我想给您帮点忙的愿望，并让我相信一个教师对他学生命运的关心可以达到为他们的前程着想的程度。您弟弟加布里埃尔已过了十五岁，现上高二，按他今后将从事的职业来指导他的学习当然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如何决定由令尊作主；但如果他没有想到，那对加布里埃尔不是一场不幸吗？如果您提醒令尊没有关心自己的儿子，那对他不同样是一种侮辱吗？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不可以询问您弟弟有哪些爱好，要他本人选一个职业，以便今后他父亲想让他当法官、行政官员、军人时，加布里埃尔已有了专门的知识？我不相信您和克拉埃先生，你们想让他游手好闲……”

“噢！不，”玛格丽特说，“谢谢您，埃玛纽艾尔先生，您说得对。母亲要我们织花边，那样细心地教我们画图，缝纫，刺绣，弹琴，经常对我们讲谁也不知道一生中会出什么事。加布里埃尔应当有个人的价值，受全面的教育。但是，一个男人最适合从事什么职业呢？”

“小姐，”埃玛纽艾尔幸福得发抖，说道，“加布里埃尔是他班上对数学表现出最高天赋的学生；如果他想进综合理工学院，我想他将在那儿获得对一切职业都有用的知识。毕业时，他仍然有选择自己最喜爱的职业的自由。至此您丝毫没有预

断他的前程，却赢得了时间。体面地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人到处受欢迎。它培养了行政官员、外交家、学者、工程师、将军、海员、法官、厂主和银行家。所以一个有钱的青年或世家子弟为考取该校用功读书丝毫不足为奇。如果加布里埃尔下了决心，我请求您……您会答应我吗？请答应吧！”

“您想怎样？”

“当他的辅导教师，”他发着抖说。

玛格丽特注视着德·索利先生，拿起他的手，对他说：“好。”她停了一下，嗓音激动地补充道：“我多欣赏您的体贴入微，您提出的建议恰恰是我可以受之于您的。从您刚才说的话里，我看出您为我们想了很多。我谢谢您。”

这番话尽管讲得很朴实，但讨玛格丽特喜欢的快乐使他热泪盈眶，他掉过头去以免让人看见他的泪水。

“我将把他们两个都给您带来，”他稍稍恢复平静后说道，“明天是假日。”

他起身向玛格丽特行礼，她跟在他后面，当他来到庭院时，见她仍站在饭厅门口，向他打了个友好的手势。晚餐后，公证人来拜访克拉埃先生，坐在花园里，他表叔和玛格丽特之间，坐的正好是埃玛纽艾尔坐过的那张长椅。

“亲爱的表叔，”他说，“今晚我来和您谈银钱事务。您妻子亡故已过了四十三天。”

“我没有算日子，”巴尔塔扎尔边说边擦去一滴听到亡故这个法律字眼夺眶而出的眼泪。

“噢！先生，”玛格丽特望着公证人说，“您怎么可以……”

“可是，表妹，我们这些人，我们不得不计算法律规定的期限。事情恰恰关系到您和您的共同继承人。克拉埃先生只有未成年的子女，他必须在妻子亡故后四十五天内制出一份财产清单，确认共有财产的价值。难道不该知道这笔财产的多寡，以便接受它或坚持未成年人的纯粹的权利吗？”玛格丽特站起身。“请留下，表妹，”皮耶坎说，“这些事关系到您和令尊。你们知道我和你们一样悲伤；但今天你们必须处理这些枝节问题，不然的话，你们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极不满意！此刻我正在尽家庭公证人的职责。”

“言之有理，”克拉埃道。

“限期再过两天届满，”公证人又说，“所以明天我就得开立财产清单，这还仅仅是为了推迟交纳税务局就要来向你们讨的继承税，税务局是没有心肝的，他们才不管什么感情，随时向我们伸出魔爪。所以，每天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我和我的办事员，我们将和执达估价员拉帕列先生一起来。我们在城里办完事再去乡下。至于韦尼的森林，我们下面就谈。这样假定后，我们转入另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召集一次家庭会议，指定一名监督监护人。布鲁日的科南克斯先生是你们最近的亲戚；但他这会儿成了比利时人啦！^①表叔，您该就这个问题给他写封信，看看这位好好先生是否渴望在他拥有大片田产的法国定居，这样您就可以使他下决心和女儿一起居住在法属弗朗德勒。如果他拒绝，我将根据亲属的等级提出会

① 一八一四年比利时被同盟国并入荷兰，到一八三〇年才成为独立国家。

小说在此描写的是一八一六年的事，与史实有出入。

议成员名单。”

“财产清单是做什么用的？”玛格丽特问道。

“用于确认权利、价值、资产和负债。等一切确定好以后，家庭会议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采取决定，它认为这些决定……”

“皮耶坎，”克拉埃从长椅上站起来说，“您去立保全我的子女权利所需要的文书吧；但您要避免让我们伤心地眼瞧着出卖原属于我亲爱的……”他没有讲完，他讲这些话时神情那样高贵，声调那样坚定，玛格丽特拿起父亲的手亲了一下。

“明天见，”皮耶坎说。

“来吃午饭吧，”巴尔塔扎尔说。接着，克拉埃似乎把他的回忆聚拢到一起，大声地说：“可我的婚约是按照埃诺^①的风俗立的，根据婚约，我免除了妻子编造财产清单的麻烦，很可能我也没有义务……”

“啊！真幸运，”玛格丽特说，“否则它会叫我们多难过。”

“好吧，明天我们再研究您的婚约，”公证人有点尴尬地回答。

“您原来没见过？”玛格丽特对他说。

这句批评中止了谈话。听了表妹的批评后，公证人再谈下去就太难堪了。

“真见鬼！”他在院子里自忖道，“那么心不在焉的一个人刚巧在需要阻止对他采取防范措施的时候恢复了记忆力。他

^① 埃诺当时是荷兰的一个省份，一八三〇年后归属比利时。

的子女将被劫掠一空！这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肯定无疑。同感情用事的十九岁姑娘谈什么银钱事务！我按规定办事，与好好先生科南克斯统一了意见，绞尽脑汁挽救这些孩子们的财产。这下可好！我在玛格丽特心中掉了价，她会问她父亲为什么我要编制她认为没有必要的财产清单。而克拉埃先生会对她说公证人有立文书的癖好，我们首先是公证人，然后才是亲戚，表兄和朋友，总之一些蠢话……”

他用力关上门，咒骂着因易动感情而破产的主顾。巴尔塔扎尔言之有理。财产没有清点。父亲面对子女的处境，什么也没有确定下来。几个月过去了，克拉埃公馆的情况未发生变化。加布里埃尔在辅导教师德·索利先生干练的指导下用功读书，学习外语，准备参加综合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费莉西和玛格丽特不出家门一步，但为了节省起见，夏天到父亲的乡间别墅居住。克拉埃先生照管他的事务，以财产作保借了一笔巨款还债，巡视了韦尼的森林。到一八一七年年中，他的悲伤慢慢缓解了，他孑然一身，无法抵御他所过的、难以忍受的生活的单调。起先他勇敢地反抗不知不觉甦醒过来的科学，禁止自己去想化学。继而他想着化学，但不愿积极去搞，只做理论上的探讨。不断的研究引出了他的热情，这热情又变得吹毛求疵。他对是否作过不继续研究的保证提出异议，回想起妻子曾不要他发誓。尽管他下决心不再寻求他的问题的答案，但一朝依稀看到成功的希望，他便不能改变决定了。他已经五十九岁。在这个年龄，支配他的念头顽强得不可变更，偏执狂就是由此开始的。时局也暗中与他那摇摇欲坠的

正直作对。欧洲享受的和平使近二十年来无任何交往的各国学者在战争期间获得的科学发现和学术思想得到传播。科学有了进展。克拉埃发现化学在不为化学家们所知的情况下已朝着他的研究目标发展。致力于高等科学研究的人和他一样认为，光、热、电、直流电作用和磁气是同一原因的不同后果，一直被视为单质的物体间的差别大概是一种未知要素的不同剂量造成的。他担心看到别人发现金属的还原作用和电的构成要素——导致解决化学绝对问题的两个发现，这份担心加重了被杜埃居民称作的癫狂，使他的欲望达到了醉心于科学或体验过思想专制的人所能设想的登峰造极的地步。巴尔塔扎尔不久便被一股因沉睡多时而更加猛烈的激情卷走了。留心父亲情绪的玛格丽特打开了会客室。她呆在里面，唤起了母亲的故世该当引起的痛苦的回忆，果然，她唤醒了父亲的悔恨，成功地延迟了他跌入万丈深渊的时间，不过后来他还是掉了进去。她想与外界交往，强迫巴尔塔扎尔去交际场散散心。好几个地位显要的人向玛格丽特求婚，让克拉埃忙了一阵，尽管她表示不到二十五岁决不出嫁。虽然女儿付出了努力，巴尔塔扎尔本人也作了激烈的斗争，但冬天伊始，他又偷偷开始了工作。要向好奇的女人隐瞒这样的事是不容易的。有一天，玛尔塔一边给玛格丽特穿衣一边说：“小姐，我们完啦！缪基尼埃那个怪物是乔装打扮的魔鬼，因为我从未见他画十字，他又上阁楼去了。这一下令尊大人上了贼船。但愿他别杀死您，象他杀死可怜的、亲爱的太太一样。”

“这不可能，”玛格丽特说。

“您来看看他们弄虚作假的证据。”

克拉埃小姐跑到窗前，果然看见实验室的烟囱管里冒出一缕轻烟。

“再过几个月我就二十一岁了，”她想，“我将能阻止对我们财产的挥霍。”

巴尔塔扎尔尽情满足自己的嗜好，对子女的利益必然比不上原来对妻子利益的尊重。拦路的栅栏比以前低，他对过错更不在乎，他的激情变得更为强烈。他带着信念十足者的狂热，在荣耀、工作、希冀和贫困的道路上行进。他对结果满有把握，开始日以继夜地工作，那份热狂令女儿们又惊又怕，她们不知道一个人喜欢干的工作对他的损害多么微不足道。父亲又开始做实验后，玛格丽特立即削减了多余的膳食，她变得和守财奴一样精打细算，并且得到了约赛特和玛尔塔的大力协助。克拉埃没有发觉这项把生活简化到最起码水准的改革。首先他不用午餐，其次他到吃晚饭时才从实验室下楼来，最后他在会客室与女儿们呆上几小时，一句话也不跟她们讲，然后上床睡觉。他离开时，她们向他道晚安，他无意识地让她们亲他的双颊。这样的举止本来会酿成最大的家庭不幸，如果玛格丽特没有做好行使母亲权力的准备，没有一股隐秘的激情使她提防如此不受约束的灾难的话。皮耶坎不再来看他的表妹们，他判断她们即将彻底破产。巴尔塔扎尔的乡间产业每年有一万六千法郎进账，大约值二十万埃居，但这些产业已按三十万法郎抵押出去。克拉埃又开始搞化学以前借了一笔巨款。收入恰好够支付利息；但由于固执一念的人理所当然地缺乏

远见，他把地租交给玛格丽特贴补家用，所以公证人估计三年工夫足以把产业一把火烧光，而司法人员将吞掉未被巴尔塔扎尔花光的财产。玛格丽特的冷淡使皮耶坎的无动于衷几乎带着敌意。为了给自己拒绝向表妹求婚的权利，如果她变得太穷的话，他提到克拉埃一家时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气：“这些可怜的人破产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他们；可有什么办法呢！克拉埃小姐拒绝一切本该使他们免遭贫困的合法手段。”

埃玛纽艾尔靠叔叔的举荐，被任命为杜埃中学校长，他的超群的贤德使他无愧于这个职位，他每天晚上来看两位姑娘，父亲一去睡觉，她们立即把陪媪叫到身边。小德·索利轻叩门环的声音从来都很准时。三个月来，玛格丽特以优雅无声的感激接受他的关怀，这鼓励了他，使他的天性得到发挥。他的纯洁灵魂象钻石一样放射光芒，没有阴云，玛格丽特得以赏识它的力量，它的久长，看到它的源泉如何取之不尽。她事先嗅到了花的芬芳，然后再欣赏花儿一朵朵开放。埃玛纽艾尔每天实现玛格丽特的一个希望，让新的光芒照亮爱情的瑶池仙境，驱散乌云，露出蓝天，把一直埋藏在黑暗中的丰饶的财富渲染得五彩缤纷。埃玛纽艾尔更加自在，得以发挥至此悄悄隐匿起来的心灵的魅力；年轻人有说有笑的快活，整日研修的生活赋予的单纯，没有被世俗扭曲的高尚精神的财宝，与多情的豆蔻年华极为相称的一切无邪的玩笑。他的心灵和玛格丽特的心灵更加投契，他们一起窥探内心深处，发现了同样的思想：同样光彩夺目的珍珠，美妙清新的和谐，类似在海面下据说令潜水员入迷的那种和谐。他们通过交谈和彼此存有的

好奇心了解了对方，这好奇心在两人身上采取了最美妙的表达情感的形式。没有羞怯，但相互间不无卖弄风情。每晚埃玛纽艾尔在这两位姑娘和玛尔塔之间度过的两个小时，帮助玛格丽特接受了她进入的焦虑不安和听天由命的生活。这自然而然日益增长的爱情是她的依傍。埃玛纽艾尔情意绵绵的表示，带着那样诱人的天生的优雅风度和给千篇一律的感情带来细微变化的温存细腻的灵气，正如一粒宝石的各个刻面使宝石放射出全部光彩，消除了它的单调；多情的心独得其秘的可爱举止，使女子忠实于形式永远翻新的艺术家的手笔，忠实于每重复一句话都用新的抑扬顿挫给它带来新鲜感的嗓音。爱情不仅仅是一种感情，它还是一门艺术。一个普通的字眼，一个小心翼翼的举动，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向女子披露既能触动她的心又不使她心里感到绝望的伟大崇高的艺术家。埃玛纽艾尔来的次数越多，表露爱情的方式越可爱。

“我比皮耶坎抢先了一步，”一天晚上他对她说，“他来向您宣布一个坏消息，我宁愿由我来告诉您。令尊把你们的森林卖给了一些投机商，他们又把它分片转卖出去；树已经砍了，厚木板也全部搬走。克拉埃先生收到三十万法郎现金，他用这笔钱还了巴黎的债；为了清偿全部债务，他甚至不得不在买主尚未支付的十万埃居中提出十万法郎作债权转移。”

皮耶坎走了进来。

“喂！亲爱的表妹，”他说，“这下你们破产了，我早向您做过预言，但您不愿意听我的。令尊胃口很大。他第一口就吞下了你们的树林。你们的监督监护人科南克斯先生在阿姆斯

特丹，他就要清理完他的财产，克拉埃先生抓住这个时机搞了小动作。这很不好。我刚写信给好好先生科南克斯；可是，等他到的时候，一个子儿也不会剩下。你们将不得不对令尊起诉，官司打不长，但有损名誉，科南克斯先生不能不提起诉讼，法律要求这样做。这就是您固执的结果。现在您承认我多么谨慎，多么为您的利益着想了吧？”

“我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小姐，”小德·索利用他柔和的嗓音说，“加布里埃尔考取了综合理工学院。对录取他提出的异议已经消除。”

玛格丽特嫣然一笑，向朋友表示感谢，她说：“我的积蓄将派用场啦！玛尔塔，我们明天就开始给加布里埃尔置办行装。可怜的费莉西，咱们要苦干一番了，”她亲了亲妹妹的额头说道。

“明天，他在这儿还可以呆十天，他必须在十一月十五号到巴黎。”

“加布里埃尔表弟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公证人打量着中学校长说道，“他将需要挣一份家业。可是，亲爱的表妹，现在的问题是要挽救家庭的荣誉，这回您愿不愿意听我的呢？”

“不，”她说，“如果还是谈婚事的话。”

“那么您要做什么？”

“我嘛，表哥？什么也不做。”

“不过您已经成年了。”

“再过几天，”玛格丽特说，“您能向我推荐一个对象，他可以把我们的利益与我们欠父亲的养育之恩，与我们保全家庭

荣誉的义务调和起来吗？”

“表妹，没有你们的舅公，我们什么也办不成。这样假定后，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再来。”

“再见，先生，”玛格丽特说。

“她越穷越装得一本正经，”公证人暗想，“再见，小姐，”皮耶坎高声说道，“校长先生，我向您致以十二分的敬意。”说完他走了，对费莉西和玛尔塔理都没理。

“这两天我在研究法典，还请教了叔叔的朋友，一位老律师，”埃玛纽艾尔用颤抖的声音说。“如果您准许，我明天就动身去阿姆斯特丹。您听着，亲爱的玛格丽特……”

他第一次用这个字眼，她目光湿漉漉的，颌首微笑向他表示谢意。他住了口，指指费莉西和玛尔塔。

“您可以当着我妹妹讲，”玛格丽特说，“她不需要这场讨论就甘心过我们这种节衣缩食的劳动生活，她那样温柔，又那样勇敢！但她应该了解我们多么需要勇气。”

姐妹俩握住对方的手，紧紧拥抱，好象要在危难面前做出团结一心的新的保证。

“玛尔塔，您走开一会儿。”

“亲爱的玛格丽特，”埃玛纽艾尔又说，在音调的变化中流露出赢得表达情意的些微权利所感到的幸福，“我弄到了买主的姓名和地址，他们尚欠购买被砍伐的木材款二十万法郎。明天，如果您同意，一位以科南克斯先生的名义活动，并且不会被他们否认的诉讼代理人，将把一份止付通知书送到他们手中。您的舅公再过六天就回来，他将召开家庭会议，解除对十

八岁的加布里埃尔的监护。由于您和您兄弟获准行使你们的权利，你们将要求你们那份出售木材的钱。克拉埃先生不能拒绝给你们止付的那二十万法郎；至于另外还欠你们的十万法郎，你们将获得以你们住的房子作抵押的债券。科南克斯先生将要求得到属于费莉西小姐和冉的三十万法郎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令尊将不得不抵押他在奥尔西平原已经以十万埃居抵押出去的产业。法律优先追溯为未成年人的利益所做的抵押权登记；所以一切都能挽救。克拉埃先生从此被缚住手脚，你们的土地是不可转让的；他再不能靠抵押他的土地借钱，这些土地将以高于其价的金额作保，银钱事务将在家庭内部解决，不会出丑，不用打官司。即使令尊的研究工作不完全停下来，他也不得不小心从事。”

。“是的，”玛格丽特说，“但我们的收入在哪儿呢？既然我们住在这所房子里，以它作抵押的十万法郎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进项。父亲在奥尔西平原拥有的产业的收益将支付欠外人的三十万法郎的利息；我们靠什么过活呢？”

“首先，”埃玛纽艾尔说，“用加布里埃尔那份财产中剩下的五万法郎购买公债，按目前的利率，你们将有四千多利勿尔的年金，足够他在巴黎的膳宿生活费。加布里埃尔不能支配用父亲的房屋抵押登记的款项，也不能动用他的年金的本金；所以您不必担心他乱花一分钱，您也将少一个负担。其次，您自己不是还剩下十五万法郎吗！”

“父亲会向我要的，”她惊恐地说，“而我实在不能拒绝他。”

“那好，亲爱的玛格丽特，您放弃这笔钱倒还可以保住它。您以兄弟的名义把它存入国家债权人名册。这笔钱将给你们一万二至一万三千法郎的年金维持生活。被解除监护的未成年人没有家庭会议的意见什么都不能让与，这样您就赢得了三年的安生日子。到那时，令尊或者已经找到了他的问题的答案，或者很可能放弃了寻找；加布里埃尔成年后将把本金归还给您，以便算清你们四人之间的账。”

玛格丽特请他把起初她没弄明白的法律条文又解释了一遍。一对恋人研究法典的情景自然十分新鲜，埃玛纽艾尔随身携带法典是为了向情人传授管理未成年人财产的法律，凭着女人天生的，因爱情变得更加敏锐的聪慧，她很快就领会了这些法律的精神。

次日，加布里埃尔回到祖居。德·索利先生把他带到巴尔塔扎尔面前，宣布他考取了综合理工学院，父亲做了个手势向校长表示谢意，说道：“我很高兴，加布里埃尔将当学者啦。”

“哦！弟弟，”玛格丽特见巴尔塔扎尔又上楼去了实验室，说道，“好好用功吧，别乱花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要节俭。在巴黎逢上外出的日子，你上我们的亲友家去，免得沾染任何使年轻人倾家荡产的癖好。你的膳宿费近一千埃居，你还剩下一千法郎供日常的消遣，这大概够了。”

“我为他担保，”埃玛纽艾尔·德·索利拍拍他学生的肩膀，说道。

一个月后，科南克斯先生与玛格丽特同心协力，从克拉埃那里得到了一切想要的担保。埃玛纽艾尔·德·索利考虑得

那样周全的计划完全获得赞同并全部付诸实施。在法律面前，面对刚正不阿、很难在荣誉问题上让步的表舅，巴尔塔扎尔为在债主催逼下同意的出售感到赧颜，顺从了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他很满意能够弥补他几乎不由自主给子女们造成的损失，带着学者的专注在文书上签了字。他变得完全失去了远见，如同那些早上为一小杯烧酒卖掉老婆，晚上又为她落泪的黑人。他甚至闭眼不看最近的将来，不问问自己熔化了最后一枚埃居后何以为生；他继续他的工作，没有停止购买，不知道他仅仅是他的房屋、他的产业名义上的所有者。他可以说是法院扣押财物的保管员，而多亏法律的严肃性，他不可能从这些财物中弄到一个苏。一八一八年未出任何不幸的事便到了岁末。两个年轻姑娘用存在加布里埃尔名下，他每半年准时寄给她们的一万八千法郎年金，支付了冉的教育费，开销了全部家用。这年十二月，德·索利先生的叔叔去世了。一天早晨，玛格丽特听玛尔塔说他父亲卖掉了他那套郁金香标本、前楼的家具和全部银器。她不得不赎回吃饭必不可少的餐具，并叫人打上她的名字的起首字母。在这天以前，她对巴尔塔扎尔滥用共有财产一直保持沉默；这天晚上吃过晚餐，她求费莉西让她和父亲单独呆一会儿；等他按平日的习惯在会客室的壁炉边坐下后，玛格丽特对他说：“亲爱的父亲，您有权卖掉这儿的一切，甚至您的子女。在这儿，我们大家毫无怨言地服从您；但我不得不提醒您，我们没有钱，今年几乎无以维生，我和费莉西，我们将不得不日夜工作，出售我们缝制的花边长袍交冉的膳宿费。我恳求您，好父亲，停下您的工作吧。”

“你说得对，孩子，再过六星期一切都将结束！要么我找到了绝对，要么绝对是找不到的。你们都会成为百万富翁……”

“现在给我们留下一块面包吧，”玛格丽特回答。

“这儿没有面包，”克拉埃一副受惊的样子说道，“克拉埃的家里没有面包。我们的全部财产呢？”

“您齐根砍伐了韦尼的森林。土地还未空出来，什么也不能出产。至于您在奥尔西的田庄，其收入还不够支付您的借款的利息。”

“那我们是靠什么生活的？”他问。

玛格丽特指指她的针，补充道：“加布里埃尔的年金给我们一些帮助，但还不够。如果您不用出乎我意料的发票加重我的负担，我可以做到收支相抵，您在城里买东西根本不对我讲。正当我以为有足够的钱供一季度的花销，做好了种种安排时，我却收到一张购买碳酸钠、苛性钾、锌、硫和别的什么的账单。”

“亲爱的孩子，再忍耐六周吧；以后，我会规规矩矩的。你将看到奇迹，我的小玛格丽特。”

“您真该考虑一下您的银钱事务啦。您把什么都卖了：藏画、郁金香、银器，我们现在一无所有；至少，您别再借债啦。”

“我也不想再借了，”老人说。

“再借，”她嚷道，“难道您现在有债务？”

“没什么，小意思，”他垂下眼睛，红着脸回答。

玛格丽特第一次为父亲的屈辱感到丢脸，她痛苦之至，不

敢盘问他。这一幕发生后过了一个月，城里一位银行家来兑现克拉埃签署的一张一万法郎的汇票。玛格丽特求银行家等到晚上，对未事先得到付款通知表示遗憾，那人告知她普罗泰兹-希弗维尔商号还有九张同样数目的逐月到期的汇票。

“大局已定，”玛格丽特大声说，“末日来临啦。”

她派人去请父亲，在会客室骚动不安地大步踱来踱去，自言自语道：“要么找到十万法郎，”她说，“要么眼瞧着父亲蹲监狱！怎么办呢？”

巴尔塔扎尔没有下楼。玛格丽特等得不耐烦，上楼到实验室去。她走进去时，见父亲在一间灯火通明的大房间中央，房内摆放着沾满灰尘的机器和玻璃器皿；东一堆西一堆的书籍，桌上堆满贴了标签、编了号码的产品。学者的专注引起的混乱处处打破了弗朗德勒的习惯。巴尔塔扎尔·克拉埃的面孔高高临驾于这一大堆长颈瓶、曲颈瓶、金属、古怪地着上颜色的结晶、悬挂于墙壁或扔在炉灶上的样品之上。他没穿上装，象工人一样赤裸着胳膊，露出长满和头发一样的白毛的胸膛，两眼直愣愣地盯着一台抽气机。机器的玻璃钟罩上扣着一个里面装满酒精的双面凸透镜，把当时从阁楼圆花窗的一个格子里透进来的阳光聚到一起。底盘绝缘的玻璃钟罩与一个特大的伏打电池的电线相连。勒缪基尼埃正忙着转动这台装在一个活动轴上的抽气机的底盘，以便始终保持凸透镜的方向与阳光垂直。他站起来，脸上沾满黑灰，说道：“啊！小姐，别走过来！”

她见父亲几乎跪在他的机器前，阳光直射在他脸上，散乱

的头发如一根根银丝，头顶凸凹不平，脸孔因可怕的期待抽搐着，周围的物品千奇百怪，宽敞的阁楼上竖起怪里怪气的机器的这一部分幽暗不明，这一切令玛格丽特大为震动，她恐惧地私忖：“父亲疯啦！”她走过去贴着他的耳朵说：“把勒缪基尼埃打发走。”

“不，不，我的孩子，我需要他，我在等别人想也没想过的一次了不起的实验的后果。我们守候一道阳光已有三天。我有办法在绝对真空中把金属置于集中在一起的火热阳光和电流下。你瞧，再过片刻，一个化学家所能支配的最有效力的作用即将发生，而只有我……”

“喂！父亲，您该做的不是使金属汽化，而是留下这些金属支付您的汇票……”

“等等，等等！”

“父亲，梅斯蒂先生来了，四点钟得给他一万法郎。”

“好，好，过一会儿。确实，我签的这些票据该本月兑现，我还以为我能找到绝对。上帝，如果我有七月的阳光，我的实验就做成啦！”

他抓住自己的头发，在一张破藤椅上坐下，几滴泪水在眼眶里滚动。

“先生说得对，这一切全是太阳这个无赖的错，它的光线太弱了，懦夫，懒鬼！”

主仆二人不再理会玛格丽特。

“缪基尼埃，您走开一会儿，”她说。

“啊！我要做新的实验，”克拉埃大声说。

“父亲，忘掉您的实验吧，”女儿等身边没有旁人时他说，“您得付十万法郎，而我们一个铜子儿也没有。离开实验室吧，今天事关您的荣誉。您进了监狱我们怎么办？您将用破产的耻辱玷污您的一头白发和克拉埃这个姓氏吗？我反对这样做。我将有力量对付您的癫狂，见您晚年没有面包吃可太惨了。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处境，变得理智一些吧！”

“癫狂！”巴尔塔扎尔叫道，他霍地站起来，用发亮的眼睛盯住女儿，两臂交叉在胸前，威严无比地重复“癫狂”这个字眼，吓得玛格丽特直哆嗦。“啊！你母亲不会对我说这个字眼的！”他又道，“她了解我的研究的重要性，为了理解我，她学了一门科学，她知道我为人类工作，丝毫没有个人的或卑劣的打算。我看得出，女人的爱情高于子女的孝心。是的，爱情是一切感情中最美好的！理智一些？”他捶着胸口又说，“难道我缺乏理智？我不是我了吗？我们很穷，我的女儿，好吧，我情愿如此。我是你父亲，服从我吧。我高兴的时候会让你有钱的。你的财产，那简直不值一提。等我找到了碳的溶剂，我会把你的会客室装满钻石，但这和我寻找的东西相比毫无意义。正当我殚精竭力的时候，你等等总可以吧。”

“父亲，我无权责问您如何在这间阁楼里毫无结果地耗尽了四百万，我也不和您谈被您杀死的我的母亲。如果我有丈夫，我也会爱他，可能和母亲爱您一样深，我将准备为他牺牲一切，正如她为您牺牲了一切。我遵照她的嘱咐一心一意为您着想，我不结婚便是明证，免得您被迫向我交出监护人的账目。咱们别管过去，想想现在吧。我来这儿提醒您由您本人

造成的贫困景况。现在需要钱兑现您的汇票，您明白吗？这儿除了祖父梵·克拉埃的画像再也没有什么可扣押的了。母亲生前过分软弱，不能保护子女对付他们的父亲，但她吩咐我违抗您，所以我以母亲的名义，以弟弟妹妹的名义，父亲，以全体克拉埃的名义，来命令您放下实验，在继续搞实验以前先为自己挣一份家业。如果您自恃为杀死我们才显现出来的父亲身分，那么我这边有比化学更重要的您的祖先和荣誉。家庭先于科学。我做您女儿太孝顺啦！”

“那么你想当我的刽子手，”他用变得微弱的声音说。

玛格丽特赶紧溜走，免得放弃她刚刚担当的角色，她好象听见了母亲对她说下面这番话时的声音：“别过分违拗你父亲，要好好爱他！”

“小姐在那上面干的事多糟糕！”勒缪基尼埃下楼到厨房吃饭时说道。“我们正要发现秘密，我们只需要一点点七月的阳光，因为先生，啊！多了不起的人！他几乎和好上帝穿一条裤子！就差这一点，”他对约赛特说，一边把右手拇指放在俗称刮刀的牙齿下刮了一下，“我们就知道一切的根源了。可啪嗒一声，她跑来为了汇票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大喊大叫。”

“那么用你的工钱付，”玛尔塔说，“付这些换票呀！①”

“没有黄油涂面包吗？”勒缪基尼埃对约赛特说。

“买黄油的钱呢？”厨娘尖刻地回答，“怎么，老怪物，如果你在它那魔鬼的厨房里炼金子，你干吗不给自己炼点黄油呢？”

① “汇兑”和“交换”在法语中只差一个字母，这里是文字游戏，借玛尔塔之口把“汇票”说成了“换票”。

这又不难，你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养家活口。我们呢，我们吃干面包！那两位小姐只吃面包和核桃，你难道要比主人吃得更
好不成？大小姐只愿意全家每月开销一百法郎。我们只做一
顿饭。如果你想吃美味，楼上有炉子，你可以烩珍珠，但愿市
场上只谈这个！你在炉子上烤鸡吧。”

勒缪基尼埃拿起面包出去了。

“他去用自己的钱买吃的，”玛尔塔说，“这太好了，又省下
一笔钱。他多吝啬，这中国佬！”

“本该用断粮的办法来治他，”约赛特说，“一个星期以来
他什么地方也没打扫，我干了他的活儿，他始终在楼上；他总
可以报答我，请我吃几条鲱鱼，如果他买回来，我就麻利地从
他手中抢走！”

“啊！”玛尔塔说，“我听见玛格丽特小姐在哭。她那个老
巫师父亲把房子吞下去也不会讲一句人话，这个巫师。在我
们国家，他早被活活烧死了；可这儿和非洲的摩尔人一样不信
教。”

克拉埃小姐强忍着啜泣穿过画廊，走进自己房间，找出母
亲的信，读了下面一段话：

我的孩子，倘若上帝允许，当你读这几行字，我最后写的几
行字时，我的灵魂将在你的心中。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我亲爱的小
宝贝们的爱，他们被遗弃给一个我未能抵抗的魔鬼。他将吃光你
们的面包，正如他吞噬了我的生命，甚至我的爱情。你知道，我的
心肝，我是否爱你父亲！我快咽气的时候不再那样爱他了，因为我
对他采取了我生前不敢承认的防范措施。是的，为了你们将遭大

难的那一天，我在棺材尽里头保留了最后一条生计。假若他把你们逼到贫困的境地，或者假若必须挽救你们的荣誉，我的孩子，你将在德·索利先生那里——倘若他还活着的话——，不然就在他的侄子，我们的好埃玛纽艾尔那里，得到大约十七万法郎，这笔钱将帮助你们维持生活。如果什么都抑制不住他的激情，如果他的子女对于他不是比我的幸福更加坚固的屏障，挡不住他朝罪恶的路上走，那你们就离开父亲，但至少要活下去！我不能抛弃他，我应该献身于他，你呢，玛格丽特，你要拯救这个家！我宽恕你为保护加布里埃尔、冉和费莉西将做的一切。拿出勇气来，做克拉埃家的守护天使吧。你要坚定，我不敢说你得冷酷无情；但是为了能够弥补已经造成的不幸，必须保留一些财产，你应该考虑贫困来临后的处境，什么也阻挡不了夺走我一切的那种激情的暴烈。所以，我的女儿，你要感情充沛地忘却你的情感；假如必须向你父亲撒谎，你不露心迹将是一种光荣；你的行为不管看上去多么该受指责，都将是保护家庭的英雄行为。德高望重的德·索利先生曾经对我这样说过，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意识比他的更纯洁，更睿智。甚至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我也没有力量和你讲这番话。不过在这场可怕的斗争中，你应始终恭敬有加，与人为善。你要怀着崇敬违抗，带着柔情拒绝。从未有过的泪水和痛楚在我死后才会爆发。在你将成为我的亲爱的孩子们的保护人时，以我的名义拥抱他们吧。愿上帝和圣者与你同在。

约瑟芬

这封信附着一张德·索利先生叔侄立的字据，他们保证把克拉埃太太委托他们保管的钱交给她的子女中向他们出示这张字据的人。

“玛尔塔，”玛格丽特大叫一声，陪媪急急忙忙上了楼，“到埃玛纽艾尔先生家去，请他到我这儿来一趟，”玛格丽特对她说，“高尚而守口如瓶的人！他对我从未提过一个字，对我，”她想，“对我，而我的烦恼和悲伤已经变成他的了。”

玛尔塔还没回来，埃玛纽艾尔先到了。

“您对我还保密？”她说，一面把字据拿给他看。

埃玛纽艾尔低下头。

“玛格丽特，您感到非常不幸吧？”他又说，眼里滚动着几滴泪珠。

“哦！是的。做我的依傍吧，母亲在信中称您是我们的好埃玛纽艾尔，”她指着信对他说，见她的选择得到母亲的赞同，她无法克制心头一阵喜悦。

“我在画廊里看见您的第二天，我的鲜血和生命就属于您了，”他悲喜交加地哭着回答；“但那时我不知道，我不敢希望有一天您会接受我的鲜血。假如您很了解我，就该知道我讲话是绝不改口的。原谅我一丝不苟地服从令堂的意愿，我无权评价她的意图。”

“您救了我们，”她打断他说，挎起他的胳膊下楼来到会客室。

玛格丽特得知埃玛纽艾尔保存的那笔钱的来历后，向他吐露了使家中人人伤心发愁的窘困。

“必须去支付汇票，”埃玛纽艾尔说，“如果汇票全在梅斯蒂手里，您将在利息上得到好处。我将把剩下的那七万法郎交给您。可怜的叔叔给我留下一笔同样数目的杜卡托，很容

易秘密携带。”

“是的，”她说，“您夜里带来吧；等我父亲睡着了，我们两个把钱藏起来。如果他知道我有钱，也许他会强迫我给他。噫！埃玛纽艾尔，竟得提防自己的父亲！”她哭着说，把前额贴在年轻人的胸口。

玛格丽特这个既优雅又悲戚的寻求保护的动作，是始终笼罩在愁云惨雾中、始终包藏在痛苦的领域内的爱情的第一次流露；这颗胀满的心必将流溢真情，但却是在贫困的重压之下！

“该做什么？怎么办才好？他什么也看不见，既不关心我们，也不关心自己，因为我不知道他怎能在那间空气灼人的阁楼里生活。”

“对一个时时刻刻象理查三世那样高喊：‘以我的王国换一匹马！’的人，您能指望什么呢？”埃玛纽艾尔说，“他将永远是无情的，您应该和他一样无情。支付他的汇票吧，如果您愿意，把您的财产给他吧；但您妹妹的财产，您弟弟们的财产，既不属于您，也不属于他。”

“把我的财产给他？”她说，一面抓住埃玛纽艾尔的手，朝他投去火辣辣的目光，“您，您给我出这个主意！皮耶坎却编了许许多多谎话要我保存它。”

“唉！也许我有我的自私方式？”他说，“时而我希望您没有财产，似乎这样您离我更近些；时而我希望您富有，幸福，我觉得，以为我们会被可怜的荣华富贵分开，心胸未免狭窄。”

“亲爱的，别谈我们……”

“我们！”他陶醉地说。接着，他停了一下补充说：“损失很大，但并非无法弥补。”

“损失将由我们自己来弥补，克拉埃家已经没有家长了。他到了既不是父亲，又不是男子汉的地步，对是非毫无概念，因为他这样伟大，这样慷慨，这样正直的一个人，竟不顾法律挥霍了他本该充当保护人的子女的财产！他跌进了怎样的深渊呀？我的上帝，究竟他在寻找什么？”

“不幸的是，亲爱的玛格丽特，虽然他当家长有过错，但在科学上却是对的；欧洲将有二十来个人钦佩他，其他所有的人则认为他是疯子；但您可以无所顾忌，拒绝把他子女的财产送给他。发现一样东西从来都靠碰运气。如果您父亲该当碰到解决他的问题的办法，他无需耗费巨资就会找到，或许正巧在他灰心绝望的时候！”

“可怜的母亲是幸福的，”玛格丽特说，“她去世前本来会受千百种煎熬，可她第一次与科学冲突就遇了难。这场斗争是没有止境的……”

“有止境，”埃玛纽艾尔接口说，“等您一无所有，克拉埃先生再也找不到贷款，他就会停止。”

“那让他今天就停止吧，”玛格丽特嚷着说，“我们山穷水尽了。”

德·索利先生去赎回了汇票，来交给玛格丽特。巴尔塔扎尔一反常态，在晚餐前一刻下了楼。两年来，女儿第一次在他的面容上觉察出惨不忍睹的凄苦迹象；他又变成了父亲，理智驱逐了科学；他望了望院子和花园，等他确信只有女儿和他

在一起时，他满怀忧郁和好意朝她走来。

“我的孩子，”他一面说，一面拿起她的手，带着甜蜜的温存紧紧握住，“原谅你的老父亲吧。是的，玛格丽特，我错了。只有你是对的。只要我没找到，我就是个混蛋！我将离开这里。我不想看到卖掉梵·克拉埃，”他指着烈士的画像说，“他为自由而死，我将为科学而死，他受到尊崇，我招人怨恨。”

“怨恨，父亲？不，”她扑到他怀里说，“我们都崇拜您。不是吗，费莉西？”她对正走进来的妹妹说。

“您怎么啦，亲爱的父亲？”少女拿起他的手说道。

“我使你们破了产。”

“噯！”费莉西说，“我们的兄弟将为我们挣一份家业。冉在班上总是第一名。”

“喏，父亲，”玛格丽特又说，一面用十分优雅、充满孝心的爱抚的动作，把巴尔塔扎尔领到壁炉前，在挂钟框下取出几张纸，“这是您的汇票；可别再签发汇票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支付了……”

“原来你有钱，”巴尔塔扎尔从惊讶中回过神来，咬着玛格丽特的耳朵说。

这句话使英勇的姑娘透不过气来，父亲的脸上流露出那样多的狂热、喜悦和希冀，他环顾四周，好象想发现金子。

“父亲，”她带着痛苦的腔调说，“我有我的财产。”

“给我吧，”他说，不由做了个贪婪的手势，“我将还你一百倍。”

“好，我会给您的，”玛格丽特凝视着巴尔塔扎尔回答，他

没有明白女儿这句话包含的意思。

“啊！亲爱的女儿，”他说，“你救了我的命！我设想了最后一个实验，做完以后就没有任何可能了。如果这一次我找不到，就必须放弃探求绝对。把你的胳膊给我，来，我心爱的孩子，我真想使你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女子，你又给了我幸福，荣耀；你替我谋得给你金山银山的能力，我将送你大量珠宝，万贯家私。”

他亲了亲女儿的额角，捧起她的双手紧紧握着，用种种在玛格丽特看来几乎低三下四的抚爱向她表示自己的喜悦；进晚餐时，巴尔塔扎尔眼里只有她一个人，象情郎对情妇那样殷勤，那样专注，那样热烈地注视着她；她做了一个动作，他便试图揣测她的思想，她的欲望，站起身替她布菜；他使她感到羞愧，他在照顾她时注入的青春热情与他提前而至的老态恰成对比。但是，面对这些讨好奉承，玛格丽特用一句表示疑虑的话，或用投在这间餐厅餐具柜空架子上的目光，描绘了当前凄苦悲凉的一幅图景。

“算啦，”他对她说，“再过半年，我们将把这儿装满金子和奇珍异宝。你会象一位王后。啊！整个自然界将属于我们，我们将凌驾一切……靠了你……我的玛格丽特。玛佳丽塔？”他含笑又说，“你的名字带有预见。玛佳丽塔的意思是珍珠。斯特恩^①在什么地方讲过的。你读过斯特恩吗？你要不要一本他的书？这会叫你开心的。”

^① 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项狄传》、《多情客游记》的作者。

“据说珍珠是一种疾病的产物，”她接口说，“而我们已经受了不少苦！”

“别发愁，你将为你爱的人缔造幸福，你将十分有势力，十分有钱。”

“小姐的心真好，”勒缪基尼埃说，漏勺似的面孔吃力地挤出一个微笑。

晚上余下的时间，巴尔塔扎尔为两个女儿施展出他的性格的全部风采和言谈的全部魅力。他象蛇一样迷人，他的话语，他的目光倾泻出一股磁流，他毫不吝惜地发挥出当年令约瑟芬着迷的天才的威力，温柔的性情，他可以说把女儿们拥在了心尖上。埃玛纽艾尔·德·索利来的时候，很久以来第一次发现父亲和孩子们欢聚一堂。年轻校长虽然拘谨，也被这个场面引入胜境，因为巴尔塔扎尔的言谈举止有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科学家尽管陷入思想的深渊，不停地忙于观察精神世界，不过他们看得见他们生活领域中的最小的细节。与其说他们心不在焉，不如说他们不合时宜，与周围的事物永不协调一致，他们了解一切，又忘却一切；他们预见未来，只为自己预言，一件事尚未发生便对其了如指掌，但又绝口不提。如果说，在沉思冥想的寂静中，他们使用了自身的威力辨识身边发生的事，那么他们只需猜测：工作把他们卷走，他们几乎总是错误地运用他们获得的关于现实生活的知识。有时，当他们从对社会的麻木不仁中醒来，或者当他们从精神世界跌入外部世界时，他们带着丰富多采的记忆回来，对一切毫不陌生。所以，巴尔塔扎尔把心灵的敏慧和大脑的敏慧加在一起，

知道女儿的一切往事，了解或猜到把她和埃玛纽艾尔结合在一起的神秘爱情的最小事件，他向他们做了含蓄的表示，分享并赞同他们的恋情。这是一位父亲所能做的最甜蜜的恭维，一对恋人没有抵挡得住。这一晚由于和搅扰这些可怜孩子们生活的悲伤形成对照而显得美妙无比。巴尔塔扎尔可以说用他的光辉照亮了他们的思想，用柔情滋润了他们的心田，等他离开后，一直窘态毕露的埃玛纽艾尔·德·索利拿出了装在衣兜里、担心被人发觉的三千金杜卡托。他把钱放到玛格丽特的小针线桌上，她拿正在缝补的内衣盖住，然后他去取余款。他回来的时候，费莉西已上了床。敲十一点了。玛尔塔迟迟未睡，等着给女主人脱衣服，这时正在费莉西屋里忙着。

“把这个藏在哪儿呢？”玛格丽特说，她忍不住快活地抚弄着几枚杜卡托，这个孩子气的举动把她毁了。

“我稍稍抬起这个大理石圆柱，它的柱脚是空心的，”埃玛纽艾尔说，“您把这几卷钱塞进去，魔鬼也不会到那儿去寻找的。”

正当玛格丽特在小针线桌和圆柱之间做倒数第二趟旅行时，她尖叫一声，一卷卷钱从手中掉下，硬币戳破了纸，散在地板上；她父亲站在会客室门口，伸着脑袋，那副贪婪的神情把她吓坏了。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他说，轮流望了望被恐惧钉在地板上的女儿，和猛然直起身子、但在圆柱旁的姿势足以说明问题的年轻人。金子哗啦啦掉在地板上，声音响得吓人，它的散落似乎带有预见性。“我没弄错，”巴尔塔扎尔坐下来说道，“我

听见了金子的响声。”

他的激动不亚于两个年轻人，这两颗心按同一节律突突跳动，两人的动作完全协调一致，如同在突然笼罩于会客室的沉寂中间挂钟钟摆的摆动。

“谢谢您，德·索利先生，”玛格丽特对埃玛纽艾尔说，同时朝他递了个眼色，那意思是：“协助我救下这笔钱吧。”

“怎么，这金子……”巴尔塔扎尔接口说，朝女儿和埃玛纽艾尔投射出令人胆寒的清醒目光。

“这金子是先生的，他好心好意借给我，以履行我们的承诺，”她回答他说。

德·索利先生脸红了，想走出去。

“先生，”巴尔塔扎尔用胳膊拦住他，说道，“别躲开不接受我的谢意。”

“先生，您不欠我分文。这钱是玛格丽特小姐的，她用她的财产担保向我借的，”他望着他的恋人回答，她难以觉察地眨眨眼睛向他表示感谢。

“这事我忍受不了，”克拉埃说，他在费莉西的写字台上拿了一只笔和一张纸，朝两个吃惊的年轻人转过身来：“有多少？”激情使巴尔塔扎尔变得比最机灵的无赖管家更狡猾；这笔钱就要成他的了。玛格丽特和德·索利先生举棋不定。“咱们数数吧，”他说。

“有六千杜卡托，”埃玛纽艾尔回答。

“七万法郎，”克拉埃接口说。

玛格丽特向恋人递去的眼色给了他勇气。

“先生，”他发着抖说，“您的字据是无效的，请原谅我这个纯技术性的用语；今早我借给小姐十万法郎赎回您无力支付的汇票，因而您不能给我任何担保。这十七万法郎是令媛的，她可以随意支配，但我借给她是因为她答应我签署一份契约，靠契约我可以从韦尼空地她名下的那一份中取得担保。”

玛格丽特扭过头去不让人看见夺眶而出的泪水，她了解埃玛纽艾尔超群出众的心灵的纯洁。年轻人被叔叔抚养成人，最严格地奉行宗教美德，特别厌恶说谎；他向玛格丽特献出了自己的心和生命，又为她牺牲了自己的良心。

“再见，先生，”巴尔塔扎尔对他说，“我原以为您对一个待您如父亲的人有更多的信任。”

埃玛纽艾尔与玛格丽特交换了一个可悲的目光，玛尔塔把他送到门口，关上了当街的门。等到只剩下父女俩，克拉埃对女儿说：“你爱我，是不是？”

“父亲，别兜圈子了。您想要这笔钱，但您得不到。”

她开始把杜卡托聚成一堆，父亲一声不响地帮她捡钱，核对被她撒落在地的钱数，玛格丽特随他去做，没有露出一丝不信任。二千杜卡托^①码成了一堆，巴尔塔扎尔神情绝望地说：“玛格丽特，我需要这些金币！”

“假如您拿走就是偷盗，”她冷冷地说，“您听着，父亲：与其让我们每天忍受极大的痛苦，不如一下子把我们杀死。等着瞧吧，是您还是我们应该屈服。”

^① 应为六千。

“原来你要谋杀你父亲，”他又说。

“我们要为母亲报仇，”她指着克拉埃太太去世的地方说。

“我的女儿，如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会对我讲这种话了。你听着，我要向你解释这个问题……但你不会理解我吧？”他绝望地大声说。“得了，你给我吧！相信一次你的父亲。是的，我知道我伤了你母亲的心；用无知者的话说，我挥霍了自己的财产，又盗用了你们的财产；你们全为了你所说的一种癫狂工作；但是，我的天使，我的心肝，我的爱，我的玛格丽特，你听我讲嘛！如果我不成功，我就献身于你，象你该服从我那样服从你；我会对你百依百顺，把我的财产交给你掌管，我将不再当子女的监护人，放弃一切权力。我以你母亲的名义起誓，”他流着泪说道。玛格丽特扭过头去不看这张浸满泪水的面孔，克拉埃跪在女儿膝下，以为她就要让步了。

“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给吧，给吧！为避免永恒的悔恨，区区六万法郎^①算得了什么？你瞧，我会死的，这会把我杀死的。你听我讲嘛！我说话绝对算数。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放弃我的工作，离开弗朗德勒，甚至离开法国，如果你这样要求的话。我将象小工一样干活，一个苏一个苏地重挣家业，总有一天给我的孩子们带回科学从他们手中夺去的東西。”玛格丽特想扶父亲起来，但他坚持跪在她膝下，哭着补充说：“最后一次表现出温存和忠心吧。如果我成功不了，我自己会承认你的严厉是有道理的。你可以叫我老疯子！称呼我坏父亲！最

^① 应为七万。

后，你可以说我不学无术！我呢，我听到这些话会亲你的手。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打我；你打我，我也会象为最好的女儿一样为你祝福，记起你曾把你的血给了我！”

“如果只是我的血，我会把它还给你，”她大声说，“但我能让科学宰杀我的弟妹吗？不！停止吧，停止吧，”她抹着眼泪说，一面推开父亲抚爱她的手。

“六万法郎再加两个月，”他气得发狂，站起身说，“我只需要这些了；可是我女儿夹在荣耀，夹在财富和我之间。该诅咒的！”他补了一句。“你既不是姑娘，也不是成年女子，你没有心肝，你既当不成母亲，也当不成妻子，”他补充道。“让我拿去吧？说呀，亲爱的小宝贝，我心爱的孩子，我会崇拜你的，”他补充说，用一个极为有力的动作朝金币伸出手去。

“面对暴力我无法自卫，但上帝和伟大的克拉埃瞧着我们！”玛格丽特指着画像说。

“那好，你试着浑身沾满父亲的血活下去吧，”巴尔塔扎尔一边大叫，一边朝她投去憎恶的目光。他站起来，把会客室细看了一遍，慢慢朝外走。走到门口，他象乞丐似的回过身来，朝女儿做了个询问的手势，玛格丽特摇摇头作为回答。“永别了，女儿，”他温和地说，“尽量生活得幸福些吧。”

他不见了，玛格丽特僵在那里，好象脱离了人世。她已经不在会客室里，感觉不到身体的重量，她长出翅膀，在精神世界的天空里翱翔，在那里一切无边无垠，在那里思想拉近了距离和时间，在那里一只神灵的手揭开了遮在未来上面的幕布。她觉得整整几天的时光在父亲上楼的每一步之间流逝；接着，

当她听见父亲走进卧室时，恐惧使她打了一个寒战。一种预感把闪电般刺目的亮光传导到整个心灵，她一个箭步冲上没有亮光，没有声响的楼梯，见父亲正用手枪对准自己的额角。

“把一切都拿去吧，”她朝他冲过去嚷道。

她跌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巴尔塔扎尔见她脸色惨白，象老人一样哭了起来；他又变成了孩童，亲她的额角，对她说些不连贯的话，他几乎快活得跳起来，好象想同她玩耍，正如情郎从情妇那里得到幸福后和她玩耍一样。

“够啦！够啦，父亲，”她说，“想想您的诺言吧！如果您没成功，您得听我的！”

“好。”

“母亲啊！”她朝克拉埃太太的卧室转过身去说道，“您会把一切都拿出来的，是不是？”

“睡个安稳觉吧，”巴尔塔扎尔说，“你是个好女儿。”

“睡觉！”她说，“我再没有年轻时的平安夜了；父亲，您使我未老先衰，正如您使母亲的心慢慢枯萎。”

“可怜的孩子，我真想向你解释我刚刚设想出的了不起的实验的后果，好让你放心，你会明白……”

“我只明白我们破产了，”她说说着走开了。

次日是休假日，早上埃玛纽艾尔·德·索利领回了冉。

“怎么样？”他走上前来忧郁地对玛格丽特说。

“我让步了，”她回答。

“我的命根儿，”他带着伤感的喜悦说道，“如果您顶住了，我会钦佩您；您软弱，我则崇拜您！”

“可怜的，可怜的埃玛纽艾尔，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让我干吧，”年轻人喜气洋洋地说，“我们相爱，一切都会好起来！”

几个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德·索利先生使玛格丽特明白她的菲薄的积蓄永远成不了一笔财产，劝她过得舒服些，把他保管的余款取来用，维持家中丰衣足食的生活。这一时期，玛格丽特惶惶不可终日，正如以前母亲在相同景况下那样焦虑不安。不管她多么将信将疑，她终于对父亲的天才存了希望。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许多人有希冀而无信念。希冀是欲望之花，信念是坚信之果。玛格丽特暗想：“如果父亲成功，我们就幸福啦！”只有克拉埃和勒缪基尼埃说：“我们一定成功！”不幸的是，这个人脸上的愁云一天多似一天。他来吃晚饭的时候，有时不敢注视女儿，有时又朝她投去得意洋洋的目光。玛格丽特利用这些夜晚请小德·索利给她解释了好几个法律上的难点。她向父亲提了一连串有关家庭关系的问题。终于她完成了她的男性教育，她显然正在做准备，万一父亲在与未知的决斗中又一次被击败，她就要执行她酝酿的计划。

七月初，巴尔塔扎尔坐在花园的长椅上度过了整整一天，陷入忧郁的沉思中。他好几次望着没有一株郁金香的小丘，妻子卧室的窗户；想到他的斗争使他付出的全部代价，他一定不寒而栗：他的动作表明他有些与科学无关的想法。晚餐前，玛格丽特走来坐下，在他身边干了一会儿活。

“喂，父亲，您没成功。”

“没有，孩子。”

“啊！”玛格丽特声音柔和地说，“我不会对您讲一句最轻微的责备话，我们同样有过错。我只要求实践您的诺言，您的话应该算数，您是一位克拉埃。您的子女将爱您，尊敬您；但今天您属于我，应该服从我。别担心，我的统治将是温和的，我甚至会努力迅速结束它。我要带着玛尔塔离开您大约一个月，去处理您的事；因为，”她亲着他的额角说，“您是我的孩子。明天，费莉西就要管家了。可怜的孩子只有十七岁，她是不会违抗您的；您要大度些，别向她要一个苏，因为她的钱只够开销最起码的家庭用度。拿出勇气来，在两三年内放弃您的工作和想法。问题会成熟，我将为您积攒起解决它所需要的钱，您一定会解决它的。喂，您说说，您的女王不是很宽大吗？”

“这么说不是一切都完了，”老人说。

“不是，如果您守信用的话。”

“女儿，我听你的，”克拉埃无比激动地说。

次日，康布雷的科南克斯先生来接他的外甥孙女。他是乘旅行马车来的，在表外甥家只想停留玛格丽特和玛尔塔准备上路所需的时间。克拉埃先生亲切地接待了他，但显然很伤心，觉得丢了面子。老科南克斯猜到了巴尔塔扎尔的想法，吃饭的时候，他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我有你的几幅画，表外甥，我喜欢好画，这是一种叫人倾家荡产的嗜好；可是，我们个个都有自己的癖好……”

“亲爱的舅公！”玛格丽特说。

“你看样子破了产，表外甥，但一位克拉埃在这儿总有财

宝，”他拍着自己脑门说，“还有这儿，是不是？”他指着心口补了一句。“所以我是信任你的！我在钱包里找到几个埃居拿来给你用。”

“啊！”巴尔塔扎尔嚷道，“我会还给您许多财宝……”

“我们在弗朗德勒拥有的唯一财宝，表外甥，是耐性和工作，”科南克斯厉声回答。“我们的先人在额头上刻着这两个词，”他指着梵·克拉埃庭长的画像说。

玛格丽特拥抱了父亲，与他道别，向约赛特、费莉西叮嘱了几句，然后乘驿车去了巴黎。已成鳏夫的舅公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拥有万贯家私，所以他想续弦倒不是不可能的；杜埃居民以为克拉埃小姐会嫁给她的舅公。与有钱人结亲的传闻使公证人皮耶坎又来到克拉埃家。这个精于盘算的人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年来，该城的社交界分成两个不共戴天的阵营。贵族形成了第一个小圈子，布尔乔亚形成了第二个，对第一个自然十分敌视。整个法兰西突然分离，分割成两个敌对的民族，互相猜忌，怒气愈来愈大，这是外省参加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团体是极端君主派，另一个是极端自由派，二者之间有按身分高低吸收到这个或那个团体中的官员，他们在合法政权崩溃的时刻保持中立。在贵族和布尔乔亚斗争的初期，保王派的咖啡聚会放射出前所未有的光彩，在与自由派咖啡聚会的竞争中大大出了风头，以致这类消受珍馐美味的宴会据说要了好几个人的命，他们如同铸得不好的臼炮，经不起这种演习。自然，两个团体排斥异己，变得纯而又纯。皮耶坎作为外省人尽管十分富有，

却被排斥在贵族的圈子之外，给推到了布尔乔亚的圈子里。曾几何时与他过从甚密的人渐渐拒绝见他，接二连三的挫折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年届四十，这是准备结婚的男子一生中仅存的还能娶年轻姑娘的时期。他可以求婚的对象属于布尔乔亚，而他的雄心是留在上流社会，那是结一头好亲就可以把他引进门的。克拉埃一家离群索居，成了这一社会变动的局外人。尽管克拉埃属于外省的贵族旧家，但他操心的事情可能会阻止他顺应新的等级划分引起的反感。克拉埃家的小姐不管多么穷，也能给丈夫带来一切暴发户所向往的虚荣的好运。皮耶坎于是又到克拉埃家走动，暗中打算作出必要的牺牲，以期缔结一门从此将实现他的全部野心的婚事。玛格丽特出门在外期间，他来与巴尔塔扎尔和费莉西作伴，但他为时已晚地看出埃玛纽艾尔·德·索利是个令人生畏的竞争者。已故神甫的遗产看来很可观；在一个天真地用数字计算生活中一切事物的人看来，年轻继承人的金钱比皮耶坎从不在意的心灵魅力显得更有力量。这笔财产恢复了索利这个姓氏的全部价值。金钱和贵族身份如同两盏吊灯，交相辉映，亮度倍增。年轻校长待费莉西亲如兄妹，真挚的感情激起了公证人争强好胜的心。他试图压倒埃玛纽艾尔，在行话中夹杂着时髦词语，浮浅的奉承话配合着与他的相貌十分相称的迷惘神态和心事重重的哀怨。他一面自称看破红尘，一面把目光转向费莉西，想要她相信惟独她能够使他与生活和解。费莉西破题儿第一遭听到一个男人的恭维，把这些即使骗人也始终甜美如蜜的话听了进去；她把空虚当作深刻，迫切地需要

把她心中涨溢的朦朦胧胧的感情固定下来；于是她关心起表哥来了。或许她自己不知道，她嫉妒埃玛纽艾尔对姐姐情意绵绵的关切，大概想和她一样成为一个男人的目光、思想和关怀的目标。皮耶坎不难弄清比起埃玛纽艾尔，费莉西对他更偏爱，这成为他继续努力的一个理由，结果走得比他希望的还要远。埃玛纽艾尔密切关注这段关系到费莉西前途的恋情的开始，公证人或许是逢场作戏，费莉西的爱却天真幼稚。结果是，表兄妹之间有过几次情深意切的交谈，背着埃玛纽艾尔讲几句悄悄话，还有那些小小的骗人把戏，赋予一个眼神，一句话某种表情，这笑里藏刀的表情足以导致无知的错误。皮耶坎利用他与费莉西的交往，试图窥破玛格丽特此次旅行的秘密，以便了解这是否与婚事有关，他是否该放弃他的希望；但是，尽管他机敏过人，无论巴尔塔扎尔还是费莉西都不能给他任何点拨，原因是他们对玛格丽特的计划一无所知，她大权在握，对自己的计划闭口不提，似乎遵循了权力的准则。巴尔塔扎尔闷闷不乐，情绪消沉，令夜晚十分难熬。虽然埃玛纽艾尔终于说服化学家和他玩西洋双六棋，巴尔塔扎尔下棋时却心不在焉；这个聪明绝顶的人往往显得傻气十足。他失去了希望，为耗尽了三份财产感到耻辱，他是个没有钱的赌徒，破产以及与其说被毁灭，不如说落了空的希望的重负压弯了他的腰。这位天才被穷困封住口，他自谴自责，给人看到一幅真正悲剧性的情景，令最冷漠的人感动。连皮耶坎凝视这头笼中雄狮时也不无敬意，他的眼睛充满受到抑制的威力，由于忧愁而变得平静，由于光亮而变得黯淡，眼神在乞求嘴巴不敢讲出

的施舍。时而一道光从这张枯槁的脸上闪过，一次新实验的设想使这张脸有了生气；继而，如果巴尔塔扎尔的眼睛凝视会客室，停留在妻子咽气的地方，几滴泪水如同炽热的沙粒，在因思想而张得极大的瞳孔的沙漠中滚动，脑袋则垂到胸前。他如提坦^①一样举起了世界，世界却更沉重地砸在他的胸膛上。以男子汉的魄力克制住的巨人的痛楚，对皮耶坎和埃玛纽艾尔产生了影响，他俩有时大受感动，竟想送给这人进行一系列实验所需的款子；天才的信念是极富感染力的！两人完全想象得出克拉埃太太和玛格丽特怎么会把几百万扔进了这个无底洞；但是理智迅速阻止了感情的冲动；他们用安慰话表达内心的激动，而安慰话更加剧了这位遭了雷劈的提坦的痛苦。克拉埃只字不提自己的长女，既不打听她为何外出，也不关心她为何保持沉默，不给他和费莉西写信。索利或皮耶坎探问她的消息，他显得很不愉快。他是否预感到玛格丽特同他作对？是否因为把父亲的庄严权利让给了孩子而感到丢脸？是否他不再那样爱她，因为她即将成为父亲，而他成为孩子？或许有许多这样的理由，有许多这样难以言传的感情象云朵一样掠过心头，使玛格丽特忍受着无言的失宠。出名或不出名的伟人不管多么伟大，他们的尝试是否成功，都有出于人类本性的狭隘心理。由于双重的不幸，他们为自己的优点受的苦不下于为缺点遭的罪；或许巴尔塔扎尔还得熟悉虚荣心受触犯的痛楚。他的生活，玛格丽特不在时这四人齐聚一堂的夜

① 提坦，希腊神话中在宙斯和奥林匹斯诸神之前统治世界的巨神族，后被宙斯用雷电击瞎了双眼，并永远被囚于地球的深处。

晚，是愁闷凄凉、充满隐隐约约的忧虑的生活和夜晚。这些日子如干燥的荒原一样贫瘠，不过他们仍采到几朵花，获得少有的慰藉。长女变成了这个家庭的灵魂、希望和力量，她不在时，他们觉得云山雾罩。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巴尔塔扎尔耐心地等着女儿。舅公把玛格丽特带回了杜埃，他住了下来，没有回康布雷，大概想以自己的权威支持外甥孙女策划的一场政变。玛格丽特的归来是个小小的家庭节日。公证人和德·索利先生应费莉西和巴尔塔扎尔的邀请来吃晚饭。旅行马车在家门口停下时，这四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上前迎接旅行者。玛格丽特重见祖居显得很幸福，当她穿过庭院到达会客室时，两眼噙满泪水。她拥抱父亲，不过少女的抚爱别有用意，她脸红了，活象一个不会装假的犯了过失的妻子；但当她注视德·索利先生时，她的目光恢复了原有的纯洁，她似乎从他身上汲取力量，以便完成她私下考虑好的一个举动。晚餐时，父女俩尽管谈笑风生，却怀着猜忌和好奇互相打量对方。巴尔塔扎尔想必出于为父的尊严，对玛格丽特在巴黎的逗留不提任何问题。埃玛纽艾尔·德·索利模仿这种矜持。而习惯于了解一切家庭秘密的皮耶坎用装出来的天真掩饰好奇心，对玛格丽特说：“那么，亲爱的表妹，您在巴黎看了演出……”

“我在巴黎什么也没看，”她答道，“我去那儿不是为了消遣。在那儿的日子对我来说是很沉闷的，我太急于重见杜埃了。”

“要不是我发了火，她是不会去看歌剧的，她在剧院也觉得无聊！”科南克斯先生说。

这一晚十分难熬，人人感到拘束，强作欢颜，竭力装出快活的样子，快活之下却隐藏着真正的惶惶不安。玛格丽特和巴尔塔扎尔暗暗害怕之至，情绪受到了影响。夜愈深，父女二人愈失态。有时玛格丽特强作笑脸，但是她的姿态、眼神和嗓音透露出极大的不安。科南克斯和德·索利先生似乎了解这位高尚的姑娘心潮起伏的原因，好象在用意味深长的眼风鼓励她。巴尔塔扎尔未能参与为他作出的决定和进行的活动，他受到了伤害，不知不觉疏远了子女和友人，装腔作势地保持沉默。玛格丽特大概即将把对他作出的决定告诉他，这个局面对一位大人，对一位父亲是难以忍受的。到了不再向子女隐瞒任何事情，思想的博大赋予感情以力量的年龄，他眼见自己民事死亡时刻的临近，变得越来越严肃、出神和抑郁。这一晚蕴含着内心生活的一场危机，这类危机只能用图象来解释：乌云蔽日，电闪雷鸣，人们在田野里欢笑；个个觉得热，感到暴雨将至，他们昂起头，继续赶路。科南克斯先生第一个去睡觉，巴尔塔扎尔领他去他的房间。皮耶坎和德·索利先生趁这当儿走了。玛格丽特充满友爱地与公证人告别，她对埃玛纽艾尔什么也没说，但压了压他的手，朝他投去湿漉漉的目光。她把费莉西打发走，等到克拉埃回到会客室，他发现只剩下女儿一个人了。

“好父亲，”她声音颤抖地对他说，“由于我们处境严峻，我才不得不离开了家；但是，在经受了许许多多的恐慌，克服了闻所未闻的困难之后，我带着拯救我们大家的机会回来了。仗着您的姓氏，我们舅公的影响和德·索利先生的保荐，我们为

您谋到了布列塔尼税务官的职位；据说这个职位每年值到一万八至二万法郎。我们的舅公作了保。——这是您的任命书，”她说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封信。“在我们节衣缩食，作出牺牲的年头，您呆在这儿将是无法忍受的。我们父亲的处境应当至少与他往日的生活处境相当。对您的收入，我一个子儿也不向您要，您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我只恳求您想到我们没有一个苏的年金，全靠居斯塔夫^①从他的收入中拨给我们的钱过活。城里人对这种幽禁的生活将一无所知。如果您在家，会成为我和妹妹，我们为尽力恢复宽裕而使用某些手段的障碍。把您置于需要重整家业的地位算不算滥用您给我的权力呢？不出几年，如果您高兴，您将当上总税务官。”

“这么说，玛格丽特，”巴尔塔扎尔柔声说道，“你把我从家里赶走。”

“我不该受到如此严厉的指责，”女儿按捺住激荡的心情答道，“等您能够以体面的身分在故乡居住时，您将回到我们中间来。况且，父亲，我不是有您的诺言吗？”她冷冷地接着说，“您应该听我的话。舅公留下来是为了带您去布列塔尼，免得您一个人作这趟旅行。”

“我不去，”巴尔塔扎尔站起来大声说，“为了重整家业，偿还欠子女的钱，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援助。”

“这更好，”玛格丽特不动声色地接口说，“我请您考虑我们各自的处境，下面我用几句话对您作出解释。如果您留在

^① 加布里埃尔之误。

这幢房子里，您的子女将离开，让您在这儿作主。”

“玛格丽特！”巴尔塔扎尔叫道。

“其次，”她不愿注意到父亲的恼怒继续说，“假如您不接受一个报酬高的、体面的职位，就必须把您的拒绝呈报大臣，尽管我们四处活动，有人保荐，若不是舅公巧妙地在一位太太的手套里塞了几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我们也谋不到这个职位……”

“离开我！”

“要么您离开我们，要么我们避开您，”她说，“假如我是您唯一的孩子，我会仿效母亲，对您给我造成的命运毫无怨言。但是妹妹和两个弟弟不能在您身边饿死或绝望而死；我向在这儿死去的那个人作了许诺，”她指着母亲病榻的位置说，“我们对您藏起我们的痛楚，我们默默地受苦，今天我们的力气使尽了。父亲，我们不在万丈深渊的边缘，我们在它的底部！要摆脱困境，我们不仅需要勇气，还必须不让激情的反复无常不断挫败我们的努力……”

“亲爱的孩子们！”巴尔塔扎尔抓住玛格丽特的手大声说，“我将帮助你们，我将工作，我……”

“这就是办法，”她答道，把大臣的任命书递给他。

“可是，我的天使，你给我提供的重振家业的办法太慢啦！你使我失去十年工作的成果和我的实验室所代表的巨款。那儿，”他指着阁楼说，“是我们的全部财源。”

玛格丽特一边朝门口走一边说：“父亲，您选择吧！”

“啊！女儿，你的心肠好狠！”他答道，在一张扶手椅里坐

下，让她走了。

次日一早，玛格丽特听勒缪基尼埃说克拉埃先生出门了。这个简单的通报使她脸色发白，她的态度包藏着那样残酷的含义，以致老当差对她说：“放心吧，小姐，先生说 he 十一点回来吃午饭。他没有睡觉。清晨两点，他还站在会客室里，透过窗户望实验室的屋顶。我在厨房里等着，我瞧得见他，他哭了，他很伤心。了不起的七月份^①已经到了，这月的太阳能让我们全富起来，如果您愿意……”

“够啦！”玛格丽特说，她猜到了可能涌进父亲脑海中的全部思想。

在巴尔塔扎尔身上的确出现了攫住所有深居简出的人的现象，他的生活可以说取决于他与之同化的地点，他的思想与他的实验室和房屋结合为一体，它们变成他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正如交易所之于投机者，节假日对投机者而言是白白浪费掉的日子，他的希冀在这里，他的肺部可以吸取维持生命的空气的唯一大气从天空降到这里。人们中间地点和事物的这种结合，对天性软弱的人威力无穷，对从事科学，从事研修的人几乎变得专横暴虐。离开家，这对巴尔塔扎尔来说就是放弃科学，放弃他的问题，就是死亡。午餐前，玛格丽特一直极为不安。她回忆起促使巴尔塔扎尔企图自杀的那一幕，担心父亲的绝望处境以悲剧收场。她在会客室里走来走去，每次门铃响都吓她一跳。终于，巴尔塔扎尔回来了。他穿过庭院的

① 该日期与上文有矛盾。巴尔塔扎尔在七月份向女儿承认他在科学上的失败，接着玛格丽特在巴黎呆了两个月，所以这时应为九月份。

时候，玛格丽特不安地研究了的面孔，只看到狂风暴雨般的痛苦表情。等他走进会客室，她迎上去向他问好；他亲热地搂住她的腰，把她贴在自己胸口，亲了亲她的额角，咬着她耳朵说：“我去办护照了。”^①父亲的嗓音，听天由命的目光和动作，一切都令可怜的女儿心碎，她背过脸去，不让人看见她的泪水；但眼泪止不住地流，她去花园，在那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后才回来。吃午饭时，巴尔塔扎尔显得很快活，好象一个主意已定的人。

“表舅，这么说我们就要动身去布列塔尼了，”他对科南克斯说。“我一直想看看这个地区。”

“那里生活很便宜，”年老的舅舅答道。

“父亲要离开我们？”费莉西嚷着说。

德·索利先生走进来，他领来了冉。

“今天你把他留给我们吧，”巴尔塔扎尔让儿子坐在他身边，说道，“我明天动身，我想和他道别。”

埃玛纽艾尔望了望玛格丽特，她垂下了头。这一天很沉闷，人人愁眉苦脸，抑制思绪，忍住泪水。这不是外出，这是流亡。其次，大家本能地感到，这样公开宣布自己的惨败，接受一份差事，在巴尔塔扎尔这种年龄离开家庭，这对一位父亲来说是十分丢脸的。惟独他的不凡气度堪与玛格丽特的坚定媲美，他似乎堂堂正正地同意为天才的狂躁引他犯下的错误去吃苦受罪。待晚会结束，只剩下父女二人时，一整天显得温存亲

^① 一七九二至一八七一年，在法国国内通行也需要护照。

切的巴尔塔扎尔——正如他在当家长的美好年月的表现——向玛格丽特伸出手去，怀着几分掺杂着绝望的柔情对她说：“你对你父亲满意了吗？”

“您不愧是这一位的后代，”玛格丽特朝他指指梵·克拉埃的画像回答。

次日清晨，巴尔塔扎尔后面跟着勒缪基尼埃，上楼去了实验室，好象要向他怀抱的期望诀别，他已然开始的操作令他觉得这些期望仍是活生生的。主仆走进或许即将永远离开的阁楼时，互相投去充满伤感的目光。巴尔塔扎尔出神地望着这些机器，他的思想曾久久翱翔其上，每一架机器都与一项研究或一次实验的回忆相连。他愁眉不展地吩咐勒缪基尼埃把有害的气体或酸蒸发掉，把有可能爆炸的物质分开。他一面留意这些事，一面辛酸地大声表示惋惜，如同上绞架前后悔不迭的死囚犯。

“可是，”他停在一个插着伏打电池的两根电线的圆底器皿前说道，“这是一项结果指日可待的实验。如果实验成功，多可怕的想法！我的孩子们是不会把朝他们脚下扔钻石的父亲赶出家门的。这是碳与硫的化合物，”他自言自语地补充道，“碳在其中起带正电体的作用；结晶应当在负极开始；在分解的情况下，碳将在负极结晶……”

“啊！就是这么回事，”勒缪基尼埃钦佩地凝视着主人说。

“然而，”巴尔塔扎尔顿了一下又说，“化合受这个电池的影响，它可以作用于……”

“如果先生愿意，我这就增加它的效力……”

“不，不，必须保持它的原状。静止和时间是结晶的基本条件……”

“自然啰，这个结晶，得让它慢慢来，”贴身男仆大声说。

“如果温度降低，二硫化碳就会结晶，”巴尔塔扎尔说，继续零敲碎打地表述以其智力进行了全面思考的模模糊糊的思想；“但是如果电池在我不知道的某些条件下发生作用……对此必须留神……有可能……可我在想什么？问题不再是化学了，朋友，我们得去布列塔尼管理税务。”

克拉埃匆忙走出去，下楼进最后一次家庭午餐，皮耶坎和德·索利先生也在座。巴尔塔扎尔急于结束自己在科学上的末日，向子女们道了别，和表舅登上车，全家人一直把他送到门口。在那儿，玛格丽特拼命拥抱了父亲，他对她咬了两句耳朵作答：“你是个好女儿，我永远不会责怪你！”她穿过庭院，溜进会客室，跪在母亲去世之处，热忱地向上帝祈祷，请求给予她力量完成新生活的繁重工作。当妹妹、弟弟、埃玛纽艾尔和皮耶坎目送敞篷四轮马车直至看不见才回来时，内心的一个声音已朝她心里抛下天使们的掌声和母亲的感谢，增强了她的力量。

“现在，小姐，您将怎么办？”皮耶坎对她说。

“挽救家庭，”她简单地回答，“我们在韦尼拥有大约一千三百阿尔邦土地。我的打算是开垦这片地，把它分成三个田庄，营造开发田庄所需的建筑物，把它们租出去；我相信几年之内，靠了勤俭和耐性，我们每个人，”她指着妹妹和弟弟说，

“将有一座四百余阿尔邦的田庄，每座田庄总有一天可以有一万五千法郎左右的岁入。我弟弟居斯塔夫^①将在他份下保留这幢房子和他在国家债权人名册上拥有的钱。继而我们将用我们的收入偿清父亲欠的债，把免除了一切债务的父亲的财产还给他。”

“可是，亲爱的表妹，”公证人说，他被对银钱事务的这种理解和玛格丽特冷静的理智惊呆了，“您需要二十多万法郎开垦荒地，营造田庄，购买牲畜。您上哪儿弄这笔钱呢？”

“这正是我开始感到为难的问题，”她轮流望了望公证人和德·索利先生说道，“我不敢向舅公要这笔钱，他已经为我父亲作了保！”

“您有朋友啊！”皮耶坎嚷着说，他突然看到克拉埃家的小姐仍然是值五十余万法郎的姑娘。

埃玛纽艾尔·德·索利动情地望着玛格丽特；但对他不幸的是，皮耶坎在洋溢的热情中仍不失为公证人，他又这样说：“我给您，这二十万法郎！”

埃玛纽艾尔和玛格丽特用眼神征询对方的意见，这下点醒了皮耶坎。费莉西两颊绯红，她十分高兴表兄象她希望的那样慷慨。她望着姐姐，而姐姐突然猜到她离家不在的当儿，皮耶坎几句平庸的甜言蜜语使可怜的姑娘上了钩。

“您只需付给我五厘利息，”他说，“您随便什么时候还我都行，并且以您的地作抵押。不过您放心，对您所有的契约，

① 加布里埃尔之误。

您只需缴预付款，我会给您一些好庄稼把式，我将无偿为您办事，以至亲的身分帮助您。”

埃玛纽艾尔向玛格丽特示意要她拒绝；但她正聚精会神地研究妹妹面孔发生的细微变化，没有觉察他的手势。停顿片刻后，她面带讥讽地望着公证人，主动对他说了下面这段话，令德·索利先生大为开心：“您是位非常好的亲戚，我对您期望不小；但是五厘利息将大大推迟我们债务的清偿，我要等弟弟成年，把他的公债卖掉。”

皮耶坎咬了咬嘴唇，埃玛纽艾尔轻声笑了起来。

“费莉西，亲爱的孩子，你送冉回学校吧，玛尔塔陪你一起去，”玛格丽特指着弟弟说，“冉，我的天使，你要乖乖的，别撕破衣服，我们钱不多，不能象以前那样经常给你添新的！好啦，走吧，小家伙，要好好读书。”

费莉西和弟弟出去了。

“表哥，”玛格丽特对皮耶坎说，“还有您，先生，”她对德·索利先生说，“我不在家的時候，你们一定来看过我父亲，我感谢你们这种友谊的表示。对两个需要忠告的可怜姑娘，你们想必也会鼎力相助。这事咱们是否讲定了？……我在城里的时候，将始终以最愉快的心情接待你们；但费莉西一个人与约赛特和玛尔塔在这兒的时候，我不需要告诉你们她不该见任何人，哪怕是一位老朋友和至亲。在我们目前的处境下，我们必须品行端正，无可指摘。从现在起我们注定要长久地工作，在孤独中生活。”

静默了片刻。埃玛纽艾尔出神地望着玛格丽特的脸，似

乎成了哑巴，皮耶坎则不知说什么好。公证人向表妹告辞，对自己大生其气：他突然醒悟到玛格丽特爱埃玛纽艾尔，他适才的表现像个十足的傻瓜。

“喂！皮耶坎，我的朋友，”他在街上暗暗责备自己，“对你说你个大蠢货的人言之有理。我多糊涂！在我的职务之外，我有一万二千利勿尔的年金，还不算舅舅德拉凯的遗产，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他早晚有一天会把我的财产翻一番（不过，我不祝愿他死，他可节省呢！）……而我竟无耻地向克拉埃小姐要利息！我肯定他们两个现在正在嘲笑我。我不该再打玛格丽特的主意啦！不。无论如何，费莉西是个温柔心善的小女人，她对我更合适。玛格丽特性格刚强，她想支配我，而她一定会支配我！得啦，咱们表现得大方点，别总摆出公证人的嘴脸，我就摇动不了这副鞍轭？见鬼！我这就爱上费莉西，不再改变这种感情！好家伙！她将有一座四百三十阿尔邦的田庄，到一定的时候，将有一万五至二万利勿尔的岁入，因为韦尼的地是好地，但愿舅舅德拉凯死了，可怜的好好先生！我卖掉事务所，就是一个五-万-利勿尔-年-金的人。我妻子是位克拉埃，我和受到敬重的家族联了姻。唷！我们倒要瞧瞧那些库特维尔，那些玛迦朗，那些萨瓦龙·德·萨瓦吕斯^①是否拒绝到一位皮耶坎-克拉埃-莫利纳-努罗家里来。我将成为杜埃市长，我会有十字勋章，可以当议员，我要达到一切目的。喂！皮耶坎，我的小伙子，呆在那儿别动，咱们别再干蠢事，尤

^① 这些都是在《人间喜剧》中出现过的贵族人物。

其因为，我保证，费莉西，费莉西·梵·克拉埃小姐，她爱你。”

一对恋人单独呆在一起时，埃玛纽艾尔向玛格丽特伸出一只手，她情不自禁地把右手放在他手里。他们动作一致地站起来，朝花园里他们的那张长椅走去；但在会客室中间，情郎忍不住他的喜悦，用激动得发抖的嗓音对玛格丽特说：“我有三十万法郎是您的！……”

“怎么，”她嚷道，“我可怜的母亲还托付给您？……不。怎么回事？”

“噢！我的玛格丽特，我的不就是您的吗？不是您第一个说了我们二字？”

“亲爱的埃玛纽艾尔，”她压了压一直握住的那只手说；她没有去花园，扑倒在一张安乐椅里。

“我不是应该感谢您吗，”他用充满爱意的嗓音说，“既然您接受了？”

“这个时刻，”她说，“我心爱的人，抹掉了许多的痛楚，使幸福的未来变得更近！是的，我接受你的财产，”她继续说，嘴角掠过天使般的微笑，“我知道用什么办法把它变成我的。”她注视着梵·克拉埃的画像，仿佛要一个见证人。年轻人追随着玛格丽特的视线，没有看见她从手指上取下一枚姑娘家的戒指，等听到下面这番话时才觉察到这个动作：“在我们深沉的苦难中，幸福突然而至。我父亲无挂无碍，任我自由支配自己，”她一面递过戒指，一面说，“拿着吧，埃玛纽艾尔，我母亲钟爱你，她会挑选你的。”

泪水涌入埃玛纽艾尔的眼眶，他面色发白，双膝下跪，把

他总戴着的一枚指环给了玛格丽特，说道：“这是我母亲的指环！我的玛格丽特，”他吻着戒指又说，“除此之外，难道我得不到别的保证！”

她俯下身把额角送到埃玛纽艾尔的唇边。

“唉！我可怜的爱人，我们这不是在做坏事吗？”她十分激动地说，“因为我们将等待很久。”

“我叔叔谈到爱上帝的基督徒时讲过，膜拜是耐性每天的食粮。我能够这样爱你，长久以来，我把你和万物之主混为一体：我属于你，正如我属于他。”

他们有片刻沉浸在最甜蜜的兴奋中。这是感情的真诚而平静的抒发，这感情如同一眼过满的泉水，不断一小股一小股地往外涌。把这对恋人分开的事件令人伤感，给他们的幸福带来某种象痛苦一样尖利的东西，使其更加强烈；费莉西对他们来说回来得太早了。使人在爱情方面猜透一切的美妙的分寸感点醒了埃玛纽艾尔，他与玛格丽特交换了一个眼色，丢下姐妹俩走了，玛格丽特从这眼色中看到了他为这个知趣的行动付出的全部代价，因为他在其中表达了他多么渴望享受向往了那么久的，适才被心灵的婚约所认可的幸福。

“到这儿来，小妹妹，”玛格丽特搂住费莉西的脖子说。接着，她把妹妹带到花园，两人去坐在长椅上，每一代人都曾对这张长椅倾吐过缠绵的情话，痛苦的叹息，思考与计划。虽然姐姐语调欢快，笑容可掬，费莉西仍然感到类似于害怕的激动，玛格丽特拿起她的手，觉得它在发抖。

“费莉西小姐，”姐姐附在妹妹耳边说，“我看出你内心的

感情。我不在家的時候皮耶坎常來，他每晚都來，對你說了一些甜蜜的話，你把这些話听了進去。”費莉西臉紅了。“別否認，我的天使，”瑪格麗特又說，“戀愛是天經地義的事！也許你可愛的靈魂將稍稍改變表哥的天性，他自私，重利，但他是個正派人；而且他的缺點大概將有助於你的幸福。他會愛你，把你當作他的最漂亮的產業，你將成為他的銀錢事務的一部分。原諒我這個字眼，親愛的朋友！你將糾正他養成的到處只見到利益的壞習慣，教會他情感方面的事。”費莉西只能擁抱她姐姐。“再說，”瑪格麗特又道，“他有財產。他的家庭屬於最上層最古老的布尔喬亞。但如果你願意他地位平庸，難道我會阻撓你的幸福？……”

費莉西脫口而出：“親愛的姐姐！”

“噢！是的，你可以對我講心里話，”瑪格麗特大聲說，“有什麼比我們彼此傾吐秘密更自然的事呢？”

這句充滿感情的話引出了一場年輕姑娘們彼此無話不談的妙不可言的談話。因愛情變得老練的瑪格麗特探明了費莉西的心迹，最後對她說：“好吧，親愛的孩子，咱們得確信表哥真的愛你；那時候……”

“你讓我做吧，”費莉西笑着回答，“我自有榜樣！”

“瘋子！”瑪格麗特親着她的額角說。

儘管皮耶坎是那班把婚姻看作義務、社會法則的實施和產業轉移的一種方式的人，儘管他不在乎娶費莉西還是瑪格麗特，倘若兩人有同樣的姓氏，同樣的嫁妝；不過他發覺她們兩個都是——按照他的說法——羅曼蒂克和多愁善感的姑

娘，这两个形容词，冷酷无情的人用来讥讽造化精打细算地播撒在人类田垅里的天赋。公证人一定暗想必须随声附和；第二天，他来看玛格丽特，神秘地把她带到小花园，开始大谈感情，因为在世界的法则中，这是应该先于公证契约的原始契约的一项条款。

“亲爱的表妹，”他对她说，“为了使您的银钱事务有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对应当采取的办法并非始终意见一致；但是今天您该承认我始终受到给您帮忙这个强烈愿望的指引。喂，昨天出于公证人精神给予我们的一种致命的习惯，您明白吗，我把我的提议弄糟了……我的心不是我干的蠢事的同谋。我曾经非常爱您；但我们这些人，我们有某种洞察力，我发觉我不讨您喜欢。这是我的错！换个人会比我更机灵。喂，我是来向您傻里傻气地承认我对您妹妹费莉西感到由衷的爱慕。把我当作兄弟吧！在我的钱包里取钱吧，直接从里面拿吧！拿呀，您拿得越多，对我表示的友情越深。我一心为您效力，不要利息，您听见了吗？既不要一分二厘，也不要一分五厘。假如我配得上费莉西，我将很高兴。请原谅我的缺点，这些缺点仅仅是搞银钱事务造成的，心还是好的，我宁可跳进斯卡尔普河，也要使我的妻子幸福。”

“这很好，表哥！”玛格丽特说，“但我妹妹的事取决于她本人和家父……”

“我知道，亲爱的表妹，”公证人说，“但您是全家的母亲，除了请您做我心灵的法官，我不再把任何事挂在心上。”

这种表达方式颇能显示正派公证人的机智。后来，皮耶

坎对请他出席一次军事庆典的圣奥麦尔营地的指挥官的答复使他出了名，答复如下：“皮耶坎-克拉埃·德·莫利纳-努罗先生，杜埃市市长，荣誉勋位骑士级勋章获得者，将荣幸地赴会，云云。”

玛格丽特接受了公证人的协助，但仅仅在涉及他的业务的范围内，以免有损她作为女子的尊严，影响妹妹的前程和父亲的决定。当天，她把妹妹托付给约赛特和玛尔塔照管，这两人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年轻的女主人，支持她的节约计划。玛格丽特立即动身去韦尼，在那儿她开始行动，得到皮耶坎十分内行的指导。在公证人的头脑中，忠诚如同一笔极好的投机买卖，是用数字计算的，所以他的关心，他的辛劳，可以说是他并不想节省的一笔投资。首先，他试图免去玛格丽特找人开垦和耕种留给田庄的土地的辛劳。他发现了三个想成家立业的殷实农户的年轻子弟，他用这片肥田沃土展示的前景迷住了他们，终于使他们租下了三座即将建造的田庄。在放弃田庄三年租金的条件下，佃农们保证在第四年缴一万法郎租金，第六年缴一万二，在剩下的租期内缴一万五；他们还保证挖沟渠，种庄稼，买牲畜。在建造田庄期间，佃农们来开垦土地。巴尔塔扎尔离家四年后，玛格丽特差不多已经恢复了弟弟和妹妹的财产。二十万法郎足够支付全部建造费。这个勇气十足的姑娘不缺少支援和忠告，她的行为激起了城里人的钦佩。玛格丽特以女子在崇高感情的激励下善于发挥的那种良知，那种活力，那种坚韧，监督建筑物的施工，合同和租约的执行。到第五个年头，她用从田庄、弟弟的公债和父亲财产的出息中得

来的三万法郎收入偿清了抵押出去的资本，弥补了巴尔塔扎尔的激情给他的房屋造成的损失。由于利息减少，分期偿还将迅速进行。何况埃玛纽艾尔送给玛格丽特他叔叔的遗产中余下的、他未动用的十万法郎，又添上他本人节省下来的二万余法郎，这样，到她经营的第三年，她清偿了一笔颇大的债款。这种勇气十足，节衣缩食，忠心尽职的生活坚持了五年；在玛格丽特的管理和影响下，事事如意，样样成功。

加布里埃尔当上了桥梁公路工程局的工程师，在舅公的帮助下修筑了一条运河，他迅速发迹，并且讨得了表姨科南克斯小姐的欢心，她为父亲所宠爱，是两个弗朗德勒最富有的女继承人之一。一八二四年，克拉埃的财产从债务中解脱出来，巴黎街的房子弥补了它的损失。皮耶坎正式向巴尔塔扎尔请求娶费莉西为妻，德·索利先生也向玛格丽特求婚。

一八二五年一月初，玛格丽特和科南克斯先生动身去找被放逐的父亲，人人热切地希望他回来，他辞去职务以便留在家人中间，他们的幸福即将得到他的认可。玛格丽特经常为父亲归家那天不能给画廊和几套待客房子里的空画框配上画表示遗憾。乘她不在家的当儿，皮耶坎、德·索利先生与费莉西合谋，准备叫玛格丽特喜出望外，如此妹妹可以说也参加了复兴克拉埃公馆的工作。他们俩为费莉西买了好几幅精美的画，送给她装饰画廊。科南克斯先生存了同样的念头。他想向玛格丽特表示他很满意她的高尚品行，以及完成母亲留给她的任务时的尽心尽力，为此他采取了一些措施，要人送来五十余幅他的最精美的画和巴尔塔扎尔过去卖掉的几幅，结

果克拉埃画廊又挂满了画。玛格丽特已经由妹妹或冉陪同来看过父亲好几次，每一次她都觉得他的变化逐渐越来越大；但自上次探访以来，巴尔塔扎尔身上出现了令人惊恐的衰老症状。他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以便使用最大部分的薪金做一些始终令他希望落空的实验，这想必加重了这些症状。尽管他只有六十五岁，看上去却象八十老翁。他的两眼深深陷进眼眶里，眉毛变白了，后颈项只有几根稀疏的头发；他蓄了胡子，胡子妨碍他时他使用剪刀剪；他佝腰曲背象个种葡萄的老农；此外衣冠的不整再次体现了穷困的特点，由于衰老更显得其丑无比。尽管一个有力的思想使这张大脸庞生气勃勃，条条皱纹令人看不清面部的轮廓，但目光的僵直，绝望的神情，恒久的不安在这张脸上镌刻下痴呆，或毋宁说一切精神错乱总合的征候。时而脸上显出希望，赋予巴尔塔扎尔偏执狂的表情；时而猜不透秘密的烦躁使脸上出现狂怒的症状，这秘密如磷火般呈现在他的面前；继而突如其来地纵声大笑透露出癫狂，最后，往往最彻底的沮丧以白痴的冷漠的伤感概括了他的激情的全部细微变化。这些表情不管对外人来说多么转瞬即逝和不易察觉，但对那些认识一个极为善良，心灵伟大，相貌英俊而如今残迹难寻的克拉埃的人来说，却不幸过于明显。勒缪基尼埃和主人一样由于不断的操劳衰老了，疲倦了，但他无需和主人一样承受思想上的疲劳；因此他的面部表情奇特地混合着对主人的担心和钦佩，对此别人很容易产生误会；尽管他尊敬地聆听主人的每一句话，怀着几分柔情注视主人的一举一动，但他对学者的照顾犹如母亲之于孩童；可能看上去他

经常在保护主人，因为他确实在巴尔塔扎尔从不考虑的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保护他，这两位老人被一个意念所包围，为同一个灵感而激动，相信他们的希望会成为现实。一个代表他们共同生命的躯壳，另一个代表它的灵魂，两人构成的景象既惨不忍睹，又令人动容。玛格丽特和科南克斯先生抵达的时候，发现克拉埃在一家旅店安身，他的继任人迅速来到，已经占据了他的位置。

透过对科学的种种挂虑，重见故乡、旧居、家人的欲望令巴尔塔扎尔骚动不安；女儿的信向他宣布了一些可喜的事，他考虑用一系列终将引导他解决他的问题的实验完满地结束一生，故而他极不耐烦地等着玛格丽特。女儿投进父亲的怀抱，快乐得哭了。这一次，她是来寻找对痛苦生活的褒奖和对她理家荣耀的宽恕。她觉得自己有罪，正如那些为了拯救祖国而侵犯自由的伟人。她凝视着父亲，由于看出了自上次探访以来他身上发生的变化而颤栗。科南克斯分担了外甥孙女私下的恐惧，坚持尽早把表外甥领回杜埃，故乡的影响可以使他恢复理智，恢复健康，重新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尽情抒发了最初的激动之后——巴尔塔扎尔的感情比玛格丽特设想的还要热烈，——他对她表现了出奇的关切；他对在简陋的旅店客房里接待她表示遗憾，他询问她的爱好，象情人一般殷勤周到地问她想吃什么饭菜；最后他的举止如同一个想取得法官支持的罪人。玛格丽特对父亲了如指掌，她猜透了这种温存举动的动机，料想他可能在城里有几笔债务，希望在动身前还清。她观察了父亲片刻，看到了赤裸裸的人心。巴尔塔扎尔变小

了。他的堕落感，科学把他置于的孤立处境，在所有与他特别喜爱的工作无关的问题上使他变得胆怯和孩子气；长女令他敬畏，对她以往的忠心耿耿和施展的力量的回忆，对让她掌握的权力的意识，她所支配的财产，以及自打他放弃已受损害的父权那日起攫住他的难以名状的情感，想必使她在他面前日益高大起来。在巴尔塔扎尔的心目中科南克斯似乎一钱不值，他眼中只有女儿，心里只想着她，看上去又惧怕她，如同某些软弱的丈夫惧怕制服了他们的出众的妻子；当他朝玛格丽特抬起眼睛，她无意中痛苦地发现了一种惧怕的眼神，它与感到自己犯了过错的孩童的眼神类似。高尚的姑娘不知如何把这颗因为科学和劳作变得光秃秃的头颅的威严可怕的表情，与巴尔塔扎尔嘴角上，面庞上漾出的稚气的微笑和天真的奴性调和起来。伟大与渺小呈现的反差使她受到伤害，她决心运用自己的影响，为父亲即将重返家人怀抱的庄严日子，要他恢复他的全部尊严。首先，她抓住他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机附在他耳边说：“您在这儿有债务吗？”

巴尔塔扎尔脸红了，他神情尴尬地回答：“我不知道，但是勒缪基尼埃会告诉你的。这个正直的伙计比我本人更了解我的事务。”

玛格丽特打铃唤男仆，等他来了，她几乎情不自禁地研究起两位老人的面部表情。

“先生有什么事吗？”勒缪基尼埃问道。

一身傲气、地位高贵的玛格丽特心儿揪紧了，她从男仆的声调和态度中发觉父亲与他的工作伙伴之间建立了某种不分

尊卑的亲密关系。

“我父亲没有您就算不清在这儿欠的账吗？”玛格丽特说。

“先生，”勒缪基尼埃接口说，“欠……”

听到这话，巴尔塔扎尔朝他的当差做了个心照不宣的手势，被玛格丽特无意中发觉，她感到受了侮辱。

“告诉我，我父亲总共欠多少？”她大声说。

“在这儿，先生欠一个开食品杂货批发店的药剂师一千埃居，他供给我们苛性钾、铅、锌和试剂。”

“就这些吗？”玛格丽特说。

巴尔塔扎尔频频朝勒缪基尼埃做肯定的手势，仆人被主人吓住了，回答说：“对，小姐。”

“那好，”她接口说，“我来替你们还。”

巴尔塔扎尔快活地拥抱了女儿，对她说：“孩子，你是我的天使。”

他呼吸更加顺畅，望着她的眼神少了点忧郁，但是，尽管有这份喜悦，玛格丽特不难在他脸上看出极度不安的征候，她判断这一千埃居不过是实验室逼得很紧的债。

“父亲，直说吧，”她道，听任父亲把她抱在膝上，“您还欠债吗？把一切都向我坦白吧，您回到家别在众人的欢乐中间保留一个担心的因素。”

“亲爱的玛格丽特，”他捧起她的两只手亲着，那风度似乎令人回忆起他的青春年华，他说：“你会责骂我……”

“不会，”她说。

“真的，”他答道，不禁做了个孩童般快乐的姿势，“那么我

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你会支付……”

“是的，”她边说边忍住涌入眼眶的泪水。

“噢！我欠……噢！我不敢……”

“父亲，您倒是说呀！”

“数目很大，”他又道。

她双手合掌，一阵绝望。

“我欠普罗泰兹和希弗维尔两位先生三万法郎。”

“三万法郎，”她说，“我正好有这笔积蓄，但我很高兴送给您，”她带着敬意亲吻他的额角补充说。

他站起身，把女儿搂在怀里在房间里打转儿，让她象孩子似的蹦来蹦去；接着，他把她放回到原来坐的扶手椅里，大声说：“亲爱的孩子，你是个可爱的宝贝！我活不下去了。希弗维尔商号给我写了三封恐吓信，我让他们发了一大笔财，他们却要对我起诉。”

“父亲，”玛格丽特带着绝望的声调说，“您始终在寻找吗？”

“是的，”他带着疯子的微笑说，“我会找到的，没关系！……要是你知道我们进行到什么程度就好了。”

“我们指谁？……”

“我是说缪基尼埃，他终于理解了我，对我大有帮助。可怜的伙计，他对我那样忠心耿耿！”

科南克斯走进来打断了谈话，玛格丽特示意父亲住口，担心他在舅公心目中丧失威望。这位智者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个或许无法解决的问题，殚思竭虑对他造成的摧残令她惶遽不

安。巴尔塔扎尔恐怕看不见他的炉子以外的任何东西，甚至猜不到他的财产已解除了债务。第二天，他们动身去弗朗德勒。由于旅途很长，玛格丽特得以对父亲和勒缪基尼埃的处境有了一个含混的了解。仆人对主人是否有巨大的影响呢？没有受过教育但自认必不可少的人善于对最伟大的才智施加这种影响，他们得寸进尺，以固定一念所赋予的执著最终走向统治。抑或主人对仆人产生了某种来自习惯的感情？这感情类似工人对创造性劳动的工具，阿拉伯人对解救他于危难的战马的感情。玛格丽特侦察了几件事，下定决心，打算使巴尔塔扎尔摆脱丢人现眼的桎梏，倘若它确实存在的话。路过巴黎时，她在那儿耽搁了几夭偿清父亲的债务，并请求化学品制造商在未把克拉埃的订货事先通知她以前不往杜埃寄任何东西。她说服父亲改换服装，重新养成与他这种地位的人相宜的梳洗习惯。外貌的整洁使巴尔塔扎尔恢复了堂堂的仪表，这是思想变化的吉兆。女儿事先为父亲家中正等着他的一切惊喜感到高兴，不久便动身返回杜埃。

在离这座城市三法里的地方，巴尔塔扎尔发现女儿费莉西骑马前来，陪同的有她的两个兄弟、埃玛纽艾尔、皮耶坎和三家的好友。旅行必然转移了化学家通常的思绪，弗朗德勒的风貌令他心潮起伏；因此，当他瞥见家人和朋友为他组成的快活的欢迎队伍时，他感到激动万分，眼睛发潮，嗓音颤抖，眼皮发红，他那样热烈地拥抱自己的孩子，舍不得离开他们，以致目睹这一幕的人也激动得落泪。待他又见到自己的房子，他脸色发白，象年轻人一样敏捷地跳下旅行马车，欢畅地呼吸着

庭院的空气，快乐得手舞足蹈，开始注视最微小的细节；他又挺直了腰板，面孔变得年轻了。他走进会客室，看到女儿按原样复制了卖掉的银烛台，灾难想必全部得到了补救，他眼里噙满了泪水。饭厅里摆好丰盛的午餐，餐具柜里放满珍玩和银器，价值至少与过去的摆设相当。这顿家庭聚餐时间拖得很长，但几乎来不及让每个孩子应巴尔塔扎尔的要求讲一讲。这次归家给予他精神上的震撼使他分享了家人的幸福，做出了父亲的样子。他的举止恢复了以往的庄重。起初，他一心享受占有的乐趣，不问他丧失的一切是用何种办法复得的。因而他的快乐充实而圆满。吃完饭，四个子女、父亲和公证人皮耶坎来到会客室，巴尔塔扎尔不安地看到一名书记员带来几张印花公文纸放在桌上，并且站在桌前，好象要协助他的老板。孩子们坐下来，吃惊的巴尔塔扎尔仍站在壁炉前。

“这个，”皮耶坎说，“是克拉埃先生还给子女的监护账目。尽管这不大有趣，”他笑着补了一句，公证人以谐谑的口吻谈论最严肃的事情是相当普遍的，“但你们非听不可。”

在这种场合讲这句话虽然合情合理，但克拉埃先生回想起生活中的往事，以为这是对他的责备，皱了皱眉头。书记员开始宣读。他愈往下读，巴尔塔扎尔愈惊奇。账目首先确定他妻子故世时的财产约为一百六十万法郎，而交账时结清的数目清清楚楚地给每个子女提供了完整的一份，好象财产是由一个细心的好父亲经管的。结果是房屋解除了一切抵押，巴尔塔扎尔住的是自己的家，他的乡村财产也被赎回。等各种文书署好了名，皮耶坎出示了以往借款清讫的收据和取消产

业抵押登记的证明。同时恢复了做人的荣誉、父亲的生活和公民的名义的巴尔塔扎尔，跌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他寻找玛格丽特，她出于女子细腻入微的体贴之情，在宣读文书时离开了，去看看节日是否按照她的全部意图准备停当。当老人用略为潮润的眼睛寻找女儿时，每个家庭成员都明白了他的思想，而此刻大家用心灵的眼睛把她看成一位力量与光明的天使。吕西安^①去找玛格丽特。听到女儿的脚步声，巴尔塔扎尔跑去把她紧紧搂在怀里。

“父亲，”在楼梯下，她对把她紧抱在怀里的老人说，“我恳求您，丝毫别降低您的神圣权威。请您在全家面前感谢我圆满实现了您的意愿，您应当是在此得以完成的善行的唯一作者。”

巴尔塔扎尔举目望天，又看了看女儿，他交叉起双臂，停了片刻，脸上恢复了子女们十年来没有见到过的表情，说道：“佩皮塔，为什么你不在这儿欣赏我们的孩子呢！”他用力搂住玛格丽特，一句话也说不出，然后回到会客室。“孩子们，”他以过去使他成为最威严的人之一的庄重态度说，“我们大家应向我的女儿玛格丽特表示谢意和感激，当我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把治家大权交给她时，她以智慧和勇气完成了我的意愿，执行了我的计划。”

“啊！现在，我们来宣读婚约，”皮耶坎看看时间说，“但这些文书不关我的事，既然法律禁止我为亲戚和我本人立证

^① 此处“吕西安”为“冉”之误。

书。舅舅拉帕列先生就要来了。”

这时，应邀赴宴庆祝克拉埃先生回家和签署婚约的朋友们纷纷来到，仆人们送来了结婚礼物。聚会人数迅速增加，来客身分高贵，衣饰华丽，使晚会气氛庄严，满室生辉。被子女的幸福结合在一起的三家人都想争奇斗艳。一时间，会客室里摆满了送给未婚夫妻的高雅礼品。金子流光溢彩。摊开的衣料、开司米大围巾、项链、首饰激起授受双方真诚的喜悦，那种半带孩子气的喜悦如此鲜明地显露在每张脸上，就连常常出于好奇忙着估价的非当事人也忘记了这些贵重礼品的价值。不久，克拉埃家在这类盛典上习用的仪式开始了。只有父母应该坐下，出席者隔开一段距离站在他们前面。加布里埃尔·克拉埃和科南克斯小姐在会客室左面临花园一边就位，德·索利先生和玛格丽特，她妹妹和皮耶坎站在他们身旁。离这三对人几步之遥，巴尔塔扎尔和科南克斯，全场仅有的坐着的人，在代替皮耶坎的公证人身边各拣了一把扶手椅坐下。冉站在父亲身后。从皮耶坎、科南克斯和克拉埃的近亲中挑选出来的二十来位衣着雅致的女子和几位男士，将主持婚礼的杜埃市长，从三个家庭最忠诚的友人中请来的十二位证人，其中包括王家法院首席庭长，所有的人，直至圣皮埃尔的神甫，都一直肃立着，在临院子一边形成一个壮观的圈子。全体在场者对此刻闪射着君王般威严光芒的父权表示敬意，给这一幕染上了古代的色彩。十六年来，这是巴尔塔扎尔唯一忘却探求绝对的时刻。公证人拉帕列先生走去问玛格丽特姐妹俩是否所有应邀出席签字仪式和随后的晚宴的客人都

已到齐；得到她们肯定的答复后，他回来拿起应当第一个宣读的玛格丽特和德·索利先生的婚约，突然会客室的门开了，勒缪基尼埃露出了兴高采烈的面孔。

“先生，先生！”

巴尔塔扎尔朝玛格丽特投去绝望的目光，向她做了个手势，领她来到花园。全场立即骚动起来。

“孩子，我原先不敢告诉你，”父亲对女儿说，“但既然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你得把我从这最后一个不幸中救出来。为了做最后一次没有成功的实验，勒缪基尼埃把他的全部积蓄二万法郎借给了我。不幸的人听说我又有了钱，想必是来向我讨这笔钱的，你马上给他吧。啊！我的天使，是他救了你父亲的命，因为只有他在我遭难时安慰我，只有他仍然信任我。当然，没有他我已经死了……”

“先生，先生，”勒缪基尼埃叫道。

“什么事？”巴尔塔扎尔转过身来说。

“一粒钻石！……”

克拉埃蹦进会客室，瞥见男仆手里有一粒钻石，男仆低声对他说：“我去了实验室。”

把一切都忘掉了的 chemist 瞟了老弗朗德勒人一眼，这眼光只能用下面这句话来表达：你第一个去了实验室！

“而且，”男仆继续说，“我在与电池相连的圆底皿中发现了这粒钻石，电池正起作用时我们丢下了它，而它起了作用，先生！”他指着一粒八面体的白色钻石补充说，钻石的光芒吸引了全场人惊奇的目光。

“孩子们，朋友们，”巴尔塔扎尔说，“请原谅我的老仆人，原谅我吧。这事要叫我发疯了。我不在的时候，七年的一个偶然机遇产生了我寻求了十六年的发现。如何产生的？我一无所知。是的，我把二硫化碳置于一个伏打电池的作用下，它的作用本该每天受到监视。可我不在的时候，上帝在我的实验室里显了威，我却未能看到效果，当然是循序渐进的效果！这不是骇人听闻吗？该死的流放！该死的偶然！唉！要是我观察到这个漫长的，缓慢的，突如其来的——我不知怎么说好——结晶，转化，总之这个奇迹，那么，我的子女们会更富有。尽管这不是我寻求的问题的答案，至少我的第一道荣光会照耀到我的家乡，由于我们的亲情得到满足，此时此刻变得其乐融融，而科学的阳光本来会使它更加温暖。”

大家在这人面前保持缄默。痛苦从他心窝里掏出来的断断续续的话千真万确，不能不是至理名言。

突然，巴尔塔扎尔把他的绝望压到心底，朝在场的人投去照亮心灵的威严目光，他拿起钻石送给玛格丽特，一面大声说，“它是你的，我的天使。”接着他一个手势把勒缪基尼埃打发走，对公证人说：“继续进行吧。”

这句话引得全场一阵战栗，那是塔尔玛^①在某些角色中令聚精会神的观众发出的战栗。巴尔塔扎尔坐了下来，低声自言自语道：“今天我只该当父亲。”玛格丽特听见了这句话，走过来抓住父亲的手，毕恭毕敬地亲了一下。

^① 塔尔玛(1763—1826)，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伟大，”埃玛纽艾尔等未婚妻回到他身边时说道，“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坚毅，换一个人会发疯的。”

三份婚约宣读签署完毕，人人争先恐后地询问巴尔塔扎尔这粒钻石是如何形成的，但他对如此奇异的意外一个字也回答不出。他注视着阁楼，用狂怒的动作指了指它。

“是的，燃烧物质的运动产生的可怕威力想必造出了金属，钻石，”他说，“这威力在一瞬间完全偶然地在此表现了出来。”

“这个偶然恐怕是十分自然的，”那班想解释一切的人当中有一个说道，“好好先生忘记了一粒真钻石。从他烧掉的钻石中总算救出了一粒。”

“忘掉这件事吧，”巴尔塔扎尔对朋友们说，“我求你们今天别和我谈起它。”

玛格丽特挎起父亲的胳膊到前楼的套房去，一席豪华的酒宴正在那儿等着他。他在全体宾客之后步入画廊，见它挂着画，摆满奇花异草。

“画，”他叫道，“画！有我们原来的几幅！”

他停下来，脸色阴沉，他伤心了片刻，在衡量暗中所受屈辱的深广时感到了自己过失的沉重。

“这一切都是您的，父亲，”玛格丽特猜到令父亲内心骚动不安的感情，说道。

“上天的神明应当赞许的天使，”他大声说，“你将给父亲多少次生命呢？”

“别在额头上留下一丝阴云，也别在心里保留一点点愁思，”她答道，“您对我的奖赏将会超出我的期望。我刚才想到勒缪基尼埃，亲爱的父亲，您对我讲的有关他的寥寥数语使我对他肃然起敬，我承认，过去我错看了这个人；别再想您欠他的情了，他将作为一个地位低微的朋友留在您身边。埃玛纽艾尔大约有六万法郎的积蓄，我们将把它给勒缪基尼埃。这个人把您侍候得那样好，应当幸福地度过余年。别为我们担心！我和德·索利先生，我们将过平静甜蜜的生活，不讲排场的生活；所以我们不需要这笔钱，直到您把它还给我们。”

“啊！我的女儿，永远别抛弃我！永远做你父亲的保护人吧。”

巴尔塔扎尔走进那几套待客的房子，发现每一套都经过修缮，布置得和过去一样富丽堂皇。不久宾客们从大楼梯来到底层的大餐厅，楼梯的每一蹬级都供着开花的树木。加布里埃尔送给父亲的一套加工精美的银器，同豪华的餐具一样令人目不暇接。历来讲究餐具的一座城市的主要居民似乎也从未见过这等的豪华。科南克斯先生、克拉埃和皮耶坎的仆役们在一旁为这席盛宴添酒上菜。巴尔塔扎尔见自己处于围坐桌旁的亲朋好友和脸上洋溢着强烈而由衷的喜悦的人们中间，身后侍立着勒缪基尼埃，他激动无比，以致人人住了口，正如人们在大喜大悲前缄默不语。

“亲爱的孩子们，”他大声说，“你们为欢迎父亲浪子回头大摆筵席呀。”

学者用这句话对自己作出了公正评价，或许还阻止了别

人对他作出更严厉的评价，这话讲得那样庄重，人人为之动容，抹起了眼泪；但这是忧郁情绪的最后流露，喜悦不知不觉地呈现出标明家庭节日的喧哗热闹的特点。晚宴后，城里的主要居民纷纷来参加舞会，它和修复后的克拉埃公馆的古典光华十分相配。三场婚礼迅速举行，随之而来的节庆活动、舞会、酒宴在好几个月中把老克拉埃卷进了社交的漩涡中。长子到科南克斯拥有的靠近康布雷的地产上安了家，因为科南克斯绝不愿与女儿分开。皮耶坎太太也不得不离开祖居，迁到皮耶坎建造的公馆去住，他想在那里象贵人一般生活，因为他的职务已经卖掉，舅舅德拉凯刚刚去世，给他留下了慢慢积蓄起来的财富。冉动身去巴黎完成学业。

父亲身边只剩下索利夫妇，他把后楼让给他们，自己住在前楼的第三层。玛格丽特继续关心巴尔塔扎尔物质上的幸福，并在这项悦人的任务中得到埃玛纽艾尔的帮助。这位高尚的姑娘从爱神手中接过最令人羡慕的花冠，由幸福编织、由忠贞保持艳丽的花冠。的确，从来没有一对夫妇更好地呈现出这种全面的，公开承认的，纯洁的幸福图景，所有女子在梦中向往的图景。这两个在生活的考验中如此勇敢，如此圣洁地相爱的人的结合，在城里引起了钦佩和尊敬。早已被任命为学校总督学的德·索利先生辞去职务，以便更好地享受他的幸福，他留在杜埃，那里人人推崇他的才干和性格，他事先得到允诺，一到竞选众议员的年龄^①便被列入选民团的选举名

^① 即三十岁。

单。在危难中表现得那样坚强的玛格丽特，在幸福中又变成一位温柔善良的女子。克拉埃在这一年大概仍然挂虑着严肃的问题；但是，虽然他做了几次花费不多，他的收入足以开销的实验，但他对实验室似乎不再关心。玛格丽特恢复了克拉埃公馆的老习惯，每月为父亲举行一次家庭聚餐，请皮耶坎和科南克斯两家参加，每周有一天举办咖啡聚会，招待全城的上流人士，她的咖啡聚会成为最出名的聚会之一。克拉埃虽然经常心不在焉，但他出席所有的集会，为讨好长女又热衷于出入应酬场所，他的子女以为他不再寻求他的问题的答案。三年就这样过去了。

一八二八年，一件对埃玛纽艾尔有利的事把他召到西班牙。尽管在索利家族的财产和他之间有三个人数众多的支系，但是黄热病、衰老和不育，命运的种种播弄串通一气，把埃玛纽艾尔这个最小的儿子变成了家族的爵位和巨额财产替代继承的继承人。出于只在书本上才难以置信的巧合，索利家族得到了努罗伯爵领地。玛格丽特不愿和丈夫分离，他的事务需要他在西班牙留多久他就得留多久，况且她极想看看母亲度过童年的卡萨-雷阿尔城堡，和索利家祖产的发祥地格拉纳达城。她走了，把家托付给忠心耿耿的玛尔塔、约赛特和勒缪基尼埃照管，后者对理家是习以为常的。玛格丽特建议巴尔塔扎尔去西班牙旅行，他推说年事已高拒绝了；但早已考虑好的几项将实现他的期望的工作，才是他拒绝的真正理由。

索利·努罗伯爵夫妇在西班牙逗留的时间比他们希望的要长。玛格丽特生了一个孩子。一八三〇年年中他们在加的

斯，打算从那儿乘船经意大利回法国；但他们接到一封信，费莉西在信中告诉姐姐一些令人伤心的消息。一年半的时间，她们的父亲完全破了产。加布里埃尔和皮耶坎不得不每月交给勒缪基尼埃一笔钱以供家用。老仆人又一次为主人献出了他的财产。巴尔塔扎尔不愿接待任何人，连子女也闭门不纳。约赛特和玛尔塔死了。车夫、厨子和其他仆役相继辞退。车马都卖掉了。尽管勒缪基尼埃对主人的习惯讳莫如深，但可以相信加布里埃尔·克拉埃和皮耶坎每月给的一千法郎用在了实验上。男仆在市场购买的一点点食品让人推测这两位老人只满足于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最后，为阻止卖掉祖居，加布里埃尔和皮耶坎为老人瞒着他们以这幢房子作保借的款子支付利息。没有一个子女能影响这位老人，在七十岁上，他拿出不同寻常的毅力实现自己的一切意愿，甚至最荒谬的意愿。或许只有玛格丽特能象过去那样左右巴尔塔扎尔，费莉西恳求姐姐迅速回去；她担心父亲签了几张汇票。加布里埃尔、科南克斯和皮耶坎全为毫无结果地吞噬了大约七百万的癡狂症的继续发展心惊胆战，决定不再替克拉埃先生还债。这封信改变了玛格丽特的旅行安排，她取了最短的路线返回杜埃。她的积蓄和新获得的财产使她有可能再一次取消父亲的债务；但她想做更多的事，她想听从母亲的话，不让巴尔塔扎尔进入坟墓时身败名裂。诚然，只有她能对这位老人施加足够大的影响，阻止他在能力衰退，不应期待他作出任何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年龄，继续他的倾家荡产的事业。但她既想控制他，又不想得罪他，以免在父亲接近他为之做出那么多牺牲的科学

目标时，效仿索福克勒斯的孩子们。^①

德·索利夫妇于一八三一年九月将尽时回到弗朗德勒，在一天早晨抵达杜埃。玛格丽特让车停在巴黎街她的房前，发现门关着。她用力按门铃，但无人应声。德·索利先生及其随从的辚辚车声把一名商人引到他的店铺门口。许多人站在窗前观赏一对受到全城爱戴的夫妇的归来的情景，同时他们也受到隐隐约约的好奇心的吸引。玛格丽特的到来使人们预料克拉埃公馆会出大事。那名商人离开店铺门口，告诉德·索利伯爵的贴身男仆说，老克拉埃大约一个小时前出了门，大概勒缪基尼埃先生正领着主人在城根散步。玛格丽特派来锁匠开门，免得如费莉西在信中所说，父亲不准她进门，与她大闹一场。乘这当儿，埃玛纽艾尔去找老人家，告诉他女儿已到，他的男仆则跑去通知皮耶坎夫妇。不一会儿工夫，门打开了。玛格丽特走进会客室，叫人搬进行李，她见四壁空空仿佛遭了火劫，惊骇得浑身打颤。梵·赫伊絮姆雕刻的精美的细木护壁板和庭长的画像据说卖给了斯宾塞勋爵。餐厅空空如也，只剩下两把草垫椅子和一张粗劣的桌子，玛格丽特恐惧地瞥见桌上有两个碟子，两只碗，两副银餐具，一只盘里有吃剩的烟熏鲱鱼，大概是克拉埃和他的仆人刚刚分食的。她用片刻工夫走遍房子，每间屋子都向她呈现出与会客室和餐厅同样空无一物的萧索景象。绝对的意念象火灾一样燃遍了每个

① 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据传他的儿子们以父亲精神错乱为由要求给他禁治产的处分。作为回答，诗人朗读了他最后的剧本《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的几句诗，结果孩子们的要求被驳回。

角落。父亲卧室的全部家具，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上一个恶俗的铜烛台插着头天燃剩的一段品种最差的蜡烛头。卧室四壁萧索，连窗帘也没有。家中有些价值的一切物品，直至炊具都卖了。玛格丽特为我们在苦难中也丢不开的好奇心所触动，她走进勒缪基尼埃的房间，它和主人的房间一样空无一物。在桌子半开的抽屉里，她瞥见一张当票，说明仆人在几天前当了他的表。她跑到实验室，见这间屋子和过去一样摆满了科学仪器。她叫人打开自己那套住房，父亲一点没动里面的东西。

玛格丽特朝自己房里瞥了头一眼便泪如雨下，并且原谅了父亲的一切。在这毁灭性的热狂中间，父爱和对女儿的感激竟拦阻了他！玛格丽特在绝望达到顶点的时刻所接受的这一温存的表示，引起了一种精神上的反应，那是最冷酷的心也无力抗衡的。她下楼到会客室，在那里等父亲回来，惶遽的心情因疑虑而可怕地有增无减。她即将见到的他会是什么样子？颓靡，衰老，受病痛折磨，出于傲气忍饥挨饿引起身体虚弱？他神志清楚吗？重归这遭到蹂躏的圣地，她眼泪直淌而没有觉察。她一生的种种图景，她的努力，她的无益的谨慎，她的童年，她的既幸福又不幸的母亲，一切的一切，直至看到她的小约瑟夫面对这片凄凉景象的微笑，为她编写了一首令人肝肠寸断的伤感的诗。但是，尽管她预见到不幸，却没有料到父亲的一生，这既壮丽又悲惨的一生会有这个结局。克拉埃先生的境况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令人丢脸的是，在杜埃竟碰不到两颗宽宏大量的心向天才人物的坚韧不拔表示敬意。对整个社

会而言，巴尔塔扎尔是个应受禁治产处分的人，一个坏父亲，他吃掉了六份家私，好几百万，他寻找点金石。在十九世纪，这个开明的世纪，这个不轻信的世纪，本世纪云云……，人们诋毁他，说他是炼金术士，当着他的面甩下这句话：“他想炼金子！”对这个世纪人们说了多少赞美之辞，但和其他所有的世纪一样，有才华的人在冷漠中咽气，这冷漠与但丁、塞万提斯、塔索e tutti quanti^①逝世时代的冷漠同样暴虐。民众对天才的创造比君主理解得还要迟。

这些见解不知不觉地从杜埃的上流社会渗透到布尔乔亚中，又从布尔乔亚渗透到下层民众中。七十高龄的化学家在有教养的人中引起深深的怜悯之情，在人民群众中激起冷嘲热讽的好奇心，两种表示包含着轻蔑和这句 vae victis!^②群众见伟人穷途潦倒时使用这两种表示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许多人来到克拉埃公馆前，互相指着阁楼的圆花窗，那么多的黄金和煤炭在阁楼里燃成了灰烬。巴尔塔扎尔路过时，人们对他指指戳戳；经常，老百姓或孩子见到他，便脱口说出一句讪笑或怜悯的话；但勒缪基尼埃注意把它改为赞美之辞说给他听，骗了他又不受处罚。巴尔塔扎尔的眼睛仍保留着思考大事的习惯所赋予的清澈明亮，但听觉减弱了。对许多农民、伧夫和迷信的人而言，这位老人是名巫师。典雅恢宏的克拉埃

① 意大利文：以及那么多人。

② 这是公元前三九〇年前后，高卢首领布伦努斯率兵围困罗马的卡皮托利尼山岗时对被困的罗马人讲的一句名言，意为“战败者活该倒霉！”巴尔扎克常用这句话喻指不受民众赏识的艺术家的处境。

公馆，在城关和乡下被称为魔鬼之屋。连勒缪基尼埃的面孔也使人们更加相信有关他主人的那些可笑的传闻。因此，当可怜的老希洛人^①上市场购买维持生存所需的食品，并且挑最便宜的买时，不听几句辱骂作为搭卖品就什么也买不到；倘若有幸几个迷信的女商贩不怕与魔鬼的帮凶接触而被罚入地狱，不拒绝卖给他粗劣的口粮，他就很高兴了。全城的人普遍敌视这位伟大的老者和他的伙伴。两人的衣冠不整更加剧了这种感情，他们走来走去，穿得活象那些保持得体的外表，耻于求乞的穷人。这两位老人迟早会遭到羞辱。皮耶坎感到当众的凌辱将给家庭丢尽颜面，所以在岳父散步的时候，总派两三个下人在他周围远远跟着保护他。因为七月革命没有促使人民变得毕恭毕敬。

出于无法解释的一种天数，克拉埃和勒缪基尼埃一大早出了门，躲过了皮耶坎夫妇暗中的监视，独自来到城里。散步归来时，他们坐在圣雅各广场的一张长椅上晒太阳，这时有几个孩子路过广场去上小学或中学。孩子们远远瞥见这两个毫无自卫能力、在阳光下笑逐颜开的老人，开始聊了起来。通常，儿童的闲扯很快就变成嘻嘻哈哈；从嘻嘻哈哈又转入愚弄人的把戏，却不知这样做的残忍。走在前面的七八个孩子隔开一段距离站着，忍住笑审视起两张苍老的面孔来，憋住的笑声引起了勒缪基尼埃的注意。

“喂，瞧见那个秃瓢了吗？”

① 希洛人是斯巴达的国有奴隶，此处喻勒缪基尼埃与巴尔塔扎尔的主仆关系。

“是的。”

“噯，他生来是学者。”

“爸爸说他炼金子，”另一个道。

“从哪儿？从这儿还是从那儿？”第三个补充说，一面用嘲弄的手势指着小学生们经常互相显露以示轻蔑的身体的那一部分。

这伙人中最小的那个挎着装满食品的篮子，正在舔一片涂了黄油的面包，他天真地朝长椅走来，对勒缪基尼埃说：“是真的吗，先生，你们造珍珠和钻石？”

“对，我的小民兵，^①”勒缪基尼埃微笑着回答，一面拍拍他的面颊，“等你有了大学问，我们会给你的。”

“啊！先生，也给我吧，”众孩童喊道。

孩子们象一大群鸟儿似的全跑过来，围住了两位化学家。陷入沉思的巴尔塔扎尔被这阵叫嚷声唤醒，做了个吃惊的姿势，引得众人大笑。

“好啦，淘气鬼，要尊重伟人！”勒缪基尼埃说。

“在床上拉屎的人！”孩子们叫道。“你们是巫师。——对，巫师，老巫师！巫师噯！”

勒缪基尼埃纵起身子，用手杖吓唬孩子，他们边逃边捡烂泥石块。一名工人在几步远的地方吃午饭，见勒缪基尼埃举起手杖轰孩子，以为他打了他们，便说了这句可怕的话予以声援：“打倒巫师！”

① 当时男子有义务分教区抽签加入民兵，故勒缪基尼埃称小男孩为小民兵。

孩子们感到有人支持，抛出手中的投掷物，击中了两位老人，正在这时德·索利伯爵由皮耶坎的仆人们陪同出现在广场尽头。他们到不了那么快，没能阻止孩子们把伟大的老者和他的贴身男仆弄得满身污泥。打击是致命的。学者们对发现的专注把情欲化为乌有，他们理所当然的贞洁使巴尔塔扎尔直到这时仍保持着他的官能，而透过一个本能的现象，他猜到了这一幕的秘密；衰弱的身体受不住他在感情的高等领域体验到的可怕反应，他全身瘫痪，倒在勒缪基尼埃的怀里，在两个女婿及其仆役的簇拥下，被勒缪基尼埃用担架抬回了家。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杜埃的乌合之众护送老人直至他家的门口，家里聚集着费莉西及其子女、冉、玛格丽特，和接到姐姐通知与妻子一道从康布雷赶来的加布里埃尔。老人进门的一幕惨不忍睹，与其说他在与死亡搏斗，不如说他怕子女刺破他穷困的秘密而拼命挣扎。会客室中间立即搭了一张床，巴尔塔扎尔得到全力抢救，白日将尽时，他的病情使人对保住他性命抱有一线希望。回春妙手治好了瘫痪，不过有相当长时间他处于近似孩童的状态。当瘫痪逐步停止时，它留在了特别受到影响的舌头上，或许因为正当老人想斥责孩子们时，愤怒把他的全部力量放在了舌头上。

这一幕在城里激起了公愤。通过至此无人知晓的一条引导群众情感的法则，这件事使人心又归向克拉埃先生。顷刻之间，他变成一位伟人，激起赞赏，得到头天人们拒绝给他的一切感情。人人夸奖他的耐性，他的意志，他的勇气，他的天才。法官们希望严厉惩处参与这起谋杀的人；但病已经做下。

克拉埃家第一个请求平息这件事。玛格丽特吩咐布置会客室，空空的四壁很快挂上了绸幔。这件事发生几天后，老父亲恢复了神智，他重新置身于优雅的环境中，身边有幸福生活所需的一切，他暗示女儿玛格丽特应该已经来了，正巧这时她回到会客室；见到她，巴尔塔扎尔涨红了脸，两眼发潮，但没有流泪。他用冰冷的手指压了压女儿的手，在这一压中倾注了他再也不能表达的全部感情和全部思想。仍然活着的大脑和因感激而苏醒的心灵的诀别，带有某种神圣和庄严的意味。毫无成果的尝试使他精疲力竭，与一个庞大问题的较量令他心力交瘁，或许他为身后无名感到绝望，这位巨人的生命即将停止；全体子女怀着尊敬的感情围在他身边，人丁兴旺，富裕殷实的景象，和美好家庭呈现在他面前的动人图景愉悦了他的眼睛。他的目光始终饱含深情，表露了他的情感；两眼的表情骤然间千变万化，如同一种清楚明澈，易于理解的语言。玛格丽特清偿了父亲的债务，在几天之内使克拉埃公馆恢复了该当排除一切败落印象的现代风采。她始终不离巴尔塔扎尔的床头，尽力揣摸他的全部思想，实现他的最微小的愿望。在标志着老年人生死搏斗的好好坏坏的交替中过去了几个月；每天清晨，子女们来到他身边，在会客室里呆上一整天，在他床前吃饭，等他睡着才出去。大家想方设法让他散心，在一切消遣中他最喜欢的是读报，当时的政治事件^①使报纸读来饶有

① 指一八三二年六月拉马克将军的葬礼在巴黎引起共和派的骚乱，以及德·贝里公爵夫人到法国西部发动保王党的暴动，十一月六日她在南特被捕。

兴味。克拉埃聚精会神地听德·索利先生在他身边高声朗读。

一八三二年将近岁末，巴尔塔扎尔度过了极为危急的一夜，看护被病人的急剧变化吓坏了，请来了大夫皮耶坎；大夫果然愿意夜间守护他，他每时每刻都担心病人在出现后果带有弥留特点的心理危象时因耗尽体力而咽气。

老人用难以置信的力气扭动身躯，想挣脱瘫痪的束缚；他想讲话，动着舌头，但发不出声音；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射出思想；抽动着的面庞流露出闻所未闻的痛楚，手指拼命地晃动，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清晨，孩子们来拥抱父亲，那份深情因担心他死期临近而表露得一天比一天炽热和强烈；但他并没有向他们露出这些温存的表示通常使他感到的满意。埃玛纽艾尔在皮耶坎的提醒下急忙拆开报纸，看看读报是否将给受心理危象折磨的巴尔塔扎尔一些消遣。他展开报页，看到绝对地发现这几个字，大为震惊，文章涉及波兰一位著名数学家出售绝对的案子。玛格丽特要他把文章给她看，尽管埃玛纽艾尔给她读该案公告时声音很低，仍然被巴尔塔扎尔听到了。

突然，垂危的人用两只拳头撑起身子，朝惊恐的子女们望了一眼，这一眼如闪电般击中了每一个人，他后脖颈上的头发动了起来，皱纹微微颤抖，火热的精神使面孔生机勃勃，一股气息从这张脸上掠过，把它变得俊美无比，他举起一只因气愤而痉挛的手，用嘹亮的嗓音喊出阿基米德的名言：EURÊKA！（我找到了）。①他又倒在床上，发出毫无生气的躯体倒下的沉

重声音，他令人毛骨悚然地呻吟了一声，死了，一双翻白的眼睛在大夫把它们合上前一直流露出没能把一个谜底遗赠给科学的遗憾，而遮住这个谜底的面纱被死神瘦骨嶙峋的手指撕破为时已晚。

一八三四年六至九月，于巴黎。

王文融 译

① 阿基米德(约公元前 287—212)，希腊学者。国王要他算出王冠是否纯金做成，他百思不得其解。一次在澡盆洗澡，他受到启示，发现了比重的原理。当时他欣喜万分，赤身裸体跑到街上大喊：EURÊKA! (希腊文：我找到了!)

被诅咒的孩子

献给詹姆斯·罗特希尔德男爵夫人

母亲怎样生活

一个冬天的夜晚，凌晨两点钟光景，冉娜·德·埃鲁维尔伯爵夫人感到阵阵剧烈腹痛。她虽然毫无经验，却也预感到即将分娩；使我们指望改变一下姿势一切便会好起来的本能，反使她坐起身来，也许为的是研究一下从这未经历过的疼痛的性质，也许为的是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她此刻焦虑万分，主要倒不是由于害怕那大多数妇女都会感到害怕的初次分娩的风险，而是担心等待着孩子的种种危难。为了不惊醒睡在身旁的丈夫，可怜的女人动作小心翼翼。一个越狱逃跑的犯人，其动作的小心谨慎也不过如此。尽管疼痛一阵比一阵剧烈，可她已经感觉不到，因为她的力气完全集中在一件艰难的事情上：用湿漉漉的双手按住枕头，让自己痛楚的身体脱离刚才那有气无力的姿势。那条特大的绿色花布棉被，自她结婚以来很少盖着它熟睡。棉被稍微发出一点声响，她就会象触响了一座大钟似的停下来。她不得不观察伯爵的动静，一面要注意那窸窣

作响的被面的每一个皱褶，一面又要注意髭须擦着她肩膀的那张晒得黑黑的大脸。如果丈夫的双唇中发出一声过响的呼吸，她会立即惊恐起来，她那由于两面担忧而本来就通红的双颊，也就红得更厉害。乘黑夜摸到监狱大门边，在无情的锁孔里无声地转动他找到的钥匙的罪犯，也不会比她更大胆而又更畏缩。伯爵夫人见自己坐起身来而没有惊醒她的看守，不禁做了一个象孩子般的快乐动作，动作中透露出她的性格是多么动人地天真；但是，她发烧的双颊上刚刚形成一半的微笑很快便收敛起来，一重忧思又使她洁白的额头阴沉下来，她那细长碧蓝的双眸也恢复了悲伤的表情。她长叹一声，依然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回那致命的鸳鸯枕上。然后，她好象自结婚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有了行动和思想的自由似的，用笼中鸟儿那样轻微的动作伸长了脖子，环视着自己的周围。看她这神情，人们不难猜想她不久前还是个其乐陶陶的贪玩的孩子；但是命运突然毁灭了她初涉人生的希望，把她质朴的欢乐化为满怀的忧伤。

直至今日，依然有几位年过八旬的门房向参观古堡的人们这样介绍一些卧室：“这是路易十三睡过觉的华贵卧室。”这间卧室便属于这种类型。通常是棕褐色的华丽挂毯，镶嵌在巨大的胡桃木框里，由于年深日久，木框上的精美雕刻已经变黑。天花板上，一根根小梁构成藻井，装饰着前一世纪风格的图案，还保存着栗木的颜色。这些色调深沉的装饰反射的光线极其微弱，即使阳光直射进这间又高又宽又长的卧室，也很难看清其图案。因此，放在巨大壁炉台上的那盏银灯，无法充

分照亮这卧室，简直可以将那摇曳的灯光比作有时会刺破秋夜灰色天幕的云雾迷濛的星星。伯爵夫人的床对面，壁炉的大理石炉台上，挤挤碰碰的古怪小人的雕像，形象是那么怪异而丑陋，她甚至不敢把视线在那里稍停片刻，生怕看到它们活动起来，或者听到它们张得大大的歪扭的嘴里迸发出一声狂笑。就在这时，一阵狂风怒吼，通过壁炉传来。这壁炉不但将最微弱的阵阵风声反映出来，而且赋予它凄惨的含义。宽阔的烟囱使壁炉和天空的联系如此通畅，炉里许多没有燃尽的木柴，都象会喘气似的，随着风势，忽亮忽灭。白色大理石雕刻的埃鲁维尔家族的纹章，连同其布边饰及骑士的头像，都使得与鸳鸯床相对称的这种建筑看来象一座坟墓。眠床亦是为讴歌婚姻而立下的另一座纪念碑。一位现代建筑家，若要他确定究竟是为这张床而建的这间卧室，还是为这间卧室而设的这张床，他一定会非常为难。在饰有花叶边的胡桃木天花板上嬉戏的两个爱神，很可能被人们误认为天使。支撑着这屋顶的同样木料的圆柱上描绘着神话寓意图，那些画面的含义，无论在《圣经》里还是在奥维德的《变形记》^①里都可以找到解释。去掉这张床，让这天花板笼罩着教堂里的讲坛或者本堂区慈善组织负责人的座席，也同样合适。夫妻俩得迈两三级台阶才能上那豪华的床，床的三面围着一道高台，正面挂着两扇印有大幅鲜亮图案的绿色云纹床幔，人们称这些图案为《鸟啭图》，大概因为图案上的鸟儿被认为是在唱歌吧。那

① 奥维德(公元前43—约公元16)，古罗马诗人。其代表作《变形记》叙述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描写生动，内容丰富。

两幅巨幅床幔，皱褶是那么僵硬，夜间看上去，简直会把这绸缎当作金属织物。埃鲁维尔伯爵家很迷信，他们在那贵族大老爷眠床靠里一面装饰着金色流苏的绿色绒幔上挂上一个老大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每到圣枝主日^①，他们家管理小教堂的神甫就把一个新的圣枝放在上面，并且把嵌在十字架脚下的圣水缸中的水换上新的。

壁炉的一边是贵重木料造的一具衣橱，制作精巧，外省的年轻人结婚的时候仍可得到这样的衣橱。今天的古董收藏家们到处搜寻这样的古老衣橱，当时却是妇女们汲取既丰富又雅致的服饰的宝库。这些衣橱里装着花边、配裙子的上衣、高领圈、昂贵的长裙、系在腰带上的小钱袋、假面具、手套、面纱，总而言之，是十六世纪卖弄风骚的各种发明。壁炉的另一边，为了对称，立着一个类似的家具，伯爵夫人把自己的书籍、文件和珠宝首饰放在那里面。再加上几把古老的锦缎面的扶手椅，一面嵌在华贵的有轮梳妆台上的威尼斯造的颜色发绿的大镜子，这间卧室的家具就全在这里了。地板上铺着一张波斯地毯，其富丽足可证明伯爵的风流。在眠床的最后一级台阶上摆着一张小桌子，侍女每天晚上都将蜜饯制成的饮料盛在银杯或金杯中放在这桌上。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过几岁之后，就会了解环境对于心灵状态所产生的神秘影响。艰难时节，会在我们周围的事

^① 圣枝主日，复活节前一个星期日。这一天，善男信女们手中举着祝圣的圣枝（黄杨枝）列队前进，以重现当年耶路撒冷居民手执橄榄枝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情形。

物中看到不知什么希望的保证，这种时刻谁没有遇到过？人不管是走运还是倒霉，对于他与之生活的物件，哪怕最无关紧要的东西，都赋予一副面孔，听它们发表高见，向它们讨主意，因为人天生就那么迷信。此时此刻，伯爵夫人就在扫视所有的家具，好象它们都是些活物；她仿佛在向它们请求救助或保护；但这阴沉的奢华陈设似乎对她冷酷无情。

突然，狂风倍加猛烈地袭来。听到上天的威胁，少妇再也不敢预卜吉祥了。在这轻信神灵的时代，天象的变化都是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思想和习惯来加以解释的。她蓦地把目光转向卧室尽头的两个尖拱形窗子；但是彩绘玻璃很小，卡玻璃的铅条很多，使她无法看清天空的情况，亦无法确知世界的末日是否象某些贪求捐赠的僧侣所声称的那样正在来临。她是不难相信这些预言的，因为狂怒的大海以其浪涛冲击古堡墙垣，那巨响与狂风的怒吼相汇合，峭壁似乎都在动摇。虽然腹痛一阵比一阵更剧烈难当，伯爵夫人还是不敢唤醒她的丈夫；她仔细观察着他脸部的轮廓，似乎绝望在劝她到那里去寻找些安慰，以抵御这么多不祥之兆。

如果说少妇周围的物品都很忧郁，那么这张面孔，尽管在睡梦中显得很平静，却显得更加阴沉。到床边便黯淡下去的灯光随风摇曳，时而照着伯爵的头部，灯光的运动就象在这处于休息状态的面孔上模拟着一场暴风雨般激烈的思想斗争。伯爵夫人看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后，才勉强放下心来。每当一股风把灯光投射在这张大脸上，给他脸上特有的许多硬疙瘩涂上阴影时，她便觉得丈夫就要用令人难以忍

受的严厉目光直盯着她。伯爵的眉宇就象教会和加尔文派之间的战争^①那样无情，在睡眠时依然令人恐惧；戎马生涯的喜怒哀乐给额头上印上许多皱纹，与时下用以装饰纪念碑的有虫迹条纹的石头隐约相似；他那过早变得灰白的头发，犹如古老橡树上生出的白色苔藓，围绕着这额头，宗教上的偏狭在那里流露出狂热的残暴。他那鹰钩鼻子的形状颇似猛禽的喙，他那黄眼珠周围皱褶很多的黑眼圈，双颊凹陷的面孔上那突出的颧骨，深深的皱纹的严峻之气，下嘴唇上带有的轻蔑意味，这一切都显示出他的野心、专横和残暴。这种品质，由于他那窄脑门透露出他绝对地缺乏头脑，有勇而无义，就更加可怕。这张面孔被一条长长的横向刀痕损毁得令人望而生畏，那长条伤痕就象是右颊上生出的第二张嘴。在那场以圣巴托罗缪节惨案^②为信号的不幸的宗教战争中，伯爵一心想要大显身手。三十三岁那年，他在拉罗歇尔围城战^③中受了重伤。这件倒霉的事，用当时的语言说，增加了他对新教派的仇恨；但是出于相当自然的天性，他也对生着漂亮面孔的男子充满了反感。在身经这场劫难之前，他已经丑陋不堪，没

① 指十六世纪下半叶在法国绵延了近四十年的宗教战争，以北方的天主教派“神圣联盟”为一方，南方的新教派，即加尔文教派（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教派）为另一方。中央王室信奉天主教，后新教领袖纳瓦尔国王（即亨利四世）为继承法兰西王位，放弃新教信仰，皈依天主教。宣布“南特敕令”，实行宗教容忍，才结束了这一战争。

② 圣巴托罗缪节惨案，指一五七二年圣巴托洛缪节之夜，查理九世下令屠杀新教徒的惨案。

③ 拉罗歇尔围城战：拉罗歇尔是法国西南沿海的一个城市，宗教战争期间是新教派的重要据点，天主教派曾长期包围该城，久攻不下。

有一个女人愿意接受他的好意。他青年时代唯一钟情的对象是一位人称“罗马美人”的名媛。新的灾祸使他变得多疑，多疑又使他更加敏感，达到了再不相信自己能激起一个女人真正的爱的程度；他的性格变得如此粗野，即使他在风流韵事方面有所获，那也是他的残暴使人感到恐惧的结果。这可怕的天主教徒搭在床外的左手可以完成对其性格的描写。这只大手伸在那里，象吝啬鬼看守自己的财宝一般看守着伯爵夫人。手上覆盖着那么浓密的汗毛，露出那么突起的纵横交错的血管和肌肉，简直象一根被枯黄了的长青藤围绕着的山毛榉树枝。一个孩子如果凝视伯爵的脸，一定会以为看见了乳母对他们讲过的恐怖故事中的某个吃人妖魔。只要看一看伯爵在床上占据的位置多么宽多么长，就可以猜想到他的身材何等巨大。他那已经花白的粗眉遮住眼皮，使他的眼睛更加明亮，象在树丛里窥伺猎物的狼眼一样射着凶光。在他那狮子一般的鼻子下面，两撇未经仔细修饰——因为他非常蔑视打扮——的胡子简直叫人看不到他的上唇。对伯爵夫人来说，幸而丈夫的大嘴此刻是缄默的，因为他那嘶哑的嗓子发出的最温柔的声音也会让她战栗。尽管埃鲁维尔伯爵刚刚五十岁，人们乍一看真会说他有六十，因为战争的劳累虽然并未损坏他强壮的体质，却严重地摧残了他的容貌；不过他也并不希望人家把他当成一个“嬖幸”。①

伯爵夫人刚到十八岁，在这张大脸旁边，形成鲜明对照，

① 亨利三世以好男色著称，他在宫廷里豢养着一批男宠，即嬖幸。

令人看着难受。她白皙而又苗条，栗色的头发，掺进金色调，象茶褐色的彩云在她的脖子上缭绕，显出一张秀丽的面孔。卡洛·多尔西^①正是找到了这样的面孔来画他那些由于肉体痛苦而濒临死亡的、面色如象牙一般的圣母。你简直会以为这是一位天使显现，她的使命是减轻埃鲁维尔伯爵的胡作非为。

“不，他不会杀死我们的。”她凝视丈夫良久以后，心中这样呼喊道，“他不是很直率、很高尚、很勇敢、很忠于自己的诺言吗？……”很忠于自己的诺言？她心里将这句话重复一遍，立即剧烈颤抖起来，象呆子一样发愣了。

为便于了解伯爵夫人处境的可怕，有必要补充几句：这幕夜半景象发生在一五九一年，那是法兰西内战风行、法律已经失去效用的时代。反对亨利四世登基的天主教联盟的残暴行为超过了宗教战争所带来的一切灾难。行为的放肆到了极点，即使看见一个大贵族叫人把他的仇敌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杀死，也不会有任何人感到惊讶。为了私利而进行的一次军事远征，只要假借联盟或者国王的名义，就能博得两派最高的赞扬。巴拉尼，一个士兵，就是这样差点儿在法兰西的国门上成为至高无上的君王。至于家庭内部的杀戮——如果用这种说法的话——，据一个当时的人说，人们并不看得比一束麦秆还重，除非情况过分凶残。国王驾崩前不久，一个宫中女官暗杀了曾说过她坏话的宫内侍从。亨利三世的一个

^① 卡洛·多尔西(1616—1686)，意大利卓越的佛罗伦萨派宗教画家。

嬖幸却对亨利三世说：“上帝万岁！陛下，她刺得真漂亮！”

埃鲁维尔伯爵这个诺曼底最狂热的保王派，通过严酷的杀戮，迫使该省整个毗邻布列塔尼省的地区都臣服于亨利四世。他本来就是法兰西最富有的一个家族的领袖，在这篇故事开头描写的这个夜晚的七个月以前，由于偶然的机会——这种偶然机会在这草菅人命的时代是相当平常的——，他娶了把圣萨万家族两房的财产突然聚拢在自己名下的年轻小姐冉娜·德·圣萨万，从而又大大增加了他的大量土地的收入。无奈和恐惧，是这桩婚姻的唯一证人。两个月以后，在巴耶城^①为庆祝他们的婚姻而为埃鲁维尔伯爵夫妇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进行了一场在那个无知的年代人们觉得非常荒唐可笑的争论；争论关系到丈夫死后十个月或新婚第一夜之后七个月出生的孩子是否合法的问题。“夫人，”伯爵粗暴地对妻子说，“我死了十个月以后给我生个孩子，我是没办法的。不过，你一上来可别七个月就分娩。”“那你会怎么办呢，老熊？”年轻的韦纳伊侯爵问道，他以为伯爵是在开玩笑。“我就干净利落地扭断母亲和孩子的脖子。”听到如此断然的回答，这场由一位下诺曼底贵族不慎引起的争论便戛然而止。客人们都恐惧地注视着美丽的埃鲁维尔伯爵夫人，沉默不语。所有的人都深信，遇到这种情况，这野蛮的贵族一定会实施他的威胁。

伯爵的话在已经怀孕的少妇心里回响着；顿时，一种预感好象一道照亮未来的闪电划过她的心头，警告她：她会在七个

^① 巴耶，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地区的一个城市。

月时分娩。一股内在的热流从头到脚包裹着这少妇，把她的活力猛然集中到心底，体外的感觉则好象沐浴在一盆冰水中。从这时起，她心灵的最天真无邪的激动没有一天不被这秘密的恐怖所扼止。一想起伯爵宣布其判决时的目光和声调，就会使伯爵夫人的血液冻结成冰。而当她俯身观察这沉睡的脑袋，想趁他睡眠时找到她前一天未能找到的怜悯的迹象时，这回忆也会暂时止住她的痛苦。这尚未诞生就受到死亡威胁的孩子做了一阵剧烈的动作，要求她将他生出来。她用类似叹息的声音喊道：“可怜的小东西！……”她没有说下去。有些想法，一个母亲是忍受不了的。伯爵夫人此刻已无法思考，一种无名的焦虑似乎将她窒息。夺眶而出的两滴泪水顺着她的双颊慢慢流下来，留下两条闪亮的泪痕，最后悬在她白皙的面孔下边，象是百合花上的两粒露珠。哪一位学者敢担保说，在这灵魂拥抱着身体，并把心灵的印象传给肉体，思想把补品或者毒汁渗入血液的时刻，胎儿依然停留在母亲的激情无法进入的中立地带？这摇撼着大树的恐怖难道没有惊动果实？这句“可怜的小东西”是否就是对未来的幻觉所授意的一种判决？母亲的战栗是那样剧烈，她的目光也明察秋毫！

伯爵脱口而出的血腥的回答，象一个铁环一样把妻子的过去和这早产神秘地套在一起。那样在大庭广众面前表示出来的可怕怀疑，早就在伯爵夫人的记忆中投下了直到未来都能听到回响的恐怖。自从那次注定要导致不幸的盛宴以来，她那活跃的想象力常常不顾她的阻止给她描绘出上千种纷乱的画面，她怀着恐惧的心情极力驱走这些画面，畏惧的程度与

别的妇女回味自己想象的画面时高兴的程度相当。对自己的心灵可以自由爱恋的幸福时日，她拒绝进行令人激动的冥想。象故乡的曲调使被放逐者怆然涕下一般，这些回忆为她重新描绘出那么甜美的感觉，以致她年轻的良心把它当作罪过一样谴责自己，从而更觉得伯爵的预言可怕：那使伯爵夫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其秘密就在这里。

由于身心完全休息，熟睡的面孔总有一种甜蜜和温柔；尽管这种平静给伯爵面部的严厉表情带来的变化甚微，但是在不幸的人们面前，幻觉呈现的海市蜃楼实在太迷人了，少妇终于在这宁静中找到一线希望。狂风带来了倾盆大雨，此时，只能听到狂风一丝凄凉的呼号了，少妇的恐惧和痛苦也同样获得片刻的缓解。伯爵夫人凝视着自己的生命与之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男人，不由自主地堕入梦境，这梦境甜美得令人心醉，她甚至没有力气冲破它的迷惑。一刹那的工夫，通过那种属于神力的幻觉，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往事的画面，一幅幅在她眼前迅速闪过。

冉娜首先隐约看到的，是仿佛在遥远的曙光中有一座简朴的古堡，自己曾在那里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碧绿的草地，清凉的溪流，小小的卧室，这些她最初游戏的舞台，都真真切切显现出来。她看见自己采撷下鲜花，把它们栽下，却猜不透为什么尽管她坚持不懈地浇水，这些花朵非但没有长大，反而全都枯萎了。一会儿，又模模糊糊地出现了七岁那年母亲带她去的那座偌大的城市和年深日久已经黑魑魑的大公馆。她那爱开玩笑的记忆显示出折磨过她的那些教师的苍老的

脸。透过一连串的西班牙文或意大利文词汇，心里重复着曾伴随列贝克琴的琴声唱过的抒情小曲，她忆起父亲的形象。每当他从法院回来时，她便上前迎接这位院长，看他从骡背上下下来踏在下马凳上，拉着他的手一同登上楼梯，用自己天真幼稚的絮语来驱散他那穿着黑袍或红袍并不总能摆脱掉的司法上的操心事；她恶作剧时，这些袍子的杂有黑色的白色毛皮一剪就掉下来了。她的姑母是克拉丽莎教派的修道院院长。她只对姑母的忏悔师看了一眼。这位忏悔师是个严厉的人，又是个宗教狂，负责向她传授宗教的奥义。由于对付异端必须采取种种严酷的措施，这老教士变得冷酷无情，他动辄摇晃地狱的锁链，开口必谈上天的报应，让她相信她时时都面对着上帝，使她变得总是惶恐不安。她变得怯懦了，不敢抬起眼睛。她只尊敬她的母亲，因为她在此前一向只让母亲同她一起嬉戏。从这时起，每当她看见亲爱的母亲用含怒的蓝眼睛盯着她时，一种宗教的恐怖便占据了她那年轻的心。

冉娜一下子又进入了自己童年的第二个阶段，那是她对人世间的的事情还一无所知的时代。她怀着几乎带有嘲讽意味的惋惜之情向那些岁月致意。当时，她的全部幸福就是同母亲一起在小小的绣房里干活，在一座大教堂里祈祷，伴着列贝克琴的琴声唱抒情小曲，偷偷地阅读一本骑士小说，好奇地撕碎一朵花，发现父亲在圣约翰节送给她什么礼物，寻求人们在她面前只说半截的话有什么含义。象人们擦掉纪念册上的一个铅笔字一样，她立刻用一个念头拭去了她童贞的欢乐。趁她刚才不觉痛苦的当儿，从她头十六年的生活画面中选择出

这些快乐。这澄澈的海洋，其优美很快就被另一回忆的光芒遮住了。这回忆虽然充满狂风暴雨，可是更为新鲜。童年时欢乐的平静固然美好，然而她生活中最后两年的任何一种动荡都比它更甜蜜。那两年里有多么丰富的珍宝永远埋藏在她的心底啊！伯爵夫人突然回到了那迷人的早晨，正是在那兼作餐厅用的雕花橡木大会客室尽兴，她第一次见到了英俊的表兄。母亲的娘家被巴黎的骚动吓坏了，便把这年轻的朝臣送到鲁昂，希望他能在这里跟姑父学会法官的业务，姑父总有一天要把这职位传给他的。伯爵夫人想起自己认出这位家中等待而自己未曾相识的亲戚时连忙抽身退出的样子，不禁微微一笑。尽管她开门关门的动作很迅速；这一瞥却把这幕景象深深地印在脑海，此刻她仿佛还看到当时他转过身来的情形。那时候她只偷偷地赞叹巴黎制作的服装散发出来的优雅和豪华之气；但是今天回首往事，她胆子大些了，她的眼睛自由地从缎子衬里的绣金紫色丝绒外套看到高帮皮鞋上的铁饰，从紧身短上衣和短套裤上布满的菱形图案看到露出花边一样白嫩的颈项的翻领。她用手轻抚着他的面庞，这面庞的特征是留有两撇尖端翘起的上唇髭和一撮象父亲披肩上的白鼬皮尾巴似的下唇须。在寂静和黑暗之中，伯爵夫人两眼盯着她已经看不见的云纹床幔，居然忘记了狂风暴雨和自己的丈夫，敢于回忆起在过了好多天——那些日子虽然也很忙碌，却漫长得度日如年——以后，父亲那围着一道古旧的黑墙的花园和幽暗的公馆怎样在她的心目中突然显得光辉灿烂。她在爱着一个人，那个人也在爱着她！她回忆起一天早晨，她因

为害怕母亲严厉的目光，怎样溜进父亲的书房，向他吐露自己的隐情；她先坐在他的腿上，淘了半天气，等把那位雄辩的法官逗笑了，便对他说道：“如果我告诉您什么事情，您会责骂我吗？”父亲对她进行了一番讯问，她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爱情。她好象仍然听到父亲随后对她说的话：“呃，孩子，以后再看吧。如果他用心学习，愿意继承我的事业，一直讨你喜欢，我就加入你的密谋！”她再也不要多听一个字，吻过了父亲，碰翻了一堆堆不当紧的文件，跑到那棵大菩提树下——每天早上，可怕的母亲起床以前，她都和可爱的乔治·德·沙韦尔尼在那里相会！这朝臣答应苦学成文法和习惯法，他除下佩剑、贵族富丽堂皇的装束，换上法官朴素无华的服装。她对他说：“我更喜欢你穿黑袍。”^①她在撒谎，不过这谎言却可以减轻她心爱的人因扔下短剑而感到的悲伤。母亲看样子很严厉。想起为了骗过母亲而使用的种种诡计，她仿佛又感受到那得到许可的、两相情愿的纯洁的爱情的诸多欢乐。在菩提树下的某次约会——那里没有旁人，可以自由说话，偷偷摸摸的拥抱，出其不意的接吻，一言以蔽之，丝毫不超过稳重界限的激情让他们先尝为快的各种天真的甜头。她好象做梦一样重又生活在那些甜美的日子里，她责备自己那些日子享受到过多的幸福，她居然敢于在空处亲吻这张目光充满激情的年轻的面孔和常对她娓娓谈情的鲜红的嘴。她曾经爱过沙韦尔尼；他虽然外表贫穷，但她在那既温柔又坚强的心灵中发现了

① 在法国，法官通常穿黑袍。

多少珍宝啊！突然院长暴卒，沙韦尔尼并未继承他的职务。突然燃起内战的烽火。在表兄的照顾下，她和母亲在下诺曼底的一个小城里找到一个秘密的避难所。不久，几个亲戚接连死去，使她成为法兰西最富有的继承人之一。幸福随着财富的微薄飞逝而去。埃鲁维尔伯爵向她求婚。他那野蛮、可怕的面孔，在她看来，就象满含霹雳的乌云，用它的黑纱覆盖了直到那时阳光普照的丰饶的土地。可怜的伯爵夫人竭力驱赶对那些绝望流泪的场面的回忆，此乃由于自己长期抵制不从而引起。她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小城的那场火灾，胡格诺^①沙韦尔尼被投入监狱，受到死亡的威胁，等待着令人恐怖的酷刑。那个可怕的夜晚来到，脸色苍白、奄奄一息的母亲跪倒在她的脚下：冉娜能够拯救表兄。她让步了。当天深夜，伯爵带着战斗的血腥又来了，他已经作好准备；他叫一位教士、一些蜡烛、一个教堂骤然出现！冉娜命该不幸。她勉强与刚刚获释的表兄告别：“沙韦尔尼，如果你爱我，永远也不要再见我！”她听见她高尚的朋友的脚步声远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但是她的心底永远保存着他那最后的一瞥；那目光经常出现在她的梦中，照亮她的梦境。少妇象关在一只雄狮笼里的猫儿，时刻都担心着主人那始终举在它头上的利爪。伯爵夫人认为，在某些出于一时高兴而选定的日子穿起少女时代看到情人时穿的那件连衣裙，是一种罪过。如今，为了能快活些，她应该忘却过去，也不再想到未来。

① 胡格诺，法国宗教战争时期对新教徒常用的一种称号。

“我不认为自己有罪，”她心想，“可是，既然我在伯爵眼中有罪，岂不等于我似乎有罪？也许我真有罪！圣母马利亚怀孕不是也没有……”她想到这里便停下了。

就在她思想模模糊糊、心灵遨游在幻想世界的当儿，她天真的心理甚至使她相信情人那照射她整个生命的最后一瞥，具有天使往见圣母时所施展的那种神力。这种假设与梦幻将她带回的那个天真无邪的时代是相称的；可是，回忆起比死还要可憎的夫妻生活的情景，这种假设便顿时烟消云散了。可怜的伯爵夫人对正在她腹中骚动的胎儿的合法性，不可能再心存疑窦。新婚第一夜象最可怖的酷刑一样出现在她眼前，接着带来许多另外的夜晚，以及更悲惨的白天！

“啊！可怜的沙韦尔尼！”她流着泪在心里喊道，“你是那么温顺，那么和蔼，你对我总是充满了仁爱！”

她的双眸转向丈夫，好象还想使自己相信，看在她付出了如此昂贵代价的份上，这张面孔会答应对她宽大为怀。伯爵被弄醒了。他那双象虎眼一样明亮的黄眼睛，在两簇浓眉下闪闪发光，他的目光从来也没有此刻这样尖利。伯爵夫人遇到这目光，吓坏了，钻进被窝，一动不动。

“您为什么哭泣？”伯爵用力拉着妻子藏身的被单，问道。

这总是令她生畏的声音，此刻具有一种做作的温柔，在她看来似乎是吉兆。

“我痛得很。”她答道。

“哦！我的宝贝，疼痛难道是罪过吗？我看您的时候，您为什么要发抖呢？唉！该怎么做才能让您爱呢？”他额头上所

有皱纹都堆积到两眉之间。“我总是让您害怕，我看得很清楚。”他叹了口气，接着说。

在性情软弱的本能促使下，伯爵夫人用几声呻吟打断了伯爵的话，叫道：“我担心会小产！我在山岩上跑了一个傍晚，可能劳累过度了。”

听了这番话，埃鲁维尔老爷向妻子投去一道满含狐疑的目光，使她顿时涨红了脸，直打哆嗦。他把他使这幼稚的女人感受到的恐惧当成了内疚的表示。

“也许这是真正的分娩开始了吧？”他问道。

“那么？”她问。

“那么，无论如何，还得有个能干的人帮忙，我去找。”

伴随这些话的阴沉的态度，使伯爵夫人的心冰凉，她长叹一声，又倒在床上。这声叹息与其说是担心即将来临的发作，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命运的感慨。这一声长叹却向伯爵证明，他心中唤起的怀疑似乎真有其事。他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而他的声调、举动和目光却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匆匆忙忙地爬起身来，裹上从一张扶手椅上找到的长袍，首先关上壁炉旁的一扇门，这扇门从华丽的卧室通往与主楼梯相连的几套会客房间。见丈夫收起这把门上的钥匙，伯爵夫人预感到一场大祸就要临头；她又听到他打开与他刚才关上的那扇门相对的一扇门，走进历代的埃鲁维尔伯爵不愿赏光陪伴他们的妻子时所睡的那个房间。伯爵夫人对这个房间的用处还只是耳闻，嫉妒把她的丈夫固定在她的身旁，即使有什么军事远征使他不得不离开荣誉攸关的床，他也要留几个眼线

在古堡里，不断地侦察她的行踪，这表明他的疑心是多么过分。伯爵夫人虽然全神贯注倾听哪怕是最微弱的声响，却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伯爵已经走到占据古堡西翼与他的卧室相连的长廊中。他的叔祖埃鲁维尔红衣主教酷爱收集印刷品，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图书室，无论是藏书的数量还是版本的美观都堪称奇绝。小心谨慎使他在墙壁上采用了孤独或修道士的恐惧叫人想出来的一种新玩意。一条银链通过一根看不见的细绳，可以摇响安置在一个忠实仆人床头的铃。伯爵拉了一下那银链，很快就传来了一名骑卫的长靴和马刺在古堡靠海的西角塔楼螺旋梯那轰然作响的石板上发出的回音。听见自己的仆从登上楼来，伯爵便走去拉开从走廊通往塔楼的那道门上的锁扣和门闩，把一个武士领进这科学的圣殿。从这武士的尊容就可看出这是个和主人十分般配的仆从。这骑卫似醒非醒，仿佛是凭着本能走来的；他手中的角灯照着长长的走廊，光线是那么微弱，主人和他的身影在黑暗中象是两个幽灵。

“立刻备好我的战马，随我出发。”深沉的声音发出这道命令，那声音唤醒了仆从的头脑；他抬起眼睛看主人，遇到的是那么刺人的目光，他就象遭到了电击。“贝尔特朗，”主人把右手搭在这骑卫的臂上，接着说，“脱掉你的护胸甲，穿上土匪头目的衣服。”

“好家伙，老爷，叫我装成一个联盟派！请原谅，我一定服从您的命令，不过，我可真是宁愿被吊死。”

伯爵对他的宗教狂热很满意，露出了微笑；为了抹去与他

整个面部表情形成对照的笑容，他突然说：“到马厩去选一匹强壮的马，好叫你跟得上我。我们要象火枪射出的子弹那样飞跑。等我准备好了，你也要准备好。我会再拉铃的。”

贝尔特朗一声不吭，鞠了一躬，便走了。待他走下几级台阶，听见狂风怒吼，他心中自言自语道：“妈的！所有的魔鬼都出来了！这一个若能安分一点，那倒让我奇怪了。我们那次突袭圣洛，也是这样一个暴风雨的天气。”

伯爵在自己的房间里找到他在施展计谋时经常使用的那套衣服。大衣粗糙得象是他手下那些亨利四世极少发给军饷的可怜的大兵穿的。他穿毕大衣，回到卧室，妻子还在那里呻吟。

“尽量忍耐着吧，”他对妻子说，“为了尽快回来平息您的痛苦，必要的话，我会叫马匹累死的！”

这番话里没有透露出任何不祥的兆头，伯爵夫人的胆子也就壮了点儿。她正准备提一个问题，伯爵突然向她问道：“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面具都放在哪儿？”

“我的面具？”她回答道，“上帝啊！您要我的面具做什么？”

“您的面具都放在哪儿？”他象平时那样粗暴地重复道。

“在衣柜里。”她说。

见丈夫在她的面具里挑选了一副“鼻罩”^①——当时的贵妇人使用这种“鼻罩”就象今日的妇女使用手套一样司空见惯——伯爵夫人不禁发起抖来。伯爵头上戴了一顶饰有陈旧

① 鼻罩，一种仅能遮住面颊和鼻子的小面具，黑色，形状似狼。

断鸡翎的难看的灰毡帽以后，简直让人完全认不出他来了。他腰间勒着一条宽宽的皮带，鞘中插着一柄短剑，那是他通常不带的。这身寒酸的装束使他的外表显得那么可怕，而且他向床边走来的动作又是那么奇怪，伯爵夫人以为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啊！不要杀掉我们，”她嚷道，“把孩子给我留下，我一定好好爱您。”

“这么说，您非得感到自己罪孽相当深重，才会把您应该给我的爱情献给我，来赎您的罪过了？”

伯爵的嗓子在绒布面具下面发出不祥的声音；伴随着他这番尖刻话语的目光象铅一样沉重，压在伯爵夫人心上，使她颓丧到了极点。

“我的上帝，”她痛苦地嚷道，“清白无辜难道就该死？”

“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您死，”陷入沉思的主人醒了过来，回答她，“而是要严格地——并且是出于对我的爱——按照我此刻对您的要求去做。”他把手里拿着的两副面具中的一副向床上扔去，看见这黑绒布玩意儿轻轻碰在妻子身上她便不由自主地惊恐起来，他怜悯地笑了一下。“您只可能给我生出一个虚弱的孩子！”他嚷道。“我回来的时候，您要戴着这个面具，”他接着说，“我可不愿让一个乡下佬自夸他见过埃鲁维尔伯爵夫人！”

“为什么要让一个男人来做这桩事情呢？”她低声问。

“嘿！嘿！我的朋友，这里的主人难道不是我？”伯爵回答。

“再多一桩秘密有什么关系呢！”伯爵夫人绝望地说。

她的主人已经走了出去，这声嗟叹对她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被压迫者的恐惧走多远，压迫者的手常常也就可以伸展多远。在两次狂风大作之间短暂的宁静里，伯爵夫人听见两匹马的蹄声，马匹似乎穿过危险的沙丘和古堡坐落其上的山岩在飞奔。这蹄声旋即被浪涛声所掩盖。她很快就发现自己象囚犯一样被关在这阴暗的房子里，孤单单地处在时而寂静时而凶险的黑夜中，她眼看一切大灾大难正大步走来，却孤立无援无法防止。她打算想个法子来拯救这个在泪水中孕育的胎儿。这胎儿已经成了她的全部安慰，她思考的原则，她未来的疼爱，她唯一而微小的希望。在母性勇敢精神的支持下，她走去拿起丈夫用来召唤仆从的小号角，打开一扇窗户，从铜号中吹出几声微弱的响声，这微弱的响声就象孩子吹到空中的肥皂泡一样，消失在广袤的海面上。她懂得了呻吟是没有用的，男人们不会理会你的呻吟，于是她便穿过一套又一套的房间，希望没有把所有的出路都关死。她来到图书室，找呀找呀，看是否有一条秘密的通道，可是一无所获。她穿过藏书的长廊，走到离古堡的正院最近的一扇窗前，又吹响了号角，可是她要同风暴的声音抗争是不会成功的。在极度的气馁中，她想去找一个女仆帮忙，尽管她们都是伯爵的心腹。可是，当她走到自己的祈祷室的时候，只见伯爵已经锁上了通向女仆们住处的那扇门。这是个可怕的发现。这么处心积虑地把她隔离开来，预示着要在没人见证的情况下执行某种可怕的死刑。伯爵夫人失去了全部的希望，痛苦也随之更加尖锐、

更加剧烈地袭击着她。可能发生残杀的预感，加上挣扎的疲劳，耗尽了仅剩的力量。她就象是一个沉下去的溺水者，战胜过许多汹涌的浪头，最后却被一个比较平缓的浪头卷去。分娩的痛苦兴奋不容她再计算时间，她觉着就要临盆了，独自一人，没有帮手，除了恐怖，她还担心由于自己没有经验而可能发生的意外。就在这时，伯爵突然到来，而她却没有听见他的脚步声。这男人站在那里，就象一个魔鬼在契约期满时前来索取出卖给它的灵魂；他看见妻子脸上没戴面具，便低声责骂起来；他敏捷地给她戴上面具，抱起她，把她放到卧室的床上去。

这突然的出现和绑架使伯爵夫人感到恐惧，让她暂时忘掉了痛苦，她这才得以偷偷看了一眼这出神秘戏剧的演员们。可她没认出贝尔特朗，他同他主子一样细心地戴上了面具。这仆从连忙点燃几支蜡烛，然后走去靠在一个窗洞的角上。在那里，他脸冲墙壁，象是在估量墙有多厚似的，一动不动，您甚至会说他是一尊骑士雕像。烛光与照红了玻璃窗的第一抹朝阳融合在一起。伯爵夫人瞥见一个矮小肥胖的男人站在卧室中间。他气喘吁吁，布带蒙住两眼，神色惊惶万状，无法设想他平常的表情是什么样。

“他妈的！怪先生，”伯爵突然一把把陌生人蒙眼的布条拉下来，吊在脖子上，恢复了陌生人的视力，“除了你要对她施展你的本事的这个可怜女人以外，别打算看别的东西；否则，我就给你戴上一个一百斤重的钻石项链，把你扔到窗下奔流的河里去！”他说着，轻轻扯了扯搭在那目瞪口呆的听众胸前

的刚才当蒙眼布用的领带。“先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就是早产。要是早产，你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替她的生命担保；要是孩子是活的，你给我送来。”

说毕，伯爵抓住这可怜的手术师的腰，象举鸡毛似的把他从原来站着的地方举起来，放在伯爵夫人面前。然后爵爷就走去站在窗前，用手指在玻璃上敲着鼓点。他的双眼轮流地看着他的仆人、床和大洋，似乎他早就想将大海作为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摇篮。

那医生是伯爵和贝尔特朗强拉硬扯从人类最甜蜜的梦乡弄醒的。他被绑在马背上，那匹马就象后面有魔鬼追赶似地把他飞快驮了来。从这人物的面貌便可看到这时代面貌的特征，即使在埃鲁维尔家中也可以感觉到他的影响。

任何时代的贵族都不象这个时代这样对自然科学缺乏知识，任何时代占星术都不象这个时代这样备受尊崇，因为任何时代人们都不象这个时代这样强烈地希求测知未来。这种愚昧无知和这种普遍的好奇心理，给人类的认识带来了最大的混乱；一切都是个人的实践，因为还缺乏理论的词汇；印刷需要高昂的费用，科学交流很不迅速；教会还在对以分析自然现象为基础的科学进行研究进行迫害。迫害造成了神秘。所以，无论是小民还是显贵，都把物理学家、炼金术、数学家、天文学家、占星家和巫师视为混杂于一个医生身上的六种属性。那个时代，人们怀疑高明的医生都在施用魔法；他们一边给病人治疗，一边想必还在算命。王公们保护这些向他们泄露未来天机的神祇，请他们住在自己家里，还发给他们年金。到法

国来给亨利二世当御医的大名鼎鼎的高乃依·阿格里帕^①就因为不愿象诺特拉达缪^②那样预卜未来，被卡特琳娜·德·梅迪契^③辞退，换上了科西莫·吕吉耶里^④。那时代致力于科学的高明人士，都很难得到赏识；他们只能唤起人们对秘术及其后果的恐惧。

被伯爵劫持来的这个人，虽不是这些著名数学家中的一员，却也在诺曼底享有与一个兼事一些不可思议的活动的医生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名声。这个人就是当今法国好些地方的农民还称为接骨大夫的那类巫师。这名称专用来称呼某些未经精心造就的天才，他们没有高深的学识，但是通过祖传的知识，更经常是通过长期行医积累起来的经验，他们能够接骨，也就是说把折断的腿和胳膊恢复原位，能够给牲畜和人治疗某些病症。他们还掌握一些据说是奇妙的秘方，能够医好某些重症。安东尼·博武卢瓦医生——这是那位接骨大夫的名字——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著名的医师，他不仅深得他们的真传，而且有医学方面的知识；他还潜心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乡下人见他的诊室里摆满了书本和莫名其妙的玩意儿，这都赋予他的成功一种巫术的色彩。人们并不把安东尼·博武卢

① 高乃依·阿格里帕，即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见本卷第150页注④。

② 诺特拉达缪(1503—1566)，法国医生和占星家，国王查理九世的御医，以其预言集《占星百人团》而闻名于世。

③ 卡特琳娜·德·梅迪契(1519—1589)，法国王后，国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在政治上善用权术，又十分迷信占星术。

④ 科西莫·吕吉耶里(?—1615)，意大利占星术士，随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王后来法国。

瓦完全看作一个巫师，他却让方圆三十法里的民众都对他怀着近似恐惧的敬意；然而，对他来说，更危险的是本地贵族人家的生生死死的秘密他了如指掌。象他祖父和父亲一样，他以善于接生和处理早产和流产而远近闻名。在这世风糜烂的年代，失身的事情时常发生，用情又十分不专，显贵们不得不常把一些可耻或可怕的秘密向安东尼·博武卢瓦医生泄露。安东尼·博武卢瓦在严守秘密这一点上经得起一切考验，这对他自身的安全实属必要。因此，主顾们给他的报酬都非常慷慨，于是他祖辈传下的财产又增加了许多。他总在外面奔波，不是象刚刚被伯爵抓差这样突然抓了去，就是被迫在某个贵妇家里过上好几天，所以他至今还没有结婚；此外，他那名声也曾使好几个姑娘和他告吹。行医的种种机遇虽然赋予这可怜的接骨大夫那么大的权力去利用女人们的弱点，他却无法从中寻求安慰，他觉得自己为别人家庭的欢乐而生，而不能把这种欢乐留给自己。在这好好先生天性快活这虚假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善良的心，正与他那胖胖的脸、圆圆的体型、矮胖活泼的身躯和直爽的言谈相和谐。所以他希望能够结婚生个女儿，把他的财产传给一个贫穷的绅士；因为他不喜欢自己接骨大夫的职业，想让自己的家庭摆脱世人的偏见使其所处的地位。然而他的性格早已相当适应了重大手术后的愉快和美食。到处做要人的习惯又在他天性欢乐之上平添了一重严重的虚荣心。在危急的时刻，他做起手术来偏喜欢象权威似地慢慢悠悠地行事，而他的放肆言行也几乎总受到欢迎。此外，他象夜莺那样好奇，象猎兔狗那样贪食，象说话从不泄露自己

秘密的外交家们那样饶舌。除了职业将他投入种种奇遇从而在他身上养成的这些缺点以外，安东尼·博武卢瓦算得上诺曼底最不坏的人了。尽管他是超越那时代的少数有才智的人中的一个，可是，诺曼底乡下人的良知告诉他，还是把自己对事情的想法和所发现的真相埋藏在心底为好。

这接骨大夫发现自己被伯爵放在一个正经受着分娩阵痛的女人面前，便恢复了他的全部精神。他开始给这蒙面贵妇诊脉，而根本没想着这个人；在这一本正经的姿态的帮助下，他可以进行思考了，于是考虑起自己的处境来。在他被迫给人家充当盲目工具而介入的可耻而又罪恶的勾当中，哪一桩也没有这一次这样精心戒备，小心谨慎。在他迫不得已参与的大事中，虽然人家经常提出他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作为保证成功的手段，他的生命却从来也不象现在这样面临着危险。他决定首先搞清楚差使他的的是什么人，从而探明这危险的程度，以便挽救自己宝贵的生命。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接骨大夫一边低声问着，一边安排伯爵夫人做好准备来接受自己凭经验所能给她的帮助。

“别把孩子给他。”

“大声说！”伯爵用雷鸣似的声音说，所以博武卢瓦医生并没有听清那遭难者说出的最后一个词。“不然的话，”伯爵别有用心地拿着腔调接着说，“就念你的 *In manus*①。”

① 据《旧约·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稣临死前大声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In manus* 即这句话原文的开头。伯爵对妻子这样说，含有明显的威胁之意。

“您就大声地叫痛好了。”接骨大夫对贵妇说，“尽管喊叫吧，妈的！这个人宝石虽多，可是恐怕对你对我都不合适！勇敢些，小夫人！”

“手轻点儿！”伯爵又嚷道。

“先生倒会吃醋。”手术医生用尖细的小声说，幸好伯爵夫人的喊叫声掩盖了他的声音。

为了博武卢瓦医生的安全，大自然真是够宽厚的。这更象是流产，而不象是正常分娩，因为出生的婴儿是那么孱弱，他给母亲造成的痛苦因此也就轻一些。

“用圣母的名义起誓，”这古怪的接骨大夫嚷道，“不是小产！”

伯爵气急败坏地跺起脚来，楼板都震动了，伯爵夫人则掐了博武卢瓦医生一把。

“啊！我明白了。”他自言自语道，“这么说，应该说是小产？”他低声问伯爵夫人。伯爵夫人用一个肯定的手势回答他，好象这手势是能够表达她的思想的唯一语言。“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太清楚。”接骨大夫想。

象一切精通本行的人一样，据说，助产医生是不难认出一个第一次受分娩之苦的女人的。虽然伯爵夫人做某些动作时害羞而又没有经验的情况已向他证明了她的贞洁，这个爱恶作剧的接骨大夫依然嚷道：“从夫人分娩看，她好象只生过这一个似的！”

听说此言，伯爵用比他刚才发火时还要可怕的沉静语调说：“把孩子交给我。”

“看在上帝的面，别交给他！”母亲嚷道。这几乎野性的呼喊，在矮个子男人心中唤起了有胆量的善心，将他与这被父亲否认的贵族孩子连在一起，其程度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

“孩子还没有出来。你们争夺的是你们二人谁也不能要的财产。”他一边把早产儿藏起来，一边冷静地冲着伯爵说。

接骨大夫听不见哭声，吃了一惊，他转脸去看孩子，以为他已经死了；伯爵这才发现他在搞鬼，猛地一跳向他扑过去。

“该死的！你把他交给我！”这贵族老爷一边喊叫，一边从他手里夺过孩子。那无辜的牺牲品发出微弱的哭嚎声。

“当心，他发育不全，可不结实。”博武卢瓦一边抓住伯爵的胳膊，一边说，“这孩子想必是七个月就出世了！”说罢，他由于激动而使出超乎寻常的力气，制止住那做父亲的人的手指，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对他耳语道：“你就免得造一次孽吧，他活不了。”

“坏蛋！”伯爵生气地反驳道。这时，接骨大夫已经把孩子从他手里夺了回去。“谁告诉你我希望我的儿子死？你没有看见我在抚摸他吗？”

“那您就等他长到十八岁再这样抚摸他吧。”博武卢瓦回答道。这时，他又感到了自己的重要性。“不过，”他想到了自身的安全又补充道，因为埃鲁维尔老爷刚才在激动之中忘了伪装自己的声音，他已经认出这是谁来，“赶快去给他行洗礼吧，可别把我的判决告诉他母亲。否则，您会要了她的命的。”

伯爵听说这早产儿要夭折时，一个情不自禁的动作泄露

了他内心的高兴，启发接骨大夫说了这番话，这才拯救了婴儿；博武卢瓦连忙把他抱到已经昏厥过去的母亲身边。他用嘲弄的姿态指了指她，让伯爵看他们刚才的争吵把她陷入了什么状态，以恫吓伯爵。其实伯爵夫人全听见了。当生命处在严重危急状态时，人的器官便产生出奇的灵敏度，这本非罕见的事。这当儿，已放在床上的孩子的哭喊声象魔法似的使伯爵夫人苏醒过来；接骨大夫趁着新生儿哇哇啼哭时，俯身在她耳边低声对她说“好好照顾他，他能活一百岁。博武卢瓦是行家”。她简直以为听到了两位天使的声音。

一声天仙般的叹息，伸出手来神秘的一握，是接骨医生获得的报酬。他察看父亲的抚摸是否伤害了瘦弱的产儿单薄的肌体，孩子身上还带着伯爵的指痕，然后将孩子交到焦急的母亲怀抱里。母亲把儿子隐藏在自己身边的疯狂动作，以及她透过面具的两个洞眼射向伯爵的凶狠目光，令博武卢瓦不寒而栗。

“如果她很快就失去自己的孩子，她会死的。”他对伯爵说。

对这个场面的最后一部分，埃鲁维尔老爷好象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他一动不动，好象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又开始用手指在玻璃窗上敲起鼓点来；但是接骨大夫对他说了最后那句话以后，他以疯狂猛烈的动作向他转过身来，抽出了短剑。

“混帐乡巴佬！”他把保王党侮辱联盟派的绰号送给接骨大夫，嚷道，“无耻的坏蛋！科学使你有幸成为急于打开或关上继承之门的贵族们的帮手；看在科学的面上，我才勉强打

消了为诺曼底永远剪除一个巫师的念头。”令博武卢瓦高兴的是，伯爵把短剑猛然插回剑鞘。“你这一辈子，”埃鲁维尔老爷继续说道，“就不能有一次同一位伯爵及其夫人在一起，而不怀疑他们有恶毒的打算吗？这些恶毒的打算，你叫下等人去盘算好了。你就想不到，作为贵族，即使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也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我难道能有什么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去做你假设的事吗？弄死我的儿子！让他母亲失去他！你哪里来的这些无稽之谈？我难道疯了吗？你为什么要拿这强壮的孩子活不了几天来吓唬我们？无赖汉，你要明白，对你那可怜的虚荣心，我早就存有戒心了。如果你知道你替她接生的这位贵妇的名字，你一定会去吹嘘说你看见过她！天知道！如果那样，也许你会过分谨慎而送了母亲或孩子的命。不过，你得好生想着，你要拿你的狗命来向我保证严守秘密，保证他们的健康！”

伯爵的意图突然改变，令接骨大夫目瞪口呆。伯爵对早产儿的过分疼爱，要比这位老爷最初表现出的烦躁的残暴和抑郁的冷漠更叫他害怕。伯爵说最后一句话的声调表明，他已有了更高明的计策去实现不可动摇的阴谋。对这意想不到的结局，博武卢瓦医生惟有用自己对父亲和母亲做了两面派的许诺来解释：“我明白了！”他心里自言自语。“这位善良的老爷不愿意招妻子憎恨，他将依赖药剂师的帮助。我必须设法通知这位夫人，让她好好守护她这个贵族小不点儿。”

就在他向床边走去的当儿，已经走到大衣柜旁边的伯爵用一声命令式的吆喝制止了他。见老爷伸手递给他一个钱袋，

博武卢瓦尽管有些提心吊胆，毕竟不无愉快，便准备好去接金币。透过轻蔑地扔过来的红丝网袋，金币闪闪发光。

“你叫我象一个小人那样讲了半天道理，我却不认为不必以贵族的身分来给你报酬。我并不乞求你替我保密！这里这个人，”伯爵指着贝尔特朗说，“想必已经向你介绍过，凡是遇得到橡树和河流的地方，我的宝石和项链都会把议论我的乡巴佬找到。”

说完这番宽大为怀的话，这巨人慢慢地朝目瞪口呆的接骨大夫走过来，将一把椅子拽到他身边，声音很大，作出邀请他同自己一样坐到产妇旁边的姿态。

“嘿！好啦，我的小娇妻，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儿子。”他又开言道，“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件喜事儿。您很痛吗？”

“不很痛。”伯爵夫人喃喃地说。

母亲的惊讶和不安，父亲迟迟表现出来的故作喜悦，使博武卢瓦医生深信，有件严重的事端。他平时虽然有入木三分的观察力，此刻却没有抓住。他坚持自己的猜疑，把自己的手按在那少妇的手上，为的是查看一下她的身体情况，更是为了向她提出几点忠告：

“脸色很好。”他说，“用不着担心，夫人绝不会发生什么不幸的意外。来奶的时候当然会发烧的，不要惊慌，没什么关系。”

说到这里，狡黠的接骨大夫停下来，紧紧握了一下伯爵夫人的手，意思是叫她注意听着。

“如果您不希望为孩子担忧，夫人，您就别离开他。”他接

着说，“他的小嘴儿已经在找奶了。您就长期让他吃奶水，您要亲自喂他，对于药剂师开的药品要千万当心。奶水可以治小儿的百病。我观察过很多怀孕七个月就分娩的妇女，可我还很少见过有象您这样不大痛苦就生下来的。这也不奇怪，瞧孩子多瘦小！都能装在一只木鞋里！我敢肯定，他连十五两^①重都不到。让他吃奶！让他吃奶！如果他一直吃您的奶，您就能救他的命。”

说这最后几句话时，接骨大夫的手指又比划一阵。尽管伯爵的两眼通过面具上的洞眼射出两道炽烈的光芒，博武卢瓦依然以一个要赚钱的人那种不可动摇的神气一句一停地说完他的话。

“喂！喂！接骨大夫，你忘了你的黑色旧毡帽。”贝尔特朗跟手术医生一起走出卧室的时候，对他说。

伯爵对儿子大发慈悲的动机，是从公证人的“余不赘”里得到的启发。就在博武卢瓦拦住他的手的那一刹那，吝啬和诺曼底风俗二神挺立在他的面前。这两大强权作了手势，使他的手指顿时麻木，仇恨的激情也压了下去。一大强权向他高喊：“只有通过男性后嗣的传递，你妻子的财产才能属于埃鲁维尔家！”另一强权指给他看奄奄一息的伯爵夫人和圣萨万家族的旁系正在索要财产。两大强权都劝他让自然来打发那早产儿，等生了健康、强壮的第二个儿子，才能把妻子和头生儿的性命不放在眼里。他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好多

^① 此系法国古两，每两30.59克。

领地，于是他的柔情突然变得和他的野心一样强烈。为了满足风俗之神，他希望这个几乎胎死腹中的婴儿有强壮的外表。母亲对伯爵的性格深有了了解，她比接骨大夫还感到意外，她依然本能地感到恐惧，并且有时大胆地表现出来，因为母性的勇敢已经顷刻间使她力量倍增。

一连几天，伯爵一直守在妻子身旁，对她百般照料，利害关系的考虑给这种照料打上某种温柔的痕迹。伯爵夫人很快就猜到，所有这些关心，对象仅仅是她一个人。父亲对儿子的仇恨，在最细小的事情上都表现出来；他总是避免看他，摸他；听见孩子啼哭的时候，他会猛地站起来，走去吩咐些什么事；总之，他好象只为了盼着看到他死才宽恕他活着似的。这样掩饰还是叫伯爵太难受。在他看出母亲的慧眼虽然还不明白究竟会怎样，但却已经预感到那威胁着她儿子的危险的那一天，便宣布他将在妻子行完安产感谢礼的第二天动身，借口是要带领他的全部兵力去援救国王。

这就是艾蒂安·德·埃鲁维尔出世前后的情况。要不断地希望这个他所不承认的儿子死掉，伯爵本来用不着有早就希望他死的强烈动机；他甚至可以克制人类那种爱慢慢折磨他已伤害了的人的可悲禀性；他本不必迫使自己做那种对自己来说是残酷的事——假装喜爱他认为是沙韦尔尼的儿子的一个可恶的早产儿。没有这些，可怜的艾蒂安同样会成为他憎恶的对象。艾蒂安不幸生就一副瘦弱多病的体格，也许他的爱抚更加重了这种不幸，在他看来总是对他为父的自尊心的一种公然冒犯。他憎恨美貌的男子，对于以智力来代替体力

的病弱的人，他的厌恶也不亚于此。要博得他的喜欢，必得丑陋、高大、强壮而又无知。艾蒂安身体孱弱，几乎注定了他要从事足不出户的科学工作，他在父亲身上定会发现一个毫不留情的敌人。他同这个巨人的斗争从摇篮里就开始了；而在反对一个如此危险的敌手的斗争中，他的全部援军只有母亲的心；按照自然的一条动人的法则，威胁着他的种种危险愈重，母爱也愈烈。

伯爵突然出走使冉娜·德·圣萨万一下子陷入深深的孤独之中，惟有从儿子身上得到勉勉强强的幸福来安慰自己。因为沙韦尔尼的关系，伯爵夫人生下这个儿子受到丈夫责难，她就象许多女人爱自己不正当的爱情所产生的孩子一样，钟爱着他；尽管不得不亲自喂养他，她也丝毫不觉其苦。她无论如何不愿女仆们帮忙，她给儿子穿衣服，脱衣服，满足他所要求的每一点细小的照料，都使她感到新的愉快。这些没完没了的事情，这种时时刻刻的关注，准时无误地半夜醒来给孩子喂奶，都是无限的幸福。每当她服从这小东西的需要时，她的脸上就闪耀着幸福的光辉。由于艾蒂安是提前来到人世的，还缺好几件衣服，她希望自己做。做得多么精致考究，你们——背地里默默无言地为心爱的孩子做过针线活的被猜疑的母亲们，是最清楚不过的！一针针，一线线，把回忆、希望、祝愿，把千百重思绪，都绣在布上，就好象她固定上面的美丽的花样。她这一切狂热的行为都被报告给埃鲁维尔伯爵，更扩大了那业已形成的风暴。对这位奶娘来说，一天里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不够用来忙她日渐增多的事儿和给孩子以无微

不至的看护；一天天的时光，都满载着她暗自高兴的心情流逝而去。

接骨大夫的嘱咐始终回响在伯爵夫人的耳边；为了孩子，她既担心女仆们帮忙，又担心男仆们插手；她希望能够不睡觉，以便确知在她困倦时没有任何人接近艾蒂安；她让他紧挨着自己睡。总而言之，她将怀疑之神安置在这个摇篮边。伯爵不在时，她竟敢叫人把手术医生请来。她清楚记得这位医生的名字。在她看来，博武卢瓦是她欠了莫大的恩情需要报答的一个人；不过，她首先还是想向他询问许许多多有关儿子的事。若是有人要毒死艾蒂安，她该怎样挫败这些企图？怎样照料他的脆弱的身体？要长期给他喂奶吗？若是她死了，博武卢瓦是不是可以负责关照这可怜的孩子健康？

听了伯爵夫人的这些问题，接骨大夫深受感动，说他跟她一样怕人给艾蒂安下毒；不过，在这一点上，只要伯爵夫人亲自喂奶给他吃，她丝毫也不必担心；至于将来，他嘱咐她在任何时候都要先尝一尝艾蒂安的食物。

“如果伯爵夫人的舌头感觉到不论什么异样的味道，”接骨大夫补充道，“辣味也好，苦味也好，酸味也好，咸味也好，总之，只要是使味觉感到奇怪的食物，您就把食物扔掉。孩子的衣服要当您的面洗，拿好放孩子衣服的衣柜的钥匙。总而言之，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通知我，我一定会来。”

接骨大夫的告诫铭刻在冉娜的心里，她请他相信她，就象相信一个他可以支使的人一样；博武卢瓦对她说，她的幸福全都操在她自己手中。

他扼要地向伯爵夫人讲述了埃鲁维尔老爷的往事：由于官中没有高贵貌美的女人肯要他，他年轻时爱过一个绰号叫“罗马美人”的妓女。这“罗马美人”原本属于洛林主教。“罗马美人”遭到遗弃后不久，来到了鲁昂，为的是就近要求伯爵垂爱一个女孩。伯爵不愿听人谈起这个女孩，借口这女孩生得漂亮，根本不承认是自己的孩子。这女人后来死得很惨。她死时，可怜的女孩已经由伯爵夫人的姑母圣萨万小姐任院长的克拉丽莎女修道院的修女们收留抚养。她叫杰特律德，长得比母亲还美丽。他曾被唤去给她看过病，一下子就疯狂地爱上了她。博武卢瓦说：如果伯爵夫人愿意从中促成这件美事，那么她不仅还请了她认为欠他的情，而且他还会对她感恩不尽。这样，他到古堡里来——这在伯爵看来是十分危险的事——也就名正言顺了；以后，伯爵迟早会对这样美丽的孩子感兴趣的，也许有一天还会间接地保护她，请他做她的医生呢。

伯爵夫人，这个对真挚的爱情总是极表同情的女人，答应为可怜的医生的爱情效劳。她进行这件事是那样地热心，当她第二次分娩时，她已为杰特律德弄到了一笔嫁资，因为那个时代，妻子在分娩期间是可以向丈夫要求恩典的。不久，美丽的私生女便避免了做修女的厄运而嫁给了博武卢瓦。那笔嫁资加上接骨大夫的积蓄，使他得以购买弗卡利埃，那是与埃鲁维尔古堡毗邻的一块产业，是几个继承人卖给他的。

善良的接骨大夫就这样使伯爵夫人放下心来。她感到自己的生活永远充满了别的母亲没有领略过的喜悦。毫无疑问，

所有的妇女，当她们把孩子抱在怀中、让他们停止啼哭和刚刚开始痛苦时，都是美丽的；但是，即使在意大利绘画中，也很难看到比伯爵夫人感觉到艾蒂安在吃自己的奶、她的血液就这样变成这受到威胁的可怜的小家伙的生命时更动人的情景。她的脸上焕发着母爱的光辉，她端详着这亲爱的小家伙，时刻担心着会在他脸上看到沙韦尔尼的一个线条，因为她想到沙韦尔尼的次数太多了。这些同她额头的愉快表情交织在一起的想法，她那贪婪地注视着儿子的目光，她那要把自己内心感到的力量灌输给儿子的意愿，她的光辉灿烂的希望，她的优雅的举止，这一切构成了一幅令身边的仆从们折服的图画：伯爵夫人战胜了对她的侦察活动。

不久，这两个脆弱的生灵就由同一个思想连结起来，在能够使用语言交流思想以前他们就彼此理解了。艾蒂安象婴儿常见的那样带着惊愕而又贪婪的神气练习运用他的眼睛时，他的视线碰到的是华贵卧室的阴暗的护壁板。当他稚嫩的耳朵极力去觉察各种声音、辨别它们的区别时，他听见的是海水按照钟摆一样有规则的运动撞击在岩石上的单调而轻微的响声。地点，声音，物件，激动感官的一切，培养着这孩子的悟性，造就着他的性格，使他倾向于忧郁。他的母亲不就是注定要在忧郁的乌云中生活和走向死亡的吗？从一出世，他可能就以为伯爵夫人是这世上存在的唯一造物，把世界视为一片荒漠，并且习惯了那种使我们喜爱孤独生活、喜爱开发巨大的思想资源从而在自我身上寻求幸福的内向感情。伯爵夫人不就是注定要孤独生活、只能在同她的爱情一样遭到迫害的儿

子身上寻求一切吗？象所有饱受痛苦折磨的孩子一样，艾蒂安几乎总保持着被动的态度。真是绝妙的相似，那正是他母亲惯常的态度。他的各个器官是那样娇嫩，一阵突如其来的响声，一个喧嚷嚷嚷的人在他身旁，都会使他焦躁不安。他简直象是上帝似乎在特地为之节制着风和阳光强度的小虫；他象那些昆虫一样连一个小小的障碍也斗不过，于是他就象它们一样对一切显得咄咄逼人的东西一概让步，既不抵抗，也不抱怨。这种天使般的忍耐激起伯爵夫人深沉的感情，为了给儿子以他那弱不禁风的身体所要求的细心照料，无论多么疲劳她也感觉不到了。

她感谢上帝把艾蒂安象许多造物一样置于和平宁静的环境里，因为只有这样的环境里他才能幸福地成长。母亲那在他看来是既温柔又有力的双手，经常把他举到尖拱窗户的高处。从那里，他那双跟母亲一样蓝的眼睛仿佛在研究海洋的壮丽。两个人就这样一连几小时地呆在那里，出神地看着这时而晦暗时而闪光、时而沉默时而喧嚣的宽阔无垠的水面。这长时间的沉思默想，对艾蒂安来说也是一个初步暗暗体会痛苦的过程。每当母亲的眼睛为泪水所润湿，心灵进行这些苦痛的思考的时候，艾蒂安年轻的脸几乎总象一个轻细的网袋被过重的东西坠着一样拉得老长。不久，他对不幸的早熟的理解向他揭示出他的嬉戏能够对伯爵夫人施加的影响；他尝试着用母亲常用来消除他的痛苦的那种爱抚来让母亲开心。他的淘气的小手，他的结结巴巴的话语，他的聪明机智的欢笑，可以万无一失地驱散母亲的愁思。即使疲倦了，他

精细的本能也会阻止他呻吟。

“敏感的乖儿子，”艾蒂安嬉闹了一阵，驱散了母亲的一桩痛苦的回忆，疲乏得睡着了，伯爵夫人望着入睡的儿子说道，“将来你能在哪里生活呢？你啊，别人严厉的一瞥就会使你温情的心灵受到伤害；你啊，就象你苦难的母亲一样，把一个甜蜜的微笑看得比世上所有的财宝都珍贵，将来谁理解你呢？母亲所钟爱的天使，将来在这世界上谁爱你呢？谁能猜想得出你孱弱的躯壳下掩藏着的珍宝呢？不会有任何人。象我一样，你将孤单单地生活在世上。愿上帝提醒你，不要象我一样，生出那种虽为上帝所惠准，但却为人类所阻挠的爱情！”

她哀叹一声，怆然涕下。睡在她膝上的儿子那优美的姿势使她露出愁惨的微笑：她久久地看着他，细细品尝着一种快乐的滋味；这些快乐，是母亲们和上帝之间的一桩秘密。自从认识到自己的歌声在曼陀林的琴声伴奏下多么叫儿子喜悦，她就常给他唱那个时代流行的那么优美的浪漫曲，而且每次都仿佛在他沾着乳汁的小嘴唇上看到了从前乔治·德·沙韦尔尼在她离开列贝克琴时向她致谢的笑容。她责怪自己回忆这些往事，她又总禁不住去回想过去。孩子是她遐想时的同谋，他偏偏在她唱到沙韦尔尼喜爱的那些曲调时微笑。

一岁半时，艾蒂安还是相当虚弱，伯爵夫人还不能带他到户外去；不过，就好象风儿吹来了一株犬蔷薇颜色最淡的花瓣一样，与原来苍白的肤色微微不同，孩子的脸稍稍有了血色，证实了他的活力和健康。她开始相信接骨大夫的预言了，并且庆幸自己趁伯爵不在得以给孩子最严格的保护，从而使

他免除了一切危险；可就在这时，丈夫的秘书写的信件向她宣布伯爵即将归来。一天早晨，伯爵夫人象所有看到第一个孩子第一次迈步行走的母亲那样欣喜若狂，正在同艾蒂安玩着就象美妙的回忆那样难以形容的游戏，忽然听到了沉重的脚步踩得地板咯吱吱的响声。她不禁惊愕地站起身来，只见伯爵已经在她面前。她失声叫了出来，不过她连忙弥补这无意识的过错，走向伯爵，顺从地伸出额头去接受他的吻。

“为什么不通知我您来到呢？”她问道。

“那样的话，”伯爵打断她的话回答道，“接待会更热烈些，不过也就不这么直率了。”

他发现了孩子，这孩子的健康状况使他做出了一个愤怒而又惊讶的动作。不过他立刻压下怒火，露出微笑。

“我给您带来了好消息。”他接着说，“我得到了香槟省的统治权，国王还答应封我做公爵和世卿。另外，我们还继承了一个亲戚的财产，那可恶的胡格诺沙韦尔尼死了。”

伯爵夫人顿时脸色苍白，跌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她已经猜出丈夫脸上那不祥的喜悦里有什么秘密，因为在他看见艾蒂安时，这种喜悦的神情似乎有增无已。

“先生，”她用激动的声音说，“您不是不知道我曾长期爱恋我的表兄沙韦尔尼。您要在上帝面前对您引起我的痛苦负责。”

听到这番话，伯爵的目光直冒火星；他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实在恼怒到了极点；他把短剑用力摔到桌上，金属发出雷鸣般的回响。

“您听着，”他用那粗大的嗓门嚷道，“并且记住我的话：我再也不愿意听人谈起或者看到您抱在怀中的小魔鬼，因为他是您的儿子而不是我的；他哪里有一丝儿象我？他妈的！把他好好藏起来，否则……”

“公正的老天爷！……”伯爵夫人喊道，“快来保护我们吧。”

“住口！”巨人回答道，“如果您不愿意我伤害他，那就想法让我碰不到他。”

“那么，”伯爵夫人接着说，她感到自己有了向暴君作斗争的勇气，“请向我发誓，如果您再也碰不到他，就不谋害他。我能够相信您这贵绅的誓言吗？”

“这是什么意思？”伯爵问道。

“哦！好吧！那你今天就把我们娘儿俩全杀死吧！”她高喊着跪了下来，紧紧抱着她的孩子。

“请您起来，夫人！我以绅士的信义向您保证，只要他住在古堡脚下傍海的岩石上，我绝不危及这该死的胚子的性命；我把渔夫的房子给他住，沙滩给他作领地；不过，要是我在这个范围之外发现他，他就活该遭殃了！”

伯爵夫人辛酸地哭泣起来。

“您就看看他吧，这是您的儿子。”她说。

“夫人！”

听到这声叫唤，惊恐的母亲连忙把孩子抱走，她感到孩子的心脏就象在巢中突然被牧人攫住的莺一样悸跳。也许是清白具有一种连最铁石心肠的人也难免为之感动的魅力，也许

是伯爵在责怪自己粗暴、担心会把一个对于自己的享乐和计划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女人陷于过分的绝望，当妻子回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变得尽可能地温和。

“冉娜，我的小娇妻，”他说道，“不要怨恨我，把手递给我。真不知怎样对待你们这些女人才好。我给您带来了新的荣誉，新的财富，好家伙！您却象对待突然出现在乡巴佬面前的近卫骑兵似地接待我！我总督的职务即将迫使我长期离开家园，直到我改任诺曼底的总督；我的小娇妻，至少请您在我小住这里的时候给我一副笑脸吧。”

伯爵夫人明白这席话的含义，假装的温情再也骗不了她。

“我了解自己的义务。”伯爵夫人用忧郁的声调回答。而她的丈夫则误以为那是柔情。

这个腼腆的女人实在是太纯洁、太高尚了，她不会象某些机灵的女人那样，在自己的行为里加上一点类似卖淫的计算，以图驾驭伯爵，因为美丽的灵魂总觉得那是对自己的玷污。她默默地走开了，去领着艾蒂安散步，以安慰自己绝望的心灵。

“他妈的！这么说，我永远也得不到人家的爱！”伯爵发现妻子离去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不禁叫嚷道。

不断受到威胁的母性，在伯爵夫人身上变成了和女人们犯罪的感情同样强烈的激情。通过一种魔力，她成功地教艾蒂安懂得了那不断威胁着他的灾祸，教会他提防父亲的接近。这种魔力的秘密隐藏在每一位母亲的心中，在伯爵夫人与自己的儿子之间，就更加有力。艾蒂安亲眼看到的那幕景象深

印在他的脑海里，以致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病态。最后他竟能万无一失地预感到伯爵的出现，当一个笑容——这笑容难以觉察的征象在母亲的眼睛中首先显露出来——正要在他的脸上绽开时，他那尚未完善的器官已经受到恐惧的塑造，向他宣告父亲正从远处走来，他面部的肌肉会立刻挛缩起来，连母亲的耳朵也没有儿子的本能敏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种由恐怖造就成的官能也不断增强，到后来，就象美洲的野人一样，艾蒂安可以分辨出父亲的脚步，离得老远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并且预言他的到来。看到丈夫使自己产生的恐惧感这么早就由自己的儿子来分担，伯爵夫人对他更加珍爱；他们是那么息息相通，就象一根枝上的两朵花儿，狂风吹来，他们一起弯腰；迎着希望，他们并肩挺起。他们简直共着一条生命。

伯爵动身的时候，冉娜已经开始怀上第二个孩子。这一次她按照成见的要求足月分娩，并且在经受了莫大痛苦之后生下一个胖小子。几个月以后，这胖小子就长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更增加了伯爵对老大的仇恨。为了拯救心爱的儿子，伯爵夫人赞同丈夫为次子的幸福和富贵而构想的一切计划。给艾蒂安预备的是红衣主教的职位，他必须成为教士，以便把埃鲁维尔家的财产和头衔留给马克西米利安。以这个代价，可怜的母亲才保证了被诅咒的孩子的安宁。

再也没有比艾蒂安和马克西米利安更不相象的两兄弟了。

弟弟一出世就喜爱吵闹、剧烈运动和打仗；因此伯爵对他万分疼爱，一如他妻子之疼爱艾蒂安。出于似乎自然的默契，

夫妻俩各自照料自己偏爱的那个孩子。公爵——这时候亨利四世奖赏了埃鲁维尔老爷的卓越的报效，赐给他公爵的称号——说是不愿意累着他的妻子，请博武卢瓦从巴耶城选来一个胖女人给马克西米利安做奶妈。令冉娜·德·圣萨万大为高兴的是，他就象怀疑母亲的奶汁一样，也不信任她的才智，决心按照自己的趣味来造就他的孩子。他用恐惧书本和文学的精神培养孩子；他向他灌输兵法方面的机械的知识，他很早就教他骑马和使枪弄剑。孩子大了，他就带他去打猎，使他养成粗野的语言、鲁莽的举止、强悍的体格，连目光和嗓音都刚强有力，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是一个完美的男子汉。这小少爷十二岁上就是个野性十足的小狮子，至少象他父亲一样令所有的人望而生畏，他得到许可在这一带暴戾恣睢，而他也实在穷凶极恶。

艾蒂安住在大西洋岸边父亲给他的那座房子里，公爵夫人让人把那座房子布置了一下，以便他能获得他有权获得的某些享受。公爵夫人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去那里度过的。母子俩一块儿踏遍岩石和沙滩；她指给他看他那沙土、贝壳、苔藓和碎石的小小领地的界限；母亲看到他离开特许的区域时那深为恐惧的神色，使他懂得死神就在那边等着他。艾蒂安先是为母亲战栗，后来才为自己战栗；不久以后，听到埃鲁维尔公爵的名字就会引起他一阵惶恐，使他失去力量，使他处于那会使一个年轻姑娘跪倒在老虎面前的瘫软状态。如果他远远看见那个阴险的巨人，或者听见他的声音，从前被他诅咒时所感受到的痛苦印象会令他心寒。象一个越出冰天雪地就会死去

的拉普兰^①人一样，他把自己的小屋和岩石当作甜蜜的故乡；如果他超越了边界，他就会感到不可名状地难受。公爵夫人预见到她可怜的孩子只能在一个狭小、寂寞的范围里寻得幸福，起初倒也不为别人强加给他这种命运感到遗憾；她根据这个强加的志愿，给他准备一种美好的生活，用崇高的科学事业来填补他的孤寂，并且把皮埃尔·德·塞邦德请到古堡来做未来的埃鲁维尔红衣主教的导师。尽管儿子注定了将来要接受剃发礼，冉娜·德·圣萨万却不愿儿子的教育感染上教士的气息，便通过自己的干预使之世俗化。博武卢瓦受托向艾蒂安传授自然科学的奥秘。公爵夫人亲自监督他的学习以便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她还教他意大利语，一点一点地向他揭示这种语言的诗歌宝藏，使他借以消遣。当公爵带领马克西米利安迎战野猪，让他冒着受伤的风险的时候，冉娜却带着艾蒂安走进了彼特拉克^②十四行诗的银河或者《神曲》^③的宏伟迷宫。为了弥补艾蒂安虚弱的体质，自然赋予他一副十分动听的歌喉，要想抵制他歌唱的快乐是很难的。母亲教他音乐。伴着曼陀林悠扬的琴声唱几支温柔而又哀怨的歌，是母亲为了奖赏儿子完成塞邦德神甫要求完成的作业而答应他的最喜爱的休息。艾蒂安总怀着热烈赞赏的激情倾听母亲的歌声，只有在沙韦尔尼的眼睛里她才看见过这种激情。这可怜的女人第一次在儿子深深的目光里重新找到少女时代的回忆时，

① 拉普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地区。

②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抒情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先驱之一。著有《抒情诗集》、《没有收集人的信》、《阿非利加》等。

③ 《神曲》，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的长诗。

不禁疯狂地把他吻了又吻。当他问她为什么她显得此刻分外地喜爱他时，她的脸羞得绯红；她回答说，她对她的爱就是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嘛。不久，她就在教育儿子的心灵和培养儿子的智力所要求的关注中，寻得了与当年给他喂奶养育儿子的身体时同样的乐趣。尽管母亲们并不总是同儿子一样高大起来，公爵夫人却是那种在母爱里就怀着对爱情谦卑的崇拜的母亲；她善于抚爱也善于判断；她把自尊心用在帮助艾蒂安在一切方面都超过自己，而不是用在任意支配他；也许她知道永不枯竭的爱已经使自己变得非常高大，再缩小她也不怕。只有缺乏柔情的心才喜爱驾驭，而真正的感情珍爱的是克己这力量之神的美德。当艾蒂安对某个问题——一篇课文或者一个定理——的讲解一下子还弄不明白的时候，在场旁听的可怜的母亲似乎想把知识注入他的脑海，就如同从前听到他一点点哭叫就连忙把奶水倾注给他那样。可是当艾蒂安抓住了事物的含义并且融会贯通了的时候，公爵夫人的目光里又闪耀着多么喜悦的光辉！正象皮埃尔·德·塞邦德所说的，她表明母亲是一个双重的存在，她的感觉永远掌握着两个生命。

公爵夫人就这样用失而复得的爱情的种种温柔的表现增强了那把儿子同母亲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感情。艾蒂安的身体孱弱，她不得不象照料儿童似地继续照料了他好几年，她来给他穿衣服，帮他上床睡觉；她亲自给儿子梳头，把头发梳理平滑，卷曲成环状，再洒上香水。这梳理的过程也是连续抚爱的过程；她轻柔的手拿着梳子梳多少下，就吻他的头多少次。就好象女人们喜欢侍候情人扮演母亲的角色一样，母亲把儿

子当作情人的幻影；她总觉得他和坟墓里的心爱的表兄隐隐地相似。艾蒂安就象从魔镜里远远瞥见的乔治的幽灵；她心想：他更象一个贵绅，而不象一个教士。

“如果有某个象我这样多情的女子愿意给他注入爱情的生命，他一定会非常幸福的！”她经常这样想。

但是她立刻就记起可怕的利害关系要求将来在艾蒂安的头上行剃发礼，于是她便狂吻这教會的剪刀将要剃去的头发，在上面洒下滴滴泪水。尽管跟公爵订了不公正的协议，透过她那母亲的眼睛在未来的阴暗壁垒上凿出的缝隙，她所见的艾蒂安却既不是教士也不是红衣主教。父亲的漠不关心使她有可能不让她可怜的孩子献身于教會。

“总有机会的！”她心想。

她并没有把埋藏在心底的想法说出来，但是，她从此便培养艾蒂安具有朝臣的翩翩风度，她希望他能够象乔治·德·沙韦尔尼那样温柔和文雅。公爵亲自管理家财，他野心勃勃，把收入全都用于扩大产业和维持排场，公爵夫人只得靠节俭积攒下一点钱。她自己只穿最简朴的衣服，不肯多花一点钱，为的是能给儿子买丝绒大衣、带花边的漏斗形长靴、细布开缝的紧身上衣。她个人的艰苦使她感到快乐。人们对心爱的人尽心尽力，又喜欢将这隐瞒起来，体会到的是同样的快慰。当她绣制一个打裯颈圈的时候，想到儿子脖子上装饰着这颈圈的那一天，她不禁暗暗高兴。她亲自照管艾蒂安的外衣、内衣、香水和打扮，而她自己则只为他而略加修饰，因为她喜欢让儿子觉得她美。无尽的关怀，加上她那渗透儿子肌肤、又

使自己充满生气的感情，得到了报偿。一天，博武卢瓦，这个在授课中已深得这个被人诅咒的孩子喜爱，对于他所做的好事艾蒂安也有所闻的神奇的人，这个每当他检查这孱弱的宠儿时露出不安的目光就会把公爵夫人吓得发抖的医生，终于宣布，只要没有剧烈的感情来突然冲击他单薄的身体，艾蒂安可以活得长了。艾蒂安这时已经十六岁。

在这个年龄，艾蒂安身高已达五尺^①，他大概再不会超过这个尺寸；不过乔治·德·沙韦尔尼也是中等身材。他的皮肤象小姑娘的皮肤似的光滑而又透明，连他那蓝色血管的最细微的分支都看得见。他白皙得象瓷器。他浅蓝色的眼睛含着无法形容的柔情，象在乞求男人们和女人们的保护；他悦耳的嗓音还没结束对人的迷惑，他恳求的目光中流露出的动人的柔情已经先把人引诱。他的身体每一部分都显示出最真诚的谦逊。他长长的褐发光滑而纤细，在前额分向两边，末端卷曲成环状。他苍白、瘦削的面颊，带着几丝皱纹的白净的额头，表现出与生俱来的痛苦，让人看着难过。他那装饰着洁白牙齿的雅致的嘴，总带着留在垂死的人双唇上的那种微笑。他的手白得象女人的手，形状美极了。经常长时间地沉思默想，使他惯于歪着头，就象一棵枯萎的植物，而这个姿势正适合他这个人：这就象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为了突出全部思想而往一幅肖像画上添加的最后一点神韵。您简直会以为看见一个病弱少女的头安放在一个单薄、畸形的男人躯体上。

① 此处系指法尺，每法尺相当于三百二十五毫米。

多加思考可以让我们象植物学家一样遍游思想田园，这种勤奋的诗意，对人类思想的卓有心得的比较，对天才作品的透彻理解使我们感受到的兴奋，早已成为他孤寂的梦幻生活中取之不尽而又可清静安享的乐趣。鲜花，这命运同他极为相似的招人喜欢的造物，深得他的爱怜。公爵夫人看到儿子养成这些纯朴的爱好十分高兴，因为可以使他避免接触那严酷的社会生活，而她深知他是敌不过这种社会生活的，正如大西洋里最美丽的剑鱼也不能在沙滩上经受太阳瞬息的曝晒；公爵夫人鼓励艾蒂安的情趣，给他带一些西班牙的八音节史诗集、意大利的短诗集、十四行诗集，以及其他的诗歌、书籍。埃鲁维尔红衣主教的图书室成了艾蒂安承袭的遗产，博览群书充实了他的生活。每天早上，他都发现自己孤寂的住所布满了五彩缤纷、馨香沁人的植物。因此，阅读——脆弱的身体不容许他读得时间太长——和在岩石上锻炼之余，他经常几小时几小时地呆坐在绽着笑靥的花朵——他温柔的伴侣——面前天真地遐想，或者蜷缩在某个岩洞，面对一簇海藻、一片苔藓、一株海草，研究它们的奥秘。他向芳香扑鼻的花冠里寻找诗韵，就象蜜蜂从中采蜜一样。他经常没有目的也无法对自己的乐趣加以解释地欣赏着深色花瓣上那些细致的丝络，金黄色或天蓝色、绿色或淡紫色的富丽、精致的膜被，花萼或花叶的各种各样奇美的齿边，还有那象他的心灵一样稍稍触动就会破裂的毛茸茸无光泽的组织。后来，这个既是诗人又是思想家的年轻人，大概在发现了各种可贵的能力的标志时突然悟出了为何这同一个自然界会有这无数差异；因为他对写在世间

一切事物上的圣言的理解日渐进步。在玄奥的世界里所作的这些孜孜不倦而又不事声张的研究，使他的生活表面上看去象是沉思的天才一样总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艾蒂安整天整天地躺在沙滩上，他是多么幸福，这尚不自知的诗人。一只突然出现的金色昆虫，太阳在大西洋中的反光，广袤、澄澈如镜的海面的抖动，一个贝壳类动物，一只蜘蛛蟹，这一切在这颗天真纯朴的心灵看来都是一件大事、一种乐趣。看见母亲走来，远远听到她衣裙的窸窣，等待她，亲吻她，对她说话，听她说话，都引起他强烈的感受，以致母亲哪一次迟来了一会儿，或者稍受惊吓，都会使他发一场要命的高烧。他身上所有的只是一颗心灵，为了使他那始终虚弱而又单薄的身体不致由于这颗心灵受到强烈激情的冲击而毁坏，艾蒂安需要清静、爱抚、景色平和和一个女人的爱。目前，母亲尽心竭力地爱他，给他以温存；岩石一片沉寂；鲜花，书本，减轻了他的孤独；总而言之，他那沙子、贝壳、藻类和青枝绿叶的小小王国，在他看来是一个永远新鲜而又新颖的世界。

艾蒂安享受到了这纯朴的物质生活和这象诗境一般广阔的精神生活的一切好处。按外表他是个儿童，论智力他是个成人，而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他都象天使般美好。由于母亲不懈的努力，他的学业将他的激情移植到观念的领域。他的生命活动于是在精神世界里完成，远离那会杀害他或者使他痛苦的社会。他用灵魂和智慧来生活。通过读书掌握了人类的思想以后，他进而培养自己，直到能够参透那推动着物质的思想，他能在空气中感觉到思想，他还能读出书写在天空的思

想。总之，他很早就登上了太空的顶峰，在那里找到了适合于他心灵的精美的食粮，那令人陶醉的食粮。不过这食粮注定了，哪一日他积累起的珍宝同激情突然注入他心中的财富混合在一起，他就要遭到不幸。冉娜·德·圣萨万虽然有时也担心着这场风暴，但她总是很快就以儿子的悲惨命运使她产生的一个想法来安慰自己；因为这可怜的母亲除了用一个略小一点的不幸来医治一个不幸，别无它方；所以她的愉快也无不满含着苦味！

“他将来要成为红衣主教，”她想，“他将成为艺术的保护人，靠着对艺术的感情生活。他爱的不会是一个女人而是艺术，艺术是永远也不会背叛他的。”

这母爱的愉快不断被愁苦的思绪所破坏，这种思绪来自儿子在家中的奇怪处境。兄弟俩都已超过了少年时期，可是还互不相识，未曾相见，甚至没有想到他们生活在敌对的状态。公爵夫人许久以来就希望能够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找一个她指望能够用自己的心灵使兄弟俩都受感化的隆重场合，帮他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她自信可以让马克西米利安对艾蒂安表示关切，只要告诉弟弟他得到这样的保护和爱，全亏了哥哥；而哥哥由于乖乖服从，放弃了自己的权利，饱受痛苦，尽管是迫不得已，但他将永远信守诺言。可是她这长期以来的希望破灭了。她现在不仅不愿意让两兄弟相认，而且害怕艾蒂安和马克西米利安相遇，甚至害怕艾蒂安和父亲相遇。马克西米利安只相信恶，他会害怕有朝一日艾蒂安要讨还他被剥夺的权利，说不定会在他脖子上系一块石头扔进大海。

再也没有哪一个做儿子的比他更不尊敬母亲了。他一懂事的时候，就察觉到公爵对妻子的轻蔑。如果说老总督对待公爵夫人表面上还要装装样子的话，受父亲娇纵的马克西米利安可是叫母亲多次伤心。因此贝尔特朗始终提防着不让马克西米利安看见艾蒂安，再说，艾蒂安出生的事是一直处心积虑地瞒着世人的。古堡里的人个个都打心眼里痛恨德·圣瑟韦尔侯爵——这是马克西米利安的爵号。那些知道长子存在的人，都把他看作上帝保留着的复仇者。所以，艾蒂安的未来依然成问题；也许他会受到弟弟的迫害！可怜的公爵夫人没有任何亲戚可以托付他们关照她心爱的孩子的生活和利益；穿了主教红袍的艾蒂安，将来希望象她做母亲一样做父亲时，不会责怪她吗？这些思想，她那充满不可告人的痛苦的忧郁的生活，就象一场旷日持久的疾病，由于饮食得法，进程缓慢。她的心需要最巧妙的照顾，而她周围的人对于温情却一无所知。眼看着自己的长子，一个显露了出色才华的有头脑、心肠好的人，被剥夺掉他应有的权利；而次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没有任何才能、甚至在军事上也一无所能的家伙，却被选来顶戴公爵的桂冠，传宗接代，哪一个母亲的心不受到伤害呢？埃鲁维尔家族正在毁弃自己的荣誉。温雅的冉娜·德·圣萨万不会诅咒，她只会祝福和哭泣，但是她经常抬头仰望苍天，请求它说明这奇怪的裁决究出何由。当她想到自己死后儿子将要完全成为孤儿、成为无法无天的弟弟施暴的目标时，便泪水盈眶。极力压抑的感觉，无法遗忘的初恋，无人理解的痛苦——因为她向自己心疼的孩子也隐瞒着自己最强烈的痛

苦，总是被搅扰的愉快，无穷无尽的忧烦，都使她元气大伤，患了一种虚弱症。这病症不但不见好，反而日趋严重。最后的一次打击终于加速了公爵夫人的衰竭：她试图让公爵看到对马克西米利安教育的失当，公爵拒不接受；她无法给正在这孩子灵魂中萌芽的恶种找到任何的救药。她进入了一个十分明显的枯萎时期，为了医治她的病，公爵只得提升博武卢瓦为埃鲁维尔家和诺曼底总督府的专职医师。从前的接骨大夫搬到古堡里来住了。在那个时代，这些职位是少数学者的美差，他们可以获得足够的闲暇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又可以获得维持他们的勤奋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酬金。博武卢瓦一段时间以来就巴望着得到这样一个职位，因为他的学识和财富给他招来了许多凶猛的敌人。虽然他在本书前面谈过的事件中为一个大家族效劳，得到这个高贵家庭的保护，最近他还是在一件刑事诉讼中受到牵连。多亏诺曼底总督在公爵夫人请求下出面干预，才停止对他进行追究。公爵无须后悔给这位从前的接骨大夫以有力的保护：博武卢瓦给圣瑟韦尔侯爵治好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病，救了他的命，假若换一个医生，那是一定没法治的。但是公爵夫人的创伤实在是由来甚久，无法救治，尤其是在家里这种创伤不断加剧。遭到那么多的痛苦使她对更好的命运有了思想准备，在对未来的朦胧预见中死亡成了中介。

“没有我，我可怜的孩子会怎么样呢？”这是每过一会儿就象海浪一样涌来的一个思虑。

最后，当她卧床不起的时候，公爵夫人就急速地走向坟墓了；因为这时再也看不到她心爱的儿子，须知根据那使艾蒂安

的生命得以保全的协定，他是不准到她床头来的。儿子同母亲一样痛苦。在感情受到压抑的人特有的守护神的启示下，艾蒂安为自己创造了最神秘的语言，使他能够同母亲谈话。他象最精明的女歌唱家一样研究自己嗓音的本领，一旦博武卢瓦做个手势，告诉他母亲是独自一人，他就来到她窗下用忧郁的声音歌唱。从前，在襁褓中，他曾用自己的聪慧的笑声安慰母亲；现在他成了诗人，用最甜美的歌曲给她以抚爱。

“这些歌曲使我又有了活力！”公爵夫人一边呼吸着因艾蒂安的歌声活跃起来的空气，一边对博武卢瓦说。

对这被人诅咒的孩子来说，漫长的哀悼期开始的时刻终于来到。他已经好多次感觉到自己的激动和大西洋的运动之间有着神秘的呼应。由于秘术使他自信能够预知物质的思想，这种现象在他看来比任何其他人看来都更加雄辩。他最后一次去看望母亲的那个致命的夜晚，那激荡着大西洋的运动在他看来更显得非同寻常。这是一场倒海翻江的骚动，表明大海体内受着折磨；巨浪把大海拥得高高，然后又带着处于困境的恶狗的悲鸣似的巨响消逝。艾蒂安突然发现自己在自言自语：

“它要我做什么？它就象一个生灵一样在颤抖和呻吟！母亲经常对我说，我出世的那天夜里，大西洋就动荡得可怕。又有什么事要降临到我的头上了呢？”

他久久伫立在小屋的窗前这样想着，眼睛一会儿望着微微颤动着一点灯光的母亲卧室的十字窗，一会儿望着继续在呻吟的大西洋。突然，博武卢瓦敲了敲房门，推开门进来，从

他那阴沉的脸上就可以看出发生了大灾大难。

“大人，公爵夫人情形很糟，她要见您。已经做了周密的防备，您不会在城堡里遇到任何麻烦；不过我们要多加小心，我们得经过老爷的卧室——您就是在那儿出生的。”

听到这些话，艾蒂安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喊道：“大西洋对我说了！”

他机械地让人领着走向塔楼的门——公爵夫人生下这被人诅咒的孩子的那天夜里，贝尔特朗就是从这里上楼的。那骑士此刻正在那里等着，手提一盏灯笼。艾蒂安来到埃鲁维尔红衣主教的大图书室，他不得不同博武卢瓦一起呆在那里，等贝尔特朗去打开一道又一道的门，并侦查一下这被人诅咒的孩子是不是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公爵没醒。当艾蒂安和博武卢瓦蹑手蹑脚地继续前进的时候，在这偌大的古堡里，他们只听见那濒死的女子微弱的呻吟。就这样，艾蒂安出世时的情形在他母亲临终时又重新出现了。同样的惶恐不安，同样害怕惊醒那无情的巨人——不过这一次他睡得很香。为了避免一切不幸，骑士把艾蒂安抱在怀里穿过可怕的主人的卧室，他已经下定决心，如果被撞见，就从公爵夫人的病况中找个什么借口对付主人。两位忠仆的惶恐弄得艾蒂安心情也很紧张；不过这种情绪倒教他对这个领主的卧室的景象做好了思想准备，自从被父亲放逐那一天起，他还是第一次重来。他在那张幸福从未走近的大床上寻找亲爱的母亲，好不容易才发现她，因为她瘦得那么厉害。她象花边那样苍白，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她集中全力握住艾蒂安的双手，希望能通过深

长的一瞥把自己的整个灵魂都赋予他，就象当年沙韦尔尼通过一声道别把他的整个生命都留给了她一样。博武卢瓦和贝尔特朗，儿子和母亲，沉睡的公爵，又一次聚集一堂。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布景，同样的演员；不过这一次是死亡的痛苦而不是生育的欢乐，是死的黑夜而不是生的白昼。就在这时，夕阳西下时大海凄惨的吼叫所预告的飓风遽然颳起了。

“我珍爱的生命之花，”冉娜·德·圣萨万吻着儿子的前额说，“你是在一次风暴中离开母亲怀抱的，我也要在风暴中离开你了。在这两次风暴之间，除了我见到你的时刻，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风暴。现在是我最后的欢乐，同我最后的痛苦混合在一起。永别了，我唯一的爱！永别了，两颗很快就要合而为一的靈魂的美好形象！永别了，我唯一的欢乐，纯洁的欢乐！永别了，我心爱的孩子！”

“让我跟你去吧！”艾蒂安躺在母亲床上，说道。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命运啰！”她说，两滴泪水流到毫无血色的面颊上，因为她的目光和从前一样仿佛能洞悉未来。“谁也没看到他吗？”她问那两个仆人。正在这时，公爵在他的床上翻了个身，所有的人都打了个冷颤。“直到我最后的欢乐都要掺杂着恐惧！”公爵夫人说，“把他带走吧！把他带走吧！”

“母亲！我宁愿死去也要多看你一会儿！”可怜的孩子说罢昏倒在床上。

公爵夫人做了个手势，贝尔特朗抱起艾蒂安，让他最后看了母亲一眼，母亲也用最后的眼光给了儿子一吻，然后贝尔特

朗就准备把他带走，一面等待着濒死的女主人下达新的命令。

“你们要好好地爱护他，”她对骑卫和接骨大夫说，“因为除了你们和上天，我看不出他还会有其他的保护人了。”

借助那从不欺骗母亲们的本能，她看得出这名门望族的长男已经博得了骑卫深切的怜悯。这骑卫对这个家庭的崇敬感情，堪与犹太人对圣城^①的感情相比。至于博武卢瓦，公爵夫人和他之间早就签订了协定。这两个仆人见女主人不得不把这高贵的孩子留给他们而深受感动，他们做了个神圣的手势，答应做年轻主人的保护人。母亲信赖他们的这个手势。

几小时后的清晨时分，公爵夫人死去了；她最后的仆人们为她哭泣，他们在她坟头只说了一句话：她是个从天堂下凡的仙女。

艾蒂安经受着最剧烈、最长久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无法向人倾诉。他不再在岩石上到处跑，他再也感觉不到有读书和唱歌的力量。他整天蹲在一个岩洞里，对风吹雨淋毫不在意，一动不动地站在花岗岩上，犹如生长在那里的一片苔藓，很少哭泣，却深陷在象大西洋一样广阔无边的唯一思绪中，这种思绪也象大西洋一样变化多端，有时可怕，有时狂暴，有时平静。这不仅仅是一种痛苦，这简直是一种新的生活，是为这个再也不该微笑的美好造物准备下的不可改变的命运。有些苦难，象是洒在流水中的血，暂时把水波染红，但是重新兴起的波浪会恢复水面的纯洁；在艾蒂安心里，却是源头本身

① 圣城，指耶路撒冷。

都变了样；每个时间浪花给他带来的是同样的苦汁。

虽然已入老境，贝尔特朗依然保留着车马侍从总管的职务，以便不失去在这个家庭里发号施令的习惯。他的住处就在艾蒂安蛰居的那座房屋附近，他带着老兵特有的持久的深情和纯朴，常去关心艾蒂安，很是方便。同这可怜的孩子说话时，他总是避免粗鲁生硬；下雨天，他悄悄走去找他，从沉思中把他唤醒，带他回家。他以能够顶替公爵夫人为荣，使孩子即使不能感到同样的爱，至少也能感到同样的关切。这种怜悯之情很象是柔情。艾蒂安既无怨言，也毫不抵抗地承受着这仆人的照料；但是这被人诅咒的孩子同其他人之间的联系已经粉碎净尽，心中再难萌生出强烈的深情。他机械地让人保护着，因为他已经变成介乎人和植物之间或介乎人和上帝之间的一种中间物，就象一个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法则和尘世的虚伪感情、保持着可爱的天真、只服从自己心灵的本能的一个生命。不过，尽管他终日愁肠百结，他不久就感到需要爱什么人，需要另一个母亲，需要另一颗属于他的心灵；只是冷酷无情的藩篱把他同文明隔离开来，要遇到一个象他一样把自己变成了花儿的人难而又难。由于苦苦寻找另一个他能对之倾诉自己的衷肠、肯把生命变成他的生命的象他一样的人，他竟同大西洋融为一体了。在他看来，大海成了一个有生命、会思维的东西。终日面对着这广袤的造物，其深藏的奇观与大地的奇观形成那样鲜明的对比，他从中发现了许多神秘的根由。他从摇篮时代就对这潮湿的乡野十分熟悉，海洋和天空向他叙述了美妙的诗篇。在他看来，在这幅表面上非常单调的广

阔画面中，一切都是变化无穷的。象所有灵魂主宰肉体的人一样，他有着锐敏的洞察力，可以隔着极远的距离，轻而易举而且毫不疲倦地觉察出光线转瞬即逝的差别、海水瞬息即逝的颤动。水波不兴的时候，他还能发现大海有许许多多的色调，它就象女人的面孔一样，有表情，有笑容，有思想，还喜怒无常：那边是绿色和阴郁的，这边是碧蓝而愉快的，有时把它耀眼的水平线同地平线上的模糊光线融汇在一起，有时在桔黄色的云彩下面轻柔地摇荡。夕阳西下之际，太阳把红袍一样通红的色彩倾泻在波涛之上的时候，对他来说，便是遇到了盛大庆祝的壮丽节日。在他看来，中午时分，当大海用它千万张光灿夺目的小平面反射着阳光颤动不已时，它欢快，活泼，而又有风趣；当它俯首听命，寂静而又凄凉地倒映着乌云密布的灰色天空时，它向他显露出惊人的哀伤，令他怆然涕下。他已经掌握了这广袤的造物的无声的语言。潮水的涨落仿佛是一种富有旋律的呼吸，每一声叹息都在向他描绘着一种感情，他能够理解其内在的含义。没有任何一个水手，任何一个学者，能够比他更准确地预言大西洋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愤怒，海面的最细小的变化。根据波浪涌来消逝在岸边的情状，他就能猜测出狂涛、风暴、飑^①，以及海潮的强弱。当夜晚在天空中展开其幕布的时候，他依然能借助黄昏的微光看见大海，并且同它对话；他分享大海的丰富的生活，它发怒的时候，他的灵魂里也经受着一场真正的风暴；它尖声呼啸的时

① 飑：气象学上指风向突然改变，风速急速增大的天气现象。

候，他吸进它的怒气；他同巨大的浪峰一起奔驰，直到它撞在岩石上，化为千万条液体的流苏；他感到自己就象大海一样顽强而又可怕，他也象它神奇的涨落那样蹦蹦跳跳；他保持着它那忧郁的沉默，他模仿它突然的宽厚。总之，他已经和大海结成伴侣，大海成了他的朋友和知己。清晨，当他走过海滩的精细闪亮的沙土，来到岩石上，他一眼就看得出大海的情绪；大西洋的景色突然呈现在他眼前，他就这样，象一个自天而降的天使，翱翔在广阔的水面上。如果欢快、调皮的白色雾气抛给他一面象未婚妻的面纱一样的细网，他就怀着情人的快乐追随它任性的波动，象一个回想起年轻妻子在愉快时分的娇容的丈夫那样，为发现大海象一个沉睡方醒的女人似的娇媚而感到陶醉。他的思想同这伟大神圣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在孤独中给他以慰藉。他心灵中喷射出的千万条气流，使他的狭小的荒漠充满了壮丽的奇思妙想。最后，他竟能从大海的一切活动中猜出它与天体运转的内在联系，看得出大自然的和谐的整体，从一株草到那风儿带走的种子一样力图在太空生根立足的流星。他纯洁如天使，天真似儿童，从未受到过那使人类堕落的种种恶念的玷污，就象一只海鸥，一朵鲜花那样生活着，只会挥霍两样珍宝，一是他那富有诗意的想象力，一是他常常独自冥想着其肥沃疆域的神秘科学。双重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混合！有时他通过祈祷升到上帝的座前，有时他又谦卑恭顺，下降到满足于原始人的安乐。在他心目中，群星是夜空的花朵，太阳是父亲，鸟儿是他的朋友。他把母亲的灵魂到处安放；他常常看见她在云层里，他对她说话，而且他们真

地通过神奇的幻觉交谈；在某些日子里，他竟听得见她的声音，看得见她的笑容，总之，在一些日子里，他就象不曾失去母亲！上帝似乎赋予了他古代隐士的本领，使他具有了可以洞悉事物精神的完善的内在官能。闻所未闻的精神力量，使他比常人更加接近不朽的奥秘。他的怀念和痛苦象锁链一样把他同冥府连在一起；他常常满怀深情，去那里寻找母亲，就这样在精神恍惚之中实现了俄耳甫斯的象征性的壮举。他常常纵身飞到未来之中或苍穹之上，就象从他所在的岩石跃入大西洋，从一条水平线跃向另一条水平线。往往，当他蜷缩在一段花岗岩上随意开凿的、入口象兔子窝一样狭窄的深洞里的时候，当岩缝里透进的温暖阳光舒适地照在他身上、也为他照亮那装饰着他的隐庐——其实是某个海鸟的巢穴——的美丽的海生苔藓的时候，他却不由自主地沉沉入睡了。只有他的主人太阳，为他度量出他有多长时间没看到海景、黄沙和贝壳，才能让他知道他曾睡了一觉。透过天国光芒一样的阳光，他欣赏书本对他说过的巨大城市；他常常去观看宫廷、国王、战争、人类和纪念碑，虽觉得新奇，可并不羡慕。这光天化日里的梦幻，使他和温柔的花儿、云雾、太阳、美丽的花岗石越发亲近了。为了使他最依恋他的孤独生活，似乎有哪位天使向他揭示了道德世界的深渊和各种文明的可怕冲突。他感到他的心在那人类的海洋里很快就会被撕碎，象从隆重入宫的王妃头上掉下的一颗珍珠，在一条街道的烂泥中被践踏得粉碎一样。

儿子怎样死去

艾蒂安出世的那个可怖之夜过去二十几年以后，一六一七年，一天夕阳西下之际，埃鲁维尔公爵正坐在卧室中尖拱窗前的一张安乐椅上，也就是当年伯爵夫人用消失在空中的号角声徒劳地向人们和老天呼救的地方。他这时已经七十六岁，老态龙钟，腰弯背驼，行将就木。你简直会以为他是一具古墓里的残骸。他那强悍的面孔已经被痛苦和岁月剥去了凶险的表情，灰白得和从他那貌似单薄的黄色颅盖的秃脑袋四周垂下的长缕白发不相上下。好战和狂热的火花还在他黄色的眼睛里闪烁，尽管宗教情感已经使之有所缓和。虔诚在这张面孔上投下一层僧侣的气色，使这张从前煞是冷酷的面孔表情略显温和。落日的反光为他那依然健壮的脑袋染上淡淡的红光。裹在褐色服装里的衰弱的身躯举止沉重，已不能活动。说到这里，对这个昔日那样胆大妄为、那样记仇、那样活跃的人物此时的单调生活和可怕的宁静，也就描写完毕了。

“够了！”他对自己的神甫说。

那可敬的老人正毕恭毕敬地站在主人面前朗读《福音书》。公爵犹如动物园里那些已经衰老却还盛气凌人的老狮子一样，朝另一个白发老人转过身去，伸出一条胳膊。这胳膊枯瘦，生着稀疏的汗毛，虽还敏感，却已无力。

“该您了，接骨大夫，”他大声说，“看看我今天怎么样。”

“一切都很好，老爷，烧已经退了。您还能活好多年呢。”

“我真想在这里看看马克西米利安。”公爵说着，不禁露出心满意足的一笑。“这好样的孩子！他现在正在国王手下指挥一个火枪队。安克尔元帅对我这个小子精心关照，我们和蔼可亲的玛丽王太后^①还想让他结一门好亲事呢，他现在已经受封为尼沃隆公爵。这样，他的姓氏也就后继有人了。小伙子在打仗方面表现了出奇的才能……”

正在这时，贝尔特朗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那是什么？”老爵爷连忙问道。

“信差送来的一封急件，是国王给您的。”骑卫回答道。

“是国王而不是太后！”公爵惊呼道，“那么发生了什么事呢？胡格诺又造反了，他妈的！”公爵说着站起身来，用灼灼的目光看着三个老人。“我要再把我的战士武装起来，有马克西米利安在我身边，诺曼底……”

“您请坐下，我的好老爷。”接骨大夫说。见公爵强打精神硬充好汉，他很是担心，对一个正在养病的人来说这是危险的。

“您念吧，科尔比诺先生。”老公爵说着，把信递给他的忏悔神甫。

这四个人物在一起，形成一幅对了解人生颇有教益的图画。被岁月熬白了头的骑卫、教士和医生三人，站在坐在扶手

① 玛丽王太后，即亨利四世的妻子玛丽·德·梅迪契(1573—1642)。此时亨利四世已死，由她摄政，与继承王位的儿子路易十三矛盾十分尖锐。从这段内容看，尼沃隆公爵显然站在王太后一边参加了反对国王的阴谋。

椅里的主人面前，只是用无神的目光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每个人流露出来的想法，有朝一日也要制服这个行将就木的人。在最后一抹夕阳的强烈映照下，这些默默无语的人组合成一幅凄凉异常而又富于对照的图画。这晦暗、庄严的房间二十五年来毫无变化，为这充满熄灭的激情、死亡的哀伤和宗教气氛的富于诗意的一页提供了绝好的背景。

“遵照国王的御旨，安克尔元帅^①已被处决于卢浮宫桥上，还有……哦！我的上帝！……”

“念完！”公爵嚷道。

“德·尼沃隆公爵大人……”

“怎么样？”

“死了！”

公爵头垂胸前，长叹一口气，哑然失声。听了这句话，这声叹息，三个老人面面相觑。他们仿佛觉得，显赫、豪富的埃鲁维尔世家象一艘沉没的船正在他们眼前消失。

“上天的主人对我真是太薄情了。”公爵一边恶狠狠地仰望苍天，一边重新发话。“他竟不念及我为它的神圣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

“上帝在报复。”神甫厉声说。

“把这个人关起来。”公爵嚷道。

“您让我住嘴容易，要让您自己的良心平静就不这么容易

^① 安克尔元帅：即意大利冒险家孔西尼（1575—1617），随玛丽·德·梅迪契王后来法国，倍受宠信，聚敛大量财富。路易十三继位后，将他逮捕、处决。

了。”

公爵重又沉思起来。

“我的家门遭难了！我绝嗣了！我要结婚，生一个儿子！”
他沉默良久以后说道。

不管埃鲁维尔公爵脸上绝望的表情多么可怕，接骨大夫还是忍不住冷笑起来。这时，一阵象黄昏的空气一样清新，象天空一样纯净，象大西洋的颜色一样淳朴的歌声盖过大海的呢喃，越来越高亢，整个大自然都为之陶醉。这歌喉之哀婉，歌词之优美，就象香气一样沁人心脾。悦耳的歌声直上云霄，布满空中，给一切痛苦以安慰，或者说，它以表达出痛苦的方式来安慰痛苦。这歌声和水波的轻轻流淌无比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仿佛发自波涛之中。在这些老人听来，这歌声简直比一个少女所能听到的最充满柔情的情话还要甜美，它给人带来那么多神秘的希望，就象发自上天的声音一样在人们的心中回响。

“这是什么声音？”公爵问。

“是小夜莺在歌唱，”贝尔特朗说，“无论对他还是对您来说，还不是一切都完了。”

“你说的小夜莺指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对老爷的大少爷的称呼。”贝尔特朗回答。

“我的儿子！”老人嚷道，“这么说我还有一个儿子，总算有个什么姓我的姓、可以把它传下去的东西了。”

他站起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地在房间里来回走着；然后，他用手势吩咐下人们退去，只留下神甫。

第二天早晨，公爵由老骑卫搀扶沿沙滩走着，穿过岩石去寻找那昔日被他诅咒的儿子；他远远望见他蜷缩在一个花岗岩的裂缝里，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头枕着一丛细草，脚舒舒坦坦地收拢在身下。艾蒂安就象是一只休憩的燕子。魁梧的老人一出现在海边，他那被沙子压低了的脚步声与涛声混合在一起，发出轻微的回响，艾蒂安立刻转过头来，象受惊的鸟儿一样尖叫了一声，便消失在花岗岩洞中。他那动作就象一只小家鼠，那样机敏轻快地钻回洞中，人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见了这只老鼠。

“唉！他妈的！他钻到哪儿去了？”公爵来到儿子刚才呆过的那块岩石，叫道。

“在那儿！”贝尔特朗指着一个狭窄的岩缝说；那岩缝的边缘已经被潮涨潮落反复冲击磨得光滑了。

“艾蒂安，我亲爱的儿子！”老人喊道。

被诅咒的孩子不回答。大半晌的时间，老公爵一会儿哀求，一会儿威胁，一会儿责骂，一会儿哀嚎，也无法让他回答。有时，他沉默下来，把耳朵贴在裂隙壁上，凭借他那微弱的听觉，他所能听到的只是艾蒂安心脏沉重的跳动，它急促的搏动声在拢音的尖拱下回响。

“这一个，他至少还活着。”老人用凄厉的声音嚷道。

到了中午，绝望的父亲甚至乞求起来。

“艾蒂安，”他说道，“我过去不认你，上帝已经惩罚了我！他已经把你弟弟从我手中夺去！如今，你是我仅剩的唯一的儿子了。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我已经承认错误了，我

知道，在你的血管里，的确有我的血和你母亲的血，你母亲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来吧，为了我失去的一切，我要尽量用对你的疼爱让你忘记我的过错。艾蒂安，你已经是尼沃隆公爵了，我死后，你就是埃鲁维尔公爵，法兰西世卿，骑士团和金羊毛勋章骑士，百名武骑队头领，贝森^①地区大法官，代国王统治诺曼底的总督，拥有六十九个教区的二十七块领地的领主，圣瑟韦尔侯爵。你将娶一位王公的女儿做妻子。你将成为埃鲁维尔家族的领袖。你难道还要我伤心死吗？来吧！不然我就一直跪在这儿，跪在你藏身的地方前面，直到看见你。你年迈的父亲在求你，他在自己儿子的面前谦卑恭顺，好象儿子就是上帝一样。”

被诅咒的孩子听不懂这充塞着社会概念和虚荣浮名的语言，他没有注意倾听，心中仍是无法抑制的恐惧的印象。他一直默不作声，经受着极度的不安。到了傍晚，老公爵花言巧语说完了，乞求哀告做完了，懊丧悔恨也表示完了，忽然起了读神后的忏悔之意。他跪倒在沙滩上，许下了这个愿：

“我发誓要为我妻子和儿子的主保圣人圣约翰和圣艾蒂安建一座小教堂，在那里为圣母筹念一百次弥撒，只要上帝和这些圣人将我的儿子尼沃隆公爵对我的爱还给我，他就在这里！”

他一直保持卑躬屈节的样子，跪在地上，双手合掌，祈求着。可是还不见他的孩子，他家门的希望走出来。豆大的泪珠

^① 贝森，诺曼底的一个地区，在巴耶城周围一带。

从他那久已干涸的眼中涌出来，沿着他那憔悴的双颊滚流而下。就在这时，艾蒂安因为再听不见任何声响，便象一条渴望阳光的游蛇一样沿着洞边悄悄溜出来。他看到了垂头丧气的老人脸上的泪水，辨别出了痛苦的语言，于是抓住父亲的手，一边拥抱着他一边用天使般的声调说：“哦！母亲，原谅了吧！”

在幸福的狂热之中，诺曼底总督把自己孱弱的继承人抱走，这孩子象被人劫持的少女一样浑身发抖。他感觉到孩子的心在猛烈地悸动，便象抚弄一朵鲜花似地小心翼翼地亲吻他，极力叫他放下心来。为孩子找到的温柔的话语，以前自己从来没有说过。

“老天爷！亲爱的孩子，你多么象我可怜的冉娜！”他对艾蒂安说，“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把身体养好，养壮！我要教你骑一匹象你一样温和可爱的母马。什么都会顺着你。他妈的！你周围的一切都将象风中芦苇一样对你俯首听命。我将赋予你无限的权力。连我自己也要象服从家神一样地服从你。”

不久父亲与儿子走进母亲在里面度过悲惨一生的那间华贵的卧室。艾蒂安忽然走去依在那扇尖拱形窗边——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那里，母亲用手势向他宣布那迫害他的人已经出门。他尚未明白，为什么这迫害他的人而今竟成了他的奴隶，就象那些仙女施展神力使之听命于年轻王子的彪形大汉似的。这仙女就是封建制度。以前，在这凄凉的卧室里，他的眼睛习惯了远眺大西洋，而今又见到这卧室，

艾蒂安不禁泪水盈眶；对以往漫长不幸的回忆，对自己从唯一的爱——母爱中尝到的欢乐的回忆，一起交融在他的心头，就象在那里展开一首甜蜜而又可怕的诗篇。这孩子久已习惯于在沉思冥想中生活，就象别人习惯了人世的骚动一样，他此刻的激动，与人们惯常的任何一种激动都不相似。

“他活得了吗？”老人说；这继承人虚弱得令他吃惊，他无意中发现自己竟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吹着他。

“我只有在这里才能活。”艾蒂安干脆地回答；他听见了父亲的话。

“哦！好吧，这个房间就是你的了，我的孩子。”

“这是怎么啦？”小埃鲁维尔听见古堡的常客纷纷到达门厅时发出的响动，问道。公爵将他们全部召集前来，为的是向他们引见自己的儿子，他毫不怀疑此举会获得成功。

“你来。”父亲回答他，一面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大厅里。

那个时代，一个象埃鲁维尔公爵这样富有的公爵和世卿，有职又有权，在法国通常是象王公一样排场奢华的；本家的小房对于为他效劳不会有什么反感；他有一班侍从和官员：勤务连首席副官在他家中就好比今日元帅帐前的副官。几年以后，黎塞留红衣主教才有自己的侍卫。好几位与王室结了姻亲的王公，例如吉斯、孔代、奈韦、旺多姆^①家里都有从高贵人家子弟中挑选来的年轻侍从，也可以说是那湮灭了骑士制度

^① 吉斯、孔代、奈韦、旺多姆均系当时有权势的王公。

的最后遗风吧。埃鲁维尔公爵的豪富以及他的姓氏所表明的他这个诺曼底家族的古老渊源 (herus villa^①, 即“领袖之家”之意), 使他有条件去效仿当时被视为暴发户的埃培农家、吕伊讷家、巴拉尼家、德奥家、扎梅家的奢华, 这些人虽比他等而下之, 却过着王侯般的生活。所以看到为父亲效劳的人济济一堂, 在可怜的艾蒂安看来实在是蔚为壮观的场面。公爵登上放在一顶华盖下的椅子, 那华盖是木质雕花的, 底下装饰着几级高的台子。当时在几个省里, 某些贵族依然在这种地方对自己领地里的案件进行判决, 不过这是封建制度的罕见遗迹, 到黎塞留统治时期也就绝迹了。这类宝座, 颇似教堂里慈善机构负责人的座席, 现在已经变成收藏品。且说艾蒂安, 他站在那里, 紧挨着年迈的父亲, 眼见自己成为众人注视的目标, 不禁直打哆嗦。

“不必发抖,”公爵低下他那光秃的头直凑到儿子耳边说: “这些都是我们的下人。”

夕阳照红了这大厅的十字窗。透过夕阳造成的半明半暗的光线, 艾蒂安远远望见大法官、由士兵伴随的全副武装的各级军官、骑卫、管理家庭小教堂的神甫、秘书、医生、掌门官、管家、侍猎的仆人、猎场看守、全班侍从和家丁。尽管这些生活在老公爵管辖之下的本省最显要的人物, 由于老头子叫他们心怀恐惧而必须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 但在好奇的期待中还是发出了嘈杂声。这嘈杂声使艾蒂安心里难受, 他第一次感

① herus villa, 即“埃鲁维尔”这个姓氏的词源。

受到许多人聚集一堂的沉闷气氛的影响；他那习惯了大海的纯洁空气的感官顿时受到了刺激，而反应如此之灵敏正表明他的各种器官是多么完善。由于心脏组织有点什么毛病，一阵猛烈的心跳弄得他心烦意乱，原来他父亲这时不得不摆出余威不减的老狮子的架式，扯着庄重的声调，在发表一通小小的演说：

“朋友们，这是我的儿子艾蒂安，我的长子，我的推定继承人，尼沃隆公爵，国王一定会认可他取代亡弟的职位。我把他介绍给你们，是为了让你们认识他，并且象以往服从我一样地服从他。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当中的某个人，或者我统治的这个省份里的某个人，惹小公爵生气，或者无论什么事上触犯了他，依我看，这个人最好还是不要从娘胎里出来。你们听清了吗？现在，全给我回去各尽职守，但愿上帝引导你们。一俟马克西米利安·德·埃鲁维尔的遗体运回，就在这里为他举行丧礼。一周以后，全家将服丧。然后，我们就为我儿子艾蒂安继位举行庆典。”

“老爷万岁！埃鲁维尔家族万岁！”这呼声震得古堡也轰鸣起来。

仆人们拿来火烛照得大厅通明。这欢呼声，这火光以及父亲的演说给艾蒂安的感觉，再加上他刚才受到的刺激，使他顿时昏厥过去，倒在扶手椅上，他那女人般的手还握在父亲粗大的手里。公爵这时正做手势把他的副官叫到身边来对他说：“喂！真好！阿尔塔尼翁男爵，我非常高兴能够弥补我的损失。过来看看我的儿子吧！”忽然感到自己握着一只冰凉的

手。他看了看新继位的尼沃隆公爵，以为他死了，便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喊，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博武卢瓦开出一条路来，把年轻人抱在怀里，一边抱他走开一边对主人说：“您也不让他对这个仪式有点思想准备，把它吓死了。”

“这么说，既然他这样虚弱，也就不可能生孩子啰？”公爵大声嚷道；这时医生把年轻的继承人抱到那华贵的卧室让他睡下，公爵也跟在博武卢瓦后面一道进来。

“喂，怎么样呀，医生？”父亲忧心忡忡地问。

“不要紧。”老仆人指着艾蒂安少爷说；吃下博武卢瓦滴在一块糖上的补药以后，艾蒂安恢复了知觉；这种补药是新发明的珍贵药品，药铺里都是按金子的价格出售的。

“拿去吧，老家伙，”老公爵一边把钱袋递给博武卢瓦一边说，“要象照料一位王子那样照料他。如果你不小心让他死了，我就亲自把你放在火刑架上活活烧死。”

“如果您还是这样暴躁，尼沃隆公爵就要让您弄死了，”医生唐突地对主人说，“让他安静点吧，他马上就要睡着了。”

“晚安，亲爱的！”老人一边说一边亲吻儿子的额头。

“晚安，父亲。”年轻人回答。这声音让公爵不禁打了个哆嗦，他这还是第一次听见艾蒂安称他为父亲。

公爵抓住博武卢瓦的胳膊，把他拉到隔壁的一间厅堂里，又把他推到一扇尖拱窗的窗洞里，对他说：“哈哈！现在嘛，老家伙，咱们俩谈谈吧？”

这句话是公爵对人表示宠信的和蔼可亲的标志，久已不

搞接骨这行当的医生听了不禁微微一笑。

“你要知道，”公爵接着说，“我并不想伤害你。你为我可怜的冉娜接过两次生，你给我儿子马克西米利安治好了一场大病，总而言之，你是我家中的一员。可怜的孩子！我一定要为他报仇，我要负责干掉那害死他的人！所以埃鲁维尔家的未来也就全在你手中了。我要尽早为这个孩子成亲。只有您能够知道在这个早产儿的身上是否有希望找到为埃鲁维尔家繁衍后代的材料……你明白我的意思。你的看法怎样？”

“他长期在海边，生活是非常纯真圣洁的，他的天性要比生活在您的社会里还要强健。但是这样柔弱的身体是灵魂最恭顺的奴仆。艾蒂安老爷得自己选择妻子，因为他的一切都必须自然的产物而不是您的意志的产物。他一定会天真地谈情作爱，并且满心乐意地去做您希望他为您家门做的事情。您要给儿子找个溜蹄马一般的贵妇人，他一定会去他那些岩洞里躲起来；岂止如此！如果说强烈的恐惧必然会致他于死命的话，我相信过分突然的幸福同样会摧毁他的生命。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我的意见是让艾蒂安随他自己的心意，自己走上爱情的道路。您听着，老爷，尽管您是位有权有势的王公，您对这些事情却是一点儿也不懂。只要您完全信赖我，保您得一个孙子。”

“不管你施什么魔法，如果我能得个孙子，我就帮你得个爵位。是的，是不容易，可你到那时就可以从老无赖变为一个风流人物，你将是博武卢瓦·弗卡利埃男爵。不论你用什么办法，不管是神术还是妖法，也不管是去教堂念九日经还是去赴

巫魔的夜会，只要我能留下子孙，怎么都行。”

“我知道有一个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办坏的巫魔夜会，”博武卢瓦说，“这巫魔夜会不是别的就是您自己，老爷。我很了解您。您今天不惜一切代价要得一个后嗣；明天您又会规定出这后嗣应该在什么条件下生出来，您还会折磨这个儿子。”

“上帝不会允许我那样做！”

“哦！那好！那就请您快到宫里去吧。安克尔元帅死了，国王获释，大概一切都乱了套。那里您有事可干，哪怕是为了叫人把答应过您的元帅权杖交给您。您就让我来管艾蒂安老爷的事吧。不过您要以绅士的荣誉向我担保，不管我做什么，您都得依着我。”

公爵与老人击了掌表示完全赞同，便退回他自己那套房间去了。

当一位豪门贵族的生命屈指可数的时候，医生在他的家中就是重要人物。因此，看到一个昔日的接骨大夫对埃鲁维尔公爵如此随便，是不必惊奇的。除了他原来那场风流韵事的不正当关系外，公爵还经常感受到这位学者的见解之伟大，早已把他当成自己最宠信的顾问。那场不正当的关系使博武卢瓦得到了好处，正是通过这个，他结了婚，这桩婚事又把他与这个豪门大户联系在一起。博武卢瓦就是这位路易十一^①的库瓦蒂埃。但是，无论他的学识多么有价值，医生对这位始终散发着宗教战争残酷气息的诺曼底总督的影响毕竟比不上

^① 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国王，一四六二至一四八三年在位。库瓦蒂埃系其御医。

封建制度对他的影响。因此，这仆人已经猜想到贵族的偏见会破坏父亲的愿望。作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博武卢瓦懂得，对于一个象艾蒂安这样肌体娇嫩的人，婚姻应该是缓慢而又温和的启示，通过爱情之火使他获得勃勃生机而给他灌输新的力量。正象他说的，强加给艾蒂安一个妻子，就等于杀害他。尤其应该避免让这年轻的独居者对结婚产生恐惧之感，因为他还根本不懂结婚是怎么回事；更应该避免让他知道父亲所关注的目的。这不为人知的诗人只能接受彼特拉克对洛尔，但丁对贝阿特丽克丝那种崇高、美好的爱情。^①象他母亲一样，他整个儿都是纯洁的爱情，整个儿都是感情；应该给他机会恋爱，等待着水到渠成，而不是强制命令，一个命令就会使他的生命之泉枯竭。

安东尼·博武卢瓦已经做了父亲，他有一个女儿，这女儿所受的教育使她正适合做艾蒂安的妻子。谁也难以预见到事变会使一个被父亲指定做红衣主教的孩子成为埃鲁维尔家的推定继承人，因而博武卢瓦也从未看出艾蒂安和加布里埃尔的命运有什么相似之处。他突然产生这个想法与其说是出于野心，倒不如说是对这两个孩子的忠诚给了他启发。尽管他医术高明，妻子还是难产而死，给他留下一个女儿。这女儿的身体非常孱弱，他甚至想，母亲一定在这果实中留下了死亡的根芽。博武卢瓦爱他的加布里埃尔，就象所有的老人喜受他们

① 彼特拉克二十三岁那年偶逢美丽少女洛尔，一见钟情，在她生前死后写了许多抒情诗，遂成著名的抒情诗集《歌集》。贝阿特丽克丝是但丁青年时代的恋人，他的第一部抒情诗集《新生》就是献给贝阿特丽克丝的。

的独生孩子一样。他的医术和他始终不懈的照料，竟使这脆弱的女孩子获得了生命力。他对她的培育，就象花匠培育一颗奇异的植物那样精心。他让她呆在弗卡利埃庄园里，避开所有人的目光；在那里，一个人都得感谢、医道令人敬畏的人所赢得的普遍好感，保护她免遭那个时代的种种灾祸。自从依附埃鲁维尔家以后，他在省里享受的豁免权又有增加，凭借在总督身边的令人生畏的地位挫败了仇敌们对他的起诉；不过，到古堡来的时候，他还是谨慎地不把他心爱的花朵带来，依然把她深藏在弗卡利埃；那块庄园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土地而不在于房屋，他指望靠这块庄园为他的女儿找到一个让她称心的夫婿。答应让老公爵抱孙子、要求他赞成自己所做的一切时，他突然想到了加布里埃尔，想到了这温柔的孩子。这孩子的母亲被公爵遗弃，正象他遗弃自己的儿子艾蒂安一样。为了实行自己的计划，博武卢瓦等待着主人出门，因为他预料到，如果公爵得知此事，本来在看到事情的圆满结局时不难消除的巨大困难，一上来就会无法克服。

博武卢瓦医生的住宅朝南，建在环抱着诺曼底道道峡谷的缓坡小山上的一面斜坡上；北面是一片茂密的树林；高高的墙垣和傍着深沟的诺曼底式篱笆，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围墙。庄园沿着缓缓的斜坡向下延伸，直到那灌溉着谷底牧场的河边，双重篱墙高高的坡面就在这地方形成一道自然的堤岸。在这道篱墙里，一条秘密的小径顺着曲曲弯弯的流水蜿蜒伸展，两旁的柳树、山毛榉、橡树使它象林中小径一样两旁枝叶茂密。从住宅到这道壁垒之间是这富足的地方特有的青枝绿叶

的大片田园，仿佛一块美丽的台布，一排奇异的树木为它遮荫；这排树木的不同色泽，构成一条色彩清丽的挂毯：那里，一棵松树的银白色调从几株桤木的深绿色叶盖上显现出来；这里，一群古老的橡树前面，一株苗条的杨树伸展着它总在动荡的细枝；再远处，几株垂柳在圆顶的粗大胡桃树中间低垂着它们淡淡的树叶。沿着这排树木，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从住宅一直走到篱墙而不必担心阳光的暴晒。住宅前边是一长条黄色沙土台地，正面围着一道木廊，木廊四周攀缘植物环绕，每年五月，花儿能一直爬上二层楼的窗口。这庄园其实并不大，但是它那开敞的布局却使它显得煞是宽广；景物最好的地方都巧妙地安排在高处，与可以自由驰目观赏的山谷景色联成一体。按她思绪的天性，加布里埃尔既可以回到狭小天地的孤寂中去，什么都不眺望，只看一片茂密的草地和树梢中间露出的那块蓝天，也可以鸟瞰最丰富多彩的景象，顺着色泽各异的绿带，从光彩夺目的近景到天际清澈的深处。条条绿带，一会消失在空中的蓝色海洋里，一会消失在飘浮于这海上的云山中。

在祖母的照料和奶妈的服侍之下，加布里埃尔·博武卢瓦除了去本堂区的教堂，从不离开这简朴的家园。从小丘顶上可望见教堂的钟楼，她总是由祖母、奶妈和父亲的仆人陪伴着前去礼拜。她直到十七岁还保持着可爱的无知，因为书籍罕见，才使一个少女得以如此。在那个受过教育的妇女尚属罕见的时代，她倒也不显得特殊。这座住宅就象一座修道院，不过多了自由，少了按时不爽的祈祷；她在一位虔诚老妇的眼

皮底下和父亲的保护下生活，父亲是她在这里见过的唯一男子。加布里埃尔一出生，看上去体质很弱，就要求过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博武卢瓦细心地把她的这种生活方式维持了下来。随着加布里埃尔年龄的增长，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纯洁空气的影响，的确使这正当青春年华的脆弱的姑娘强健了些。然而，博学的医生看见女儿眼睛四周的珠光色泽随着情绪的变化有时柔和、有时灰暗、有时象火烧似的，他是不会判断错的：凭着长期行医的经验他不难看出，身体孱弱和心灵坚强在那里都显露出征候；此外，加布里埃尔的天仙似的美貌也让他担心会发生这暴乱的年代司空见惯的引诱。所以这善良的父亲有千条万条理由在女儿周围加厚荫蔽，加深孤独。她过分的敏感令他害怕，一次动情，一次劫拐，一次小小不然的袭击，都会给她致命的伤害。女儿很少受到训斥，哪怕责怪她一句也会使她惊恐不安；她会把这句话牢记在心底，引起默默的哀伤；她会走去哭啊，哭个不休。所以，培育加布里埃尔的精神并不比培养她的身体少费心血。老医生只好放弃给女儿讲那些令孩子们入迷的故事，因为她的感受总是过分强烈。因此，这个在长期行医中见多识广的人便抓紧培育女儿的身体，以减轻她那强有力的心灵对这身体的冲击。加布里埃尔是他的生命，他的心肝，他唯一的继承人，只要是有助于达到理想结果的东西，他从来都毫不犹豫地设法弄到。他细心地把书本、图画、音乐、同一切可能唤醒她思想的艺术造物移开。在老母的协助下，他培养加布里埃尔对劳动的兴趣。编织，缝纫，制花边，种花，做家务，收获果实，总之，生活中最具体的事

务，都拿来做这可爱的孩子的精神食粮；博武卢瓦常给她带来些好看的纺车、做工精致的衣箱、绚丽的地毯、贝尔纳·德·帕利西的陶瓷、桌子、跪凳、绷着珍贵布面的雕花椅子、绣花衬衣和珠宝。出于父爱的本能，老人总在装饰着所谓阿拉伯式异想天开的图案的作品中选择礼物，这种作品既不能刺激感官也不能诱惑心灵，而只是通过纯属幻想的造物作用于人的精神。真是怪事！就这样，父亲的仇恨迫使艾蒂安过的那种生活，父爱却教博武卢瓦强加给了加布里埃尔。在这两个孩子身上，心灵大概都会毁灭肉体；如果不是一个出于命运的安排，另一个出于科学的意愿，都生活在深深的孤独之中，他们两人可能都活不成，他会死于恐惧，她会死于过分强烈的爱的重压。可是，遗憾得很，加布里埃尔并不是生活在荆棘遍野、灌木丛生的国度，并不是生活在所有伟大的画家都用以作他们的圣母像背景的形式固定而又刻板的枯燥的自然界中，而是生活在一个肥沃、丰饶的山谷深处。博武卢瓦未能摧毁布局和谐的天然小树林、布局优雅的花坛、清丽柔软的绿茵以及攀缘植物搂抱在一起表现出的爱情。这些富有生命力的诗篇自有它们的语言，这种语言，与其说为加布里埃尔理解了，不如说为加布里埃尔听到了。她走在树荫下，任随自己进入朦胧的梦境；在美丽的天空下她发出赞美，久久地研究那随着季节变化和英吉利¹⁴的浓雾到这里消散、法兰西的光明在这里开始的海洋性气候的千变万化而呈现出不同面貌的景物，在她的脑海里唤起种种模糊的思想；透过这些思想，她的头脑中升起一道遥远的光芒，一道冲破父亲维持在她周围的黑暗的

曙光。

博武卢瓦也未能让加布里埃尔免受神圣爱情的影响，她除了赞赏大自然，还崇拜造物主；她早已奔上了向女性情感敞开的第一条道路：她爱上帝，她爱耶稣、圣母和圣人，她爱天主教会和它的盛大仪式；她是一个圣泰蕾丝式的天主教徒，泰蕾丝把耶稣视为必然的丈夫，持续的婚配。不过，加布里埃尔投身于这种坚强心灵的激情时，单纯得令人感动。她那天真幼稚的语言，甚至能使最粗暴的诱惑都无能为力。

这清白无瑕的生活把加布里埃尔引向何方？怎样教导这个象只映照过蓝天的静静湖水一样纯洁的头脑？在这张白布上绘出什么样的形象？这株牵牛花上盛开的雪白钟状花，让他围绕着哪棵树？一想到这些问题，父亲总不免心里打颤。此时此刻，善良的老学者正骑着他的母骡慢慢地走着，似乎希望永远也走不完从埃鲁维尔古堡到乌尔斯冈的这段路。乌尔斯冈是一个村庄的名字，他的弗卡利埃庄园就在这村庄附近。对女儿的无限的爱，使他设想出一个如此大胆的计划！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让她幸福，这个人就是艾蒂安。的确，冉娜·德·圣萨万天使般的儿子和杰特律德·玛拉娜天真的女儿是天生的一对。除了加布里埃尔，任何别的女人都会吓坏或者毁掉埃鲁维尔家的推定继承人；同样，在博武卢瓦看来，任何内心和外表不象艾蒂安那样圣洁敏感的男人也都会葬送加布里埃尔。的确，可怜的医生以前连想也没想过这件事，而是机遇好意成全，加以安排。可是，在路易十三统治时代，竟敢教埃鲁维尔公爵给唯一的儿子娶一个诺曼底接骨大夫的女

儿！然而只有这桩婚姻才能产生出老公爵急切希求的后嗣。大自然早已将这两个美丽的人儿相互许配，上帝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变已经把他们安排在一起，可是人类的思想和法律却在他们之间设下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老人相信上帝在插手这件事，尽管他意外地获得了公爵的许诺，可是想到这个未驯化的人的暴烈，他顿时又惶恐起来。已经来到与乌尔斯冈相对的那座山顶、依稀望见从围墙内树丛间自家的房顶升起的炊烟的时候，他反而掉头走回来。而通过非婚生子女和公爵结成的亲属关系还是让他下定了决心，这层考虑说不定能够对公爵的思想产生影响。一旦下定了决心，博武卢瓦就相信起生活中的偶然性来，很可能公爵在他们结婚以前就死掉了呢；此外，他还想到一些先例：多菲内^①一个名叫弗朗索娃·米尼奥的农家女子刚刚嫁给了洛皮塔尔^②元帅；陆军统帅阿纳·德·蒙摩朗西^③的儿子早就娶了亨利二世^④和一个名叫菲力珀·杜克的皮埃蒙特妇人所生的女儿狄安娜。

就在博武卢瓦进行这番深思，他的父爱估计着各种可能性、讨论着机缘的好坏、掂量着种种因素以揣测未来的同时，加布里埃尔正在花园中散步，采摘鲜花，以插饰那著名的陶瓷家^⑤制作的花瓶。这位艺术家用陶瓷创造出了班韦尼托·却

① 多菲内：法国古行省。

② 洛皮塔尔(1505—1573)，法国政治家。

③ 阿纳·德·蒙摩朗西(1493—1567)，曾任法国元帅、陆军统帅等职。

④ 亨利二世(1519—1559)，法国国王，一五四七至一五五九年在位。

⑤ 指上文提到的陶瓷家贝尔纳·德·帕利西。

利尼^①用金属创造的奇迹。加布里埃尔把这个装饰着动物浮雕的花瓶放在客厅中间的一张桌子上，然后插满鲜花，为的是让祖母开心，大概也为了赋予自己的思想一种形式。巨大的彩釉陶质花瓶——所谓利摩日^②花瓶——已经装插完毕，放在绚丽多彩的桌布上，加布里埃尔正在对祖母说：“您瞧啊！”这时博武卢瓦走了进来。女儿跑过去扑在父亲的怀里，亲热了一阵以后，加布里埃尔要老人欣赏她的花束；可是，看过花束后，博武卢瓦用深沉的目光久久地望着女儿，使她脸红起来。^③

“是时候了。”他自言自语，懂得了这些鲜花的语言。这些花朵的形状和颜色肯定都经过研究，每一朵都插得很是地方，在整个花束中产生出一种神奇的效果。

加布里埃尔依然站在那里，忘掉了她在织机上已经开始织绣的那朵花。看着女儿这副神态，泪水在博武卢瓦的眼眶里转动，然后顺着他那严肃表情还难以收敛的双颊流下，滴落在衬衣上。按当时流行的款式，他的紧身短上衣一直敞开到腹部，裤腰以上露出衬衣来。他扔掉装饰着红色旧鸟毛的毡帽，用手抚摸着自已秃了顶的脑袋。他重又打量起女儿来，女儿站在这墙上挂着毛皮、摆着乌木家具、挂着宽幅丝绸门帘、装有高大壁炉、柔和的日光照耀着的客厅的棕色木梁下，依然是他的。可怜的父亲感觉到泪水又在眼中涌流，忙用手

① 班韦尼托·却利尼(1500—1571)，意大利金银器工艺家和雕刻家。

② 利摩日，法国陶瓷业中心，举世闻名。

③ 加布里埃尔通过花束表达出自己隐隐的思绪，父亲看明白了。

擦去。一个疼爱儿女的父亲，总希望他们永远幼小，可以把他们永远留在身边；能够看着女儿转移到一个男人统治下而不深感痛苦的父亲，不会升向崇高的世界，只会坠落到最低等的丑类中去。

“你怎么啦，孩子？”老母亲说着，取下眼镜，在这老好人通常欢快的脸上寻找着使她惊异的沉默原因。

老医生用手指了指女儿，老母亲满意地点了点头，象是在说：“她的确玲珑可爱！”

看见时尚的服装和诺曼底清新的阳光使之线条更为婀娜的姑娘，谁不会感受到博武卢瓦那样的激动呢？加布里埃尔穿着几乎所有意大利画家都要让他们画笔下的圣女和圣母穿着的前尖后方的胸衣。这雅致的天蓝色丝绒小胸衣，仿佛蜻蜓的前胸一般美丽，象修女的头巾一样妥帖地裹着她的上身，细腻地塑造出各部分的形状，似乎将各部分压平了一些；它以出自最能干的画家之手的绘画一样的清晰度显示出肩膀、后背、腰肢，脖子周围是一个椭圆形缺口，镶着一个轻盈的淡褐色绣绸领边，叫人看见的裸露部分足以表现女性的美，又不致刺激男人的欲望。一条淡褐色连衫裙继续衬托着丝绒上衣所突出的线条，形成似乎压平的细褶直垂到脚面。腰肢非常纤细，加布里埃尔显得很高。她细长的胳膊无力地垂着，那是爱好沉思在她的姿态中留下的痕迹。她保持着这种姿势的时候，活象是那些充满稚气的雕塑杰作的模特儿。当时雕塑艺术的高尚趣味已经存在，它以直而不僵的优美线条和简洁而不乏生气的构图博得人们的赞赏。黄昏时掠窗而过的燕子，其侧影也

从未呈现出这么绰约的丰姿。加布里埃尔的面孔消瘦而不平板；她的脖子和额头上密布着浅蓝色的网纹，描绘出玛瑙般的色调，显示出细腻透明的肤色，简直让人以为看见了血在血管里流动。极为白皙的面孔只是在两颊微染红晕。她戴着镶有珍珠的蓝丝绒无边软帽，隐蔽在帽子底下的长发到处一样金黄，象两条金色的溪流沿着两鬓流下，在肩膀上边卷成圈儿，并不遮盖住肩膀。这丝一般柔软光滑的头发的暖色，使她白皙耀眼的颈部充满勃勃生机，头发的闪光将她已经非常纯净的面孔的轮廓映衬得更加纯净。象是衔在两片丰满的眼皮中间的修长的眼睛，同她纤巧的身材和头部很是和谐；珠灰里透着亮光然而并不灼灼刺人，这目光里纯真掩盖着激情。鼻子的线条本来会显得象钢刃一样冷峻，如果不是生着两个细毛密布的红润的鼻孔；这对鼻孔的运动似乎同她那贞洁端正的额头颇不和谐；那额头在沉思遐想中经常会露出惊异的神色，有时也会显出愉快的表情，但总是庄重而文静。最后，灵敏的小耳朵很引人注目，在那便帽底下，靠耳边的两缕头发中间，露出一颗梨形的红宝石；在那乳白色的颈部，这红宝石的颜色被衬托得非常突出。这既不是诺曼底式的丰满壮实的美，又不是南国那种热情使肉身显得高大的美，不是象表情一样难以捉摸的法兰西式的美，也不是忧伤、冷漠的北方的美，这是天主教的高尚、深邃的美，既顺从又坚强，既严峻又温柔。

“哪儿能找到一个更漂亮的公爵夫人呢？”博武卢瓦一边得意地看着加布里埃尔一边想。加布里埃尔这时正微微俯着

身子，伸长了脖子，用目光追随着外面飞翔着的一只鸟儿，她那样子只能比作一只羚羊，伫立在那里倾听它就要去解渴的那条溪流的潺潺声。

“来坐这儿。”博武卢瓦拍拍自己的大腿说，向加布里埃尔招招手，表示要作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加布里埃尔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便走过来。她象羚羊一样轻捷地坐在父亲的腿上，用胳膊搂住父亲的脖子，一下子把他的领子弄皱了。

“你采这些花的时候想谁来着？你插花从来没有插得这样雅致过。”

“我想着很多事情。”她说道，“欣赏着这些好象专为我们而生长的花，我就想我们是为谁而造就的；又是什么在注视着我们呢？您是我的父亲，我可以把我心里的事告诉您；您很有本领，您一定什么都能解释。我感觉自己身上好象有一股劲要使出来，我要同什么东西进行斗争。天空灰蒙蒙的时候，我感到不大高兴，感到愁闷，不过还是平静的。可每当天气好的时候，花儿散发着芬芳，我坐在那边我的长椅上，在忍冬和茉莉花下面，感到自己身上掀起阵阵波涛，向静止不动的我冲击，被碰得粉碎。我的头脑里闯进一些思想，碰撞我，又象黄昏时掠过我们窗前的鸟儿似地逃逸，我无法抓住它们。当我做成一个花束的时候，色彩就象一张挂毯似的变化细腻，红里衔白，绿褐交错，一切应有尽有，空气在里面嬉戏，花朵互相碰撞，各种香气和相冲撞的花萼有一场混战，我认出了那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我好象很幸福。在教堂里，当管风琴演奏，

教士应和，两支不同的歌——人类的声音和音乐互相倾诉的时候，啊！我真高兴，这和谐的音乐在我的胸中回荡，我便怀着那使我热血沸腾的愉快心情祈求……”

博武卢瓦一边听女儿说话，一边用他那富有洞察力的眼睛细细打量着她：他的目光由于灌注着他那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的力量，简直象是呆滞了一般，就象瀑布的流水仿佛一动不动似的。他此刻正揭开肌肤的帷幔，这帷幔向他遮掩着灵魂反作用于肉体的神秘活动；他一直研究着长期行医中从所有求他诊治的人身上捕捉到的各种征候；他把这些征候同眼前这孱弱的身体中包含的各种征候加以比较，她的骨骼脆弱得让他害怕，她的乳白色肌肤娇嫩得叫他恐惧；他竭力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来判断这个天使般的孩子的未来，他觉得自己就象置身于深渊之上，感到头晕目眩；加布里埃尔过分颤抖的嗓音和过于娇小的胸脯使他不安。询问过女儿以后，该他扪心自问了。

“你在这儿不好受！”在概括了他的沉思的这个最后想法的推动下，他终于喊出声来。加布里埃尔缓缓地低下头来。

“那就听凭上帝的安排吧！”老人说着叹了一口气，“我带你到埃鲁维尔城堡去，你在那里可以到大海去沐浴，那会使你的身体强壮些的。”

“真的吗，父亲？别拿您的加布里埃尔寻开心。我是那么想去看看城堡、武士、头领和老爷！”

“是真的，女儿。你的奶妈和约翰陪你去。”

“很快就去吗？”

“明天。”老人说罢匆匆走进花园，不让母亲和女儿发现他是何等激动。

“上帝给我作证，”他心里喊道，“没有任何野心勃勃的念头叫我这样做。拯救我的女儿，让小艾蒂安获得幸福，这就是我唯一的动机！”

他所以要这样扪心自问，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遏制的满意之感；他知道自己的计划一旦成功，加布里埃尔有一天就会成为埃鲁维尔公爵夫人。一个父亲也总是一个人嘛。他散步散了很长时间才回屋吃晚饭，整整一晚上，他一直自得其乐地望着女儿活动在他已使她习惯了的温柔的褐色的诗境里。

就寝以前，当祖母、奶妈、医生和加布里埃尔一起跪下祈祷时，他对他们说：“让我们大家都祈求上帝为我的大事祝福。”

知道儿子意图的老祖母，眼睛被她尚存的泪水湿润了。好奇的加布里埃尔，高兴得脸儿都发红了。父亲则直打哆嗦，他深怕发生一场灾祸。

“不管怎么样，用不着害怕，安东尼！”母亲对他说，“公爵不会害死他的外孙女。”

“当然不会。”他回答说，“不过他会强迫她嫁给哪个粗野的男爵，那人会把她害死的。”

第二天，加布里埃尔骑着一头驴，奶妈步行，父亲骑骡子随后，一个仆人牵着两匹载行李的马陪同，一行人上路朝埃鲁维尔堡进发。这队人马到日落时分才到达城堡。为了使这次

旅行不为人知，博武卢瓦一大早就动身，故意绕道而行，而且叫人带上了路上吃的干粮，免得在客栈露面。所以博武卢瓦天黑时进入那被人诅咒的孩子长期居住的房子，而未被城堡中的人发现。贝尔特朗——唯一了解这件机密的人——在那里等着他。老骑士帮助医生、奶妈和仆人卸马，搬行李，把博武卢瓦的女儿安顿在艾蒂安原来的住处。当贝尔特朗看见加布里埃尔时，他简直惊呆了。

“我莫非见到了夫人？”他惊呼道，“她象夫人一样苗条、瘦弱；皮肤象她一样苍白，头发象她一样金黄，老公爵一定会喜欢她的。”

“但愿如此！”博武卢瓦说，“不过这孩子身上有我的血统，他还会承认是他的血统吗？”

“他不大可能否认的。”贝尔特朗说，“我那时经常到罗马美人的门上去找他。她住在居尔蒂尔-圣卡特琳娜街，洛林红衣主教因为从她那里出来时遭人侮辱，觉得没脸，才被迫把她让给了老爷。老爷那时刚刚二十岁，想必会记得那次埋伏战。他那时已经胆大包天，今天我可以挑明说了，那是他操纵一帮骗子闹的事！”

“他不大会再想到这些事情了。”博武卢瓦说，“他知道我的妻子死了，可他几乎还不知道我有个女儿呢！”

“两个我们这样的老江湖总可以让船平安进港的。”贝尔特朗说，“再说，万一公爵发火，要伤害我们这把老骨头，咱们也到入土的时候了。”

离家之前，埃鲁维尔公爵曾明令禁止城堡中的任何人到

艾蒂安在此以前一直生活的那个沙滩去，除非尼沃隆公爵自己带某个人去那里，违者要受到严厉的处分。这个命令是根据博武卢瓦的建议发布的，他曾力陈让艾蒂安保持其旧日习惯的重要性。这个命令现在保证加布里埃尔和奶妈所在的这块领土不会受到任何侵犯，而另一方面，医生又嘱咐她们未经许可绝不要走出这块领地。

这两天，艾蒂安一直呆在痛苦的回忆使他不忍离开的那个华贵的卧室里。这床曾是他母亲的床；在离这两步远的地方，她经历了分娩的可怕的一幕。就是那一次，博武卢瓦拯救了两条性命；她曾使用过这些家具，对它们倾诉过自己的思想，她的眼睛曾经常巡游在这些护壁板上；她曾多少次来到这尖拱窗边，喊一声，或者打个手势，召唤她未被承认的可怜的孩子——而今古堡的至高无上的主人。他最后一次到这房间，是由博武卢瓦领着偷偷来向奄奄一息的母亲吻别的。现在他独自一人呆在这房间里，仿佛母亲又复活了，他对她说话，也听她说话；他如饥似渴地饮着这永不枯竭的甘泉，这甘泉中流出千万首《在巴比伦的河岸上》^①那样动听的歌。回堡的第二天，博武卢瓦来看望主人，他和颜悦色地责怪他终日呆在房里不出门，叫他注意不应该用囚犯的生活来取代他从前那荒野的生活。

“这里很宽敞，”艾蒂安回答，“这里有母亲的灵魂。”

① 这是一首圣诗的开头。流亡到巴比伦的希伯来人，在公元前五八七年尼布甲尼撒攻下耶路撒冷时，站在幼发拉底河岸上，抒发他们对遥远故国的怀念和忧思。

在医生一片好意的温和感召下，艾蒂安终于答应每天去散步，或者去海边，或者去对他来说还是陌生的田野。然而，始终萦绕在心头的回忆，却促使他第二天依然从早到晚地呆在窗边，眺望大海；大海在他眼前呈现出那么变化多端的景象，他甚至认为从来没有见过大海有这样美丽。他一边眺望海景，一边阅读彼特拉克的作品。这是他最喜爱的作者之一，他的诗歌饱含着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最能打动他的心。艾蒂安身上没有几次三番恋爱的机能，他只能以一种方式去爱，而且只能爱一次。如果象所有只有一个的事物那样，这爱情应该很深沉，那么这爱的表现方式必然也是平静的，象这位意大利诗人的十四行诗一样甜美而又纯洁。夕阳落山的时候，这孤寂之子开始用美妙的歌喉唱起歌来。他象夜莺一样，不断变化地反复唱着一支曲子来表达自己的哀怨。这曲子，据说为已故亨利四世所作，不过不是那支《加布里埃尔》，而是在结构、旋律和柔情的表达方式上都高明得多的一支曲子，当时的仰慕者们根据同出于国王之手的歌词，辨认出它是亨利四世谱写的作品；这曲子想必是取自贝恩山区^①那些抚慰过他童年时代生活的小调。

来吧，晨曦，
我请求你，
我看见你就高兴。
我心爱的

^① 贝恩山区，贝恩为法国西南一古省，亨利四世即出生在贝恩山区。

牧羊少女，
就象你一样绯红。

尽管露珠，
把它滋补，
玫瑰也没她鲜嫩。

白鼬清秀，
逊她一筹。
百合也没她白净。

天真地用歌声描述完自己内心的思想，艾蒂安一边眺望着大海一边自言自语：“这就是我的未婚妻和我唯一的爱人！”然后，他又唱起那首歌的另一段落：

她头发金黄，
举世无双！

他反复唱着这段歌词，表现出一个腼腆的年轻人孤单一人而变得大胆时分外旺盛的求爱的诗情。这歌声充满了梦幻，它时起时落，时断时续，最后那抑扬变化的音调象振颤的钟声一样逐渐消失。就在这时，一个他简直以为大海里跃出的美人鱼发出的声音，一个女声重复地唱起他刚才唱的那支曲子来，不过唱时象第一次结识音乐的人不可避免的那样犹犹豫豫；他认出了这是一颗心灵在和谐的诗篇中诞生时的咿呀学语。长期研究自己的歌喉，使艾蒂安学会了音乐的语言，心灵可以在这种语言中找到同话语一样多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只

有他能够猜测出这尝试所流露出的羞怯的惊异之情。人家怀着多么虔诚、精细的赞赏心情听他歌唱的啊！空气是那样静谧，他什么都听得见；一阵衣裙褶皱飘动发出的窸窣声让他打了个哆嗦；他大为惊讶，他这个总是差点儿就被恐怖情绪送掉性命的人，今天却在内心体会到从前每当母亲到来时所产生的镇静感。

“走吧，加布里埃尔，我的孩子，”博武卢瓦在说话，“我告诉过你，太阳落山以后不要呆在这沙滩上。回去吧，女儿。”

“加布里埃尔！”艾蒂安自言自语，“多美的名字！”

不一会儿，博武卢瓦出现了，他把主人从那类似梦幻的沉思中唤醒。时已入夜，明月高升。

“老爷，”医生说，“您今天到现在还没有出门，这可不好。”

“那么我，”艾蒂安回答，“我可以在太阳落山以后到沙滩上去吗？”

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表现出情欲初萌的微微的俏皮，让老人喜不自禁。

“你有一个女儿吧？博武卢瓦。”

“是的，老爷，我晚年的孩子，心爱的孩子。公爵老爷，您显赫的父亲嘱咐我千万要看护好您宝贵的生命，我不能再去弗卡利埃看她，所以不得不让她出来；为了避免任何人看见她，我便把她安顿在老爷从前住的那所房子里。她太脆弱了，我什么都为她担心，甚至担心她哪一次感情过于激动；所以我什么也没教她，否则她会送命的。”

“那她什么都不会？”艾蒂安诧异道。

“一个好主妇的才能她应有尽有；不过她以前的生活就象一棵花草似的。无知，老爷，是同科学一样神圣的东西；科学和无知是人的两种存在方式；两者都能象裹尸布一样保存灵魂；科学使您活命，而无知将会挽救我女儿的性命。隐藏得好的珍珠能躲过潜水采珠人，幸福地生活。我可以把我的加布里埃尔比作一颗珍珠，她的脸色有着珍珠的光泽，她的灵魂有着珍珠的文雅，在此以前，一直有我的弗卡利埃庄园做她的蚌壳。”

“跟我来，”艾蒂安一边说一边披上一件斗篷，“我想到海边去走走，天气很暖和。”

博武卢瓦和主人默默地向前走着，直到看见那所渔舍的门缝里透出一道亮光，在海面上划出一条金色的小溪。

“看见一道亮光投射在海面上时的感觉，我简直无法表达。”腼腆的继承人向医生感叹道，“我过去经常眺望那个房间的十字窗，直到灯光熄灭！”他指着母亲的房间接着说。

“不管加布里埃尔怎么脆弱，”博武卢瓦高兴地回答，“她还是可以来同我们一起散会儿步的。今天夜里很暖和，空气里也没有水气。我这就去找她；不过您要理智些，老爷。”

艾蒂安实在太腼腆了，不会提出要陪博武卢瓦一道去那渔舍；再说，爱情的初萌引起的思绪和感觉如潮水般涌来，使他正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之中。当他独自一人留下来，更自由自在些的时候，他望着月光照耀的大海，不禁大声疾呼：“大西洋终于到我心中来了！”

正向他走来的有生命的小雕像，被普照着她的月光染成

银色，那美丽的外貌使艾蒂安的心跳加快了一倍，却并不叫他难受。

“孩子，”博武卢瓦说，“这就是老爷。”

此时此刻，艾蒂安真巴不得有父亲那样巨大的身材，他真想显得强壮而不是孱弱。爱情和男人的一切虚荣心都象箭矢一样同时钻进他的心窝，他沮丧地默默站在那里，生平第一次衡量出自己的短处实在太大了。起初，当少女向他施礼时，他颇有些不知所措，非常笨拙地还了个礼，便呆在博武卢瓦身边，一面沿着海边散步一面同他谈话；可是加布里埃尔腼腆、恭敬的态度使他胆子壮起来，他居然也同她说起话来。唱歌的情境纯属偶然；医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人为地安排，他认为在孤独环境中心灵得以保持纯洁的两个人之间，爱情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加布里埃尔重复那支曲子因而就成了现成的话题。散步时，艾蒂安就象所有初恋的人一样，觉得自己生命的源泉都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去，发现自己浑身轻飘飘的。他自告奋勇，要教加布里埃尔唱歌。这可怜的孩子很高兴能够在这少女的面前显示出自己具有某种长处。当她表示接受时，他高兴得发抖了。这时，月光充分地照耀着加布里埃尔，使艾蒂安得以发现她同已故的公爵夫人依稀相似之处。象冉娜·德·圣萨万一样，博武卢瓦的女儿既纤瘦又脆弱；象在公爵夫人身上一样，痛苦和凄惋也在她身上产生出一种神秘的韵致。她有着丝毫未被上流社会的扭捏作态所败坏的灵魂特有的高贵风度，她的身上一切都美，因为她的一切都很自然。此外加布里埃尔身上有着罗马美人的血统，这血统波及

两代，给这女孩纯洁的灵魂里造就了一颗暴烈的妓女的心；那使她的目光灼灼、使她的额头显得圣洁光亮、使她象一道微光似地散发着光泽、使她的动作象火焰一样闪烁的狂热气质，就由此而来。博武卢瓦发现了这现象不禁打了个寒战，须知这现象如今人们可以管它叫思想磷光，可医生当时却把它视为死亡的先兆。艾蒂安无意中看见少女伸长了脖子，象一只胆怯的鸟儿在向窝儿四周瞭望。原来加布里埃尔被父亲遮住视线，想从容地看看艾蒂安，她的目光表现出她既好奇又愉快，既和善又大胆得有些稚气。在她看来，艾蒂安并不孱弱，而是娇嫩；她觉得他和自己那么相象，以致这封建宗主没有任何让她害怕的地方：艾蒂安那备受磨难的脸色，美丽的双手，病态的微笑，分梳两半、成环状披散在翻领花边上的头发，早生皱纹的额头，豪华和贫穷、大权和娇小的对照，全都教她喜欢；这不正能迎合在爱情中萌生的母爱保护的愿望吗？它们不是已经在促使她象所有的女人那样，尽力找出她所爱的人的不同凡响之处吗？在他们两人身上，新的感觉和思想在大量而猛烈地涌现，使他们的心灵更加开阔；他们两人都惊异而沉默，因为感情越是深邃，感情的表达就越难以外露。持久的爱情全都是从梦幻似的沉思冥想开始的。这两个人在柔和的月光下初次见面也许再合适不过了，这样他们才不致被爱情的光芒一下子弄得头晕目眩；他们在象他们的感情一样广阔的大海边会面，是非常应该的。他们满怀着对对方的好感分手，又都担心对方不喜欢自己。

艾蒂安从自己的窗口眺望加布里埃尔那所房子的灯光。

在这希望中渗透着不安的时刻，年轻的诗人为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找到了新的含义。他早已隐约看见洛尔，一个纤细而美妙的形象，象阳光一样纯洁灿烂，天使一样聪明睿智，又象一般女人一样柔弱。他二十年的潜心钻研相互有了联系，他懂得了一切美好的事物之间神秘的结合；在他所酷爱的诗篇中，他辨认出许许多多的女子；原来他不知不觉早就在恋爱了，难怪他整个的过去都汇成这一个美好夜晚的激情。加布里埃尔同他母亲的肖似，在他看来就是上天发布的一道意旨。他在恋爱中没有忘记自己的痛苦，爱情在给他延续着母爱。深夜，他怀着母亲昔日眺望自己时同样的感情眺望睡在那茅屋里的少女。这又一点相似之处更使他把现在和过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回忆的烟云之上，冉娜·德·圣萨万痛苦的面容出现在他眼前；他又看见她带着有气无力的微笑，又听见她那温和的话语，她低下了头，悲伤地哭泣。茅屋里的灯光熄灭了。艾蒂安用一种新的表情唱起亨利四世那支优美的小曲来。加布里埃尔用她那初试的歌喉从远处与他应和。这少女也正在爱情狂喜的迷人国度里作她初次的旅行。这应和的歌声使艾蒂安心里充满了欢乐；流动在血管里的血液也散发出他从未感到过的巨大力量，爱情使他强壮有力了。只有弱者才能体味到在生命中途的这种重新创造的快感。贫穷的人、痛苦的人、备受虐待的人有着无法形容的欢乐，微不足道的东西便构成他们的宇宙。艾蒂安则同愁城的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最近的荣华富贵只引起他的恐惧，爱情却在他身上撒上力量这创造性的香膏：他喜欢爱情。

第二天，艾蒂安很早就起床，跑到他从前的住处。在好奇心的推动下，在她自己不会承认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的催促下，加布里埃尔也一大早就卷好了头发，穿上了迷人的礼服。两个人都满心巴望着见面，可又都担心着这次会面的效果。至于他呢，您就这样想象吧：他选择了自己最精美的花边、装饰最华丽的披风和紫色的丝绒短套裤；总之，他穿得和路易十三一样漂亮。象过去的艾蒂安一样，路易十三在统治者内部也备受压抑，他穿上漂亮衣服后的苍白形象让所有人都永远难忘。这套服装并不是主子和臣子之间唯一的相似点。在艾蒂安和路易十三身上，千百种情调都不谋而合：贞洁，忧郁，隐约然而实在的痛苦，骑士式的腼腆，深怕无法表达出感情的纯洁，惟恐太快地被引向伟大的心灵都喜欢延迟的幸福，对权势的不胜负担之感，名利心淡薄、但酷爱某位宗教天才称为星宿的东西的人所特有的服从倾向。

尽管不谙世故，加布里埃尔也已想到：一个接骨大夫的女儿，弗卡利埃庄园的卑微的居民，同尼沃隆公爵、埃鲁维尔家的继承人艾蒂安老爷之间的距离太大了，他们不可能匹配；她没有想到爱情会使人跻身贵族这一步。这天真的女子没有看到这正可以觊觎一个任何别的女子都会眼红的地位，她看到的只是障碍重重。她还不知道什么是恋爱，却已经在恋爱了；她觉得自己离欢乐还很遥远，想接近它，象一个孩子希望得到他垂涎欲滴然而挂得太高的一串葡萄似的。对于一个见了一朵花就会激动、只在礼拜仪式的歌曲中见过爱情的女孩子来说，昨夜她看见这孱弱的贵族时的感觉，要多甜蜜有多甜蜜，

要多强烈有多强烈。他的孱弱，也使她对自己的孱弱放了心；不过这一夜之间艾蒂安高大了许多，她已经把他当作一个希望，一种力量；她把他放在这么高的地位，对于自己能否配得上他都灰心失望了。

“您会允许我偶尔到您身边，您的领地来吗？”公爵一边垂下眼皮一边问道。

见艾蒂安这样战战兢兢，这样谦恭——因为他也把博武卢瓦的女儿奉若仙女——，加布里埃尔拿着艾蒂安交给她的权杖反而不知如何是好了；不过她很感动，对他的顺从很是得意。只有女人才知道，一位主子对她的尊重会产生多大的诱惑力。然而，她怕自己弄错了，跟世上第一个女人一样好奇的她，想要知道究竟。

“您昨天不是答应过教我音乐吗？”她回答他，满心希望音乐可能是他要同她在一起的一个借口。

如果可怜的姑娘了解艾蒂安的身世，她就会极力避免表示疑心了。在他看来，语言是心灵的回声，于是加布里埃尔这句话引起他最深切的痛苦。他来时有一肚子话要说，怕就怕光明中会有一丝黑影，而他却碰到了疑心。他的欢乐顿时熄灭，重又陷入自己荒漠的世界，在这里再也找不到他曾用以装点这荒漠的花朵。受命减轻人们痛苦的天使对痛苦有预感，这想必正是上天的仁慈的表现，在这种预感的启示下，加布里埃尔猜到了自己刚刚引起的痛苦。她为自己的过失而深感震惊，希望上帝的力量能够把自己的心揭示给艾蒂安，因为她已经尝过一句责怪、严厉的一瞥所引起的惨痛感情；她天真地将

她心灵中升起的乌云给他看，这恰似她爱情初萌的金色襁褓。加布里埃尔的一滴泪水把艾蒂安的痛苦变成了欢乐，此时他倒想责怪自己的暴虐了。一开始就能了解彼此心灵的基调是一件幸事，他们避免了会葬送他们的千百种冲突。艾蒂安迫不及待要以一件事情作掩护，他突然把加布里埃尔领到一张桌边。那桌子紧靠着一扇小窗，他曾在那窗边度过多少痛苦的时光，不过今后他要在这里欣赏一朵比他以前研究过的所有花朵都更加美的鲜花了。他打开一本书，两人埋头在书本上，头发交错在一起。

这两个心灵强健、身体病弱、但痛苦的神韵使他们更加美丽的人儿，构成一幅动人的画面。加布里埃尔不懂得卖弄风情，深情的注视总是有求必应，只是由于害羞，他们温柔的目光才相互移开；她高兴地对艾蒂安说，他的歌喉让她听了多么愉快；当他向她解释每个音符的位置或它们的作用时，她都忘记了他的话的含义；她倾听他歌唱时，只顾得上发声的人而顾不上旋律，只顾得上形式而顾不上内容；这是一种巧妙的奉承，真正的爱情所遇到的最好的奉承。加布里埃尔觉得艾蒂安很美，她想摸摸他的丝绒披风，触触他翻领的花边。而艾蒂安呢，在这双秀眼富有创造魔力的注视下，他在变化；那目光给他注入了丰盛的活力，这活力在他眼里闪耀，在他的额头上发光，浸润着他的五脏六腑，对自己各种机能新的作用，他一点也不觉得难受；相反，这些机能更加强健。幸福就象他新生命的营养丰富的乳汁。

除了两人彼此喜欢之外，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分心，他们不

仅这一天呆在一起，而且此后每天都呆在一起，因为从第一天起他们就相依为命、互授权杖了；他们拿自己做游戏，就如同孩子拿生命做游戏一样。他们幸福地坐在金色的沙滩上，彼此讲述自己的往事，他的往事痛苦而充满梦幻；她的往事如梦而充满痛苦的欢乐。

“我没见过母亲，”加布里埃尔说，“但我的父亲象上帝一样善良。”

“我没有父亲，”被诅咒的孩子回答，“可我的母亲就是整整一个天国。”

艾蒂安讲述他青少年时的生活，他对母亲的爱，他对花的兴趣。听到这里，加布里埃尔失声叫了出来。艾蒂安问她何故，她脸红了，不肯回答；可是，当一片阴翳象死神的翅膀一样掠过艾蒂安的额头，掠过那一丝激动情绪都会被看出来的清澈的灵魂时，她便连忙回答：“因为我也喜欢花。”

认为自己早在过去就通过共同的爱好同人家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就是处女们善于进行的一种表白吗？总想把爱情的年纪说大些，这是孩子们的故作多情。

第二天，艾蒂安便带了鲜花来，还吩咐给他采些珍奇的花，母亲以前就常让人为他采珍奇的花。有谁知道一种感情在一个孤独的人身上扎根能够扎得多么深，它竟能使他继承母性的传统，象母亲当年愉悦他的生活一样抚爱一个女人！融汇了他仅有的两种爱好的那些小事，在他看来是何等的伟大！鲜花和音乐变成了他们爱情的语言。加布里埃尔也用花束来回赠艾蒂安。从其中的一个花束上，老接骨大夫就猜到

自己的女儿已经知道得太多了。两个情侣对物质方面的无知构成黑色的底色，在这底色上，他们任何一点点纯属精神方面的交流都优雅美妙地显现出来，就象伊特鲁立亚人^①面庞纯净的红色侧影。他们的片言只语都带来思想的波涛，因为他们的话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发明不出放肆的言行，在他们看来，一旦开始对他们来说似乎就全完了。尽管他们始终可以自由行动，他们却禁锢在天真无邪的状态，如果他们中的某一个人能赋予自己模糊的欲望以某种含义的话，这种状态会带来惨痛的后果。他们既是诗人又是诗歌。音乐，这对于爱恋中的灵魂来说最富有肉感的艺术，是他们交流思想的媒介；他们爱重复地唱同一句歌词，把自己的激情倾泻在这乐音织成的美丽桌布上，好让灵魂毫无障碍地颤动。

许多爱情是在对抗中发展的：一次次的争吵和一次次的和好，精神与物质之间司空见惯的斗争。但是真正的爱神第一次振翅就已把爱情带到远离这些争斗的地方，在一切均属同一本质的地方，它再也区分不开两个实体，象充分表达出来的天才一样，它能呆在最强烈的光线里，经得住这光线的照射，它还在这种光线里成长壮大，而不需要阴影来突出自己的形象。加布里埃尔是个女人，艾蒂安受过许多的痛苦，作过长期的思考，所以他们能够轻捷地越过一般的激情占有的空间，很快就走得更远。就象所有软弱的人一样，他们更

^① 伊特鲁立亚人：古代意大利伊特鲁立亚地区的人，纪元前五世纪即有灿烂的文化，史称伊特鲁立亚文明。

容易被宗教信仰、被那增强人的灵魂从而增强人的力量的天国的红光所渗透。在他们看来，太阳永远正当中午。他们很快对自己有了这种神圣的信念，不为嫉妒和折磨所苦。他们总是准备着克己，而对对方则是始终如一的赞赏。在这种情况下，爱情是没有痛苦的。他们虽同样的孱弱，但和睦融洽把他们变得强有力，如果说贵族的儿子在学识方面略胜一筹，在世俗传统方面有些富贵荣华，医生的女儿则用她的美貌，用她高尚的情操以及她的乐趣的高雅来加以抵消。就这样，这两只白鸽比翼齐飞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艾蒂安在爱，也在被人爱，现在是宁静的，未来也没有一丝乌云，他是领主，城堡是属于他的，大海是属于他们俩的，没有任何焦虑打乱他们二重唱赞美歌的和谐一致；感官和精神的童贞无邪扩大了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思想可以毫不费力地互相推断出来；情欲，为了满足它，有多少东西受到玷污，可是情欲这尘世爱情的缺陷还没有使他们受到感染。他们象栖在同一根柳枝上的两位风神似的，享受着在清澈如镜的水面上凝望着自己倒影的幸福；能看到海阔天空的景象他们就满足了，他们欣赏着大西洋，可是并不梦想乘一只带白帆的船儿，在希望的华丽缆绳的牵引下在大西洋上漫游。

在爱情中有时候会自我满足，只要存在就感到幸福。在这万物都在萌芽的春天，情郎有时会躲着他心爱的女人，以便更好地享有她，更好地观赏她；但是艾蒂安和加布里埃尔却一起投身到这童贞时刻的蜜海中去：有的时候象一对亲爱无间的姐妹，有的时候象一对大胆探求的兄弟。爱情通常希望有

一个奴隶和一个上帝，但是他们却实现了柏拉图的美妙梦想：只有一个神化了的人。他们轮流地互相保护。各种各样的爱抚慢慢地相继到来，不过是贞洁的，就象初试生活的幼小动物顽皮、欢乐、娇媚的嬉戏。那促使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一支热烈的歌中的感情，通过同一幸福的万千变化引导他们走向爱情。他们的喜悦既不会使他们颠狂，也不会使他们失眠。这是正在成长中的幼小的欢乐之花，不知道自己的茎头将会冠以美丽的红花。他们彼此无话不谈而想不到会有什么危险，一句话，一次顾盼，一个吻，一次长时间的握手，都会使他们沉醉。他们经常稚气地吹嘘自己的美貌，在这些神秘的田园诗中不惜挥霍语言的宝藏，捉摸出提布卢斯^①式的古代诗神们发明、意大利诗歌反复使用的最温柔的夸大之词和最强烈的爱称。这些话发自他们嘴里或者心头，就象不断冲回海滩细沙上的大海的液体流苏，每一次都很相象，每一次又都不同。多么欢乐、永恒的忠诚！

如果要计算日子的话，这段时间有五个月；如果要计算那不可胜数的感情、思想、顾盼、开过花朵、实现了的希望、无限的欢乐、散开来考究地披散着尔后又梳扎好插上鲜花的长发、一会儿被打断一会儿又接下去的涛涛话语、狂笑、双足浸在海水中、象孩子似的在岩缝中寻觅贝壳的嬉戏、亲吻、冷不防的捉弄、紧紧的搂抱，您就得算整整一生！死亡会告诉你之

① 提布卢斯(约公元前54—19)，古罗马诗人。以写哀歌著称，主要是爱情诗。

这个词用得很对。有些人的生活始终是阴郁的，在灰暗的天空下过完了事；不过您尽可想象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阳光照彻了蓝色的天空，这就是艾蒂安和加布里埃尔的充满柔情蜜意的五个月，艾蒂安已经把他过去的一切痛苦都挂在了加布里埃尔的心上，加布里埃尔也把她未来的欢乐系在了她主人的心上。艾蒂安一生中只有一件痛苦的事，就是母亲的死；他此生也只能有一个爱人，就是加布里埃尔。

一个野心家粗暴的争夺加速了这蜜一样的生活的流逝。埃鲁维尔公爵，这员好战而又精通阴谋诡计的老将，生硬而又精明的政客，应医生的请求许下诺言以后，内心的狐疑越来越重。副官阿尔塔尼翁男爵在政治上深得他的信任。男爵正是埃鲁维尔公爵所喜爱的那种男子，刽子手似的人物，身强力壮，膀大腰圆，一副鲁汉的面容，严厉而又冷酷，为朝廷效命的好汉，举止粗鲁，办起事来有铁石心肠，可是手段颇为灵活；另外身为贵族，他还是个兼有军人的耿直和政客的狡黠的野心家。他有一双凭他那副尊容就可以设想到的手，雇佣兵队长式的粗大而又汗毛密布的手。他的态度生硬，说话干脆利索。于是，总督便派自己这位副官监视医生在新的推定继承人跟前的一举一动。加布里埃尔虽然生活在秘密的环境之中，毕竟难以骗过这样一位副官：他听见两个人的声音歌唱，他看见晚上海边那所房子里的灯光；他猜出艾蒂安的精心打扮，他所要的花束以及他所下达的各种各样的命令，都和一个女人有关；后来，他又在路上撞见加布里埃尔的奶妈去弗卡利埃庄园找几件梳妆打扮用品，她带去一些要洗的衣服，又从那里带

回来一架织绣机和一些少女的用具。这粗野的军人很想看一看接骨大夫的女儿，他不但看到了，而且居然爱上了这位少女，博武卢瓦很富有。公爵对这位老好人的胆大妄为一定会怒不可遏。阿尔塔尼翁男爵就把自己幸运的大厦建立在这些事变上。公爵得知儿子已经在恋爱，便希望让他娶个大户人家的女子、继承许多产业的千金小姐；为了让艾蒂安和他心爱的人分开，只消让加布里埃尔嫁给某个即将把土地抵押给高利贷者的贵族，让她失节就行。男爵正好没有土地。如果同世上一般性格的人打交道，这些条件是再好不过了，可是同艾蒂安和加布里埃尔打交道，却注定要失败。但是机会帮了男爵的大忙。

逗留巴黎期间，公爵杀了儿子的仇人，为马克西米利安报了仇以后，便考虑让艾蒂安同葛朗利厄家族一个支系的领地女继承人结一门出人意料的亲事；此人是个高大、貌美的傲慢女子，很希望有朝一日带上埃鲁维尔公爵夫人的头衔。公爵希望儿子娶葛朗利厄小姐。听说艾蒂安爱着卑贱的医生的女儿，他便要把自己的希望付诸实现。在他看来，这笔交易不成问题。这粗鲁的政客是不是突然会懂得爱情，诸位是知道的。他让艾蒂安的母亲死在自己的身边，却从未理解过她的一声叹息。当他接到男爵最后一封快信，得知博武卢瓦的计划进展得如何神速，再加上那位副官又把博武卢瓦形容得野心勃勃、胆大包天，他那个气愤呀，恐怕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厉害过。公爵当即吩咐准备车子行装，从巴黎返回鲁昂，还把葛朗利厄伯爵夫人、她的妹妹努瓦穆蒂埃侯爵夫人和葛朗利厄小姐也带

到古堡来，声称要请她们看看诺曼底省的风光。在他们到达几天之前，也不知道消息是怎么在当地传开的，关于鲁昂的埃鲁维尔家，人们所谈的只有年轻的尼沃隆公爵对著名的接骨大夫的女儿加布里埃尔·博武卢瓦的爱情了。鲁昂的人们不早不晚偏巧在为公爵接风的宴会中间对老公爵谈起了这件事，因为客人们都以刺激一下这位诺曼底的暴君为快事。这个场合终于把这位总督的愤怒推到了顶点。他让人写信通知男爵，对他行将回埃鲁维尔堡的事严加保密，并且给他下了一些命令以防止那件在他看来是不幸的事。

就在这些情况发生期间，在爱情的巨大迷宫里，艾蒂安和加布里埃尔已经将他们线团上的线全部拉出，他们两人都很少想到走出这迷宫，而是要在里面生活下去。一天，他们呆在发生过那么多事情的那扇窗前。亲密交谈了几个小时后，到了进行片刻沉思默想的时候。他们开始感到内心要完全占有对方的模糊不清的欲望：他们正准备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思想——一个美好的形象在两个纯洁的灵魂中的反映——告诉对方。在这尚称宁静的时刻，艾蒂安有时拿起加布里埃尔的纤手贴在自己的唇上，眼里满噙着泪水。被人诅咒的孩子就象母亲一样眺望着大海，不过此时此刻他在爱情上可比母亲要幸福得多。此时的大海，海滩是金黄色的，天际则是一片黑暗，银色的浪峰此起彼伏割裂着海面，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加布里埃尔同她的朋友一样，也望着这景象，默默无语。只要一个眼色，一个使他们心灵彼此相依的眼色，他们就足以交流思想。最后的委身在加布里埃尔来说不是一种牺

牲，对艾蒂安来说也不是一种强求。他们各自都怀着那在永恒的每时每刻同自身惟妙惟肖的神圣爱情来爱着对方，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忠诚，也不担心会失望或者延误。艾蒂安和加布里埃尔只是对于满足刺激着他们灵魂的情欲这种事绝对地无知。当灰濛濛的暮色笼罩着海面，只有一进一退的海水在沙滩上的喘息声打破宁静的时候，艾蒂安站起身来，加布里埃尔怀着隐约的恐惧也跟着他站了起来，因为他已经放开了她的手。艾蒂安用一只胳膊搂住加布里埃尔，用一个温存聚拢的动作让她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体，好让她确信她是属于他的，而又不致使她感到难受。她明白了他的欲望，所以让他充分感到自己身体的重量，使他确信她属于他，同时又不使劲压着他，叫他吃力。情郎把他那过于沉重的头搭在女友的肩上，嘴贴着她情感激荡的胸脯，头发散落在她雪白的背上，轻拂着加布里埃尔的颈项。充满纯情的少女歪着头，好给他更多的地方，同时用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脖子，作为一个支撑点。他们就这样呆着，一句话也不说，直到黑夜降临。蟋蟀在洞中欢唱起来，两个情侣倾听着这音乐，仿佛要把全部感官都集中于一处似的。我们只能把这时的他们比作一个立足在人世、等待着重新飞向天国的天使。他们已经实现了神秘的天才柏拉图和所有为人类寻求一种意义的仁人志士的美好梦想：他们合成了一个灵魂，他们就是那将被用来装饰某个尚不知晓的星辰的前额的神秘珍珠，我们所有人的希望！

“你送我回去吗？”加布里埃尔首先打破这甜美的宁静，问道。

“为什么要离开？”艾蒂安回答。

“我们应当永远在一起。”她说。

“别走！”

“好。”

隔壁厅堂里响起老博武卢瓦沉重的脚步声。博武卢瓦进来时发现两个孩子已经分开，可他在窗口已经看到他们搂抱在一起。最纯洁的爱情也还是喜欢神秘的。

“这可不好，孩子。”他对加布里埃尔说，“这么晚还呆在这里，又没有灯光。”

“为什么不好？”她说，“您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相爱，而且他是堡里的主人。”

“孩子们，”博武卢瓦接着说，“如果你们相爱，你们的幸福要求你们必须结婚才能一起生活；但你们的婚事要由公爵老爷的意志来决定……”

“父亲答应过我，他要满足我的一切愿望。”艾蒂安连忙打断博武卢瓦的话，嚷道。

“那您就写信给他吧，老爷，”医生答道，“向他表明您的愿望，然后把信交给我，我把它同我刚刚写好的一封信放在一起。贝尔特朗马上就动身，把这些急件送给老爷本人。我刚刚听说他已经到了鲁昂；他还带着葛朗利厄家的女继承人，我想这不会是为了他……如果我相信自己的预感的话，我今夜就带加布里埃尔回家……”

“把我们分开！”艾蒂安嚷道，接着便难过得昏倒在他女友的身上。

“父亲！”

“加布里埃尔，”医生说着，走到一张桌边拿来一小瓶醋递给加布里埃尔，她接过来让艾蒂安闻着，“加布里埃尔，我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你们是天生的一对，……我本想让公爵老爷对这件会触犯他的一切想法的婚事有个准备，而魔鬼却抢先让他作好了准备来反对我们。——他是尼沃隆公爵先生，而你是一个可怜的医生的女儿。”父亲对加布里埃尔说。

“父亲曾经发誓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拂逆我的意志。”艾蒂安平静地说。

“他也对我发过誓，同意我为了给您找一个妻子所做的事，”医生回答；“可他若是不遵守诺言呢？”

艾蒂安象遭到雷击似的坐了下来。

“大海今晚很阴沉。”他沉默了一会，说道。

“如果您会骑马，老爷，”医生说，“我会对您说，今晚就和加布里埃尔一起逃走：我对你们两个很了解，我知道同任何其他的人结合都会给你们带来致命的后果。公爵得知你们潜逃，一定会把我关进牢房，让我在那里度过残生；但是，如果我的死可以保证你们的幸福，我死也高兴。唉！可惜骑马就等于拿您和加布里埃尔的生命冒险。只好在这里等待总督大发雷霆了。”

“在这里……”可怜的艾蒂安重复说。

“我们已经被堡里的某个人出卖了，他已经挑起了令尊的怒火。”博武卢瓦接着说。

“咱们一起去投海！”艾蒂安俯身在加布里埃尔的耳边说；

少女这时已经跪在情郎的身边。

她微笑地点了点头。博武卢瓦全猜到了。

“老爷，”他说，“您的知识和您的聪明使您具有雄辩的才能，爱情一定会使您更加所向无敌；把您的爱情直接了当告诉公爵大人吧，您的信会证实我这封信中所下的结论。我想，并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我象您一样爱我的女儿，我要保护她。”

艾蒂安点了点头。

“大海今晚真阴沉。”他说。

“它就象我们脚边的一片金光。”加布里埃尔用悦耳的声调说。

艾蒂安让人端来一盏灯，便伏在桌上给父亲写起信来。他的椅子一边是加布里埃尔，跪在那里，默默不语地看着艾蒂安写信，她并没有读他所写的内容，从他的额头上便可知道一切。椅子另一边站着老博武卢瓦，他那通常开朗的脸此刻很是阴沉，阴沉得就象艾蒂安的母亲惨死于其间的这个卧室。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对医生高喊：“他将步母亲的后尘！”

写完了信，艾蒂安就把它交给老人；博武卢瓦忙去把它交给贝尔特朗。老骑卫的马早已鞍辔停当，他本人也整装待发；他当即启程，可走出埃鲁维尔堡四法里就遇到了公爵。

“送我到塔楼的门口。”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加布里埃尔对她的情郎说。

两人一起穿过红衣主教的图书室，下了塔楼——门就在塔楼下，艾蒂安已经把钥匙给了加布里埃尔。对即将来临的

不幸的忧虑把艾蒂安弄得昏头昏脑，可怜的孩子把他用来为心爱的姑娘照亮的火把忘在塔楼里，便送她向她那所房屋走去。在离那简陋住房的花园——一个种着鲜花的院子几步远的地方，一对情侣停了下来。使他们心神不安的模模糊糊的担心反而使他们放大了胆，在黑暗和静谧中，他们接了第一个感官和心灵相结合从而产生出富有启示性的快感的吻。艾蒂安这才懂得爱情原来有着双重的表现，而加布里埃尔则逃开了，她深怕快感会把自己引向……引向哪儿呢？她一点儿也不知道。

尼沃隆公爵关好塔楼的门，正在上楼梯的时候，加布里埃尔发出的一声恐怖的叫喊，象灼人双目的闪电一样强烈地刺入他的耳鼓。艾蒂安穿过古堡的一套套房间，从正面的楼梯下了楼，来到沙滩，跑向加布里埃尔的住处，只见里面还有灯光。原来加布里埃尔回到小花园，借着照亮奶妈纺车的火把的亮光，看见这善良妇女通常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男人。听见脚步声，这男人便向她走来，使她大为惊恐。阿尔塔尼翁男爵那副模样说明加布里埃尔的恐惧不无道理。

“您就是老爷的医生博武卢瓦的女儿吗？”副官问她，这时加布里埃尔已经恢复了镇静。

“是的，老爷。”

“我有最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我是阿尔塔尼翁男爵，埃鲁维尔公爵老爷手下的副官。”

在两个情侣当前的处境下，这军人的这番话和那直截了当的语调，不能不使加布里埃尔感到惊恐。

“您的奶妈在这儿，她听得见我们的谈话；请随我来。”男爵说。

他走了出去，加布里埃尔也跟着他走了出去。两个人走到房屋后面的沙滩上。

“请不要害怕。”男爵对她说。

如果不是一个无知的少女，听了这句话一定会吓坏了；可是一个单纯而又在爱恋中的少女是永远也不相信自己会遇到危险的。

“亲爱的孩子，”男爵用尽可能甜蜜的声调对她说，“您和您父亲正处在深渊的边缘，明天你们就要掉进这深渊了；我不能眼看着发生这种事而不来给您报个信。老爷对您父亲和您非常愤怒，他疑心您引诱了他的儿子，而他宁愿看到儿子死去也不愿看到他成为您的丈夫：这是他对儿子的态度。至于您父亲，老爷是这样决定的：九年前，令尊卷入了一桩刑事案件；是关于一个贵族家的男婴在母亲分娩时被人偷换的案子，那次是您父亲接的生。老爷知道您父亲是无辜的，于是保护他免于法院的追究；现在他即将要人把他抓起来，送交法院，要求进行审判。您父亲将要被活活砍头；不过，念他为东家效过劳，也许能争取到绞刑。我不知道老爷决定拿您怎么处置；不过我知道您可以使尼沃隆老爷从他父亲的怒火中得救，您可以使博武卢瓦从等待着他的可怕极刑中得救，您也可以使自己得救。”

“那么该怎么办呢？”加布里埃尔问。

“去跪在老爷的脚边，向他承认他的儿子是不顾您的反对

爱上您的，对他说您并不爱他。为了证明这一点，您请他随他的高兴指定一个人做您的丈夫。他很慷慨，一定会给您很多陪嫁。”

“我一切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否认我的爱情。”

“可是，如果必须这样做才能拯救您父亲、您自己和尼沃隆老爷呢？”

“艾蒂安会伤心死的，我也一样！”她说。

“尼沃隆老爷会为失去您而伤心，但是他将为他家族的荣誉而活下去；您也不过是委屈一点，做一个男爵的妻子，而不是公爵夫人；您父亲也能活命了。”这个很讲求实际的人回答道。

艾蒂安就在这时来到房前，他看见加布里埃尔不在房内，就发出一声尖叫。

“他来了，让我去叫他放心。”少女嚷道。

“我明天早晨来听您的回答。”男爵说。

“我要问问父亲的意见。”她回答。

“您再也看不到他了。我刚才接到命令，要我逮捕他，把他送到鲁昂去，要派人押解，还要给他带上镣铐。”他说着，便离开惊骇万分的加布里埃尔。

少女冲进屋里，发现艾蒂安正大惊失色，因为他问奶妈：“她在哪儿？”奶妈只默默以对。

“我在这儿。”少女说道；她的声音冷冰冰的，脸儿失去了血色，举止沉重。

“你从哪儿来？”他问，“你刚刚叫喊来着。”

“是的，我碰着了……”

“不，亲爱的，”艾蒂安打断她的话说，“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

“艾蒂安，我们想必是触怒了上帝，让我们跪下来祷告吧。然后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艾蒂安和加布里埃尔跪在凳上，奶妈也念起玫瑰经来。

“上帝啊，”在一阵激情冲动中超脱了尘世空间的少女说道，“如果我们没有犯下任何违背您的戒律的罪过，如果我们既没有触犯教会也没有触犯国王，如果我们仅仅是结合成一个人，一个爱情象您赋予海底珍珠的光辉那样熠熠发光的人，那就请给我们恩典，不要把我们分开，无论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另一个世界！”

“亲爱的母亲，”艾蒂安接着说，“身在天国的母亲，请你求圣母答应我们，如果加布里埃尔和我得不到幸福，至少也让我们一块儿死去，省得痛苦。召唤我们吧，我们一定到你那儿去！”

然后，做过了晚祷，加布里埃尔向艾蒂安叙述了自己同阿尔塔尼翁男爵的谈话。

“加布里埃尔，”年轻人一面从绝望的爱情中汲取着勇气，一面说，“我会顶住父亲的压力的。”

他吻了一下她的前额，而不再是吻她的嘴唇；然后，他就回到城堡来，决心迎战那个沉沉地压在他生命上的人。他不知道他刚刚离开，加布里埃尔的房子就被看守起来了。

第二天，艾蒂安去看加布里埃尔，发现她已被囚禁，他痛

苦难当；不过加布里埃尔让奶妈来告诉他：她宁死也不会背叛他；此外，她已经想出办法可以骗过看守，她将躲进红衣主教的图书室来，谁也猜不到她会在那里；只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艾蒂安于是呆在自己房间里，他的心力都要在难熬的等待中消耗殆尽了。

三点钟时，公爵的车辆及其扈从进入了城堡，他和同来的客人们得赶来这里吃晚饭。果然，日落时分，葛朗利厄伯爵夫人、挽着她胳膊的女儿、公爵和努瓦穆蒂埃侯爵夫人在一片沉寂中——因为主人的严肃脸色把仆人们全都吓得目瞪口呆——从正面楼梯走上楼来。尽管阿尔塔尼翁男爵已经得知加布里埃尔潜逃，他还是声称她正由士兵看守着；不过他也禁不住在发抖了，他深恐公爵见加布里埃尔潜逃妨碍了他的意图，从而也毁了他自己个人的计划。这两张可怕的脸都露出凶恶的表情，即使礼貌迫使他们强装笑脸也无济于事。公爵已经吩咐儿子在客厅里等候。客人们进来时，阿尔塔尼翁男爵从艾蒂安沮丧的神情看出他还不知道加布里埃尔潜逃的事。

“这是小儿。”老公爵拉着艾蒂安的手向贵妇们介绍说。

艾蒂安一言不发地向她们施礼。葛朗利厄伯爵夫人和小姐交换了一个眼色，老人看在了眼里。

“令媛造化不济，您是不是这样想的？”他低声问。

“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亲爱的公爵。”母亲微笑着回答。

陪着妹妹的努瓦穆蒂埃侯爵夫人不禁细声细气地笑了起来。高个子小姐的目光已经吓坏了艾蒂安，这笑声更刺伤了

他的心。

“喂！公爵先生，我不是给您找了个漂亮的模子吗？”父亲低声用活泼的声调对他说，“您觉得这高个子姑娘怎么样，我的小天使？”

老公爵毫不怀疑儿子会俯首听命，对他来说艾蒂安同他母亲一样，是任他摆弄的面团。

“但愿他生个儿子，然后死掉，反正于我无关紧要。”老头子想。

“父亲，”儿子和和气气地说，“我不懂您这是什么意思。”

“到您那屋子去，我同您说两句话。”公爵说着就走进那华贵的卧室。

艾蒂安跟着父亲走了进去。三位贵妇见阿尔塔尼翁做出好奇的动作，也激动了，在这间大厅中来回踱起来，最后聚集在公爵没有关严的那间卧室的门外。

“亲爱的小娇儿，”老头子先把声音放柔和了然后说，“我给你选了这位漂亮的高个子小姐做妻子；她是葛朗利厄家族幼支的好几处田产的继承人，这个家族可是布列塔尼公国里有声望的古老家族。所以，你要和蔼可亲地陪伴客人，想一想你读过的书本里最美妙的事情，要想对她们做风流事，先得对她们说些风流事。”

“父亲，绅士最神圣的义务难道不是信守诺言吗？”

“是呀！”

“那么，好！当初我原谅您折磨死我那由于同您结婚不幸而死的母亲的时候，您不是曾答应过我永远也不违拗我的意

愿吗？您说过：‘连我自己也要象服从家神一样地服从你。’我什么也无求于您，我只要求能够自由地决定一件事，一件关系到我的生命、唯一与我有关的事：我的婚事。”

“我当时的意思是您不得违背为我们这个贵族血统传宗接代这一条。”老头子说着，只觉得他所有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

“您并没有向我提什么条件。”艾蒂安说，“我不知道爱情同血统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爱您的老朋友博武卢瓦的女儿，您的女友‘罗马美人’的外孙女。”

“她已经死了。”年老的巨人回答，他那神情既阴沉又刻薄，表明他已决意害死加布里埃尔。

深深的沉寂持续了好一会儿。老人瞅见了门外的三位贵妇和阿尔塔尼翁男爵。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听觉非常灵敏的艾蒂安听见图书室里发出加布里埃尔的声音，这可怜的孩子为了让情郎知道她藏在那里，唱道：

白鼬清秀，

逊她一筹。

百合也没她白净。

已经被父亲刚才那句可怕的话抛进死亡深渊的被诅咒的孩子，乘着这诗歌的双翅又浮上生命的水面。虽然刚才那突如其来的恐怖已经把他的心击得粉碎，他还是集中全部力气，抬起头来，生平第一次面对面地直视着父亲，用轻蔑的目光还击他轻蔑的目光，满怀仇恨地说道：“一位绅士不应该撒谎！”说

罢，他一跃跳到正对客厅的那扇门前，喊道：“加布里埃尔！”

那美妙的人儿突然从黑暗中出现，就象一朵百合花出现在绿叶丛中。在这群得知艾蒂安的爱情而满面讥讽的女人面前，她不禁打着哆嗦。老公爵就象孕育着雷霆的乌云，愤怒已经到了无法描写的地步，在三位浑身珠光宝气的宫廷贵妇面前便发作起来。在传宗接代和门第悬殊的婚姻之间，换任何一个人都会犹豫不决的；但这野蛮人已残忍成性，他一向是用残忍来解决人间一切难题的；他动不动就拔剑出鞘，好象那是他所知道的解开生活之结的唯一方法。在眼前他思想混乱到极点的情况下，本性又占了上风。他两次撒谎，都被一个可恶的孩子当场戳穿，这孩子不仅受过他千百次的诅咒，而且此刻比任何时候都令他厌恶，因为这孱弱的孩子，在他看来最不堪一击的孱弱的孩子，竟然战胜了一直所向无敌的万能人物；他的身上既没有父性也没有人性了；老虎跳出了它隐身的洞穴。在复仇心理的刺激下变得年轻的老头子向下凡在人世的最可爱的一对天使投去一道充满仇恨的目光，这目光已经足可杀人了。

“那么，好吧！全给我死掉！你，肮脏的早产儿，我耻辱的证明。你，”他向加布里埃尔说，“毒害了我家门的长着毒蛇舌头的无耻荡妇！”

这些话里所包含的恐怖，直泻两个孩子的心窝。艾蒂安就在眼看父亲手执宝剑向加布里埃尔砍去的一刹那突然死去，加布里埃尔想去扶他，也倒地身亡。

老头子愤怒地关上门，对葛朗利厄小姐说：“我来娶您！”

“您也的确够老风流的，满可以来个子孙满堂。”伯爵夫人凑到这法兰西的七朝元老耳边说。

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六年于巴黎

张英伦 译

永 别

献给弗雷德里克·施瓦岑贝格亲王^①

“走啊，中间派议员^②，向前进！咱们若想和别人同时进餐，就必须加快步伐。抬起脚！跳过来，侯爵！^③那儿！好！您跨越垅沟还真象一只鹿呢！”

说话的是一位打猎的人。他安安稳稳坐在亚当岛森林的边缘上，一支哈瓦那雪茄就要吸完。他在等待自己的伙伴。这伙伴大概在森林的荆棘丛中迷了路。他身旁有四只猎犬，气喘吁吁，象他一样，凝望着他呼叫的那个人。要明白他不时重复的这几句话有多么挖苦，必须告诉各位：这奔跑着追

① 弗雷德里克·施瓦岑贝格为奥国陆军元帅卡尔-菲利浦·施瓦岑贝格之子。其父曾于一八一三年率军与拿破仑大战，先在德累斯顿败于拿破仑之手，后在莱比锡大胜法军。一八一四年，他又率军入侵法国。弗雷德里克·施瓦岑贝格一八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曾带巴尔扎克去参观瓦格拉姆战场。《永别》中有战争场面，因此巴尔扎克将《永别》献给他。本篇创作于一八三〇年，题辞是后来加上的。

② 一八一九年时，议会中间派的席位为立宪派或温和派，他们支持德卡兹。

③ “跳过来，侯爵！”这是勒尼亚尔的剧本《赌徒》中第四幕第十场中的台词。德·阿尔邦先生也确实是侯爵。

赶上来的猎人是个小矮胖子，鼓起的肚子表明他确象一位大臣那么大腹便便。所以他颇为艰难地跨着这一大片刚刚收割过的田地的垅沟，田里的茎秆叫他走起路来十分不便。太阳斜照在他脸上，晒得他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更叫他难受。他要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一会向前倾，一会向后倾，就象一辆颠簸厉害的马车那样一蹦一跳。九月份总有几天骄阳似火，让葡萄最后成熟。这一天就是这样。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虽然在地平线附近还有几片蓝天与大块乌云距离甚远，人们已经看见浊云飞快前进，从西向东展开了灰濛濛的一层薄幕。风儿只在高空起作用，气流把地上火热的蒸汽压向低层。猎人正在跨越的小山谷，四周都是林龄已达一、二百年的乔林，山谷一点不透气儿，气温简直就跟大火炉一样。森林灼热而又默默无语，似乎十分干渴。鸟儿虫儿寂静无声，树梢几乎垂不下头来。对于一八一九年夏季^①还有些记忆的人，对这位可怜的内阁台柱流血流汗追赶那位说俏皮话的伙伴所受的罪，大概是会产生恻隐之心的。这位伙伴，一面吸着雪茄，一面从太阳的位置推算出来，这时候该是下午五点钟左右。

“见鬼！咱们这是到什么地方了？”矮胖子猎人问道，他擦着额头上的汗，靠在一棵大树上，差不多与他的伙伴隔沟相对。那条宽沟将他们两人分开，他觉得再也没有力气跳过去了。

“你问我，算是问着了！”另外那个猎人哈哈大笑回答道。他躺在斜坡顶上已经发黄的深草里，把雪茄烟屁股扔进沟中，

^① 那一年夏季确实酷热难当。

大嚷大叫道：“我以圣于贝尔的名义起誓，跟一个法官，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瞎闯，我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哪怕是象你这样的中学老同学，亲爱的德·阿尔邦！”

“可是，菲利浦，你连法文字也不认识啦？你大概把聪明才智都丢在西伯利亚了，”胖子顶他一句，朝百步以外的一根木桩十分滑稽可笑地瞥了一眼。

“明白啦！”菲利浦回答道。他抓起猎枪，忽地站起身来，一跃跳进田地里，朝木桩跑去。“从这儿走，德·阿尔邦，从这儿走！向左转半圈，”他向伙伴喊道，指着一条宽宽的石块路。“巴耶^①往亚当岛之路！”他接着说，“从这个方向上我们会找到去卡桑的路^②。去卡桑的路与去亚当岛的路大概是相连的。”

“正确，上校，”德·阿尔邦先生说道，把刚才用来搦风的军帽又戴在头上。

“那么，前进，尊敬的推事^③，”菲利浦上校回答道。他吹起口哨呼唤猎狗。猎狗属于法官，却似乎对上校更为服从。

“侯爵先生，”这个爱挖苦人的军人又开言道，“咱们还要走两法里多路，你知道吗？咱们远远看见的那边的那个村庄大概就是巴耶。”

“天哪！”侯爵大叫道，“你愿意的话，你去卡桑吧！你自己去！尽管要下暴雨，我也情愿在这儿等着，等你从城堡给我派

① 巴耶位于亚当岛森林东南缘。

② 快到亚当岛时，走向右的一条路，便可到卡桑。

③ 侯爵的职业是巴黎上诉法院的推事。

一匹马来^①。絮西，你算是要了我一通。我们应该小规模打一次猎，不要远离卡桑，在我熟悉的土地上搜索。可倒好！你叫我从早晨四点钟象一只猎兔狗一样跑到现在，午餐只喝了两杯牛奶，一点也没玩开心！啊，万一你到巴黎法院来打官司，哪怕你千有理万有理，我也得叫你输！”

垂头丧气的猎人坐在木桩脚下的一块界石上，从肩上摘下猎枪和空空如也的猎袋，长叹了一口气。

“法兰西！你的议员就是这个模样！”絮西上校哈哈大笑，高声说道，“啊，可怜的德·阿尔邦，如果你象我那样，在西伯利亚深处呆过六年^②……”

他话没说完，便住了口，抬眼望天，似乎自己的灾难是上天与他之间的一桩秘密。

“来！走吧！”他加了一句，“你不起来，一直坐着，你可就完了！”

“菲利浦，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法官的老习惯！我以名誉向你担保，我实在是累坏了！只要我打着一只兔子就好了！”

这两位猎人形成鲜明对照。部里作官的那位四十二岁，可是显得不超过三十。军人三十岁，可是显得至少有四十。两人都有玫瑰花形勋章，这是四级荣誉勋位获得者的标志。从上校的军帽下，冒出了几绺头发，黑中间白，好象喜鹊的翅膀。装饰着法官双鬓的则仍是漂亮的金色发卷。一个是高个，干瘪清癯，神经质，白皙的脸上有了皱纹，透露出可怕的激情

① 侯爵的家便是卡桑的城堡。

② 絮西于一八一二年被俘，直至一八一八年才从西伯利亚返回法国。

或可怕的灾难。另一个容光焕发，开朗乐观，堪称享乐至上主义者的面孔。两人均经风吹日晒，肤色黧黑，长长的兽皮护腿套上带着他们穿过的每一沟渠、每一沼泽留下的痕迹。

“来呀！”德·絮西先生喊道，“前进！走上短短一个小时，我们就会抵达卡桑，坐在应有的饭桌前了。”

“你肯定从来没爱过什么人，”推事答道，表情又可怜又可笑，“你跟刑法第三〇四条一样无情！^①”

菲利浦·德·絮西大为震惊。他眉头一皱，宽宽的额头上起了褶，面色阴沉下来，就象此刻的天空。辛酸的往事使他脸上五官都抽搐起来，但他没有流泪。他与性格坚强的人一样，善于将自己激动的情绪压在心底。也象许多天性纯正的人一样，可能觉得揭示自己的痛苦有点不知羞耻，因为任何人类语言都无法表达出他那深沉的痛苦，同时也担心那些不想理解你的痛苦的人对此冷嘲热讽。有的人心很细，能猜度到别人的痛苦，强烈地感受到由于说话笨拙触动了人家的伤心处而不由自主地产生的震动。德·阿尔邦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充分尊重朋友的沉默，站起身来，忘却了自己的疲劳，默默无言地跟随朋友前进，为触动了一处大概尚未结痂的伤口而难过。

“朋友，”菲利浦说道，握住他的手，用令人心碎的目光对朋友无言的悔恨表示感谢，“有一天，我会将我的身世讲给你听。今天不行。”

① 根据此条款宣判死刑。

他们继续默默无语地走下去。待上校的痛苦似乎消散，推事又感到疲劳了。怀着精疲力竭的人的本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怀着精疲力竭的人的愿望，他的眼睛探测着森林深处的每一块地方。他向树梢询问，打量林中道路，希望发现什么住所，好去要求人家收留。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他觉得依稀望见一股炊烟从林木间升起。他停下脚步，专注地凝望，从一大片树林中，认出了几株松树那暗绿的树枝。

“一处房屋！一处房屋！”他高兴得大叫起来。一个水手大喊：“陆地！陆地！”时大概也是这股高兴劲。

说着，他便穿过相当茂密的荆棘丛，飞快地向那边奔去。上校正陷在沉思冥想之中，便也机械地跟随他走去。

“我宁愿在这里找到煎鸡蛋，家庭自制普通面包和一张椅子，也不愿意上卡桑去找寻长沙发，块菰^①和波尔多葡萄酒。”

这几句话是推事看到一堵墙而发出的兴奋的感慨。在远处，在林中疙疙瘩瘩的树干呈现的一片棕色背景上，墙壁白花花的，相当耀眼。

“啊！哈！我看这倒象一座古老的隐修院！”德·阿尔邦侯爵再次大叫起来。此时他到了一道古老的黑栅栏跟前，从那里可以看见在一个相当宽阔的园子内，有一处房舍，是从前修建重要寺院建筑时所采用的建筑风格。

“这些臭无赖教士倒真会挑地方啊！”

展现在法官眼前的，是具有诗情画意的隐修教士住所，叫

① 一种极其鲜美的蕈类。

他大吃一惊。这第二次感慨便表达了他的惊异。房屋坐落在半山坡上，山顶上是内尔维尔村。林中百年的高大橡树环绕这处住所画出一个大圈，使这里成了真正的僻静去处。从前为教士所用的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园子看上去有四十阿尔邦左右。房屋跟前是一片碧绿的草场，几条清澈的小溪、布局优雅的数处水面将草地艺术地切割成一块块，没有任何明显的人工痕迹。此处彼处，绿树高耸，形状优美，枝叶各异。其次，设置巧妙的山洞，宽大的平台及其破损的阶梯和锈蚀的栏杆，赋予这荒郊野外的泰巴伊德^①一种特殊的风貌。在这里，艺术将建筑与自然风光最有特色的效果优美地融为一体。高大的树木，不仅缓和了赤日炎炎的灼热，也可防止外界的声响侵入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在这些参天大树的脚下，人类的激情似可休矣！

“真是乱七八糟！”德·阿尔邦先生饱览了断垣残壁赋予这景色的忧郁色彩之后，心中不由想道。这景色似乎遭受过厄运的打击。看上去是一个为人们所遗弃的不祥之地。常春藤早已到处铺满自己弯弯曲曲的筋肉和富丽的外套。棕色、绿色、黄色或红色的苔藓也将自己浪漫的色彩挥洒在树木、石凳、屋顶和石头上。已遭虫蛀的窗框亦为风雨所销蚀，为时光所挖空。阳台坍塌，平屋顶损毁。几扇百叶窗只靠一个合页支撑着。门散了架，看上去大概抵挡不住入侵者了。一团一团的槲

① 这是上埃及南部的古称。公元三世纪时，为逃避迫害，许多基督徒来到底比斯东、西各处的荒野中生活。因而泰巴伊德成为隐修地的代名词。

寄生闪闪发亮，挂满了果树枝。果树无人照料，树枝疯长，伸展到远处，却不结果实。小径上蒿草丛生。这断垣残壁使这幅图景产生迷人诗意的效果，使看客的心灵中产生幻梦般的念头。一位诗人会在这里流连忘返，沉浸在忧郁中，会对这充满和谐的杂乱无章，这不无优美之处的颓败赞叹不已。这时，几道阳光透过云缝投射过来，以千百种色彩的光芒照亮这半具野趣的景象。棕色的屋瓦光芒四射，苔藓闪闪发光，魔怪般的暗影在草地上、在大树下游荡。无生气的颜色苏醒了，强烈的对比在相互竞争，枝叶在明亮中显现出自己的形状。突然，阳光消逝，这似乎已经张口说过话的景色闭上了嘴，又变得面色阴沉了，但是更确切地说是柔和，恰似秋日黄昏那最柔和的色调。

“这是睡美人^①的宫殿嘛！”法院推事心中想道，他现在已经只用房主的眼光来看这所房屋了。“这会是谁的财产呢？这么漂亮的房子不住，实在傻得可以！”

立刻，一个女子从栽种在栅栏右侧的一株核桃树下窜出来，悄无声响地从推事面前奔过去，与一块云朵的影子飞过一样快。这一所见顿时叫他目瞪口呆。

“喂，德·阿尔邦，你怎么啦？”上校问他。

“我在这儿揉眼睛，想知道我到底是睡着呢，还是醒着呢！”法官回答，他身体紧紧靠在栅栏上，极力想再看见那个鬼魂。

① 典出佩罗童话《睡美人》。

“她很可能在这无果树底下，”他说，把栅栏左方长得比墙还高的一棵树的枝叶指给菲利浦看。

“谁？她？”

“唉！我怎么知道？”德·阿尔邦先生又开口道，“刚才，在那儿，就在我面前，”他低声说道，“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站了起来。我看她更属于鬼影之类，而不属于活人世界。她那么苗条，轻盈，朦胧，可能是透明的。她的脸象牛奶那么白。衣服，眼睛，头发是黑的。她过去时还看了我一眼。我一点不是胆小的人，可她那冰冷而又呆滞的眼神简直叫我浑身发冷。”

“她漂亮吗？”菲利浦问道。

“不知道，她的脸，我只看见了两只眼睛。”

“让卡桑的晚餐见鬼去吧！”上校高声说道，“咱们留在这里！我象孩子一样，想进这所怪房子里面去看看。这漆成红色的窗框，门上和护窗板上划出的红色网状，你看见了吗？这难道不象魔鬼之家吗？说不定魔鬼从修士那儿继承来的呢！走，我们追那个黑白相间的女人去！前进！”菲利浦故作快活地喊道。

这时，两位猎人听到一声叫喊，很象是老鼠叫捕鼠器给打着了发出的叫声。他们屏气倾听。几株灌木枝叶发出沙沙声，在寂静中回响，好象是震动波的喃喃低语。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竖起耳朵，打算再次抓住点什么响动，大地依然静默无声，保守着陌生女郎脚步声的秘密，如果她确实走过去了的话。

“这真是怪了！”菲利浦沿着园墙画出的轮廓走着，大

叫道。

两位朋友不久走到林中一条小径上，这小径通往绍弗里村。他们又沿着这条路向回走，朝着通往巴黎的大路方向。他们来到一个大栅栏前面，于是看到了这所神秘宅邸的正面。这一面，杂乱无章到极点。三部分房屋成直角，大个的蜥蜴在墙上窜来窜去。破砖乱瓦在地上堆积成山，屋顶破损，说明人们完全漫不经心。果子落在树下，正在腐烂，无人采摘。一头乳牛在草地上吃草，将花坛上的花踩在脚下，一只山羊正在啃食葡萄架上的青葡萄和葡萄藤。

“这里一切都很和谐，这里的杂乱无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精心安排的，”上校说道，一面拉动门铃的铁链。可是门铃没有心锤。

两位猎人只听到生了锈的机关发出刺耳的声响。栅栏旁边墙上开出一扇小门，破烂不堪，可是，怎么用力也打不开。

“噉！噉！这一切真是怪，”上校对他的伙伴说。

“我如果不是法官的话，”德·阿尔邦先生回答道，“真要相信那个黑发黑衣女子是个巫女了。”

话音未落，一头乳牛来到栅栏边，将热哄哄的鼻头朝他们伸过来，似乎它感到十分需要看见人类。这时，一个女人——如果这个名词可以属于那个从灌木丛底下钻出来的无法形容的人的话——拉紧绳子拽那头乳牛。这个女子头上系了一块红帕子，从帕子下面冒出一绺一绺的金色头发，很象纺锤上的废麻。她没有头巾。一条黑灰相间的条纹粗呢裙，短了好几寸，露出她的双腿。人们会相信，她属于库柏笔下歌颂过的美

洲印第安人某个部落，因为她裸露的腿、脖颈以及手臂好似漆成了红砖颜色。没有一丝智慧之光给她那平板的面孔注入些许生气。她那发蓝的眼睛暗淡无光，没有热情。几根稀疏的白色汗毛便是她的眉毛。最后，她的嘴歪歪扭扭，露出里出外进的牙齿。不过她的牙齿和狗牙一样雪白。

“喂！那个女的！”德·絮西先生喊道。

她慢慢腾腾地一直走到栅栏边，傻乎乎地凝望着两个猎人。看见这两个人，她露出微微一笑，很勉强。

“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所房屋是干什么的？是谁的？您是什么人？您是这里的人吗？”

对于两位朋友相继向她提出的这些问题以及一大串别的问题，她只用喉头发出的呼噜呼噜来回答。那声音似乎更属于动物而不属于人类。

“你没看出她是聋哑人吗？”法官说道。

“善人！”村姑大叫出来。

“啊！她说得对！这里很可能是从前的善人修道院，”德·阿尔邦先生说。

又来了一大串问题。那村姑好似一个任性的孩子，涨红了脸，摆弄她的木鞋。乳牛又去吃草了，她把拴乳牛的绳子卷来卷去，注视着这两位猎人，端详他们衣着的每一部分。她象小狗一样汪汪叫，象猪、熊那样哼哼，象母鸡那样咯咯叫，但是，就是不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菲利浦说，双眼死死盯住她，似乎想叫她中了魔法好开口说话。

“热纳维埃，”她傻笑着说。

“到现在为止，乳牛是我们看见的最聪明的造物，”法官大嚷大叫道，“我要放一枪，把人都招来。”

就在德·阿尔邦抓起武器时，上校作个手势制止他，并用手指指激起他们好奇心的那个陌生女子。这女子似乎陷在沉思中，从相当远的一条小径缓步走来。两位朋友有充分的时间仔细打量她。她穿着一件非常破旧的黑缎长裙。长发成许多发髻垂在前额、披在肩上，一直垂到腰肢下部，成了她的披肩。她大概惯于这样披头散发，难得从两鬓将头发撩起。每当这时，她猛地摇甩头部，用不着第二下，就能将前额或双眼从那厚厚的面纱中显露出来。她的动作，象兽类的动作一样，具有了不起的机械稳妥性，其灵敏足以显示出一个女人的奇才。惊异不已的两位猎人见她跃到苹果树的树枝上，象小鸟一般轻盈地栖在那里。她从树枝上抓住几个苹果，吃了，然后，又跳到地上，动作优美柔和。人们佩服松鼠的正是这一点。她的四肢极有弹性，使她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显得既不受限制也不用力。她在草地上玩耍，在草地上打滚，一个孩子也不过如此。然后，突然，她把手、脚四下一摊，躺在草上，其放松、优美与自然，与晒着太阳沉沉入睡的一只母猫无异。雷声在远处轰鸣。这时，她翻身向下，四脚着地。奇迹般地灵巧，正如一只狗听见陌生人走近一般。由于采取这个奇怪的姿势，她的黑发突然形成中分紧贴两鬓的两大绺，从头的两侧垂下，使这一奇异场面的两位目击者得以欣赏到她的肩膀和颈部。肩膀皮肤雪白，闪闪发光，犹如草地上的雏菊。颈部完

美无瑕，使人可以推断出她的身体各部分比例适当，完美无缺。

她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完全靠两脚支撑，站了起来。动作相互连接得那么优美，完成得那样敏捷轻快，以致她似乎不属于人类，而是莪相的诗歌中赞颂的精灵。她朝一处水面走去，轻轻晃动一条腿，将鞋甩掉，将大理石一般雪白的脚浸在泉水中，显得十分高兴，大概也一面欣赏着她在泉水上弄出的荡漾水波。涟漪酷似宝石，闪闪发光。然后她跪在池边，孩子一般将自己的长辫浸在水中然后突然提起来，观看头发上的水珠一滴一滴落下，以此自娱。阳光透过点点水珠，形成了珍珠做的念珠串。

“这个女人是疯子，”推事叫道。

热纳维埃发出一声嘶哑的呼叫，那叫声在空气中回荡。看来是叫那个陌生女人。那女人猛然挺起身来，将头发推到面孔的两侧去。这时，上校和德·阿尔邦得以清清楚楚看见这个女人的五官。她远远看见这两个朋友，三跳两跳奔到栅栏跟前，象牝鹿那样轻盈。

“永别了！”她说，嗓音柔和悦耳。但是两位猎人迫不及待地等来的这乐音，似乎根本揭示不出任何情感或念头。

德·阿尔邦先生欣赏着她长长的睫毛，又浓又黑的眉毛，雪白耀眼的皮肤，没有一点点红色。在她白皙的面孔上，只有蓝色的细血管显得很突出。法院推事朝他的朋友转过身来，想告诉他看见这个奇怪的女人使他多么惊异。忽见他的朋友躺在草地上，好象死去一般。德·阿尔邦朝空中放了一枪，叫

人来，并且大喊：“救命啊！”一面设法扶起上校。本来站在那里木然不动的陌生女人，一听到枪声，便飞快逃走，象受伤的野兽一样发出恐怖的呼喊，在草场上绕圈子，表现出深深的恐惧。德·阿尔邦先生听到去亚当岛的路上一辆敞篷四轮马车车轮滚动的声音，便挥动手帕请求外出散心的人前来帮助。立刻，马车朝善人隐修院驶来，德·阿尔邦先生认出车上坐的是他的近邻德·格朗维尔先生及其夫人。他们急忙下车，把车让给法官。巧得很，德·格朗维尔太太随身带着一小瓶嗅盐^①，便让德·絮西先生闻嗅盐。待上校睁开眼睛，他将目光转向草场。陌生女人还在草地上不停地奔跑，大喊大叫，发出的叫喊模糊不清，但透露出恐惧的情感。接着上校再次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手势，似乎是请求他的朋友叫他摆脱这一景象。德·格朗维尔先生及其夫人让法院推事任意使用他们的马车，客气地对他说，他们继续步行散心去。

“这位妇人，她是何人？”法官指着无名女人问道。

“据说她是从穆兰^②来的，”德·格朗维尔先生答道，“她叫德·旺迪耶尔伯爵夫人，人家说她疯了。不过她到这里才两个月，我无法向您保证所有这些传闻都很真实。”

德·阿尔邦先生向德·格朗维尔夫妇道了谢，便动身回卡桑。

“是她！”菲利浦一甦醒过来，便喊道。

“谁？她！”德·阿尔邦问道。

① 当时认为嗅盐和醋能使昏厥的人苏醒，有些女人随身携带。

② 穆兰，位于法国中部。

“斯泰法妮。啊！死了又活了，活了又疯了，刚才我以为我真快死了。”

小心谨慎的法官充分认识到使友人备受折磨的刺激十分严重，避免对他进行盘问或者进一步刺激他。他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抵达城堡，因为上校面色大变，整个人大变样，真叫他担心伯爵夫人将自己那可怕的病症传给了菲利浦。马车一走到亚当岛大路上，德·阿尔邦立即遣随身仆人去请镇上的医生。他刚把上校安顿在床上，医生就到了他的床边。

“上校先生若不是几乎空腹，”外科医生说道，“他就把命送了。是疲劳救了他一命。”^①

医生指出首先要注意什么，然后走出来，亲自调了一剂镇静药。第二天早上，德·絮西先生已经见好。但是医生要求对他亲自照料。

“侯爵先生，”医生对德·阿尔邦先生说，“直截了当对你说吧，我担心大脑损伤。德·絮西先生精神受到剧烈震动，他的感情很强烈。不过，第一步决定一切。明天他大概就会脱离危险。”

医生说的一点不错，第二天他允许法官与自己的好友见面。

“亲爱的德·阿尔邦，”菲利浦握着他的手说道，“我期待着给你帮忙！赶快奔到善人隐修院去！将所有有关咱们在那儿见过的那位妇人的情况，全打听清楚，然后赶快回来。我

^① 当时医学认为身体虚弱时患脑充血，症状会轻一些。

要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的！”

德·阿尔邦先生跃上马背，风驰电掣直奔修道院原址。抵达时，他隐隐约约看见栅栏前有一位枯瘦的高个男子，面貌和蔼可亲。法官问他是否住在这所倒塌的房屋里，他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德·阿尔邦先生向他讲述了自己前来的原由。

“怎么，先生，”陌生人大叫起来，“放了那致命的一枪的，是您吗？您几乎杀死了我那个可怜的女病人。”

“嘿！先生，我是朝天放的空枪。”

“您若是真击中了伯爵夫人，倒叫她少受罪了。”

“这么说，咱们谁也别怪谁，因为看见伯爵夫人，差点叫我的朋友德·絮西先生送了命。”

“是菲利浦·德·絮西男爵么？”医生双手合十，大叫起来，“渡别列津纳河时，他是到俄国去了么？”

“是，”德·阿尔邦先生接着说，“他让哥萨克给抓住，送到西伯利亚去。他从西伯利亚回来差不多有十一个月了。”

“先生，请进吧！”陌生人说，将法官引进一间客厅。这客厅位于住宅的楼下。住宅中的一切都带有任意破坏的痕迹。

一台座钟，外壳还在；座钟旁边，好几个名贵的瓷花瓶打碎了。窗前的丝绸窗帘撕碎了，而双层绉纱窗帘却安然无恙。

“我全心全意照顾的那个可爱的人儿，”走进客厅时，他对德·阿尔邦先生说，“她造成的灾害，您看见了。她是我的侄女。我的本事不大，但我希望有一天能使她恢复理智。我现在正试用一种方法，可惜只有富人才能用。”

然后，象所有生活在孤独之中、为痛苦的往事所折磨的人一样，他向法官详细叙述了下面这个故事。叙述已经理顺，讲故事的人和法院推事说了许多离题的话，也已经删除。

*

*

*

一八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维克托元帅^①整整一天守卫着斯图江喀高地。他晚上九时左右离开这高地时，留下一千左右的后卫部队，使命是保卫别列津纳河上所架设的两座桥中尚存的那一座，直到最后一刻。这支后卫部队竭尽全力去拯救数字大得惊人的掉队士兵。这些人冻僵了，顽固地拒绝离开军队的辎重。骁勇的后卫部队，面对这些掉队士兵，再英勇果敢也无济于事。不幸的是，成群涌向别列津纳河边的士兵，到了那里，只见马车、箱笼、各种用具云集。这都是大军十一月二十七、二十八两天渡河时不得不扔下的。这些倒霉的人继承了意料不到的财富，冻得发了呆，住在空荡荡的宿营地里，砸开军用物资给自己盖上几间破棚子，碰到什么都拿来点火，把马匹切成一块一块用以充饥，撕下车上的呢绒或帆布用以避寒。他们睡在那里，而不是继续赶路，也不乘夜间安安静静地渡过这别列津纳河。令人难以相信的命运已经将这条河变成使大军损失惨重的一条河了。这些可怜的士兵那种麻木不仁，只有还记得自己曾经穿过一望无际的雪原、除了雪没有别的饮料、除了雪没有别的床铺、除了皑皑白雪的天际没有其他远景，除了雪或几个冻得硬梆梆的甜菜、几把面粉或马肉

^① 维克托(1766—1841)，帝国时期的法国元帅，被封为贝吕纳公爵。

没有别的食物的人能够理解。这些倒霉鬼，饿得要死，渴得要死，累得要死，晒得要死。他们抵达一处河滩，隐隐约约望见这里有木材，有篝火，有食物，有无数为人抛弃的辎重，有宿营地，总而言之，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完整的城市。这是斯图江喀村切成了小块，每人一份，又从高地运到了平原上。不论这个城市多么dolente^①而又危险，对于眼前只见俄罗斯骇人的冰天雪地的人来说，其惨状和危险的处境却在向他们微笑。总而言之，这是一所庞大的医院，寿命没有超过二十小时。对生命的厌倦或者始料未及的舒适感使这一大群人除了想休息以外就想不到别的。俄国人左翼的炮兵部队不断向这一大群人轰击，——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就象一个大斑点一般显现出来，一会是黑色的，一会又火光闪闪。但是这些不知疲倦的炮弹似乎只给这麻木的人群增加了一样不舒服而已。就象一场狂风暴雨袭来，大家对雷鸣电闪都不屑一顾，因为只会在此处彼处击倒垂死的人、生病的人或者大概已经死掉的人。每时每刻都有掉队士兵成群结队来到。这群行尸走肉立即分散开来，挨门挨户去乞求一席之地。他们常常遭到拒绝。然后他们重又聚集起来，向拒绝接待他们的人去强行要求接待。几位军官预言他们第二天就要送命，他们对这种话充耳不闻，将渡河所需要的全部勇气，花在给自己修建一个一夜用的避难所和准备预报死亡的一餐饭上。等待着他们的死亡，只要留给他

① 意大利文：痛苦的。此处暗指但丁的《地狱篇》，地狱之门上写着这几个字：per mi si va nella città dolente. 意为：经过我这里，人们走进痛苦之城。见《神曲·地狱篇》Ⅲ，I。

们一小时的睡眠，在他们看来，就不再是一桩不幸。他们只把不幸这个词赋予饥饿，干渴，寒冷。再也找不到木材，篝火，帆布，隐身之处时，在一无所有的穷人和拥有一个栖身之地的富人之间便会发生可怕的争斗。最弱者送了命。一言以蔽之，这些被俄国人追赶的可怜人有时只有白雪作为宿营地，躺在白雪上便再也没有起来。这一群精疲力竭的人，不知不觉地，变得那么密集，那么耳聋眼瞎，那么痴痴呆呆，或者也许是那么兴高采烈，以致维克托元帅——他抵抗了维特根斯坦统率的两万俄国人的进攻，是这些人的英勇保护者——不得不用武力从这人海中开出一条通路来，以便使五千精兵渡过别列津纳河，将这些人带回皇帝身边。这些倒霉蛋宁愿任人压死也不肯动弹，他们默默地死去，向他们那熄灭的篝火微笑，却并不思念法兰西。

刚刚下午六点，德·贝吕纳公爵已经抵达河的对岸。踏上通往藏班的桥梁以前，他将斯图江喀后卫部队的命运交给了埃布莱^①。所有经过别列津纳河的灾难劫后余生的人，都是埃布莱救了他们的命。子夜前后，这位伟大的将军，由一名勇敢的军官跟随，离开他在桥旁占据的小棚子，出神地凝望别列津纳河岸与从鲍里索夫到斯图江喀的道路之间安营扎寨的景象。俄国人的大炮已经停止轰鸣。无数的篝火，在茫茫雪原上十分黯淡，似乎发不出光芒来，但也这里那里照亮了丝毫不具人形的面孔。这些倒霉鬼，为数约三万人，属于拿破仑向俄

^① 埃布莱(1758—1812)，法国将军，拿破仑的部将。

罗斯头上投掷过来的各个民族^①。他们就在这里，毫不在意地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

“咱们要把他们全救出来，”将军对随行的军官说，“明天早晨，俄国人就是斯图江喀的主人了。必须在他们出现的时候将桥烧掉。所以，朋友，勇敢些！请你跑到高地上，告诉富尼埃将军他勉强来得及撤防，穿过这群人，过桥去。你见他动身以后，就跟随他前进。找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帮忙，无情地将宿营地、辎重、箱笼、车马，一切，都烧毁！把这群人都赶到桥上去！要强迫所有有两条腿的东西都躲到河对岸去！大火现在是我们的最后一招了。若是贝蒂埃让我把这些该死的辎重都毁掉，除了我那些可怜的架桥工兵以外，这条河就不会淹死一个人了^②！这五十名架桥工兵，是拯救了大军的五十位英雄。可是人们会将他们遗忘的！”

将军手按额头，沉默不语。他感到波兰将是他的坟墓，那时将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为这些浸在水中的高尚士兵说话！为了将桥的支架扎进河中，他们站在别列津纳河水中！现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还活着，说得准确些，只有一个人还在一个小村庄里受苦，无人理睬！^③

副官走了。这位勇敢的军官刚刚向斯图江喀方向迈出一

①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远征俄国的大军有三十万法国人，三十五万外国人。二十多个不同国籍的人参加东征队伍，有德意志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荷兰人，瑞士人等。

② 当时对于这个问题，曾发生争论。贝蒂埃反对毁掉辎重。

③ 这就是《乡村医生》中描写的龚德兰的命运。

百步，埃布莱将军便唤醒了他手下好几个身体不适的架桥工兵，并且开始了他的慈善事业，将桥周围建立起来的宿营地烧掉，以便迫使在桥附近睡觉的人渡过别列津纳河。这期间，年轻的副官好不容易到了斯图江喀唯一还挺立着的一座木头房子前面。

“这棚子挤得满满的，是吗，伙伴？”他隐约看见外面有一个人，便对他说。

“你若能进去，就算是机灵的大兵，”军官回答道，头也不回，用他的军刀不停地砍房子上的木头。

“是你吗，菲利浦？”副官从声音中认出这是他的一位朋友，说道。

“是我。啊呀！是你呀，我的老兄，”德·絮西先生望着副官答道。副官和他一样，只有二十三岁。“我还以为你已经到这条该死的河对岸去了呢！你是来给我们送点心和蜜饯当餐后甜食的么？那你会受到热情接待的！”他又加了一句，终于从木头上剥下一块树皮来，当作饲料喂他的马。

“我找你们的指挥官，代表埃布莱将军通知他急速向藏班进发！你们几乎来不及从这一群死尸中开路过去。过一会我就烧他们，好叫他们走。”

“你几乎叫我暖和过来了！你的消息叫我热得流汗。我有两个朋友要救出来！啊，没有这两个小家伙，我早已经没命了！我照料这匹马，不把它吃了，为的就是他们。做点好事，你可有点吃剩的面包皮？我什么也没往这皮囊里放，已经三十个小时了，而且我要发疯一样打仗，为的是将我尚存的热情

和勇气保留下来。”

“可怜的菲利浦，我什么也没有，没有。你们的将军在这儿吗？”

“不要进去，这谷仓里是我们的伤兵。你再往高处走！右手上，你会碰到一处猪棚模样的东西，将军就在那儿。别了，老弟。万一咱们在巴黎的地板上跳特雷尼斯舞……①”

北风尖利呼啸而来，打断了他的话语。副官为了不冻僵，走了，少校②菲利浦的嘴唇也冻僵了。不久，寂静笼罩了一切。只有房屋中传出的呻吟和德·絮西先生的马匹又饿又狠地嚼着冰冷的树皮发出的沉闷的声音打破这寂静。这房子就是用树搭成的。少校将军刀放入鞘中，猛然拿起他精心保留下来的这匹宝贵牲口的缰绳。看上去马儿吃得很香，他将马从那可怜的饲料上拉走，马儿再抵抗也没有用。

“上路，比谢特！上路！只有你，我的美人，能拯救斯泰法妮。走，过些时候，会允许我们休息，说不定死去。”

菲利浦一件毛皮大衣裹身，多亏这件毛皮大衣，他才保存了自己，保存了能量。他开始奔跑起来，一面用脚敲击着已经硬结的白雪，以便维持身体发热。少校刚走了五百步，便隐约看见当天早晨他将自己的车辆交一个老兵看守的地方燃起了大火。他心慌意乱起来。象所有这次大撤退中为某种强烈的情感所控制的人一样，为了拯救自己的朋友，他找到了救自己都不会有的力量。他很快便到了距离一块小凹地几步远的地

① 舞蹈家特雷尼斯所发明，是普通四组舞的第四种舞步型。

② 拿破仑时期，少校在一个团内职务仅次于上校，负责管理物资。

方。他将一位少妇安置在凹地的尽头，避开炮弹。这少妇是他童年的伙伴和最宝贵的财富！

距马车几步开外的地方，三十几个掉队的士兵聚集在一大堆火旁。他们往火里扔木板，箱盖，车轮和车护板，维持着大火不灭。从斯图江喀低处由地形划出的宽沟直到这致命的河流之间，仿佛构成了人头，篝火，破棚子的海洋，一个被几乎麻木的动作摇动着的活海洋，从中飞进出浊重的声响，有时掺杂着可怕的爆炸。这三十几个大兵可能是这所有的人当中最姗姗来迟者。为饥饿和绝望所驱使，这些倒霉鬼很可能已经强行搜查了马车。他们在车里看到年老的将军和少妇躺在旧衣物上，身上裹着外套和毛皮大衣。此刻，这两个人正蹲在火旁。马车的一扇车门已经打碎。火四周的人一听到马蹄声和少校的脚步声，立即在饥饿的驱使下疯狂叫喊起来：

“一匹马！一匹马！”

异口同声。

“退后！当心！”两、三个士兵瞄准了马匹大喊大叫。

菲利浦站在马前，说道：“臭无赖！我把你们全扔到这堆火里去！那边高处有死马！找死马去！”

“这个军官，他开什么玩笑！一、二，你不动弹？”一个彪形大汉投弹手顶撞道，“不！那好，那就随你的便吧！”

女人的一声叫喊压倒了枪声。幸好菲利浦没有被子弹击中。比谢特倒下了，在死亡中挣扎。三个人扑上去，用刺刀结果了它。

“吃人肉的家伙！让我把毯子和我的手枪拿走！”伤心绝

望的菲利浦说。

“手枪拿走好了，”那投弹手顶撞他说，“至于毯子嘛，你看这个步兵，他已经两天肚子空空，衣衫单薄，直打哆嗦。是我们的将军……”

菲利浦看见一个人，鞋破了，裤子有十处出了窟窿，头上只有一顶破警帽，沾满了白霜。他一言未发，赶快拿走了自己的手枪。

五个人将牝马拖到火跟前，开始割马肉，其麻利程度不亚于巴黎肉店里的伙计。奇迹一般，一块一块的马肉都割下来，扔在火炭上。少校走到那女子身边坐下。她认出他来，吓得大叫一声。他见她一动不动，坐在一个马车垫子上烤火。她默默地望着他，没有对他微笑。菲利浦这时看见自己将保卫马车的任务交付给他的那个士兵就在自己身旁。这个可怜的人受了伤。由于寡不敌众，他刚才向攻击他的掉队士兵让了步。但是，象保卫主人的晚餐直到最后一刻的狗一样，他也取了自己的一份战利品，用一块白床单给自己做了一个披风模样的东西。此刻，他正忙着翻动一块马肉。少校看到，烹调美味佳肴使他面露喜色。

德·旺迪耶尔伯爵三天以前象在孩童时代一样摔了一跤，此刻他在妻子身边，坐在一个小垫上，双眼直勾勾地望着火苗。热烘烘的火开始驱散他麻木的感觉。对于眼前的危险和菲利浦的到来，他也不比对他的马车刚刚被劫掠一空所发生的战斗更动感情。

絮西首先抓住年轻的伯爵夫人的手，似乎为了向她表示

亲热，向她表示自己见她沦落到如此不幸的地步心里多么难受。他一言不发地待在她身旁，坐在一堆雪上，雪融化了，满地流淌。他自己不由得任凭烤火取暖的舒服感摆布，忘记了风险，忘记了一切。他的脸上不由自主地绽开几乎傻笑的表情，焦急地等待着他手下士兵的那块马肉烤熟。烤焦的肉味更使他感到饥肠辘辘，饥饿感压倒了感情、勇气和爱情。他望着他的马车横遭洗劫的后果，并无怒气。篝火四周的全体人员早已将毛毯、小垫、毛皮大衣、长裙、属于伯爵、伯爵夫人和少校的男、女服装瓜分完毕。

菲利浦回过头去，看看还能不能拿首饰匣派个用处。就着火光，他隐约看见金、银、钻石首饰散落一地，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将最小的一件据为己有。凑巧聚集在这堆火周围的人，个个默默无语，这沉默含有十分可怕的意味。每个人只干他认为对自己的舒适十分必需的事。这凄惨的场面真是荒唐怪诞之极。严寒把面孔冻得变了样，脸上涂了一层泥。从双眼到面颊底下，泪水划出一条垅沟，证明这面具厚度几许。胡子老长，又脏又乱，使这些士兵显得更加其丑无比。有的裹在女人披巾里；有的披着马匹的羊皮鞍褥，脏污的毛毯，衣衫褴褛，带着块块冰霜，冰霜正在融化。有人一只脚穿靴，另一只脚穿鞋。总之，没有一个人的衣着不显出令人发笑的莫名其妙之处。面对着这些可笑的事，这些人却神情严肃，面色阴沉。只有木柴的毕剥声，火苗的扑扑声，军营遥远的嗡嗡声和最饥肠辘辘的人为拽下最好部位的马肉拿军刀砍比谢特的声音来打破这寂静。有的倒霉蛋，比别人更疲乏，已经睡着了。他们当

中若是有人偶尔滚进火堆里，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去把他拉起来。这些严肃的逻辑学家认为，如果他尚未死去，烧灼的疼痛会提醒他躺在一个更舒服的地方。若是这个倒霉的家伙到了火堆里才醒过来，并且送了命，那也没有一个人可怜他。一些士兵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似乎用别人的漠不关心来证明自己的毫不在意满有道理。年轻的伯爵夫人已经两次看到这种景象，她始终一言不发。待放在火炭上的块块马肉烧熟了，个个大吃大嚼。那种贪食的劲头，只在兽类中见过，看上去真是令人作呕。

“三十个步兵骑一匹马，这可是头一回见过！”拿枪撂倒牝马的那个投弹手嚷道。

这便是证明我们国民性的唯一一句玩笑话了。

过了一会，这些可怜的士兵，大部分人都裹紧自己的衣服，躺在木板上，躺在一切能保护他们不接触到积雪的地方，睡起觉来。第二天会怎么样，他们全然不放在心上。待少校暖和过来，也填饱了肚子，克制不住的困劲便上来，眼皮发沉。在与睡意作斗争那短暂的一刻里，他凝望了那位少妇。她将面孔转向火堆一边睡觉，露出紧闭的双眼和一部分额头。她身体裹在一件毛皮大衣和一件龙骑兵的大披风里；头枕一个沾有斑斑血迹的枕头；她的卷毛羔皮帽子，用一块帕子加以固定，在颈下打个结，使她的面庞尽量不受风寒；她把双脚蜷在披风里。这样包着裹着，她真的什么都不象了。难道她是最后一个随军卖酒食的商贩么？她还是那个迷人的女子，情人的骄傲，巴黎舞会上的王后么？可叹，就连对她最忠贞不渝的

男子的目光，在这一堆破衣烂衫之中也看不出任何有女性特点的东西了。在严寒的重压下，一个女人的心里爱情已经死亡。一切睡意中最抵挡不住的睡意，在少校的眼睛上推开厚厚的帘幕，他看那丈夫和妻子，只象两个小点。篝火的火焰，这些躺卧的面孔，在转瞬即逝的热度三步开外的地方怒吼的可怕的严寒，这一切都象是梦。

一个讨厌的念头使菲利浦心惊胆战。“我如果睡觉，我们都得死。我不愿意睡，”他心中想道。可是他在睡。过了一个小时，可怕的嘈杂和一声爆炸将德·絮西先生惊醒。他的义务感，女友所冒的风险，骤然又压上他的心头。他大吼一声。只有他和手下那个大兵站起来。他们看见一片火海，在黑夜中，在他们面前，勾勒出一大群人的身影，吞噬着宿营地和板棚。他们听见绝望的呼喊，尖叫。他们隐约看见几千张沮丧的面孔和狂怒的脸。在这地狱里，一队士兵正在从两排死尸中开辟一条通往桥梁的道路。

“这是我们的后卫部队撤退了，”少校大叫起来，“再没有希望了。”

“你的车我没有动，菲利浦，”一个朋友的声音说道。

絮西转过身来，就着火光认出了年轻的副官。

“啊，一切都完了！”少校回答道，“他们把我的马吃了。何况，我怎么能叫这个愚蠢的将军和他的老婆步行呢？”

“菲利浦，拿一块没有烧尽的木柴，威胁他们！”

“威胁伯爵夫人！”

“别了！”副官喊道，“我只剩下过这条要命的河的时间了，

而且必须过去！我的老母还在法国！这一夜！这群人宁愿呆在冰天雪地里，大部分倒霉鬼宁愿任火烧死，也不愿站起来。菲利浦，现在已是凌晨四点了！两小时以后，俄国人就要开始移动。我向你保证，那时你会看见别列津纳河将再一次漂满死尸！菲利浦，想想自己吧！你没有马，你也不能背着伯爵夫人。所以，走吧，跟我来吧！”他说，一面拉住菲利浦的手臂。

“朋友，怎么能丢弃斯泰法妮呢？”

少校抓住伯爵夫人，叫她站起来，以一个绝望的男子那种粗暴劲摇晃她，强迫她醒过来。她用直勾勾而又呆滞的目光望着他。

“得向前走，斯泰法妮，不然我们就得死在这里。”

伯爵夫人的全部回答，便是极力任凭自己坐在地上好睡觉。副官抓起一块尚未燃尽的木柴，在斯泰法妮的面前摇晃。

“别管她愿意不愿意，救救她吧！”菲利浦大叫道，他拉起伯爵夫人，把她抱到车内。

他又回来哀求友人帮忙。他们两人抱起年老的将军，也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活着，把他安顿在妻子身旁。少校朝躺在地上的人每人踢了一脚，将他们抢去的物品拿回来，把这些破东西全堆在那夫妻俩身上，又把几块烤熟的马肉扔在马车的一个角落里。

“你这是想干什么？”副官问他。

“拉着走，”少校说。

“你疯啦？”

“真的！”菲利浦大叫一声，双臂叉在胸前。

突然，他显出走投无路时一个念头袭来的模样。

“你，”他抓住手下士兵那结实的手臂，“我把她交给你一个钟头！别忘了，你应该宁愿丢掉性命，也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这辆车！”

少校抓起伯爵夫人的首饰，一只手拿着首饰，另一只手拔刀出鞘，开始发疯一般抽打睡觉的人里面他认为应该是最英勇无畏的那些人。他终于将那个彪形大汉投弹手和另外两个不知什么军阶的人叫醒了。

“我们完蛋了！”他对他们说。

“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投弹手回答，“可我不在乎。”

“喂，就说死吧，为一个漂亮女人卖命，为重见法兰西而冒险，岂不更好？”

“我宁愿睡觉，”一个人说，又滚到雪上去。“少校，你若是再来跟我捣乱，我可要拿短马刀捅到你肚子里去！”

“怎么回事，长官？”投弹手接过话头，“这个人哪，他醉了！他是巴黎人。这种人喜欢舒服。”

“勇敢的投弹手，”少校高声叫道，将一串钻石项链送到他面前，“如果你愿意跟随我，并且发疯一样打仗，这个就送给你！俄国人距这里只有十分钟的路。他们有马匹。我们朝他们的第一炮连进军，拖回两只兔子^①来。”

“那哨兵呢，少校？”

“咱们三个人里头出一个，”他对士兵说。他断了话头，望着副官：“希波利特，你也来，是不是？”

^① 这是军中行话，兔子是指马匹。

希波利特点点头，表示同意。

“咱们当中一个人负责干掉哨兵，”少校又说，“何况，说不定这些该死的俄国人他们也睡觉呢！”

“去吧，少校，你是好样的！不过，事成了，你也叫我坐你的马车吗？”投弹手说。

“对，若是你没把命送到那边的话。若是我倒下了，希波利特，还有你，投弹手，”少校向两位伙伴说道，“请你们答应我，你们要尽心尽力救出伯爵夫人。”

“行，说好了！”投弹手高声说道。

他们朝俄国人防线走去，向炮兵部队进军。正是这些炮连曾那样残酷无情地向躺在河边的大群倒霉蛋轰击。他们刚走，两匹马疾驰的声音在雪地上回响，炮队惊醒又开起炮来，炮弹从睡着的人头顶上飞过。马蹄声声，那么飞快，简直象铁匠打铁。仗义的副官倒下去了。跑起来飞快的投弹手安然无恙。菲利浦为保护他的朋友，肩膀上挨了一刺刀。但他死死抓住马鬃，双腿用力夹住马，那牲口就象让钳子钳住了一般。

“上帝保佑！”少校见他手下的士兵仍在那里纹丝未动，车也在原来的地方，高喊道。

“长官，你如果公平的活，要叫我得个十字勋章。咱们吹单簧管^①和玩马刀手艺不错吧，是不是？”

“咱们还一事未成哪！套车！拿这些绳子！”

“不够用。”

“那好，投弹手，你给我到这些睡觉的人身上去抢，把他们

^① 这是军队行话，指长枪。

的披巾，内衣都用上……”

“噢，他死了，这个滑稽家伙！”投弹手去抢他的第一个对象时，大叫起来，“啊，真滑稽，他们死了！”

“全死了？”

“对，全死了。据说就着雪吃马肉不好消化。”

这些话叫菲利浦浑身发抖。天气更冷了。

“天哪，一个女人，我已经救了她二十次，这次竟要失去她！”

少校摇着伯爵夫人，喊着：“斯泰法妮！斯泰法妮！”

少妇睁开了眼睛。

“太太！我们得救了！”

“得救了，”她重复了一遍，又倒下去了。

马马虎虎套好了马。少校用那只好手举着马刀，用另一只手握住缰绳，带着手枪，跳到一匹马的背上。投弹手跳到第二匹马的背上。老兵的双脚已经冻僵，把他也横着扔进车内，压在将军和伯爵夫人身上。军刀不停地抽打，马被激怒，拖着车子在平原上疯狂地奔跑。在平原上，无数的困难还在等待着少校。很快，不冒着碾死人的危险就无法前进了。沉沉入睡的男人、女人，甚至孩子，投弹手叫醒他们时，全都拒绝动一动。德·絮西先生寻找着先前后卫部队在这人群中开辟出的道路，但这是徒劳，象军舰在海上留下的航迹很快消失一样，那条路早已消失了。他只能以平常的速度前进，经常还被士兵拦住。那些人威胁他，要杀死他的马。

“你想到达吗？”投弹手对他说。

“不惜以我的鲜血为代价，以全世界为代价！”少校回答。

“那就开过去！有所得必有所失。”

于是担任前卫的投弹手将马匹推到人身上，车轮沾满血迹，掀翻了篝火，穿过这人头田地，划出两道死人的车迹。不过，我们也要替他说句公道话，那就是他从来没有放弃用他那雷鸣般的嗓门大喊：“当心，坏蛋！”

“不幸的人们！”少校喊道。

“唉！不这样也是受冻，不这样也是挨炮轰！”投弹手说道，他用短刀的刀尖往马身上扎，叫马快跑。

一件祸事发生，突然使他们停步不前：马车翻了。这祸事本来应该早就发生，意想不到的偶然却使他们直到此刻免遭此灾。

“我早就料到了，”沉着冷静的投弹手高声叫道。“哦！哦！那个伙伴死了。”

“可怜的洛朗，”少校说。

“洛朗！他不是第五轻步兵团的吗？”

“是。”

“他是我表兄。算了！这年头，过的猪狗日子，这么不幸，不值得为死感到遗憾。”

将马车扶起来，将马匹解救出来，不能不损失许多时光，无法弥补的时光。翻车时撞击是那么强烈，年轻的伯爵夫人惊醒了，震动使她脱离了麻木状态。她扔掉沉重的衣服，站了起来。

“菲利浦，咱们这是在哪儿？”她用温柔的嗓音叫道，望着

四周。

“离桥五百步。我们就要渡过别列津纳河。斯泰法妮，到了河对岸以后，我再也不折腾你了，我让你睡觉。那时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将从容不迫地到维尔纳去。^①但愿你永远也不要知道你的生命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

“你受伤了？”

“这不算什么。”

大灾大难时刻来临。俄国人的炮声宣布天明。他们现在是斯图江喀的主人了，拼命轰击平原。在晨曦中，少校隐约望见他们的队伍在高地上移动并排列整齐。人群中响起一声惊恐的呼喊，霎时间人人站了起来。每个人都本能地明白了自己危险的处境，众人潮涌般向桥头奔去。俄国人成烈火燎原之势冲下山来。平原上，男人，女人，儿童，车马，齐向桥头进发。幸亏少校和伯爵夫人距离河流尚远。埃布莱将军刚刚点火烧毁了河对岸的桥梁支架。尽管早已向进占这块救命木板的人发出警告，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后退。不仅满载人的桥梁坍塌了，而且涌向这致命的海岸的人流是那样汹涌，以致一大批人象发生了雪崩一样被推进水中。听不到一声叫喊，只听到石头掉进水里一般沉闷的响声。紧接着别列津纳河上便漂满了死尸。为免得这样送掉性命而向平原后退的人，他们的反方向运动又是那样强大，与前进的人冲撞又那样严重，结果又有不少人窒息而死。

^① 维尔纳仍在俄国境内，但是帝国军队在那里有一强大的基地。

德·旺迪耶尔伯爵夫妇多亏了他们的马车才得以活命。马匹先是压死、搓死一大群垂死的人，如今自己也被朝河岸卷去的人的飓风压死、踩在脚下。少校和投弹手由于膂力过人而得以活命。他们为了不被人杀死也只好杀人。这人面风暴，这同一动作激发的人体潮涨潮落，结果反倒使一段时间内别列津纳河岸上空无一人了。大量人群又涌到平原上去了。有几个人之所以从陡峭的河岸高处跳进河中，与其说是怀着能抵达彼岸的希望，这彼岸对他们说来，就是法兰西，不如说是为了避免到西伯利亚荒原去受罪。

对于某些胆大包天的人，绝望成了一面神盾。一个军官从一个冰块跳到另一个冰块，直到彼岸。一个士兵奇迹般地从一堆死尸和冰块中爬了过去。这众多的人口最后终于明白过来：俄国人不会杀死手无寸铁、冻得麻木、痴痴呆呆、并不自卫的两千人，于是大家逆来顺受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这时，只有少校，他那个投弹手，年迈的将军及其妻子还留在距离原来是桥的地方几步开外处。四个人全站在那里，眼中无泪，默默无语，四周是一大片死尸。几个身强力壮的士兵，几位见此情景又恢复了坚强毅力的军官与他们在一起。这一组人数相当多，大概五十人左右。少校望见了二百步以外为车辆而建的桥梁的废墟。这座桥已于前两日断毁。^①

“咱们扎一个筏子吧！”他大喊一声。

① 根据塞居尔的著作，法军在别列津纳河上共建两座桥，一座专为过炮兵，一座专为过步兵。炮兵桥于一八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断毁，埃布莱将军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八时半烧毁了步兵桥。

话音刚落，这一批人就朝桥的残骸跑去。一大群人开始捡拾铁钩，钏钉，寻找木块，绳索，总而言之，扎木筏必需的一切材料。二十来个官兵，手持武器，组成警卫队，由少校指挥，以保护造筏人不受袭击。人群如果猜透了他们的意图，很可能要向他们发起绝望的攻击。激励着囚徒并使他们产生灵感创造出奇迹的对自由的感情，与此刻让这些可怜的法国人行动起来的情感，不可同日而语！

“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保卫着造筏人的官兵不时对他们这样喊道。

木头噉喳咔嚓，筏底在加宽，加高，加深。将军，士兵，校官，所有的人都被车轮、铁条、绳索、木板的重量压弯了腰：这是建造挪亚方舟的真实画面。年轻的伯爵夫人坐在丈夫身边，望着这一景象，为自己对这一工作不能有任何贡献而感到遗憾。她还是帮了忙，打结以便加固缆绳。终于，筏子造成了！

四十个人将筏子放入河水中，十几个士兵拉住缆绳，这缆绳是用来将船停泊在岸边的。造筏人一看见他们的小船在别列津纳河上漂起来，立刻从河岸高处跳到船上，那种英雄气概真要吓死人。少校对这发疯一般的第一个反应很担心，用手拉住斯泰法妮和将军。待他看到小船上黑鸦鸦装满了人，那些人如同剧场正厅的观众一般在上面挤挤压压，不由得浑身发颤。

“野蛮人！”他大叫起来，“扎筏子，是我给你们出的主意。我是你们的救星，你们倒不给我一个位置！”

一阵听不清楚的喧闹就算是回答了。位于筏子边缘上的男人，手执木棍往河岸上撑，凶猛地推着木筏，要叫它辟开冰块和死尸，朝对岸奔去。

“天杀的！你们若是不接受少校和他的两位伙伴，我把你们全扔到水里去！”投弹手喊道。他举起军刀，不许开船。他不顾人们可怕的叫喊，叫他们挤紧些。

“我要掉下去了！我掉下去了！”那些伙伴们喊着，“开船吧！前进！”

少校望着自己的情妇，眼中无泪。她怀着听天由命的感情，抬眼望着天。

“跟你死在一块！”她说。

已在筏上安身的人，他们的处境有些可笑的意味。虽然他们又吼又叫，震耳欲聋，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违抗投弹手。因为他们是那样拥挤，只要推一下一个人就足以将小船整个掀翻。在这危险的情景下，一个上尉作出敌对的表示，被一个士兵看见。上尉想搞掉他，一把将他抓住，把他扔进水里，对他说：“啊！啊！鸭子，你想喝水是不是！去吧！”

“这儿有两个位置！”上尉大喊。“来，少校，把你的娇妻给我们扔过来，你也来！扔下那个明天就要完蛋的老帮菜！”

“快点吧！”众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来吧，少校！他们在埋怨啦，他们言之有理。”

德·旺迪耶尔伯爵脱去衣裳，露出将军服站在那里。

“咱们救救伯爵吧！”菲利浦说。

斯泰法妮握住男友的手，扑到他身上，紧紧抱住他亲吻。

“永别了！”她说。

他们已经心照不宣。德·旺迪耶尔伯爵居然有力气又很灵活，跳到了小船上。斯泰法妮最后望了菲利浦一眼，跟着伯爵上了船。

“少校，我的位置给你，你要不要？死活我倒不在乎，”投弹手喊道，“我既无妻儿，也无老母。”

“我把他们托付给你了！”少校指着伯爵及其妻子喊道。

“放心吧，我会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照顾他们！”

菲利浦站在那里木然不动。木筏那样猛烈地朝对岸驶去，触到对岸陆地时，颠簸剧烈，一切都摇动。伯爵正在小船边缘上，滚到了河里。就在他掉进水中时，一个大冰块过来，切下了他的头，扔到远处，好似一颗炮弹。

“唉！少校！”投弹手喊道。

“永别了！”一个女人叫道。

菲利浦·德·絮西吓得浑身冰凉。寒冷、悔恨和疲倦一齐压下，他倒了下去。

*

*

*

“我可怜的侄女后来就疯了，”一阵沉默之后，医生又补充了一句。“啊，先生！”他抓住德·阿尔邦先生的手，接着说下去，“这个娇小玲珑的女人，那么年轻，那么娇嫩，生活对她是多么可怕！真是天大的不幸，她与那个担任前卫的投弹手——他名叫弗勒里奥——分开了。此后两年，她跟随大军，到处漂泊，成了很多无赖的玩物。人家告诉我，她赤着脚，衣衫褴褛，

几个月几个月地无人照料，没有东西吃。有时被收留在医院里，有时又象一头牲口一样被赶走。这个不幸的女人受的罪，只有天知道！可她居然活下来了。她在德国的一座小城市里，和疯子被关在一起的时候，她的亲属以为她死了，都在这里瓜分她的遗产。一八一六年，投弹手弗勒里奥在斯特拉斯堡的一家小旅馆里认出了她，她从疯人院那个牢狱里逃出来以后，刚刚到达这个城市。有几个农民对投弹手讲述说，伯爵夫人在一处森林里过了整整一个月，他们为了把她搞到手，对她进行围捕，但未能达到目的。我那时住在距斯特拉斯堡几法里路开外的地方。听人谈论一个野姑娘，我产生了一个欲望，要证实一下给一些可笑的杜撰提供材料的那些不同寻常的事情。^①我认出伯爵夫人时，我怎么样了呢？弗勒里奥将这个可悲的故事尽他所知全告诉了我。我把这个可怜人和我的侄女带到了奥弗涅省^②，在那里，我不幸失去了他。他对德·旺迪耶尔夫人有些权威。只有他能叫她同意穿上衣服。‘永别了！’

① 督政时期和帝国时代，对“野人”谈论极多。共和历八年岁末，在阿韦龙找到一个孩子，与社会没有任何联系。后来将这个孩子送到了巴黎。这件事弄得沸沸扬扬，因为医生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孩子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白痴。另一派认为这个大自然之子是原始人类的样本，并有一位伊塔尔医生决定对他进行教育。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些医学、哲学甚至文学著作。巴尔扎克的父亲对医学很有兴趣，很可能巴尔扎克在家中亦听人谈论过这个“野人”。一八〇一年，伊塔尔发表了《论一个野人的教育或论阿韦龙野孩体智的初步发展》。巴尔扎克创作《永别》可能受到伊塔尔著作的启发。

② 奥弗涅，法国中部山区。

这句话，现在是她的全部语言，可从前她很少说这句话。弗勒里奥决定在她心中唤醒一切意念。但是他失败了，结果只使她比从前更经常地说这句凄惨的话。投弹手善于使她得到排遣，跟她玩，不让她闲着。我本来指望通过他……可是……”

斯泰法妮的叔父好长一会说不出话来。

“在这里，”他接着说下去，“她找到了另一个女子，好象与此人很合得来。这个女人是个农村姑娘，白痴。她又丑又傻，可她爱上了一个泥瓦匠。这个泥瓦匠同意娶她为妻，因为她有几块田。可怜的热纳维埃在一年时间里，曾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梳妆打扮，星期日与达洛去跳舞。她懂得爱。在她的心里和脑袋里，有感情的位置。但是达洛又琢磨过了。他又找到了一个少女，理智健全，田地比热纳维埃还多两块。于是达洛甩下了热纳维埃。这可怜的女子，爱情在她身上发展了的一点智慧^①，她又失去了，除了看管乳牛或割草，什么都不会干。我的侄女和这可怜的姑娘同病相怜，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共同的命运那无形的锁链以及引起她们发疯的情感将她们结合在一些。喂，你来看，”斯泰法妮的叔父说道，将德·阿尔邦侯爵领到窗边。

法官果然看见美丽的伯爵夫人坐在地上，在热纳维埃的两腿之间。村姑手握一把偌大的骨梳，正在全神贯注地整理斯泰法妮那乌黑的长发。斯泰法妮任凭她摆布，发出压低的叫声，那抑扬顿挫透露出本能地感受到的快乐。德·阿尔邦先

① 十九世纪初，医生一般都认为爱情能唤醒智慧。

生看到身体完全放松、动物般无精打采的情形，表明伯爵夫人完全没有内心活动，不禁不寒而栗。

“菲利浦！菲利浦！”他大叫起来，“过去的幸不算什么。现在，难道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么？”他问道。

年迈的医生抬眼望天。

“再见，先生，”德·阿尔邦先生握住老人的手说道，“我的朋友在等着我。您很快就会见到他。”

“那么这就是她！”听完了德·阿尔邦侯爵的头几句话，絮西大叫起来，“啊！我本来还有些怀疑的！”他又加了一句，一任眼中落下几滴泪水。惯常情况下，他那双眼的表情是严肃的。

“对，她是德·旺迪耶尔伯爵夫人，”法官回答。

上校飞快起床，急忙穿衣。

“喂，菲利浦，”法官目瞪口呆，说道，“你莫不是疯了？”

“可我不难受了，”上校朴实地回答，“这个消息止住了我所有的痛苦。我想到斯泰法妮时，还会感到什么痛苦呢？我到善人去，见她，跟她说话，将她治好。她现在自由的人了。那好，幸福会向我们微笑，不然，老天可就太没有眼了。你难道以为这个可怜的女子会听到我说话而不恢复理智吗？”

“她已经见过你了，并没有认出你来，”法官轻轻地反驳道，他发现自己的友人满怀希望，极力给他灌输一些有益的怀疑情绪。

上校浑身一颤。但是他微微笑了起来，不禁轻轻做了一个不轻易相信的动作。没有一个人敢反对上校的计划。不到

几个小时，他已经在古老的隐修院里安顿下来，住在医生和德·旺迪耶尔伯爵夫人身边。

“她在哪里？”他一到就大喊大叫道。

“嘘！”斯泰法妮的叔父回答他，“她在睡觉。来，她在这儿。”

菲利浦看见可怜的疯女人在阳光下躺在一张长凳上。散乱的头发盖在脸上，如森林一般，使她的头部受不到骄阳的曝晒。手臂优美地直垂到地上。身体卧在那里，仿佛摆成牝鹿的体态。双脚蜷起，并不用力。胸脯均匀地起伏。皮肤，面色如瓷器一般白净，正是这种白净使我们那样赞赏儿童那透明的面庞。热纳维埃坐在她身旁，一动不动，手拿一根树枝，大概是斯泰法妮从一棵杨树最高的树梢上摘下来的。白痴轻轻地在沉沉入睡的伙伴上空挥动着这根树枝，驱赶苍蝇并且给她搧风。村姑望望方雅先生和上校。然后，就象一头牲畜认出了自己的主人一样，她又朝伯爵夫人缓缓扭过头去，继续照料着她，丝毫没有露出惊讶或机灵的迹象。空气灼热。石凳仿佛火星四溅，草地向空中放射出灵活调皮的雾气，这雾气在草上飞舞、发光，好似金色的尘埃。对这酷热，热纳维埃却好象毫无感觉。上校将医生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中。军人眼中冒出泪水，顺着他那刚毅的面颊流淌，落在草地上，斯泰法妮的脚下。

“先生，”叔父说，“每天我肝肠寸断，已经两年了。你很快就会象我这样。到那时，虽然不流泪，却并不因此就感到好受一点。”

“你算是尽心尽力照料了她，”上校说道，双眼的表情是既感激，又嫉妒。

两位男子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再一次用力握手，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凝望着睡眠在这迷人的女子身上撒播下的令人赞叹的平静表情。斯泰法妮不时长叹一声。这叹息，表面上看完全象是有所感受，使不幸的上校高兴得全身战栗不止。

“唉！”方雅先生轻轻对他说道，“先生，请您不要上当。此刻您看到的她是最有理智的时候。”

曾经一连数小时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望着自己心爱的人——醒来时，她的眼睛会向他们微笑——睡眠的人，一定会理解此刻使上校心潮激荡的那种又甜蜜又可怕的情感。在他看来，这睡眠是一种幻觉。醒来大概就是死亡，而且是各种死亡中最最可怕的死亡。

突然，一只小羊羔三跳两跳朝石凳奔来，在斯泰法妮身上嗅来嗅去。这声音吵醒了她。她轻轻地站起身来，这个动作并没有吓着那任性的小牲畜。但是待她看见菲利浦以后，她立即逃走，一直跑到接骨木篱笆那里，那四蹄小伙伴也跟随着她。接着，她发出那受惊的鸟儿的低叫。伯爵夫人第一次在栅栏边出现在德·阿尔邦先生面前时，上校在栅栏附近已经听说过这种叫声。最后，她爬到一棵金雀花树上，栖在碧绿的树冠上，开始聚精会神地注视“陌生人”，象树林所有的黄鹌当中最好奇的鸟儿那样全神贯注。

“永别了，永别了，永别了！”她说，但是心灵没有赋予这句话任何别人可以察觉的音调变化。

这是鸟儿鸣叫、唱自己的曲子那样的不动感情。

“她没有认出我来，”伤心绝望的上校大叫道，“斯泰法妮！我是菲利浦，你的菲利浦，菲利浦！”

可怜的军人朝金雀花树前行。待他距那棵树三步远的时候，伯爵夫人盯着他看，好象是要提防他，虽然她眼中闪过一种恐惧的表情。接着，她一跃，从金雀花树逃到一株杨槐树上，从杨槐树上，又逃到一株北方枞树上。在这棵树上，她象荡秋千一样，轻巧至极地从一个树枝跃到另一个树枝上。

“不要追她，”方雅先生对上校说道，“那样，您会在她与您之间设置反感，以后可能会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我会帮助您叫她认识您，将她驯服。来，坐在这石凳上。您若是根本不注意这个可怜的疯子，那么，很快您就会看见她缓缓走到近前来端详您。”

“她！没有认出我来，她躲避我！”上校反复说着这句话，背靠一棵树坐下，树的枝叶为乡村风味的石凳投下荫凉。他的头垂在胸前。医生保持沉默。不久，伯爵夫人悄悄从枞树顶上下来，她象磷火一样上下飞舞，有时随着风吹树木起伏而荡来荡去。她在每一个树枝上都停下来窥视这个陌生人。待看见陌生人纹丝不动，她终于跳到草地上，站起身来，穿过草地缓步向他走来。她靠在大约距石凳十尺左右的一棵树上时，方雅先生低声对上校说：“从我右口袋里悄悄地拿几块方糖，露给她看，她就会来。为照顾您，我自愿放弃给她甜食吃的快乐。她极喜欢吃糖。借助于糖，您会逐步让她习惯接近您，让她认出您来。”

“她当贵妇人时，”菲利浦伤感地回答，“对甜味菜一点都不喜欢。”

上校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着糖块，朝斯泰法妮挥动。这时，她又发出一声野性的呼喊，飞快地朝菲利浦扑过来。然后，她停下脚步。他引起她本能的恐惧感，这恐惧感将她慑服了。她望望糖，扭过头去；再望望糖，再扭过头去；如此往复，好似那些可怜的狗：有人在慢慢腾腾地背诵字母表，主人禁止这些狗在人家未道出最后一个字母之前碰某一盘菜。最后，动物性的狂热战胜了恐惧。斯泰法妮快步朝菲利浦走来，腼腆地伸出棕色的美丽的手好抓住她的猎获物，触到了情人的手指，逮住了糖块，消失在树丛中。这可怕的一幕终于使上校肝肠寸断。他泪如雨下，逃至客厅。

“难道爱情还没有友谊勇气大么？”方雅先生对他说，“我一直抱着希望，男爵先生。我侄女从前的状况比您看见的还要可怜呢！”

“那怎么可能？”菲利浦叫道。

“她终日赤身露体，”医生又说道。

上校作了一个厌恶的手势，面色煞白。从发青的面色中，医生觉得这是某种严重病状，走过来为他摸脉，发现他正在发着高烧。医生一再恳求，终于叫人将他安顿在床上，并为他准备了轻剂量的鸦片，以便让他平静睡去。

有一个星期的光景，德·絮西男爵常常陷入致人于死命的焦灼不安之中。此后，很快，他的眼中再没有泪水了。他常常心如刀绞，无法习惯伯爵夫人精神错乱在他面前呈现的情

景。但是可以说，他向这种残酷的处境妥协了，从自己的痛苦中找到了镇痛剂。他的英雄气概无边无际。他有勇气给斯泰法妮挑选甜食来驯化她。他那样细心周到地给她带来这种食物，他那样善于一步步有分寸的征服情妇的本能——这是她的最后一片智慧——，终于使她变得前所未有的那样亲近。

上校每天早晨到园中去。若是长时间寻找伯爵夫人以后，还是猜不出她在哪株树上懒洋洋地荡着秋千，或躲在哪个角落里与一只鸟嬉戏，或栖在哪一处房顶上，他便打起口哨，吹起《到叙利亚去》这首名曲^①。他们恋情的某一场景，与这首名曲紧密相连。立刻，斯泰法妮奔来，如孔雀那样轻盈。她已经那样习惯于见到上校，他再也不令她恐惧了。不久，她就惯于坐在他的腿上，用干瘪而灵活的手臂搂住他的脖子。菲利浦保持情人们珍爱的这种姿势，慢慢地喂贪吃的伯爵夫人甜食吃。斯泰法妮将甜食全部吃光之后，常常搜男友的口袋，动作之快，具有猴子动作那机械般的敏捷。当她确信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便用清澈明亮的目光望着菲利浦，没有思想，没有感激。然后她跟他玩耍起来。她设法脱下他的靴子，看看他的脚；撕破他的手套，戴他的帽子。但她也容许菲利浦将手插进她的头发里，允许他将她抱在怀中，毫无快乐地接受他热烈的亲吻。最后，他流泪时，她默默地望着他。她听得懂用口哨吹《到叙利亚去》，但是他无法教会她说出自己的名字斯泰法妮！

① 这首歌的曲子为荷兰女王奥棠丝一八一〇年所作，帝国时代该曲极其风行。

在这可怕的大业中，一个从未抛弃菲利浦的希望一直支持着他。一个美好的秋日清晨，他看见伯爵夫人在一棵树叶金黄的杨树下安静地坐在一条长凳上。可怜的情人躺在她的脚下，定睛望着她。她让人望多久，就望多久。他希望她眼中透出的光芒再次变成智慧的光芒。有时，他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已经看见了那生硬呆滞的目光重又震颤起来，变得柔和而生气勃勃，于是他大叫起来：“斯泰法妮！斯泰法妮！你听见我说话了，你看见我了！”但是，这嗓门发出的声音，她听起来，就象一个响动，就象风儿用力吹动树叶，就象她爬到背上的乳牛哞哞地叫一样。于是上校灰心失望地绞着手，这种灰心失望的心情每日总是不同。花去的时间和这些毫无结果的试验只是使他的痛苦有增无减。

一天晚上，天空宁静，在这乡间僻静住处的静谧与平和中，医生远远望见男爵忙着给一把手枪装子弹。年迈的医生懂得，菲利浦再不抱希望了。他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向心脏涌来。他之所以抗住了向他袭来的眩晕，乃是因为他宁愿看见自己的侄女活着，疯着，也不愿意看见她死去。他奔过去。

“您在干什么？”他说。

“那是给我准备的，”上校指着长凳上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回答，“这是给她准备的！”他又加了一句，正好将填弹塞压进手握着的武器尽头。

伯爵夫人躺在地上，正拿着子弹玩。

“这么说，您还不知道，”医生掩饰起自己的恐惧，冷静地说道，“昨天夜里，睡梦中，她说：‘菲利浦’了！”

“她叫我的名字啦！”男爵大叫起来，手枪掉在地上。斯泰法妮拾起。但他从她手中夺回，又拿起放在长凳上那一把，逃走了。

“可怜的小东西！”医生大叫一声，庆幸自己的骗局获得成功。他把疯女人紧贴在自己的胸口上，继续说下去：“不然，他已经把你打死了，自私自利的家伙！他想致你于死命，因为他痛苦。他不懂为你而爱你，我的孩子！我们原谅他，是不是？他失去了理智，而你呢？你只不过疯了。去吧！只有上帝应该将你唤回他的身边。我们以为你很不幸，因为你再也不参与我们的苦难。我们真是愚蠢！可是，”他叫她坐在他的双膝上，说道，“你是幸福的，什么也不妨碍你。你象小鸟，象黄鹿那样活着。”

一只乌鸫蹦蹦跳跳。她扑过去，捉住它，发出心满意足的低声叫喊，把小鸟闷死。她看着小鸟死掉，将它扔在一棵大树脚下，再也不去想它。

第二天，天刚亮，上校便来到园中。他寻找斯泰法妮，相信幸福即将来临。找不到她，他吹起口哨。情妇来了以后，他拉住她的手臂。他们第一次走在一起，在树木交错的廊下缓步向前。树木已经枯萎，叶子在清晨的寒风中落下。上校坐下，斯泰法妮主动坐在他身上。菲利浦快乐得发抖。

“我的心肝，”他热情地吻着伯爵夫人的双手，说道，“我是菲利浦。”

她好奇地望着他。

“来，”他紧紧抱住她，加了一句，“你感觉到我的心在跳动

吗？这颗心只为你而跳动过。我一直爱你。菲利浦没有死，他在这儿，你就坐在他的腿上。你是我的斯泰法妮，我是你的菲利浦。”

“永别了，”她说，“永别了！”

上校浑身一颤，他以为这是自己的热情感染了情妇。希望激发起撕肝裂胆的呼喊，与世永存的爱情、疯狂的激情作出最后努力，他以为这一切唤醒了女友的理智。

“啊，斯泰法妮，我们会很幸福！”

她发出心满意足的一声叫喊，双眼闪过颇为模糊的智慧的光芒。

“她认出我来了！斯泰法妮！”

上校感到自己心潮澎湃，眼眶湿润。但是，突然，他看见伯爵夫人将一、二块糖给他看，那是他刚才说话的时候，她搜他的口袋找到的。原来他将类乎猴子的精明的理智当成了人的思想！方雅先生看到伯爵夫人坐在上校身上。她正嚼着糖，作出种种娇态以表达自己的快乐心情。如果在她尚有理智的时候她这样开玩笑模仿自己的虎皮鹦鹉或小猫，别人大概会十分佩服的。

“啊，朋友！”菲利浦恢复了知觉，大叫道，“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死去！我爱得太强烈了！如果她在疯狂中还保留了少许女性，也许我一切都还能忍受。可是，总是见她这样野性十足，甚至不知羞耻，看见她……”

“这么说，您需要的是歌剧里的精神错乱，”医生尖刻地说，“如此看来，您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也受到某些成见的制约

了？怎么，先生，为了您，我剥夺了自己喂我的侄女吃糖这叫人心酸的幸福，我把与她玩耍的快乐让给了您，我给自己只保留了最沉重的负担。您睡觉的时候，我看护着她，我……。去吧，先生，抛弃她好了！离开这个凄凉的隐修所吧！我会与这个亲爱的小人儿一起生活。我理解她的疯狂，我窥视她的动作，我掌握她的奥秘。有一天，您会感谢我的。”

上校离开了善人，为的是仅仅再回来一次。医生为自己的话语竟然对来客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而惊惧不安，他开始爱上了这位来客，其程度不亚于喜爱自己的侄女。这两个情人中，如果有一个值得怜悯，这个人自然是菲利浦：难道不是他独自一人背着可怕的痛苦的重负么！医生叫人去打听上校的情形，获悉这个不幸的人躲到圣日耳曼附近他自己的一块土地上去了。男爵相信一个梦，设想出一个使伯爵夫人恢复理智的计划。他背着医生，将秋季余下的时日用来筹备这个大业。

在他的田园里，有一条小河潺潺流淌。冬季，小河淹没了一大片沼泽。这沼泽与沿着别列津纳河右岸伸展的那片沼泽几乎完全相似。位于一座小山上的萨杜村^①，正象斯图江喀环抱着别列津纳河平原一样，使这可怖的一幕背景齐全。上校召集了一些工人，叫他们开一条运河，代表那条吞噬了法国拿破仑及其大军多少精英的生命的河流。靠自己回忆帮忙，菲利浦成功地在园中摹拟了埃布莱将军命令架了两座桥的那条河流。他将桥的支架扎进河中，并将其烧毁，以便形象地表现

① 这是巴尔扎克杜撰的地名。

出烧得半焦的黑呼呼的桥板。这乌黑的木板在河的两岸向掉队士兵证明通往法兰西的道路已对他们关闭。上校吩咐送来一些残木、废铁，与他的患难伙伴用来建造小船的东西十分相似。他把自己的园子毁得一塌糊涂，以便补全那种错觉。他最后的希望就建立在这一错觉之上。他定做了一些破破烂烂的军服和便装，以便装扮几百名农民。他建起简易棚子，宿营地和炮兵阵地，再将它们焚烧。总而言之，凡是能重现每一场景最可怕之处的事，他一点也没有疏忽，而且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十二月初前后，大雪给大地披上厚厚的银装以后，他又见到了别列津纳河。这个人造俄罗斯是那样吓人的逼真，以致他的战友中有数位又认出了他们从前饱受苦难的地点。对这一悲剧画面，德·絮西先生坚守着秘密。当时，巴黎的好几个社交圈子谈到此事都视为荒唐。

一八二〇年一月初，上校乘坐一辆马车向亚当岛森林驶去。这辆马车，与当年将德·旺迪耶尔先生及其夫人从莫斯科带到斯图江喀的那辆十分相似，拉车的马匹也与他冒着生命危险到俄国人的炮队中去找寻的马匹差不多一样。他穿着一八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那肮脏而又稀奇古怪的衣裳，带着那天的武器，梳着那天的发式。他甚至任胡须、头发长得长长，不修饰面部，以便使这可怕的真相一样不缺。

“我早猜透您的心思了，”方雅先生见上校走下马车，便高声说道，“您如果希望您的计划成功，千万别这身打扮露面。今天晚上，我叫侄女吃点鸦片。她睡着时，咱们给她打扮成她在斯图江喀的那个模样，然后把她放在这辆马车里。我坐一

辆轿式马车跟在您身后。”

凌晨二时左右，伯爵夫人被抬上马车，放在车垫上，裹在一条粗毯子里。几个农民为这奇异的劫持照亮。突然，在寂静的黑夜中响起了一声尖叫。菲利浦和医生转过身去，只见热纳维埃身体半裸从她睡觉的那间低矮屋子里跑了出来。

“永别了，永别了，这下子完了，永别了，”她喊着，泪流满面。

“喂，热纳维埃，你怎么啦？”方雅先生对她说道。

热纳维埃绝望地摇头，将手臂伸向天空，凝望着马车，长吼了一声，明显地表现出深深的恐惧，默默地回去了。

“这是个好兆头，”上校大叫道，“这个姑娘为再也没有伴儿而感到伤心。说不定她看见斯泰法妮就要恢复理智了。^①”

“但愿如此！”方雅先生说道，这个小小的插曲似乎使他深有感触。

自从他留意精神错乱以来，他已经遇见好几个具有预见和超人视力的实例，某些证据就是精神病人提供的。照某些旅行家的说法，这些人存在于野蛮人的部落里。

按照上校计算的那样，斯泰法妮于清晨九时左右穿过模拟的别列津纳平原。距离这一幕发生的地方百步开外，一门小小的臼炮放出一束焰火，将她惊醒。这是一个信号。一千名农民发出骇人的喧嚣，与那叫俄国人闻风丧胆的绝望的冲锋呐喊十分相象。这时两万名掉队士兵由于自己的过错眼睁

① 当时有“超人视力”一说，巴尔扎克颇相信。

睁就要面对死亡或遭受奴役的命运。听到这喊声，这一声炮响，伯爵夫人跃出车外，恐慌万状地在雪原上奔跑，看见了烧毁的营地和人们抛进冰冷的别列津纳河中的致命木筏。少校菲利浦站在那里，对人群挥舞着军刀。德·旺迪耶尔夫人发出一声令人心寒的呼喊，站在上校面前。上校的心在剧烈跳动。她陷入沉思，首先茫然地望望这奇异的景象。在闪电般飞快的一刹那间，她的双眼现出没有智慧的清醒，我们在鸟儿那明亮的眼中常赞叹这种清醒。然后她带着一个沉思的人的那种生动表情，抬手抚额。她凝望着这活生生的回忆，这在她面前搬演的往事，她猛然向菲利浦扭过头去，看见了他。

可怕的寂静笼罩着人群。上校气喘吁吁，不敢开口，医生流下了热泪。斯泰法妮那美丽的面庞微微有了颜色。然后，颜色一点一点加深，她终于恢复了一个光芒四射的青春少女的鲜艳。她的面色变成了美丽的朱红。闪闪发光的智慧在生命和幸福中注入了勃勃生机。象大火燃烧一样，生命和幸福逐步扩展。痉挛般的颤抖从双脚传到心上。然后，斯泰法妮的双眼放射出一道绝美的光芒，一股生气勃勃的火光，这时，这些一瞬间迸发出来的现象之间似乎有了共同的联系。她活着，她在思考！她浑身一颤，也许是恐惧！上帝第二次亲自松开已经死去的舌头，再次将其火焰投进这熄灭了的灵魂。人的意志以波涛汹涌之势来到，使她灵魂久久离去的肉体又有了活力。

“斯泰法妮！”上校喊道。

“噢，你是菲利浦！”可怜的伯爵夫人说道。

上校向前伸出颤抖的双臂，她扑到上校怀里。一对情人紧紧拥抱，那情景吓坏了在场的人。斯泰法妮泪如雨下。突然，她的眼泪干了，仿佛遭了雷击，僵尸一般倒了下去。她轻声说了一句：

“永别了，菲利浦！我爱你，永别了！”

“啊，她死了！”上校张开手臂，大喊大叫。

年迈的医生接过侄女无生命的身躯，象一个小伙子一样亲吻了她，将她抱起，放在一堆木柴上。他自己坐下，望着伯爵夫人，将无力而又痉挛般颤抖的手放在她的胸口。心脏已不再跳动。

“真的，”他说，依次望望呆若木鸡的上校和斯泰法妮的面庞，“是，她死了。”死亡在斯泰法妮的面庞上撒下了光焰照人的美丽，转瞬即逝的光环，也许是灿烂前程的保证。

“啊！这微笑，”菲利浦大叫道，“您看看这微笑！这怎么可能？”

“她身体已经冰凉了，”方雅先生回答道。

德·絮西先生走开几步，以便不再凝望这景象。但是，他停下脚步，吹起了疯女人听得懂的曲子。不见情妇奔过来，他踉踉跄跄地远去，象个醉汉，一直吹着口哨，但是再也不回头。

在上流社会中，菲利浦·德·絮西将军被公认为是极其和蔼可亲、尤其天性快活的人。几天以前，一位贵妇人对他的情绪愉快、性情平稳极尽恭维之能事。

“啊，夫人，”他对她说，“晚上，我独自一人时，要对我白天开的玩笑付出很高的代价呢！”

“这么说，您偶尔会是独自一人了？”

“不，”他回答，微微一笑。

如果有哪位颇有眼力的人类天性观察家这时看到德·絮西伯爵的表情，说不定会浑身战栗。

“为什么您不结婚呢？”刚才那位贵妇人又说道。她有好几个女儿正在寄宿学校读书。“您很富有，有贵族头衔，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您有才华，有前途，一切在向您微笑。”

“对，”他回答，“但是，有一个微笑在杀死我。”

翌日，这位贵妇人十分惊异地获悉德·絮西先生夜里朝自己脑袋开了枪。对这个不同寻常的事件，上流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每个人都在找寻原因何在。按照每人推理的爱好，有人说是赌博，有人说是恋爱，有人说是野心，有人说是为人不知的放荡，用这些来解释这场灾难。实际上这是一八一二年开始的一出悲剧的最后一场。

只有两个人——一位法官和一位年迈的医生——知道，德·絮西伯爵先生是一个坚强的人。上帝赋予这些人一种不幸的能力，每日都能在他们向人所不知的魔鬼进行的可怕战斗中获胜。有一会儿，上帝从他们身上抽回了自己强有力的手，他们便支持不住了。

一八三〇年三月于巴黎

袁树仁 译

玛拉娜母女

献给梅兰伯爵夫人^①

虽然絮歇元帅在他的部队建立了严明的纪律，但也未能阻止部队刚攻下塔拉戈纳城^②时发生的骚动和混乱。据几位可靠的军人说，这种胜利的狂喜出奇地象一场抢劫，不过很快就被元帅弹压下去了。不久，城市恢复了正常秩序，各兵团在自己的区域驻扎下来，任命了城防司令。随后，军事管理人员也到了。当时，塔拉戈纳变成一座半法国、半西班牙式的城市。一切机构全按法国方式来组织，而同时又让西班牙人 *in petto*^③保持自己的民族爱好的自由。那场抢劫持续的时间颇难确定，但是，正象世上所有的事情一样，其原因却不难找到。原来，絮歇元帅的部队里有一个团，几乎全由意大利兵组成，指挥这个团的军官是一位名叫欧也纳的上校。此人骁

① 梅兰夫人(1789—1852)，生于哈瓦那，于一八一一年与帝国的将军梅兰伯爵结婚，并随他定居巴黎，梅兰夫人才貌双全，从一八三〇年直至去世，她主持的沙龙接待许多著名作家和音乐家，她本人也是极为出色的歌手，并有多种作品问世。

② 塔拉戈纳：西班牙城市，濒临地中海海岸。

③ 意大利文：暗中。

勇非凡，堪称缪拉^①第二，只因从戎太晚，既没得到贝格大公领地，也没被封为那不勒斯王，也没在皮佐吃枪子儿。王冠没得到，可是处在他那个位置，中弹倒挺容易，所以他曾经中过几弹就不足为怪了。他团里的兵是原意大利军团的残部。意大利的这个军团相当于法国驻殖民地的营队。军团兵站设在厄尔巴岛，这个兵站曾是两种人的体面流放地，一种是前途令人担惊受怕的世家子弟，一种是预先就被社会打上坏分子烙印的未能成功的伟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怀才不遇之辈，日后可能因得到某个女人的青睐而摆脱引人注目的困境，从而飞黄腾达；也可能在一顿狂饮后，因其酒肉朋友酒后失言而受连累，境况一败涂地。拿破仑把这些很有能量的人编在前线第六团，¹指望他们除了被炮弹炸死的以外，一个个都成为将军；不过皇上的计算只在死亡造成的损失上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团常有重大伤亡，但其团风始终不变，打仗方面美名远扬，私生活方面臭名昭著。围攻塔拉戈纳城期间，意大利兵失去了他们有名的比昂希上尉，就是这个比昂希，在一次战役中曾打赌要吃一颗西班牙哨兵的心，后来真这么干了。这段军营生活的插曲在别的书里（巴黎生活场景）已有叙述，并为第六团里广为流传的某些细节所证实。六团有一帮人可以称为魔鬼的化身，就是他们给六团带来了双重名声，比昂希则是这帮魔鬼的首领。尽管²如此，他却有一种骑士式的荣誉感，在军队里，谁有这股子精神，他的一切最荒唐的行径就都能得到原

^① 缪拉：拿破仑手下名将，以骁勇著称，于一八〇六年被封为贝格大公，一八〇八年封为那不勒斯王，一八一五年在意大利的皮佐被枪决，

谅。对此人不妨用一句话来概括：他若是生活在上个世纪，可能是一名了不得的海盗。攻打塔拉戈纳城的几天前，他在战斗中的一次卓越表现引起了上级的注意，元帅想予以确认。比昂希不要提升，不要抚恤金，也不要新的军功章，他要的奖赏就是让他第一个攻占塔拉戈纳城。元帅批准了他的请求，但随即就把这一诺言置诸脑后了；然而比昂希却使元帅记起了比昂希其人。狂热の上尉果然第一个把法兰西国旗插上城墙，而且就在那里被一个修士杀死了。

这段题外史话大有必要，可以使读者明白，六团怎么会首先进入塔拉戈纳城，最初的混乱——发生在武力占领的城市原是自然的事——又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发展成一场小规模 的抢劫。

六团有两名军官，在那群铁汉子中间并不起眼，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却将并列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第一位是军服供应部上尉，这是一种半军队半民政的官职。用当兵的话来说，他混得不错，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他自诩英勇，在交际场合总爱炫耀自己是六团的，爱吹胡子瞪眼睛，俨然一名准备摧毁一切的勇士。但伙伴们并不敬重他。他的财产使他变得谨小慎微，于是伙伴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乌鸦上尉。首先因为他象乌鸦一样在一法里外就能嗅到火药味，并且飞快地躲避子弹；其次，这个绰号包含一则军队里流行的无伤大雅的文字游戏，“乌鸦上尉”可听成“身材漂亮的上尉”，^①这个称号，他确实当之无愧，换了别人也会引以为荣。

^① 法语乌鸦(Cosleau)与漂亮身材(corps beau)是谐音。

这位上尉姓蒙特菲奥尔，是米兰有名的蒙特菲奥尔家族的后裔，不过意大利王国的法律不允许他带贵族头衔。在军队里他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小伙子，他打仗时之所以瞻前顾后，长得漂亮大概是不可告人的原因之一。万一鼻子受伤变了形，或是额头给砍一刀，或是脸颊上留下长长的疤痕，那么这张五官端正、标致、女人梦寐以求的脸，这张意大利最漂亮的脸蛋就会给毁了。这张脸颇象吉罗德^①一幅题为《开罗叛乱》的画中那个垂死的土耳其青年的脸型，面带忧伤，女人见了几乎没有不上当的。蒙特菲奥尔拥有一笔替代继承得来的财产，他早就把全部收入抵押了好些年，以供自己作那类在巴黎难以想象的、意大利式的消遣之用。为了硬捧一个据他说是爱他爱得发狂的蹩脚女歌手，他赞助米兰的一个剧院，弄得倾家荡产。话说回来，现在他前程似锦，不想拿它冒险去换块蹩脚的红缎子^②。他虽不是个勇士，但至少是个哲学家，用议会的语言来说，他有先例可循。腓力二世^③不是在圣康坦战役中发过誓，除非在宗教裁判所的柴堆上给烧死，他再也不上火线了吗？阿尔伯公爵不是也赞同他的看法，认为世界上最不上算的买卖就是违心地将皇冠换枪子儿吗？因此，不管是从侯爵的资格，还是从漂亮小伙子的资格来看，蒙特菲奥尔都是腓力二世派，再者，他还象腓力二世一样，是位深刻的政治家。对于团里伙伴给他起的外号，以及他们对他的蔑视，他自慰地

① 吉罗德(1767—1824)，法国画家。

② 指荣誉团勋章的红缎带。

③ 腓力二世，见本卷第89页注①。

想，这是一帮无赖，今后人们很可能不相信他们的看法，要是他们能在这场大杀戮中幸存的话。而且他的面孔不啻是一张价值很高的证书；他相信自己必定会升为上校，不管是靠某个女人帮忙，还是通过一种巧妙的变化，使他由军服供应科上尉变为团副官，再由团副官摇身变为某位好心元帅的副官。在他看来，晋级荣升只是换套服装的问题。于是，将来总有一天，某个报纸谈到他时会说，勇士蒙特菲奥尔上校云云。那时，他会有十万埃居的年金，再娶上一位名门闺秀，谁都不敢怀疑他的英勇，也不敢查证他是否真受过伤。最后，蒙特菲奥尔上尉还有个当军需官的朋友，一个普罗旺斯人，生在尼斯附近，名叫迪阿尔。

一个朋友，不管是在苦役牢里还是在艺术家的阁楼上结交的朋友，能使人在种种不幸中得到安慰。蒙特菲奥尔和迪阿尔是两位哲学家，干起坏事来互相默契，彼此从中得到生活的安慰，正如两位艺术家往往以对荣誉的希望来减轻生活的痛苦。对待战争，两人着眼于它的结果，而不是战争行为本身。因此他们把战死者简称为傻瓜。他们本该运筹于议会桌旁，却出于偶然当了兵。造物主用里齐奥^①的模子铸就了蒙特菲奥尔，在外交家的坩埚里浇出了迪阿尔。两人生就一副狂躁不安、活动不息的半女性的神经组织，行善和作恶的本领一样强；从这副机体里既能产生罪行，也能产生慷慨之举，既能产生胸怀伟大的行为，也能产生卑怯懦弱的行径，全要看这

① 里齐奥(1533—1566)：玛丽·斯图亚特王后的情人。此处作者的意思是：蒙特菲奥尔天生可做王后的情人。

种奇特素质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定。他们的命运也无时不取决于某些猛烈而又转瞬即逝的激情作用于神经系统或大或小的压力。迪阿尔是个相当精干的会计，但是团里的伙伴谁也不会把自己的钱包或遗嘱托付给他，这也许是出于军人对坐办公室职员的反感。军需官既不缺乏勇敢，也不缺乏青年人的豪爽，只是这种感情在某些人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当他们思来想去、掂斤称两时便丧失殆尽。迪阿尔的脾气如同金发女人的容貌一样变化无常，而且喜欢吹牛，夸夸其谈，信口开河。他自称艺术家，还学着某两位将军的样子搜集艺术作品，据他说，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不让艺术品流失，以飨后人。要对此人作一个确切的判断，会使他的伙伴们感到为难。他们中不少人因为常常在不同情况下求助于他的钱包，便以为他挺有钱；可是迪阿尔爱赌博，而赌徒没有分文是属于自己的。他和蒙特菲奥尔一样嗜赌，其他军官也和他们一起赌：因为，令人羞惭的是，围坐在绿色赌桌旁的人们，牌局一散可以互不打招呼，互不敬重，这样的事并不罕见。在有关吃西班牙哨兵的心那场打赌中，蒙特菲奥尔曾是比昂希的对立面。

攻城时，蒙特菲奥尔和迪阿尔落在队伍的后面，攻下了城，进入城市中心后，两人却冲在最前面。混战中这类凑巧的事是会有有的，不过这两位朋友则是惯于此道。他俩互相打气鼓励，大着胆子走进迷宫似的一条条幽暗狭窄的小街，各人去忙自己的事，一个寻找美人画，另一个寻找活美人。不知在堪拉戈纳城的一个什么地方，迪阿尔从一幢建筑物的门廊认出是一座修道院，大门已被捅开，他跳入内院，想止住士兵们的

狂暴举动。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两个巴黎大兵正要枪毙一幅阿尔巴纳^①画的圣母像，被他阻止了，他买下了这幅画，虽然两个轻步兵出于军人的狂热给圣母添了两撇胡子。蒙特菲奥尔呢，此时剩下他一人，他发现修道院对面有片呢绒店，从店房里朝他射来一枪，就在他居高临下察看时，他被一个闪电似的秋波所吸引，他急忙向那个好奇的少女回送一个眼波，可是少女的头早已缩到百叶窗的角落里去了。塔拉戈纳城被攻占了，愤怒的塔拉戈纳城从每个窗户射出子弹，被蹂躏的塔拉戈纳城披散着头发，半裸着身体，街道在燃烧，涌满了被杀的和正在进行屠杀的法国兵，这座城确实值得一看，值得一个大无畏的西班牙少女一看。这不是一场放大的斗牛战吗？一时间蒙特菲奥尔忘记了抢劫，对周围的喊叫声、火枪射击声、大炮轰鸣声全然听不见。他，一个意大利浪荡子，玩腻了意大利女人，玩腻了一般的女人，梦想一个到不了手的女人，因为他对所有女人都已感到厌倦，可他觉得这个西班牙少女的侧影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绝伦的形象。他，一个十足的荒淫之徒，一个看破一切的年轻人，我们这个社会产生的最可恶的淫棍，曾经将财产挥霍干净，以实现种种疯狂念头，满足种种情欲，他竟然还能因为这个侧影而动心。呢绒店爱国老板放的那一枪使他萌生一念：放火烧掉店铺。可是他只身一人，无法行动；战斗的中心在大广场上，那里还有几个西班牙人在负隅顽抗。突然，他有了个更妙的主意。这时迪阿尔从修道院出来，蒙特

① 阿尔巴纳(1578—1660)，意大利画家。

菲奥尔对他只字不提自己的发现，而是和他一道在城里蹓了好几趟。可是第二天，这位意大利上尉就强行住在呢绒商家里了。呢绒店不是一个军服供应科上尉理所当然的住处吗？

这位善良的西班牙人的家，底层是宽敞而幽暗的店铺，外面装了粗粗的铁栅栏，和巴黎伦巴第街的古老商店一样。店铺通向一间从内院采光的会客室，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带有中世纪的意味：被烟熏黑的古画，陈旧的壁幔，古色古香的壁炉，挂在钉子上的带羽饰的帽子，游击队的枪，还有霸尔多洛^①的大氅。会客室与厨房相连，是聚会的场所，大家在这唯一的厅堂里吃饭，就着不太明亮的炭盆烤火，一面抽烟，一面慷慨陈辞，^②点燃起人们心中对法国人仇恨的怒火。一张古式餐具台上摆着几只银质水壶和一些贵重的餐具，然而在吝啬的光线下，亮锃锃的物件也只能发出微弱的闪光。屋里的一切，甚至人的脸，都呈棕褐色，如同荷兰画派作品的基调。这间色调典雅、古风盎然的厅堂与店铺之间，有一个黑乎乎的楼梯通到货栈，借助一些开得很巧妙的窗孔，可以察看布匹。上面一层是老板和妻子的套房。突出到街面的屋顶下，做了个阁楼，用拱扶垛撑住，看上去挺古怪，学徒和女佣就住在这里；不过眼下东家占了他们的房间，把自己的套间让给了军官，大概是为了避免发生争吵。

① 霸尔多洛，法国作家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这位年事已高的医生想要自己的被监护人罗丝娜为妻，但罗丝娜和阿尔玛维华伯爵相爱，后者在仆人费加罗的帮助下最后得到心上人。这部喜剧的第四幕情节发生在夜间，霸尔多洛穿大氅以隐蔽自己。

蒙特菲奥尔自称原先是西班牙王国的臣民，受过拿破仑的迫害，现在不得已为他打仗；这番半真半假的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鉴于他的姓氏、出身和贵族头衔，他被邀请与这家人一起进餐。蒙特菲奥尔设法争取店主的好感是有他的道理的：他闻到了漂亮姑娘的味道，就象吃人的妖怪闻到了小拇指及其兄弟的新鲜人肉味。虽然他得到了呢绒商的信任，可是后者绝口不提家里有这么个姑娘；因此，在西班牙人家里度过的第一天中，他非但没看到任何姑娘的影子，甚至没听到任何声音，没觉察出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说明这古老的住宅里有位姑娘。不过这幢几乎全部木结构的房子的楼板之间发出很大的回响，因此上半夜当屋里一片寂静时，蒙特菲奥尔觉得有希望猜到那不知名的女子究竟藏在哪里。假设她是两位老人的独生女，那么她可能给关在阁楼上。这是两位老人在整个占领期间的住所。不过，没有一点迹象表明宝贝就藏在这里。军官把脸贴在用铅条加固的菱形小窗户上，窗户朝着内院，院子四周围着发黑的高墙；他只看到从老两口房间的窗户里射出来的灯光，听见他们的咳嗽声，走来走去脚步声和说话声。至于那姑娘，连影子也没见。蒙特菲奥尔是个极有心计的人，当然不会冒着断送好事的危险，连夜在屋子里四处探测，或是去轻轻敲打每个房间的门。那个西班牙人身为父亲，又是做呢绒生意的，想必很多疑，何况还是位热血的爱国者，若是被他发现，那就必死无疑。于是上尉决定耐心等待，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时间的作用和人们的弱点上，因为世上所有的人，时间一长就会忘了防备，即便是恶棍也是如此，更不用说

好人。第二天，他看见厨房里有吊床模样的东西，猜想这是女佣睡觉的地方。至于学徒呢，他在店铺的柜台上过夜。这天吃晚饭时，蒙特菲奥尔又大骂拿破仑，骂得男主人那张布满愁云的脸绽开了笑容（这位严肃的西班牙人的黑脸颇象过去刻在列贝克三弦琴琴把上的头像）；他妻子那张苍老的、皱纹重叠的脸上也重又露出了笑意，那是一种仇恨的快意的微笑。一盏灯和壁炉的火光在这间高雅的厅堂射出怪诞的光亮。女主人刚给他们的半个同胞敬了一支小雪茄。就在这时，蒙特菲奥尔听见壁幔后发出衣裙的窸窣声和椅子翻倒的声音。

“这下可好！”店主老婆说，脸变得煞白，“愿所有的圣人帮助我们，可别出什么乱子。”

“那里藏着人？”意大利人不动声色地说。

呢绒商忍不住对世上的女孩子骂了一句粗话。他那万分惊慌的老婆打开一扇暗门，领出来一位吓得半死的姑娘，正是意大利人朝思暮想的美人，他高兴极了，却做出毫不关心的样子。为了不让人看出是假装，他看看年轻姑娘，然后回过头来用母语对男主人说：“她是您女儿吗？先生？”

佩雷兹·德·拉古尼雅——这是呢绒商的名字——早先在热那亚、佛罗伦萨和里窝那有不少贸易关系，所以会意大利语，使用意大利语回答说：“不是，她要是我的女儿，我倒不会这么小心谨慎了。她是别人托我们照料的孩子，我宁愿死，也不能让她有个三长两短。可是，要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听话，您倒试试看！”

“她很美，”蒙特菲奥尔神情冷漠地说，随后不再看姑娘。

“她母亲的美貌是相当出名的，”商人答道。

两人继续抽着烟，一面互相观察对方。蒙特菲奥尔给自己定了条法规，决不让自己的目光败露表面的冷漠，可是在佩雷兹转过头去吐痰的当儿，他还是斗胆偷偷朝少女睨了一眼，恰巧与少女投过来的灼灼目光相遇。淫棍和雕塑家的眼力使他们具有一种惹祸的本领，可以说他们能够透过女人的衣服看到她们赤裸的肉体，通过迅速而极有洞察力的推断，猜到她们体形的线条。当时蒙特菲奥尔就是以这种本领一眼看出，这位少女是造物的一件杰作，要创造出这样的作品需要全部爱情的幸福。这是一张洁白的脸蛋，西班牙的阳光给它抹上了一层淡淡的茶色，使脸部天使般宁静的表情平添了一种火辣辣的傲气，白皙的皮色下透出的这种微光可能来自地道的摩尔人的血统，使皮色更水灵更鲜艳。乌黑的长发扎在头顶上再披散下来，围着娇嫩透明的耳朵，显出白里透蓝的颈项的优美线条。浓密的发卷越发衬托出热烈的眸子和弧形的红唇。当地人穿的巴斯克紧身衣更突出了她那柳枝般柔软的细腰。这不是意大利圣母，而是西班牙圣母，是牟利罗^①笔下的圣母，唯有这位艺术家胆大，画过腹中怀着耶稣、陶醉在幸福中的圣母，那真是最大胆、最热情的画家狂热想象的产物。这个姑娘身上集中了三种禀赋，而其中任何一种便足以使一个女人象天仙，那就是：海底珍珠的纯净，西班牙圣女泰蕾丝高

① 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著名画家。

尚而热烈的气质，以及自己尚未意识到的肉感。她的出现起了神符的作用，蒙特菲奥尔顿时觉得周围没有一样东西是陈旧的了：少女使一切恢复了青春。她的在场使蒙特菲奥尔心里无比甜美，可惜时间不长，不知名的姑娘很快又被送回那个神秘的房间，从此，女仆公开往里面送灯、送饭。

“您把她藏起来是对的，”蒙特菲奥尔用意大利语说，“我替您保密。天晓得！我们有些将军会用武力把她抢走的。”

蒙特菲奥尔心醉神迷到想娶她的程度。于是向主人打听她的情况。佩雷兹很乐意把他如何成了姑娘的保护人的故事讲给军官听。谨慎的西班牙人之所以决定向他和盘托出，原因有二：一是蒙特菲奥尔家族的赫赫声名，他早在意大利时就听说过；二是意在说明，想要勾引这个姑娘障碍有多大。虽然这个老好人有某种族长的口才，这口才与他的朴实作风以及向占领军开枪的胆量完全协调，不过他的长篇大论最好还是给概括一下。

法国大革命改变了那些成为战争舞台的国家的风尚。一天，塔拉戈纳来了一名妓女，威尼斯沦陷后她被赶出威尼斯，来到这里。这女人的一生充满了小说式的遭遇和曲折离奇的经历。在她这类被排斥于上流社会之外的女人中，谁也不象她那样如此频繁地受命运的播弄：有时，凭某位被她那非凡的美貌打动了心的老爷一时高兴，她过上一段好日子，穿金戴银，享尽荣华富贵。每天鲜花不断，高车驷马，仆役前呼后拥，住的是挂满名画的豪华公馆，财大气粗，周游各国，那气派俨然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总之，她过着至尊至贵的女王式的生活，要

什么有什么,甚至没有要的也能有。可是忽然,她的钱光了,不管是她自己,还是大学者、物理学家、化学家或者其他任何人,谁也弄不清她的钱是怎么花光的,于是她重又流落街头,穷困潦倒,除了她那威力无比的美貌外一无所有,然而她活得无忧无虑,从不想过去、现在和将来。她爱上了某个嗜赌的穷军官的胡子,便跟着他过苦日子,象狗依恋主人似地依恋他,与他分担军人生活的艰辛,还要给他以安慰;此外,她能随遇而安,在阁楼的屋顶下跟在阔气的锦缎被里一样能睡得美美的。她既有意大利血统又有西班牙血统,她严格遵守宗教礼仪,曾不止一次对前来求欢的人说:“明天再来,今天我是属于上帝的。”她好似一团揉和着金子和香水的污泥,她无牵无挂,无忧无虑,爱便爱得发狂,她心里种下了宗教信仰,犹如泥潭里掉下一颗钻石。她的生命在医院开始,也将在医院结束,她整个人、整整一生都象赌徒似地靠碰运气;最后,她掌握了一种高超的炼丹术,能用邪恶燃旺坩埚的火,在这只坩埚里,豪富的家产熔化了,名门望族的荣誉和祖祖辈辈积累的财富全化为乌有;她的这一切都来自一种特别的天才,这种天才从中世纪开始便忠实地在母女间世代相传。这个女人姓玛拉娜。她的家族是纯粹的母系家族,自十三世纪以来,父亲这一概念,父亲这个人,他的姓名、权力在这个家族里是没人知道的。玛拉娜这个字对整个家族犹如斯图亚特爵位^①之于有名的苏格兰王室,由于世代继承同一官职,最后这一官职的称号代替

^① 斯图亚特,原文Stuart(Stewart),意为王室总管。

了家族姓氏。

早在十四至十五世纪，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三国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它们有时联合起来，有时相互间又发生连续不断的战争。那时在这三个国家，玛拉娜这个字从广义上讲是泛指妓女。这种女人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法国只有尼依·德·朗克洛^①和玛丽蓉·德·洛尔姆^②扮演过安帕丽亚、卡塔琳娜、^③玛拉娜们的角色。这些女人在前几个世纪能把教士、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聚集在她们的沙龙里。有一位安帕丽亚出于一时的忏悔曾在罗马建了不知是哪一座教堂，一如罗多珀^④从前曾在埃及造了一座金字塔。玛拉娜这个姓原先作为耻辱的印记烙在本故事所讲的这个古怪的家族身上，后来终于成了这个家族的姓，而且使其罪恶因历史悠久而变得高贵了。然而，有一天，——是富足的一天还是贫困的一天，不得而知，这个问题是上帝和她之间的秘密，不过肯定是在虔诚和忧伤的时刻——十九世纪的一位玛拉娜脚踩在泥淖中，脑袋却在天国里。她诅咒自己血管中流的血，也诅咒自己，她担心日后有个女儿，于是以最坚强

① 尼依·德·朗克洛(1620—1705)，法国贵妇，以才貌著称，在她的沙龙中汇集了当时最有才智的一批人。

② 玛丽蓉·德·洛尔姆(1611—1650)，容貌超人，才智非凡，因在投石党运动中受牵连服毒自杀，维克多·雨果的悲剧《玛丽蓉·德·洛尔姆》中的主人公。

③ 安帕丽亚系十六世纪罗马名妓，卡塔琳娜系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中的名妓。

④ 罗多珀，公元前古希腊名妓，造金字塔一事实为传说。

的意志——苦役犯的意志，以天底下最严格的诚实发誓，这类女人发起誓来都有这股劲儿；她在祭坛前，怀着对祭坛的信仰发誓，一定要把女儿培养成一个贤德的女人，一个圣女，为所有这些堕落的女人以及她们犯下的一连串情罪，送一位天使到天国里去。誓言立下以后，她身体里玛拉娜家族的血讲话了，这个妓女重又投身到冒险生活中去，只是心里多了一重牵挂。后来她对一个男人产生了爱情，那是一种妓女的强烈爱情，正象亨利埃特·威尔逊对蓬松比，迪皮伊小姐对博林布罗克，或是佩斯凯尔侯爵夫人对她丈夫的那种爱，^①不，她不是爱，而简直是崇拜那个一头金发，半象女人的男人，她觉得他有许多自己所缺乏的美德，她把一切邪恶全揽在自己身上。他们俩的结合是荒唐的，既没经过上帝的祝福也没经过世俗的祝福，这种结合也许只能用幸福来解释，然而却从未得到幸福的宽宥，对这样的结合，连恬不知耻的人也总有一天会脸红。不久，她和这个软弱的男人生了个女孩，一个需要拯救的女孩，她希望这孩子有美好的一生，尤其有她自己所缺乏的廉耻心。从此，不管她生活得幸福还是悲惨，阔气还是穷困，她心中怀着一种纯洁的感情，那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因为它是最无私的。爱情还有它的自私性，然而母爱却一点没有。世

① 亨利埃特·威尔逊(1786—约1846)的容貌在一八一〇至一八二五年间驰名伦敦和巴黎。蓬松比子爵(约1770—1855)是她的情人。迪皮伊小姐系玛丽·克莱尔·德尚·德·马西尼(1665—1750)之误。玛丽·克莱尔原为维莱特侯爵夫人，后成为博林布罗克子爵夫人。佩斯凯尔侯爵夫人系佩斯卡拉侯爵夫人(1492—1547)之误，佩斯卡拉侯爵(1489—1525)系原籍西班牙的意大利雇佣军军官，他死后，妻子仍然对他忠贞不二。

界上还从来没有一个母亲有玛拉娜那么强的母性；因为，她终生沉沦，母性可能成为她的救生圈。多送一个天使到天国里去，圣洁地完成她在尘世间的一部分责任，这不比为时已晚的悔恨更有意义吗？这不是她能让上帝接受的唯一纯洁祈求吗？因此，当老天赐给她这个女孩，她的马利亚-珠安娜-佩皮塔时（她恨不得让所有传说里的圣女做她女儿的主保圣人），她深深感到做母亲的尊严，以至于恳求邪恶之魔暂时松开它的魔爪。她变得很贤慧，一人深居简出，不再赴宴会和晚会，不再寻欢作乐，不再谈情说爱。女儿那小小的摇篮盛着她所有的财富，所有的欢乐。女儿那稚嫩的声音为她在灼热的沙漠似的生活里建造了一片绿洲。这种感情是无法用其他任何感情来衡量的。它包括了所有人类的感情和所有美妙的希望。玛拉娜不愿让她的女儿沾上任何污点，除了与生俱来的原罪，她设法让女儿一生下来就接受所有社会道德的洗礼；她要求年轻的父亲把自己的财产和姓氏给女儿。这样，女儿就不叫珠安娜·玛拉娜，而叫珠安娜·德·芒西尼了。她在欢乐和亲吻、陶醉和幸福中过了七年，然后，可怜的玛拉娜不得不离开她的偶像，为的是不让家族世世代代的耻辱把女儿压得抬不起头来。为了女儿的利益，这位母亲勇敢地放弃了女儿，忍着揪心的痛苦为她另找了一位母亲、一个家庭，好让她养成另一种生活习惯，并模仿圣洁的榜样。一个母亲的让位要么是一种骇人听闻的行为，要么是一种崇高卓绝的行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崇高卓绝的行为吗？

机缘让她在塔拉戈纳城遇到拉古尼雅夫妇，并且使她有

机会看到了这位西班牙人的廉洁和他妻子的贤慧。对他们来说，玛拉娜的来到如同解救天使降临。当时，呢绒商的产业和荣誉正暂时受到威胁，迫切需要有人暗中相助。玛拉娜把本来给珠安娜作嫁资的钱给了他，不要他感谢，也不要他付利息。她的法律观认为，契约是凭良心的事，匕首是弱者的法律，上帝是最高法庭。她坦白地向拉古尼雅夫人叙述了自己不幸的处境，尔后便把女儿和财产都托付给这个古老的、有着白璧无瑕的名声的西班牙家庭。拉古尼雅夫人没有孩子，很高兴抚养一个养女。妓女离开了她亲爱的珠安娜，确信给她找到了一位母亲，这位母亲将把她培养成一个芒西尼；而不是一个玛拉娜。女儿的前途有了保障。可怜的妓女，失掉孩子的母亲，离开了商人纯朴、普通的家，这个家保持着中产阶级世家的品德，笼罩着宗教信仰、圣洁的感情和荣誉感，她离开时，忍住了自己的痛苦，因为她想象珠安娜将是清白的姑娘，规矩的妻子和母亲，一个一辈子幸福的母亲。不过在跨出大门时，她洒下了连天使也会感动的眼泪。自打这充满悲苦和希望的一天以后，玛拉娜曾为某种无法克服的预感所驱使，三次来看望她的女儿。第一次是珠安娜得了一种危险的病。“我知道她病了”，玛拉娜一进门便对佩雷兹说。原来，她身在远处却梦见珠安娜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她服侍她，日夜守在她身边，直到她康复。一天早晨，女儿还在酣睡时，她在她额头上亲了亲，然后走了，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分。妓女不能与母亲并存。第二次是珠安娜·德·芒西尼领圣体，玛拉娜来到教堂。她衣著朴素，不声不响，躲在一根柱子后面。被摒弃的

母亲在女儿身上看到了往昔的自己，同样天使般纯洁的面容，纯洁得象阿尔卑斯山山峰上刚刚落下的白雪。可是这位母亲毕竟是妓女，她心灵深处感到一种比所有的爱情加在一起还要强烈的妒忌，她离开了教堂，因为她看见拉古尼雅夫人站在那儿，满脸喜气洋洋，太象真正的母亲了，再多呆一会儿她就无法抗拒杀掉拉古尼雅夫人的欲望了。最近一次母女见面是在米兰，呢绒商和他妻子到那儿去了。玛拉娜以一副女皇的气派路过科尔索；她闪电似地在女儿眼前露了露面，没有被认出来。多么折磨人的忧虑！这个身上印满了吻的玛拉娜只缺少一个吻，她愿意拿其他所有的吻来换取这个吻，那就是女儿给母亲，给一个受尊敬的、身上闪耀着家庭美德光辉的母亲的清新、欢乐的吻。对她来说，活生生的珠安娜已经死了！可是，一种甜蜜的思想又使她振奋起来。这时，利纳公爵问她：“你怎么了，我的宝贝？”她在想，珠安娜从此得救了。她将来也许是个地位卑微的女人，然而不会是个无耻的娼妓，不会任所有的男人对她说：“你怎么了，我的宝贝！”总之，商人和他妻子一丝不苟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珠安娜的财产——也就是他们的财产——可能已翻了十番。佩雷兹如今是省里最富有的商人，他对珠安娜怀着一种近乎迷信的感情。不正是这个天仙般人儿的来临，先使他们古老的家族免于丢人的破产，继而又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昌盛吗？他妻子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对人體贴入微，把珠安娜培养成一个虔信上帝、既美丽又纯洁的孩子，有资格做一个庄园主的妻子，或是富商的妻子，她不会缺乏锦绣前程所需要的任何品德；佩雷兹早就想到马德里去一

趟，要不是发生了前面讲到的事，佩雷兹也许已经把她许配给西班牙某个贵族了。

“我不知道现在玛拉娜在哪里，”佩雷兹结束他的故事时说，“可是不管她在天涯还是海角，要是得知我们省份已被你们的部队占领，塔拉戈纳城已被包围，她一定会赶来守护她的女儿。”

商人的叙述改变了意大利上尉的决心，他不要珠安娜·德·芒西尼做蒙特菲奥尔侯爵夫人了。从少女透过百叶窗和他交换的眼波，从她刚刚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要的手腕，以及给他投来的最后一瞥，他认出了玛拉娜的血统。这个浪荡子想娶一个品行好的女人哩！眼下他的艳遇充满惊险，不过这种危险不会把人——哪怕是最胆小的人吓倒，因为它使爱情及其欢乐更富有刺激性。柜台上睡着伙计，厨房里的吊床上睡着女佣人，佩雷兹和他妻子大概象所有老人一样睡得很惊醒，房子的回声很大，白天有严密的看守，这些都是障碍，使他的爱情可望而不可即。然而，这好奇的意大利姑娘血管里奔流的是玛拉娜家族的血，从风俗习惯来说，她是西班牙人，她确实还是个处女，不过正迫不及待想尝尝爱情的滋味。情欲、少女和蒙特菲奥尔，三者加在一起可以对抗整个宇宙。

一帆风顺的人特有的直觉，以及自己也说不清的模糊希望（人们称之为预感，这个词极能反映真实情况）驱使着蒙特菲奥尔。入夜之初，他守在窗前，专心一意注视着下方，估计那是老夫妻藏匿他们晚年的宝贝和欢乐的秘密房间所在的位置。底层和二楼之间的中二层（我用法国人的说法，好让读者

对场所有更清楚的了解)把两个年轻人隔开了。上尉无法求助于恋人在这种情况下创造的人为语言,即在楼板上弄出有一定含义的响声。可是机遇,或者说不定就是那位姑娘,来帮他的忙了!就在他站到窗前时,发现内院黑魑魑的高墙上有一个圆形光区,光区中间显现出珠安娜的剪影;从影子的姿势和手臂反复的动作来看,她正在作夜间的梳妆。

“她是独自一人吗?”蒙特菲奥尔暗自思忖。“我能不能拿根线,一端系上一封信,里面包几枚钱币,用来敲打她的小房间采光的小圆窗,但又不发生危险呢?”

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短信,一封地道军官的信,一个被家庭放逐到厄尔巴岛当兵的人写的信,一个过去身上洒满麝香水、如今成了军服供应科上尉的没落侯爵写的信。他用所有可以做绳索的材料编了根绳子,把信拴在绳子上,信里装上几枚埃居,然后在万籁俱寂中将绳子滑到光圈中间。

“我可以从投在墙上的影子知道,她母亲或女佣是否陪伴着她,如果她不是一个人,”蒙特菲奥尔想,“我就赶紧把绳子收上来。”

经过无数次不难想象的困难,钱币终于打着了窗玻璃,墙上只有一张脸,只有珠安娜苗条的上半个身影在晃动。姑娘轻轻打开窗格,看见了信,把它取下,站在那儿读起来。蒙特菲奥尔在信上自报了姓名,约她幽会;还用小说里的陈词滥调表白,愿向珠安娜·德·芒西尼奉献他的一颗心,并愿娶她为妻。真是无耻而庸俗的伎俩,然而这种伎俩却总是成功无疑!在珠安娜这个年龄,心灵的高尚不是更增加了年轻无知的危

险吗？那个时期的一位诗人说得妙：“女人只在她充满力量时委身于人。”当情夫被爱得最深时，却假装怀疑他挑起的爱情；一个轻信而高傲的姑娘想出一些需要她作出牺牲的事，她既不够了解世界，也不够了解男人，不会在激情中保持冷静，不会鄙视那种忍心接受为赎出虚伪的责备而奉献出来的生命的男人。

自有绝妙的人类社会以来，年轻姑娘常因徘徊在谨小慎微、思前顾后的美德与失足的灾难之间痛苦万分。倘若她抵抗，就要失去爱情，而且看来是最甜美的初恋；倘若她轻率，就会毁掉一门亲事。只要看一眼曲折复杂的巴黎社会生活，就无法怀疑宗教存在的必要性，尽管并不是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姑娘被引诱失身。可是巴黎地处纬度四十八度，而塔拉戈纳城地处纬度四十一度。气候影响这个老问题仍然有助于叙述者解释突兀的故事结局，爱情中的轻率或防范。

蒙特菲奥尔两眼紧盯着显现在光圈中心美丽的黑色侧影。他和珠安娜两人互相见不着。一条该死的檐楣不巧横亘在两层之间，使两个恋人无法把身子探出窗外，也无法进行无声的对话。上尉只得将全部精神和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光圈上，兴许姑娘会天真地用手势表达她的思想，他要是不注意就会看不到。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珠安娜的奇怪动作不可能给蒙特菲奥尔任何希望。她极有兴致地剪着信纸。品行端正、作风正派的人在产生怀疑时，常常会象喜剧中的霸尔多洛出于妒忌时那样采取预防措施。一无纸张二无笔墨的珠安娜用剪刀来写回条。不多一会儿，她把信重新系在绳子上，上尉把

信拉上来，打开，置于灯光下，只见几个镂空字母组成来吧！

“来！”他自语道，“不顾佩雷兹的毒药、火枪、匕首啦！柜台上的学徒刚刚睡着！吊床上还睡着女佣人！这房子里回声大得跟剧院的男低音声部似的，从这儿就能听到老佩雷兹的鼾声。来？！这么说，她是破罐子破摔啦？”

多么令人痛心的想法！只有淫棍才有这种逻辑，才忍心惩罚女人的一片忠诚。人类创造了撒旦和洛弗拉斯^①，可是处女是天使，人类只可能把自己的邪恶加在她身上；她是如此伟大，如此美丽，人类不可能使她更加伟大，更加美丽；他所能做的就是把她拖进肮脏的生活，使她蒙受耻辱。蒙特菲奥尔一直等到夜间人们最想睡的时刻；然后他把上述的顾虑置诸脑后，脱去鞋子，带上枪，一步一步往下走，有时停下来侧耳细听寂静中有无动静，双手向前伸出，摸索着踏级，在黑暗中差不多能看见东西了，不过始终准备一有风吹草动便回到自己的居室。这个意大利人穿上了他最神气的军服，黑头发上抹了香水，生就的英俊仪表经过打扮修饰愈发有一种特别的风采；大部分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和女人一样爱俏。蒙特菲奥尔顺利来到少女住的小房间的暗门外，这个藏身之地开在屋子的一个角落，与一个壁凹打通，在地皮昂贵、人们不得不把房子造得一间紧挨一间的地方，常形成这种奇怪的壁凹。这间小屋由珠安娜一人专用，白天她就呆在小屋里，远离人们的视线。在这以前，她一直睡在养母身边，现在老夫妻安身的阁

① 洛弗拉斯，英国作家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哈洛》中的人物，一个专事勾引女性的花花公子。

楼太挤，无法让养女和他们睡在一个房间。拉古尼雅夫人只得让暗门的钥匙和最有效的宗教思想（它们已成为一种迷信）来守护她，让姑娘天生的傲气和她那含羞草似的敏感来防卫她，这些性格特征使芒西尼成为女性中出类拔萃的人，她同样也具有女性最动人的品德和一触即发的灵感；是单调、朴实、圣洁的生活使激荡在她心中的玛拉娜家族的热血平静下来、清凉下来。她的养母称这种血统为魔鬼的诱惑。蒙特菲奥尔根据地板上一道细细的亮光找到了门的位置；他在门上轻轻刮了刮，珠安娜开了门。蒙特菲奥尔走进去，心怦怦直跳。他在这位闭门独居的姑娘身上看到一种天真的好奇，一种对自己处境的危险一无所知，以及憨厚的钦佩表情，他一时被眼前圣洁的图景感动了。

墙上蒙着灰底紫花的壁幔；一张乌木小衣柜，一面古色古香的镜子，一把老式的大安乐椅，也是乌木的，罩着绒绣的椅面；还有一张带扭曲型桌腿的桌子，地板上铺着一块漂亮的地毯；桌边放一把椅子，这就是全部家具。但桌上摆着鲜花和刺绣活计；房间尽里头，是一张狭窄的小床，珠安娜正坐在床上沉思；床的上方挂着三幅画；床头挂着带有圣水杯的耶稣蒙难十字架和镶在镜框里用金字写成的祈祷词。花儿散发出淡淡的幽香，蜡烛放射出柔和的光亮；一切是那么恬静、纯洁、神圣。珠安娜梦幻般的思想，尤其是她本人的魅力传给了周围的事物，她的灵秀使四壁生辉，如同珍珠在贝壳中熠熠发光。珠安娜身穿白色衣裙，天生丽质，无须任何打扮，她放下了祈祷念珠去呼唤爱情。面对这一切，蒙特菲奥尔本来只可能产

生敬意，然而静谧的夜晚和珠安娜显得那么温柔多情，白色的小床露出半掀开的被子和熟知珠安娜千百种纷乱情思的枕头。蒙特菲奥尔站在那儿好久，陶醉在从未体验过的幸福中，也许撒旦从密布天际的乌云空隙间看到一线天时，就体会到这种幸福。

“我一看到您，就爱上您了。”他用意大利人的抑扬音调，操着纯粹的托斯卡纳^①方言说。“我的心和我的生命全交给您了，永远交给您，如果您愿意的话。”爱情的语言使这几句话那么美好，珠安娜听着，竭力把这声音同空气一起吸入肺腑。

“可怜的孩子，您怎么能在这黑屋子里生活那么久，竟然没有夭折呢？您生来应该统治世界，住在王宫里，天天过节，感受您给别人带来的欢乐，让所有的人拜倒在您的脚下，让您那盖世无双的美貌的光彩使最华美的珍宝黯然失色，而您却孤独地生活在这里，陪伴两个商人。”

这番话是有用意的。他想知道珠安娜是否有过心上人。

“您说得对，”她答道，“可是，我心灵深处的思想是谁告诉您的呢？近几个月来，我苦闷得要命。的确，我宁愿死也不能在这个家里再呆下去了。看见这刺绣了吗？没有一针不绣着我的千万种可怕的念头。有多少次我想逃出去投身大海！为什么？现在已经说不清了……也许是孩子的微不足道的忧伤，虽然幼稚可笑，却非常强烈……晚上，我常常象人们最后一次

^① 托斯卡纳是意大利中部地区。

拥抱母亲那样拥抱我妈妈，心里对自己说：‘明天我就自杀。’过后，我并没去死。自杀的人是要下地狱的，而我是那么害怕地狱，于是我强迫自己活下去，每天在同样的时刻起床、睡觉、工作，每天重复做同样的事。我并不感到无聊，我痛苦……可是我的父母爱我如掌上明珠。唉！我心眼儿坏，我对忏悔神甫就是这么说的。”

“您一直呆在这里，毫无消遣娱乐吗？”

“呵！我并不是一直这样的。十五岁之前，我喜欢歌咏、音乐、宗教节日。我幸福，觉得自己象天使，没有一点罪孽，可以每星期领一次圣体，还有，我爱上帝。可是三年来，我各方面都在一天天变化。先是要房间里摆上鲜花，我有过很美的花儿；后来又要……不，我什么都不要了，”她停顿了一下，微笑着对蒙特菲奥尔说。“您在信里不是说您会永远爱我吗？”

“是的，我的珠安娜，”蒙特菲奥尔激动地轻声说，一面搂住可爱的姑娘的腰，用力把她紧紧贴在自己的胸脯上，“是的，可是，请让我对你如同你对上帝那样讲话。难道你不是比天上的圣母马利亚更美吗？听着，我向你发誓，”他吻着珠安娜的头发接着说；“我把你的额头当作最崇高的圣坛起誓，要把你看作我的偶像，要为你花尽我所有的财产。我的轻便马车归你，我在米兰的宅邸归你，我家祖传的首饰、钻石都归你；我要每天给你新的装饰品；给你千百种享受和世界上所有的快乐。”

“不错，”她说，“这些我都很喜欢；不过我从心底里觉得，

世上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丈夫。Mio caro sposo!”^①她又用意大利语说：因为意大利语言及其发音赋予这几个字的柔情蜜意和优美音韵是法文所不可能具有的。而意大利语是珠安娜的母语。

“我会看到，”她接着说，一面向蒙特菲奥尔投去孩童般纯洁的一瞥，“我会在他身上又看到我珍爱的宗教，他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他。这个人，难道就是您吗？”她说，“啊，当然是您，”她停了一下嚷道。“来，您来瞧这幅画，是我父亲从意大利给我带来的。”

她拿起一支蜡烛，对蒙特菲奥尔示了示意，指给他看床脚下一幅圣米迦勒把魔鬼打倒在地的画。

“您瞧，他的眼睛不是和您的一模一样吗？所以当我看见您站在街上，我觉得我们的相逢是老天的暗示。今天早晨母亲喊我做祷告之前，我在沉思中曾一次又一次端详这幅画，端详这个天使，以致最后把它看成是我的丈夫了。啊！我的上帝，我是怎么想就对您怎么说的。您大概会觉得我很疯疯癫癫吧；不过，要是您知道，一个与世隔绝的女人是多么需要说出压得她透不过气来的思想啊！我独自一人时，常常对这些花儿讲话，对壁幔上的花束讲话，它们比父亲和母亲更理解我，父母亲总是那么严肃。”

“珠安娜，”蒙特菲奥尔说，一面拿起她的双手狂热地亲吻着，这狂热在他的眼睛、动作和声音里同时爆发出来，“请你象对丈夫、对你自己一样对我讲话吧。您受过的苦也是我受过

^① 意大利文：我亲爱的丈夫。

的苦。我们之间只需要很少的语言就能互相了解彼此的过去；可是没有足够的语言能表达我们未来的无上幸福。把你的手放在我胸口，你感觉出它跳得有多厉害吗？上帝看得见我们，听得见我们，让我们在它面前互相许下诺言，要一辈子彼此忠贞不渝。喏，收下这指环……把你的给我。”

“把我的指环给您！”珠安娜惶恐地说道。

“为什么不呢？”蒙特菲奥尔问，见珠安娜如此天真，他有些不安。

“可是这只戒指是教皇圣父给的；我小的时候，一位漂亮的贵妇人把它戴在我的手指上，这位夫人抚养过我，是她把我寄养在这一家的，她叫我永远保存好这只戒指。”

“珠安娜，这么说你不爱我啰？”

“啊！”她说，“戒指在这儿。您，比我好，不是吗？”

她拿着戒子，索索发抖，一面把它紧紧攥在手中，一面用含着疑问的尖锐而清醒的目光注视着蒙特菲奥尔。

“呵！我的珠安娜，”蒙特菲奥尔说，同时把她拥在怀里，“只有恶魔才忍心欺骗你……我会永远爱你的……”

珠安娜变得若有所思。蒙特菲奥尔内心想，这是第一次见面，不能做出任何鲁莽举动吓坏这位如此纯洁的姑娘，她的轻率与其说是出于情欲，不如说是出于品德的高尚。因此他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自己那极有魅力的英俊外表，寄希望于两只指环的清白结合，这是最美妙、最轻而易举、也是最强有力的结合，是心灵的结合。这一夜余下的时间以及第二天白天，珠安娜的想象力定会助长她的激情。故而他竭力表现得

既温柔又彬彬有礼。怀着这种想法，再加上他的激情，尤其是珠安娜在他心头挑起的欲念，他百般温存，甜言蜜语，他用新生活的种种计划吸引她，用最绚丽的色彩给她描绘外面的世界，和她谈年轻姑娘最乐意听的家庭琐事，和她商讨充满争论的婚约，爱情从而有了权利，也变得更真实了。他们还决定了夜间幽会的通常时间，之后，他离开了幸福的、前后判若两人的珠安娜；纯洁的、圣女似的珠安娜已不复存在，在她向情人投去的最后一瞥中，在她把前额凑近情人唇边的优美动作中，所流露的热情已超出了一个姑娘被许可的范围。这一切是寂寞无聊的生活以及与她天性相悖的工作造成的；要她成为一个明智、规矩的女人，原应该让她逐渐习惯外面的世界，或者干脆永远与外界隔绝。

“明天，我会觉得白天很长很长的，”她说，一面让他在脑门上印上还算贞洁的一吻，“您要待在客厅里，说话响一点，好让我听到您的声音，它会充实我的心。”

听了这话，猜透了珠安娜整个生活的蒙特菲奥尔，对自己能控制情欲以便更好地满足情欲感到洋洋自得了。他平安地回到了楼上自己屋里。十天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扰乱这一家的平静和孤寂。蒙特菲奥尔对老佩雷兹、拉古尼雅夫人、小伙计，甚至女仆使出了意大利人献媚、讨好的浑身解数，并且得到大家的喜爱；他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但他从不利用这一点来要求见一见珠安娜，或要求打开那个藏娇小室的暗门。倒是渴望见到情人的意大利姑娘几次三番叫他提出这些要求，可是为了谨慎起见，他总是拒绝。此外，他运用自己的信

誉和全部本领，麻痹了那对老人的警觉性，以致两人见到他，一个军人，每天到中午才起床竟毫不以为怪。上尉自称身体不适。当全家进入梦乡时，这对情侣便过起他们的夜生活来。蒙特菲奥尔是个浪荡子，淫乐的习惯使他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冷静，否则，这十天里两人可能已败露十次了。一个情场新手，由于初恋时的天真老实，会情不自禁做出些可爱的有失检点的言行，这种冲动原是难以抵御的。然而意大利军官任凭珠安娜赌气、发狂，将自己的长发做成锁链围在他脖子上想把他留住，竟然不为所动。话说回来，就是最能明察秋毫的人也很难觉察他们夜间幽会的隐情。想必蒙特菲奥尔因为稳操胜券，有意一步步慢慢勾引，让情欲之火逐渐蔓延，最后全部燃烧起来，从中得到不可言喻的乐趣。第十一天用晚餐时，他认为有必要告诉老佩雷兹（但要他必须保守秘密），他在家里失宠是由于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就在演出夜间这幕戏的同时，说出这一席假话，岂不令人厌恶！蒙特菲奥尔是精于此道的演员，他正在为自己的戏安排一个结局，并且象热爱自己的表演艺术的艺术家一样，已在预先欣赏这个结局。他打算不久便毫无遗憾地离开这所房子和他的恋人。然而，要是珠安娜在等了他好久以后问佩雷兹（她也许是冒着生命危险提这个问题的），他的客人到哪儿去了，佩雷兹就会说：“蒙特菲奥尔侯爵和家人和解了，因为家里同意接待他的妻子，他回去把她介绍给他们。”当然，佩雷兹并不知道这几句话对珠安娜有多么重要。

到那时，珠安娜怎么办！意大利人从来没想到过珠安娜会

怎么样；不过他研究过她的高尚、坦诚以及她所有的好品德，确信她会保持沉默。

他不知从哪位将军那里要到一件公差。三天后的夜晚，也就是出发前一天的夜晚，蒙特菲奥尔大概象老虎一样不想让猎获物有任何剩余，吃罢晚饭没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径直去珠安娜那里，好有一个更长的告别之夜。珠安娜不愧是地道的西班牙人，地道的意大利人，胸中装着双倍的激情，她为情人这一大胆的行动而满心欢喜，因为这一大胆行动表明他的爱情是多么炽烈！在婚姻的纯洁爱情里得到私订终身的令人揪心的幸福，把丈夫藏在自己的床帏后面；几乎是在欺骗养父母，万一被发现，能对他们说：“我是蒙特菲奥尔侯爵夫人！”这对一个爱幻想的、三年来一直梦想爱情及其危险的少女来说，不是一大乐事吗？壁幔的门在两人身后关上了，如同帷幕遮掩着他们的狂热，他们的幸福，我们不必把它掀起来。这时大约九点钟光景，呢绒商和他的妻子正在念晚祷词；突然，小街上传来了套着好几匹马的马车车轮的滚动声；接着店堂里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女佣急忙跑去开门。从一辆被千万条道路的泥泞溅得满是泥巴的轿式马车里，当即跳下一位衣着华丽的妇人，三步并着两步走进古老的客厅。她的车穿过了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这女人就是玛拉娜！就是尽管年已三十六岁，尽管天天寻欢作乐，却依然保持着 *belta folgorante*^① 的全部光彩的玛拉娜（我们保留她在米兰的崇拜者们专门为她

① 意大利文：惊人的美貌。

创造的绝妙字眼)，就是成了国王^①的公开情妇的玛拉娜。她从情夫陛下嘴里得知西班牙的战事和塔拉戈纳被围以后，立即离开了那不勒斯，离开了那不勒斯的狂欢，那不勒斯的天空，离开了用丝绸、香水、情诗、金银织成的生活的巅峰。

“去塔拉戈纳！要赶在塔拉戈纳被占领以前到达！”她大声说，“我要在十天内到达塔拉戈纳……”

就这样她丢下了王室、丢下王冠，来到了塔拉戈纳城，身上带着那不勒斯王的敕令，还带着使她能以火箭的速度和火箭的光彩穿过法兰西帝国的巨额金钱。对母亲们来说，不存在任何距离，真正的母亲能预感到一切，能从地球南极看到在北极的孩子。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玛拉娜喊着。

听到这声音，看到这女人突然闯进来，目睹这种近乎女皇的气派，祈祷经书从佩雷兹和他妻子手里掉了下来，这女人的声音象雷鸣，而她的目光如同闪电。

“她在这儿，”商人停了一会儿，让自己从玛拉娜的突然到来、以及她的声音和目光引起的激动中恢复过来，然后用平静的语调回答。“她在这儿，”他又说了一遍，一面指指那个单人小间。

“是的，不过，她没生过病吧，她一直……”

“一直很好，”拉古尼雅夫人说。

“我的上帝！现在可以把我永世打入地狱了，如果你愿

^① 指那不勒斯王缪拉，但事实上此故事与缪拉无关。

意，”玛拉娜嚷道，一面精疲力竭，死人一样软瘫在一张扶手椅里。

焦虑引起的虚火一下子退掉了，她的脸色变得煞白。这以前她曾有力量忍受痛苦，此刻却再也没有力量承受欢乐了。欢乐比痛苦更强烈，因为它包含着痛苦的余波和快乐引起的焦虑。

“可是，”她说，“你们是怎么保住她的呢？塔拉戈纳是给强攻下来的呀！”

“是啊，”佩雷兹说，“不过，既然您看见我活着，干吗还提这个问题呢？只有先把我杀死，才能危及珠安娜，难道不是吗？”

听了这番回答，高级妓女一把抓住佩雷兹长满茧子的手吻起来，眼睛里涌出来的泪水滴在这只手上。她，一个从来不哭的女人，她的眼泪是天底下最贵重的东西。

“好佩雷兹，”她终于说，“不过，你们家里总该住过军人吧？”

“就一个，”西班牙人回答，“我们运气好，碰上一个最正派的人，一个痛恨拿破仑的意大利人，祖籍西班牙，已经结婚，很冷漠。他起得晚、睡得早，而且现在还病着呢。”

“一个意大利人！他姓什么？”

“蒙特菲奥尔上尉……”

“那就不可能是蒙特菲奥尔侯爵了……”

“不，夫人，正是他。”

“他看见过珠安娜吗？”

“没有，”拉古尼雅夫人说。

“您记错了，太太，”佩雷兹接着说，“蒙特菲奥尔侯爵大概见过珠安娜，只一会儿工夫，那倒是；我想大概是那天晚饭时珠安娜进了客厅，他看到了她。”

“啊！我要看看我女儿。”

“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佩雷兹说，“她睡了，要是她把钥匙留在锁眼里，就必须叫醒她。”

就在商人站起来去拿房门钥匙时，他的目光不期然落在高高的窗户上。他看见小房间的椭圆形大窗户投在黑乎乎的院墙上的光圈里显示出一组剪影，这组剪影，风格优雅的卡诺伐^①之前的任何雕塑家都看不出是谁。西班牙人转过头来。

“我不知道把钥匙放哪儿了。”他朝玛拉娜说。

“您脸色好苍白，”她说。

“我马上告诉您为什么，”他答道，一面跳过去拿匕首，拿到匕首后用它猛敲珠安娜的门，嘴里喊道：“珠安娜，开门，开门！”

他的音调表达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绝望，两个女人顿时浑身冰冷。

可是珠安娜不开门，因为把蒙特菲奥尔藏起来需要一些时间。客厅里发生的事她一点不知道，两层壁幔门把说话声闷掉了。

“夫人，刚才我对您说不知道钥匙在哪儿，那是撒谎，钥匙

① 卡诺伐(1757—1822)，意大利雕塑家。此处影射他的作品《爱神与普绪喀》，普绪喀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绝色少女。

在这儿，”他从食橱里拿出钥匙说，“可是已经用不着了，珠安娜的钥匙插在锁孔里，门被顶住了，我们受骗了，太太！”他回过头来对妻子说，“珠安娜房里有个男人。”

“我以灵魂得救来发誓，这不可能。”妻子说。

“别发誓，拉古尼雅夫人。我们的荣誉完结了，而这个女人……”他指着玛拉娜说，早已站起身来的玛拉娜听了上面的那些话如五雷轰顶，呆在那儿一动不动；“这个女人有权利鄙视我们。她拯救了我们的生命、家产和名声，而我们只给她保住了埃居。”

“珠安娜，开门，”他喊道，“不然我砸碎您的门。”

他的声音愈来愈响，一直响彻屋子的顶楼。然而他的神态是冷酷、镇静的。蒙特菲奥尔的性命攥在他手心里，他要用这个意大利人的血冲洗自己的悔恨。

“出去，出去，出去，你们都出去！”玛拉娜叫喊，同时以老虎的轻捷灵敏跳过去，从吃惊的佩雷兹手中夺过匕首。

“出去，佩雷兹，”她又说，稍稍平静了些，“您，您的妻子、女仆、伙计，你们都出去。这里就要发生凶杀了。你们会被法国人枪毙的。这件事只和我一个人有关，你们别参与。在我和女儿之间，只应该有上帝。至于那个男人，由我来对付他，整个世界也不能把他从我手里抢走。走开，走开吧，我原谅你们。我知道，这丫头是个玛拉娜。你们两人，你们的宗教信仰，你们的荣誉都敌不过我的血。”

她叹了口气，两眼却是干的。她已经失掉了一切，她能忍受痛苦，她是妓女。门开了。玛拉娜顿时把什么都忘了，佩

雷兹给妻子打了个手势，站在原地未动。作为一个在荣誉问题上毫不妥协的西班牙老人，他准备帮助被背弃的母亲报仇。珠安娜站在屋子中间，柔和的灯光照着，她一身白衣白裙，神态安详。

“你们要我干什么？”她说。

玛拉娜禁不住微微打了个寒颤。

“佩雷兹，”她问，“这小房间还有另外的出口吗？”

佩雷兹做了个否定的动作；妓女相信这个动作，走进房间。

“珠安娜，我是您母亲，您的审判者，只有在您现在所处的境况下，我才能向您暴露我的身份。您步我的后尘，而我本来希望您上天。啊！您堕落到这步田地。您屋里有个姘头。”

“夫人，我屋里只应该也只可能有我的丈夫，”她答道，“我是蒙特菲奥尔侯爵夫人。”

“这么说有两个蒙特菲奥尔侯爵夫人喽！”佩雷兹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说，“他对我说他结过婚了。”

“蒙特菲奥尔，我的爱！”姑娘喊道，一面扯开床幔，指着军官，“来，这些人污蔑你。”

意大利人的脸色煞白发青，他看见玛拉娜手中的尖刀，他认识玛拉娜。

因此他纵身一跃，向房间外冲去，一面用打雷似的声音喊：“救命！救命，有人谋杀法国人。六团的士兵，快去找迪阿尔上尉！救命！”

佩雷兹已紧紧抱住了侯爵，正要用他那宽大的手掌捂住

他的嘴，妓女止住他，对他说，“牢牢按住他，让他喊叫。把门打开，都打开，你们大家都出去，我再说一遍。至于你，”她又对蒙特菲奥尔说：“你叫吧，喊救命吧……你的士兵脚步声一响，这把刀就插进你的心脏。你结过婚没有？回答。”

蒙特菲奥尔倒在门槛上，离珠安娜两步之远，此刻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匕首的锋刃，寒光逼人，不能直视。

“这么说，他欺骗我了，”珠安娜慢声说，“他说他是自由的。”

“他对我说是结了婚的，”佩雷兹用他低沉的声音说。

“圣母啊！”拉古尼雅夫人叫道。

“你回不回答，你这肮脏的灵魂？”玛拉娜俯身凑到侯爵耳边低声说。

“您女儿，”蒙特菲奥尔说。

“我女儿已经死了，或者就要死了，”玛拉娜驳道，“我没有女儿了。别再用这个词。回答我，你结过婚没有？”

“没有，夫人，”蒙特菲奥尔终于说，他想争取点时间。“我想娶您的女儿。”

“我的高贵的蒙特菲奥尔！”珠安娜说，这才透过气来。

“那你为什么要逃跑，喊救命呢？”西班牙人问。

真是一语道破！

珠安娜沉默不语，扭绞着双手，走去坐在扶手椅里。这时响起一阵嘈杂声，由于客厅里很静，很容易听得见。原来刚才蒙特菲奥尔喊救命时，一名六团的士兵碰巧打街上走过，忙去

告诉了迪阿尔。可巧军需官正回家，便带上几个朋友赶来了。

“为什么逃跑，”蒙特菲奥尔听见了朋友的声音，回答说，“因为我说的真话。迪阿尔！迪阿尔！”他用尖厉的声音叫起来。

可是，店主要家里干脆象个谋杀的样子，一声命令叫学徒把大门关上了，士兵们不得不砸开门。在他们进来之前，玛拉娜还来得及给罪人一刀；然而她怒火太盛，未能刺准，刀刃滑到蒙特菲奥尔的肩章上。不过，她用力那么猛，以致意大利人跌倒在珠安娜脚边，珠安娜根本没看见。玛拉娜跳过去，这次为了不再失误，一把抓住他的咽喉，用铁一般的臂膀按住他，把匕首对准他的心窝。

“我是自由的，我娶她！我以上帝、以我的母亲、以世上一切最神圣的东西发誓：我是单身汉，我娶她，这是真话！”

说着他在妓女手臂上咬了一口。

“干吧！我的母亲，”珠安娜说，“杀死他。他太卑鄙了，我不要他做丈夫，哪怕他再漂亮十倍。”

“啊！我又找到我的女儿了，”母亲叫道。

“这儿发生什么事了？”突然出现的军需官问。

“是这么回事，”蒙特菲奥尔嚷着说，“他们为了这个妞儿要杀害我，这妞儿硬说我是她的姘头，她把我拉进了圈套，他们逼我娶她，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迪阿尔惊讶地说，他被珠安娜的容貌慑住了。本来已经那么美丽的珠安娜在愤怒、鄙视和仇恨的情绪冲击下更显得美貌绝伦；“你太难说话了！如果她需要一个丈

夫，有我呢。收起你们的匕首。”

玛拉娜抓注意大利人，一把提起来，将他拖到女儿的床边，在他耳边说：“我饶了你，你得感谢他的最后一句话^①。不过你要记住，如果你的舌头敢玷污我女儿的名声，我们后会有期。”又问佩雷兹：“我女儿的嫁资有多少？”

“二十万重皮阿斯特……”

“这还不是全部，先生，”妓女对迪阿尔说，“您是什么人？”然后又转过头来对蒙特菲奥尔说：“你可以走了。”

一听说有二十万重皮阿斯特，侯爵凑上前来说：“我确实是自由的……”

珠安娜投来的目光立刻使他住了口。“您确实可以走了，”她说。

意大利人只得走了。

“唉！先生，”姑娘对迪阿尔说，“我怀着赞赏对您表示感谢。我的丈夫在天上，他就是耶稣。明天我就进修道院……”

“珠安娜，我的珠安娜，快住口！”母亲把她搂在怀里叫道。然后又在她耳边说：“你必须另找个丈夫。”

珠安娜的脸一下子白了。^②

“您是什么人？先生？”她望着普罗旺斯人又问了一遍。

“我现在还只是前线六团的军需官。”他说，“可是，为了这样一位女人，我觉得有勇气成为法国元帅。我名叫皮埃尔——

① 原文是“你的最后一句话”，令人费解，根据上下文应为“他的一句话”。

② 因为珠安娜从母亲的话里得到暗示，自己可能已有身孕。

弗朗索瓦·迪阿尔。我父亲生前是巴黎市长^①。因此，我不是个……”

“嗨！您是一个正派人，是吗？”玛拉娜大声说，“如果珠安娜·德·芒西尼小姐喜欢您，你们两人都会幸福的。”

“珠安娜，”她接着用严肃的语气说，“做一个老实、高尚的人的妻子，想一想你将来会做母亲。我立过誓，要你今后能毫无愧色地亲吻孩子们的前额……（说到这里，她的嗓音有点变了。）我立过誓，要你做个贤慧女人。这辈子你要准备含辛茹苦。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保持纯洁，在各方面忠于丈夫，为他奉献一切，他将是你的孩子们的父亲……你的孩子需要一个父亲！……在你和情夫之间，你永远会碰上你母亲；我只在你身处危难时才是你母亲……你看见佩雷兹那把匕首了吧……它是你的嫁妆的一部分，”说着她拿起匕首，把它扔在珠安娜床上，“我把它留在那儿，只要我的双眼还睁着，只要我还能自由行动，它就是你的荣誉的保障。别了，”她强忍住眼泪说，“但愿老天永远别让我们再见面。”

这个念头使她泪如泉涌。

“可怜的孩子！在这个小房间里你本来是很幸福的，比你认为的要幸福！”然后又看着未来的女婿说：“您要使她永远不怀念这个房间。”

这段叙述只是个引子，不是研究的主题，然而为了理解这篇研究文章，有必要首先说明，迪阿尔上尉怎么会娶了珠安

^① 迪阿尔是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人，其父不可能是巴黎市长。此处可能是迪阿尔说谎，或者是作者的差错。

娜·德·芒西尼，蒙特菲奥尔和迪阿尔是怎么认识的，也有必要让读者明白，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血液，什么样的激情支配着迪阿尔太太。

当军需官办完冗长而拖拉的手续以后——不办这些手续，一名法国军人是不准结婚的——他已经狂热地爱上了珠安娜·德·芒西尼。珠安娜也有充分的时间思考了自己的命运。可怕的命运！对迪阿尔既无敬意也无爱情的珠安娜，却被一句欠考虑、然而又是必要的话和他拴在了一起。这个普罗旺斯人长得不漂亮，身材也不匀称。由于受了军队的粗俗言谈和外省习惯的影响，也由于没受过足够的教育，他的举止一点也不高雅。而珠安娜却仪态动人，风度优雅，有着喜欢豪华的本能和高尚的情趣，天性向往生活在上流社会。她怎么能爱迪阿尔呢？至于敬重，她甚至拒绝对迪阿尔怀有这种感情，其理由正是因为迪阿尔娶了她。这种厌恶感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女人是圣洁美好的人，但几乎总是不被理解；因为不被理解，于是几乎总是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倘若珠安娜爱迪阿尔，她就会敬重他。爱情把女人变成另一个人；今天的她不再是昨天的她。决定终身的爱情好比新婚的礼服，女人穿上它时是洁白无瑕的。既然新生的女人贤良而腼腆，过去对她来说就不复存在；她整个儿属于未来，她应该忘记过去的一切，为的是从头学习一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位现代诗人借玛丽蓉·德·洛尔姆^①之口说出的一句著名诗句是饱含真

^① 指雨果的同名诗剧中的主人公。

理的，这句诗具有典型的高乃依风格。

爱情恢复了我的纯洁。

这句诗不象是受了高乃依某个悲剧的影响吗？诗中再现了法国戏剧之父运用和突出名词来增强诗句表现力的笔法。可惜诗人不得不舍掉这句诗，以顺应观众喜爱通俗闹剧的主要倾向。^①既然没有爱情，珠安娜仍然是被欺骗、被侮辱、被贬低的珠安娜。她不能敬重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她的男人。她以年轻人的纯洁和认真，感觉到这一表面上细微然而又的确存在的不可忽略的区别，这种区别，人们心里认为是合法的，而且女人在感情上（包括最自发的感情）本能地运用它。珠安娜发现了生活的广漠无垠，从此陷入深沉的忧郁。她常常把那双充满泪水，但又高傲地控制住泪水的眼睛，转向佩雷兹和拉古尼雅夫人，两位老人理解这泪水里包含的辛酸思想；但他们沉默不语。责备又有何用？安慰亦无济于事。安慰之词越是热烈，就越是扩大不幸。

一天晚上，因痛苦而变得神情木然的珠安娜，隔着小房间的门（两位老人以为门关着）听到养母的哀叹：

“可怜的孩子会伤心而死的。”

“是啊，”佩雷兹说，声音带着激动。“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本来希望她嫁给阿尔科公爵，现在我还能在公爵面前夸耀我的被监护人又美貌又贞洁吗？”

“一次过失不能算是堕落，”和天使一样宽宏大量的老

① 首场演出时，这句诗曾引起观众的哄笑，故后来被作者删去。

妇讲。

“可她母亲已经把她许给人了，”佩雷兹又说。

“一时气头上的决定，又没征求她的意见，”拉古尼雅夫人高声说。

“她母亲非常明白自己做的事。”

“唉！我们的明珠将落到什么样的人手里啊！”

“别说了，否则我会去找那个……迪阿尔算账的，那会造成又一件不幸。”

听了这番可怕的话，珠安娜才明白，她原先是幸福的，而今她自己的过失搅乱了这种幸福。她在美好的隐居中度过的纯洁、诚实的时日，本来可以用光辉灿烂的生活来补偿，这种生活的乐趣，她曾不止一次梦想过，正是这些梦想造成了她的幸福的破灭。从公爵到迪阿尔先生，真是一落千丈！珠安娜哭了，她几乎要疯了。她在堕落和宗教之间徬徨了一阵。选择堕落，很快就会有个人了结^①；选择宗教，要受苦一辈子。这番思考是庄严而激烈的。第二天将是举行婚礼决定命运的日子，珠安娜还可以仍旧是珠安娜。不结婚，她知道她的不幸会发展到哪一步；结了婚，她不知道何处是不幸的尽头。最后，宗教胜利了。拉古尼雅夫人象在一个垂死的人身边一样虔诚地在女儿身边祈祷、守夜。

“这是上帝的意旨，”她对珠安娜说。

造物有时赋予女人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帮助她忍

① 如果珠安娜堕落了，她母亲会把她杀死，所以说很快有结局。

受痛苦,有时又让她很脆弱,劝她乐天安命。珠安娜心甘情愿地认了命。她要服从母亲的意愿,穿过生活的沙漠到达天国,尽管她知道,这艰难的旅程上不会有任何花草。她嫁给了迪阿尔。至于军需官,他虽然未得到珠安娜的好感,可是谁会不原谅他呢?他爱得如痴如醉。玛拉娜是生来善于预感爱情的,她在这个男人身上听出了激情的声调,看出了南方人特有的暴躁性格和豪放的冲动。她在极度发怒时,只看到迪阿尔的优点,便以为这些优点足够使她女儿的幸福得到永久的保证。

表面上看婚后最初的日子是幸福的;或者说,珠安娜不愿意让迪阿尔扫兴,这是潜在的事实,其种种痛苦往往被女人埋在心底。这是极难演的双重角色,然而大部分婚姻不称心的女人迟早都要演它。这种生活,男人只可能叙述其现象,惟有女性的心能猜透其感情悲剧。因此这是一个无法完全真实叙述的故事,难道不是吗?珠安娜每时每刻都在与她那既是西班牙人又是意大利人的性格作斗争,她暗暗流泪已经把泪流干了,她是一个典型的可以代表广义的女性之不幸的人:这是一种不断起作用的痛苦,要描绘这种痛苦需要极其细微的观察,那些渴求戏剧性冲突的人会认为它平淡无味。对它的分析可以写整整一本书,每个做妻子的都该从中看到自己受过的几种苦才能理解所有的痛苦。然而这注定是一本吃力不讨好的书,其价值在于细致的笔触,微妙的区别,而评论家们则会认为它冗长而且软弱无力。再说,这些催人泪下的、被有些女人一直带到坟墓去的深深的悲哀,忧伤没人理解(连引起这

些忧伤的人也不理解)；愿望得不到满足；忠诚得不到报偿(至少是在人世间)；可贵的沉默不被赏识；报复被嗤之以鼻；没完没了的宽宏大量付诸东流；渴求的欢乐被暴露；天使般的善举只能暗地里完成；总之所有的信仰和熄灭不了的爱情之火……这一切的一切，若不是设身处地，将自心比人心，谁能描写得出呢？珠安娜经历了这样的生活，命运没有一样让她幸免。她是典型的女人，不过，是典型的受苦难的女人，是不断受伤害却始终原谅别人的女人，是纯洁得象一颗毫无瑕疵的钻石似的女人，她有钻石的美丽和光彩，而这美丽和光彩蕴含着剑拔弩张的复仇愿望。这样的姑娘是绝不会害怕嫁妆里多一把匕首的。

由于受着真诚爱情的激励——这种爱情能暂时改变最令人讨厌的性格，能揭示灵魂中最美好的东西——，迪阿尔起初象一个正派人那样行事。他强迫蒙特菲奥尔离开了第六团，甚至第六团所在的军，以免妻子在他留在西班牙的不长的时间里看到他。随后军需官要求调动单位、转到了帝国卫队去服役。他不惜任何代价想得到与他的巨大财产相称的贵族头衔、荣誉和声望。怀着这种思想，他在拿破仑军队在德国进行的一次浴血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然而他受了很重的伤，不能继续服役了。他很可能会少掉一条腿，于是被批准退伍，既没得到男爵爵位，也没得到他希冀的奖赏。倘若换了别人也许能得到。这件事，加上他的受伤，再加上希望的落空，使他的性格整个儿改变了。一度被激发起来的普罗旺斯人的热情顿时一落千丈。不过起初他还有妻子的支持，妻子见他努力肯

干，有勇气有雄心，对他曾寄于某种程度的信任，而且比其他女人更能在生活的艰难挫折中表现得温柔体贴。在珠安娜的好言劝慰下，退役的营长来到巴黎，决心在仕途上谋个显要职位，让人不得不尊敬他，忘记他曾经不过是前线六团的军需官，好让迪阿尔夫人有朝一日得个封号。对这个迷人的女人的爱情使他能猜透她心底的愿望。珠安娜什么也不说，但是他理解她；她不象情人梦想的那样爱他，这一点他知道，因此想得到她的敬重，她的爱，她的眷恋。这可怜的人看见妻子在任何情况下都那么温和、耐心，便以为幸福即将降临；然而这温和，这耐心之中流露了一种顺从忍让的情绪。当初，亏了珠安娜的这种情绪，迪阿尔才得到了她。顺从，这是爱情吗？每每在珠安娜对他表现出纯洁的服从时，他宁愿遭到她的拒绝；他常常恨不得献出生命，只要珠安娜肯靠在他胸前痛哭，只要她不强作笑颜掩盖自己的思想。很多年轻人（因为到一定的年龄，人们就停止奋斗了）想战胜自己的厄运，他们的生活不时受到厄运的威胁；当他们在不幸的深渊里挣扎时，我们应当感谢他们所作的不为人知的拼搏。

象许多人一样，迪阿尔什么都尝试了，但一切都与他作对。他的财产使珠安娜能享受巴黎的豪华生活，她有一个大公馆，几个宽敞的客厅，操持着一个排场很大的家，常来他们府上的有不少不太计较门第的艺术家，几个凑数的阴谋家，整天到处玩乐的人，还有某些时髦人物，所有这些人全是珠安娜的爱慕者。在巴黎表现自己的人必须学会主宰巴黎，或者忍受巴黎。而迪阿尔的个性不够强不够硬，也缺乏韧劲，不能左

右那时的社交界，因为那时谁都想飞黄腾达。一成不变的社会等级的划分也许是一大好事，甚至对于平民百姓也是如此。拿破仑私下曾谈到，为了让朝臣们尊敬他，他曾花了多少心血，因为朝臣中大部分曾经是与他平起平坐的人。然而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而迪阿尔是普罗旺斯人。在具有同等天才的情况下，一个生活在岛屿上的人总是比一个生活在大陆上的人更全面发展。科西嘉岛和普罗旺斯省虽然位于同一纬度，但不管地理学怎么认为，隔开这两地的海峡如同一个大洋，使它们成了两个国度。

迪阿尔处于一种尴尬局面，而他自己又使这种局面更加恶化，由此产生了他的巨大不幸。在最后导致故事结局的事情之间存在着不易觉察的因果关系，人们也许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教训。首先，巴黎的刻薄人每看到原军需官用以装饰公馆的那些油画便忍不住露出狡黠的微笑。从西班牙弄来的杰作招来每个观赏者无声的责备，结果前一天刚买来的油画珍品也给淹没在这种责备之中。被迪阿尔的发迹伤害了自尊心的人们就以这种方式对他进行了报复。法国人擅长用双关语，其中有些话让珠安娜听懂了。在她的劝告下，迪阿尔把从西班牙得来的画送还塔拉戈纳城。可是公众却一味把事情往坏里想，有人说：“这个迪阿尔真狡猾，他把那些画给卖了。”一些正派人继续认为，留在客厅里的画不是以正当手段得到的。有几个嫉妒心重的女人四处打听，一个迪阿尔怎么能娶到一位如此富有、如此美丽的姑娘。于是引起了无休止的议论和嘲笑，巴黎人是精于此道的。然而珠安娜所到之处

都遇到人们的尊敬，她的清白、虔诚的生活战胜了一切，包括巴黎人的诽谤；不过这种尊敬仅仅到她为止，她丈夫没份儿。她那女性的洞察力和透亮的目光在环视客厅时只能给她带来痛苦。

社会对迪阿尔的蔑视是极其自然的。军人们——尽管他们在人们想象中具有很多美德——不能原谅这位原前线第六团的军需官，就因为他有钱，而且想在巴黎崭露头角。然而，在巴黎，从圣日耳曼区的最后一家府第到圣拉扎尔区的最后一家公馆，从卢森堡高地到蒙马特尔高地，所有忙着穿戴打扮和爱说别人闲话的人，他们穿戴打扮是为了出门，出门是为了说别人的闲话。所有这帮委琐的或神气的人，这帮外表不可一世，内里一副媚骨，心怀低下的欲望和妒羡的人，这帮镀了金的和镀金剥落了的，年轻的和年老的人，这些新兴贵族和贵族世家，这帮瞧不起暴发户的人，这帮惟恐影响了自己的名声的人，这帮总想打倒某种权力，打不倒时则对其顶礼膜拜的人；所有这些人在一个晚上都会听见、会谈论、会知道那个妄想巴黎社交界得到荣耀的新来者是在哪里出生、哪里长大的，他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虽然对于上流社会来说不存在什么重罪法庭，然而它却面对着最无情的检察长，这是一个法人，看不见摸不着，它既是审判官又是刽子手：它指控你，同时在你身上打上烙印。别指望能对它隐瞒什么，老老实实把你的一切都告诉它，它什么都想知道，也什么都知道。仿佛有一部信号机，能将任何地方发生的故事、丑闻、消息立即传送给它，这部无人知道的机器在哪里，是谁在操纵，你不用问。这

是个社会之谜，观察家只能看到它产生的效果。有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可以证明它的威力，举其中一例就够了。德·贝里公爵^①在巴黎歌剧院被害，案件发生的第十秒钟，消息便传到了圣路易岛最偏僻的角落。同样，从前线第六团传出来的对迪阿尔的评论，在他第一次举办舞会的那个晚上就渗进了上流社会。

迪阿尔已经没有办法对付上流社会了。从此以后只有他妻子能使他有所成就。这是当今文明社会的一大奇迹。在巴黎，倘若一个男人不能靠本身的价值成为一个人物，那么他的妻子——如果她年轻而又聪颖的话——还能提供他高升的机会。曾经有过那么一些女人，她们看上去柔弱或病恹恹的，然而她们无需离开自己的沙发，无需走出自己的房间，便能驾驭社会，能运用千百种手段，把丈夫安排在自己想占据的、可以夸耀的位置上。可是珠安娜的童年是在塔拉戈纳她的单身小房间里天真地度过的，所以她对巴黎社会的罪恶、卑鄙和权术一无所知；她以一个好奇的少女的目光注视着这个社会，从中只学到了痛苦和受伤的自尊心向她揭示的东西。而且，珠安娜有着纯洁心灵所具有的直觉，象含羞草一样还未被碰着就发生感应。这位过快地成了妇人的孤独女子懂得，如果她设法硬要社交界给她丈夫面子，就无异于一个西班牙乞丐，手里端着喇叭口火枪向人乞讨。再者，她将必须时时处处小心谨慎，这不说明她需要那种荣耀吗？在不受人尊敬和让人敬而

^① 德·贝里公爵是路易十八的侄子，王位的推定继承人，一八二〇年二月十三日在巴黎歌剧院遇害。

远之之间，对迪阿尔来说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深渊。她顿时看透了上流社会，正如以前她看透了生活一样，她发现对于她，到处都是无可挽回的巨大不幸。还有令她伤心的是，她必须承认（但为时已晚）丈夫有特殊的弱点，此人最不适合干那种要求思想连贯的工作。他对自己在社交界应扮演的角色一窍不通，既抓不住全貌又分辨不出细微区别，而在社交界，处世的奥秘全在于细微区别。在他目前的处境中，手腕不是很容易代替强力吗？而总能达到目的的手腕也许是各种力量之中最强大的一种。

迪阿尔非但没有使自己的个人历史不再象油渍似地向外蔓延，反而竭力让它扩散。比如说，由于他不懂得研究帝国当前处于哪一阶段，竟然想当省长，虽然自己还仅仅是个骑兵上尉。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拿破仑的天才，凡是他喜爱的东西都变得了不起。一个省有如一个小型帝国，省长这个职位只能由有名望的人，或由皇帝陛下的侍从占据。省长已经成了帝国的大臣。因此，那些制造大人物的人对骑兵上尉竟公开表示这种野心都加以嘲笑。于是迪阿尔又申请专区区长的职位。然而这低微的要求与他偌大的家产极不相称，叫人笑话。试想，向社交界打开富丽堂皇的沙龙，炫示惹眼的奢华，而同时又脱离百万富翁的生活，到伊苏屯或萨沃内这种小地方去，^①这不是让自己屈尊吗？可惜，珠安娜对我们社会的法则、习俗、行政惯例了解得太晚了，因而未能及时点拨她的

① 伊苏屯是靠近中央高原的安德尔省的一个专署，三万多居民；萨沃内是法国西部的一个专署，四千多居民。

丈夫。走投无路的迪阿尔求遍了政府各部，然而到处遭到拒绝，到头来什么也不是。于是世人也象政府那样评价他，他自己也自暴自弃了。他曾在战场上负过重伤，却没得到军功章。这位军需官虽然有钱，却不被敬重，在国家机构中得不到一官半职；因此，社会必然也拒绝给他一个他所希望得到的位置。最后，这个可怜的人在家里，随时随地都感到妻子比他高明。珠安娜用了应当说是圆滑的手段——如果这个形容词不太过分的话——，不让丈夫觉察到这种既使她自己吃惊又使她感到羞辱的威力，但是，迪阿尔最终还是为此十分痛苦。是啊，男人处于这种地位时，结果必然是要么消沉、要么自强、要么变坏。迪阿尔的勇气和激情，在他自己的过失给他的自尊心造成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变得越来越弱。这又促使他错上加错。首先，他必须和世上的一切，包括他自己的习惯和性格搏斗。这个感情易冲动的普罗旺斯人，做坏事和做好事时一样率直；这个神经象竖琴的琴弦一样敏感的人对老朋友极讲义气。他帮助泥腿子，也帮助上流社会潦倒落魄的人；总之他承认所有的人，而且在他那金碧辉煌的客厅里接待一些可怜虫。看到这种情况，帝国将军（他是一种人的典型，不久以后世界上再也不会再有这种人了）接见他时不和他拥抱，和他谈话时无礼地称他“我亲爱的”，将军们用兵士的不拘小节来掩盖自己的无礼，而少数几个和迪阿尔来往的有教养的人则用风雅、虚伪的方式表示对他的蔑视，对这种蔑视，一个在社交界初来乍到的人是束手无策的。再者，迪阿尔的举止言谈，他说话时象半个意大利人似的指手画脚以及他的服饰穿戴，一切的一切都让

人无法尊敬他。这种尊敬，一般的俗人只要正确遵循礼仪所要求的规矩就能赢得，而且只有极有权势的人才能摆脱其约束。世界上的事就是如此。

以上细节远不足以描绘珠安娜所受的种种折磨，这些折磨一个个接踵而至；每个社会阶层都在她心上刺上一针，在与社会的对抗中，迪阿尔身受侮辱却感觉不到，珠安娜未遭侮辱却感同身受，这对一个宁愿挨匕首刺的人不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吗？接着，一个可怕的时刻来临了，那就是她对世界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一下子感受到这个世界早就为她准备好的所有的痛苦。她断定丈夫完全没有能力攀登社会等级的阶梯，同时估计到，一旦他丧失勇气时，会堕落到什么地步。想到这里，她可怜起迪阿尔来。对这个女人来说，人生的前景是黯淡的。她终日忧心忡忡，总是害怕发生什么不幸，但又不知道这不幸会来自何方。这种预感渗入她整个心灵，就象传染病菌飘在空气里。然而她竟有力量用微笑来掩盖忧虑。到后来她甚至不再考虑自己。她设法利用自己的影响，叫迪阿尔放弃他的种种奢望，让他看到家庭生活温馨而有益，可以作为避难所。灾祸来自社交界，那么，不就应该将社交界拒之门外吗？在家里他将得到安宁和尊敬；在家里他将是主宰者。她要使他，一个对自己不满意的人，感到幸福，这是个艰苦的任务，但她自认为有足够的力量承担它。生活中的困难愈多，她的精力愈旺，她体内蕴藏着一股应付她的处境所需要的英雄气概，而且那种支持天使去保护一个基督徒灵魂的虔诚愿望激励着她：这是一种过分执著而又富有诗意的愿望，这是我们

人类两种本性的寓意形象。

迪阿尔果然放弃了他的打算，从此闭门家居，如果可以用这个通俗说法的话。可是，这样的生活潜伏着危险。这位可怜的军人生性极为古怪，他需要永无休止的活动。有些人被一种本能的力量所驱使，刚到一个地方立刻又要出发，仿佛生命的目的就在于不停地来来去去，象《圣经》里讲到的车轮。^①迪阿尔就属于这类人。也许他是在设法逃避自己。虽然他对珠安娜并未厌倦，虽然珠安娜没有任何可怪罪之处，但是自从占有了她以后，他对她的恋情便平静下来，于是他原来的性格重又占了上风。从此，他灰心丧气的时候比以前多了，而且常常放任自己南方人的火爆性子发作。往往有这样的事：妻子愈是贤良，愈是无可指责，丈夫就愈是希望抓住她的错，哪怕仅仅为了表明自身合法的优越性；如果碰巧妻子又非常令他敬畏，那么他就感到必须给妻子编派些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夫妻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扩展成轩然大波。然而珠安娜表现得耐心而又无傲气，温柔而又无女人们在顺从时夹带的悲伤，因此使处心积虑的恶意（这是最厉害的恶意）无可乘之机。再者，她属于那类心地高尚的人，对这样的人，你无法亏待他们；她的目光里反映出她圣洁的生活，这种殉道者的目光有一种慑人心魄的力量。迪阿尔先是感到拘束，继而感到被冒犯，最后竟把妻子的高尚品德看成束缚他的桎梏。妻子的睿智丝毫不能给他强烈的刺激，而他就喜欢寻找刺激。表面上简单而

① 《圣经》中描写一些闪闪发亮的车轮，和长着四张脸、四只翅膀的人及天使连在一起，并跟着他们不停地转动。

平常的生活常有这种冷静的演绎，然而它掩盖着灵魂深处演出的千百场戏，这些戏延续的时间极短，对生活的影响却极深，而且往往是大多数婚姻悲剧的先兆，但要在其中选出一例倒不容易。不过，下面的一幕戏特别能作为标志，让人们看出夫妇共同生活中互不理解是从哪里开始的。或许它也能用来解释这个故事的结局。

珠安娜有两个孩子，两个男孩，这对她是一大幸事。第一个孩子是她结婚七个月以后生的，叫朱安，长得象母亲。第二个孩子是她到巴黎两年后生的，长得既象迪阿尔也象珠安娜，象迪阿尔的地方多些，而且用了他的名字。^①五年来，弗朗西斯卡一直得到珠安娜最温存的关怀。母亲不停地照看着这个孩子：抚爱、玩具全给他，而尤其是母亲那洞察一切的目光总是注视着他。当他还在摇篮里的时候，珠安娜就暗暗观察他，研究他的哭声和动作，想从中看出他的性格，以便决定采取何种教育方式。珠安娜仿佛就只有这一个孩子。普罗旺斯人见朱安几乎被丢在一边，便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位丈夫也不想弄明白这孩子是不是昙花一现的爱情的产物（由于这段爱情，他才得到了珠安娜），出于一种值得称赞的、想讨好珠安娜的心理，他象对家里最小的孩子一样对待朱安。珠安娜从祖辈的血统中继承了多种感情，它们折磨着她，但在所有这些感情中，她只接受母爱。她爱她的孩子，她的爱既强烈又崇高，我们从故事序幕中的玛拉娜身上已

① 更准确地说是用了父亲的姓和他的复名之一。迪阿尔的名字是弗朗索瓦，珠安娜把它西班牙化，成为弗朗西斯卡。

经看到过这种母爱的范例；珠安娜的爱高雅而腼腆，包含着对社会道德的细致理解，而身体力行这些社会道德是她生活中的荣耀，并在她内心被看作是一种报偿。隐秘的思考和自觉的母性，曾经使玛拉娜的生活具有一种粗犷的诗意，而对珠安娜来说则成为一种公之于众的生活，一种每时每刻的慰藉。她母亲曾暗地里做好事，正象别的女人暗地里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她的幸福是偷来的，她不能声张，也没有能享受它。然而珠安娜——她由于贤德而遭受不幸，正象她母亲由于堕落而遭受不幸——每时每刻都能得到她母亲曾如此渴慕而又被剥夺了的难以描述的乐趣。对于她一如对于玛拉娜，母性包括了所有人世间的感情。出于相反的原因，两人在苦难中除了母爱得不到别的安慰。也许珠安娜爱得更强烈些，因为她失去了爱情，只能用从孩子身上得到的乐趣填补她尝不到的其他种种乐趣，也因为世界上有些高尚的激情如同某些不良嗜好一样，愈是得到满足，愈是不断增长。母亲的心和赌徒的心都是永远填不满的。当珠安娜看到迪阿尔每天以父亲的疼爱表示对朱安宽宏大度的原谅时，她深受感动；自从夫妻俩更换角色以后，这位西班牙女人对迪阿尔怀着一种真诚、深切的关心，她过去曾多次对他表现过这种关心，但仅仅出于做妻子的义务。如果这个男人行事能有始有终，如果他那虽然有点神经质但却是真诚的同情心的火花，没有被他那缺乏条理、朝三暮四、捉摸不定的性格所破坏，那么珠安娜大概会爱他。可惜，迪阿尔是南方人的典型，聪敏，但思想和看法缺乏连贯性；前一天能做出壮举，第二天却成了窝囊废；他们往往是自己的

德行的牺牲品，却又往往从有害的爱好中得到幸福，不过，当他们的优点能具有持久的力量时，他们便是很不错的人。两年来，迪阿尔被世上最温柔的锁链囚禁在家里。他几乎是身不由己地生活在一个女人的羽翼下，这个女人为他装出快活、逗人乐的样子，她出于贤德使出女性的全部才能和手段来迷住他，不过她再机灵，也做不到假装爱他。

当时，整个巴黎都在关心旧军队的一位上尉的案件，这个上尉在极度放荡时杀死了一个女人。一天迪阿尔回家吃晚饭时告诉珠安娜，那个军官死了。为了免受被审问和上断头台之辱，他自杀身亡。珠安娜起初不懂得这一行为的逻辑何在，她丈夫不得不向她解释，法国的法律原则规定，人死后不再追究其罪责。

“但是，爸爸，您那天不是跟我们说，皇上赦免罪人吗？”弗朗西斯卡问。

“皇上只能给人一条命，”朱安有点动怒地说。

迪阿尔和珠安娜都目睹了这一幕，两人的反应却不同。妻子向大儿子投去因快乐而变得湿润的眼光，不幸，这眼光向他揭示了这颗至今捉摸不透的心灵的秘密。大儿子是活脱脱一个珠安娜；大儿子，珠安娜了解他，对他的感情、他的未来，珠安娜有把握；她钟爱大儿子，她对他怀有的炽烈的爱，对她本人、对孩子和上帝都还是秘而不宣的事。母亲对他粗声粗气，朱安却本能地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当他们俩单独在一起时，母亲把他搂得透不过气来，而当着父亲和弟弟的面却好象跟他赌气，不理他。弗朗西斯卡是又一个迪阿尔，珠安娜对他

的关怀流露了一种愿望：她想在孩子身上战胜迪阿尔的坏品性，发扬他的优点。珠安娜不知道她适才的目光过于明显地泄露了她的感情，她把弗朗西斯卡抱在膝上，用温和的、但因朱安的回答而高兴得有些激动的声音，向他作了一番与他的理解力相适应的解释。

“他的性格需要多加关注，”孩子的父亲对珠安娜说。

“是的，”她简单地回答。

“可是朱安！”

迪阿尔夫人被这几个字的声调吓呆了，她看看丈夫。

“朱安生下来就是十全十美的，”他补充道。说完这话，他脸色阴沉地坐下来；然后，见妻子一言不发，他又说：“两个孩子中，您对一个比另一个更疼爱。”

“您很清楚，我更疼爱哪一个，”她说。

“不！”迪阿尔回道，“在这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您偏爱谁。”

“可是，至今他们俩谁也没让我伤心过。”珠安娜激动地回答。

“是的，可是谁给您的快乐更多呢？”他问，比她更激动。

“我没有数过。”

“女人真虚伪，”迪阿尔愤愤道。“您敢说朱安不是您心上的孩子？”

“就算是，”她气宇轩昂地说，“您能认为这是坏事？”

“您从来没有爱过我。只要您愿意，为了您我本来可以征服一个王国。您知道我什么都尝试过了，而支撑我的唯一力量就是想得到您的欢心。啊！要是您爱我……”

“一个爱她丈夫的女人，”珠安娜说，“总是远离社交界，幽居独处。我们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我知道，珠安娜，您总是对的。”

这句话含着深沉的辛酸，从此以后，两人之间的关系便冷漠了。

这个带来不幸的日子的第二天，迪阿尔到一个老伙伴家里去，在那儿又碰上了赌博消遣。不幸，他赢了许多钱，于是他又开始赌博了。渐渐地，他顺着觉察不出的危险道路往下滑，重新跌进昔日放荡生活的泥淖。不久他不再在家里用晚餐。享受了几个月独立生活的初步乐趣以后，他想继续保持这种自由，便和妻子分居了；他把几大套房子让给妻子，自己住中二楼。一年以后，迪阿尔和珠安娜便只在早晨用餐时才见面了。他和所有赌徒一样，有时输，有时赢。他不愿动用家产的老本，就想使家庭收入的支配权不受妻子的控制；于是有一天，他从珠安娜手里收回了她原有的家庭管理权。从此，小心提防代替了无限信任。过去是两人共同支配和管理家庭经济，现在，对珠安娜的日常用度，他采取了按月给生活费的办法。他们一起定了生活费的数目；两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是最后一次夫妻间的交谈，而这种交谈本来是婚姻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一旦夫妻间不再使用我们，一旦两颗心之间无话可说，就等于实实在在离了婚。珠安娜知道，从今以后，她仅仅是个母亲了，她为此而高兴，并不探究事情的原由。其实，她大错特错了。孩子的存在使夫妇俩一辈子互相关连，而且丈夫的秘密生活将不仅仅是珠安娜一人忧伤和焦虑的原

因。迪阿尔摆脱约束后，很快习惯了大输大赢。他赌技高，出手大，这种赌博方式使他成了知名人物。在帝政时代他没能赢得名望，可到了王政复辟时期，他那变成赌本在赌台上滚动的家产，以及他在各种形式的赌博上表现出来的众所周知的本领，却使他闻名遐迩了。一些大使们、大银行家们、家财万贯之辈，以及那些享尽了生活的甘甜最后竟在赌博中寻求昂贵的乐趣的人们，全都对迪阿尔表示佩服，当然只在俱乐部里，很少在家里。不管怎样，大家都和他一起赌博。迪阿尔成了时髦人物。有时，出于傲气，迪阿尔在冬季也举办一两次盛会作为还礼。珠安娜通过这些豪华盛大、流光溢彩的宴会、舞会重又看到社交界；然而她把这些交际活动看成是对她幽居的幸福所征收的捐税。在这些隆重的场合，她是女皇，但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掉下来的。她那未被腐蚀的天真，她那在新生活新习惯中得到恢复的纯洁美好的心灵，她的美貌，她的真诚的谦逊，这一切使她得到人们真心实意的尊敬。可是她发现，很少有女人光临她的客厅，于是她明白了，虽然丈夫背着她按一种新的方案行事，但他在上流社会仍然一点不受敬重。

迪阿尔并不总是赌运亨通的。三年之中他挥霍掉家产的四分之三。但是他的狂热给了他满足嗜好所需要的力量。他结识了很多，尤其是大部分交易所的老手。革命以来，这些人奉行的原则是：大规模的偷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污点而已，这就把十八世纪在爱情方面采用的无耻格言转用到银箱上来了。迪阿尔成了生意人，并且加入了法律行话所说的可疑买卖。他擅长向那些不熟悉事务所的可怜虫们买下别人没完没

了拖延清理的债务，他一个晚上就把它清理完毕，然后和清理者瓜分从中所得的好处。后来，他搞不到现金债务了，就去找流动债务，而且在欧洲、美洲国家以及北非伊斯兰国家挖掘出一些失效的债券，使这些债券重新有效。复辟王朝取消了亲王、共和国和拿破仑帝国的债务后，他经办借款、开凿运河等各种事务，收取手续费或佣金。最后，他还进行一种体面的盗窃，不少经过巧妙伪装的或躲在政治舞台后面的人都从事这种活动；这种盗窃若是在街上，在路灯微弱的光线下进行，可能会叫倒霉的作案者进苦役监，但若是公馆装饰着镀金线脚、镀金华柱的人所为，就得到认可。迪阿尔屯积和倒卖白糖，买卖职位，还光荣地发明了傀儡人，在他找到其他高收入的职位之前，要他们占据那些需要保留一段时期的肥缺。后来他又在手续补贴费上做文章，他研究法律的疏漏之处，他进行合法的走私。可以用一句话来描绘这种高超的交易：众议院选举时，他替别人收买十五张选票，要百分之几的报酬，那十五个人一夜之间便从左派席位坐到右派席位上去了。这些行为已不是犯罪，也不是盗窃了，这是在参与政治，搞工业投资，当金融巨头。迪阿尔被公众舆论摆在无耻之徒的位置上，这里已坐着不止一位会耍手腕的人。这里是歹徒们的贵族阶层，是有教养的坏蛋们的上议院，所以迪阿尔不是正剧中描绘的那种卑劣的、以行乞告终的普通赌徒。在社会结构的一定层次上，那种赌徒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了。今天，这些胆大妄为的无赖，冠冕堂皇地进行犯罪活动，一直到死，财产象盔甲似的保护着他们。他们乘坐轻便马车去自杀，把别人托付的一

切一起带进坟墓。迪阿尔至少有能耐不作廉价的忏悔，并且使自己成了享有特殊利益的人。他了解到了政府使用的各种手段，当权者们的各种爱好和秘密，所以能在他投身于其中的拚搏激烈的地方站稳脚跟。丈夫过的这种地狱般可怕的生活，迪阿尔夫人一无所知。丈夫丢下她不管，她起初不感到奇怪，反而很满意，因为她所有的时光都过得很充实。她的钱用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请了一个循循善诱的家庭教师，还有对孩子进行全面教育所必不可少的几位老师；她一心要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人，使他们既具有健全的理智，又不失掉新鲜的想象力。她现在完全通过孩子来感受外界事物，因此并不觉得眼下单调冷清的生活有什么难受之处。对于她就象对很多母亲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孩子们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伸。迪阿尔只是她生活历程中的一个意外事件。自从迪阿尔不再是孩子们的父亲，不再是一家之长，珠安娜与他之间就只存在社交场合必须做给别人看的夫妇关系了。尽管如此，她仍然本着高度尊重父权的精神教导孩子，虽然对他们来说父权是有名无实的东西。所幸丈夫总不在家，这倒给她帮了大忙。倘若他待在家里，珠安娜的努力就会白费。孩子们已经很敏感，很知分寸，会评判他们的父亲了。而评判父亲等于在思想上弑父。时间一长，珠安娜对丈夫的漠视慢慢消失了，更有甚者，原先的漠视变成了恐惧。她终于懂得，做父亲的行为有可能长期成为孩子们前途上的包袱，而且母爱使她心明眼亮，有时能看出部分事情的真相。于是，她每时每刻生活于其中的对未知的不幸的恐惧一天比一天更厉害、更灼人。因

此，在她与迪阿尔极少的会面时间里，她常常朝他那因不眠之夜而变得灰白，因感情激烈波动而布满皱纹、双颊凹陷的脸上投去尖锐的目光，这炯炯的目光几乎使迪阿尔不寒而栗。于是丈夫做出快活的样子，但这装出来的快活表情比他一时忘记扮演快乐的角色而流露出心思重重、满脸阴霾的样子更叫她害怕。他畏惧妻子有如罪犯畏惧行刑者。珠安娜看出，他将是孩子们的耻辱；迪阿尔则看出，她是使他胆寒的不动声色的复仇女神，是一个前额清朗、向他举起握着武器的手的正义女神。

结婚十五年以后，迪阿尔落到一筹莫展的地步。他欠债十万埃居，而拥有的财产不到十万法郎。他的公馆是唯一看得见的家产，但是被一次又一次地典押，典金总数已超过了房产的价值。再过几天，他的豪富声望就要化为乌有。过了这几天展缓期，将不再有任何人向他伸出援助的手，将不再有任何人向他打开自己的钱袋。然后，除非突然发生使他转危为安的事件，否则他将跌进受人鄙视的泥淖；正因为他从前顽强地占据过他不该占的显赫地位，他可能跌进比他罪有应得还更低的地步。幸运的是，他听说温泉疗养季节里，将有一些外国显贵、外交官们光临，全是赌大输赢的人，身边大约都带着巨额钱财。但是他不想让妻子留在巴黎，怕的是某些债权人向她透露他可怕的处境。于是他把妻子连同两个孩子一起带走，甚至没允许他们带上家庭教师。他自己只带了一名跟班，勉强同意珠安娜保留一个贴身女仆。他说话的语气变得简短、不容置辩，仿佛又恢复了活力。珠安娜猜不透这趟突然旅

行的原因，一种神秘的无名惊恐使她的心冰凉。丈夫一路上谈笑风生；而且因为一家人不得不坐在一辆轿式马车里，他对孩子们表现得越来越关心，对妻子越来越体贴。尽管如此，每一天的来临都给珠安娜带来不祥的预感，那是母亲们的预感，她们会莫名其妙地发抖，而当她们这样发抖时很少是一场虚惊。对于母亲们，遮住未来的帷幕仿佛要薄些。

到了波尔多，迪阿尔在一条安静的街上租了一幢安静的、家具齐全的房子，将妻儿安顿在里面。房子正好坐落在街角上，有个大花园，只有一面与邻近的房子毗连，其他三面都可自由出入，因此很显眼。迪阿尔付了房租，给珠安娜留下刚够三个月开销的钱，总共不到五十个路易。迪阿尔夫人对这种少有的吝啬未提出任何诘问。当她听丈夫说他要去温泉，而她必须留在波尔多时，便设想了一个更全面地教孩子们学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以及阅读用这两种语言写的主要优秀作品的计划。她想她将过一种远离尘嚣的朴实生活，当然就花不了多少钱。为了省却物质生活的麻烦，迪阿尔走后的第二天，她和一个饭店老板谈妥，请他包管她家的膳食。日常生活有贴身女仆服侍就够了。这样，她虽然身上没钱，但丈夫回来之前她什么也不缺了。她今后的乐趣就是和孩子们散散步。这年她三十二岁，她的美貌如盛开的鲜花般大放光彩。因此她在波尔多一露面，人们的话题就尽是谈论这个漂亮的西班牙女人。她很快收到第一封求爱信，从此她足不出户，只在自家花园里散步了。起初迪阿尔在温泉发了财，两个月内赢了三十万法郎；但是他一点没想到寄些钱给妻子，只想留很

多钱，好下更大的赌注。第三个月，蒙特菲奥尔侯爵来到温泉，人到之前，关于他的财产，他的漂亮面孔，他与一个英国名门女子的美满婚姻，而尤其是关于他对赌博的兴趣等种种谈论已传得沸沸扬扬。他的老伙伴迪阿尔在那儿恭候他，企图象对付其他人一样把他的钱财都赢过来。一个约有四十万法郎作后盾的赌徒，在生活里总是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迪阿尔相信自己的运气，于是他表示要与蒙特菲奥尔言归于好，后者冷淡地接待了他，不过两人仍一起赌了钱。迪阿尔一下子把所有的钱输了个精光。

“亲爱的蒙特菲奥尔，”刚刚倾家荡产的前军需官在大厅里走了一圈后对伙伴说，“我还欠你十万法郎，可我的钱在波尔多，我的妻子也留在那儿。”

其实迪阿尔口袋里装着一百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但是他是个惯于利用一切的人，这种人有把握，有眼力，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变幻莫测的赌运上，而且蒙特菲奥尔也表示过想看看波尔多这个城市。如果迪阿尔付清欠款，他就身无分文，也就没有捞回损失的可能了。而有时，赢一次就能把前面输的钱全部捞回来。不过他的热切希望能否实现还取决于侯爵的回答。

“等一等，亲爱的朋友，”蒙特菲奥尔说，“咱们一块儿去波尔多。说实话，我今天口袋够满的，不必急着向一个老伙伴要钱。”

三天后，迪阿尔和意大利人已在波尔多了。一位给另一位一个报复的机会。这一晚，迪阿尔一开始赢了，付清了所欠

的十万法郎，然而随后又输掉二十万，只是在口头上，未付钱。普罗旺斯人看上去很快活，好象一个用金粉洗澡的人。时钟刚敲过十一点，天上星光灿烂，蒙特菲奥尔和迪阿尔大概同样感到需要在夜空下透透气，散散步，以便从激动中恢复过来。迪阿尔向蒙特菲奥尔建议去他家取钱，顺便喝杯茶。

“可是，迪阿尔夫人……”蒙特菲奥尔说。

“管它呢！”普罗旺斯人说。

两人下了楼。拿帽子之前，迪阿尔走进那家赌场的餐厅，要人给他拿杯水来；当人家准备水的时候，他在餐厅来回踱步，然后趁人没看见，抓起一把珠光柄、顶端很尖的钢质小刀，这把刀是饭后甜食时切水果用的，还没给收拾起来。

“你住哪儿？”走到院子里蒙特菲奥尔问他，“我必须叫我的马车在你府门口等着。”

迪阿尔把自家的地址十分清楚地告诉了他。

“你知道，”蒙特菲奥尔低声说，一面挽起他的手臂，“和你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如果我一个人回来，给某个坏蛋钉上，他把我弄死倒是很有利可图的。”

“你身上究竟有多少钱？”

“哦，没多少，”防着一手的意大利人说，“就只赢来的钱。不过，对一个穷光蛋来说，还是一笔可观的财产，有了这点钱，他下半辈子就可以当正派人了。”

迪阿尔领蒙特菲奥尔打一条行人不到的街道走，他早就注意过，这条街上有幢房子，大门开在一条两边有树、类似林荫道的路尽头，房子四周围着黑魑魑的高墙。两人走到这里，

迪阿尔大胆地用强硬语气请蒙特菲奥尔走在前面。蒙特菲奥尔明白迪阿尔的意图，一定要和他走在一起。一踏上林荫道，迪阿尔立刻象老虎般灵敏地用脚往侯爵膝关节内侧一绊，把他掀翻在地，一只脚果断地踩在他喉部，朝他心窝连捅几刀，刀刃断在了里头。随后他在蒙特菲奥尔身上搜了一遍，拿走钱夹、钱等所有的东西。虽然迪阿尔在干这一切时，疯狂中保持着清醒，动作象猫一样轻捷，虽然他巧妙地给意大利人来了个猝不及防，但是蒙特菲奥尔还是来得及大喊：“抓杀人犯！抓杀人犯！”那声音又清晰、又凄厉，可能把熟睡的人们五脏六腑都搅乱了。他最后的几口气完全成了可怕的叫喊。迪阿尔不知道，当他和蒙特菲奥尔踏上林荫道时，一股散戏后从剧院涌出来的人流已经到了街道高头，并且听见了垂死者的喘息声，虽然迪阿尔更加使劲地踩他的喉咙，闷住他的声音，使他渐渐停止了喊叫。人们朝林荫道方向跑去，路尽头的那几堵高墙把喊声反射过来，给他们指明了作案的准确地点。人群的脚步声在迪阿尔脑袋里咚咚直响，但是这个杀人犯并未吓得晕头转向，他离开林荫道，走到街道上，脚步慢悠悠的，象是一个好奇的行人，发现被害者已没救了。他甚至回过头来，想准确判断他和奔过来的人群之间的距离，只见人们冲上了林荫道，其中有一个人大概生性谨慎，开始注意观察迪阿尔。

“就是他！就是他！”走上林荫道的人发现蒙特菲奥尔躺在地上，宅子的大门紧闭着，四处搜索未找到凶手，便喊起来。

迪阿尔感到自己离人群已有一段路，喊声一起，他浑身来了一股雄狮的力气和鹿的奔跃速度，撒开腿跑起来，说得更确

切些是飞起来。他看见，或者说以为看见街的另一端也有一堆人，于是往一条横向的街上奔去。然而这时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每个窗口探出一张张脸；从每家门里发出喊声，射出光亮。迪阿尔拚命逃，在一片灯光和嘈杂声中径直往前跑；他的两腿灵活，跑得飞快，把嘈杂声抛在了后头，然而他跑的速度终究不及目光的速度快，所以仍然逃不出人们的视线。刹那间，居民、士兵、宪兵，这一城区的人全都起来了。几个爱管事儿的人叫醒了警察分局局长，其余的人留下来看守被害者的尸体。鼎沸的人声一方面向逃跑者的方向传去，象一场大火的火苗紧随其后，另一方面向法官们居住的市中心传去。听见全城在喊叫、在奔跑、在颤栗，迪阿尔感觉如同置身于梦境。不过此刻他还没有丧失思想和应变能力，他一面跑一面在墙上擦掉手上的血。最后终于到了自家花园的墙下。这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远远传来城市的喧嚣，如同海潮声。他以为已经把追踪的人甩掉了。他从一条沟里掬起点水，喝了下去。他瞥见一堆废路砖，便把钱财藏在里头。罪犯常有这种混沌沌的念头，当他们失去从总体上判断自己的行为的能力时，就急忙销毁证据以确立自己的无辜。把钱藏好以后，迪阿尔竭力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脸上努力挂着微笑，然后轻轻敲了敲院门，心里但愿没被任何人看见。他抬起头，透过百叶窗板瞥见妻子房间里还亮着烛光。惊魂未定之中，他仿佛看见珠安娜坐在两个儿子之间，这幅和美的生活图案猛然冲击他的头脑，好象锤子给他当头一击。贴身女仆来开了门，迪阿尔进来后很快一脚把门关上。这时他才舒了口气；但同时发

现自己浑身汗水淋漓，于是他叫女仆先回去服侍女主人，自己待在暗处，用手帕擦了擦脸，整了整衣服，好象一个花花公子，在走进一个漂亮女人的家之前先把身上的礼服抹抹平；随后他又走到月光下检查自己的双手，摸摸自己的脸，发现身上没有一点血迹，心里一阵高兴，血大概全流在死者体内了。这番罪犯的整饰花了点时间。他上楼到珠安娜的卧室去，举止镇静，慢条斯理，象看完戏回家就寝的人一样。在拾级上楼时，他考虑了自己面临的处境，并用两句话加以概括：离开家，去海港。这个念头不是他脑子里的想法，而是由火焰组成的字赫然写在黑暗的底幕上。到了港口，白天隐蔽起来，夜里潜回来取走宝藏；然后象耗子一样躲在一艘轮船的底舱下，跟着船离开港口，不让任何人知道他藏在船上。为了实现这一切，首先得有钱！可他现在身无分文。这时女仆拿了灯来照他。

“菲利西，”他说，“你没听到街上有吵声、叫声吗？去打听一下是什么原因，回来告诉我……”

他妻子身穿白色晚装，坐在桌前，正在教弗朗西斯卡和朱安念西班牙文的塞万提斯的作品，她高声朗读，两个孩子跟着她看文字。三个人突然停下来，看着迪阿尔；迪阿尔站在那儿，两手插在口袋里，眼前这幅图景在灯光下是那么恬静，被妻子和两个孩子的脸渲染得那么美，这是一幅活生生的描绘圣母与圣子和圣约翰在一起的油画，他竟置身于如此安宁的场景之中，自己也感到吃惊。

“珠安娜，我有话跟你讲。”

“什么事？”她问，一见丈夫苍白透黄的脸色，她就猜到，自

已每天担心发生的灾难现在降临到头上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我想跟你谈谈……跟你……单独谈。”

说完，他两眼定定地看着两个儿子。

“我亲爱的孩子们，回你们的房间去睡觉吧，你们自己做祷告，别等我了。”

两个儿子默默走出房间，表现了有教养的孩子听话、不多问的好习惯。

“我亲爱的珠安娜，”迪阿尔用温和的声音接着说，“我给你留的钱很少，为此我感到难过。听着，珠安娜，自从我每月给你生活费，免得你为管理这个家操心，你是不是也象其他女人一样，有点小小的积蓄呢？”

“没有，”珠安娜回答，“一点没有。您没有把孩子们的教育费用计算在内。我毫无责怪您的意思，我的朋友，我提醒您这项遗漏，只是为了向您解释我缺钱的原因。您给我的钱都用来付给几个老师了，而且……”

“够了，”迪阿尔突然嚷道，“见鬼！时间很宝贵。您没有首饰吗？”

“您知道我是从不戴首饰的。”

“这么说，这个家里一个子儿也没有！”迪阿尔发狂似地嚷道。

“您干吗嚷嚷，”她说。

“珠安娜，”他又说，“我刚刚打死一个人。”

珠安娜冲向孩子们的房间，把所有的门全关上，才返身

回来。

“但愿孩子们别听到，”她说，“您究竟和谁毆斗来着？”

“和蒙特菲奥尔，”他回答。

“啊！”她说，情不自禁松了口气，“这是唯一您有权打死的人。”

“有多方面的理由叫他死在我手里。不过，咱们别浪费时间了。给我点钱，钱，钱，看在上帝份上！我可能被追捕。我们没有毆斗，是我把他杀了……”

“杀了！”她叫道，“是怎么……”

“就那么杀的；赌博时他把我的全部财产都骗走了，我呢，又把它夺回来了。珠安娜，趁现在四下里安静，而且正好我们又没有钱，您最好到那堆石头底下把我的钱取出来，您知道，就是路尽头的那堆石头。

“干脆说吧，”珠安娜道，“您抢了他的钱。”

“这碍您什么事呢？我必须走，您有钱吗？他们已经在追捕我了。”

“谁？”

“法官！”

珠安娜走出房间，很快又返回来。

“拿去吧，”她说，一面远远地递过一件首饰，“这是拉古尼雅夫人的十字架，上面镶着四颗红宝石，据说很值钱。行了，您走吧，走，……快走呀！”

“菲利西还不回来，”他惊惶失措地说，“难道她给逮起来了？”

珠安娜把十字架搁在桌边上，奔到朝街的窗口，月光下好些士兵已悄悄沿墙设岗布哨。她从窗口走回来，装作平静的样子，对丈夫说：“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必须从花园逃走。这是小门的钥匙。”

出于最后的谨慎，她跑过去朝花园里望了一眼，瞥见树底下，暗影中，宪兵头盔的银边闪着幽光。她甚至听得见跑来看热闹的人群的嗡嗡声，人群从各条街向这里涌来，被哨兵拦在街口。原来，迪阿尔早已被那些趴在自家窗口的人发现了。不一会儿，在这些人以及女佣（她先是被吓坏了，后来又被抓起来）的指点下，部队和民众把两条街堵死，迪阿尔的家就在两条街的夹角处。十来个恰巧看完戏回家的宪兵包围了这所房子，另外一些宪兵翻墙进去搜索花园。罪行刚刚发生，他们可以这样做。

“先生，”珠安娜说，“您出不去了。全城的人都在下面。”

迪阿尔发疯似地奔到这个窗口，又奔到那个窗口，象一只被关在屋子里的鸟儿，向所有有亮光的地方冲，但哪儿都出不去。他走到每个出口，又返回来。珠安娜沉思地站在一旁。

“我能藏在哪儿呢？”他说。

他望着壁炉，珠安娜则凝视着两张空着的椅子，她仿佛觉得孩子们就坐在那儿。这时，临街的门开了。院子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

“珠安娜，我亲爱的珠安娜，行行好，给我出个好主意。”

“我来给您出个主意，搭救您。”

“啊！那你就是我的救护天使了。”

珠安娜返回来，向迪阿尔递过一支手枪，然后别转了头。迪阿尔不接手枪。珠安娜听见，院子里人们正把侯爵的尸体放在地上，以便和凶手对证。她回过头来，见迪阿尔面色惨白。这家伙感到两腿发软，想坐下来。

“您的孩子们求求您了，”她说，一面把枪放在他手上。

“可是，我的好珠安娜，我的小珠安娜，你真认为……珠安娜？必须马上这样做吗？……我还想拥抱你呢。”

宪兵在上楼了。于是珠安娜拿过枪来，对准迪阿尔，她不顾他的叫喊，抓住他的喉咙按住他，朝他的脑袋开了一枪，将他击毙，然后把枪扔在地上。

这时房门猛地开了。检察官，后面跟着一名法官、一名医生、一名书记官，还有宪兵，总之人类司法的全体人员出现在门口。

“你们想干什么？”珠安娜问。

“那是迪阿尔先生吗？”检察官不回答，指着蹉曲得很厉害的尸体问。

“是的，先生。”

“您的衣裙上全是血，夫人。”

“您不明白为什么吗？”珠安娜说。

她走到小桌子前坐下，拿起桌上那本塞万提斯的作品，待在那儿，脸色苍白，竭力控制住自己内心神经质的颤动。

“你们出去，”检察官对宪兵们说。

然后他示意预审推事和医生留下来。

“夫人，在这种情况下，对您丈夫的死，我们只能向您表示

祝贺，如果说嗜好曾迷住他的心窍，至少他死得象个军人，法院的诉讼已没有必要了。不过，尽管我们不愿在这种时刻打扰您，但鉴于法律手续的要求，我们不得不验证任何非自然死亡。请允许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可以去换件袍子吗？”珠安娜问，一面放下书本。

“可以，夫人；不过您得把身上这件拿回来。医生可能需要……”

“让夫人耳闻目睹我的操作，这对她来说太难受了，”医生说，他明白检察官怀疑什么，“先生们，让她待在隔壁房间里吧。”

检察官和法官赞同了好心医生的建议，菲利西也去侍候女主人。法官和检察官低声谈起话来。司法部门的官员是不幸的，他们不得不怀疑一切，设想一切。他们常常必须假设种种罪恶的意图，还必须解释这些意图，以便找到极其矛盾的行为掩盖下的事实真相，时间一长，这行可敬而又可怕的职业，就不可能不使那些遭到他们怀疑的豪迈感情的源泉在他们身上渐渐枯竭。如果说一生从事搜索人体秘密的外科医生的感觉官能最后会变得迟钝，那么，不得不常常搜索人们灵魂各个角落的法官的良心又会怎么样呢？为他们的使命做奉献的，首先是他们自己，他们一生为自己破灭了幻想而悲哀，犯罪行为在他们心头的压力并不比在罪犯心头来得轻。坐在审判席上的老者是令人崇敬的，但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法官不是令人战栗吗？这位预审推事便是一位年轻人，而他不得不对检察官说：“您认为这个女人会不会是她丈夫的同谋？要不要

对她进行预审？您是否主张审问她？”

检察官不在乎地耸了耸肩，作为回答。然后又补充说：

“蒙特菲奥尔和迪阿尔是两个臭名昭著的坏分子。女仆对案情一无所知。我们到此为止吧！”

医生在进行他的工作，察看迪阿尔的尸体，同时对书记官口述验尸笔录。突然他跑进珠安娜的房间。

“夫人……”

珠安娜已脱掉了那件满是血污的袍子，她朝医生走过来。

“是您，”医生俯在西班牙女人的耳边说，“杀了您的丈夫。”

“是的，先生。”

“……根据……上述事实……”医生继续口述道，“可得出以下结论：名叫迪阿尔的人是自愿自杀。”

“您写完了吗？”他停顿了一会儿以后问书记官。

“写完了。”录事说。

医生在笔录上签了名，珠安娜向他投去一瞥，一时间泪水湿润了她的眼睛，她好不容易才控制住眼泪。

“先生们，”她对检察官说，“我是外国人，是西班牙人。我不懂贵国的法律，在波尔多又没认识的人，我要求你们帮个忙，给我办一张回西班牙的护照……”

“等一等，”预审推事急忙说。“夫人，从蒙特菲奥尔侯爵那儿抢来的钱到哪儿去了？”

“迪阿尔先生曾模模糊糊跟我说起过一堆石头，”她回答说，“钱可能藏在石头下面。”

“那堆石头在哪里？”

“在街上。”

法官和检察官面面相觑。珠安娜不由自主地做了个正气凛然的动作，并且把医生喊了过去。

“先生，”她在他耳边说，“难道我被怀疑有什么可耻的意图吗？我！那堆石头大概在我家花园的尽头。请你们自己去找吧。仔细看，仔细搜，把钱找出来。”

医生带上预审推事出去了，并且找到了蒙特菲奥尔的皮夹。

第三天，珠安娜卖掉她的金十字架作旅费。她和两个孩子将乘驿车到西班牙边境。在前往驿站的路上，她听见有人唤她；原来是她的母亲，已经奄奄一息，躺在担架上，正被抬往医院，她从担架帘子的缝隙里瞥见了女儿。珠安娜让人把担架抬进一扇通马车的大门内。母女就在那里见了最后一面。虽然两人交谈时声音很低，朱安仍然听见了下面这句诀别的话：

“安息吧，我的母亲，我已经替所有的玛拉娜受过苦了。”

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于巴黎

陆秉慧 译

新兵

有时他们通过幻觉和运动的现象，窥见这造物完全排除了空间的两种形态，即作为智力空间的时间和作为肉体空间的距离……

——《路易·朗贝尔的思想历程》

献给我亲爱的阿尔贝·马尔尚·德·拉里贝勒里

一八三六年于图尔。

一七九三年十一月的某天晚上，卡兰唐所有的大人物济济一堂，聚集在德·苔依夫人家的客厅里。这种聚会，其实每天晚上都在这里举行，只因发生了一些情况，今晚这次聚会引起了人们格外的关注。若是在通都大邑，这些事情也许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在这弹丸似的小地方，却显得非同小可。前天晚上，德·苔依夫人的府上居然大门紧闭。昨天晚上，她仍然关门谢客，说是什么玉体违和。即使在平时，接连爆出这两件奇闻，也会轰动整个卡兰唐，好比巴黎的大小剧院全都关门，暂停演出一样。那几天里，日子过得总好象少了点儿什么。可那是在一七九三年呀，德·苔依夫人如此行事，弄不好

就会闯下大祸，家破人亡。那年头对于贵族们来说，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会丢掉脑袋。今晚上个个来宾的诺曼底人面孔都显得兴致勃勃。要想弄明白这些人打的什么主意，转的什么促狭念头，特别是要想知道德·苔依夫人心里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就必须把她在卡兰唐所扮演的角色介绍一番。此时此地，她的处境凶险，毫无疑问，革命时期许多人的境遇都是如此，有这种感受的绝不止一位读者，他们的恻隐之心将使这个故事更加生动感人。

德·苔依夫人是一位少将的遗孀，先夫曾荣获骑士勋位，贵族们刚刚开始逃亡国外的时候，她就离开了宫廷。由于她在卡兰唐一带拥有万贯家私，她便躲到这里来避避风头，满心指望恐怖的浪潮不至于波及这乡间的一隅。她对本乡本土的一切了如指掌，所以这个小算盘打得一点儿也不错，在下诺曼底地区，革命并没有带来多少劫难。尽管德·苔依夫人过去回来巡视她的房地产业时，接触过的只是本地的一些贵族之家，而今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对于城里的大业主与新贵们，她也敞开大门盛情款待，并且竭力让他们为自己的高攀而洋洋自得，既不惹得他们怨恨，又不致引起他们嫉妒。她慷慨大度，心地善良，生来具有一手难以形容的软功，不用低声下气，也不必祈求，便能讨得人人喜欢。她处处小心，面面俱到，终于赢得大家的敬重，靠着这些聪明的办法她得以保住自己这个微妙的地位。在这混杂的社交圈子里，各色人物的种种需求，她都能够一一予以满足，既没有伤害暴发户们倔强的自尊心，也没有得罪昔日的老朋友。

德·苔依夫人不象下诺曼底的女人那样鲜润丰满，她虽然已经三十八岁，却依然生得纤细苗条，可以说颇具大家风范。她的容貌端庄秀丽，身段娇小玲珑，只要一开口说话，她那白皙的脸蛋上立刻会闪烁出光彩，显得生气盎然。她的两颗乌黑的眸子充满亲切感，只是那种安详而又恬淡的目光似乎在表明，对她来说生命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她在如花似玉之年就嫁给了那位年老而又心地褊狭的军官，毫无疑问，她在那个风流宫廷里的尴尬地位逼得她终日一脸秋云，愁眉不展，而早先她肯定是容光焕发，不胜娇媚的。她的心底里藏着爱情，不过从未把它交给别人，她已经感受到那种自然的冲动、女人的激情，但却没有体味过，只能把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压在心里。因此，她的魅力主要来自她内在的青春，这青春不仅时时闪现在她的脸上，也使她的心里流露出天真无邪的欲望。看上去她显得矜持凝重，然而她的言谈举止里总有着一股热情，就象少女似的向往着迷茫的未来。再冷漠的男人，不需多久便会堕入她的情网，但是总要带着三分畏惧，那是因为她的举止庄重大方，令人肃然起敬。她的心地生来宽宏大量，在严酷的斗争中又锻炼得十分刚强，与一般人不可同日而语，男人们也都自叹不如。在这样的心灵里必然蕴含着高尚的感情。于是德·苔依夫人的一片真心都凝聚成一种情感，那就是母爱。作为人妻，她被剥夺了幸福与欢乐，但是她却在对儿子的痴情里得到了补偿。她不仅用母亲的纯真与赤诚来疼爱他，还用情人的娇媚引逗他，用妻子的痴情感化他。只要一离开他，她就感到痛苦，一旦他不在身边，她就惶惶不可

终日，她总是看不够他，只是由于有了他，她才能够生活，也正是为了他，她才能够活下去。为了让男人们懂得这种感情的力量，我们只消再说一句话就够了：这孩子不仅是德·苔依夫人唯一的爱子，也是她唯一的亲人，是牵动着她生活中的担心、希望与欢乐的唯一的心的事。已故的德·苔依伯爵是他那个家族的唯一子嗣，她也是她那个家庭里唯一的财产继承人。人间的盘算与利益和最高尚的感情需要完全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她那女人的心中本来就已经相当强烈的爱更加亢奋。她为了抚养爱子吃尽了辛苦，对她来说，儿子也就更加宝贝。医生不知向她预言过多少次这个孩子性命难保，尽管医生下了这样的诊断，她却对自己的预感确信不疑，对自己的希望充满信心。看到儿子平安无恙地度过幼时的种种劫难，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康壮实，她的心里真是快乐无比。

多亏她成年累月的悉心照料，这孩子长大成人了，二十岁上，他长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材，别人都把他看成是凡尔赛宫里最俊秀的骑士。说来也是幸运，——不过这幸运并不是每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们都能够遇到的——她的儿子孝顺她，敬爱她，他们母子之间亲如手足，情同一心。如果说他们生来的志向并不相通，他们却都本能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互为依傍的深情，这种深情是生活中难得见到的。十八岁时他被任命为龙骑兵的一名少尉军官，年轻的伯爵懂得荣誉攸关，应当服从大局，于是跟着王公大臣们一同流亡到了国外。

就这样，身为流亡贵族的母亲，高贵而又富有的德·苔依夫人对自己的严峻处境是一清二楚的。她一心只想为儿子保

住一笔可观的家产，因此放弃了陪伴儿子流亡在外的幸福。然而当她读到共和国颁布的严酷法令时，——在卡兰唐，人们依据这一法令每天都要没收一批流亡贵族的财产——她不禁为自己冒险留下的勇敢之举暗自庆幸。她不正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儿子保住了一份家当吗？接着，她又获悉国民公会发布的可怕的处决命令，想到她唯一的财产^①处于安全地带，远离危险，远离断头台，便以为可以放宽心睡大觉。她相信自己采取了上上策，保住了她的全部家私，不免有些沾沾自喜。她心中暗自筹划，当前形势不利，只好退避三舍，这样并不伤害她贵妇人的尊严，也无损于她贵族的信念。她强忍住内心的痛苦，表面上装得无动于衷，让人琢磨不透。她也深知自己在卡兰唐依然困难重重。假若来到这里便以首户自居，岂不随时随地都有被送上断头台的危险？凭着做母亲的那种无所畏惧的勇气，她懂得应该济贫救急，而且从不厚此薄彼，因而博得了穷人们的拥戴；她又能为有钱人提供种种条件，让他们恣意取乐，因此在富人们眼里，她也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她在家中盛情款待镇上的诉讼代理人、镇长、县长、检察官，甚至还有革命法庭的法官等一千人，其中前四位至今仍然是单身，不断地向她大献殷勤，满心指望娶她为妻。他们有时候威胁她，说什么她若不答应便叫她大祸临头，有时候却又拍着胸脯，表示愿意做她的保护人。那位检察官先生早先是卡昂的诉讼代理人，经管过伯爵夫人的财产事务，现在他竭力做出一副忠心耿耿、慷慨大度的样子以博得她的欢心，真是一只诡计多端的笑面

^① 指她的儿子。

虎！在这帮求爱的男人们中间，他是最可怕的一位，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对这位老主顾的巨额家产的底细了如指掌。由于他渴望无限的权力，以掌握全县人民生杀予夺之大权，他的情欲也因此大为膨胀。此人尚属年轻，有意显得举止高贵，以致德·苔依夫人一直对他的为人琢磨不透。跟诺曼底人斗智是有风险的，她却不以为意，只凭女性天赋的机智和狡猾使几位竞争者互相牵制。她既然争取到时间拖下去，便指望直到动乱结束还能保持洁白之身。这期间国内的保王党人每天都在暗自高兴，以为革命在第二天就会寿终正寝，而这种轻率的自信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丢掉了身家性命。

尽管障碍重重，伯爵夫人仍然颇为巧妙地保住了自己的自由地位，一直到她出于一种不可理解的疏忽，竟然闭门谢客的那一天。她引起了人们深切的关注，这是确凿无疑的，那天晚上客人们来到之后一听说她不能够接待大家，心里都产生了疑窦。他们用乡下人那种毫不掩饰的好奇心，连连打听德·苔依夫人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遇到了什么不幸，还是患上了什么疾病。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一位名叫布里吉特的老女仆答复说，她的女主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见任何人，连自己家里的人也一概不见。在这个巴掌大的小镇上，人们的生活多少有点象在修道院，他们自然而然地养成一种无法改变的习惯，就是喜欢对别人的举动妄加评断。现在他们并不知道德·苔依夫人到底是福还是祸，便为她叹息一阵，然后各自去苦苦思索这个女人突然躲起来的各种原因。

“她要是生了病，”第一位好事者开口说道，“也该去请医

生看看呀。可是医生今天在我家里打了一天牌，他还笑嘻嘻地对我说，眼下么，只有一种病……可怜哪，这种病是治不好的。”

这个玩笑不过是较审慎的信口开河，于是，不论妇女、男人，还是老人、姑娘都纷纷海阔天空地胡乱猜想起来。每个人都以为洞察到一桩秘密，而这桩秘密一下子便占据了人们整个的心灵。到了第二天，各种猜测更加沸沸扬扬，变本加厉。在这样的小地方，人们的日常生活彼此是瞒不住的，女人们首先发现在菜场上布里吉特采购的食物比平日还要丰盛。这个消息还未能得到证实，又有人看到布里吉特一大早便来到广场，把刚刚上市的第一只野兔子买到手，真是怪事。全城人都知道德·苔依夫人根本不喜欢吃野味，于是这只野兔子便引来各式各样没完没了的猜想。老人们象平时一样照常出来散步，一面却注意到伯爵夫人家里上上下下好象在全神贯注地忙个不休。而且看得出，正如有些人做的那样，处处谨慎小心，结果却欲盖弥彰。还有一位男仆在花园里拍打地毯上的灰尘，这种事放在昨天谁也不会注意，可是今天这张地毯立刻变成了一块好材料，人人都拿它作依据大做文章，而且各做各的，花样繁多。第二天大家又听说德·苔依夫人声称自己身体欠佳，卡兰唐的头面人物当晚便聚集到镇长兄弟的家里。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买卖人，为人正直，在地方上备受尊敬，伯爵夫人对他亦颇为敬重。在这次聚会上，这位富孀所有的追求者都把自编的传说讲述了一通，而且多少都有点儿道理，每个人都在思量，想使情况暗中变得对她有利，因为这样下去

势必会影响她的名声。检察官猜想大概出了什么意外，结果德·苔依夫人的儿子深更半夜悄悄跑回了家。镇长则以为也许是从旺代逃来了一位拒不宣誓的神甫，央求在她家里避避风头，可是礼拜五这天买了一只野兔，这件事使他难以自圆其说。县长斩钉截铁地说，一位舒昂党人或者旺代乱党的头头，由于被追捕得走投无路才逃到这里。其他人则认为是一个从巴黎监狱里逃出来的贵族。到最后大家都怀疑伯爵夫人如此慷慨仁慈已构成犯罪行为，会为法律所不容，甚至有可能被送上断头台。于是检察官悄悄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声张，还是想想办法救救这个不幸的女人，因为她正向着无底深渊大步大步地走过去。

“如果你们把风声露出去，”他又接下去说，“我就只好出面干预了，我势必要带人到她家里去搜查，那样一来！……”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是人人都明白他这样欲言又止到底意味着什么。

伯爵夫人的至交契友们终日为她担惊受怕，第三天一大早，镇上的民政代理官便让他妻子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无论如何今晚要象平日一样接待客人。那位年迈的商人胆子就更大了，他居然在大清早亲自跑到德·苔依夫人家里来。他为了履行自己的使命而抖擞起精神，理直气壮地要求仆人们带他去见女主人。当他在花园里见到伯爵夫人时不免又目瞪口呆，她正在那里忙着摘下花坛里的鲜花，那是准备插花瓶用的。

“她大概在庇护着一位情人，”老人思忖着，不禁对这位可爱的夫人起了恻隐之心。他看到伯爵夫人脸上的表情显得异

样，越发对自己的猜测坚信不疑。他生就一副对女人的赤胆忠心，此时更加激动不已，连我们也要为之动情，因为看到一个女人为男人作出牺牲，任何男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的。这位生意人告诉伯爵夫人，城里对她流言四起，眼下她的处境十分危险。“因为，”他最后这样说，“在我们这些官员中间有那么一些人，看到您见义勇为援救一位神甫，他们会体谅您的苦衷；但如果发现您是出自内心的爱情而自我牺牲的话，那他们谁都不会来同情您。”

听到这番话，德·苔依夫人抬起她那双失神的眼睛盯着老人，看得这位老汉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

“请您过来，”她挽住他的手，把他带进自己的卧室。她看清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人，便从胸前取出一封已弄脏、揉皱的信。“请看吧，”她使出了好大的气力才说出这句话。

她瘫软地倒在一张扶手椅上。当那位老商人寻找自己的眼镜，揩干净镜片的时候，她又抬眼看着他，她还是头一次这么好奇地打量他呢。然后，她以异样的声音轻轻对他说：“我完全信任您。”

“我到此地来，不正是为了替您分担一部分罪过吗？”好心人干脆直截了当地回答。

她浑身发抖了。在这个小小的城镇上，她的心灵第一次遇到了知音。老人也突然一下子便明白了伯爵夫人的沮丧与欢乐。她的儿子参加过格朗维尔的远征，^①如今他在牢房里

① 旺代军首领亨利·德·拉罗什雅克兰将军曾企图于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攻占格朗维尔，经过一场激战，旺代军败退。

给他妈妈写了一封信，带给她一点伤心而甜蜜的希望。他自认为确有把握越狱逃跑，并告诉她三天之内他将化装逃回家。这封要命的信表明如果第三天晚间他还没有来到卡兰唐，那就意味着撕肝裂肺的死别。他还请求妈妈给冒着千难万险送这封信的密使一大笔酬金。老人读着信，两只手簌簌地颤抖不止。

“喏，现在就到第三天了。”德·苔依夫人迅速地站起身叫道，她把信拿过去走动起来。

“您行事太大意了，”买卖人对她说，“您干吗要买那么多吃的东西？”

“可是，眼看他就要到了，饥肠辘辘，累得要死，还有……”她说不下去了。

“对我的兄弟我是可以打包票的，”老人又说，“我这就去找他，让他为您想想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生意人就象他平时做买卖那样缜密周到，他对伯爵夫人叮嘱了一番，告诉她应该如何谨慎小心，如何见机行事。两个人把该说的话，该做的事都筹划停当之后，老人便告辞了。他随随便便找个借口，便径直到卡兰唐的几户要人家里兜了一转，他对大家说他刚刚见到了德·苔依夫人，她尽管身体不适，还是非常欢迎客人们今晚光临。凭着诺曼底人的聪明干练，他费尽心思与大家巧为周旋，各家各户都对伯爵夫人的病情盘问不休，人人都对这桩神秘莫测的事毫不放松，而他总算把这些人一一哄骗了过去。他的第一户访问就很出色。在一位患痛风症的老太太面前，他大讲了一通

德·苔依夫人胃气痛突然发作，差一点儿送了命；那位大名鼎鼎的特隆尚^①先生早就嘱咐过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最好把一张野兔皮活活剥下敷在胸口，然后躺在床上静养，一动也不能动。这两天里，伯爵夫人眼看性命不保，只好老老实实遵照特隆尚的这张古怪的方子治疗，现在已大致恢复了健康，今晚就可以招待来访的客人啦。这个故事大为成功，而且由于卡兰唐的医生（此人 *in petto* 也是一位保王党）对偏方独持异议，它反而更有说服力了。然而那些思想固执或者头脑灵活的人，由于原先的揣测已根深蒂固，至今仍然将信将疑。于是——一到晚间，德·苔依夫人的这批常客便急忙早早地赶到了她的家中，有的是想对她察言观色，有的是为了表示友好，不过大部分人看到她霍然而愈，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客厅的大壁炉旁边，大家看到伯爵夫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其穿著打扮几乎象卡兰唐人一样普通；为了不致触犯客人们的褊狭心理，她一改往日那种一掷千金只图快活的奢侈习惯，房间依然一副老模样，甚至客厅里的方砖地面也没有好好擦洗一遍。墙上挂着的是些颜色已经发暗的旧式挂毯，屋里摆设的是当地款式的普通家具，点的是蜡烛，她既沿袭都市里的规矩，又揉进了外省生活的风尚，简直与最刻苦的穷人或者最讨厌的守财奴不相上下。但是她心里明白，客人们对于她的慷慨解囊出手大方绝不会眼红，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让他们玩得痛快。至于为客人们提供各种个人享受方面，她倒是考虑得面

① 特隆尚(1709—1781)，瑞士著名医生。

面俱到。她准备丰盛精美的晚餐款待他们。她有时甚至还故意做出吝啬的样子，以取悦这些精于计算的头脑。她能够巧妙地让他们在索取奢华的享乐方面稍稍收敛一些胃口，而后却又大大方方地顺从他们的愿望。好吧，言归正传，这天晚上还不到七点钟，卡兰唐最出色的一帮无能之辈就在伯爵夫人的家中聚齐了，大家围着壁炉坐成一个大圆圈。此地的女主人虽说身处逆境，但那位年迈商人充满同情的目光给了她力量，使她能以罕见的勇气承受住客人们纤毫无遗的盘问和种种无聊而又愚蠢的大道理。但是一听到敲击门环的响声或者马路上有了什么动静，她便立即提起有关桑梓福利的话题以掩饰内心的激动。她还让大家吵吵嚷嚷地争论起来，为苹果酒的质量问题扯个不休。她与那位密友配合默契，以致大家几乎忘掉了探测她的虚实，只觉得她的举止大方自然，冷静沉着。检察官与革命法庭的一位法官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他们全神贯注地察看着她脸上每一个最细微的表情，在一片喧闹声中谛听着房子里的动静；有好几次他们还向她提出非常棘手的问题，伯爵夫人却应对得从容机智，简直妙不可言。母亲们是何等的大智大勇啊！德·苔依夫人布置好牌桌，招呼大家在桌旁坐下来玩玩波士顿纸牌、勒维斯纸牌或者惠斯特纸牌，她自己仍然同身边的几位年轻人轻松自如地交谈，宛如一位技艺娴熟的演员出色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她设法让别人向她提出来要玩玩洛脱游戏，然后声称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这副牌放在哪里，于是抽身走了。

“闷死我了，我可怜的布里吉特！”她大声叫道，一边抹去

滚滚流出的泪水，由于激动、痛苦和焦躁，她的两眼晶莹发亮。“他还没有来呀，”她又说，环顾了一下她刚刚走上来的房间，“在这里，我感到轻松，我还活着。再过一会儿工夫，他就要来了，真的！因为我敢肯定，他还活着，我心里这样告诉我的。你难道没听到一点动静吗，布里吉特？唉！要是能弄清楚他如今到底是蹲在牢房里还是正从乡下走来，我就是死了也值得！唉！倒不如不去想它的好。”

她又一次扫视了房间，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壁炉里柴火正旺，百叶窗小心地关得严严实实，所有的家具都擦得洁净闪亮，而且从床铺上看，伯爵夫人和布里吉特连最细枝末节的地方也注意到了。这无微不至的关心体现出她那美好的心愿，正是由于这种关心，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在鲜花散发出来的阵阵清香里，充溢着爱的温馨以及她那最圣洁的深情。她只不过是一位平平常常的母亲，却能够设身处地地猜透一个士兵的心思，为他妥善准备，使他心满意足。精美的晚餐、上等的美酒、还有拖鞋、衬衣，总之，对于一个长途跋涉而又疲惫不堪的人来说，应有尽有，美不胜收，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这种天伦之乐会使他更加感受到母爱的温暖。

“布里吉特？”伯爵夫人声音凄惨地叫道，她走过去把一只椅子放在桌前摆好，好象要把她的心愿变为现实，要给她那缥缈的幻觉增加一点儿分量似的。

“啊，夫人！他会来的，离这儿不远啦。——没错儿，他肯定还活着，正在路上走着哪。”布里吉特又说，“我在《圣经》里放了一把钥匙，我一边用双手捧着它一边听科坦诵读《约翰福

音》，……您猜怎么，夫人！钥匙居然没有转动。”

“真的吗？”伯爵夫人问道。

“哎呀，夫人，这是明摆着的呀。我敢拿脑袋担保，他还活着。上帝是不会弄错的。”

“尽管这里等着他的是种种危险，我还是希望在此地见到他。”

“可怜的奥古斯特先生！”布里吉特大声嚷道，“他大概只能靠着两条腿赶路呢。”

“喏，这不是，钟楼敲响了，八点啦。”伯爵夫人恐怖地叫了起来。

在这个房间里，她看到一切都充满生气，更加相信儿子确实还活着，可她不能在这里待得过久，这样是不行的，于是她起身下楼。但在走进客厅之前，她又在楼梯的过道上停留了片刻，侧耳听了听外面那万籁俱寂的城镇里是不是有点儿什么动静。她向布里吉特的丈夫笑了一笑，这个人象个哨兵似的站在那儿，整个心思都在留意着夜间广场上的各种声息，两只眼睛显得痴呆呆的。伯爵夫人好象看到自己的儿子无处不在。她很快又回到大家中间，装出一副快快活活的样子，和几位年轻的姑娘们玩起洛脱牌；但是她时不时地叹气，说自己身上不舒服，于是又回到壁炉边那张躺椅上坐了下来。

就这样，正当德·苔依夫人家里热闹非常，大家又各怀鬼胎的时候，从巴黎到瑟堡的大路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他身穿时下流行的灰色卡马尼奥拉短上衣，迈着小步朝卡兰唐走去。在征兵的初期，军纪松弛，或者简直可以说谈不上有什

么军纪。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共和国也不大可能为战场上的士兵提供足够的装备，所以在路上随处可以看到应召的新兵仍是一副老百姓的打扮。当大部队安营扎寨准备宿营时，这些年轻人不是闯在前面就是落在后头，这是因为他们自有一套走长路的办法，就连行军也有自己的方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赶路人就把一支正往瑟堡进发的队伍远远甩在身后，而此时卡兰唐的镇长为了给这支队伍分发军人投宿证安排过夜，已经接连等了好几个小时了。这小伙子迈着沉重却依然坚定的步伐向前走着，他那副神态似乎表明经过长年的摔打，他对于严酷的军旅生涯早已习以为常。皎洁的月亮在卡兰唐四周的草原上洒下一片清辉，他却注意到了天上大块大块白色的浮云，一场大雪随时都会降落到茫茫的原野上；他担心一阵暴风雪骤然而起，步子自然加快许多，他是那么矫健有力，简直不象一个风尘仆仆疲惫不堪的人。他身上背着的那只背包几乎空空如也，手里还握着一根黄杨木手杖，这是他从那高大的灌木围成的树篱上砍下来的，这种树篱在下诺曼底一带的大部分田庄四周比比皆是。这位孤零零的旅客远远就看见卡兰唐的钟楼浮动在一片扑朔迷离的微光里，接着不久便进入了市区。他的脚步声划破了黑夜的宁静，回荡在沉寂的马路上，他连一个人也没有遇到，没办法只好向一位仍在辛苦劳作的织布工人打听镇长的家住在哪里。这位官员的府邸距此并不很远，青年士兵没走几步便来到镇长住处的门廊下面。他在一条石凳上坐了下来，等候分给他一张他所需要的住宿证。但是这位官员一声招呼，他只好走到他的面前，听凭

他把自己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这位步兵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仪表不凡，看上去象是大户人家出身。他生得器宇轩昂，显出一副贵族气派，而且满脸聪明相，肯定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你叫什么名字？”镇长向他发问，一面瞥了他一下，眼光里充满了狡狴。

“于利安·于西厄。”士兵回答道。

“你从哪儿来？”镇长又问，同时脸上闪过一丝狐疑的微笑。

“巴黎。”

“你的同伴们离这里大概还远着呢，”诺曼底人象开玩笑似地又说了一句。

“我比我的营队要快三法里。”

“大概是某种感情把你吸引到卡兰唐来的吧，我的士兵公民？”镇长意味深长地说，“那好吧，”他打了一个手势，让正要开口说话的小伙子安静下来，“我们知道应该把你安排在哪里，喏，你瞧，”他把住宿证向他递过去，又加上一句：“去吧，于西厄公民！”

镇长讲到最后这两个词儿的时候，声调里流露出揶揄的味道，一边递给他一张纸片，上面写明德·苔依夫人的住处。年轻人带着好奇的神情读着纸上的地址。

“其实他的心里一清二楚，这地方离此地并不远。他只要一出门，跑过广场转眼就到！”小伙子刚刚离开他家，镇长便自言自语嚷起来，“这家伙胆子可真大！但愿上帝给他带路吧！他

居然有问必答，应付自如，不错，不错！然而要不是我在这里，换了别人向他讨证件的话，他可就完啦！”

这时，卡兰唐的钟声已响过了九点半，德·苔依夫人家里的客厅过道上，一盏盏风灯都点燃了；仆人们照料着太太和老爷们穿好靴子，披上大衣或斗篷，聚赌的人们也早已结清了现钞细账，他们按照小城镇里居民的交游习惯，正准备一道告辞主人，结伴回家。

走到广场上，大家七嘴八舌地互祝晚安，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客套话说了个遍，正当他们准备分手各自回家时，有位太太突然发现他们中间少了一位要人，便说：“看样子检察官先生是打算留下不走啦。”

此时，这位令人生畏的官员确实独自一人留了下来，而伯爵夫人却心惊胆颤，巴不得他发发慈悲早点儿走开才好。

“女公民！”经过了一阵长时间的叫人发抖的沉默之后，他终于开口了，“我留在此地只是为了让人们遵守共和国的法令……”

德·苔依夫人浑身瑟缩起来。

“您难道没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明白吗？”他问道。

“一点儿也没有。”她回答道，心里大吃一惊。

“啊，夫人！”检察官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又换了一种声调说，“眼下这个时候，不论是您还是我，若说错了一句话，就可能掉脑袋。您的性情，您的心思，您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很透很透，您今晚有心想把您的客人们搞糊涂，我可没有被瞒住。您在等您的儿子，我对此毫不怀疑。”

伯爵夫人不由自主地做了个手势表示否认，但是她的面色变得苍白，而且由于她不得不装出一副沉着镇定的模样，脸上的肌肉也紧张起来。检察官正死死盯着她，她的一切变化当然逃不过他的眼睛。

“好吧！把他留下吧，”革命政府的官员又说，“不过，务必叫他在明天早上七点钟之前离开您的家。明天，天亮的时候，我要让人到我这儿来告发，然后我将到您的家中来……”

她惊呆地望着他，那副神情连老虎看了也会起怜悯之心的。

他和颜悦色地接着说下去：“我会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地搜查，但结果将证明这一告发是没有根据的。而您呢，您将由于我的报告而脱掉一切干系。我还会谈到您对于革命的捐助，您的爱国热忱，这样，您我二人都将万无一失。”

德·苔依夫人担心中了圈套，她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满脸通红，连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时，一记门环的响声传进家里。

“啊！”做母亲的大叫一声，吓得魂飞天外，她的双膝跪在地下，“救救他吧，救救他！”

“好吧，我们来救他！”检察官又说，那双充满欲火的眼睛看着她，“哪怕这会送掉我们二人的性命。”

“我完啦！”她失声叫道，检察官走上前去彬彬有礼地搀扶她站起来。

“嗯，夫人！”他用演说的漂亮姿态说，“我不希望您求助于别的什么……除了您自己。”

“夫人，他来……”布里吉特惊叫一声，她原以为屋内只有她的女主人一个人。

一看到检察官，本来红光满面、兴高彩烈的老仆人一下子变得呆若木鸡，脸色灰白。

“是什么人呀，布里吉特？”这位官员很温和又很巧妙地问道。

“一个新兵，镇长打发他到我们家中来投宿。”女仆一边回答，一边拿出证件。

“真的，”检察官看过证件后说，“今晚上要开过来一个营呢。”

于是他走了。

此时，为了心中不再犯疑，伯爵夫人太需要信任她这位前任代理人的一片至诚了。她匆匆忙忙奔上楼梯，几乎连支撑自己的力气也没有，接着她推开卧室的门，看见了自己的儿子，一下子便象死过去一样扑倒在他的怀里：“啊，孩子，我的孩子！”她哭喊道，一面发疯似的把他吻了个遍。

“夫人，”陌生人叫了一声。

“啊！不是他，”她大叫起来，吓得朝后倒退了几步，在这个士兵面前站住了，惊惶失措地打量着他。

“哦，我的天，长得多象他啊！”布里吉特说。

大家都沉默了一阵，那个陌生人看着德·苔依夫人，不由得浑身颤抖。

“啊！先生，”她一边说，一边靠在布里吉特丈夫的身上，她觉得自己全身痛苦不堪，而且这种痛苦刚一发作就几乎要

了她的命，“先生，对您我不能再看下去了，请允许我的家人们代替我在这儿照料您吧。”

她下楼去了，几乎是被布里吉特和她的老仆人抱回她自己的房间里。

“怎么办哪，夫人！”女仆把她的女主人扶好坐定之后嚷道，“这个人就要睡在奥古斯特先生的床铺上，穿上奥古斯特先生的拖鞋，还要把我专为奥古斯特先生做的馅饼吃掉！等到该杀我的头的时候，我……”

“布里吉特！”德·苔依夫人喝道。

布里吉特闭上了嘴一声不响。

“别多嘴，”她的丈夫压低嗓门对她说，“你唠叨个没完，难道想把太太吵死不成？”

这时候，那士兵在房间里弄出响动，他走到桌前坐了下来。

“这儿再也待不下去了，”德·苔依夫人嚷道，“我这就到花房里去，夜里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在那里可以听得更清楚些。”

她心神不定，既害怕失去儿子，又渴望能够再见到他，黑夜里四处悄无人声，令人毛骨悚然。有一阵子伯爵夫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安，那是一营兵士开进城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忙着找寻自己的住处。每一声脚步响，每一阵喧闹声都给她带来落空的希望，随即大自然很快地又恢复了它那可怕的寂静。天快亮的时候，伯爵夫人只好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布里吉特一直留神着女主人的一举一动，这次却再没有看到她走出

来，于是她破门而入，终于发现伯爵夫人死在她的卧室里。

“大概她是听到了那个当兵的穿好了衣服 就在奥古斯特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简直跟在马厩里一样，一边还唱着他们那个要命的《马赛曲》，”布里吉特高声嚷着，“这玩意儿害死了她！”

造成伯爵夫人死亡的原因是一种非常沉重的感觉，也许是某种恐怖的幻象。德·苔依夫人在卡兰唐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她的儿子恰在莫尔比昂被处决。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桩悲剧归入对异地同心这一现象的考察成果，这些成果就是某些孤独的人们以睿智的好奇心汇集起来的全部例证，它们终有一天将会为一门崭新的科学奠定基石，不过时至今日研究这门学科的天才人物尚未出现。

一八三一年二月于巴黎

王聿蔚 译

刽子手*

献给马蒂内·德·拉罗扎^①

小城芒达的钟楼，刚刚敲过子夜十二点。这时，在芒达城堡花园边缘的一座狭长的高台上，一位年轻的法国军官凭栏而立。他陷入沉思默想之中，这是和无忧无虑的军人生活很不协调的。但是，话说回来，再也没有任何时刻、任何景色、任何夜晚更适宜于这样的沉思了。西班牙美丽的天空，有如湛蓝的穹顶，在他的头上伸展。闪闪的繁星和柔和的月光，映照着他脚下逶迤多姿的幽谷。这位营长靠在一株繁花盛开的桔树上，在他下面百步开外的芒达城，可以尽收眼底。芒达城坐落在一块巉岩之下，岩石上面建筑着这座城堡，小城就象在下面躲避北风似的。他转过头来，瞥见波光潋潋的大海，广袤的银色浪涛，景色尽映其中。城堡里灯火通明。舞会上欢乐的喧嚣，乐队的声响，几位军官及其舞伴们的笑声，一直传到他的耳畔，与远处波浪的呢喃混成一体。白天气候炎热，他的身

* 标题原文为西班牙文El Verdugo。

① 马蒂内·德·拉罗扎(1789—1862)，西班牙作家，曾任西班牙驻法国大使。

体已经疲惫不堪，凉爽的晚风，使他又有了活力。再说，园中种植着许多香气袭人的树木和芬芳扑鼻的花草，使这位青年感到心旷神怡，仿佛沐浴在香汤之中。

城堡属于一位西班牙高等贵族。当时，他一家大小都住在这里。整个晚会过程中，贵族的长女都关切地望着军官，那关切之中又饱含着哀愁。大概正是西班牙少女流露出来的情意引起了这位法国军人的遐想。克拉拉容貌秀美，虽然她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但她父亲莱加奈斯侯爵的财产看来十分可观，足以使维克托·马尔尚相信这位少女会有一份丰厚的嫁奁。但是，姑娘的父亲是西班牙对自己高等贵族的尊严看得最重的一个人，怎能相信他的女儿会下嫁一个巴黎食品杂货商的儿子呢？再说，西班牙人是憎恨法国人的。统治这个省的G将军早就怀疑侯爵准备造反，拥护费迪南七世^①，所以维克托·马尔尚指挥的一个营就驻扎在芒达小城，以便遏制那些对莱加奈斯侯爵言听计从的邻乡近里。奈伊元帅^②新近寄来一封急信，叫人提防英国人不久可能登陆，同时指出侯爵是一个暗通伦敦内阁的嫌疑分子。因此，尽管这位西班牙人对维克托·马尔尚及其部下款待周到，年轻的法国军官仍然十分警惕。他刚才朝高台走来，观察这个城市以及受他监视的乡村的动静，心中还在思忖：侯爵始终对他表示友好，应当如何解释呢？此地平安无事，又怎样才能与将军的忧虑统

① 费迪南七世(1784—1833)，西班牙国王，一八〇八年登基，同年被拿破仑流放，一八一三年复国，一直统治到一八三三年。

② 奈伊(1769—1815)，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法国元帅。被称为“勇中之勇者”。

一起来呢？但是，一种开明的情感和理所当然的好奇，将这些想法从他的头脑里驱散，已经有一会儿了。他瞥见城里灯火通明。虽然这是圣雅各节^①，可是他在当天早晨已经下令，必须按通告中规定的时间熄灯^②，只有城堡可以例外。他看得一清二楚，士兵们都守卫在惯常的哨所里，刺刀的闪光比比皆是，然而，这静谧带着几分庄严肃穆的气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西班牙人已经完全沉醉在节日的欢乐之中。有的居民明知故犯地违犯命令，他极力想寻求一个答案，觉得这种行为必有奥妙。特别是他已经布置了夜间巡逻队以及一批负责夜间保安的军官，仍出现违犯命令的现象，就更加难以理解。他怀着青年人的猛劲，要从围墙的一个缺口跳下去，以便迅速地走下山岩，这样就走一般的路线快，可以早些到达设立在靠古堡那面的城门口的小岗哨，正在这时，一个微弱的声音使他收住了脚步。他仿佛听见一个女人蹑手蹑脚地走来，在沙土小路上发出沙沙声。他回过头去，却什么也没看见。可是，他的视线被洋面上非同寻常的光亮吸引住了。猛然间他在海面上瞥见这样凶险的景象，他竟惊吓得动弹不得，以为自己产生了错觉。白晃晃的月光照在海面上，使他清楚地看到了远处的船帆。他不禁不寒而栗，竭力使自己相信，这种幻影是由于月光倒映在水波上，造成视觉错误的结果。这时，一个嘶哑的嗓音

① 圣雅各节是公历七月二十五日。圣雅各是西班牙圣地亚哥城所崇敬的圣徒。数百年来，许多法国人每年到圣地亚哥去朝圣。

② 从前的熄灯就是现在的宵禁，信号一发出，居民必须回家并熄灭灯火。

喊着他的名字。军官朝墙的缺口望去，只见一个士兵慢慢地从那儿探出脑袋来。就是这个士兵跟随他去城堡的。

“是您吗，长官？”

“嗯，怎么样？”青年军官低声问。一种预感告诉他，行动要隐蔽。

“这帮坏蛋象虫子一样动来动去，如果您允许，我马上向您报告我小小的观察所得。”

“说吧。”维克托·马尔尚回答。

“我刚才跟踪了一个城堡里的人，他手里提着一盏灯笼，从这儿走过去。这灯笼非常可疑！我就不相信这个基督教徒在这个时候还要点蜡烛……‘他们想吃掉我们！’我心里想，就盯住他。就这样，长官，我发现离这儿三步远的地方，在一方岩石上面，有一堆一堆的干柴。”

突然，小城中响起一声大叫，打断了士兵的谈话。一道突如其来的光亮照在军官身上。可怜的卫兵头上中了一发子弹，应声倒地。在离青年军官十步远的地方，一堆草秸和干木柴燃烧起来，火光冲天，就象发生了火灾一样。奏乐的声音和笑声在舞厅里消失了。随着节日音乐和喧哗而来的，是骤然的死一般的寂静，不时还断断续续有几声呻吟。白茫茫的洋面上发出一声炮响。青年军官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手里没有军刀。他知道他手下的士兵已经战死，英国人马上就要登陆。他很明白，活下去将是一种耻辱，他仿佛看见自己被带到军事法庭上受审。于是，他用眼睛打量了一下山谷的深度，准备跳下去。正在这时，克拉拉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快逃吧！”

她说，“我的兄弟已随我来到，他们会杀死您的。在小山下面，从那儿过去，您可以找到朱阿尼托的安达卢西亚马。”

她推了他一把；青年人目瞪口呆，望了她一会儿。可是，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最勇敢的人，都免不了有保命的天性；青年军官很快地依从了这种天性，纵身一跳，逃进树林，朝着她所指的方向跑去。他穿过重重山岩，只有山羊才到过这种地方。他听见克拉拉向她的兄弟呼喊，叫他们去追他。他听见要杀他的人的脚步声；他听见后面开了好几次枪，子弹在他耳边嘶嘶作响。不过，他已经到了山谷，找到了那匹马。他一跃而上，闪电般地消失了。

几小时以后，青年军官到了G将军司令部，只见他正在和参谋部人员用饭。

“我把我的脑袋给您送来了！”营长高声叫道，显得面色苍白，颓丧不堪。

他坐了下来，把这件惊心动魄的历险叙述一遍。他讲完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可怕的沉默。

“我觉得与其说您有罪，还不如说您倒霉。”凶狠的将军终于回答道，“西班牙人罪大恶极，您不说我也明白。除非元帅另有决定，我赦免您了。”

这一番话，只给不幸的军官带来少许的安慰。

“万一皇上知道了……”他叫道。

“他会下令枪毙您，”将军说，“不过，我们走着瞧吧。总之，再谈这件事，”他用严厉的语气补充说，“就只谈如何进行报复，给这个国家造成恐怖，教训教训他们。现在他们是象野

蛮人一样打仗。”

一小时后，整整一个团，一支骑兵队以及一个炮兵辎重队已经上路。将军和维克托走在这支队伍的前头。士兵们得知他们的同伴被杀的消息，空前地愤慨激昂，用奇迹一般的速度走完了从司令部到芒达城的这段路程。在路上，将军发现有的村庄已完全为军队所占领。这些贫困的小村落，统统被包围，村民们纷纷人头落地。

说来也是命里注定，无法解释，英国军舰偏偏这时出了故障，无法前进。不过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军舰运载的全是炮兵，它们比其他运输舰早到一步。本来，英国船只在海面出现，似乎就宣告芒达城的保卫者来到了，可是现在这个小城所等待的保卫者却迟迟不到，法国军队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包围了全城。居民们恐慌万状，答应接受一切条件投降。在比利牛斯半岛上，忠心报国的事是不无仅有的；杀害法国人的凶手，知道这位将军以残暴著称，预料到芒达城也许会因而付诸一炬，全体居民将成为刀下鬼魂，于是提议，由他们向将军自首。将军答应了这个请求，不过有一个条件：城堡中的居民，从最低的奴仆直到侯爵，都要交到他的手中。这个城下之盟达成了协议！将军应允宽释其余的百姓，并阻止士兵们在城中烧杀抢掠。法军对芒达城课以大宗罚款，最富有的居民都被监禁起来，以保证如期偿付，这笔款子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交付。

将军采取了一切保证其部队安全的措施，配备好武器保卫这个地区，并且不许士兵在老百姓家里住宿。他叫士兵们

安营扎寨，自己登上城堡，对城堡实行军事占领。莱加奈斯家族成员及其奴仆，都被严密看守，并把他们捆绑起来，关进曾经举行舞会的那间大厅。从这个房间的窗口，很容易一览无余地看到那座鸟瞰全城的高台。参谋部就设在隔壁的长廊上。将军首先在这里计议采取什么措施阻止英国人登陆。将军和参谋部派了一名副官到奈伊元帅那儿去，并下令在海岸上设立炮兵阵地，然后他们来处理俘虏事宜。居民交出的两百名西班牙人，立即在高台上予以枪决。执行以后，将军命令在高台上竖起绞架，绞架的数目要和城堡大厅中俘虏的人数相等，然后他下令把该城的刽子手叫来。维克托·马尔尚趁吃饭之前的片刻时间，去看望俘虏。他很快就回来了，并向将军走去。

“我特地跑来请求您开恩。”他用非常激动的声音对将军说。

“您！”将军语调尖酸刻薄地应道。

“唉！”维克托回答，“我请求一点可怜的恩赐。侯爵看见树起那么多绞架，他希望您对他的家族能改变这种酷刑，恳求您对贵族实行斩首。”

“好吧！”将军说。

“他们还请求您应允他们作临终傅礼，解开他们的捆绑，他们发誓决不设法逃走。”

“我同意，”将军说，“可是，这事您得向我担保。”

“如果您能宽赦他的小儿子，老头还把他的全部家产都送给您。”

“真的么!”长官说,“他的财产已经属于约瑟夫国王^①了。”他住口了。一股轻蔑的思绪使他蹙起了额头,他补充说:“我将大大超过他们的愿望。我能体会到他最后这个要求是多么重要。好吧,就让他买去他的姓氏,得以传宗接代吧!可是也要叫西班牙人永远记住他的叛变行为和他受刑的场面!只要他的一个儿子出来充当刽子手,我就给他的这个儿子留下性命并且把他父亲的财产也留给他……去吧,再不要跟我啰嗦这件事了。”

晚饭准备好了。军官们入座,疲劳激起了食欲,他们大吃大嚼起来。只有一个军官没有赴宴,这就是维克托·马尔尚。他踌躇了很久,走进客厅。莱加奈斯这个豪门贵族一家人正在那里呻吟。他向此刻客厅所呈现的景象投过悲哀的目光。就在这个客厅里,前天他还看见两位少女和三位青年的头颅随着华尔兹舞曲飞快旋转。可是再过一会儿,这些头颅就要在刽子手的刀下滚动了。想到这里,他全身不寒而栗。三个男孩,两个女儿,还有他们的父母亲,都缚在镀金的沙发椅上,丝毫动弹不得。八个仆人站着,手捆在背后。这十五个人表情严肃地互相望着,目光中几乎没有流露出内心激动的感情。有几个人的眉宇间,流露出他们的计划遭到挫败而表现出的听天由命和遗憾的心情。士兵们一动不动地看守着这些残酷的敌人,对他们的痛苦深表同情。维克托出现时,俘虏们的脸上顿时显出迫切要知道个究竟的表情。法国军官下令为这些

^① 约瑟夫指约瑟夫·波拿巴(1763—1844),拿破仑的哥哥,曾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和西班牙国王(1808—1813)。

判了死刑的人松绑，并且亲自走过去为缚在椅子上动弹不得的克拉拉解开绳子。她惨笑了一下。军官情不自禁地抚摸了一下少女的手臂，赞叹她乌黑的秀发和婀娜的腰身是那样美。这是一个真正的西班牙女郎：她有西班牙人的肤色，西班牙人的眼睛，弯弯的长睫毛，比乌鸦翅膀还要黑的眸子。

“您逃成了？”她问他，同时漾出一丝凄切的微笑，那微笑仍流露出少女的纯洁无瑕。

维克托不禁叹息起来。他一个个地 looking 三兄弟和克拉拉。长兄三十岁，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神情自负而傲慢。他举止中不乏高贵的气度，看来对细腻的情感也并非格格不入。这种情感之细腻，从前曾使西班牙以对女子殷勤有礼著称。他的名字叫朱阿尼托。次子菲力浦，年约二十，与克拉拉很相象。幼弟名叫曼努埃尔，年仅八岁。大卫^①在他为法国大革命所作的画页中，赋予儿童一种罗马时代的坚定性格。一个画家从曼努埃尔的线条中，可能也会找到这种性格。老侯爵满头白发，他的头部仿佛是从牟利罗的画幅中走出来的。面对这种情景，青年军官摇摇头。他不相信他们当中会有哪个人接受将军的那笔交易。不过，他还是大着胆子将这笔交易透露给克拉拉。西班牙少女先是打了一个寒噤，然后突然恢复了安详的神情，走过去跪在父亲面前。

“啊！”她对父亲说：“请您叫朱阿尼托发誓，要他忠实地服

^① 大卫(1748—1825)，法国著名画家，对法国大革命表现出极大热情，拿破仑任命他为皇家首席画师。其名作有《拿破仑的加冕》，《授旗》等。在复辟时被流放，死于布鲁塞尔。

从您对他发出的命令，我们会死而瞑目的。”

侯爵夫人满怀希望，全身颤抖；可是，当她向丈夫倾过身去，听到了克拉拉吐露的可怕的秘密时，这位母亲晕倒了。朱阿尼托全明白了，象笼中的狮子一样暴跳起来。维克托从侯爵那里得到完全就范的保证，就自作主张叫士兵退出房间。家仆们被押出去，交给刽子手，刽子手把他们全部绞死。当全家只有维克托看守时，老父亲站了起来。

“朱阿尼托！”他叫道。

朱阿尼托没有回答，他低下头，意思就是拒绝父亲的命令。他又倒在椅子上，用火辣辣而可怖的目光盯住双亲。克拉拉走过去坐在他的膝盖上，用欢快的表情说道：

“我亲爱的朱阿尼托，”她说，同时两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吻着他的眼睛，“你不知道，死在你的手下，对我来说有多么甜蜜！那我就不用忍受刽子手的手接触到我那难受的滋味了。等待着我的痛苦，你一下子就会给我治愈……我的好朱阿尼托，你不愿意看见我遭受任何人的蹂躏，那么你就……”

她那天鹅绒一般柔和的眼睛，向维克托投过火一般的一瞥，仿佛要在朱阿尼托的心中唤起他对法国人的憎恶。

“拿出勇气来吧！”他的兄弟菲力浦说：“否则，我们这个差不多与皇室相当的宗族就要灭绝了。”

忽然，克拉拉站起来，围在朱阿尼托周围的人也都散开。这个孩子——理直气壮的叛逆者，看见父亲站在他面前。父亲用庄严的语气叫道：

“朱阿尼托，我命令你这么做！”

年轻的伯爵仍然一动不动，这时父亲跪倒在他面前。克拉拉、曼努埃尔和菲利浦都下意识地跟着父亲跪了下来。大家都向这个应该拯救家庭于毁灭的人伸出了手，仿佛重复父亲的这番话：

“我的儿子，难道你缺乏西班牙人的刚毅和真正的好心肠吗？难道你要让我长久地跪下去吗？难道你就应当将自己的生命和痛苦看得那样重吗？”老人转身向着侯爵夫人，又补充一句：“夫人，难道我的儿子就是这样的人吗？”

“他同意了！”母亲绝望地叫了起来。她看见朱阿尼托的眉毛动了一下，只有她才能了解其中的含义。

次女玛丽基塔跪在地上，无力的双手将母亲抱在怀里。她哭得象个泪人儿，她的小兄弟曼努埃尔走过来责备她。这时，城堡里的神甫走进来，全家人立即将他围住，领他到朱阿尼托跟前。这种场面使维克托再也受不住了，他向克拉拉做了一个手势，便匆匆赶到将军那儿去求情，以尽最后的努力。他看见将军喜笑颜开地在宴饮，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大吃大喝。军官们已开始兴高采烈地聊起天来。

一小时后，芒达城最最显赫的一百名居民来到高台上，遵照将军的命令，来目睹莱加奈斯一家满门抄斩的惨剧。一队士兵站在那里镇着这批西班牙人，叫他们在曾经处死侯爵家佣人的绞架下面一排排站好。这些资产者的脑袋几乎触到了那些牺牲品^①的脚。离他们三十步远的地方，树起了一个断

① 指被绞死的侯爵家的佣人。

头台，一把大铡刀在闪闪发光。刽子手站在那儿，以便朱阿尼托不肯干时，由他亲自下手。不久，在一片静寂之中，西班牙人听见了好几个人的脚步声，一队士兵的有节律的步伐声，以及士兵枪支碰击的轻微响声。这几种不同的声音，与军官们盛筵上的欢声笑语混成一片，正象不久前这里举行的舞会上跳舞遮掩着血腥的叛变阴谋一般。现在，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城堡，只见那个贵族之家的老老少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镇定神情向前走来。他们每人眉宇间都透着安详与平静。只有一个人脸色苍白，神情颓丧，扶在教士身上。教士对这个唯一能活命的人说着种种宗教上的安慰话。刽子手和大家都明白了：朱阿尼托已经同意代替他的职务一天。老侯爵和他的妻子，克拉拉，玛丽基塔和她们的两个兄弟，走来跪在离断头台几步远的地方。朱阿尼托由教士带领。当他走到断头台跟前时，刽子手抓住他的衣袖，把他拉到一旁，大概是教导他一番。忏悔师叫那些就要牺牲的人转过身去，使他们看不见受刑的惨状。可是，他们是真正的西班牙人，他们笔直地站着，毫无惧色。

克拉拉头一个向她的哥哥扑过去，对他说：

“朱阿尼托，请你怜悯我胆子不大，先从我开始吧！”

这时，响起了一个男子急促的脚步声。维克托赶到刑场来了。克拉拉已经跪在那儿，她雪白的脖颈在呼唤着铡刀。军官顿时脸色苍白，不过他还是拿出力量急忙奔过去。他对克拉拉低声说：

“如果你愿意嫁给我，将军答应饶你一命。”

西班牙女郎向军官投去轻蔑而高傲的一瞥。

“来吧，朱阿尼托！”她深沉地说道。

她的头颅即刻滚落在维克托的脚下。莱加奈斯侯爵夫人听见这声音，不由自主身子抽搐了一下，这是她痛苦的唯一表示。

“我这样子很好吧，我的好朱阿尼托？”这是幼弟曼努埃尔对他的问话。

“呵！你哭了，玛丽基塔！”朱阿尼托对他妹妹说。

“噢！是的，”少女回答，“我想到你，我可怜的朱阿尼托；我们死了，你一定是很不幸的！”

紧接着，侯爵的大脸盘出现了。他看看孩子们的鲜血，向默默无言、呆若木鸡的观众转过身去，向朱阿尼托伸出双手，声音洪亮地说：

“西班牙同胞们，我给儿子以父亲的祝福！——现在，侯爵^①，铡吧，别害怕，你是无可指责的。”

可是，当朱阿尼托看见母亲由忏悔师扶着走近来时，他大叫起来：

“我是吃她的奶长大的呀！”

他的声音使在场者发出恐怖的喊声。听到这可怕的喧嚣，饮宴的杯盘相碰声和军官们的欢声笑语顿时平静下来。侯爵夫人明白，朱阿尼托的勇气已经消耗净尽，她一跃跳出栏杆，朝下面的山岩跳下，在岩石上撞得脑袋开花。有人发出赞

① 此处指朱阿尼托，因父亲死后，贵族头衔由儿子继承。

叹的喊声，朱阿尼托早已昏倒在地。

“我的将军，”一位半醉的军官说，“马尔尚刚才向我叙述了这次行刑的事，我敢打赌，您不曾下令这样做……”

G将军咆哮起来：“诸位，一个月以后，五百个法国家庭将要抱头痛哭，而我们是在西班牙的国土上，这一切你们都忘了吗？你们想把我们的骨头扔在这里吗？”

听了这席话以后，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少尉，敢举杯一饮而尽。

莱加奈斯侯爵，尽管周围的人都尊敬他，尽管西班牙国王把el verdugo(刽子手)这个称号作为贵族头衔封给他，他依然忧伤满怀。他孤孤单单地活着，很少露面。他那令人钦佩的恶行象包袱一样沉重地压着他，他仿佛急不可耐地等待着第二个儿子的出生。生了第二个儿子，他就有权去与那些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的阴魂团聚了。

一八二九年十月于巴黎

冯汉津 译

海滨惨剧

献给根特霍德的卡罗琳·加利赞王妃^①
以表作者的尊敬与怀念

青年人几乎都有一个用以衡量前途的量规；当他们的意志与他们所具有的胆识大小相吻合时，世界便属于他们了。不过，这种精神生活现象一个人只有到适当的年龄才会有。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个最佳年龄当在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之间，这是大智大慧的年龄，观念初具的年龄，因为这个年龄怀有无限的欲望，丝毫没有疑虑。谁要是疑虑重重，谁就一事无成。这个年龄就象播种期一样稍纵即逝，过了这个年华，便是实践之年。一般说来，人有两个青春，一为信仰的青春，另一为行动的青春。对于那些得天独厚的人来说，这两个青春往往彼此融合，例如那些伟人中之伟人，如恺撒、牛顿和波拿巴等，便属于这类人。

① 卡罗琳·加利赞王妃(1778—1846)，波兰人，原为瓦尔沃斯卡伯爵夫人，第二次结婚成为俄国将军加利赞亲王的妻子。她为了照顾患肺结核的儿子，在瑞士边境购置了根特霍德城堡。巴尔扎克曾于一八四五年在此地小住，与王妃有较多交往。一八四六年，作者将本篇题献王妃。

我揣摩着，一种思想究竟要多久才能发扬光大。我站在离大西洋边一块两百米高的巉岩上，大西洋惊涛拍岸，我手执量规测量自己的前途，以工作业绩把前途加以充实，就象一位工程师在一块空旷的地基上描绘着碉堡和宫殿一样。大海美不胜收；我刚才游泳后穿好衣服，等待着我那护卫天使波利娜，她沐浴在细沙垫底的花岗岩浴盆里，这是大自然为海上仙女们绘制的最精致不过的浴盆。我们站在布列塔尼省妩媚的克鲁瓦齐半岛的端点上，这是离港口十分遥远的一个所在；税务机关估计这里人迹罕见，关税员几乎是永难登临的。难道会有人在游过了大海之后，还要天马行空不成！啊！谁不在未来的海洋中游泳呢？我为什么胡思乱想呢？为什么会有飞来横祸呢？有谁知道？思想从你心里或你的头脑里涌现出来，是不由你自主的。任何一个名妓也比不上艺术家的观念那样虚幻，那样肆无忌惮；这种观念闪现时，你得象抓住福运一样，赶快把它紧紧地抓住。就象阿斯托弗^①扒在他那匹有羽翼的半马半鹰的怪兽身上一样，我跨在我的思想上周游全世界，随心所欲地占有一切。当我用癫狂的想象力试图构筑胆大出奇的大厦，在我周围竭力寻觅这座大厦的某个征兆时，一个女人的娓娓动听的叫声，划破荒漠的静谧，向我传来；这是一个出浴女人苏醒时快快乐乐地发出的呼唤。海上潮起潮落，在悬崖峭壁上掀起万丈惊涛，形成无数时时刻刻变幻的流苏，那女人的叫唤超越了这喃喃的涛声。当我听到这个从心灵里迸发

① 阿斯托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阿里奥斯托（1474—1533）的传奇叙事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一个游侠骑士。

出来的声音时，仿佛看见一位天使的脚儿踩在山岩上，舒展着翅膀，呼喊：“你会成功的！”我真是春风得意马蹄捷，轻快地走下山岩，就象一块石子掷在陡坡上，一蹦一跳地下得山来。她看见我时，对我说：“你怎么啦？”我没回答，眼睛湿润了。昨晚，波利娜知道我很痛苦，正如现在知道我很快乐一样，她是那样出奇的敏感，宛如竖琴碰到空气的流动就会发出乐声来。人生总是有一些美好的时刻！我们沿着海滩静悄悄地漫步。晴空万里无云，大海纹丝不动，水天一色，你兴许以为两个碧绿的大草原彼此镶嵌在一起。我们俩呀，不用说话也相互了解，我们可以在这两个无边无垠的襁褓之间尽情地幻想，人们年轻时就靠幻想长大。只要有些微的动静，或者水波一漾，或者空气一动，我们就紧紧握着手，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无足轻重的现象，正是我们两人思想的物质体现。谁人没有在逍遥之乐中品味过这无限欢悦的片刻呢？在这片刻里，灵魂仿佛摆脱掉肉体的羁绊，回到了它当初破壳而出的那个世界。寻欢作乐并不是把我们带到这些地方来的唯一向导。有时，两人的感情互相交织，共同奔突，就象两个小孩常常会手拉手，不知其所以然地向前奔跑一样。我们正是这样走着。城市的屋宇在天际显现了，划出一道浅灰色的晕线；就在这时，我们遇见了一个可怜的渔夫，他正踏上去克鲁瓦齐的归途。他赤脚而行，布裤的下端破破烂烂，满是洞眼，马马虎虎地缝缀过；其次，他身穿帆布衬衣，系着陈旧的裤背带，上身的短衫则千补万纳。这副穷困的模样刺痛了我们的心，仿佛在我们和谐的乐曲中发出一种不协调音。我们面面相觑，彼此喟叹，恨自己

此时此刻无法从阿布-卡塞姆的金库里取出一笔钱来。只见渔夫的右手晃动着一根细绳，绳子上扎着一只漂亮的大龙虾和一只蜘蛛蟹，他的左手提着网兜和渔具。我们走近渔夫，想买下他的捕获物。我们俩同时滋生出这个念头，她用莞尔一笑来表达，而我则在一直挽着的、此刻拉向我的心口的那只胳膊上轻轻地按了一下，以表示对这个微笑的回答。就是这件区区小事，尔后成了诗情画意般的回忆：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回想着我们为这件小事而感动的那个时刻，回想着发生那件事情的地点，回想着其效果在当时尚未被验证的那个奇迹。当我们的生活轻松愉快的时刻，当我们的灵魂饱满充实的时刻，那个奇迹就常常对我们周遭的事物显示其影响。只有我们亲手造成的景色，才是世间最优美动人的景色。任何一个人，哪怕只有一点点诗人的气质，就会在自己的记忆中保留着一块岩石，它所占的地位比用千金寻觅的最著名的胜迹更为重要！在这岩石的周围，百念丛生；那儿，整个生命都扑上去；那儿，种种畏惧都冰消瓦解；那儿，希望的光辉投射到心灵里。这时，阳光与我们充满着爱情和憧憬的思想融合为一，炽烈的光线照在那块灰褐色岩石的侧面；几朵山花招徕人们的视线；平和而宁静的氛围使这块凹凸不平的巉岩显得格外伟大，实际上它是阴森抑郁的，幻想家把它想象得五彩斑斓了。山岩上长着纤细的植物，暖色的春白菊，毛茸茸叶子的铁线蕨，因此它毕竟是美的。啊，这是一个额外多出来的节庆，富丽堂皇的装饰，对人类力量的无比赞美！我站在圣彼得岛^①上望去，仿佛又

^① 圣彼得岛在法国西海岸诺曼底海峡。

一次置身在比安湖畔^①；看见克鲁瓦齐山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欢愉。可是，波利娜究竟会怎么想呢？

“好伙计，您今天上午捕到的东西不少啊？”我对渔夫说。

“是的，先生，”他答了一句话就住嘴了。只见他长着一副茶褐色的脸，那些整整几个小时呆在阳光下，受到水面上阳光反射的人，都会有这种脸色的。

这张面孔反映出渔夫悠悠日久的顺从、忍耐和温厚的性格。这个人声音一点不粗鲁，说话很和善，一点儿也不自负，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声音更纤柔、更细弱。如果换一副面貌，我们也许会感到讨厌的。

“您拿到哪儿去卖？”

“城里。”

“这只龙虾卖多少钱？”

“十五个苏。”

“蜘蛛蟹呢？”

“二十个苏。”

“龙虾和蜘蛛蟹怎么有如此大的差价呀？”

“先生，蜘蛛蟹（他发成“几居海”的声音）要娇嫩得多！再说，它象猴子那么狡猾，难得捉到手的。”

“我们出一百个苏，您愿意全都卖给我们吗？”波利娜问道。

那个人目瞪口呆地站着。

^① 比安湖在瑞士伯尔尼州。

“您别想买到手!”我笑着说,“我出十法郎。必须懂得,激情所具有的价值也要偿付。”

“那么,”她回答说,“归我所有了!我出十法郎零二苏。”

“十法郎十苏。”

“十二法郎。”

“十五法郎。”

“十五法郎零五十生丁,”她说。

“一百法郎。”

“一百五十法郎。”

我甘拜下风了。我们当时还不是大富翁,不能把这场拍卖推到更高的峰巅。我们那位可怜的渔夫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对这种莫名其妙的事生气好呢,还是快乐好。我们把女主人的姓名告诉他,吩咐他把龙虾和蜘蛛蟹送到她家里,这才消除了他的困惑。

“您可以图个温饱吗?”我想了解一下他穷困潦倒究竟出自何因,就这样问他。

“很困难啊,穷得没法子活呀。”他说道,“要是没有渔船和渔网,光靠渔具或钓鱼竿,在海边捕捞真是一门碰运气的行当啊。您瞧,必须在海边等鱼虾自己找上门来,而那些大渔户呢,他们可以出海去捕捞。用这种法子谋生真不容易,在海边抓鱼摸虾的就只我一个人啊。要想捕到点什么,除非‘几居海’睡得死沉沉的,就象这一只一样,或者是一只糊里糊涂的龙虾自己躲到岩洞里去。有时,涨潮后会游来一些狼鲈,我就用手去抓。”

“通盘说来，以丰补歉，您每天有多少收入？”

“十一、二个苏。要是我独个儿，还勉强可以打发日子；可是我还有父亲要抚养，他老人家是个瞎子，不能帮我的忙。”

听了这句随口说出的话，波利娜和我面面相觑，竟无言对答。

“您有女人或女朋友吗？”

他看了我们一眼，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悲凉的一瞥。他答道：

“要是我讨女人，就得扔掉我的爹；我要养老父，又要养妻小，哪能行呢！”

“可怜的小伙子，那您干吗不想法多挣些钱呢，比方说贩一点盐到港口去卖，或者到盐场去找活干？”

“啊！先生，这种行当我干不了三个月。我身体不行，我死掉的话，爹爹就得去讨饭。我所干的这一行，手艺不高也没关系，只要有耐心就行。”

“十二个苏一天，两个人怎么能过活呢？”

“喔！先生，我们吃的是荞麦饼，还有我从岩石上扒下来的鸭嘴蛤。”

“您有多少岁了呢？”

“三十七岁。”

“您出过远门吗？”

“有一回，我到过盖朗德，去参加民兵训练；还到过萨沃内，让那些先生们给我量身高。要是我再长高一寸，就当兵去了。只要一劳累，我准会完蛋，那我爹今天就得乞讨布施了。”

我脑子里涌现出许许多多惨剧；波利娜站在一个象我这样痛苦的男人身边，一向是万分激动的。是的，我们俩从来没有听说过比这位渔夫所说的更感人肺腑的话了。我们默默地走了几步路，两人都在探测着这个湮没无闻的生命的沉寂渊底，对他这种自甘埋没的高贵的献身精神深表赞叹；这个弱者的伟力使我们惊讶；跟他这种不为己牟的高尚情操相比，我们真是显得很渺小。我仿佛看见这个可怜人生来就是钉在这块岩石上，如同囚船上的苦役犯钉在脚镣的铁球上一样；他为了谋生，二十年来就在这块岩石上窥伺贝类，他忍受熬煎，一种毫无二心的感情支持着他。他在海滩的一隅消耗了多少时日呵！多少希望被一阵暴雨或恶劣的气候变幻而付之东流啊！他身子悬挂在花岗岩磐石的边缘，象印度的乞丐一样伸着胳膊；这时，他的父亲则坐在一张矮凳上，在昏暗的角隅静静地等待着最蹩脚的蚌壳，要是大海保佑，就等一点最粗劣的面包……

“您有时喝点酒吗？”我问他道。

“一年喝上三四回。”

“那么，您和您父亲今天去喝点酒吧，我们送给您一块白面包。”

“您的心真好，先生。”

“要是您愿意陪我们沿着海滨到巴镇去，我们请您吃晚饭。我们要到巴镇去看看那座高踞于海底盆地之上的塔，它矗立在巴镇和克鲁瓦齐之间的海岸上。”

“很愿意，”他说，“你们沿着这条小路笔直往前走；我把网

兜和鱼虾放好后，去那儿会你们。”

我们不约而同地点头表示同意，他便快快乐乐地向城里奔去。这次同渔夫相遇，我们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道德面貌，然而我们也因而减少了欢乐。

“可怜人啊！”波利娜以同情的口吻对我说。她说话的语气中只有女人的同情，却毫无令人不快的怜悯。“看见这个穷困潦倒的人，难道人们不会因自己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害臊吗？”

“当一个人对他人爱莫能助时，这是最伤心不过的事了。”我回答她说，“可怜的父子俩，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同情心是何等强烈，他们更不知道，人们还以为他们生活得很美满，他们在天府里堆积着金银财宝！”

“可怜的乡村啊！”她说，向我指指用石头堆砌的一道墙围着的田野，许多牛粪很规则地沿田埂堆积着。我问这是什么东西。一位农妇正忙于堆粪，回答我说，她在做柴禾。朋友啊，您想一想，牛粪晒干后，那些可怜的人就收进家里，堆起来，拿它烤火。一到冬天，他们就拿牛粪去卖，就象卖制革的糅料一样。临了，你以为一个收入最高的女裁缝能挣多少呢？……“每天五个苏，”她停了一会儿说，“不过，东家包她的饭。”

“瞧！”我对她说，“海风把什么都吹干了，或者说，把什么都吹倒了，一棵树也不长。布列塔尼省大量出产烤火用的木柴，但是运到这儿来的运输费极其昂贵，连富翁也买不起，他们就买破船的木板烤火。只有对于那些心灵高尚的人，这儿才是个好地方；那些没有心肝的人是不会住在这儿的。这块

地方只有诗人来居住，帽贝来栖身。除非岩石上建起盐仓，人们才到这儿来。你瞧，那边是海，这儿是沙滩，上面是苍天。”

我们已经穿过城市，走在克鲁瓦齐和巴镇之间的荒野上。亲爱的大叔，您设想一下，这是海滨一块八公里长的荒地，处处是闪闪烁烁的沙子。东一处西一处都可见到岩石，翘着脑袋，活象躺在沙丘上的巨兽。沿海不时露出几块礁石，宛如一朵朵硕大的白玫瑰，从海面上漂浮过来，停歇在岸边。眼前是一片莽原，右边迄于大西洋，左边濒临大湖。这是介于克鲁瓦齐半岛和盖朗德沙质高地之间的大海浸蚀而成的泻湖；沙质高地下面，是寸草不长的盐碱沼泽。这时我看看波利娜，问她敢不敢冒着流金砾石的阳光，在沙地上漫步。

“我穿的是高帮皮鞋，咱们去走走。”她一边对我说，一边指指巴镇塔。这座塔是象金字塔一样矗立着的巨大建筑物，深深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不过这是一座边缘不规则的、呈纺锤形的金字塔，装饰得颇富诗意，你看了简直以为是一个亚洲大都会的第一流古迹。

我们走了几步，去坐在一块尚有遮荫的岩石上。不过，此刻是上午十一点，那块阴影停在我们脚下，霎时间便消失了。

“这儿很安静，太好了！”她对我说，“海潮簌簌颤抖着来到这块海滩上，又返回大海去，这样定期往返，宁静的氛围就更加扩大了。”

“当你专心一意地聆听着潮汐啁啾不息的声音时，如果你想赞美包围着我们的水、空气和沙子这三样万古不竭之物，”我回答她道，“那你就觉得言语都没有用了，你会发现这些东

西里有一种能制服你的思想。昨天，夕阳西下时分，我就有过这种感觉，它使我精疲力竭。”

“哦！是的，咱们说下去吧。”她停了好一会儿，说道：“任何一个演说家都没有这些东西厉害。我仿佛发现我们周遭之物如此和悦协调的原因了。”她继续道，“这天然的景物，只有三种鲜明的颜色：沙子光灿灿的黄色，天空的蔚蓝色和大海的纯绿色。然而这景色宏伟而不粗野，广袤而不荒凉，单调而不令人厌倦；它只有三种元素，却又千变万化。”

“只有女人才能把她们的感想说得如此完美无缺，”我答道：“亲爱的心灵，我对你是如此了如指掌，你会使诗人都自叹弗如的！”

“中午的溽热给予太虚的这三种表现物以无比强烈的色彩，”波利娜晒笑着又说道：“我在这儿孕育着东方的诗意和激情。”

“可我呢，我孕育着失望。”

“是的，”她说，“这块山丘好象一座卓绝的隐修院。”

我们听见我们那位向导急促的步伐。他穿上了节日的服装。我们跟他说了几句寒暄话；他以为我们变卦了，就抱着人逢不幸都会有的那种谨慎持重态度，缄口不语。我们时常挽着手，以便让我们的思想感受彼此默默交融。也许是由于如波涛起伏的光灿灿的沙子散发出酷热之故，也许是由于步履维艰，因而需要全神贯注，我们在半个小时的步行中连一句话都没说。我们象两个孩子一样手挽着手；要是以前，象这样手挽手，我们走不了十二步路。并没有一条现成的路通向巴镇；

只要一阵风吹来，就可以把马蹄印迹或车辙湮没不见。好在我们那位向导的眼睛训练有素，他根据骡马粪或鸟兽粪就能认出路来。这条路有时朝大海那边下坡，有时顺着斜坡向高地上升，或者绕着岩石而过。到正午时分，我们才走了一半路。

“咱们到那儿去歇歇脚，”我指指一个海岬说。这个海岬由许多巍峨的山岩组成，看那样子，我们以为可以在那儿找到一个山洞。

渔夫听了此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对我摇摇头说：“那儿有一个人！凡是从巴镇到克鲁瓦齐或从克鲁瓦齐到巴镇的人，没有一个不绕道而行的。从来没有人到那儿去。”

这个汉子是悄声细语说出这番话的，似乎此中还有一个秘密。

“看来那是一个小偷或一个杀人犯啰？”

我们的向导没回答，只不着边际地叹了一口气，这更增添了我们的好奇心。

“要是咱们打那儿经过，会有灾难临头吗？”

“哦！不会的。”

“您愿意跟我们一道打那儿过去吗？”

“不，先生。”

“要是您保证我们不会遭殃，那我们就去。”

“我不说这句话，”渔夫迅速回答说，“我只是说，那个人不会跟你们说半句话，也不会伤害你们一根毫毛。啊！上帝啊，他一点都不能动，离开那个地方一步都不行。”

“他是谁呀?”

“一个男人!”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人以这样悲惨的音调吐出这短短几个字。此刻，我们离海水拍打的那块礁石只有二十来步远了。我们的向导走绕过岩石的路，我们则继续笔直向前，不过波利娜挽住我的胳膊。向导加快了步子，以便能在两条路的会合点跟我们同时相遇。他大概猜想，我们看过那个人后便会快步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好奇心越来越大，我们的心怦怦直跳，仿佛感受到一种害怕的心理。虽然烈日当空，酷热难当，并且我们又在沙地里步行，浑身疲惫不堪，可是我们却心醉神驰，陷入一种难以言喻的松弛状态。我们的心充满纯真的欢乐，这种欢乐是难以描述的，如果要作一个比喻，那么当我们听到如莫扎特的《来吧，我的爱》^①那样一首美妙的乐曲时，才能感受到这种欢乐。两个息息相通、水乳交融的纯洁心灵，难道不象正在歌唱的两副美妙歌喉吗？若要充分估计占据我们心胸的激情，就得体会一下今天上午我们所遇到的事件所给予我们的那种半销魂状况。当你久久地欣赏着一只栖止在泉边一条轻柔枝桠上的彩色绚丽的斑鸠时，一只雀鹰猛然扑到它身上，钢铁般的爪子一直掐进它的心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它逮住，你看到这种情景定会发出一声惨叫。我们跨到山洞前面的一块空地上，这是一块象大厦前面的广场一样的地方，比大西洋水面高出一百尺，有陡峭的巉岩石壁，

① 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乔瓦尼(即唐璜)与泽琳娜的一段重唱。

可以抵挡海浪的搏击。当我们向空地跨进一步时，我们浑身象麻电一样颤抖了，又好象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把你吓了一大跳。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坐在一块花岗岩上，他注视着我们。他的目光从一双血红的眼睛里射出来，有如大炮的火焰；他坚韧不拔，肃然不动，只有他周围那一堆堆千古不变的花岗岩才能与之比拟。他的眼睛缓缓地移动着，身体却依然不动，宛如一具化石。他看了我们一眼，使我们不寒而栗；接着，他的目光移向大西洋洋面，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虽然波光粼粼，他却并没有垂下眼睑，正象人们说的苍鹰能凝视太阳一样。他的目光再也不从洋面上抬起了。亲爱的大叔，请您用心想一下：一丛老橡树中有那么一棵，树身满是结节，头一天修剪过枝桠，神怪般地挺立在一条荒径上；如果您能想象到这棵橡树的模样，那么您也就了解到这个男人的真正形象了。这是一个伤残的大力士的形貌，生着一副奥林匹斯山朱庇特天神的面相，不过，由于岁月的堆积、艰辛的海上作业、忧虑、粗劣的食物等等原因，这副面容已经憔悴不堪，变得象被雷电烧焦了一样黝黑。我看见他那双毛茸茸的粗硬的手，只见筋腱暴突，静脉就象铁打的一样。况且，他身上的一切都表明他的体魄是强健的。我发现在山洞的一个角隅里长着一大块苔藓，在一块自然生长的花岗岩台板上，有一块破碎的圆面包盖在粗陶水壶上。我有时想象着早期基督教隐修士所生活的荒漠，可是不管我有怎样丰富的想象力，都从来没法描绘出比这个人更富有宗教色彩、更有悔恨表情的面貌。亲爱的大叔，您是做过忏悔的，您也许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一种完美的

内疚表情；不过，这种内疚已经浸没在祈祷的波涛下面了。他出于一种默默无言的绝望，连续不断地祈祷着。这个渔夫，这个水手，这个粗俚的布列塔尼人，胸怀一种不为人知的感情，因而无比高尚。可是，这双眼睛有没有流过泪呢？这只草草制成的雕像的手有没有打过人呢？这个粗犷的额头镌刻着卤蛮的正直，额头上具有一种力，这种力仍然留下了一切真正的力所特有的那种温柔的痕迹；这个爬满皱纹的额头能够同一个伟人的心灵和谐无间吗？为什么这个人置身在花岗岩中呢？为什么花岗岩镶嵌在这个人中呢？人到底在哪儿呢？花岗岩又在哪儿呢？千思万绪一齐涌向我们的脑海。正如我们的向导所猜测的那样，我们默不作声地很快就离开那儿了。向导看见我们是那么惶恐，或者说是那样惊奇，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的预言完全兑现而嘲弄我们。

“你们看见他了吗？”他问道。

“这个人是谁呀？”

“大家都管他叫求愿的人。”

您想想看，当我们听到这个字眼时，我们是怎样惊异地向渔夫转过头去！他是一个朴实的人，懂得我们这个无声的询问是什么意思。下面是他用自己的言语向我们讲述的内容，我尽量保持他那民间语言的风格。

“太太，克鲁瓦齐人和巴镇人都认为这个人犯了什么罪，他曾经跑到比南特稍远的地方去找一位著名的本堂神甫忏悔，他是根据神甫的嘱咐在赎罪。还有一些人说，康伯勒迈（这是他的姓氏）是想把他的晦气传给从他下风经过的人。因此，

有些人绕过他的岩石之前，总要看看风是从什么方向吹来的。如果刮的是西北偏西风，”他给我们指指西边说，“而他们又是去请一个真正的十字架的话，他们就不再往前走，而是战战兢兢地赶回去。克鲁瓦齐的富户们说，康伯勒迈求过愿，他的绰号求愿的人就是这么来的。他日日夜夜坐在那儿，从不出洞门。这种种说法看来都有道理。您瞧，”他转过身去，向我们指点一样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说，“他在那儿，在左边竖了一个木十字架，表明他是受上帝、圣母和圣人保护的。他要让人感到惧怕，使自己安全，就象有军队保护自己一样，这样他才能变得神圣起来。自从他在野外独自关闭起来以后，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吃的是他的侄女每天清早捎来的面包和水。他的侄女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给她了。这小姑娘长得很标致，温柔得如同羔羊，可爱极了，真叫人心疼！她长着一双蓝眼睛，”他说着，伸出一个大拇指比划说，“有那么大，在一头象小天使般的浓发下边忽闪着。有人问她：‘你说说，佩萝特……（我们那儿叫佩莱特。他插进去解释道：她是求圣皮埃尔保佑的，康伯勒迈名叫皮埃尔，是她的教父）你说说，佩萝特，’他继续说，‘你叔叔跟你说什么来着？’她回答说：‘他没跟我说什么，一点儿都没说，一点儿都没说。’‘那么，他给你什么来着？’‘每个星期天他都在我额头上吻一下。’‘你不害怕吗？’啊，她回答得好极了！‘他是我的教父呀！’他不要别人端饭给他。佩萝特说，他看见她来就微笑了，不过那好比是毛毛雨中的一线阳光，因为别人说，他的脸总是阴沉沉的，象漫天迷雾……”

“可是，”我对他说道，“您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却并不使这种好奇心得到满足。您知道是什么事情促使他这样做的吗？是忧虑？是悔恨？是怪癖？是犯了什么罪？还是……？”

“唉！先生，只有我父亲和我两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先母在世时侍候过一个法官，康伯勒迈对他什么话都说了，这是神甫命令他这样做的。听港口的人说，只有这样做，神甫才给他赦罪。我可怜的母亲无意中听到康伯勒迈的话了，因为法官家的厨房就在客厅隔壁，她偷听到了！她故世了，听到过这番话的法官也故世了。我母亲要我父亲和我向她保证，绝对不把这些话给本地人听。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那天晚上，我母亲向我们讲这桩事情时，我的头发在我的脑袋里吱吱地响着……”

“那么，你就告诉我们吧，小伙子；我们不会对任何人说的。”

渔夫瞧瞧我们，接着说：

“你们刚才看见的那个皮埃尔·康伯勒迈是家里的老大，他们父子几人全是水手。正如他们的姓氏所表明的那样，大海总是向他们低头的^①。你们看见的那个人是摇船捕捞的渔民。所以他自己有渔船，出海捕的是沙丁鱼。他也捕高级鱼，卖给渔商。他要不是那么爱妻子，一座大楼也造好了，也许去捕鳕鱼了。他的妻子是个俊美的女人，姓布鲁安，盖朗德镇人。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一副好心肠。她太爱康伯勒迈

① 康伯勒迈的原文是 Cambremer，由动词 Cambrer（折成弓形）和名词 mer（大海）构成，意思是“驯服大海”。

了，男人去捕沙丁鱼时，她从不让他离开自己太久。他们就住在那儿，喏！”渔夫爬上一块高坡，向我们指指一个小内海中的一个海岛说。这个小内海位于我们刚才走过的沙丘和盖朗德盐碱沼泽之间。他接着说：“你们看见那幢房子了吗？那就是他的家。雅凯特·布鲁安和康伯勒迈只有一个男孩，他们爱他……我打什么比方好呢？对了，就象人家爱一个独生子一样，真是没命地爱。说句不中听的话，他们的小雅克简直是生活在糖罐里，他们在罐子里看见的都是甜蜜蜜的糖。我们有多少次看见他们在市集上给他买最好看的玩意儿！真是不理智……大家都对他们这么说的。那个小康伯勒迈呢，看见自己要什么就有什么，变得象一头红毛驴那么坏。有人跟康伯勒迈老爹说：‘您的儿子差点把某某小孩杀死了！’他笑笑说：‘唔！这孩子将来是个了不起的水手！他将来会指挥王家舰队的。’另一个人对他说：‘皮埃尔·康伯勒迈，您那小子把小姑娘普戈的眼睛弄伤了，您知道么？’皮埃尔却说什么：‘他以后会爱姑娘的！’反正，他觉得儿子样样都好。这么一来，这个小崽子才满十岁就把什么人都打遍了，他以割鸡喉头寻开心，还割猪肚皮，临了，他活象一只石貂，在血泊里滚来滚去。‘他将来是一个好兵！’康伯勒迈说，‘他喜欢鲜血。’你们瞧！我呀，对这些事全都记得。”渔夫说；他停了一会儿又加上一句：“康伯勒迈也记得。雅克·康伯勒迈到十六岁时已经是……怎么说好呢？是一条鲨鱼了。他到盖朗德镇去吃喝玩乐，要不就到萨沃内镇去当花花公子。手头总得有钱才行呀！于是，他就从母亲那儿偷钱了，她却不敢向丈夫说实话。康伯勒迈自己倒是个实

心眼的人，要是有人在算账时多给他两个苏，他会跑上八十公里路去把多给的钱退回。终于有那么一天，母亲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有一次，父亲下海捕鱼，儿子把碗橱、毛毯、内衣等全都拐去变卖了，只剩下一座空房子。他拿变卖来的钱去南特大吃大喝。那可怜的女人一连几天几夜哭呀哭的。等他父亲回来时，一定得告诉他这些事。她怕丈夫，并不是为她自己害怕，而是为儿子，算了！皮埃尔·康伯勒迈回家来了，他看见家里的家具都是向别人借来的，便问：

“‘这是怎么回事呀？’

“可怜的女人简直难过得死去活来，回答说：‘咱们被偷了。’

“‘雅克到哪儿去了？’

“‘雅克呀，他去玩去了！’

“谁也不知道那小子到哪儿去了。

“‘他玩得太过分了！’皮埃尔说。

“半年后，可怜的父亲知道儿子将要被南特司法部门逮捕。他立即步行到南特去，走得比乘船还快。他一把抓住儿子，带回家来。他没有问他‘你干了什么事？’而是对他说：‘你要跟你母亲和我在家乖乖地待两年，下海去打鱼，规规矩矩做个正派人；要不呀，你瞧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那小疯子根本没把父母亲放在眼里，他对父亲做做鬼脸。皮埃尔就给他刮了一个耳光，这一下可把雅克打得卧床六个月。可怜的母亲伤心死了。有一个晚上，她安安生生地躺在丈夫身边，忽然听到一个声响，便起身下床，冷不防在胳

膊上被砍了一刀。她惨叫了一声。点亮灯后，康伯勒迈看见他妻子受伤了。他还以为是贼子干的。在我们这个地方，以前是有贼的，可现在，您从克鲁瓦齐到圣纳泽尔去，可以放心大胆地随身带上一万金法郎不用担心别人问你腋下夹的是什么东西……皮埃尔去寻找雅克，连儿子的影子也没见到。那天早晨，那个魔鬼没有脸皮回来，说他上巴镇去了……我得跟你们说，她母亲真不知道该把钱往哪儿藏。康伯勒迈呢，他把自己的钱存到克鲁瓦齐的迪波泰先生家里。他们的儿子象发疯一样，把他们的几百埃居，几百法郎和许多金路易都吃光花光，他们几乎倾家荡产了。在这个小岛上，对于拥有一万二千左右利勿尔的一户人家来说，破产是很严酷的事。谁也不知道康伯勒迈为了找回他的儿子，在南特花掉多少钱。他们家恶运临门了。康伯勒迈的兄弟也倒霉了，需要接济。皮埃尔安慰他说，雅克和佩萝特（康伯勒迈弟弟的女儿）以后可以成亲的，然后，为了让弟弟能糊口，他雇弟弟去打渔，因为约瑟夫·康伯勒迈必须自食其力才行。弟媳妇得寒热病死了，弟弟得负担佩萝特的奶妈的月薪。皮埃尔·康伯勒迈的妻子必须为小女娃支出一百法郎给各种人，要买内衣，买旧衣服，付给大个子女人弗勒吕两三个月的薪水。这位弗勒吕给她的丈夫西蒙·戈德里生了一个男孩，同时给佩萝特喂奶。康伯勒迈女人曾经把一枚西班牙钱币缝在自己的呢毯子里，上面写着给佩萝特几个字。她受过良好教育，能象法院的书记官那样写一手好字，还亲自教儿子读书。正是这件事毁了他……谁也不明白这是怎么搞的，不过雅克这个坏种嗅出了金钱的气味，把钱弄

到手，便到克鲁瓦齐去大吃大喝。有一次，老好人康伯勒迈有一件急事，划船回家来。他上岸时，看见一张纸在飘动，便捡起来，拿给妻子。她认出那是她自己写的字，便仰天倒下去了。康伯勒迈二话没说，就到克鲁瓦齐去，打听到他的儿子在打弹子。这时，他叫人找来咖啡馆的女掌柜，对她说道：‘我曾经嘱咐雅克不要用这枚金币，他过一会儿付给您这枚金币。我等在门口，请您把那枚金币还给我，我会用白银付账的。’

“那个好心的女人把金币拿给他。康伯勒迈接过来，说：‘好！’便回家去了。全镇都知道这件事。不过，下面的事只有我知道，别人却只大致上猜测到一些罢了。他叫妻子把小岛上那间房子打扫干净。他在房间里生起火，点了几枝蜡烛，在壁炉的一边放两把椅子，另一边摆一张板凳。然后，他叫妻子把他的结婚礼服拿出来，并吩咐她也穿上结婚礼服。他穿上礼服。当他穿戴完毕，就去找弟弟，叫弟弟在门前望风，要是听见海滩这边和盖朗德沼泽沙滩那边有声响，就通知他一下。他估计妻子已经穿好衣服了，便回家上好枪弹，把它藏到壁炉的一角。雅克终于回来了。他从卡尔努夫海岬那边过来。叔叔听见他的呼唤声，跑到沼泽滩上去找他，一句话也不说，把他用渡船接回来。他进得门来，父亲就对他说：‘坐在那儿。’父亲向他指指板凳说：‘你现在是坐在你父母面前，你侮辱了我们，我们要审判你。’

“雅克吼叫起来，因为他看见康伯勒迈的面部异乎寻常地扭曲了，他母亲则象橹板一样僵直着。

“‘要是叫一下，动一动，不象桅杆一样笔挺地坐在那条板

凳上，’皮埃尔用枪瞄准着他说，‘我就把你象条狗一样宰掉。’

“儿子活象一条鱼，哑口无言；母亲也一声没吭。

“‘瞧，’皮埃尔对儿子说道，‘这是一张纸，包了一块西班牙金币。金币本来是放在你母亲的床上的，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我上岸时，在水边发现这张纸条。你今天晚上把这枚西班牙金币付给弗勒朗大妈了，而你母亲也发现床上的金币不见了……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雅克说他没拿母亲的金币，这枚金币是他在南特没花掉，留下来的。

“‘好吧，’皮埃尔说，‘你怎么能证明这一点？’

“‘这是我自己的。’

“‘你没拿过母亲的金币吗？’

“‘没有。’

“‘你能用生命担保吗？’

“他正要起誓，母亲向他投去一眼说，‘雅克，我的孩子，留心啊！要是这不是事实，你不要发誓……你可以悔过自新，现在还来得及。’

“她老泪纵横了。

“‘您这儿有一枚，那儿又有一枚，’儿子对母亲说道，‘您怎么老是说丢了钱呀？’

“康伯勒迈脸顿时煞白了，说道，‘你刚才跟母亲说的那几句话，使你债上加债。言归正传！你发誓不发誓？’

“‘我发誓。’

“‘那么，我问你，’皮埃尔说，‘贩卖沙丁鱼的商人在付给

我们的那枚金币上，刻了一个十字架，你那枚金币上有十字架吗？’

“雅克这才清醒过来，他哭了。

“‘谈得够多了，’皮埃尔说，‘你在这以前干的事儿，我用不着谈了……我不想让一个姓康伯勒迈的人死在克鲁瓦齐广场上。你祷告一下，我们得快一点！马上有一位神甫来给你忏悔。’

“母亲出去了，她不想听见惩罚自己儿子的枪声。她刚出门，康伯勒迈叔叔带了皮拉克神甫走过来。雅克不想跟神甫说半句话。他很狡猾，对父亲的为人摸得很熟，知道自己不忏悔的话，父亲不会杀死他。

“‘谢谢，请您原谅我们，先生。’康伯勒迈看见雅克死不忏悔，便这样对神甫说，‘我想给我的儿子一顿教训，请不要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他又对雅克说，‘你呀，要是你第一回就不悔过自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不需要忏悔也会了结这件事。’

“父亲叫儿子去睡觉。孩子信以为真，心想他可以跟父亲言归于好，于是便睡着了。父亲却没有合眼。他看见儿子睡得死沉沉的，便用大麻片堵住儿子的嘴巴，又拿很紧密的帆布扎上，接着把儿子双手双脚都捆起来。他发疯了，他眼睛里淌着血。这是康伯勒迈自己对法官说的。有什么办法呢！母亲跪倒在父亲的脚下。

“‘他已经被判决了，’他说道，‘你来帮我把他抬到船上。’

“她坚决不干。康伯勒迈独自一人把他弄到船上，捆在底

仓里，还在他的脖子上绑了一块石头，然后驶出海湾，划到大海上，来了，来到现在坐的这块岩石上面。可怜的母亲已经叫叔叔把她渡到这儿来了，这时没命地喊着：‘开开恩呀！’可是又有什么用，这不等于向豺狼丢石头吗？当时月亮高悬，她看见父亲把儿子抛到了水里，可是儿子却仍然牵住她的五脏六腑。当时风平浪静，她只听得‘扑通’一声，又复平静，一丝痕迹都不留，一个水泡也没有。大海是最好不过的守墓人，算了！他上岸来，想叫妻子严守秘密，她却战栗着，他发现她半死不活了。兄弟俩无论如何也抬不动她，可是总得把她抬到刚才装运儿子的船上去。他们从克鲁瓦齐海道那儿绕了一个弯，把她扶到家里。啊，是的，那位美丽的布鲁安（大家都这么叫她）活不了八天……她临终时请求丈夫把那条该死的渔船烧成灰。哦！他照妻子的话去做了。他呀，他已经变成了木头人，再也不知道以后该干什么了。他饿着肚子东走西逛，就象一个不会喝酒的人喝醉了似的。后来，他在外面逛了十天，回到你们刚才看见他坐着的那个地方；打那以后，他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渔夫花不了多少工夫就把故事讲完了，实际上比我现在写的还要简单得多。老百姓讲故事时很少发表感想，他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表达。这个故事是多么令人揪肠剜心啊，就好象一斧头砍到肉里一样。

“我不想到巴镇去了，”当我们来到湖岸上时，波利娜这样说。

我们经过盐碱沼泽，回到克鲁瓦齐。这个沼泽地就象一座

迷宫，渔夫陪着我们在迷宫里绕来绕去；他也象我们一样，静悄悄地没说一句话。我们的心绪起了变化。我们两人都陷入悲哀的遐思，为这个惨剧而伤透了心。这个惨剧说明了，我们当初看到康伯勒迈的形象时突然产生的预感是对的。我们两人都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于向导就有关这三个人事所未曾叙述到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猜度一二。这三个人的不幸遭遇又在我们脑际重现，我们仿佛看见了这个悲剧的一幅幅画面。这位父亲犯了一个势所难免的罪行，他尔后的赎罪行为则最后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悲剧。那个岩洞里的凶险的人，使整个地区都心惊胆战，我们不敢看那块岩石。几朵乌云阴蔽着天空，雾岚从天际冉冉升起。我们在一个我从来没有领略过的阴森恐怖的地方行走，双脚践踏着仿佛痛楚不堪的、病态的大自然；那一块块盐碱沼泽地，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大地的瘰癧病。土地被分割成一块块大小不等的正方形，四周都围着灰黑色的大土坡，每个方格里都盛满了咸水，盐就是从这里面提炼出来的。这些凹坑是手工做成的，里面分成若干平堤，制盐工人手执长把的刮具在堤上来回走动，他们用刮具引来盐水，到了可以拢成小盐堆时，就把盐耙拢，堆积在一个个间距相当的圆形平台上。我们沿着这苦难的方格地带走了两个小时，这儿满地是盐，寸草不生，间或只看见几个盐工（这是给制盐工人的称呼）。这些人，或者说是这帮布列塔尼人，穿着一一种特别的服装，一种白色的紧身衣，跟啤酒工人穿的衣服很相似。青年男女在自己同行人中彼此通婚，这个宗族中的姑娘，只跟盐工结婚，决不与别人婚配。这些沼泽地上的泥污都

是匀称地耙平的，布列塔尼的植物很怕这里的灰土。沼泽地的这种可怖形貌，跟我们悲戚凄凉的心境是多么协调啊！由于海水浸入这块低地而形成了海湾，这儿大概正可以用来补充盐水；海湾里设有渡船摆渡。我们到达这儿以后，满心欢喜地看见了沙滩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植物。在摆渡时，我们瞥见湖当中有一个岛，那就是康伯勒迈一家居住的地方了。可是我们却扭过头，不忍看一眼。

我们来到了旅馆，只见在一间低矮的客厅里有一个弹子台；当我们了解到这是克鲁瓦齐镇唯一的一个弹子台时，我们赶快打点行李，夤夜离开那儿。翌日，我们来到盖朗德。波利娜依然快快不乐，而我呢，我已经感觉到逼人的火焰正在烧灼我的脑袋。我看见了这三个造物的幻象，我被这些幻象残酷地折磨着。波利娜终于对我说道：

“路易，你把它写下来，这样你就能够发泄你心中的积郁。”

亲爱的大叔，我因此给您写了这篇奇遇记；可是，它使我失去了平静，我难以安安心心地去沐浴，安安心心地在这儿逗留。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于巴黎

冯汉津 译

柯内留斯老板

献给乔治·莫尼泽伯爵^①

有的心胸狭窄的人，看到本页上一个萨尔马特人最古老、最著名的名字赫然在目，也许会以为，我象当今金银器业流行的奇想一样，试图给一件旧首饰重新加工，但您，亲爱的伯爵，还有另外几位朋友会明白，我是想在这里偿还我对才能、思念和友谊所欠下的情分。

一四七九年圣徒节那天，就在本篇故事开始的时候，图尔城大教堂里刚做完晚祷。大主教埃里·德·布代依从座位上站起来，要亲自给信徒们祝福。布道的时间很长，临到祈祷时，夜幕已降临了。这个华丽的教堂有两个塔楼尚未竣工，教堂里有的地方笼罩着一片黑暗。点燃的许多蜡烛都是为赞颂圣徒的，三角形的烛台兼用来承接这些还愿的供品，它们的价值或意义从来没有被充分解释清楚。每个祭坛上的灯，还有唱诗台上所有的枝形烛台，全都点燃了。多如林木的柱子

^① 乔治·莫尼泽(1823—1881)，韩斯卡夫人的女婿，当时还是其女安娜的未婚夫。

支撑着大教堂的三个殿堂的拱顶，这密集的烛光颇不均匀地散布其间，刚够照亮这广阔的空间。烛光越过这座建筑的回廊，在柱子后面投下浓重的黑影，这样就产生了千百种幻影：大梁、拱顶、侧堂，在白天已经非常幽暗，现在都隐没在一片黑暗中，这黑暗更增加了幻觉的成分。人群也显出美妙如画的效果。有些脸庞在半明半暗中模模糊糊地显现出来，简直可以看成幽灵；还有些脸庞在散乱的光线照射下，如同一幅画中的主要头像那样引人注目。雕像仿佛就要活动起来，人群反倒变成了化石似的。这儿那儿，在柱子之间，一双双眼睛炯炯发光，这是石像在投射着目光。大理石像仿佛在窃窃私语，穹顶回响着叹息，整座建筑赋有了生命。人类没有比这更庄严的场面，也没有比这更庄重的时刻了。成群的人总是需要活动，才能产生富有诗意的作品；但在这沉入宗教默想的时刻，人类感情的丰富同上天的宏伟结合在一起，在静谧中有着难以想象的崇高；双膝下跪时怀着恐惧，双手合十中抱着希望。在这感情和谐的会合中，所有的心灵都飞升到上天，这时，会产生一种可以解释清楚的精神现象。信徒们济济一堂，他们神秘的赞颂对每一个人都有反响，不用说，连信仰最薄弱的人也要浮载于这个爱与信念的海洋波涛之上。祈祷具有电流一样的威力，能把我们的本性夺走。所有人的意志都一律匍匐在地、飞升到天国，不知不觉结合在一起，这里面无疑有着幻术般的影响的秘密；这种幻术般的影响包含在教士的歌声，风琴的旋律，祭坛的芬芳和华丽，人群的声响和静默之中。因此，当我们看到在中世纪的教堂里，许多爱情都是在长时间

的凝想之后产生，大可不必惊奇；这种爱情往往结局都不那么圣洁，妇女们通常都以忏悔告终。不用说，在当时，宗教感情同爱情有某种亲缘关系，它或者是爱情的准则，或者是爱情的结果。爱情也是一种宗教，它也有那种美好的狂热、幼稚的迷信、崇高的忠诚，那是同基督教相一致的。时代风俗可以相当圆满地解释宗教和爱情的这种联系。首先，只有在祭坛面前，才能汇聚许多人。领主和僚属，男人和女人，只有在这里才一律平等。也只有在这儿，情侣们才有机会见面和传递书信。最后，宗教节日也是当时的盛会。那时候，在大教堂中，一个女子的心灵比今日在舞会或歌剧院里骚动得更厉害。难道所有的女子不是先有强烈的激动，然后才有爱情的吗？由于宗教干预生活，在各种圣徒言行录中都没有放过，所以它既同美德相连，又与恶行沆瀣一气。宗教深入到科学、政治、雄辩术和罪行中，深入到王位以及病人、穷人的肌肤里；它是一切。上述半学术性的观察也许可以证明这篇研究的真实性，这篇研究的某些细节可能会触犯我们这个众所周知有点过于假正经的世纪的完善道德。

教士的歌声停下来后，大风琴最后几个音符融入唱诗班雄浑有力的胸膛发出的阿门，轻微的余音还在远处的穹顶下回响，屏息静气的大厅正等待着主教的祝词。这时，一个市民急匆匆要赶回家去，或许是他想到自己的钱袋，害怕出去时拥挤，于是甘冒得到坏教徒的恶名，悄悄地抽身出来。有个贵族本来半蹲半靠在挨近唱诗班的一根大柱子旁，隐没在暗影之中，这时赶紧走过来，占据了那个谨小慎微的图尔人撇

下的位置。一走到那里，他立刻把脸掩藏在装饰他那高耸的灰色帽子的羽翎里，跪在椅子前，那副忏悔的神情连宗教裁判所的成员也会深信不疑。他旁边的人仔细瞧了瞧这个小伙子，显出认识他的样子，接着一面重新开始祈祷，一面做出某种动作，所表达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既含揶揄、讥讽的意味，也是一种无言的蔑视。两个老妇人摇了摇头，互相丢了个含意深远的眼风。年轻人占据的那张椅子靠近一个设在两根柱子之间围着铁栅的经堂。那时，司教会由于债务累累，向某些领主，甚至向一些富有的市民出租观看祈祷的权利，他们和家里人被特许待在侧堂内，侧堂位于环绕着大教堂的两个小殿堂的两侧。这种出租的办法沿用至今。当年一个妇女在教堂里租下侧堂，有如今日在意大利人剧场定下包厢一样。承租这些优惠位置的人则有义务维持分配给他们的祭坛的香火。每个人出于自尊心，都要豪华地布置自己那个祭坛，这种虚荣心，教会乐得接受。就在这个侧堂挨近铁栅的地方，有个年轻贵妇跪在一块有金线流苏的、方形的漂亮红丝绒毯上，她恰好就在那个市民刚刚占据的位置旁边。一盏悬在侧堂穹顶下金银镂工的吊灯，投射着惨淡的光亮，落在贵妇拿着的祈祷书上。年轻人来到她身边时，这本书在她手里剧烈地颤动着。

“阿门！”

她用柔和的嗓音唱着，但是激动异常，幸好混杂在一片喧嚷声中。她急促地低声添上一句：“您要把我毁了！”

这句话声调纯洁无邪，它能深入和穿透人心，一个体贴人的男子听了是会顺从的；但是陌生人无疑被那种窒息理智的

极度激情弄得失魂落魄了。他待在椅子上，略微抬起了头，向经堂投去一瞥。

“他睡着了！”他用极低的声音回答，刚好只能让那年轻女子听见，听起来如同回声一样。

贵妇人脸色煞白，她的目光从书页上偷偷离开了一会儿，投向年轻人刚看过的那个老头。在这一瞥里，不是有着神不知鬼不觉的合谋吗？年轻女子观察那老头的时候呼吸急促，她朝圣母像抬起戴着一颗宝石的美丽额头；这个简单的动作，这种姿态，还有湿润的眼光，这一切带着一种鲁莽的天真，把她的生平全都道出来了；她虽然心慌意乱，但却掩盖起来。使两个情人瑟缩害怕的人是个小老头，驼背，几乎秃顶，一脸凶相，一部肮脏的花白胡子修成扇形；圣米歇尔十字勋章在胸前闪光；一双粗糙有力，布满绉绉灰毛的手刚才肯定是合着的，在他这样不谨慎地睡着时，手才稍稍分开了。他的右手好象就要落到他的短剑上，铁制的短剑护手上有镌刻，形状象一个大贝壳；仿佛他刚端整过武器那样，剑柄末端的圆球在他手下；如果他的妻子不小心碰到了剑，可能他也不会马上醒过来瞧她一眼。他的嘴唇带着讥诮意味，尖尖的下巴颏儿不规则地翘起，呈现出一个狡猾刁钻的人的特点。他大约什么都能猜透，因为他能设想出一切。他那蜡黄的前额布满皱褶，正象那些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要琢磨一番的人那样，这种人活象吝啬鬼，一面称着金币，一面寻思人们行为的意义和精确价值。他长得瘦骨嶙峋，身板结实，显得很神经质，可见很容易发怒；总之，您可以说，他是个童话中易于受骗的巨人。因此，倘

使这位可怕的爵爷一醒，年轻贵妇就要面临难以避免的危险。这个爱嫉妒的丈夫对刚走的老市民没有丝毫疑窦，而新来者却是个矫健、优雅的年轻廷臣，两者之间的区别他竟忽略了。

“*Libera nos a malo!*”^①她说，想让狠心的年轻人理解她的恐惧。

年轻人朝她抬起头，注视着她。他眼里噙着泪水，是爱情的泪水，抑或是绝望的泪水。贵妇人看到了，不禁颤栗起来，感到恍恍惚惚。这一对恋人必定克制了许多日子，但不可克服的障碍反而使爱情与日俱增；恐惧孕育爱情，青春再使之加深，也许他俩再也克制不住了。这个女子其实不算很美，但她苍白的脸色透露出她内心受过痛苦的煎熬，使她惹人怜爱。不过她体态雍容华贵，还有一头世界上最美的秀发。她被一只老虎看守着，说一句话，手让人捏一下，接受一个眼波，也许都要冒生命危险。如果爱情不曾深埋在两个情人的心里，不曾被美滋滋地享受过的话，那么，激情决不会表现得这样提心吊胆。不难看出，对他俩来说，空气、声音、石板上的脚步声、对其他人来说完全无关紧要的事物，他们都能体味到感人的因素和特殊的意义。他们到老教士那里去忏悔，或者走近圣桌去领取圣餐时，或许是爱情使他们竟然在老教士冰凉的手里也找到了忠实的媒介。这种深沉的爱情，会在心灵和躯体内留下创伤，并将铭刻终身。两个青年人相对而视，女的仿佛对她情人说：“哪怕毁灭，也得让咱们相爱。”骑士似乎在回答

① 拉丁文：咱们别闯祸！

她：“我们会相爱的，但不会毁灭。”这时，她充满悒郁地将头一摆，示意旁边有一个老伴娘和两个侍从。伴娘睡着了。两个侍从很年轻，对于主人会遇到什么好歹，似乎并不放在心上。

“出去的时候你不要害怕，跟着我就行了。”

那贵族刚刚低声说了这句话，老爵爷的手便滑落在剑柄上。老人触到冰凉的铁器，陡然醒了过来；他那双黄眼睛马上盯着他的妻子。连天才人物都很少有这种特殊的禀赋，他的理智立刻恢复清醒，思路也立刻明晰了，仿佛根本没有睡着过。这是一个嫉妒鬼。年轻骑士给他的情人递了个眼色，又窥伺了一下她的丈夫；他敏捷地站了起来，正当老头儿的手就要动作时，他已消失在柱子背后；然后他象鸟儿一样轻灵地消逝了。贵妇人迅速垂下眼睛，假装在念祈祷文，竭力显得心境平静；可是她无法阻止自己脸色发红，心儿狂跳。她心跳的声音似乎在经堂里引起了回响，让老爵爷听到了，他注意到自己妻子的脸颊上、额头上、眼皮上泛起不同寻常的红晕；他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但看不到任何值得怀疑的人，他对她说：“我的心肝儿，你在想什么？”

“烟味使我难受。”她回答。

“今天烟味确实难闻。”爵爷接口说。

狡黠的老头尽管观察到有点异样，却显出相信她是身体不适；可是他怀疑她暗地里对他不忠，决意要更加仔细看管住他的宝贝。祝福仪式做完了。不等 *Secula seculorum*①的祈

① 拉丁文：永世长存。

祷结束，人群就象洪流一般涌向教堂的几扇大门。爵爷按他的习惯谨慎地等待着，让人群挤出去以后，自己再往外走，他把手臂伸给妻子，让老伴娘和提灯笼的那个较年轻的侍从在前，让另一个侍从殿后。当老爵爷走到平时走惯的教堂东侧的时候，一股人流从堵塞在正门的人群中分出来，涌向他同他的家眷所在的小殿。这股密集的人流使他后退不得。爵爷和他的妻子受到这股人流强有力的冲击，一直被挤到外边。丈夫先挤出门，他拉住贵妇的手臂，使劲拖她出来；但这时他却被强大的力量推到街上，他的妻子被一个陌生人拉开。凶恶的驼背立刻明白过来，他中了别人周密策划的圈套了。他后悔睡着这么久，于是集中全身力气，一只手又重新抓住他妻子的袖管，另一只手竭力攀住门框。但爱情的冲动终于战胜了嫉妒的颠狂。年轻贵族搂住他情人的腰肢，说时迟那时快，一把将她夺走了，用的力气那么大，丝线和金线织成的布、锦缎和鲸骨裙撑都撕得嚓嚓作响。最后只有袖管还留在那丈夫手里。一声狮子般的怒吼霎时间盖住了人流发出的喧嚣声，人们可以听到一声可怕的嗥叫：“来人哪！普瓦蒂埃！圣瓦利埃伯爵的人，都到正门这儿来！救人哪！在这儿！”

阿伊玛·德·普瓦蒂埃伯爵，即圣瓦利埃老爷，他想挪动位置，抽出长剑；可他周围都是人，三四十个贵族推推搡搡，他一不小心就会伤着他们。其中好几个地位比他还要高，对他说着俏皮话，把他拥到通往修道院的过道里。那个劫人者闪电般迅速，把伯爵夫人带到一个开着门的经堂，让她坐在忏悔室背后的一条长凳上。在这个经堂所供奉的圣徒像前，点燃

着许多蜡烛，借着烛光，他俩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手握着手，彼此都很惊异自己的大胆。伯爵夫人不忍责备年轻人的大胆行为，他敢这样做，他们才能越过重重障碍，第一次享受到这幸福的时刻。

“您愿意同我一起逃到邻国去吗？”那贵族急促地对她说，“附近我有两匹英国纯种马，一口气能跑三十法里。”

“唉！”她柔声叫道，“在这世界上，您能找到什么地方可以给国王路易十一的女儿安身吗？”

“这倒是真的。”年轻人回答，他事先没有想到这个困难，一下怔住了。

“那您为什么把我从我丈夫身边拉走呢？”她怀着恐惧问道。

“嗨！”骑士接着说，“我没有想到在您身旁听着您说话，心里会这样慌乱。我想过两三个计划，现在好象一切都实现了，因为我能看着您。”

“可我却毁了。”伯爵夫人说。

“我们得救了，”那贵族带着爱情的盲目冲动反驳说，“您听我说。”

“可这会要我的命，”她接着说，眼里滚动着的泪水流淌下来，“也许伯爵今晚就会杀死我！但是，你可以去谒见国王，把他女儿五年来所受的折磨告诉他。我小时候他很爱我，总是笑着这样叫我：‘可爱的玛丽’，因为我那时很丑。啊！要是他知道他把我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他会气疯的。我一直怜悯伯爵，不敢去诉苦。不过，我的声音又怎能传到国王那里去呢？

我的忏悔师就是圣瓦利埃的一个密探。因此我顺从了这有罪的劫持，希望得到一个能保护我的人。但我能信任……噢！”她打住了，脸色苍白地说，“侍从来了。”

可怜的伯爵夫人用手拼成一道面幕，捂住了脸。

“您丝毫不要害怕，”年轻贵族说，“他被我拉过来了！您可以放心使唤他，他是我的人。伯爵来找您时，他会事先通告伯爵的到来。”他低声添上一句：“这个忏悔室的司教会教士，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会说别人把您从乱挤的人群中拉出来，让您在这个经堂中得到他的保护。这样，一切都安排好了，完全可以骗过圣瓦利埃。”

听到这番话，伯爵夫人的眼泪止住了，可是忧愁的表情又使她的额头布满阴云。

“骗是骗不过他的！”她说，“今天晚上他就会知道一切，您要预防他先下手！您到普莱西去谒见国王吧，告诉国王……”她犹豫了。但种种回忆又给了她勇气，使她说出婚姻生活中的隐秘。“好吧，”她接着说，“您告诉国王，伯爵为了主宰我，在我的两臂上放血，使我精疲力竭。告诉国王，他拽住我的头发拖我，告诉他我等于是个女囚犯，告诉……”

她心潮澎湃，泣不成声，眼泪夺眶而出；激动中她让年轻人吻着自己的手，他断断续续地说：

“可怜的小心肝，眼下没有人能同国王谈话！我这个弓箭手大统领的侄子也没有用，今天晚上我进不了普莱西。我亲爱的夫人，我美丽的主宰！我的上帝，她受了多少苦！玛丽，让我对您再说几句，否则我们就要完了。”

“那怎么办呢？”她问。

伯爵夫人在黑魑魑的墙上瞥见一幅圣母像，灯光落在画像上面，她叫道：“圣母啊！给我们出点主意吧！”

“今天晚上，”年轻贵族接着说，“我到您那里去。”

“那又怎样呢？”她天真地问。

你们处在极度危险之中，最温馨的话语仿佛都缺乏情意似的。

“今天晚上，”那贵族说，“我以学徒身分登门拜访国王的银器商柯内留斯老板。我会弄到一封引荐信，受到接待。那老板的住宅紧挨着您的家。在那老吝啬鬼的家里，我可以用一条丝绸软梯，翻到通往您卧室的地方。”

“啊！”她吓得呆住了，“要是您爱我，就别去柯内留斯老板家！”

“啊！”他嚷了起来，用年轻人的全部力量把她搂在胸前，“您真爱我呀！”

“是的，”她说，“您不就是我的希望吗？您是贵族，我把名节都交给您了！”她看着他时充满了尊严：“我太不幸了，您不会忍心辜负我的信任的。不过，何必这样做呢？噢，我宁愿死，也不要您进柯内留斯老板的家！难道您不知道，他所有的学徒……”

“都上了绞刑架，”那贵族笑着接口说，“您以为他的财宝会引诱我吗？”

“噢！别到他家去，您会中他的巫术的。”

“为了得到为您效劳的幸福，再大的代价我也甘心。”他对

她投射出火一般的目光，使她垂下了眼睛。

“那我的丈夫呢？”她问。

“用这个东西使他沉睡不醒。”年轻人从腰带上掏出一个
小瓶。

“不会永远不醒吧？”伯爵夫人哆哆嗦嗦地问。

作为回答，贵族做了一个吓人的手势。他又补上一句：

“如果他不是这样老，我早就向他挑战，单独较量了。上帝
不允许我用下毒药的手段使您摆脱他！”

“请原谅我，”伯爵夫人红着脸说，“我要是犯罪，会受到残酷
惩罚的。我在绝望的时候，也曾想杀死伯爵，您有过同样的
愿望真叫我害怕。我不能忏悔这个恶毒的想法，心里感到十分
痛苦；我一直害怕我的想法会让他发现，那时他就会报复
了。”年轻人的沉默叫她很不自在，她又说：“我让您受委屈了。
我该受到责备。”

她用力将瓶子掷到地上，瓶子碎了。

“您不要来，”她嚷着说，“伯爵很警觉。我的职责就是等
待上天的救助。我以后只能这样！”

她想走了。

“啊！”那贵族叫起来，“夫人，您下命令吧，我会去把他杀
死。今天晚上您一定会见到我。”

“我把这药水全都洒掉，做得很明智，”她看到他这样热烈
地爱她，快乐得连声音都窒息了。“害怕惊醒我的丈夫，这种
心情倒可以使我们不出事。”

“我的生命已同您结成一体。”年轻人握紧她的手说。

“如果国王同意，教皇可以解除我的婚约。那时我们才可以结合。”她说话时向他投去一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

“爵爷来了！”侍从一面跑过来一面叫道。

那贵族没料到待在情人身边的时间会这样短促，对伯爵如此神速感到吃惊，他匆匆吻了吻他的情人，她也不予拒绝。

“晚上见！”他边说边溜出经堂。

借着黑暗，这情人绕过一个又一个柱子，穿过教堂里一个个大圆柱投下的长长的阴影，到达正门。一个年老的司教会教士马上从忏悔室走出来，来到伯爵夫人身旁，轻轻把栅栏门关好，那侍从庄重地、带着杀人不眨眼的人才有的那种镇定在栅栏门前踱来踱去。强烈的光亮预示伯爵来了。几个朋友和擎着火把的随从陪伴着他，他手里拿着一把出鞘的长剑，阴沉的双眼仿佛要穿透浓重的黑暗，搜遍大教堂最幽暗的角落。

“爵爷，夫人在这儿。”侍从迎上前去对他说。

圣瓦利埃爵爷看到他的妻子跪在祭坛脚下，司教会教士站着，念着祈祷。看到这幅景象，他猛烈地摇晃着栅栏，好象要给自己的狂怒火上添油。

“您在教堂里，手中却拿着一把出鞘的长剑，要干什么？”司教会教士问。

“神甫，这位先生是我的丈夫。”伯爵夫人回答。

教士从袖管里掏出钥匙，打开了经堂的门。伯爵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扫视着忏悔室，然后走了进去；他开始倾听大教堂里的一片寂静。

“先生，”他妻子对他说，“您应该感谢这位可敬的司教会

教士，是他让我暂避到这儿的。”

圣瓦利埃爵爷气得脸色苍白，不敢正视他的朋友们，他们跟到这儿来，与其说是帮助他，还不如说是要耻笑他；临走的时候，他简短地迸出这句话：“感谢上帝，我的神甫，我有法子报答您的！”

他挽起妻子的臂膀，也不让她向司教会教士行完礼；他对随从打了个手势，对陪伴他来的朋友一句话也不说便走出了教堂。他的一言不发包含着凶狠的意味。他急于回家，一心琢磨发现真相的方法，他穿过曲曲弯弯的街道，这是把大教堂同掌玺大臣府正门分隔开来的那几条街；漂亮的掌玺大臣府，是掌玺大臣儒维纳尔·德·于尔森新近修建的，坐落在一个古代堡垒的旧址上，这堡垒由查理七世赐给这个忠心的臣仆，以褒奖他的光荣业绩。从那时起，这里就开辟了一条街，名叫掌玺府路，以纪念在此居住多年的掌玺大臣。这条路把老图尔城同新堡村连接起来，新堡村有座著名的圣马丁修道院，为数不少的国王都是这修道院的普通教士。近百年来，经过长期的讨论，这座村落终于归并到城里。毗邻掌玺府路的、如今构成现代图尔城中心的许多街道，那时都已经建成；但最漂亮的府第，特别是财政总监克桑库安的府邸，就坐落在新堡镇上；这房子如今还在商业街。圣瓦利埃老爷的持火炬的随从，正是通过这新堡镇，把伯爵带往紧傍着卢瓦尔河的镇子；伯爵机械地跟随着家人，不时阴沉地瞥一眼他的妻子和那个侍从，想抓住他们之间互相串通的一个眼色，那就会多少明白一点这次倒霉的遭遇了。伯爵终于到达桑树路，他的住宅就在那

儿。一行人进了屋，沉重的大门关上以后，这条当时住着几个领主的狭窄街道上便笼罩着一片死寂，因为这个城市新区紧靠着普莱西——国王的行宫，廷臣们只需一会儿就可以走到国王那里。

这条路的最后一幢房子，也是城里最靠边的一幢，是属于柯内留斯·霍格沃斯特老板的，他是布拉班特^①的老商人，国王路易十一在金融交易上很信任他；路易十一的狡滑政策，需要在国外从事金融交易。

圣瓦利埃伯爵为了对妻子实行专制，把家安置在与柯内留斯老板的住宅相连的一幢府第中。这一带地形可以解释清楚这种局面能给一个嫉妒鬼带来多少好处。伯爵的房子叫普瓦蒂埃府，北面有座花园，边上是围墙和堑壕，那是以前的新堡村用作城垛的，沿着墙和堑壕，横亘着一道堤岸，是路易十一新近在图尔城和普莱西之间修筑的。这一面有狗守卫着住宅的进口；在东面，一个大院子将住宅同邻屋隔开；西面就靠在柯内留斯老板的房屋上。正面朝南临街。这个多疑和狡黠的爵爷，他的府第有三面突出在外，只有布拉班特人那幢房子里的人才能偷袭进去；那幢房子的顶楼和石砌承溜同普瓦蒂埃府的互相衔接。临街的窗户是在石头中凿开的，非常狭小，安装着铁条；门是拱形的，十分低矮，如同最古老的监狱里的小窗洞，结实到万无一失。一只作上马石用的石凳，安放在门楼旁边。看到柯内留斯老板和普瓦蒂埃伯爵住房的侧面，真

① 布拉班特，比利时城市名。

会以为这两幢房子是同一个建筑师修造的，而且是专门为专制暴虐的人而建造的。这两幢房子外表都阴惨惨的，活象小碉堡，满可以长期守卫，成功地抵御愤怒的民众的进攻。房子的四角有小塔楼卫护，正象古物爱好者今日在拆房人的锤子还没有触及的某些城市里所注意到的那样。门窗上的猫眼洞都很窄小，能给予包铁皮的护窗板和房门以惊人的抵御力。在这混乱的年代，暴动和内战频繁，所有这些小心设防就都可以得到充分解释。

圣马丁修道院的钟楼一敲过六点，伯爵夫人的情人已走过普瓦蒂埃府前，他稍停片刻，倾听低矮的大厅里伯爵一家人吃晚饭发出的声音。他根据自己的推断，朝心上人所在的房间瞥了一眼，然后走向邻屋的门口。一路上，年轻贵族听见家家户户都传出节日晚餐的欢笑声，凡是没有关严的窗户都漏出亮光，壁炉烟囱冒着烟，香喷喷的烤肉味使街道也充满欢乐。祈祷一过，全城便活跃起来，到处发出言语难以描绘的窃窃私语声，只能凭想象才能更好地领会。可是在这一隅，却笼罩着一片死寂，因为在这两幢住宅里，住着两个有偏执狂的人，他们从来也不享乐欢宴。再过去，田野里万籁俱寂；在圣马丁修道院钟楼的阴影下，这两幢房子也悄然无声，同别的房屋隔开，坐落在街道最曲折的尽头，活象一所麻疯病院。对面那所房子是关押犯人的，关得严严实实。一个年轻人，面对这突兀的对比，很容易感受到强烈印象。因此，在投身于这困难重重的冒险之前，年轻贵族站在伦巴第人的屋前沉思起来，回想起关于柯内留斯老板生活中的一个个故事；这些故事曾引起

伯爵夫人异乎寻常的恐惧。那时，一个军人，甚至一个情人，大家听到闹鬼这个词都会浑身发抖。对怪异的事情不予置信，或者对奇妙的故事无动于衷的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圣瓦利埃伯爵夫人是路易十一当王太子时，和萨斯纳热夫人的私生女；她的情人，不管多么大胆，在走进一所闹鬼的房子之前，也得瞧它两眼。

柯内留斯·霍格沃斯特老板的故事，可以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个伦巴第人会让圣瓦利埃爵爷产生安全感，为什么伯爵夫人会表现出恐惧，为什么这个情人会止步犹豫。为了使十九世纪的读者充分了解，有些表面上平淡无奇的事件怎样会变得异乎寻常，同时让他们体会到旧时代的可怖，我们有必要暂时中断这篇故事，迅速回顾一下柯内留斯老板的奇异经历。

柯内留斯·霍格沃斯特原是根特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因与勃艮第公爵查理交恶，才到路易十一的宫廷来寻求保护和栖身之所。国王感到他能够从一个与弗朗德勒、威尼斯和东方的主要商号有联系的商人身上得到好处，便封柯内留斯老板为贵族，让他加入法国籍，给他以宠幸，这在路易十一来说，是很罕见的。而且这个弗朗德勒商人喜欢国王的程度，和国王喜欢他的程度不相上下。这两个人都狡猾、多疑、吝啬，一样有心计，一样有学问，在当时显然都高人一筹。他们彼此极其了解；这一个既可以丢掉又可以马上捡起他的良心，那一个既可以抛开又可以马上恢复自己的虔敬，都同样的易如反掌；他们爱着同一个圣母，一个是出于信念，另一个是出于逢迎；末了，如果相信奥利维埃·勒丹和特里斯唐嫉妒的说法，国王还

到伦巴第人家里去消遣取乐，就象路易十一平时那样玩乐。传闻中特意说到，这个生性淫邪的国王并不满足于挥霍。尽管国王这个主顾趣味多变，老布拉班特商人总能让他得到满足，不用说，内中既有乐趣，又有利可图。

柯内留斯在图尔城已住了九年。九年来，他家发生了几件非同小可的事件，使他成了众矢之的。刚来的时候，他修理房子花费了大笔款子，为的是把财宝放置在安全的地方。城里的锁匠秘密地为他制作了新发明的门锁，他为把锁匠领到家里，并确保他们守口如瓶所采取的古怪的谨慎措施长期以来成为千百个奇妙故事的题材，为图尔人的晚间闲谈增添了魅力。这老人令人惊异的巧妙手段，使人想象他拥有东方传说那样的财富。这个地方是法兰西故事的故乡，讲故事的人把弗朗德勒商人的家杜撰成金银珠宝砌成的房间，同时还把这巨大财产的来源归之于缔结了有魔法的条约。柯内留斯老板从前随身带来两个弗朗德勒男仆，一个老妇人，外加一个面目清秀和蔼的年轻学徒；这小伙子充当他的秘书、出纳、总管和信使。他安顿在图尔的第一年，家里发生了一次大偷窃案。司法调查证明，是家里人作案的。老吝啬鬼将两个男仆和他的伙计关进了监狱。小伙子身体羸弱，拷问时受不了苦而死去，但他一直矢口否认，说自己是无辜的。两个男仆为逃避受刑而招认了罪行；但当法官盘问他们偷走的钱放在哪里时，他们却哑口无言，于是又受拷问，被判处了绞刑。上绞架时，两人都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但上绞架的人向来都是如此。图尔人很长时间都在谈论这件奇案。罪犯都是弗朗德勒

人，因而这两个不幸的人和年轻伙计引起的兴趣很快就消散了。这时战争和动乱不断引起激动，当日的惨剧会使昨天的事件黯然失色。柯内留斯老板对三个仆人的死倒也无所谓，他对自己遭受的巨大损失更感忧伤，目前只有他的姐姐——那个老弗朗德勒女人同他相处。他得到国王的恩典，可以支使国家的信使去办理他的特别事务。他把几匹骡子放在邻近的骡夫那里，从那时起，便生活在茕茕孤独之中，他只同国王见面，并通过犹太人的渠道做买卖，这帮人都是能掐会算的，他们忠实地为他服务，以便得到他强有力的庇护。

这件怪事过后不久，国王亲自给他的老托索尼埃(torçon-nier)物色了一个年龄不大的孤儿，柯内留斯老板对他关怀备至。路易十一亲切地称柯内留斯老板为托索尼埃，这个古老的名字，在圣路易统治时期意为高利贷者，收税人，用强暴的方法盘剥大众的人。形容词托雄纳尔(tortionnaire)^①还残留在司法界，可以给托索尼埃这个字作个注脚，如今这个字往往写成托西奥纳(tortionneur)。可怜的孩子细心周到地忙于伦巴第人的事务，懂得怎样讨他欢心，也得到他的宠爱。一个冬夜，英国国王为安全起见放在柯内留斯那里的值一万埃居的钻石被偷走了，怀疑落到孤儿身上；路易十一对他表现得特别严厉，因为他早先曾对孤儿的忠诚负责。因此，经过大法官的简短审讯之后，不幸的孩子就上了绞架。当时没有人敢到柯内留斯老板那里去学银行业务和兑换。然而，城里有两个

① 原意为暴虐的施刑者。

年轻人，名誉很好，渴望能发家致富，先后来到他家。巨额的偷窃同接纳这两个年轻人在时间上刚好巧合；作案的情况和方式都清楚证明，盗贼同住在房子里的人是暗中串通的；这就不能不对新来者提出指控了。布拉班特商人变得越来越多疑和爱报复，他马上把了解到的情况告知路易十一，路易十一责成大法官查清此案。每个案情都审理得十分迅速，了结得则更加迅速。图尔人出于乡土观念，暗中都在指责特里斯唐断案过于匆忙。两个年轻人无论是否有罪，都被看成受害者，而柯内留斯则是一个刽子手。办丧事的两家人受到尊敬，他们的诉冤，人人都侧耳细听。推测来推测去，人们终于相信，被国王的银器商送上绞刑架的那些人，都是无辜的。有的人认为：残忍的吝啬鬼要仿效国王，企图把恐惧与绞刑架置于众人和他之间；他从来没有被偷窃过；这几次凄惨的行刑是出于冷酷的算计，他想这样一来就可以对自己的财宝高枕无忧。民间这些流言最初的效果，是孤立了柯内留斯；图尔人把他看作瘟神，管他叫高利贷恶鬼，管他的住宅叫凶宅。即使伦巴第人能找到敢去他家的外地人，全城居民也能用舆论加以拦阻。那些对他最有利的言论，也不过是把他看作一个不祥的人罢了。他使有的人产生本能的恐惧，使另一些人肃然起敬，那是对无限权力或金钱才有的敬意；对其他一些人，他具有神秘的魅力。他的生活方式，他的面貌，以及国王的恩宠，都可以证明有关他的故事的真实性。

自从迫害他的勃艮第公爵死后，柯内留斯常常到国外去旅行；他外出的时候，国王便派他的苏格兰卫队守卫这个银行

家的住宅。国王这种关怀使大臣们得出这样的想法：老人把他的财产事先遗赠给路易十一了。高利贷者深居简出，宫廷显贵倒常常拜访他；他很慷慨地借钱给他们，但脾气却很怪僻：在某些日子，他连一个巴黎铜子儿^①也不给他们；第二天，却又借给他们巨额款子，不过利息可观，押金很高。但他是个好天主教徒，规规矩矩去听祈祷，早早就来到圣马丁修道院；他长期租下一个经堂，这样，他就与别的基督徒分开了。另外，当时有句民间谚语，在图尔流传了很久，谚语说：“你在伦巴第人面前走过，就有横祸飞来。”你在伦巴第人面前走过，意味着猝然而至的灾祸，不可抗拒的忧愁和破财。甚至在宫廷里，人们也认为柯内留斯有这种致命的法力，意大利、西班牙和亚洲的迷信称之为毒眼。路易十一的可怕权力象一件大衣盖在这幢房子上面，否则一有机会，人民就会捣毁桑树路这幢凶宅。然而柯内留斯家最先在图尔栽种的几棵桑树都被推倒了；图尔人那时都将他看作是个精灵。看来民心还真是不可小瞧啊！

有几个显贵在国外遇见过柯内留斯老板，看见他心情愉快都很吃惊。在图尔，他总是阴沉而耽于梦幻；但他总要回家。有股不可解释的力量把他拉回到桑树路他那黑洞洞的房子。有如蜗牛的生命同外壳紧密相连，他向国王承认，惟有待在蚌壳形的石头下和他那上了门栓的小巴士底狱里，他才感到舒适，他明明知道，只要路易十一驾崩，这里对他就是世界

① 当时巴黎铸造的铜子(辅币)比图尔铜子的价值低。

上最危险的地方。

“魔鬼取乐拿托索尼埃老爹的钱开销呢，”圣徒节的前几天，路易十一对他的理发师说，“他又在抱怨被人偷了。但他再也不能吊死任何人了，除非自己上绞刑架。这个老家伙来问过我，昨天他想卖给我的那串宝石项链，我有没有随手带走？我对他说：‘上帝！我可以随便要的东西，怎么会偷？’”

“他害怕了？”理发师问。

“吝啬鬼只怕一样东西，”国王回答，“托索尼埃老爹知道得一清二楚，我不会无缘无故硬拿他的东西，否则我就不公正了，我从来只做有理的事和一定要做的事。”

“老家伙过分相信您了。”理发匠说。

“你以为事情真是这样，嗯？”国王对理发师狡猾地瞥了一眼。

“真是活见鬼，陛下，您同魔鬼平分的这份遗产很可观呢。”

“够了，”国王说，“别把坏念头安到我身上。比起所有那些我让他们发财致富的人，这老头要忠心得多，可以说，他一丝一毫不欠我的情分。”

两年来，柯内留斯老板同他的老姐姐单独生活，她被人看成女巫。附近一个裁缝说在夜间曾看见她站在屋顶上，等待着赴巫魔夜会的时刻到来。尤其因为老吝啬鬼把她关在一间房里，窗户都安装了铁栅，这件事就更显得不同寻常了。柯内留斯越来越老，总是失窃，他一直担心受人欺耍，因此他恨一切人，除了国王，那是他非常尊敬的。他陷入过度的愤世嫉俗

之中。同大多数吝啬鬼一样，他对金子的狂热，那种仿佛真要把这种金属吸收到体内的愿望，变得越来越深切和与日俱增了。甚至他的姐姐也引起他的疑心，虽然她也许比自己兄弟更吝啬，更撙节，在别出心裁的小气方面，她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呢。因此，他俩能生存下来就有某种可疑和神秘的因素。老妇人很少到面包铺去买面包，很少在市场上露面，以致最不轻信的观察家，最后都以为这两个怪人掌握了某种生活奥秘。懂点炼金术的人则说，柯内留斯老板会炼金子。学者认为他找到了万应灵丹。很多乡下人听到城里人介绍，都把柯内留斯看成神怪，有些人还好奇地跑去看他府第的外观。

那贵族坐在柯内留斯老板住宅对面的长凳上，轮番瞧着普瓦蒂埃府和凶宅；月亮的清辉给建筑的凸出部分镶了边，光和影的混合使雕刻的凹凸部分象上了彩色似的。洁白的光辉任意变幻，给这两幢建筑蒙上了不祥的面貌；仿佛大自然也在助长这种笼罩在这住宅之上的迷信气氛。所有把柯内留斯变成一个令人好奇的可怕人物的传说，年轻人都一一回忆起来。尽管他出于强烈的爱情，决意要进入这幢房子，在里面一直待到计划完成，但他还是在行动前的最后一刻，犹豫着究竟要不要这样铤而走险。有谁在一生的严重时刻，不爱聆听一下预感，估量一下未来的深渊呢？年轻人真心实意地爱着，他只怕来不及得到伯爵夫人爱情的支配^①，就一命呜呼了。他心里默默地考虑着，竟想得入了迷，居然感觉不到腿部和房子凸出部

① 中世纪骑士以受贵妇人的支配为荣。

分呼啸而过的冷风。他要进入柯内留斯家里，就得改名换姓，同他已经脱下贵族漂亮衣装的身分相符。遇有不测，他也不能要求履行他出身的特权，或者得到朋友的保护，否则就会无可挽回地失去圣瓦利埃伯爵夫人。如果老爵爷怀疑到有个情人深夜前来相会，他是做得出把她关在铁笼里，用慢火烤死，或者把她关在某个坚固的宫堡深处，天天折磨她，直至把她弄死的。这贵族看着自己身上乔装打扮的破旧衣服，不禁有点自惭形秽。看到身上的黑皮腰带，蠢笨的鞋，羊毛围身，粗呢裤子，灰呢紧腰外套，他觉得自己象个最可怜的捕快协理。对十五世纪的贵族来说，扮演一个身无分文的市民，放弃本阶级的特权，那就无异于寻死一样。可现在，他就要爬上那幢宅邸的屋顶，他的情人正在屋里啜泣，他要从烟囱爬下去，或者飞快地从回廊顶上越过，从这个承溜跳到那个承溜，然后到达她房间的窗下；他要冒着生命危险才能来到她身边，她坐在熊熊炉火前的锦缎靠垫上，阴险的丈夫打着瞌睡，发出的呼噜声更增加他们的欢乐；他们为了最大胆的一吻，敢于向天地挑战；说一句话都要危及生命，或者至少要引起一场血腥的战斗；所有这些火热的想象，这件事所包含的浪漫传奇般的危险，使年轻人下定了决心。在那种时代的狂热和骑士精神鼓舞下，他这番苦心所得代价越低——很可能只能再吻一次伯爵夫人的手，他就越迅速地下决心去尝试这一切。他毫不考虑经历这样的千难万险，伯爵夫人会不会拒绝给他最温馨的爱情欢乐。这次冒险实在险阻重重，太难以实现，却反倒使他非要去完成不可。

这时，城里所有的钟都敲响了，回家休息的时候到了，这条法律本来早就废止不用，但在外省，人们因循守旧，一切都消失得很慢。尽管灯火不灭，但各區区长却下令在街上拉起铁链。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了，有些迟归的市民，成群结队地行走，仆人们提着灯笼，武装到牙齿，他们的脚步声在远处回响；不一会儿，封锁得密密匝匝的城市似乎睡着了，对于坏人的袭击，可担心的只有屋顶这一方面。那时，家家的顶楼都是夜间穿梭往来的通道。在外省，甚至在巴黎，街道非常狭窄，盗贼可以从一边跳到另一边。据当时的回忆录所载，国王查理九世年轻时把这危险的行当长期当作娱乐消遣。

那贵族担心拜见柯内留斯老板时间太晚，便起身去敲凶宅的大门。瞅着大门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被某种幻觉吸引住了，当时的作家把这种幻觉称做异象。他揉了揉眼睛，仿佛要看清一点，在这一瞥中，他的心头掠过千百种不同的情感。在这扇门的两边，各有一张人脸，镶嵌在一个象枪洞口的两根铁棍之间。起先他把这两张脸看作雕刻在石头上的滑稽脸谱，上面满是皱纹，有棱有角，凹凸不平，骨突耸起，木然不动，颜色黄褐；但寒冷和月光使他分明看到那两只酱紫色鼻子由于呼吸翕动而喷出的淡淡的白雾；他终于看到，每张扁脸的眉毛的阴影下，都有两只蓝瓷样的眼睛，投射出明亮的火焰，活象卧在树丛中听到围猎呼喊声的狼的双眼一样。不安的目光向他扫来，死死盯着他，他观察着这奇异景象的时候，遇上了这眼光，心中不禁微微一颤，犹如一只鸟儿受到扒在那儿窥伺它的一群猎狗袭击，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这两张脸，紧紧

绷着，疑虑不安，不用说，这就是柯内留斯和他姐姐的面孔。那贵族假装要看看自己到了哪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在月光下尽力辨认上面写着的一处住址；然后，他径直走到高利贷者的门口，叩了三下，声音在屋里引起回响，听来好象是在一个地窖的入口。一道微弱的亮光穿过门楼，在一个坚固异常的小铁栅后面，有只眼睛闪闪发光。

“是谁？”

“是布鲁日的奥斯特兰克派来的。”

“您要干什么？”

“要进来。”

“您叫什么？”

“菲利浦·古勒努瓦。”

“有引荐信吗？”

“在这儿！”

“从这个箱缝里塞进来吧。”

“缝在哪儿？”

“在左边。”

那位菲利浦·古勒努瓦将信从铁箱缝投进去，缝就在那象枪眼的洞口下面。

“见鬼！”他心想，“看来就因为国王到这儿来过，所以他象在普莱西一样，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措施。”

他在街上等了将近一刻钟。之后，他听到柯内留斯对他姐姐说：“把门上的暗洞关上。”

可以听到在大门顶下回响着锁链的银铛声。菲利浦听到

门栓在拉动，锁眼嘎吱作响；最后，一小扇低矮的包铁皮的门打开了最小的角度，只有瘦子才能侧身而过。菲利浦几乎要挂破衣服，他不是走进来，而是挤进这凶宅的。

一个没牙的老女人，鬼样的脸孔，两道眉毛活脱是小锅的两个提耳，她的鼻子和翘起的下颏之间，恐怕连一颗核桃也放不了；脸孔苍白，病容满面，两鬓内陷，仿佛全身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她一声不响领着这个所谓异乡人来到一个低矮的大厅，柯内留斯小心地在背后跟着。

“您坐在这儿，”她向他指着一张三脚凳，凳子放在一个有雕刻的、石砌的大壁炉的边角上，清洁的炉膛没有生火。

壁炉的另一边放着一张曲腿核桃木桌，桌上有个碟子，盛着一只鸡蛋，还有十到十二小片硬邦邦的干面包，那面包切削得真是吝啬到家了。室内有两张凳子，老女人坐在其中一张上，表明两个吝啬鬼正在进晚餐。柯内留斯走过去把两个铁护窗推上，不用说，这是把窥视窗关好，刚才他就从这窗张望街上，张望了很久；然后他回来重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个所谓菲利浦·古勒努瓦看着姐弟二人庄重地轮流把面包片蘸一蘸生鸡蛋，动作精确，如同士兵们把勺子放到大锅里的时间相等一样，他们仅仅是蘸一下生鸡蛋，看准面包片的数目，刚好把生鸡蛋蘸完。这场技艺操演静悄悄地进行着。柯内留斯一面吃饭，一面观察着这个假学徒，那种专注，那种锐利，同他在估量古钱币时一模一样。菲利浦感到有一件冰雪大衣落在他的肩上，他想打量一下周围；但爱情冒险给了他一种狡狴，他忍住了，连墙壁也不去偷偷瞥上一眼；他懂得，要是给柯内

留斯看到了，他是不会让一个好奇的人留在他家里的。因而他仅仅有时谦卑地瞧一下鸡蛋，有时瞧一下老姑娘；有时端详着这个未来的师傅。

路易十一的银器商很象他的国君，他甚至学会了国王的某些手势，那些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的人，往往都会这样。弗朗德勒人的粗眉毛几乎把眼睛也盖住了；可当他略略抬起眼睛的时候，就闪射出明亮的目光，洞人肺腑，充满力量，这是习惯于安静的人的目光，对于他们，积聚起内心力量的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薄薄的嘴唇，直上直下的皱褶，使他有一种精明到难以令人相信的神态。脸庞的下半部有点近似狐狸；高高隆起的前额布满皱纹，仿佛显露着崇高优美的品质和心灵的高贵，由于经验的制约，他不会过分冲动，生活中得到的残酷教训，无疑已埋入这个怪人最隐蔽的深处。然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吝啬鬼，他的情欲无疑包藏着深刻的享受和隐秘的观念。

“威尼斯古金币是什么兑换率？”他突然盘问这个未来的学徒。

“在布鲁日是四比三；在根特一对一。”

“莱斯戈的货运费是多少？”

“三个巴黎铜子。”

“根特没有什么新闻吗？”

“利旺·德·埃尔德的兄弟破产了。”

“啊！”

情不自禁发出这声感叹以后，老人把他的一件长袍盖住膝盖，这种长袍是黑丝绒料子，前开襟，宽袖，无领，华丽的衣

料已油光可鉴。这件曾经算得上很漂亮的衣服是他从前当分产法庭庭长时穿的，就是这个职务给他招来了勃艮第公爵的敌意；现在这件衣服只剩下一幅破布了。菲利浦一点儿不觉得冷，却在那身破旧衣服底下冒着冷汗，生怕被盘问其他问题。他救过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前一天刚简单地指点过他，凭着犹太人对柯内留斯的举止习惯了如指掌，也凭着他自己的记忆，总算能对付到现在。在最初情感冲动的时候，他还没有考虑到这么多，现在他开始看到事情的全部困难了。可怕的弗朗德勒人威严庄重，不慌不忙，对他起了镇慑作用。他觉得自己被禁闭起来，仿佛看见大法官在柯内留斯老板的命令下，准备好了各式各样的绳索。

“您吃过晚饭了吗？”银器商问话的口吻意味着：别在这儿吃晚饭！

尽管她的兄弟是这种声调，老姑娘还是抖抖索索起来，她瞧着桌旁这个年轻人，似乎在估量这个人有多大食量，她于是带着假惺惺的微笑说：“您真是名实相符呀^①，您的头发和胡须比魔鬼的尾巴还要黑！……”

“我吃过晚饭了。”他回答。

“那么，”吝啬鬼接着说，“您明天再来找我吧。我早就习惯不用学徒了。再说，黑夜会给我出主意。”

“唉！先生，以圣巴逢的名义起誓，我是弗朗德勒人，在这儿我什么人也不认识，街上已经拉起铁链，我会被关进监狱

① 他的假名古勒努瓦含有黑色幽灵之意。

的。”他怕自己的话过于热烈冲动，便补上一句：“不过，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我马上就走。”

他的发誓对老弗朗德勒人起着奇怪的作用。

“好吧，好吧，以圣巴逢的名义，您就睡在这儿吧。”

“不过，”他的姐姐吓慌了。

“别说了，”柯内留斯反驳说，“有了那封信，奥斯特兰克要对这个年轻人负责的。”

“奥斯特兰克不是有十万利勿尔在我们这儿吗？”他俯在他姐姐的耳旁说，“这是一笔保金！”

“要是他偷了你那套巴维耶尔的首饰呢？你瞧，他不象一个弗朗德勒人，更象一个小偷。”

“嘘，”老头尖起了耳朵。

两个吝啬鬼谛听着。“嘘”声之后不久，在城堙的那一边，有几个人的脚步声不太明显地在远处回响着。

“是普莱西的巡逻队。”他的姐姐说。

“哦，你把学徒房间的钥匙给我吧。”柯内留斯说。

老姑娘伸手想去拿灯。

“难道你要让我们孤零零地没有灯？”柯内留斯叫了起来，尽量让人领会他的声调，“你这么大岁数，居然还没学会走路不要照明。拿把钥匙就这样困难？”

老女人懂得这些话中隐含的意思，于是走了出去。菲利普·古勒努瓦瞧着这个奇怪的女人走到门口，他趁师傅没看见，偷偷瞥一眼这个厅堂。厅堂安装着齐肘高的橡木护壁板，墙壁蒙上黑斜纹的黄牛皮；最吸引他注意的，是一支火绒手

枪，外加一把玩赏的长匕首。这可怕的新式武器就放在离柯内留斯不远的地方。

“您打算怎样学做生意？”高利贷者问他。

“我钱很少，”古勒努瓦回答，“不过我懂得一些窍门。如果我替您挣一个马克，您只要给一个铜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吝啬鬼重复着，“这够多的了。”

说到这儿，那老女巫回来了。

“来吧。”柯内留斯对菲利浦说。

他俩来到门楼下，登上螺旋形的石梯，那圆形的楼梯间就在一个高高的小塔楼的大厅旁。走到第二层，年轻人就站住了。

“还没到呢，”柯内留斯说。“见鬼！这一层是国王玩乐时居住的地方。”

建筑师把学徒的住室设在这个螺旋楼梯通上塔楼的尖顶下；这是一个圆形的小房间，全用石块垒成，阴森森的，毫无装饰。这个塔楼位于楼房正中，楼前的天井同外省的所有院落一样，狭窄而幽暗。穿过安着铁栅的拱顶，可以看到尽里头是个荒瘠的花园，只有几棵桑树，不用说，这是柯内留斯料理的。多亏月光明亮清澈，透过楼梯空档射进来的光亮，使那贵族看清了房里的一切。一张破床，一把凳子，一只水瓮和一只快散架的食橱，就是这间住室的全部家具。正方形的小窗口，沿着塔楼外墙的凸形装饰，等距离开设，从这幢幽雅建筑的品类来看，无疑也就是一种装饰了；亮光就从这些窗口射进房里。

“这就是您的住房，简单，牢固，睡觉的用具一应俱全。晚

上好！不要学别人的样，从房里出去。”

柯内留斯向他的学徒瞥了含意无穷的最后一眼，然后把门关上了，钥匙转了两转，随后他把钥匙带走，下楼去了，留下年轻贵族在那儿目瞪口呆，有如铸钟匠发现模具里一无所有时那样。他孤身一人，没有灯光，坐在凳子上。就是这间顶楼，在他之前的四个人出去时都上了绞架，他觉得自己在这儿就象一头野兽困在一个口袋里。他跳到凳子上，挺直身子，踮起脚尖，想够着上面的小窗口，白濛濛的亮光就从那儿照射下来。他眺见了卢瓦尔河，圣西尔美丽的山坡和普莱西幽黯的奇异景致，那儿，有几个窗户的缝隙里，闪烁着稀稀落落的亮光；远处，铺展着图尔近郊美丽的田野，还有银光闪闪的河面。这美丽的大自然的每一层次都有着无人知晓的妩媚：玻璃、水面、屋顶，都如同宝石一样，在跳荡的月光下闪烁发光。年轻贵族禁不住心头一阵激动，又甜蜜，又忧郁。他自言自语说：“这会不会是诀别呢！”

他待在那儿，这次冒险他早就预料到会有强烈的刺激，现在他已经尝到滋味了，他沉浸在惊惶恐惧之中，犹如囚犯还存着一线希望时那样。每遇到一个困难，他的情人就增加一分美丽。对他来说，她不再是一个女人了，而是透过欲望的炭火隐约可见的超自然的存在。他似乎听见普瓦蒂埃府那儿发出微弱的喊叫声，于是他清醒过来，回复到现实的处境之中。

他重新坐在床上，思前想后。这时他听到螺旋形楼梯发出轻微的窸窣声，于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老妇人说：“他睡着了！”这几个字传到他的耳朵里。楼房建筑师没有料到，一点

儿声音都会在学徒的房间引起回响，因而吝啬鬼和他的姐姐窥伺他时的一举一动，这个假古勒努瓦都没有漏掉。他脱了衣服，躺下睡觉，佯装睡着了；他的两个主人在楼梯上窥视他的时候，他正在考虑走出这牢笼进入普瓦蒂埃府的办法。

约莫十点钟时，柯内留斯和他的姐姐深信他们的学徒睡着了，便退回到自己房里。那贵族细细辨认这两个弗朗德勒人远去的微弱脚步声，估摸出他们住的地方；他们该是住在第三层。同当时所有的房屋一样，这一层是加盖在楼房平顶上的，窗户上端有三角形的装饰，雕刻华丽。屋顶四周围着栏干，遮住了接水的承溜，溜口象鳄鱼嘴一样，从这里把雨水一直喷到街上。那贵族象只猫一样，仔细研究过地形，想找到一条从塔楼到达屋顶的通道，他打算攀住承溜嘴越过去，翻到圣瓦利埃夫人的房间；但他没有想到，小塔楼的窗户太小，他钻不出去。于是他决定从螺旋形楼梯当中的窗口爬到屋顶上去，这扇窗照亮着第三层的廊柱。要实现这个大胆的计划，就必须先走出这房间，可是柯内留斯已经把钥匙带走了。年轻贵族出于谨慎，随身带着一把匕首；从前决斗时，如果对手哀求结果他性命，需要痛痛快快给他一刀，用的就是这种匕首。这件可怕的武器一侧锋利得象剃刀，另一侧呈锯齿形，但齿尖同匕首刺进人体的方向相反。那贵族打算用匕首锯断锁边的木头。万幸的是，锁框露在外面，由四个大螺丝钉固定住。他不需要费多大劲，就能用匕首卸下这禁闭着他的锁框。然后他把螺丝钉小心翼翼地放在食橱上。

将近午夜时，他感到可以自由行动了，便脱了鞋，下楼去

熟悉地形。突然，他看到有条走廊的门洞开着，不禁大吃一惊；这条走廊通往好几个房间，尽头有一个窗口，正对着一道峡谷似的地方，那是普瓦蒂埃府和凶宅相连的屋顶形成的。这时他的快乐真是无法形容，他马上对圣母许愿，要在图尔著名的埃斯克里廖教区献上一台赞颂她的弥撒。

察看过普瓦蒂埃府又高又大的烟囱后，他想要回去取匕首；可他瞥见一道亮光把楼梯照得明晃晃的，不禁恐惧得颤抖起来。他看到柯内留斯穿着宽袍子，拿着灯，睁着双眼，站立不动，象幽灵一样出现在走廊口上。

“如果打开窗，跳上屋顶，他会听到我的声响的！”那贵族这样想着。

这可怕的柯内留斯一直往前走着，象罪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时刻一样。在这紧急关头，古勒努瓦得到爱情的帮助，完全清醒过来；他向一个门洞扑去，挤在角落里，等待吝啬鬼走过去。高利贷者把灯擎在前面，刚好站在那贵族一口气就能吹到的地方，灯被吹灭了。柯内留斯含含糊糊地嘟囔着，用荷兰话骂了一句；然后按原来的方向回去了。那贵族跑回原来的房间，带上武器，又来到那个幸运的窗口。他轻轻地打开窗，跳上了屋顶。一旦自由自在地待在天幕底下，他感到浑身都瘫软了，他是多么幸福呀；也许正因为危险或此行的大胆，才使他产生极度的激动，因为成功往往如战斗一样，充满了艰难险阻。他靠在承溜上，快乐得颤抖不已，一面思忖着：“从哪根烟囱进去，我才可以下到她房里呢？”每根烟囱他都瞧过了。出于爱情的本能，他用手去摸，看看哪根里面生过火。这个大

胆的贵族作出判断之后，便把匕首插入两块石头的接合处，把软梯的一头挂上面，然后把软梯从烟囱口扔下去，他对刀刃的精良深信不疑，没有丝毫胆怯害怕，一下子便到达情人的房里。他不知道圣瓦利埃是醒着还是睡着，但他决意要把伯爵夫人搂在怀里，哪怕要付出两个人的生命！他轻轻地把脚踩在热灰上，加倍小心地弯下身来，他看到伯爵夫人坐在一张靠椅上，在灯光下，那胆小的女人因幸福而变得煞白，心房卜卜乱跳，她用手指着圣瓦利埃，他睡在床上，离她只十步远。请相信，他们热烈的、无声无息的接吻，只在他们的心里引起回声！

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路易十一望过弥撒，正从教堂出来，半道遇上了柯内留斯。

“老伙计，祝你好运。”他举了举帽，没有多说。

“陛下，我愿意付出一千金埃居，好得到您片刻的接见，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偷宝石项链和所有首饰的偷儿……”

“那咱们就来看看吧。”路易十一说着，走进了普莱西的庭院，后面跟着他的银器商，御医库瓦蒂埃、奥利维埃·勒丹和他的苏格兰卫队长。“把你的案子说给我听吧。按你的办法，我们又得判一个上绞架的人了。不是吗，特里斯唐？”

那位大法官正在庭院里来回踱步，他慢慢走过来，就象一条洋洋自得、忠实听命的狗。这群人在树下停住了脚步。国王坐在一条长凳上，廷臣在他面前围成半圆形。

“陛下，一个假冒的弗朗德勒人把我要得够呛。”柯内留斯说。

“那这个人一定很狡猾啰。”路易十一摇晃着脑袋说。

“噢！是的，”银器商回答，“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能引你上钩。奥斯特兰克在我这儿存了十万利勿尔，他推荐给我这个穷小子，我怎能不相信呢！我敢打赌，犹太人的签名是伪造的。陛下，总之一句话，今天早晨，我发现您那么欣赏的那些首饰都没了，真是漂亮好看的首饰啊。陛下，现在却被人偷走了！偷走了巴维耶尔选侯的首饰！这些叫化子什么也不放在眼里，您要不注意，他们会把您的王国都偷走的。我一上楼到这个学徒的屋里，就知道他在偷窃方面是个老手。这回，我们可不缺少证据。他把锁上的螺丝都卸了下来；但他回到房里，已经没有月光了，他找不全螺丝！凑巧我进门时，感到脚底下有一颗螺丝。他睡着了，这个臭要饭的，他太疲倦了。各位先生，你们想想看，他是从烟囱下到我的房间里的。明天，不，就在今天晚上，我要在烟囱口装上铁条。同窃贼打交道，总能学到一点东西。他身上带着丝绸做的软梯，他的衣服带着沿路经过屋顶和烟囱的痕迹。他打算留在我家，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他想毁了我！他把首饰埋在哪儿呢？附近村里的人大清早看到他从屋顶回到我家里。他有同伙，他们在您修筑的堤岸上等待着他。啊！陛下，您实际上也成了他们的同伙了；这些贼是坐船来的，嘿，他们把一切都席卷而去，而且不留痕迹；只剩下钥匙还在我手里。这个坏蛋狗胆包天，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这是一块上绞刑架的料，拷问他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这难道不关系到您治国的声誉吗？在这样伟大的国王统治下，是绝对不该有盗贼的。”

国王早就不听他说话了。他陷入沉思冥想之中，在他晚

年，这是常有的事。周围一片寂静。

“我的老伙计，这就看你的了。”他终于对特里斯唐说，“你去好好审理一下这个案子吧。”

国王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他的臣属都留在后头。他看到柯内留斯登上了骡子，就要同大法官一起离开了，便对他说：“那一千埃居呢？”

“啊！陛下，您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国王！您执法公正，多少钱也不能付得清……”

路易十一微笑了。廷臣们都羡慕老银器商能随便说话，能享受别人得不到的权利，而他转眼已消失在图尔城和普莱西之间的桑树林荫道上。

这时那贵族精疲力竭，酣睡不醒。从这风流远征归来之后，他不去防备或设想一下今后的危险，也许他以为不再有危险，他先前投身于冒险的欢愉时的勇气和热情也不复存在了。因而他把刷净脏衣服之类事放到第二天去做。这就铸成了大错，后来的一切灾祸便都由此酿成。他在爱情中销魂的时候，月沉大地，因为没有月光，他对找全这把该死的锁的所有螺丝失去了耐心。他带着欢尽思歇的人的马虎随便，相信命运会给他好机会，因为直到如今，命运都没有亏待过他。他给自己规定好，天蒙蒙亮就要醒过来；可是白天经过的事和晚上经历的激动，不容他对自己守约。幸福是健忘的。这张硬邦邦的破床上，多少个不幸的人醒来就上了绞刑架；这个年轻贵族在上面熟睡的时候，也感觉不到柯内留斯如何可怕，是无忧无虑将他毁了。等到国王的银器商由大法官和凶神恶煞般的弓箭

手陪同，从图尔城近郊的普莱西返回时，这个假冒的古勒努瓦正由老妇人看守着。她坐在螺旋形楼梯的阶梯上，也不在意寒冷，替柯内留斯织着毛袜。

年轻贵族还在梦里回味这甜蜜的一夜神不知鬼不觉的欢乐，殊不知不幸正从天而降。他做着好梦。青春时期的梦总是染上鲜明的色彩，他在梦里也弄不清幻想从哪儿开始，现实在哪儿结束。他觉得自己倚在靠垫上，就在伯爵夫人脚边；他的头枕在她情意绵绵的膝盖上，一面听她叙述伯爵是怎样一直折磨、虐待妻子的；他同伯爵夫人一起心酸难过，而她本是路易十一最疼爱的一个私生女。他答应第二天把这一切都去告诉她脾气暴烈的父亲，他俩一厢情愿地把怎么做都想好了，比如废除婚约呀，毒死丈夫呀，而此时如果稍有响动，把伯爵惊醒，他俩就可能挨上他一剑。在梦里，灯光、他俩火辣辣的目光、布帛和壁毯的色彩，都变得更加强烈；从睡衣中散发出来的香气变得更加沁人心脾，比起原来的场景，空气中更加充满爱情的气息，氛围也更加热烈。因而梦中的玛丽远不象真玛丽那样，抵挡着那软绵绵的目光，温柔的哀求，有迷惑力的询问，巧妙的沉默，动情的撩拨，假装的大度，这些手段会使情欲一开始就变得炽热，爱情每进一步，就使心灵充满新的醉意。从当时爱情学的角度看，玛丽·德·圣瓦利埃只让她的情人享有表面的权利。她任他吻脚、吻袍子、吻手、吻脖颈；她承认爱他，她接受情人的关切和他的生命，她允许他为她赴汤蹈火，她陷入一种热狂之中，她的半真半假的贞洁，那样严肃，那样狠心，使这种热狂一直处于炽烈状态；但她一直不肯让步，

她要以爱情的最高奖赏，作为获得自身解放的代价。

那时，解除婚约得到罗马去；要有几个红衣主教鼎力协助，并需带着国王的恩准去觐见教皇。玛丽想得到爱情的自由，献给那贵族。当时，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有办法使这种爱情充满波折以便在某个男子的心里建立她们的权威，这是她们最高意志的准则！在法国，贵妇互比尊严，她们个个都等于女王，带着令人赞赏的高傲。她们虽委身于情人，但情人却在更大的程度上隶属于她们。要得到她们的爱情，往往要付出鲜血四溅的代价；要属于她们，必须历尽艰险。可是，梦中的玛丽要仁慈得多，她被心上人的忠诚感动了，对俊美的贵族强烈的爱情半推半就。哪一个玛丽是真正的玛丽呢？这个假冒的学徒在梦里看到了真玛丽吗？他在普瓦蒂埃府看到的贵妇难道是假装贞洁吗？这个问题真不好判断，贵妇的名节就是让人难以裁决。

也许梦中的玛丽马上就要忘记做情人的高度尊严了。这时，他突然感到被一只铁臂抓住，大法官酸溜溜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喂，半夜里摸黑寻找上帝的好基督徒，醒醒吧！”

菲利浦睁开眼看到特里斯唐黑黝黝的脸，看出他的微笑带着揶揄的意味；然后他瞥见楼梯上站着柯内留斯和他的姐姐，他们后面站着法警。看到这个场面，看到这些鬼怪般的面孔或含着仇恨，或带着对执行绞刑习以为常的人那种阴郁的好奇，菲利浦·古勒努瓦翻身坐了起来，揉着眼睛。

“活见鬼！”他嚷道，同时抓住枕头下的那把匕首，“该是动刀的时候了。”

“哈，哈！”特里斯唐这样回答，“这就叫贵族风度！我看到的好象是弓箭大统领的侄子乔治·德·埃斯图维尔。”

听到特里斯唐叫他的真名，年轻的埃斯图维尔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不幸的情人。如果他被认出来，她就要遭殃了。为了转移视线，他叫道：“狗东西！你们这些无赖，都冲着我来吧！”

这声吓人的叫骂只有真正处于绝境的人才喊得出来，接着，这年轻的廷臣手里握紧匕首，纵身一跳，跳到楼梯平台上。但大法官的随从对这类遭遇早就习惯了。等到乔治·德·埃斯图维尔正要下楼梯，他们就敏捷地抓住了他，他对着其中一个猛插一刀，幸亏顺着护甲滑开了，随从们并没有惊惶失措；他们马上解除了他的武装，捆上他的手，把他扔到床上，他们的头子一动不动，若有所思地站在床前。

特里斯唐一言不发地瞧着囚徒的手，一面捋着胡子，他指着这双手对柯内留斯说：“他的手既不象叫化子的，也不象学徒的。这是一位贵族！”

“不如说是个绿林大盗，”高利贷者痛苦地嚷着说，“我的好特里斯唐，不管是贵族还是农奴，这个大坏蛋可把我毁了！我早就想看到他的双脚双手受火烤，或者夹在你那出色的小夹具里。不用怀疑，他就是这伙隐身或显形的魔鬼头儿，这伙魔鬼了解我所有的秘密，打开了我的锁，到处翻遍，把我给坑害了。我的老伙计，他们可富了！啊！这回我们可以得到他们的宝库，那真是埃及王的宝藏呢。我可以收回我珍贵的红宝石和那儿笔巨款了；我们的好国王就可以有大笔埃居的收

入……”

“喏，我们的密室比您的可要牢固得多！”乔治微笑着说。

“啊！这十恶不赦的强盗，他招认了。”吝啬鬼叫道。

大法官一心一意仔细观察乔治·德·埃斯图维尔的衣服和门锁。

“是你把所有这些搭扣都旋下来的吗？”

乔治保持沉默。

“好吧，你要愿意，你就沉默吧。不用多久，你就会向绞刑架忏悔了。”特里斯唐接着说。

“话就这样说定了！”柯内留斯嚷了起来。

“把他带走。”大法官说。

乔治·德·埃斯图维尔要求让他穿上衣服。随从们在头儿的示意下给囚犯穿衣服，他们动作灵活而迅速，象奶妈一等婴儿静下来就给他换襁褓一样。

一大群人挤满了桑树路。喃喃的话语声越来越响，如同一次骚乱的前兆。一清早盗窃的新闻就传遍了全城。传说这个学徒年轻俊美，因此到处都唤起了对他的同情，加深了对柯内留斯的仇恨；以致无论好人家的子弟，还是面容姣好、脚穿高底鞋的年轻女子，无人不想看看受害者。乔治走出来，双手被紧紧捆绑，由一名法警带领，法警骑着马，臂缠一条宽皮带，皮带拴着犯人。这时，响起一阵可怕的喧嚣声，不知是想再看看菲利浦·古勒努瓦，还是想营救他，后到的人把前面的人推到凶宅前的拴马柱旁。这时，柯内留斯在他的姐姐协助下，关上了大门，他惊恐万状，气急败坏地插上门栓。那时候，人民

还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特里斯唐没有把这伙人放在眼里，毫不担心会闹出事儿来。

“把他们赶开，快赶开！”他对手下人说。

弓箭手们听到命令，立即催着坐骑向路口冲去。聚在那儿的人群看到有一两个围观的人跌倒在马蹄下，还有几个被挤得紧贴墙上，连气都透不过来，便乖乖地各自溜回家。

“王法至上，”特里斯唐喊道，“你们在这儿要干什么？想让人把你们吊死吗？朋友们，回家去吧，家里的烤肉要烧焦了！喂！这个女人，你丈夫的裤子破了，快回去做你的针线吧。”

尽管这几句话表明大法官心绪愉快，还是把那些恋恋不舍的人都吓跑了，仿佛他在传播黑死病一样。当人群掀起一阵骚动的时候，乔治·德·埃斯图维尔看到他心爱的玛丽·德·圣瓦利埃在普瓦蒂埃府的一个窗口旁正在同伯爵说说笑笑，不禁怔住了。她是在嘲笑他这个忠实的可怜的情人为她去赴死吧。也许，她是对那些人的帽子被弓箭手的武装挑走了感到好玩吧。必须是二十三岁的年龄，想象力丰富，敢于相信一个女人的爱情，以自己全部力量去爱，在一吻之下甘愿九死一生，但却看到自己被背弃的人，才能懂得乔治·德·埃斯图维尔看到他的情人谈笑风生，对他报以冷漠无情的一瞥时心里所生的狂怒、怨恨和绝望。她一定待在那里好久了，因为她的双肘支在靠垫上，悠然自得，她那个老头看来挺高兴。他也在笑着，这个该死的驼背！年轻人眼泪夺眶而出；可是，玛丽·德·圣瓦利埃一看到他在哭泣，马上向后退去。

然而乔治的眼泪突然止住了，他瞥见忠于他的侍从红黑两色的羽翎。这个谨慎小心的仆人踮起脚尖走路，伯爵没有发觉他来了。那侍从在他的女主人耳边说了几句，玛丽又在窗口出现了。她避开她的暴君的监视，向乔治投去一瞥，目光里闪耀着一个女子能骗过百眼巨人的精细，爱情的烈火和希望的欢乐。

或许她叫一声“我在关照着您”也没有这一瞥能表达那么多的意思，这一瞥包含着千百种思想，恐惧、欢乐、他们俩处境的危险都表现出来了。犹如从天堂去地狱，再从地狱到天堂一样。于是年轻贵族轻松、愉快、欢乐地前去受刑，心里感到，拷问的痛苦还是抵不上他爱情的欢愉。特里斯唐正要离开桑树路时，他的随从看到一个苏格兰卫队的军官骑马飞奔而至，便都站住了。

“什么事？”大法官问。

“不关您的事，”那军官轻蔑地回答，“国王派我来找圣瓦利埃伯爵和伯爵夫人，陛下请他们赴宴。”

大法官刚走到普莱西堤岸，伯爵同他的妻子就跨上了坐骑。她骑一头白骡子，他骑在自己的马上，后面跟着两个侍从，一行人赶上了那队弓箭手，以便一块儿进入图尔近郊的普莱西。人人都走得很慢，乔治步行，走在两个卫兵之间，其中一个用皮带牵着他。特里斯唐、伯爵和他的妻子理所当然走在前头，犯人跟在他们后面。那个年轻侍从夹在弓箭手中间，问他们几个问题，有时也对犯人说话，他巧妙地抓住机会低声对犯人说：“刚才我越过花园的围墙，跳了出去，跑到普莱

西向国王呈递夫人的一封信。夫人得知您被控偷盗，曾经不想活了。您鼓足勇气吧！夫人会为您说情的。”

爱情已经给了伯爵夫人以勇气和计谋。刚才她谈笑自如，她的态度和笑容都出自这种英勇行为，那是女子在生活中的严重危机时刻常常显露的。

虽然《昆丁·杜沃德》的作者^①想象奇特，把图尔城近郊的普莱西王宫置于一块高地之上，但最好还是让王宫回到它当时所处的位置，在一片洼地上，两边由谢尔河和卢瓦尔河卫护；还有路易十一为表彰他所宠爱的女儿博热夫人而命名的圣安娜运河，将图尔城和普莱西斯之间的两条河流连接起来，既给坚固的王宫筑成一道骇人的天堑，又构成一条宝贵的贸易通衢。在辽阔而肥沃的布雷埃蒙平原那边，有一道堑壕保卫着花园，从堑壕的遗址上，至今还可以看出那惊人的宽度和深度。当时，大炮还处在初级阶段，射程有限，普莱西的位置被认为是不可攻克的，因而早就被路易十一选作他的隐居地。王宫是砖石结构，没有什么出色之处；但是四周绿树成荫；从窗口远眺，通过花园的缺口，可以发现世界上最美的景致。再则，这里没有什么堪与媲美的房子耸立在这孤独的宫堡旁边，王宫恰好位于这个国王独占的小平川的中央，四周有可怕的水堑环绕。传说路易十一住在西侧，从他的房间可以看到卢瓦尔河的水流，在河的那一边，可看到苏瓦齐尔河流经的美丽峡谷和一部分圣西尔的山坡；从面临庭院的窗口望

① 《昆丁·杜沃德》的作者是英国作家司各特。

出去，这座堡垒的入口和堤坝可以一览无余；这条堤坝把国王偏爱的住处同图尔城连接起来。这个君王多疑的性格给这些推测以可信之处。不过，路易十一在建造这座城堡时处处展示建筑的华美，后来弗朗索瓦一世^①在尚堡又加以发展，此后，法国历代国王的住处便一直采用图尔式了。只要看一看这令人赞叹的位置和迷人的景致，就足以相信它胜过其他王宫的景色。

路易十一刚满五十七岁，但他留在世上的日子只剩下三年了，在疾病的打击下，他已感到死之将至。他已摆脱了自己的敌人，即将把勃艮第公爵的全部领地增添到法国的疆域之内，这全得靠王太子和勃艮第领地的女继承人玛格丽特的婚姻，那是经他在弗朗德勒的司令官代斯凯尔德斡旋撮合的。他到处都建立了自己的权威，考虑着怎样使百业俱兴。他眼看自己年迈体衰，来日不多。所有的人，甚至他的孩子们都欺骗他，经验更增加了他理所当然的疑虑。生的愿望在这个人民化身的国王身上有着自己的目的，他渴望延长自己的生命，以完成他的宏愿。著作家的理智和革命的天才在王国内带来的一切变化，路易十一都考虑到了。统一税收，臣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当时王爷就是法律），都是他大胆尝试的措施。就在圣徒节的前一天，他谘询过博学的金银器商，想在法国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就象他已建立了统一政权一样。这一宏大的思想就这样象雄鹰般翱翔在整个帝国之上。当时，在路易十一身

^①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国王。

上，除开君王的谨慎小心，还要加上才高智深者常有的怪僻。任何时代也找不出比这个伟大人物更富有诗意、更美好的形象了。真是从未见过有这么多的对比汇集在一起！在一个衰弱的身体内蕴藏着巨大的能力，怀疑人间事物而笃信宗教教规；同比自己更为强大的两种权威——现在和将来——作着斗争；说到将来，他害怕遇到磨难，因而他对教会作了许多捐献；说到现在或者他的生命本身，他只得服从医生库瓦蒂埃。这个国王摧毁着一切，自己却被内疚，更被疾病压垮了，在那权力集于一身、小心多疑的国王所离不开的诗意氛围中被压垮了。这是人同自然的较量中，表现了人的最高能量的一场巨大而且永远壮丽的战斗。

当时中午是十一点半左右进餐，路易十一刚刚作了一次短暂的散步，回来后坐在壁炉旁铺着毯子的大椅子上等待开饭。奥利维埃·勒丹和医生库瓦蒂埃默默无言地相对而视，站在一扇窗棂旁边，不敢打扰王上的瞌睡。唯一能听到的，就是两个侍从长蒙特雷梭老爷和冉·迪福即蒙巴宗老爷在前厅踱步的声音。这两个当地贵族看着那个苏格兰卫队长，他可能按习惯已在靠椅里睡着了。国王看样子也在迷迷糊糊之中。他的头耷拉在胸前，帽子戴在前额，差不多把眼睛全遮住了。他就这样蜷缩在饰有王冠的高背椅里，仿佛在思考之中睡着了。

这时，特里斯唐及其一行人马正出现在运河的圣安娜桥上，桥位于离普莱西入口两百步远的地方。

“是谁？”国王说。

两个廷臣惊奇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相互询问着。

“他在做梦。”库瓦蒂埃低声说。

“见鬼！”路易十一又说，“你们以为我有神经病？有人在过桥。因为我在壁炉旁边，我比你们都更容易听到声响。这种自然音响效果是大可利用的。”

“好厉害！”奥利维埃·勒丹说。

路易十一站起来，他朝一个可以鸟瞰全城的窗口走去，于是他看到了大法官，便说：“哈！哈！是老伙计和小偷。还有我的小玛丽·德·圣瓦利埃。我把这个案子全忘了。”他又对理发师说：“奥利维埃，你去告诉蒙巴宗先生，叫他给我们上布格伊好酒。你去看看厨子忘没忘了给我们准备鳗鱼，这两样东西是伯爵夫人非常喜爱的。”

“我可以吃鳗鱼吗？”过了一会，他不安地望着库瓦蒂埃说。

这个臣仆端详着他主子的面孔，算是回答。这两个人本身就是一幅图画。

从前，小说家和历史都认为路易十一穿着褐色普通布外套和裤子。他的帽子缀满了铅质勋章，还有他挂圣米迦勒勋章的项链，也是同样有名的；可是没有一个作家和画家再现过这个可怕的君主晚年的肖像；他病容满面，双颊深陷，蜡黄中带灰褐色，整个容貌流露出严峻狡黠和冷冷的讥诮。在这副面具下，是一个伟人的前额，上面布满了皱纹，充满了睿智；而在脸颊和嘴唇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庸和粗俗。看到这副面孔的某些细部，您会说他是一个沉湎酒肉的老葡萄农或者齐

商的商人；但透过这些隐约的相似和垂危老人的衰朽，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国王和有能力、善行动的人。他的淡黄色眼睛看起来已很黯淡；而里面却孕育着勇敢和忿怒的闪光；稍一碰撞，便会射出火焰，点燃一切。医生是个大块头市民，穿一身黑，容光焕发，干脆利落，贪婪无厌，神气十足。这两个人所在的房间装着核桃木护壁板，挂着弗朗德勒的立经挂毯，雕花梁木支撑着的天花板，已经被烟熏黑了。家具和床都镶嵌着一条条斜纹形的锡，这在当时确实很珍贵，但今天看来也许更珍贵，那时艺术已经开始产生多少杰作呀。

“鳗鱼，您根本不能吃。”科学家^①回答。

科学家这个词新近由没药师傅这个词代替了，但在英国还给医生保留着。在当时，到处都是这样称呼医生的。

“那么我吃什么呢？”国王谦恭地问。

“可以吃腌雁肉。否则，您身上活动着的胆汁太多，在亡人节那天便会丧命。”

“那就是今天啰，”国王恐惧得叫喊起来。

“嗨！陛下，您放心吧，”库瓦蒂埃接着说，“有我在这儿呢。您千万不必烦恼，尽管快乐好了。”

“啊！”国王说，“这可不容易。但从前的女儿却有办法使我快乐。”

说到这儿，安贝尔·德·巴斯塔尔尼，即蒙特雷梭和布里多雷的领主，他轻轻叩响了国王的房门。得到国王的允许以

^① 原文 *physicien* (物理学家)，当时泛指自然科学家。

后，他走了进来，向国王禀报圣瓦利埃伯爵和夫人已到。路易十一示意可以进来。玛丽出现了，后面跟着她年老的丈夫，他让她走在前头。

“我的孩子们，你们好。”国王说。

“陛下，”伯爵夫人一面拥抱他，一面低声回答，“我想私下对您说几句话。”

路易十一样子不象在听。他转身对着门，瓮声瓮气地叫道：“喂，迪福！”

迪福，即蒙巴宗的领主兼国王侍餐长，他急急忙忙跑过来。

“你去看看御膳长，我要吃雁肉。然后你再去博热夫人家里，告诉她今天我想单独在家吃午饭。”

“夫人，你知道吗，”国王佯装有点恼怒，“你把我忘了吧？我没看到你，一转眼已经三年了。”他坐下来，对她伸出双臂，说：“喂，你过来，小乖乖。你瘦多了！”路易十一突然问普瓦蒂埃老爷：“为什么你让她瘦成这样？”

这个好嫉妒的人胆怯地瞥了他妻子一眼，她几乎要怜悯他了。

“陛下，那是因为幸福。”他回答。

“啊！你们夫妻太恩爱了。”国王把她的女儿夹在双膝之间，“嗨，我觉得以前管你叫可爱的玛丽是对的。库瓦蒂埃，你可以走了！”医生出去后，他对女儿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你派你的……”

在这危险的关头，玛丽果敢地将手捂住国王的嘴，在他耳

边说：“我一直深信您是小心审慎、明察秋毫的……”

“圣瓦利埃，”国王笑着说，“我想，布里多雷有事要同你谈谈呢。”

伯爵出去了。但他耸了耸肩，他的妻子非常熟悉这个动作，她猜到了这个凶狠的爱嫉妒的人想的是什么，知道应当防范他卑劣的心计。

“我的孩子，你告诉我，你觉得我身体怎么样？嗨！我大变样了吧？”

“噢，陛下，您要我讲真心话吗？还是要我瞒着您？”

“不要瞒我，”他低声说，“我需要知道我现在到什么地步了。”

“要实说的话，您今天脸色很不好。但愿我说了实话不会妨碍我的事儿成功。”

“什么事？”国王皱起眉毛，一只手掠过前额。

“唉！陛下，”她说，“您下令在银器商柯内留斯家里逮住的那个年轻人，现在正解往您的大法官那里。他是无辜的，并没有偷巴维耶尔公爵那套首饰。”

“你怎么知道的？”国王问。

玛丽低下了头，脸都红了。

“我不用问这里面有没有爱情。”路易十一温柔地托起他女儿的头，抚摸着她的下颏，“如果你不是天天早上做忏悔，我的孩子，你就会下地狱。”

“您在没有打开我内心的思想之前，怎么能指点我呢？”

“贪欢会走到哪一步呀？”国王嚷着说，他看出这事是个饶

有兴味的话题。

“啊！您想拿我的烦恼来开心？”

“噢！机灵鬼，难道你不信赖我吗？”

“那么，陛下，请下令释放这个贵族。”

“啊，这是个贵族，”王国叫了起来，“那么他不是个学徒了？”

“这肯定是个无辜的人。”她回答。

“我却不这样看。”国王冷冷地说，“我是我的王国的执法人，应该惩罚作恶分子……”

“好了，别摆出忧国忧民的样子，把这个年轻人的生命赐给我吧！”

“是不是要重新得到你的心上人？”

“陛下，”她说，“我是明智的和贞洁的！您是嘲笑……”

“那么，”路易十一说，“既然我一点儿摸不透这个案子，就让特里斯唐去审理吧……”

玛丽·德·萨斯纳热脸色煞白，肌肉剧烈地抽搐着，她叫道：“陛下，我向您担保，您会为此后悔不迭的。这个所谓的罪犯什么也没有偷。如果您为我开恩宽恕他，我就将一切都对您和盘托出，哪怕您要惩罚我。”

“噢！噢！这就得严肃一点了！”路易十一说，一面把帽子推到一边，“我的孩子，说吧。”

“好吧！”她低声说，一面把嘴唇凑在她父亲的耳旁，“这个贵族整夜待在我的房里。”

“他满可以既到你那儿，又去偷柯内留斯的东西，这是一

箭双雕……”

“陛下，我的血管里有您的血液，我生来不是为了去爱一个叫化子的。这个贵族是您的弓箭手统领的侄子。”

“好啊！”国王叫起来，“你不肯好好地忏悔。”

说毕，路易十一把浑身颤抖的女儿远远推到一边，向门口跑去，不过他是踮起了脚尖，不发出任何声响。已经有好一会儿了，从另一个大厅的窗口射进来的亮光透过门框底下，让他看到有个好奇的人的脚影投进他的房间里。他猛地打开包铁皮的门，当场发现圣瓦利埃伯爵在偷听。

“见鬼！”他嚷了起来，“这样胆大妄为的人，非受斧劈不可。”

“陛下，”圣瓦利埃傲然回答，“我宁愿头上挨一斧头，也不愿脑门上徒有婚姻的花彩。”

“你两样都可以兼而有之。”路易十一说，“先生们，你们当中谁也逃不脱这两种残疾。你们都给我退到另一个大厅里去。”国王又对他的卫队长说，“孔尼格姆，你睡着了吗？布里多雷先生在哪儿？你们就让人这样靠近我吗？真见鬼！图尔城最末等的市民也能比我得到更周到的侍候。”

路易十一这样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回到房里；他很细心，把织毯的门帘拉上，门帘在室内形成第二道门，与其说是用来挡住北风的呼啸，还不如说可以隔绝国王的说话声。

“我的孩子，”国王同她一起玩耍感到的乐趣，犹如猫儿耍弄逮住的老鼠一样，“昨天，乔治·德·埃斯图维尔就这样做了你的情人啦。”

“噢！不，陛下。”

“还说不！啊！以圣卡皮翁的名义，他应判死刑！这个坏蛋也许觉得我的女儿还不够漂亮！”

“噢！就为了这个？”她说，“我向您实说，他吻我的脚和我的手时，那种热情连最贞洁的女人也要感动。他爱我是一片真心，一片坦诚。”

“你就这样把我看作圣路易，以为我会相信这样编出来的话吗？一个长相象他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就为了吻你的鞋底或你的袖子？肯定是为别的。”

“噢！陛下，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他昨晚来还有别的原因。”

说了这句话，玛丽感到会危及丈夫的生命了，因为路易十一马上问：“什么原因？”

这场历险使国王感到兴味盎然。不过，他没有料到，他女儿先提出要原谅她丈夫，最后才对他讲出一段奇异的贴心话儿。

“啊！啊！圣瓦利埃先生，你就这样让王族的鲜血流淌。”国王嚷起来，眼睛激怒得闪闪发光。

这时，普莱西的钟声敲响了，是国王进餐的时候了。路易十一倚在女儿的臂上，眉头紧锁，出现在门口，他的仆从都全副武装。他向圣瓦利埃伯爵投了怀疑的一瞥，考虑着是不是要马上宣布下令逮捕他。这时，笼罩着这儿的一片沉寂被特里斯唐的脚步声打破了，他正从大楼梯上来。他一直走进大厅，向国王走去：“陛下，案子都审完了。”

“什么！已经结案了？”国王问。

“犯人眼下在教士手里。经过一阵拷问，他终于承认了偷窃。”

伯爵夫人叹息了一声，脸色苍白，竟至说不出话来，只是看着国王。她的眼光被圣瓦利埃看到了，他低声说着：“我受骗了，小偷同我妻子相识。”

“别说话！”国王叫道，“这儿有人想让我不得安生。”他对大法官说：“你快去宣布缓期执行判决。老伙计，你要对我负责犯人的的人身安全！这件案子最好细细审察，我要亲自过问。暂时把犯人释放了！必要时我会再把他抓起来的；这些小偷有他们喜欢的隐蔽所和藏身的巢穴。去告诉柯内留斯，今晚我要到他家去，我想亲自了解案情。”国王瞧着圣瓦利埃说，“圣瓦利埃先生，我知道您干的好事了。您是否知道，您所有的血还抵偿不了我的一滴血？以克来里圣母的名义起誓，您犯了辱君之罪。我给了您这样可爱的妻子，是要您把她弄得这样苍白和瘦弱吗？好，您马上回家去，做好出远门的准备。”

国王由于严厉惯了，说到这儿，停了一下，然后添上说：“您今晚就动身，去威尼斯同那儿的几位先生一起料理我的事务。您不用担心，今晚我会把您妻子带到我的普莱西宫堡；在那儿她就安全了。往后，不象你们结婚后那样，我要多加照看她。”

听到这几句，玛丽默默地搂紧父亲的臂膀，似乎要感谢他的宽宏仁慈。至于路易十一，则暗暗自得其乐。

路易十一很喜欢干预他的臣属的事，很乐意在平民生活

的场面中掺进王室的威仪。这种趣味受到某些史家的严厉指责，其实这不过是 incognito^① 的一种激情，是王爷们的一种最大的乐趣，这样暂时离开本身职位，使他们可以在缺少对立而显得平淡的生活中加进一点儿普通生活的气息；只不过路易十一是公开玩弄 incognito 的把戏。碰到这种情况，他脾气就好，并竭力使第三等级的人高兴；他同他们结成同盟军，反对封建的陈规陋习。他很久没有找到机会充当普通人，为在旷日持久的事务中待腻（这个古字至今在图尔还沿用着）的人的生活里加进家庭的趣味了，因而他热切地要把柯内留斯老板的不安和圣瓦利埃伯爵夫人心里的烦恼都揽在自己身上。进餐时他好几次对女儿说：“不过到底是谁偷了那老家伙的东西呢？八年来，赃款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万埃居了。”他又对在一旁侍候他的贵族说：“诸位先生，一百二十万埃居。圣母！用这笔钱在罗马宫廷可以得到多少罪孽赦免呀。真见鬼！我可以疏通卢瓦尔河，甚至于征服皮埃蒙特，这个地方对王国来说是天然的坚固堡垒。”吃完午饭，路易十一带走他的女儿、医生、大法官，后面跟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卫士，来到普瓦蒂埃府。在那儿，不出他所料，他看到圣瓦利埃老爷还在等待他的妻子，也许是要同她告别吧。

“先生，”国王对他说，“我早就吩咐过您快点动身。同您的妻子告别吧，赶到国境线去，您会有一支护送队。至于给您的指令和国书，会在您之前送到威尼斯。”

① 拉丁文：藏服私访。

路易十一下了命令，又给苏格兰卫队的一个军官作了几点秘密指示；他命令派出一个排，将他的使节护送到威尼斯。圣瓦利埃给他妻子冰冷的一吻——他真想这一吻有致她于死命的效果，然后匆匆地出发了。伯爵夫人回到家里的时候，路易十一已来到“凶宅”，急于要弄清高利贷老头家里演出的这场令人忧虑的闹剧；他作为国王，自诩能洞察幽微，发现小偷的秘密。柯内留斯不无恐惧地看到他的主子带来一帮随从。

“这么些人来呀，何必要兴师动众呢？”他低声地问。

路易十一看到吝啬鬼和他姐姐的恐惧，不由得微笑了。

“老伙计，没什么。”国王说，“你放心吧。他们要回宫里去吃晚饭，就留下我们作调查。我是个公道的执法人，我要是给你找到窃犯，该得到一万埃居赏金。”

“陛下，小偷儿要找到，但别给赏金了。”

他们马上就到了伦巴第人藏宝的房间。在那儿，路易十一先让人展示存放巴维耶尔选侯的首饰的小保险箱，然后察看了那个所谓小偷需要从上面爬下来的那管烟囱，于是很容易就让布拉班特人明白，他的猜测是错误的，因为说实在的，炉膛里很少生火，没有一点儿煤垢；烟囱管里也没有任何爬过的痕迹；再则，烟囱的入口设在屋顶几乎不可接近的部分。最后，经过两小时明智的审察，那最能显示多疑的才干的路易十一终于清楚地指出，没有人能潜入老头的宝库。无论是在锁孔内，还是在存放富有的储户交托的金银宝贝的保险箱外，都没有任何使用强力的痕迹。

“如果小偷打开了这个小保险箱，”路易十一说，“那为什

么只拿走巴维耶尔的首饰？他干嘛就看中这串珍珠项链呢？真是奇怪的偷儿！”

听到这样分析，可怜的高利贷者脸色泛白了；国王和他一时之间相对而视。

“陛下，那么您保护的这个小偷深更半夜在这儿逛来逛去，是要来干嘛呢？”柯内留斯问。

“老伙计，你猜不出的话，我命令你永远不要知道；这是我的一个秘密。”

“那么是魔鬼到我家来了，”吝啬鬼哭丧着脸说。

在别的场合，国王兴许会对银器商的感叹发笑；但这时他陷入了沉思，然后对柯内留斯老板投以能透过头骨的眼光，这在才智卓越的人是常有的；因而布拉班特人感到恐惧，生怕触犯了他可怕的主子。

“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或是坏蛋，我都要抓住，”路易十一突然叫着说，“如果你今天晚上被盗，我明天就会知道是谁偷的。”他又添上一句：“把你称为姐姐的这个老丑八怪叫上来。”

柯内留斯几乎有点犹豫是不是让国王单独一个留在他藏宝贝的房间里；他看到路易十一干枯的嘴唇上掠过的苦笑，又被震慑住了，于是走了出去。尽管他放了心，但还是迅速返回，后面跟着那老妇人。

“您有面粉吗？”国王问。

“噢！不过，我们是贮存着准备过冬的呢。”她回答。

“那好，给我弄点上来。”国王说。

“陛下，您要用我们的面粉干什么？”她害怕得叫起来，国王的威严对她全无影响了，所有的人在特别冲动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疯婆子，你想不想执行我们恩主的命令？”柯内留斯叫道，“国王会缺面粉吗？”

“您买的是好面粉呢，”她下楼时嘟嘟囔囔地说，“啊！我的面粉！”她又返回对国王说：“陛下，难道国王也会想到要看看我的面粉吗？”

最后，她提着一只布口袋进来；自古以来，这种口袋在图尔一带用来装东西到市场上去，或者用来从那里带回核桃、水果和麦子。口袋装了半袋面粉；管家婆把口袋打开，胆怯地递给国王看，她对国王投以急遽的、凶狠的目光，老姑娘们仿佛想以这种目光把毒液射向男人。

“一塞蒂雷^①要六个铜子呢！”她说。

“没关系，”国王回答，“把面粉撒在地板上。特别要注意铺成均匀的一层，就象下雪那样。”

老姑娘没有明白过来。这个建议比世界末日的到来还要使她惊诧。

“陛下！我的面粉，撒在地上……但是……”

柯内留斯老板开始隐隐约约猜到国王的意图，他一把抓过口袋，轻轻地把面粉撒在地板上。老女人浑身颤抖，她伸着手想夺回口袋；等到她的兄弟把口袋还给她，她长长吁了一口气

^① 塞蒂雷，古衡量单位。

气就消失不见了。柯内留斯拿了一个拂尘掸子，从房间的一头开始，把面粉铺开，如同一层雪花那样，他一步步后退，国王跟在后面，对这种做法感到有趣得很。他们退到门口时，路易十一对老人说：“是不是有两把钥匙？”

“没有，陛下。”

国王看了看门的构造，那是由大块木板和铁条加固而成的；这件防护器械的各部分最后集结于一个暗锁上，锁的钥匙由柯内留斯掌管。一切都察看过后，路易十一把特里斯唐叫来，告诉他晚上安插几个最秘密的哨兵，或者在堤岸桑树上，或者在附近府邸的承溜旁，并集合整个卫队，回到普莱西，使人相信他不是柯内留斯老板家吃晚饭。然后，他向吝啬鬼千叮万嘱，要他关严窗户，不要让一线光亮漏出来，只要准备一顿简单的晚餐，不要让人想到他晚上睡在这里。国王仪仗煊赫地从堤岸上走了，然后又秘密地回来，第三次通过城门，回到高利贷者家里。一切都这样安排妥当了，邻居、城里和宫里的人都认为国王兴之所至，又回到普莱西，大概要到第二天晚上才到银器商家进餐。柯内留斯的姐姐在名牌老店里来买调料，更加证实了这种想法；这店就在绿草地广场附近，后来又叫博讷广场，这是因不幸的桑布朗塞（雅克·德·博讷）用意大利运来的宏丽的白色大理石喷泉装饰首府而得名的。约莫晚上八点左右，国王在他的医生、柯内留斯和苏格兰卫队长的陪伴下进晚餐，他谈笑风生，忘了自己已经病病歪歪，行将就木。这时，外边万籁俱寂，行路人，甚至小偷，都会把“凶宅”看作没人住的地方。

“我希望，”国王微笑着说，“老伙计今晚会被窃，那样，我的好奇心就可以满足了。不过，诸位先生，没有我的命令，明天早上以前，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罚。”

于是，人人都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路易十一第一个从他的房间出来，径直朝柯内留斯藏宝的地方走去；当他看到屋子里的楼梯和走廊盖满了一只只大脚的脚印时，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小心翼翼，珍惜这些宝贵的印迹，往钱库的房门走去，发现房门紧闭，没有任何损伤的痕迹。他研究了脚步行走的方向，可是，脚印越来越模糊不清，终于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了，他不能发现小偷是从那儿逃走的。

“啊！老伙计，”国王对柯内留斯嚷道，“小偷真偷得干净利索。”

听到这句话，老布拉班特人的恐惧形之于色，他走出房来。路易十一领着他去看地板上留下的脚印；国王重新察看时，偶然看了看吝啬鬼的拖鞋，认出地板上印下的许许多多足迹就是这种鞋底，他没有吭声，忍着没笑出声来，心里想到那些被吊死的无辜的人。吝啬鬼急速地奔向他的宝库。国王要他在已经印上的脚印旁边踏一个新的脚印，向他证明小偷就是他自己。

“我缺了一串珍珠项链。”柯内留斯喊了起来，“这里面一定有鬼。我没有从自己房间出来过。”

“我们要尽早查个水落石出！”国王说，银器商显然是可以信任的，这使他更加深思起来。

他马上把监视的哨兵叫到他的房间，询问他们：“喂，你们夜里看到什么啦？”

“啊！陛下，真象一幅幻景！”那军官说，“银器商先生象只猫一样从墙上溜下来，灵活敏捷，乍看我们还以为是个影子。”

“是我！”柯内留斯叫起来，然后，他伫立着，默默无言，好似四肢麻木不动的人一样。

“你们这些人都出去，”国王对那些弓箭手说，“去告诉孔尼格姆、库瓦蒂埃、布里多雷和特里斯唐先生，他们可以起床到这儿来了。”路易十一冷冷地对布拉班特人说，幸而他没有在听：“你早就该被判死刑，说实在的，你至少要被判上十次！”说到这儿，路易十一露出一丝笑容，停了一停。他注意到吝啬鬼的脸上泛出一片奇异的惨白色，便又说：“不过你放心，你最好还是放点血，不要杀头！只要给我交出一大笔罚款，你就可以从王法的利爪下解脱出来；如果你不肯至少盖一座圣母教堂，那么你就会在来世受尽煎熬。”

“一百二十三万埃居加上八万七千埃居，就是一百三十一万七千埃居，”柯内留斯机械地回答，他已沉浸在计算之中。“一百三十一万七千埃居不翼而飞了！”

“他可能把这笔钱埋在某个隐蔽的地方，”国王心想，他开始感到这笔钱相当可观。总把他吸引到这儿来的磁力就在这里。他觉得这是他的财库。

这时，库瓦蒂埃进来了。国王给他叙述这段怪事时，他看着柯内留斯的态度，十分内行地观察着他。

“陛下，”医生回答道，“这件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的

财神爷有睡着了起来走路的怪癖。这种奇怪的病例，我这是第三次遇上，要是您有兴趣目睹它的症状，您可以看到这个老头在发病的第一夜，会毫无危险地在屋顶边缘行走。在我曾经观察过的两个人身上，我注意到这种夜间生活的癖好同白天的事务或思虑之间有着令人感兴趣的联系。”

“喔！库瓦蒂埃大夫，你真博学。”

“我不就是您的医生吗？”科学家神气活现地说。

听到这一答话，路易十一做了一个习惯的动作：把帽子猛地往上一推，他有了一个好主意就会这样做。

“在这种情况下，”库瓦蒂埃继续说，“他就会在睡眠状态下料理事务。这一位性喜聚财，他会悄悄地投入这种嗜好之中。因此，每当他在白天担心起他的财宝时，他就会发病。”

“见鬼！那是多少宝贝呀！”国王嚷着说。

“宝贝在哪儿？”柯内留斯问，由于人所具有的一种特殊能力，他一面陷入沉思和不幸之中，几乎麻木了，一面又能听到医生和国王的谈话。

“啊！”库瓦蒂埃面带古怪的笑容，接着说，“患夜游症的人醒来以后再也不记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了。”

“你们走吧。”国王说。

待到路易十一单独同老头在一起时，他带着冷冷的讥笑神态望着吝啬鬼。

“霍格沃斯特先生，”他躬了躬身说，“在法国，一切埋藏的财宝都是属于国王的。”

“不错，陛下，一切都属于您，您是我们的生命财产的绝对

主宰；但迄今为止，您宽宏大量，只拿您需要的东西。”

“你听着，老伙计！要是我帮你重新找到这份财宝，你可以不必害怕，大胆同我分享。”

“不，陛下，我不愿平分，不过我可以在死后全部赠送给您。您用什么办法来寻找财宝？”

“我只要在你晚上起来行走时亲自监视你就行了。换了别人，这样做会害怕的。”

“啊！陛下，”柯内留斯扑到路易十一的脚下，“在这个王国内，我只愿意对您一个人说出这件事：您肯用我，让我跑一遭，促成王太子殿下和勃艮第女继承人的婚事，对您的仆人就算优渥相加了，我的感激之情是会给您作出证明的。这才真是一大笔财宝呢，不过不是钱财，而是领地，那您的王冠就完美无缺了。”

“是弗朗德勒领地，你弄错了。”国王皱起眉头说，“要不你就是没有给我好好办事。”

“怎么，陛下，您会怀疑我的忠诚吗？您是我唯一爱戴的人。”

“一言为定，”国王端详着布拉班特人，“你不该等到这个时候才替我出力。你是在向我路易十一出卖保护你的条件。真见鬼！难道你是主子，我却是臣仆吗？”

“啊！陛下，”老高利贷者反驳说，“我给您提供的关于根特的情报，我想使您高兴地吃一惊；我等着证实奥斯特兰克的学徒带来的消息。他现在怎样了？”

“够了，”国王说，“你又犯新的错误了。我不喜欢别人违拗

我的意愿，干预我的事情。够了！我想全盘考虑一下。”

柯内留斯老板又恢复了年轻人的灵敏，直奔楼下低矮的大厅，他姐姐就在那里。

“啊！冉娜，我亲爱的，我们家里有一个宝库，我存放了一百三十万埃居！是我！是我！我就是小偷。”

冉娜·霍格沃斯特从凳子上站起来，挺直了腿，仿佛她离开的座位是烧红的铁。这个老姑娘长年习惯于自觉自愿的节食，身体虚弱；而这个震动是那样强烈，她全身都颤抖起来，背脊上感到一阵剧烈难忍的痛苦。她越来越苍白，很难透过她脸上的层层皱褶看清面部变化，就在她兄弟给她解释他怎样害了病，他们两人处境怎么奇异的时候，她脸色大变。

“路易十一和我，”他最后说，“刚才我们就象两个干果商一样互相欺骗。亲爱的，你明白，假如他跟踪着我，那他就单独一个人知道宝库的秘密了。世上只有国王一个人可以监视我夜间的行踪。国王虽然已经离死不远了，但我摸不准他内心是不是能抵挡得住一百三十一万七千埃居的引诱。必须防他一手，不如先把雀儿掏走了，把我们所有的财宝都运到根特，你一个人……”

柯内留斯突然停住不说了，样子象是在掂量这个国君的心，路易十一在二十二岁上已经在谋划弑父篡权了。银器商对路易十一考虑了一番之后，骤然站起身，如同急于要逃脱危险一样。看到这个动作，他的姐姐太虚弱或者太激动了，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击，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她死了。柯内留斯老板抓住他的姐姐，使劲摇她，对她说：“你不能死呀。等事做

完了，你有的是时间去死。噢！她完了。你这个老丑八怪做事从来不赶巧。”他帮她合上眼睛，让她在地板上躺平；这时，他心灵深处的一切高贵而善良的情感忽然涌了上来；他几乎不再去想连他也不知在哪儿的宝库，痛苦地叫喊着：“我可怜的伙伴儿，我就这样失掉你啦，你多么了解我呀！噢！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宝库。宝库就在这儿。我的安宁、我的喜好都同你一起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你事先知道你再多活两个晚上会有多大好处，可怜的小东西，你就不会死了，哪怕仅仅是为了使我快乐！唉！冉娜，一百三十一万七千埃居哪！啊！这还不能使你苏醒过来……不行。她死了！”

说到这儿，他坐了下来，不再吱声；两大颗眼泪夺眶而出，滴在深陷的脸颊上；接着，他发出几下呀呀的叫声，关上大厅的门，上楼来到国王房里。路易十一看到他的老朋友沾湿的脸上深印着痛苦，感到诧异。

“怎么啦？”他问。

“啊！陛下，真是祸不单行呀。我的姐姐死了。她比我先走一步，到阴间去了。”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手势，指着地板说。

“够了！”路易十一嚷了起来，他不爱听人说到死。

“我让您做我的继承人。我无所依靠了。这儿是我的钥匙。吊死我吧，只要您高兴，拿走一切，搜遍屋子，里面都塞满金银财宝呢。我一切都给您……”

“好了，老伙计，”路易十一看到这不同一般的痛苦场面，有点儿感动了，“遇上一个好夜晚，我们会重新找到宝库的，那时，看到这么多财宝会使你心里重新产生活下去的愿望。这星

期我还要再来……”

“陛下，悉听尊便……”

路易十一已朝门口走了几步，听到这个回答，突然转过身来。这时，两个人相对而视，脸上的表情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老伙计，再见！”路易十一终于掀了掀帽子，用短促的音调说。

“愿上帝和圣母保佑您万事如意！”高利贷者谦卑地回答，一面将国王领出去。

在这以前，这两个人有着忘年之交，在金钱和疑虑方面彼此总是相互理解的，而现在，在他们之间，由于疑虑和金钱关系而筑起了一道障碍；他俩互相十分了解，而且惯于互相领会，因此，国王从柯内留斯讲出陛下，悉听尊便这句欠考虑的话的声调里，便捉摸出，如果今后他再登门的话，定会引起银器商的不快，正如银器商从国王口中的老伙计，再见看出一种宣战一样。路易十一和高利贷者分手时彼此对自己的行为都感到十分困窘。国王掌握着布拉班特人的秘密；而后者由于关系广泛，也可以保证法国国王完成最出色的征服，成功地占有属于勃艮第家族的领地，当时，这引起欧洲各国君主的钦羨。大名鼎鼎的玛格丽特的婚姻，决定了周围的根特人和弗朗德勒人的命运。柯内留斯的金钱和影响对代斯凯尔德将军——路易十一所委任的统辖比利时边境驻军的将军。——进行的谈判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个狐狸般狡猾的大师就象两个决斗者，双方只是偶尔停止交锋。因此，抑或是路易十一的身体从那天早晨起愈加羸弱，抑或是柯内留斯对玛格丽特·

德·勃艮第嫁到法国来起了作用（她实际上是在1483年7月到达昂布瓦斯，在王宫教堂内订婚，嫁给王太子的，国王并没有取消要银器商付罚金这一条，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们处于妥协之中，既有友谊，又剑拔弩张。对高利贷者有利的是，图尔城流言传开了，说他的姐姐才是窃犯，她是被特里斯唐秘密处死的。否则，如果大家知道了真相，全城就会骚动起来，在国王赶来保卫之前，就会把“凶宅”给毁了。虽然历史上所有关于路易十一已不能行动的推测有某些根据，但柯内留斯·霍格沃斯特老板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在紧接着这个不吉利的早晨之后的头几天，高利贷者是在终日不停的忙碌中度过的。他有如关在笼子里的肉食兽一样走来走去，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里去嗅有没有金子，他研究裂缝，察看墙壁，在花园的树丛中，在基石中，在小塔楼的屋顶上，在地下和空中，要找出他的财宝。他常常几个小时伫立不动，眼光四顾茫然。他期待着出现想象的幻景和具有魔法师的法力，竭力想透过空间和障碍，看到他的财宝。他持续不断地陷入折磨着他的思想里，有个愿望燃烧着他的五脏六腑，吞噬着他；自从他对金钱的贪欲走向自身的反面，他就被内心斗争周而复始的烦恼更加严重地咬啮着；这种情况类似自杀未遂，而已遍尝生与死之间的一切痛苦。

恶癖从来不会自己消除；因为吝啬人把自己禁闭在藏金的地窖里是欠考虑的，这样他会象沙达那帕鲁斯^①那样，要

^① 沙达那帕鲁斯，传说中的亚述国王，以善挥霍著称。

享受死在财产之中的乐趣。柯内留斯既是窃贼又是被盗者，对内中的情况又茫然不知，既占有又没有占有他的财宝：这种折磨翻来覆去，奇特怪异，始终来势汹汹。有时，他变得十分健忘，让门上的小铁栅敞开着，这时，行人可以看到这个人已经干瘪了，直挺挺站在荒芜的花园中央，木然不动，对观看他的人投以呆滞的目光，这令人难以忍受的眼光会使行人害怕得周身冰凉。他偶尔在图尔城的街上行走，别人都会说这是个外邦人；他再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是太阳当空还是月光洒满大地。他常常向过路的人问路，以为自己在根特，好象一直在找寻他丢失的财产。人类一切思维中最活跃、最具物质性的思维，也就是体现人类本身、同时在它自身之外创造的纯想象体，即所谓财产，这个精神魔鬼每时每刻都把它的钢爪戳进他的心里。在这酷刑当中，矗立着“恐惧”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情愫。

实际上，这两个人都各有秘密，而这秘密本身却不知道。路易十一或者库瓦蒂埃可以布置岗哨，监视柯内留斯睡着时的行动，去探明柯内留斯把沾满那么多无辜者鲜血的财富投入其中的那个不为人知的深坑。伴随着他的恐惧，柯内留斯的内疚也油然而生。他不想在自己生前被人夺去这尚未发现的财宝，于是在他遭到不幸之后的头几天，他采取了最严格的防范措施，以防睡着时有失；他靠商业上的联系得到最有效的防瞌睡药。他守夜时感到很恐怖；他独个儿同黑夜、静寂、内疚、恐惧相搏斗，同各种思考相搏斗，人正是在这些思考中最形象化地显现自身，这也许是出于本能，要服从精神上无需得

到显著证明的一种真理。末了，这个如此强有力的人物，这颗被政治生活和商业活动弄得如此冷酷的心，这个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有才干的人，沉浸在自己制造的酷刑的恐惧之中。在比先前更加难以抵挡的带刺激性的思想困扰下，他用剃刀割断喉咙死去了。他同路易十一差不多是同时死去的，因而“凶宅”被民众抢劫一空。图尔城地区从前有人认为，有个叫博耶的包税商找到了高利贷者的财宝，用这笔钱修筑了舍农索那座美仑美奂的宫堡，尽管他拥有几个国王的财富，又有狄安娜·德·普瓦蒂埃和她的劲敌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对楼房的雅趣，可还是没有修建完成。

对玛丽·德·萨斯纳热来说，幸运的是，圣瓦利埃老爷据说在出使任上死了。这个家族没有绝后。伯爵夫人在伯爵走后有了一个儿子，她在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命运是载入史册的。他的女儿救过他，她就是著名的狄安娜·德·普瓦蒂埃，没有得到合法承认的路易十一的重外孙女。她是亨利二世宠爱的情妇和非法的配偶；因为私生和爱情在这个高贵的家族是世代相传的！

一八三一年十一至十二月于萨谢宫堡

郑克鲁 译

红房子旅馆

献给居斯蒂讷侯爵先生

想不起在哪一年了，有位在德国业务关系极广的巴黎银行家，设宴招待一个结交已久却从未晤面的朋友。商人们通过书信往来在各地都交有这类朋友。这位朋友是纽伦堡某家颇具规模的商号的首脑，是个慈眉善目、心宽体胖的德国人。他高雅博学、极嗜抽烟，长着一副漂亮的、宽阔的纽伦堡人脸庞，方正的前额，秃顶上缀着几根稀疏的金发，正是个典型的日耳曼子弟。这个纯洁而高贵的日耳曼种族出过许多品性高尚的人，它那和平的风俗甚至在七番遭受入侵之后也不曾改变。这位外国人面带质朴的笑容，专注地听人说话，饮酒算得上有海量，看来爱好法国香槟不亚于爱好淡黄的约翰尼斯堡^①酒。与几乎所有被作家们搬上舞台的德国人一样，他也叫赫尔曼。作为一个对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的人，他稳稳当当地坐在银行家的筵席上，以闻名全欧的日耳曼人胃口又吃又喝，认认真真地打发伟大的卡雷默^②的名菜佳肴。为了给

① 约翰尼斯堡，德国地名，以产酒著称。

② 卡雷默(1784—1833)，法国名厨师。

客人作陪，主人还请了几位熟人，都是些实业家和商人，还有几位标致动人的女士，她们优雅健谈、举止大方，与日耳曼人的真挚热诚倒也颇为合拍。真的，如果你能象我一样见到这群人的欢乐聚会，见到他们缩回生意人的利爪，一意追求人生乐趣，你会感到难以憎恶重利盘剥或者诅咒破产了。人不能成天总干坏事。即使在海盗窝里，也能逢上几小时宁静甜蜜的时光，你如果那时恰好在他们贼船上，简直会以为是在玩秋千呢。

“我希望，赫尔曼先生离开我们之前，能给我们讲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德国故事。”

这句话是在用餐末果点时，一位脸色苍白的金发少女说的。她一定读过霍夫曼^①的传奇和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她是银行家的独生女，是个可爱的姑娘，她的学业完成于竞技剧场^②，她对那家戏院上演的戏十分入迷。此时宾客们正处于酒足饭饱之后的懒洋洋、沉默无言的舒服状态，那是由于有点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消化能力而造成的。客人们背靠椅子，手腕轻轻搁在桌边，无精打采地玩着餐刀镀金的刀片。筵席到了这种将散未散的时刻，有些人玩着梨核；另一些人用拇指和食指搓着面包屑；情侣们用水果残核描着歪歪斜斜的字母；小气鬼们数着自己的果核并把它们排列在盘子里，就象剧作家把跑龙套人物安排在舞台深处一样。这种饮宴乐趣，布里雅-萨瓦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兼音乐家。其小说以情节离奇著称。

② 竞技剧场，巴黎的一所专演喜剧和通俗笑剧的戏院。

兰^①可不曾在他的书中提及，尽管他是个巨细无遗的作者。仆役们都已走开。用餐末果点的时候，一切都失去控制、支离破碎、洗劫一空，活象激战之后的舰队。尽管女主人竭力把盘碟放回原位，它们还是散了一桌。有几个人注视着对称地悬挂在饭厅灰色墙壁上的瑞士风景画。没有一个客人感到厌烦。我们没见过什么人在消化一顿美酒佳肴时还会心情烦闷。人们在这种时刻都喜欢耽于一种无名的宁静之中，这是恰恰介于思想家的冥想与反刍动物的饱足之间的一种状态，在美食学上或可称之为肉体的忧郁状态。因而客人们自然都转过头来看着这位善良的德国人，并为有个故事可听而感到高兴，哪怕是个毫无趣味的故事也行。在这种甜蜜的间歇，讲故事者的声音对于我们变得迟钝的感官总是显得极其悦耳，并给予感官以消极的享受。作为风俗画的搜集者，我欣赏着那些为蜡烛所照亮，因盛宴而红光满面，因微笑而显得开朗的面孔，它们表情各异，在烛台、瓷篮、水果和水晶器皿的掩映下，产生了有趣的效果。

我的想象忽然被正好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客人的面容吸引过去。那是个中等身材的男子，相当肥胖，笑容可掬，一副证券经纪人的举止风度，看来头脑十分平庸，我先前一直没有注意到他。这时他的脸大概由于一道斜射的光线而变得阴暗起来，使我觉得换了一副相貌，变得面如土色，青一道紫一道，活象一个垂死者的脑袋。他象灯画上的人一样木然不动，眼睛傻呆呆地盯着一只闪闪发光的多面体水晶瓶塞。但他肯定不

^① 布里雅-萨瓦兰(1755—1826)，法国美食家。

是在数这些小平面，而似乎是沉浸在对未来或者过去的荒唐遐想之中。我长时间打量了这张暧昧的面孔后，不由得想道：“他是有病，还是喝得太多？是不是由于公债跌价而破了产？是在设法蒙骗他的债主吗？”

“您看，这岂不是一副行将破产者的脸相吗？”我指着那位陌生人的脸对我邻座的女客说。

“哦，他是不够快活。”她答道，然后优雅地摇了摇头说，“假如这个人也会破产，那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拥有百万地产，原是帝国军队的供应商，是个脾气相当古怪的老实人。他续弦虽是出自金钱的考虑，却使他妻子十分幸福，他有一个漂亮女儿，却很久不肯认她。但在他儿子不幸死于决斗之后，他不得不把女儿接回家，因为他不可能再生儿育女了。就这样，那个可怜的女孩子一下子成了巴黎屈指可数的富翁的继承人。丧子之痛使这个可怜人陷于不时有所流露的忧伤之中。”

这时那供应商抬头望了我一眼，他的目光使我打了个寒战，这目光是那么阴郁深思！其中无疑概括了整整一生的经历。可是他的脸突然变得快活起来，他拿起水晶瓶塞，用机械的动作，塞在他的盘子前面那个满满的凉水瓶上，微笑着朝赫尔曼先生转过头去。这个因口腹享受而心满意足的人大概心无二念，并没有想什么。于是我倒有点为自己在一个粗俗的富翁的 *in anima vili* ① 上滥用了我的占卜学知识而感到惭愧起来。在我一无所获地进行这种骨相学的观察的当儿，那

① 见本卷第77页注①。

位德国人已经享用过一撮鼻烟，开始讲他的故事。我难以逐字逐句地复述他的原话，因为他时常中途停顿或离题万里，所以我就按照自己的意思记述下来，对那个纽伦堡人的错误之处不予照录，只抓住其中富有诗意和情趣的部分，并老实不客气地象某些作家一样，忘掉在书名下面注明：译自德文。

意念和事实

“共和七年，葡月月底，按如今的历法就是一七九九年十月二十日，有两个青年一早由波恩出发，于日暮时分来到离科布伦茨^①几法里远的莱茵河左岸小城安德纳赫郊外。当时奥热罗将军麾下的法国军队正在据守右岸的奥地利人面前摆开阵势。共和国军的大本营设在科布伦茨，奥热罗部队的一支联队驻在安德纳赫。那两位旅行者是法国人。看到他们那身蓝白相间、缀有红色丝绒袖饰的制服，他们的军刀，尤其是那顶蒙着绿色上蜡帆布、插着一根三色翎毛的制帽，就连德国农民也能认出他们是军医。这些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受到多数人的爱戴，不仅在军队里，而且在我们的军队所侵入的地方。当时，由于儒尔当将军不久前提出的征兵法令而中止医学实习的一些大家子弟，理所当然宁愿在战地继续自己的学业，而不愿受兵役的约束，因为那是与他们先前所受的教育和安逸的前途格格不入的。于是这些爱好和平、助人为乐的年轻科学工作者便在战争造成的种种灾难中做几件好事，并在残酷

^① 科布伦茨，德国城市。

的共和国文明所经之处结交一些学者。这两个青年各自带有一张通行证和一纸由科斯特和贝纳多特^①签署的见习医助委任书，去投他们所属的那个联队。两人都来自博韦市家道小康的资产者家庭，在那些家庭，外省人温良的习俗和正直的作风如同遗产一样代代相传。他们因年轻人天生的好奇心而于规定的就职日期之前就进入了战争的舞台，乘坐驿车到了斯特拉斯堡。他们的母亲出于谨慎只给了他们一小笔钱，他们却因拥有几个金路易而自以为富有了。当时共和国指券^②已经跌到最低点，金价昂贵，因此这几个金路易的确是真正的珍宝。这两个见习医助年纪未满二十，他们以青年时代的满腔热情听从旅途中诗情画意的召唤。从斯特拉斯堡到波恩，他们以艺术家、哲学家、观察家的眼光观赏了选侯的领地和莱茵河沿岸地区。以科学为终生事业的人，在这种年龄便已经具有多方面才能和爱好了。即使在谈情说爱或是游山玩水之际，一个见习医助也应当为自己将来的发迹与成名积聚财富。因此这两个见习医助便深深沉醉在莱茵河两岸以及美因兹与科隆之间的施瓦本地区景色中，那是一切有文化教养的人无不赞叹的。刚劲挺拔、丰富多姿的景物，对比强烈的地形变化、遍布的封建遗迹，郁郁葱葱，然而处处留下了战火的痕迹。路易十四和丢兰纳^③曾纵火焚烧这个景色迷人的地区。东一

① 科斯特(1741—1819)，当时共和国军队的首席医官；贝纳多特(1763—1844)，当时的法国国防部长。

② 指券，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制宪会议发行的证券，后因发行过多，价值暴跌，一七九八年秋已跌至原来价值的三分之一。

③ 丢兰纳(1611—1675)，路易十四时代的名将。

处西一处的废墟，成了这位凡尔赛君王的骄横跋扈或者说远见卓识的见证，是他下令摧毁了昔日装点着德国这一地区的令人赞叹的城堡。看到这块美好的土地和覆盖其上的森林以及比比皆是的充满中世纪魅力的废墟，就能理解德国民族的特性，它的梦想和它的神秘主义。然而两位青年朋友在波恩逗留有双重目的，既为观光也为医学：高卢-巴达维联军和奥热罗师团的总医院就设在选侯宫。这两位初出茅庐的见习医助便去那里会见同僚，把介绍信呈交上司，并初步熟悉一下自己的职务。人们总以为自己家乡的景致和建筑比哪儿都好，两位朋友到了那里（也象到了别处一样），才摆脱了这种偏见。他们对装饰着选侯宫的大理石圆柱赞叹不已，便继续边赶路边欣赏气魄宏伟的德国建筑，每走一步，都发现一些古代和现代的瑰宝。他们漫步于通往安德纳赫的道路，不时沿着道路登上一座高耸于群峰之上的花岗石山峰的巅顶，从那里通过森林中断之处或是岩石凹陷的地方远眺夹于沙岸之间或在繁茂植物掩映之下的莱茵河。山谷、小径、树木，发出引人遐想的秋天气息，树梢尖开始染上金色，带上了标志着老年的褐黄暖色调；树叶落了，然而天空依旧湛蓝可爱，在夕阳斜晖的照耀下，干燥的道路宛如在景物中画出来的一道道黄色细线。两位朋友在离安德纳赫半法里之处走着，四周一片静谧，仿佛战争并未蹂躏这片美丽的土地。他们沿着夹峙于奔腾咆哮的莱茵河两岸的高高的青色花岗岩峭壁上的一条羊肠小道行进，不久由峡谷的斜坡下来，峡谷尽头便是那座小城。小城秀媚地坐落在河边，为水手们提供了一个漂亮的港口。‘德国真

是个美丽的国度!’两位朋友中间那位名叫普罗斯佩·马尼昂的喊了起来。他望见安德纳赫的上了油漆的房子,那些房子象放在篮子里的鸡蛋一般堆挤着,被树木、花园、鲜花隔开。而后,他又欣赏了一阵那千百幢宁静的住宅尖尖的屋顶、突出的桁梁、木头楼梯、房廊,以及在港湾随波摇荡的小船……”

当赫尔曼先生说出普罗斯佩·马尼昂这个名字时,那个供应商抓住凉水瓶,给自己倒了杯水,一饮而尽。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似乎看到他的手在微微发颤,额头也沁出汗来。

“那位做过供应商的人姓什么?”我问身边那位殷勤的女客。

“泰伊番。”她答道。

“您觉得不舒服吗?”我见那位怪人脸色发白,就叫道。

“没什么。”他说,一面彬彬有礼地做了个手势表示感谢。

“我在听故事呢。”他又对一齐朝他望着的客人们点了点头说道。

“我记不起另一个青年的名字,”赫尔曼先生说,“不过,从普罗斯佩·马尼昂的倾诉里,我得以知道他的同伴是棕色头发,相当瘦,性情开朗。为了讲故事方便起见,请允许我把他叫做威廉。”

这位善良的德国人就这么无视浪漫主义的原则和地方色彩,给那个法国见习医助起了个德国名字,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

“两位青年到达安德纳赫的时候,天已完全黑了。他们觉

得，如果去找他们的上司，等他弄清自己身份，并在这个已经住满军人的城市里为他们安排一个军人的住处，必将花费许多时间，因此他们决定在离安德纳赫百步之遥的一家旅馆度过他们最后一个自由自在的夜晚。他们曾在峭壁上欣赏过这家旅馆在火红的落日映照下显得更为绚丽的色彩。这家旅馆完全漆成了红色，在周围的景物中产生了强烈的效果，这或许是由于它处于整个城区之外，或许是由于它那红彤彤的墙壁与绿油油的各种枝叶之间、它那鲜明的色彩与河水灰暗的色调之间的强烈对比使然吧。这座房子便由它的外部装饰而得名，这种装饰色彩大概始于难以追溯的年代，由它的创建者一时兴起而确定下来。这座在莱茵河水手中间颇有名气的房子虽已数易其主，但每位继承者都出于相当自然的商业上的迷信，一直小心保持了它的外观。红房子旅馆的老板听见马蹄声便来到门口：‘天老爷！’他嚷道，‘先生们，再晚一点你们可就要象你们在安德纳赫另一头扎营的多数同胞一样，不得不在外面露宿了。小店全都客满了！如果你们一定要睡张象样的床铺，我只好让出自己的房间。至于你们的马匹，我会叫人给它们在院子角落里放些铺草。今天连我的马厩里也睡满了基督徒。’他稍停一下又问：‘两位先生是从法国来的吗？’‘从波恩来！’普罗斯佩叫道，‘我们打清早起还什么都没吃过呢！’

“‘哦，要说饭菜的话，’旅店老板晃着脑袋说，‘十法里开外的人都到红房子旅馆来摆结婚筵席！你们将吃到王子的盛宴，莱茵河鲤鱼！这就说明一切了。’两位见习医助把坐骑交给老板照管，老板白费力气地喊着仆人。他们走进旅店的公共

饭厅，一大群抽烟的人在那里吞云吐雾，白色的浓雾使他们起初看不清那些他们将与之相处的人。他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以后，凭着深知叫嚷无济于事的颇有哲学家风度的旅客那种讲求实际的耐心，从烟雾里辨认出了一个德国客店所必不可少的那些陈设：炉子、时钟、桌子、啤酒罐、长烟斗；四下里是各种各样混杂在一起的脸，犹太人的、德国人的、还有几个水手的粗糙的脸。几位法国军官的肩章在烟雾里闪烁，马刺和军刀不停地在石板地上叮当作响。有的人在玩扑克，有的争论不休，有的沉默不语，吃着、喝着或者来回踱着。一个胖胖的小个子女人，头戴黑丝绒便帽，身穿蓝灰色围裙，带着线团、钥匙串、银别针，头发编成辫子，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德国旅店老板娘的特征。她的服装在那群版画一般的人中间色泽鲜艳得恰到好处，若用笔墨描绘却嫌俗气了。这个旅店老板娘极其机灵能干，使那两位朋友在失去耐心的时候又重新耐心等待起来。不知不觉中声音变小了，旅客散去了，烟草的云雾消散了。当两位见习医助的餐具摆上来，地道的莱茵鲤鱼出现在桌上的时候，已经敲过了十一点，大厅里人都走空了。在夜晚的寂静里，马匹吃草料和踢蹬的声音、莱茵河的喃喃低语，还有住满客人的旅店在大家上床睡觉时那种难以形容的嘈杂声都隐约可闻。门窗或开或关；有些房间传来听不清楚的说话声；有些房间响起几声召唤。在这个乍静还喧的时刻，那两位法国人和那个忙于对他们夸耀安德纳赫、他的饭菜、莱茵酒、共和国军队以及他的妻子的旅店老板，都颇感兴趣地听见几个水手沙哑的喊声和一条船拢岸的声音。旅店老板一定

很熟悉这些水手喉音很重的问话，他急忙走了出去。不久他又回来，带进来一位矮矮胖胖的男人，身后跟着两个水手，扛着一只沉重的箱子和几只包裹。行李放在大厅以后，矮胖子亲自把箱子拎过来，放在自己身边，毫不客气地在两位见习医助的那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你们到船上睡吧，’他对那两个水手说，‘旅店已经客满了，权衡下来，还是这么办好。’‘先生，’老板对新来的客人说，‘我只剩这么点存货了，’他指着为两位法国人准备的饭菜，‘再也拿不出一块面包、一根骨头。’‘酸菜呢？’‘连我老婆的顶针都装不满。我对您说过，除了您身下这把椅子您就没有别的床位，除了这间饭厅就没有别的房间了。’听到这几句话，矮胖子用谨慎和害怕的目光，向老板、大厅和两个法国人瞥了一眼。

“讲到这里我要提请你们注意，”赫尔曼停来说道，“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真名及其经历；只有他的证件说明他来自亚琛^①，用的名字是瓦朗费，在新维德^②郊外拥有一家相当大的别针工厂。他象所有德国厂商一样，穿着一件普通呢子礼服，一条短裤，一件墨绿丝绒背心，脚上穿一双皮靴，腰间系一条阔皮带。他长着一张圆脸，举止坦率真诚，但那天晚上他很难完全掩饰住内心的恐惧，也许是折磨人的忧虑。旅店老板则始终认为这个德国人想逃到国外去。后来我得知，他的工厂由于战争时期不幸经常发生的偶然事件被烧毁了。尽管他的神情总是忧心忡忡，但他的相貌还是显得十分

① 亚琛，德国东部城市。

② 新维德，德国城市。

和善。他仪表堂堂，特别是长着个肥大的脖子，他的黑领结更衬托出脖子的白皙，威廉曾经嘲讽地指给普罗斯佩看……”

听到这里，泰伊番先生喝了一杯水。

“普罗斯佩殷勤地邀请那位商人共进晚餐，瓦朗费并不客套，就象一个自认有能力报答这个有礼貌的举动的人那样接受了邀请。他把箱子平放在地上，脚搁在上面，脱掉帽子，坐在桌边，去掉手套，解下别在皮带上的两支手枪。老板迅速送上来一份餐具，三位客人便开始静静地满足他们的食欲。大厅里空气太闷热，苍蝇太多，因此普罗斯佩请老板打开朝着大门的那扇窗换换空气。窗用一根铁棍闩住，铁棍插在窗框两角的窟窿里。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在两扇窗板上还各装有一个螺母，用两根螺栓固定起来。普罗斯佩偶然看到老板如何开窗。

“既然我谈到事情发生的地点，”赫尔曼先生对我们说，“我就应当给你们描述一下旅馆内部的格局，因为这个故事的兴味有赖于对出事地点的精确了解。我所说的那三个人所在的大厅有两扇通向外面的门。一扇门开出去便是沿莱茵河岸通往安德纳赫的大路。那里，在旅店前面当然有个码头，那位厂商租用的船只就泊在那里。另一扇门通向旅店的院子，院子围墙很高，当时挤满牲畜马匹，因为马厩里已住满了人。院门方才已经严严实实地闩上了，因此老板为了快一点而让那位厂商和两名水手由朝着大路开的那扇门进来。依照普罗斯佩·马尼昂的意思打开窗子以后，老板便去关这个门，把门闩插进门洞，并旋上螺丝。让给两位见习医助睡的老板的房间，

与大厅相连，与厨房也只隔一堵薄薄的墙壁，老板娘和她的丈夫可能就在厨房过夜。女仆刚才出去，到牲口棚、谷仓或是随便什么地方找安身之处去了。不难理解，大厅、老板的房间和厨房，与旅店其余部分是多少有点隔绝开来的。院子里有两条大狗，它们低沉的吠声说明这是些警觉而且易怒的警卫。

‘多么安静，多么美好的夜啊！’威廉望着夜空说道，这时老板关好了门，水波拍岸的声音便是唯一可闻的声响了。‘先生们，’厂商对两位法国人说，“请允许我请你们喝几瓶酒，配你们的鲤鱼，喝点酒能使我们消除一天的疲劳。从你们的外表和衣着来看，我想你们同我一样，今天也赶了不少路了。”两个朋友接受了。于是老板就从厨房的门出去，到地窖里拿酒，这地窖无疑便在房子这一部分的下面。当老板拿来五瓶好酒放在桌上时，他妻子已经上完了菜。她又以主妇的目光对大厅和菜肴巡视一遍，觉得确已虑及客人的一切需要，便退入厨房。老板也被邀请一起喝酒。四位酒友没有听到她躺下的动静。但过一会儿，在他们谈话声音低一些的时候，他们听见一种有力的鼾声，这鼾声由于她栖身的阁楼的空心隔板而变得更加嘹亮，使几位朋友，特别是老板，微笑起来。半夜时分，当桌上只剩下饼干、干酪、干果和好酒的时候，客人们，特别是那两个法国人，变得爱说话了。他们谈到自己的家乡，学业和这场战争。最后，谈话热烈起来。普罗斯佩·马尼昂以其庇卡底人的直爽和天性善良温柔的人的天真，想象自己的母亲在这时候，当他在莱茵河畔的时候，正在干什么，这使那位逃亡的商人冒出几滴泪花。‘我看见她，’普罗斯佩说，‘正在做上

床以前的晚祷。她一定没有忘记我，一定在问：我可怜的普罗斯佩现在在哪儿？如果她在打牌时赢了邻居几个苏，也许就是赢了你的母亲（他碰了碰威廉的胳膊肘），她就会把钱投进那个红色的大瓦罐里，瓦罐里攒着购买那块嵌在她在莱舍维尔的小小产业中间的三十阿尔邦地所需的款子。这三十阿尔邦地足足值大约六万法郎。那可真是块好地！啊，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得到这块草地，我将在莱舍维尔度过一生，别无他求！我父亲曾多少回想要得到这三十阿尔邦草地和蜿蜒流过草地的美丽溪流啊！他还没能买下这块地就去世了。我当年常在那里玩耍！’瓦朗费先生，您就没有您的hoc erat in votis^①吗？’威廉问道。‘有的，先生，有的，然而都已经实现了，而现在……’那个老实人没把话讲完就沉默了。‘至于我，’老板脸色微酡，说道：‘去年我买下了我已经想了十年的一个果园。’他们这么聊着天，象所有被酒力打开话匣子的人一样，相互之间都产生一种旅途中常见的短暂的友情，以致到了睡觉的时候，威廉要把自己的床让给商人。‘我可以和普罗斯佩同睡一张床，这不是第一回，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回，所以您就更无须客气了。您是我们中间年纪最大的，老人理应受到尊敬。’‘不必了！’老板说，‘我老婆的床上有好几条床垫，你们拿一条铺在地板上就行了。’说着他就去关窗，这个谨慎的举动弄出了一些声响。‘我接受你们的好意。’商人说，然后他又压低声音看着两位朋友补充道，‘我承认我也希望如此，我感到我的

① 拉丁文：心愿。

船夫们很可疑，今天晚上我能同两个诚实善良的年轻人、两个法国军人作伴真是不错。我箱子里有价值十万法郎的钻石和金子呢！’两位青年对这番冒失的知心话亲切而有分寸的反应使善良的德国人放了心。老板帮客人们铺了一张床。然后，当一切都已安排妥帖，他就对他们道晚安，自去睡了。商人和两位见习医助拿他们各自的枕头打趣了几句。普罗斯佩把他和威廉的医用器械包搁在褥子底下，使褥子隆起，以代替他所没有的长枕。而这时瓦朗费出于过分的谨慎也将皮箱搁在床头。‘咱们俩都躺在自己的财产上：您躺在您的金子上，而我则躺在我的工具袋上。只是不知道我的工具能否为我挣来您已经挣得的那么多金子。’‘这是大有希望的，’商人说，‘勤奋和正直可以赢得一切，不过还要耐心。’不一会儿，威廉和瓦朗费都睡着了。普罗斯佩·马尼昂却未能入睡，这也许是由于床太硬，也许是由于过分疲劳引起失眠，也许是由于命中注定他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他的思路不知不觉走上了邪道。他老是想那个商人枕着的十万法郎。对他来说，十万法郎是一笔天上掉下来的极其庞大的财富。最初，他以种种不同方式使用这笔钱，建造一座座空中楼阁，我们在入睡前都曾这样津津有味地建造过这类空中楼阁。在这种时刻，种种朦胧的形象在脑海里浮现，而且时常由于夜的寂静，思想获得了一种魔术般的威力。他实现了母亲的夙愿，买下了那三十阿尔邦草地；他娶了博韦的某某小姐，他们之间家产的悬殊原本是不允许他有这种梦想的。他用这笔钱替自己安排了美妙无比的一生，他看到自己幸福、富有，成为一家之长，在本省备受尊敬，

也许还当上了博韦市长。他那庇卡底人的头脑发热了，开始寻找起使幻想变为现实的办法来。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在理论上构思一桩罪行。他在梦想着商人的死亡的同时，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些金子和钻石。他眼花缭乱，心跳起来。谋划罪行无疑已构成犯罪了。他被这堆金子迷了心窍，又以杀人犯的逻辑从道德上麻醉自己。他问自己，这个可怜的德国人是否真有必要活下去，又设想此人从来没有存在过。总之，他在策划一件保证不受惩罚的罪行。莱茵河对岸是奥地利人的占领地；窗底下有一条船，船上有船夫；他可以割断这个商人的喉管，把他扔进莱茵河，带着箱子从窗口逃出去，给船夫一点金子，逃到奥地利去。他甚至估算了自己使用外科器械的熟练程度，以便在要他的牺牲品的脑袋时不让他发出一声喊叫……”

这时泰伊番先生又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喝了口水。

“普罗斯佩慢慢地、悄无声息地爬起身来。等他确信没有弄醒任何人后，便穿起衣服走进大厅。然后，以突然生出的急智，和囚徒、罪犯在实行他们的计划时从不缺乏的机敏和意志，他拧下铁门上的螺栓，毫无声息地将铁门从窟窿里拔出来，靠在墙边，又压住铰链不让它们发出声响，打开了护窗板。月亮苍白的光线投在这个场面上，使他可以模糊地看到威廉和瓦朗费睡觉的房间里的东西。他告诉我，那时他曾停了一会儿。他的心跳得那么厉害，那么沉重，他几乎被吓住了。他害怕自己不能冷静地行动，他的手在发抖，脚板象踩在烧红的煤块上一样。然而他的计划执行得那么顺当，使他把这种命

运的眷顾看成一种天数。他打开门窗，回到卧房，拿出手术器械包，寻找完成他的罪行最适当的工具。‘当我走到床边，’他对我说，‘我下意识地把自己托付给上帝，’就在他集聚全身力量举起手的瞬间，他仿佛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并且觉得看见一道亮光。他把工具扔在床上，逃到另一个房间，走到窗前。在那里，他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但他感到自己道德力量薄弱，害怕再度屈服于自己所曾受到过的诱惑，便猛地跳到大路上，沿着莱茵河来回散步，仿佛在为旅店站岗放哨。在这样急促的散步中，他多次走到了安德纳赫，也多次折回来一直走到山坡，他们就是从那个山坡下来走到旅店的。夜是那么静寂无声，他又那么信任那两条看门狗，所以他常常忽视那扇开着的窗户。他想使自己疲劳，以引起睡意。然而，由于他在万里无云的天宇下这么走着，欣赏着美丽的星辰，也许还由于为夜间清新的空气和水波忧伤的低语所打动，他又陷入了沉思，这把他逐渐引回健康的、有道德的思路。理智终于彻底驱除了他一时的疯狂。他所受的教育、宗教的训诲，特别是，他对我说，到那时为止他在父母家所过的简朴生活的回忆，战胜了他的邪念。当他在莱茵河畔倚着一块巨石长时间地沉醉于这样的遐想之后归去的时候，他说他不但能在亿万法郎的金子旁边入睡，甚至能在金子旁边守夜。当他的正义感在这场战斗中重又高傲地、坚强有力地站立起来时，他充满赞美和幸福之情跪下来感谢上帝，重新觉得幸福、轻快、满足，就象他第一次领圣体那天一样，那天他觉得自己堪比天使，因为他一整天既没有在意言语上，更没有在行为上犯过罪孽。他回

到旅店，关上窗门，一点也不怕弄出声响，然后立即上了床。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困乏使他毫无抵抗地被睡意所征服，他脑袋碰到褥垫不久便进入了最初那种奇妙的、似睡似醒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沉睡的前奏。在这种时候，知觉渐渐麻木迟钝，活力渐渐消失，思路有头无尾，感官的最后几下活动就象做梦一样。‘空气多闷啊，’普罗斯佩想，‘我好象在呼吸潮湿的蒸汽。’他睡意朦胧地把这种感觉归因于室内的温度与野外新鲜空气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结果。但他不久又听见一种断断续续的声音，很象喷泉的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驱使下，他想起身招呼旅店老板，叫醒商人或者威廉。不幸他这时想起了那只挂钟，觉得那是钟摆的声音，于是他就在这种朦胧的感觉中入睡了。

“您想喝水吗，泰伊番先生？”主人见那位供应商机械地拿起水瓶，便问道。

水瓶空了。

赫尔曼先生因银行家的问话而稍微停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讲他的故事。

“第二天早晨，”他说，“普罗斯佩·马尼昂被一种巨大的声音惊醒。他似乎听见尖厉的叫声，神经感到一阵剧烈的震颤，当我们睡醒时仍然感到在睡梦中便已开始的难受的感觉时便会这样。这时我们身上发生了一种生理现象，说通俗些就是惊跳起来，这种现象虽然包含着许多对科学极有趣的事实，却尚未得到充分观察。这种极度的惊恐也许产生于我们身上两种本性的过于迅速的结合，当我们睡着时这两种本性

几乎总是分开的。通常这种惊恐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在可怜的见习医助身上却有增无减，引起一阵可怕的抽搐。他见到在他的床与瓦朗费的床之间有一汪鲜血。可怜的德国人脑袋掉到地上，身子留在床上。所有的血都从脖子里喷出来了。看见商人仍然大睁着的直勾勾的眼睛，看见自己毯子上、甚至手上沾着的血污，认出丢在床上的他的外科器械，他昏了过去，倒在瓦朗费的血泊里。‘这已经是对我那些邪念的一种惩罚了。’他后来对我说。等他恢复知觉，他发现自己在大厅里，坐在一张椅子上，周围站着法国士兵，面前是专注而好奇的人群。他呆呆地看着一个共和国军官在听取几位证人的证词并进行笔录。他认出了老板、他的妻子、那两个水手，以及旅店的女仆。凶手用过的外科器械……”

这时泰伊番咳了一声，掏出手帕擤了擤鼻子，又擦了一下额头。只有我注意到这些相当自然的动作，所有宾客的眼睛都盯着赫尔曼先生，贪婪地听他讲故事。供应商将肘弯搁在桌上，右手支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赫尔曼。这以后，他再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激动或感兴趣的神情，然而他一直面如土色，心事重重，跟他玩弄那只冷水瓶塞的时候一样。

“杀人犯用过的外科器械连同医用器械包和普罗斯佩的皮包、证件一起放在桌上。众人的目光时而落在这些物证，时而落在那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眼睛黯然无光，似乎什么也看不见的年轻人身上。外面隐隐约约的嘈杂声说明旅店门前还有一大群人，都是被发生凶案的消息和大概想看一眼凶手的愿望吸引来的。设在大厅窗户下的哨兵的脚步声和他们的枪支

发出的声音，盖过了人们交头接耳的嗡嗡声。但旅店关着门，院子里空无一人，静悄悄的。普罗斯佩·马尼昂受不住那个写证词的军官的目光，他感到有人按了按他的手，就抬起头来想看这个在一群敌意的人中间充当他保护人的是谁。从制服上他认出这是驻在安德纳赫的那个联队的主任军医。军医的目光那么锐利，那么严厉，竟使可怜的年轻人哆嗦起来，头倒在椅背上。一个士兵让他闻醋，使他马上恢复了知觉。然而他那慌乱的眼睛显得那么没有生气，那么缺少理性，以致军医摸过他的脉，对军官说：‘上尉，在目前是不可能对这人进行审讯的了。’‘好吧，把他带走。’上尉打断医生的话，对一个站在见习医助身后的伍长说。‘该死的孬种，’那士兵低声对他喝道，‘你至少也试试在这些德国佬面前走得硬气些，给共和国挣回些面子呀！’这一声喝使普罗斯佩·马尼昂清醒过来，他站起身，走了几步。但是当门打开，他感到外面空气的刺激并看见人群涌进来时，他的力量又消失了，双膝发软，脚步踉跄。‘这个天杀的江湖医生死两回也应该！你走啊！’两个士兵说着伸手把他架住。‘啊！这坏蛋！坏蛋！就是他！就是他！他在那里！他在那里！’他觉得这些话发自同一个声音——那跟着他、咒骂着他的人群乱哄哄的声音，这声音一步比一步响。从旅店到监狱的这段路上，跟着他走的老百姓和士兵们的喧闹声、三五成群地议论着的人们的低语声、天空、新鲜空气、安德纳赫的市容、波光粼粼的莱茵河水，这种种印象在见习医助的心灵里都是模糊不清，黯淡无光的，和他醒来以后的所有感觉一样。他说，他有时候简直以为自己不复存在了。”

“当时我在牢里。”赫尔曼先生停下来，说，“我和大家一样，在二十岁的时候也是个热血青年。我想保卫自己的国家，我在安德纳赫附近组织并指挥一支义勇军。几天前的夜间，我们与一支八百人的法国部队遭遇。我们最多只有二百人，我的间谍把我出卖了。我被投入安德纳赫的监狱。当时为了杀一儆百拟议将我枪决。法国人说要报复，但他们想在我身上实行的报复并没有在选侯的领地实现。我父亲求准了三天缓刑，以便去请求奥热罗将军赦免。将军赦免了我。因此当普罗斯佩·马尼昂入狱时，我见到了他，他引起我深切的同情。尽管他苍白、憔悴、沾着血污，他的面容却有一种诚实、清白的神情使我深受打动。在我心目中，德国就活在他长长的金发和他的蓝眼睛里。他正是我的垂危的祖国的形象。在我看来，他不是杀人犯，而是牺牲品。在他经过我窗口的当儿，他向不知何方投去一个痛苦哀伤的微笑，那是获得了暂时的一线理智之光的精神病患者的微笑。当我见到监狱看守时，我向他打听新犯人。‘他到地牢后就没有讲过话。他坐着，双手抱住脑袋，不是睡着了便是在想他的事情。听法国人说，他明天就清账了，二十四小时内他将被枪决。’那天晚上，我利用监狱放风的短暂时间，一直站在那犯人窗下。我们一起交谈，他原原本本地向我叙述了他的故事，并且相当准确地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在这第一次交谈后，我已不再怀疑他的清白。我请求并获准在他身边呆几小时。我见过他好几次，这个可怜的孩子直率地将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认为自己既无罪又有罪。他想起自己曾经受到过的可怕的诱惑，害怕自己在睡眠中梦

游病发作，犯下了他醒时曾经想犯的罪行。‘可是你的同伴呢？’我问他。‘噢！’他热切地叫道，‘威廉是不会……’他甚至没把话讲出来。我听见这热情的、充满稚气和道德感的话，便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他醒来后，’他又说，‘一定是吓昏了头，赶紧逃跑了。’‘也不喊醒你。’我说，‘但你是很容易辩护的，因为那样的话瓦朗费的箱子就不会被偷走了。’他忽然泪如雨下：‘哦，是的，我是无罪的。’他叫道，‘我没有杀人。我记起我的梦来了。我在和中学里的伙伴们竞走，我不可能在梦中奔跑的时候割掉那个商人的脑袋。’然而尽管有时一线希望给他带来片刻安宁，他仍然感到悔恨的重压。他曾经举起手要割那个商人的脑袋，这是确定无疑的。他自我审判，觉得不能在思想上犯罪之后问心无愧。‘然而我是善良的啊！’他叫道，‘我可怜的妈妈啊！也许她现在正高兴地和女邻居们在她挂着壁毯的小客厅里玩纸牌吧？只要她知道我曾举起手来要谋害一个人……唉，她就会死去！而我却下了狱，被控犯下了罪行。我即使不曾杀害那个人，也肯定要害死我妈妈了！’他说这几句话时没有哭泣，而是在庇卡底人常有的一时暴怒驱使下朝墙壁一头撞去，如果不是我拦住他，他的头就会在墙上碰碎了。‘还是等待你的判决吧。’我对他说，‘你会被开释的，你是无罪的，而你母亲……’‘我母亲，’他愤怒地喊道，‘她在这以前就会知道对我的指控，在小城市都是这样的。可怜的母亲会忧郁而死。何况我并不清白。你愿意知道全部真相吗？我感到我已经失去了良心的贞洁。’说完这句可怕的话，他坐了下来，双手合抱胸前，低着头，神色阴郁地凝视地面。这时候看守过

来叫我回自己房间，我充满友情地拥抱着他，不愿在我的难友情绪如此低沉的时候将他抛下不管。‘忍耐着点吧，’我对他说，‘也许一切都会好的。如果一个诚实的人的声音能够消除你对自己的怀疑，那么请记住我是尊敬你和爱你的。接受我的友谊吧，如果你心胸无法平静，那就凭借我的心胸睡觉吧。’第二天九点，一名伍长、四名步枪手来带见习医助。我听见士兵们的声音就凑到窗口。那位青年在穿过院子时望了我一眼。我永世难忘他那充满思想、预感、听天由命和说不出的悲伤忧愁的眼神。这是种无言的然而可以意会的遗嘱，通过它，一个人将自己失去的生命留给他最后一个朋友。那天夜里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严酷、十分孤单的一夜。但他那苍白的脸色也许表现了一种坚忍精神，这种坚忍精神来自对自己新的评价。也许他因悔恨而净化了自己，也许他认为自己在痛苦和羞愧中洗清了过错。他步伐坚定地走去，而且一早就已洗净了他无意中沾染的血污。‘在睡梦中我的手不可避免地浸到了血泊里面，因为我睡得很不安稳。’他在前一天曾用可怕的绝望语调对我这么说过。我得知他要去战地法庭受审。联队两天后就要开拔，联队长官不愿意没在犯罪地点伸张正义就离开安德纳赫。整个庭审期间，我担忧到了极点。最后，中午时分，普罗斯佩·马尼昂被带回来了。我当时正照例在散步。他看见我便过来投入我的怀抱。‘完了。’他对我说，‘毫无指望了！在这里，对所有的人来说，我是个杀人犯。’他傲然昂起头来，‘这样的不公道使我完全成为无辜的了。我如果活着将永远烦恼不安，我的死却将是无可指摘的。可是究竟有没有来

世呢？’整个十八世纪所思考的无非就是这个突如其来提出的问题。他沉思起来。‘你到底是怎么回答的？’我问他，‘问了你什么问题？你不曾象对我讲的那样原原本本、不加矫饰地把事实说出来吗？’他定睛凝视了我一阵儿，接着，在这个骇人的停顿之后，他开始狂热地、兴奋地说起来：‘他们开头问我：“你夜间走出过旅店吗？”我说：“是的。”“从哪儿？”我脸红了，答道：“从窗户。”“你把它打开了？”“是的。”“你真够小心的，旅店老板一点都没听见。”我张口结舌了。那几个水手声称看见我一会儿去安德纳赫，一会儿去树林，来回奔忙。他们说，我这样打了几个来回，把钻石和金子埋藏掉了。而箱子又始终没找出来。再加上我一直受到悔恨的折磨。我要开口说话的时候，一个无情的声音就对我叫道：“你曾经想犯这个罪！”一切都反对我，包括我自己……他们问到了我的同伴，我彻底为他做了辩护。于是他们对我说：“我们应该在你、你的同伴、老板和他的妻子中间找出一个罪人吧？今天早晨，所有的门窗都是关着的。”听到这个见解，我哑口无言，浑身无力，丧魂失魄了。我对朋友比对自己更有把握，我不能加罪于他。我明白，我们两人都被看成这件凶杀案的同谋共犯，我则是两个人中间比较笨的一个。我想用梦游症来解释这件罪行，并为我的朋友开脱。我讲得语无伦次。我完了！我从法官们的眼里看到了我的判决。他们露出不信任的微笑。一切都清楚了，再没有任何疑问。明天我将被枪决。我已经不再想我自己，’他又说，‘而是在想我可怜的母亲了。’他停下来，仰望天空，却没有流泪。他的眼睛是干的，并且剧烈地抽搐。‘弗雷德里克！’

哦！那个人名叫弗雷德里克，弗雷德里克！对，正是这个名字！”赫尔曼先生带着胜利的神色叫起来。

我的女邻座踢了踢我的脚，对我指着泰伊番先生打了个暗号。供应商漫不经意地把手遮到眼睛上，可是透过他的指缝，我们觉得看见他的眼睛闪着阴郁的火光。

“倘使他的名字就是弗雷德里克呢，嗯？”她附着我的耳朵说。

我瞟了她一眼，仿佛说：“别作声！”

赫尔曼继续说了下去：“‘弗雷德里克！’那见习医助叫道，‘弗雷德里克怯懦地把我丢下了！他大概是害怕了。也许他躲在旅店里，因为那天早上我们的两匹马还在院子里。’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真是难解之谜啊！梦游症！梦游症！我这辈子只犯过一次，还是在我六岁那年。’他脚踩着地说，‘难道我还要将世上所有的友谊从这里带走吗？难道我还必须怀疑那始自五岁，在中学、大学时期一直保持下来的亲如手足的友谊，而死两遍吗？弗雷德里克在哪里？’他哭了。看来我们是重感情胜于自己生命的。‘我们回去吧。’他对我说，‘我宁愿呆在地牢里。我不愿被人看见我在哭泣。我将勇敢地去死，但我不会不合时宜地硬充好汉，我承认我惋惜自己年轻美好的生命。昨天我彻夜未眠，我回忆起童年的情景，我看见自己在那片草地上奔跑，也许正是对这些草地的回忆导致我的死亡。我本来是有前途的。’他顿了一下又对我说，‘十二个士兵，一个少尉叫道：枪上肩；瞄准，放！一阵鼓声。而且声名狼藉。这就是我现在的前途。哦！上帝有灵，不然这一切就太愚蠢了。’说着

他抓住我，用双臂紧紧地拥抱我，‘啊！你是我可以与之倾诉衷肠的最后一个人了。你将获得自由，你！你将见到你的母亲！我不知道你富有还是贫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你就是整个世界。他们不会一直打下去的，这些人。那么，等他们讲和了，你就去博韦。如果我的母亲听到我的死讯后能够活下去，请你到那里找到她，告诉她这句使她宽慰的话：他是无罪的！她会相信你的！’他又说，‘我会给她写信，但你将替我看她最后一眼，你对她说，你是我拥抱过的最后一个人。她会多么爱你啊！可怜的妈妈！爱你，我最后一个朋友。’他沉默了一会儿，仿佛被回忆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然后他又说：‘这里的士兵和军官我全都不认识，他们全都憎恶我。没有你，我的无辜将成为上天与我之间的秘密。’我向他发誓要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他的最后意愿。我的话和内心情感的流露感动了他。过了不久，士兵又来找他，把他带回战地法庭。他被判有罪。我不知道在宣布这个判决的当时或以后有些什么程序，也不知道那位年轻的医生是否依法为自己的生命做了辩护。他预料自己第二天早上将去赴刑，整夜都在给他母亲写信。‘我们俩都将获得自由，’第二天我去看他时，他微笑着对我说，‘我听说将军已经签署了你的特赦令。’我默默地看着他，想把他的面容铭记在我心中。他又带着厌恶的神情对我说，‘我曾经怯懦得可悲，我整夜都在向墙壁请求饶命。’他指着牢房的墙壁说，‘是啊，是啊，我曾经绝望地嚎叫，愤愤不平，经受了最可怕的、精神上的临终痛苦。——那时候我是独自一人！而现在我却在想别人会怎么说……勇气是

件可拿过来穿的外衣。我应当体面地去死……，所以……’”

两种裁决

“噢！别讲下去！”那个要求讲故事的少女急忙打断纽伦堡人叫了起来，“我不愿听到结局，愿意相信他得救了。如果今晚我听到他被枪决，我会睡不着觉的。结尾请您明天再说吧。”

我们起身离席。我的女邻座挽住赫尔曼先生伸出的手臂，对他说：“他被枪毙了，对吗？”

“是的，我目睹了他的受刑。”

“怎么，先生，”她说，“您竟然……”

“是他要这样的，夫人。给一个活人出殡，一个你所爱的人，一个无辜的人，是件极其可怕的事。这个可怜的青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仿佛只活在我身上了！他说，他愿我将他的最后一息带给他母亲。”

“您见到她了吗？”

“亚眠和约签订以后，我来法国为他母亲捎来这句美好的话：他是无罪的。我是象朝圣一样到那里去的。但马尼昂老太太已经憔悴而死。我在烧掉我所保存的那封信时深为感伤。你们大概会笑话我这种日耳曼人的情感冲动，但是我通过这个永远无人知晓的秘密看到了一幕极其哀惋的戏剧，那弃于两座坟墓之间、不为人世所知的诀别将被这个秘密埋葬掉，就象在荒漠中遭遇狮子的旅行者所发出的喊声一样。”

“假如有人把您领到这客厅里的某一个人面前，并告诉

您：‘这就是凶手！’那岂不将是另一幕戏剧吗？”我打断他的话问道，“您会怎么办？”

赫尔曼先生过去取了他的帽子走出去了。

“您真是血气方刚、做事莽撞。”我的女邻座对我说，“您看泰伊番！瞧吧！他坐在靠背椅里，在那边，壁炉旁边，芳妮小姐正端给他一杯咖啡。他微笑着。一个被刚才讲的故事折磨着的凶手难道能表现得这样泰然自若吗？他的神态不是完全象个温厚长者吗？”

“是的，不过您可否去问问他，他在德国打过仗没有。”我叫道。

“有何不可？”

于是我的女邻座便向供应商走去，女人们在某件事正合她们心意或者好奇心十分强烈时是不乏这类胆量的。

“您到过德国吗？”她问他。

泰伊番差一点把茶杯掉到地上。

“我吗？夫人。没有，从来没有。”

“您说什么，泰伊番！”银行家打断他说，“您在瓦格拉姆战役①里不是干过粮食供应吗？”

“哦，是的！”泰伊番先生答道，“那一次，我是去过。”

“您弄错人了，这是个好人的。”我的女邻座回到我身边对我说。

① 瓦格拉姆，奥地利小村，一八〇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拿破仑大败奥军于此。安德纳赫凶案发生于十年之前，因此泰伊番的“健忘”就更显得笨拙了。

“好吧！”我喊道，“在晚会结束前，我将把凶手从他藏身的污泥中驱赶出来！”

有一种精神现象每天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这种现象惊人的深刻，却又太简单以至于无人理会。倘若两人在客厅相遇，而其中一人或因知道对方一件肮脏的隐私，或因某种秘密状况，甚至因为将要施于一方的报复，而有权鄙视或憎恨另一人，这两个人会互相猜出并预感到隔开、或将要隔开他们的鸿沟。他们不知不觉地观察着对方，留神着自己；他们的目光、手势，难以言传地流露出他们的思想；他们之间有一块磁石。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吸引力最强，是复仇还是罪行，是憎恶还是侮辱。正象教士见魔鬼在场时无法奉献圣体一样，两个人都感到局促、警觉；一个彬彬有礼，另一个忧郁阴沉，哪一个都一样；一个脸红或苍白起来，另一个浑身发抖。复仇者往往和被害者同样怯懦。极少有人有勇气伤害别人，即使确有必要；许多人由于不愿声张或是害怕悲剧的结局而一声不吭或宽恕了对方。这种灵魂和感情的相互渗透造成了我同供应商之间的神秘暗斗。自从我在赫尔曼先生讲故事时第一次问他话以来，他就回避着我的目光，但也许他也回避所有客人的目光。他与银行家的女儿、不谙世故的芳妮交谈，无疑是由于和所有罪人一样，感到有与清白的人接近的需要，以求在她身上找到安宁。然而我虽离他很远却一直听着他说话，我锐利的目光吸引着他的眼睛。当他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地窥视我时，我们却目光相遇了。他立即垂下眼皮。泰伊番被折磨得筋疲力尽，急于中止这种刑罚，便坐下打牌。我过去把注下在他的

对手方面，并希望输掉这笔赌注，结果如愿以偿。我接替了那个下台的牌客，和凶手面对面地坐着……

“先生，”当他发牌给我时，我对他说，“能否请您扣除得分呢？”

他相当匆忙地将筹码从左手移到右手。我的女邻座已来到我身边，我意味深长地瞥了她一眼。

“您是不是弗雷德里克·泰伊番先生，”我对供应商说，“我很熟悉这位先生在博韦的家族。”

“是的，先生。”他答道。

他的牌掉了下来，脸色发白，双手捧住头。他请一位在他那一方下注的客人接替他，站起身来。

“这儿太热了，”他叫道，“我怕……”

他没说完话，脸上突然显出极为痛苦的神情，蓦地走了出去。主人陪着泰伊番，似乎对他的状况极为关切。我和我的女邻座相互看了一眼，我发现她的眉宇间充满一种无名的悲苦神色。

“您的行为是否十分慈悲呢？”当我输了牌离开桌子时，她把我拉到一个窗台那里问我道，“您想获得审阅人们灵魂的能力吗？为什么不听凭人间和天上的法庭去制裁罪人呢？我们即使逃过前者也决计逃不过后者！高等法院院长的特权难道这么值得羡慕吗？您几乎已经在行使刽子手的职权了。”

“您分享并鼓励了我的好奇心，却又来对我说教！”

“因为您叫我深思了。”她回答我。

“那么，与恶棍讲和，向受害者开战，并且对金钱顶礼膜拜

吧！”我又笑道，“现在不谈这些了。请看那位走进客厅来的年轻姑娘。”

“那又怎样？”

“三天前，我在那不勒斯大使的舞会上见过她，我已经热烈地爱上她了。行行好，把她的名字告诉我。还没有人能够……”

“她就是维克托莉·泰伊番小姐！”

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她继母不久前才把她从修道院接回来，”我的女邻座说，我几乎没听见她说什么，“她在修道院很晚才结束学业，因为她父亲许久没肯认她。她是第一次来这里。她十分美貌，十分富有。”

说着，她嘲讽地微微一笑。这时我们听见一阵猛烈而抑制住的叫声，叫声似乎来自隔壁的一个房间，并在花园里微弱地回荡。

“这不是泰伊番先生的声音吗？”我嚷道。

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贯注于这个声音，可怕的呻吟传进我们的耳朵。银行家的妻子急忙向我们跑来，把窗户关上。

“这是为了避免出事。”她对我们说，“假如泰伊番小姐听见她父亲的喊声，她很可能会歇斯底里的。”

银行家回客厅来找维克托莉，低声对她说了句话。少女立即叫了一声，向门口奔去，不见了。这个事件引起很大骚动。牌局都停了下来。每个人都在向邻座打听。低语声渐渐变大，一群群人聚集在一起。

“泰伊番先生难道自……”我问。

“自杀了！”我那爱挖苦人的女邻座说，“我想，您会高高兴兴地给他戴黑纱吧？”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个可怜人得了一种病，”女主人答道，“这种病的名字布鲁松先生常对我说起，我却仍是记不住。他刚才是旧病复发了。”

“这是属于哪一类病症呢？”一位预审推事忽然发问道。

“哦，那是种可怕的病痛，先生。”她回答说，“医生们也无药可施。那种痛楚看来是刻骨铭心的。有一天，这个不幸的泰伊番在我的田庄逗留的时候发作过一回，我不得不躲到邻居家去，免得听见他的喊声。他发出可怖的叫声，想要自杀。她女儿当时只好让人将他绑在床上，给他穿上疯人的紧身背心。这个可怜人以为脑袋里有些动物在吸他脑髓，每根神经都一阵阵地剧痛，象被锯子锯，又象被猛力牵扯。他脑袋疼得那么厉害，连为了减轻这种疼痛而做的艾灸也感觉不出来。但他后来聘请的医生布鲁松先生不主张用艾灸，他认为这是种神经性的毛病，一种神经炎症，应当用蚂蟥放在脖子上、用鸦片敷在脑袋上来治疗。果然，发作次数减少了，每年只有一次，在晚秋时节。泰伊番先生恢复健康以后总是不住地说，他宁愿受车裂之刑，也不想再吃这种苦头。”

“那他看来是疼痛至极了！”一位证券经纪人说，这是个沙龙里的才子。

“噢！他去年差点送了命。”她又说，“他独自去他的田庄

办一件要事。也许是由于缺乏救护，他直挺挺地躺了二十二小时，象死了一样。后来洗了个热水浴，才把他救活过来。”

“这是不是一种破伤风？”那位证券经纪人又问。

“我不知道。”她说，“他害这个在军队里得的怪病已经快三十年了。他说，有一次他跌倒，一块木片扎进了脑袋。但布鲁松觉得有希望治好他。据说英国人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毫无危险地治好这种病，用的是氢氰酸。”

这时一个比先前更加尖厉的叫声响彻整座房子，使我们恐怖得浑身冰冷。

“听，这就是我时常听见的喊声。”银行家的妻子又说，“这喊声使我从椅子上惊跳起来，使我神经难以忍受。不过说也奇怪，这可怜的泰伊番尽管受着这样闻所未闻的痛苦，却从来没有生命之虞。而在这种可怕的折磨的间歇里，他吃喝无异于常人，大自然真是无奇不有！一位德国医生对他说，这是一种脑风湿症，这与布鲁松的意见颇为一致。”

我离开聚集在女主人身边的人群，陪着泰伊番小姐出去，有个仆人来找她……

“上帝啊！我的上帝！”她哭着叫道，“我父亲究竟做了什么事得罪了上天，使他受这样的痛苦？这么好的一个人！”

我陪她走下楼梯，在扶她上车时我看见她父亲在车中弯成两截。泰伊番小姐用手帕掩住她父亲的嘴，想止住他的呻吟。不幸他瞥见了，他的脸皱蹙得更加厉害了，一声痉挛的喊叫划破空气，他向我投来一个吓人的目光，马车开走了。

这席酒宴，这次晚会，在我的生活和情感上产生了痛苦的

影响。我爱上了泰伊番小姐，也许恰好因为荣誉感和廉耻心都禁止我与一位凶手联姻，哪怕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一种不可思议的宿命使我只要知道在哪家人家能碰到维克托莉，就让人介绍我到哪家去。往往在我对自己发誓不再见她之后，当天晚上我就又在她身边了。我无限欢乐！我的充满幻梦的、惬意的、正当的爱情，带有一种犯罪的感情色彩。当泰伊番碰巧与他女儿一起时，我因向他行礼而看不起自己，可是我仍然向他行礼！而且不幸的是，维克托莉不仅是个美人儿，而且有教养，有才华，有风度，没有丝毫的学究气，没有哪怕最轻微的自命不凡。她言谈极有分寸，性格里有一种忧郁的风韵，使人人倾倒。她爱我，或者至少她使我相信她爱着我。她有一种仅仅为我而发的微笑，对我说话时声音也变得更加温柔。啊，她爱我！但她也爱她父亲，她对我夸耀他的善良、和蔼和高尚。这些赞扬就象尖刀一样刺着我的心。有一天，我差一点成为这桩罪行的同谋，泰伊番家的富裕就是建筑在这件罪行的基础上的：我曾想向维克托莉求婚。然而我逃走了，我旅行去了，到了德国，到了安德纳赫。可是我又回来了。我见到维克托莉脸色苍白，她瘦了！如果我看到她身体很好，心情愉快，我就得救了！可是现在我的情感却异乎寻常地重新猛烈燃烧起来。我担心自己的顾虑变成一种偏执狂，便决定组织一个良心法庭，以期弄清这个有关高级道德和哲学的问题。我回来以后，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了。于是前天我召集了我的朋友中我认为最正直、最有廉耻心和荣誉感的人。我请来了两位英国人，一位是使馆秘书，一位是清教

徒；还请了一位政治上完全成熟的前任部长；两个依然天真无邪的青年；一位教士，是个老人；还有我从前的监护人，他是个单纯的人，他对我所作的监护是法院纪录中最完美的；此外，还有一位律师，一位公证人，一位法官。总之，一切社会舆论、道德实践的代表都请来了。我们先是大吃大喝、高谈阔论、大声喧嚷一番，然后，在上餐末果点时，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但隐去了我的意中人的名姓，我要求大家给我一些忠告。

“给我出点主意吧，朋友们！”我在结束时对他们说，“象讨论一项法律草案一样，详尽讨论这个问题。我会叫人拿来票箱和选票，你们将完全按照秘密投票的规则投票赞成或反对我的婚姻！”

大家顿时变得鸦雀无声。那位公证人起身告辞。

“我要去立一份契约。”他说。

酒力使我从前的监护人沉默了，他自己还需要有人监护，以免在回家时发生意外。

“我明白了！”我叫起来，“不发表意见，正是有力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席上一阵骚动。

一位曾为富瓦将军^①的孩子们以及富瓦将军墓签名认捐的财主嚷道：

“和道德一样，罪行也有程度之分！”

^① 富瓦将军(1775—1825)，法国将军，曾任众议员，清廉正直，深得人心。死后妻子儿女陷于贫困，全国募捐帮助。

“饶舌鬼！”前任部长用肘弯碰我一下，低声对我说。

“有什么使你为难的？”一位公爵问道，他的财产就是在废除南特敕令^①时，从那些反抗王命的新教徒那里没收而来的。

律师站了起来：“公爵说得对，在法律上，提交我们的这个案例并不造成任何困难。”这位法律的代言人叫道，“不是有时效规定吗？如果都去追寻我们家产的来源，我们都将落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良心问题。如果您一定要把这事情提交什么裁判所，那就去忏悔所吧。”

《法典》的化身说罢坐下来，喝了一杯香槟酒。负责解释《圣经》的人，那位善良的教士站了起来。

“我们被上帝创造出来时便已是脆弱的，”他坚定地说，“如果您爱上了这桩罪行的女继承人，您就娶了她，满足于母亲的财产，而将父亲的财产散给穷人。”

“然而，”一位无情的爱挑毛病的人（这种人在社交场合并不少见）叫了起来，“那位父亲也许只是因为发了财才结了一门好亲事，他任何微小的幸福不都是这种罪恶的果实吗？”

“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判决！有些事情是不能讨论的。”我的前监护人自以为能用一句醉汉的警句妙语来点醒众人。

“是啊！”使馆秘书说。

“是啊！”教士嚷道。

① 南特敕令，法王亨利四世于一五九八年颁布的敕令，规定天主教是法国国教，同时宣布胡格诺教派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一六八五年，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重新迫害新教徒，使许多新教徒逃往国外。

这两个人想法并不一致。

一位空论派^①站了起来，他曾在一百五十五名选举人里因缺少一百五十张选票而未能当选。

“先生们，这个精神本质的惊人事件乃是社会所面临的极为超出常态的一个事件。”他说，“因而，应取的决定，当为我们良心的即时抉择，一个突如其来的概念，一个有教益的判断，我们悟性的稍纵即逝的细微差别，犹如构成我们鉴赏趣味的电光石火一样。投票吧。”

“投票吧！”我的客人们齐声说道。

我令人发给大家每人两个球，一个红球，一个白球。白色象征贞洁，表示反对这个婚姻；红球则表示赞成这门婚事。我为了避嫌没有参加表决。我的朋友共有十七人，九票构成绝对多数。每个人都过去将球投入窄颈的柳条篓子。篓子里有编上号码的弹子，当赌客们去摸号的时候，弹子就在里面晃动。我们都被相当强烈的好奇心所激动，因为这种净化的道德感的表决确实有点特别。计票时我发现九个白球！这个结果并不使我惊讶，但我还是决定数一数我的法官里面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数目。这些决疑断难的年轻人恰好是九个，九个人都是一个心眼！

“哦，哦！”我暗想，“他们内心都一致赞成这门亲事，而明里却一致反对我去结这门亲。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呢？”

① 空论派，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君主立宪派，多为大学教师或律师，言论空泛晦涩，玩弄术语，故名。

“那位岳父住在哪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冒冒失失地问我，他比别人掩饰得少些。

“没有岳父了！”我叫道，“以前我的良心清楚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无须你们的裁决。而现在它的声音变弱了，我之所以失去勇气，是因为我在两个月前收到了这封诱人的来信。”

我从皮包里取出如下一份讣告给他们看：

泰伊番股份公司经理，原军队粮食肉类供应商，荣誉勋位骑士勋章、金马刺勋章获得者，巴黎国民自卫队第二团第一掷弹兵连连长，冉-弗雷德里克·泰伊番先生，五月一日逝世于儒贝尔街公馆。敬请台端参加出殡、祭奠和安葬仪式，仪式订于……

……谨此讣闻

“现在该怎么办？”我又说，“我将从很广的范围向你们提出问题。泰伊番小姐的地产浸透了鲜血，这是毫无疑义的，她父亲的遗产是块 hacelma^①。这我都知道。但普罗斯佩·马尼昂没有留下继承人，我也没找到在安德纳赫被害的别针厂主的家庭。把财产交给谁呢？我没有权利透露一个偶然发现的秘密，在一个无辜少女的嫁妆里添上一颗割掉的脑袋，使她做噩梦，剥夺她的美丽的幻想，对她说：‘你所有的钱都沾满了血污。’从而在她心目中再一次杀死她的父亲。我曾经向一位老教士借过一本《良心问题辞典》，但没有在里面找到任何对我的疑难的解答。为普罗斯佩·马尼昂、瓦朗费、泰伊番的灵魂设坛超度吗？我们早已是十九世纪了。创办一所救济院

① 希伯来文：血地。指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块地，相传是犹大用出卖耶稣的三十元银币买下的。

或设置一笔道德奖金吗？奖金会被骗子们得去。至于我们的大部分收容院，我觉得它们多半已经成为罪恶的庇护所了。况且这类用途多少有利于虚名，能否成为一种补过的办法呢？我应当那么做吗？再说，我在恋爱，热烈地恋爱，我的爱情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无缘无故对一个过惯奢华、优雅和充满艺术享受的生活，喜欢在滑稽歌舞剧院慵懒地听罗西尼的音乐的少女，建议她放弃一百五十万法郎家产，去施舍给那些痴呆老头或者假装得了癩病的人，她会笑着掉过头去不理睬我，她的心腹侍女会说我是个恶作剧的家伙。如果在爱情的令人心醉的时刻，我向她赞美俭朴生活的乐趣和我在卢瓦尔河畔的小房子的话，如果我以爱情的名义请她牺牲巴黎的话，这首先是在说谎，虽然是个动机高尚的谎话；其次，我也许会因此失去这个爱好舞会、首饰，并且目前还爱着我的少女的欢心，从而得到个惨痛的经验教训。她会被某个修长俊美、也许还有卷得很好的小胡子、会弹钢琴、会谈论拜伦爵士，而且骑术高明的军官从我这儿抢走。怎么办？先生们，行行好，出个主意吧……”

那个正派人，我提起过的那个很象珍妮·迪恩斯^①的父亲的清教徒，直到那时为止还未发一言，这时他耸耸肩膀对我说：

“傻瓜！你为什么问他是不是博韦人呢？”

何友齐 译

^① 珍妮·迪恩斯，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中的女主人公。

题 解

冈 巴 拉

《冈巴拉》最初于一八三七年七至八月在《音乐杂志》上发表，一八三九年与《古物陈列室》合为一册，由苏弗兰书屋出版，一八四〇年又由苏弗兰书屋收入《痛苦之书》文集，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本篇被称为《玛西米拉·多尼》的姊妹篇，同属作者意大利之行的产物。两篇小说均以意大利人为主人公，充满作者对意大利人的性格分析和对音乐的种种见解。和《玛西米拉·多尼》中对罗西尼的《摩西》进行分析一样，《冈巴拉》中对迈耶贝尔的《魔鬼罗伯特》也作了极详尽的分析。但小说的哲理意义主要在于提出了艺术和艺术家的处境问题。艺术无情地要求艺术家为它奉献一切，包括牺牲他的感情生活和一切物质享受，艺术家常常是不幸的，他在艺术上愈伟大，在生活上便愈不幸，作者感慨万端地写道：艺术家应当既无妻子，也无儿女。

在世人眼中天才往往接近癫狂，冈巴拉是个天才的音乐家，同时是个因过度狂热而走向自身反面的“疯子”。和《玄妙的杰作》中的弗朗霍费一样，他在自己的领域中有极精辟的创

见，而他的艺术却恰恰毁于他那走向极端的理论。他在酒醉时能演奏出仙乐般的作品，神志清醒时却在自己的艺术原理指导下奏出人们无法接受的不谐和音。但冈巴拉毕竟代表了一种伟大高尚的理想追求。作者对这个一败涂地、处境凄惨的音乐家表露了极高的敬意和无限的同情。

绝对之探求

《绝对之探求》最初作为“私人生活场景”，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在贝歇夫人出版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三卷中发表，划分为七章。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由夏庞蒂埃书屋发行第二版时，曾考虑将标题改为《巴尔塔扎尔·克拉埃或绝对之探求》。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四卷，取消了章节，列入“哲理研究”部分。

本篇主题与《冈巴拉》类似，即“天才的孤独与不幸、天才与癫狂的混合”。天才由于醉心于探索和创造，往往对世人重视的一切漠不关心。在科学和艺术上，他们是巨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则被视为疯子和白痴。小说的主人公，化学家巴尔塔扎尔·克拉埃为了探求大自然的本原——“绝对”的秘密，挥霍了六代人积下的巨额财产，毁掉了家庭的幸福，他在科学上的献身精神无疑是崇高伟大的，从家庭的角度看却是一个坏家长、坏丈夫和坏父亲。作为家长，他对妻子、儿女的生活与前途毫无责任感；作为丈夫，他几乎是害死妻子的凶手；作为父亲，他侵吞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最后他被剥夺了管理家庭的权力，被放逐外地达七年之久。作者似乎在批判将

克拉埃引向毁灭的激情，实则以更动人心弦的描绘赞颂了主人公壮丽而凄惨的一生，这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却深刻地体现了“现代化学的努力”，他的研究远非以金钱为目的，许多重大发现都被他自己看作区区小事。他的目标比这高得多，他是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去探求大自然无限的奥秘，甚至在咽气时，他的智力仍没有停止活动，正在为不能留下他最后发现的公式遗憾不已。这样的人本当属于全人类，在狭小的家庭圈子里，在庸人社会的天平上，则无从衡量其价值。在这部小说中，颇为意味深长的是：唯一真正理解和支持巴尔塔扎尔的研究的，既不是全心全意爱他的妻子，也不是他的四个相当孝顺的子女，而是一个并未受过教育的老仆人。

被诅咒的孩子

《被诅咒的孩子》的前半部分于一八三一年一月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同年九月编入戈斯兰版《哲理小说与故事》，一八三二年六月又编入戈斯兰版《哲理故事》。一八三五年巴尔扎克着手写作后半部分，一八三六年十月九日和十六日，以《破碎的珍珠》为题，在《巴黎纪事》上连载。一八三七年七月，德洛瓦耶-勒库书屋出版的《哲理研究》中第一次发表了本篇的全文。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小说以十六世纪法国封建专制时代为背景，描写一个被父亲憎恨的贵族孩子悲惨的一生。在这篇“研究”中，世俗的封建观念与顺应自然的圣洁心灵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尖锐的冲

爽。艾蒂安超凡脱俗的气质，使他几乎与十九世纪的所谓“通灵者”一样能洞察天地的奥秘。但这种聪慧敏感的灵魂似乎不可避免地与孱弱的体质结合在一起，他们与社会格格不入，只能与大自然为伴，一旦踏入社会，在专横残暴的封建淫威统治下，很快就惨遭毁灭。

永 别

本篇最初以《溃军的回忆》为题，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和六月在《时尚》杂志上分两次发表，一八三二年编入玛门书屋出版的《私人生活场景》第三卷，篇名定为《永别》。一八三四年年底，编入威尔代版《哲理研究》第四卷。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按照作者最初的设想，《永别》本当属于“军旅生活场景”。小说对拿破仑远征军的莫斯科大溃退及强渡别列津纳河的场景，作了真实的、惊心动魄的描绘。虽则篇幅不长，却给予读者十分深刻、强烈的印象。但小说所探讨的，却侧重于精神状态、思想感情对生命的影响。絮西少校的坚毅顽强，显然是从心中的爱情吸取了力量，若不是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斯泰法妮的生命，也许早就和旁人一样倒下了。而斯泰法妮在残酷的磨难中居然能活下来，则完全得益于她的疯狂。如果她还有理智，可能早就因痛苦而死。所以理智一旦恢复，重逢的狂喜和对痛苦往事的回忆使她受到双重的强烈刺激，终至猝然而亡。这便是作者在不止一篇作品中试图论证的：真正致人于死命的是思想。

玛拉娜母女

《玛拉娜母女》最初于一八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一八三三年一月十三日在《巴黎杂志》上连载。前半部分以“暴露”和“行动”为分节标题，后半部分以“迪阿尔夫人”为标题。一八三四年编入贝歇夫人版《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十卷，取消了分节标题。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巴尔扎克在不止一部作品中发挥过这样的观点：堕落的女子强烈向往贞洁的生活；而贞洁的女子却很容易为过失所吸引。《玛拉娜母女》可说是为这一观点提供的一个例证。

小说的前后两部分主题不尽相同。前半部分突出了一个本性高洁却沦落风尘的女子的内心痛苦和她无私的母爱，同时探讨了使天真无邪的少女们失足的多方面原因。后半部分则描写珠安娜最初的失误给自己一生造成的影响。虽然她以值得钦佩的耐心和毅力忍受了她那没有爱情的婚姻，无可指责地尽到了妻子和母亲的一切责任，虽然她在痛苦的磨难中显示了伟大的性格，取得了进入天国的权利，可是幸福毕竟距离她十分遥远。小说家无疑以诚挚的赞叹和同情描绘了玛拉娜母女高贵的性格和卑贱的命运。在作者心目中，一些出身微贱的风尘女子，在精神上显然比某些贵族或资产者要纯洁高尚得多。

新 兵

《新兵》最初于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巴黎杂志》上发表，同年编入戈斯兰书屋出版的《哲理小说与故事》，一八三二及一八三三年又分别在戈斯兰版《哲理故事》及《哲理小说与故事》中再版，一八三五年编入威尔代书屋出版的《哲理研究》，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本篇描写一个将全部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的母亲，在焦急等待和极度绝望的感情冲击下，处于身心交瘁的状况，而正当儿子在巴黎被枪决时，她也悄然无声地停止了呼吸。这种巧合，在现实生活中也许会偶然发生，作者却将此归结为一种“异地同心”的精神现象，有待未来的科学予以探究。

刽 子 手

本篇最初于一八三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时尚》杂志上发表，一八三一年九月编入戈斯兰版《哲理小说与故事》第二卷，一八三二及一八三三年又分别在戈斯兰版《哲理故事》、《哲理小说与故事》中再版，一八三五年编入威尔代版《哲理研究》第五卷，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这篇以西班牙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对抗法国入侵者为题材的小说，以其强烈的民族尊严感和悲壮慷慨、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深深地震撼了读者的心灵。西班牙显贵莱加奈斯家

族的长子朱阿尼托为了保存家族的姓氏，被迫充当了亲人的刽子手，在所有的酷刑中，他所承受的显然是最残忍的一种酷刑。在作者看来，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是不可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只有死亡才能治愈他们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依靠武力显然是不能征服一个民族的，压迫的手段愈残酷，反抗也会愈激烈。

海滨惨剧

《海滨惨剧》最初于一八三四年十二月在威尔代版《哲理研究》第五卷中发表，一八四三年，以《父亲的判决》为题编入苏弗兰书屋出版的《外省秘闻》，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本篇显然作为《刽子手》的对照而与其排列在一起。一个是为家族的利益，服从父命杀死亲人的儿子；另一个是为家庭的荣誉，亲手杀死儿子的父亲。前者虽心灵受到重创却并无悔恨，后者却终身引咎自责，永远不得安宁。与其说本篇指责了父亲的严酷判决，不如说指责了养子不教的过错。正是父母的溺爱，败坏了儿子的心灵，纵容儿子走向堕落。

柯内留斯老板

《柯内留斯老板》最初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一八三二年十月编入戈斯兰书屋出版的《新哲理故事》，一八三六年收入威尔代书屋版《哲理研究》，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

部分。

这是一篇研究吝啬和贪婪的小说，描写对金钱的贪欲如何使一个聪明人愚蠢地走向自身的反面。受国王保护的银行家柯内留斯老板爱财如命，他把自己禁锢在财宝之中，因惧怕被盗而在梦游时偷盗自己，从而既占有又没有占有他的财富，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下，终于用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红房子旅馆

《红房子旅馆》最初于一八三一年八月十日和二十七日在《巴黎杂志》上连载，一八三二年编入戈斯兰版《哲理小说与故事》，一八三七年编入威尔代版《哲理研究》，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哲理研究”部分。

这是一篇探讨（更确切地说是揭露）“良心”问题的小说：一个青年爱上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不幸在无意中发现这百万富翁曾经为谋财害死两条人命，而且其中一个还是他自幼亲密无间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的爱情与廉耻心产生了矛盾，他是否应当娶他的心上人为妻，是否应当接受他岳父沾满血腥的遗产，这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作者以虚构手法，让主人公召集社会各界（包括政界、法律界、宗教界、外交界……）人士中“最正直、最有廉耻心和荣誉感”的人，组成“良心法庭”来进行讨论。这场精彩的讨论意味深长地揭示了社会对罪恶是何等宽容：人们只承认现状，不愿追究历史。一个人只要有钱，便受到尊重、享有荣誉，谁也不去过问他最初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所有上层社会的人士都明白：如果

都要盘根问底地追究财产的来源，不知多少人都将没有立足之地。事实上，在这些所谓“正派人”中，利益总是置于良心之上的。所以与会者中一个最“正派”的人最后画龙点睛地说道：“傻瓜！你为什么问他是不是博韦人呢？”（意即：你何苦要去证实他是杀人犯呢？）

艾 琨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人间喜剧 第二十一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 B a l z a c , H . ）著多人译

页数= 7 1 0

S S 号= 1 0 3 3 8 8 7 4

D X 号= 0 0 0 0 0 0 4 5 6 1 8 2

出版日期= 1 9 9 4 年 1 2 月第 1 版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哲理研究〔 〕

- 冈巴拉（袁树仁译）
- 绝对之探求（王文融译）
- 被诅咒的孩子（张英伦译）
 - 母亲怎样生活
 - 儿子怎样死去
- 永别（袁树仁译）
- 玛拉娜母女（陆秉慧译）
- 新兵（王聿蔚译）
- 刽子手（冯汉津译）
- 海滨惨剧（冯汉津译）
- 柯内留斯老板（郑克鲁译）
- 红房子旅馆（何友齐译）
 - 意念和事实
 - 两种裁决

题解